太平洋战争

艰难时刻 Ⅳ

青梅煮酒——著

- 鏖战菲律宾
- 中国远征军
- 轰炸东京
- 英日大海战
- “逃兵”麦克阿瑟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太平洋战争 Ⅳ 艰难时刻

纵观二战太平洋战场，尼米兹身边，哈尔西、斯普鲁恩斯、弗莱彻、范德格里夫特、米切尔、特纳等将星云集。反之，很难在麦克阿瑟身边找到异常杰出的人物，除了肯尼偶露峥嵘，其他如萨瑟兰、威洛比、克鲁格、艾克尔伯格等鲜有惊人之举，连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也无大的建树。这纵然与太平洋战争以海战为主有关，麦克阿瑟本人也难辞其咎。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同时是一流的演说家。罗斯福和奎松可以没有健康的腿，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丘吉尔更是此类高手中的绝顶高手，类似于少林寺“扫地老僧”那样一出手就要拿人的角色。尽管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口若悬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在轴心国阵营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样是此道中的高手，东条的口才无疑最差，日本国民曾形容他像一个二流的舞台剧演员。

上架建议：战争 · 历史

ISBN 978-7-5143-6755-3

9 787514 367553 >

定价：68.00元

更多惊喜
尽在现代官微

太平洋战争

Ⅳ

艰难时刻

青梅煮酒——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 / 青梅煮酒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43-6755-3

Ⅰ．①太… Ⅱ．①青… Ⅲ．①太平洋战争—史料 Ⅳ．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5783 号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

作　　者：青梅煮酒
责任编辑：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470 千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1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6755-3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鏖战菲律宾 //001

阿喀琉斯之踵 //002
攻击目标，马尼拉！ //029
“珍珠港第二” //038
防不胜防 //055
退守巴丹 //078
“阿卡迪亚”会议 //096
逃跑的“英雄” //123

第二章　魔爪伸向爪哇岛 //137

徒有虚名的四国联军 //138
抽丝剥茧 //145
爪哇海战 //170
绝望的奔逃 //198
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212

第三章　缅甸泥淖 //223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224

英军败失下缅甸 //235
铁血远征 //258
腊戍一失，满盘皆输 //280
魂断野人山 //296

第四章　锡兰海战 //313

东进？南下？西进！ //314
日军空袭科伦坡 //323
世界第三赶跑了世界第一 //337

第五章　杜立特空袭 //345

舰队来了新掌门 //346
隔靴搔痒 //358
牛人杜立特 //383
东京上空三十秒 //407
艰难营救 //421

第六章　最后的堡垒 //449

最大规模的投降 //450
巴丹死亡行军 //460
黎明前的黑暗 //471

附录：参考书目 //483

第一章

鏖战菲律宾

阿喀琉斯之踵

在西太平洋上，有一个美丽的群岛叫菲律宾。这个位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西南隔苏拉威西海、巴拉巴克海峡与荷属东印度、马来西亚相望，西濒中国南海，东临太平洋。群岛由7107个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8533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了总面积的96%。这里雨水丰沛，花草、果木繁盛，香蕉、凤梨、杧果等物产享誉海外，享有“太平洋果盘”“花园岛”之美誉。

菲律宾人的祖先是亚洲大陆的移民，大约在14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苏禄王国。1417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曾组成340人的友好使团前往中国访问，受到明永乐大帝朱棣的隆重接待。其后，群岛居民与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有往来。

1521年3月17日，一群西方“文明人”登上了萨马岛，他们来自一支西班牙船队。4月27日，西班牙人在马克坦岛遭到当地人围攻，他们的头领在泰加罗土著的刀箭下一命呜呼。这位带头大哥就是著名的航海家，当时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

麦哲伦之死为殖民者提供了绝好的借口，大批西班牙侵略者接踵而至。1565年，这里已完全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用王储菲律普的名字命名这个群岛为“菲律宾”。此后300多年，菲律宾人追求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从未平息。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与新贵美国人的争斗中失败。在后来签署的《巴黎和约》中，西班牙被迫将古巴、波多黎各的统治权转让给美国。唯独菲律宾，美国人付出了2000万美元的代价，菲律宾从此成为美国远东唯一的殖民地，也是他们染指亚洲的绝好跳板。之前1895年，日本

人通过甲午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从美国人踏上菲律宾群岛那一刻起，在相距 800 公里的距离上，他们的星条旗就开始与日本的太阳旗隔海相望。

在攻占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战斗中，美国远征军中的一名准将旅长作战英勇，表现堪称出色。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这个叫阿瑟的美国准将被任命为美军马尼拉驻防司令。在随后的岁月里，阿瑟采取强硬手段镇压菲律宾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因功晋升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驻菲美军司令官和军事总督，进入其军事生涯的巅峰期。

阿瑟的先祖是苏格兰人，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到 1825 年，他的父亲老阿瑟随寡母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移民到美国的马萨诸塞。老阿瑟 1871 年曾被格兰特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显赫一时。阿瑟原本准备进入西点军校深造的，他的父亲曾写信给林肯总统请求推荐，但未获成功。1862 年，阿瑟参加了著名的南北战争。由于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 岁的阿瑟成为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和陆军上校。战争结束后，他选择继续做一名职业军官，军阶从战时的上校降为上尉。阿瑟在上尉军衔上度过了整整 23 个春秋，直到 1889 年 44 岁时才晋升少校。1875 年，阿瑟和富家女玛丽·平克尼·哈迪结婚，平克尼于 1876 年、1877 年和 1880 年先后为阿瑟生下了三个儿子，其中老大后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二儿子不幸夭折。她的小儿子，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全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国一些传记作家常常如此描述这位著名的陆军五星上将：出身名门，风度翩翩，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爱慕虚荣，倔强顽固。他标志性的打扮是玉米芯烟斗、雷朋黑色墨镜、卡其布素色军装、卡里玛军用皮靴或拉菲尔皮鞋、珍珠把手枪。不管出现在哪里，他都是最受关注的核心人物。他获得的奖章和他受到的指责几乎一样多，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位将军都多。他是美国将军中唯一参加过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人。他是军人的楷模，认为“军人嘛，迎接战争就像迎接每天升起的太阳一样”。他通晓意、法、德、西等四国语言。他的杰出表现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连敌人都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2002 年，在日本的一次评选中，他被评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即使在今天，日本的麦克阿瑟纪念馆也总是游人如织。在韩国仁川，塑有他手持望远镜的雕像。在菲律宾，

每次部队集合点名时都会有一名军官大声喊道："麦克阿瑟！"然后全体军人齐声回答："精神犹在！"

188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出生于美国南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座普通军营。从那一时刻开始，一直到1964年在沃特·里德医院去世，他没有一个小时是在美国军队以外度过的。当他还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就已经开始熟悉军营的生活。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准时走进他的房间，朝他大声喊道："起床了，中士！"他会立即睁开眼睛站起来举手敬礼。麦克阿瑟自幼视父亲为一生的偶像，晚年他曾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军号声，而这一切都是父亲给我的。我的父亲不仅给予我生命，而且给予我一生的职业道路。"父子俩的戎马生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都在菲律宾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都念念不忘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意义，都同文职官员闹得不可开交并因此影响了前程，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学时期的麦克阿瑟成绩平平，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厌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聪明却不刻苦"，学习成绩勉强算是中等。13岁那年，在进入一所军队中学后，他的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到1897年毕业时，各门功课平均成绩达到97.33分，名列全校第一。中学毕业后，麦克阿瑟的愿望是进入陆军最高学府——西点军校。当时要进入这所学校必须有国会议员、政府要员等社会名流的推荐，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推荐者，和父亲一样，他的第一次努力未能如愿。

经历过一次失败，麦克阿瑟在1899年成功以93.3分——第二名成绩还不到8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点军校。第一学年结束时，他的成绩在全班134名学员中名列第一。在其后三年中，他的成绩除了第三学年降到第四之外，其余均为第一，毕业时平均成绩为98.18分，这是西点建校以来的最高成绩。

此外，酷爱体育运动的麦克阿瑟还练就了健康的体魄。在校期间，他已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曾连续三年获得同级学员中的最高军阶：二年级时任学员下士，三年级时任第一上士，四年级时任全学员队的第一上尉和第一队长。在西点军校历史上，之前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三个人。

麦克阿瑟性格要强，处处要争第一。他被誉为"军校有史以来最英俊的学员""典型的西部牛仔"。他成绩优异、风流倜傥，加上是名人之子，追他的女

孩儿可能与他追的女孩儿一样多。流传最广的是他同时与 8 名女子订婚，打破原来有人保持的 7 人纪录。这似乎不太可能，他倒有可能同时与 8 个女孩儿约会。其实对麦克阿瑟来说，多少人不要紧，第一名才最重要。如果纪录是 10 个，他就会朝 11 个进军。和 8 个女孩儿订婚的传闻后来被他大笑着否认："跟敌人打仗也没这么激烈呀！"

麦克阿瑟的一生都与菲律宾有缘。从西点毕业后，他作为美国工兵第三营的少尉军官，踏着父亲"闪光的足迹"到菲律宾执行勘测任务，首次勘测地就是当时一点儿都不著名的莱特岛。麦克阿瑟负责南部岛屿进行的建筑项目，监督莱特岛塔克罗班的码头建设等。此时他绝对想不到，1944 年 10 月 20 日，当他率领美军庞大的反攻部队登陆莱特岛时，40 年前他监督建设的码头仍然挺立在那儿，像老朋友一样欢迎他的到来。

彼时的菲律宾并不平安，到处是反美游击队。1903 年 11 月，麦克阿瑟在吉马里斯岛执行任务，遭到两名游击队员的袭击，其中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军帽。他当即拔枪还击。有惊无险的战斗给青年麦克阿瑟留下这样的回忆："像所有边民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当场将那两个人击毙。"这可能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动手杀人。这段经历，麦克阿瑟无数次主动传颂，几乎为他认识的所有人熟知。

1904 年春，麦克阿瑟晋升中尉。在马尼拉的一次晚宴上，他结识了两位从圣托马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一个叫曼努埃尔·奎松，另一个叫塞吉奥·奥斯梅纳。三位年轻人从此成为挚友。这两个人后来分别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第二任总统。1942 年 3 月，当时的总统奎松与麦克阿瑟一样狼狈地逃离菲律宾。1944 年 10 月，出生于中国的继任总统奥斯梅纳又将跟着他风光无限地打回来。

由于不适应菲律宾的气候和生活，麦克阿瑟经常因疟疾发烧出汗、颤抖，还染上了热带癣菌病。1904 年 10 月，他回美国休养，也就在这年，日俄战争爆发。对远东有着浓厚兴趣的阿瑟希望能观摩日俄战争。1904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东京使馆临时武官。麦克阿瑟请求以战时观察员身份随父亲前往，但因军阶太低、资历过浅未能获准。翌年 9 月，由于阿瑟的助手奉调回国，麦克阿瑟幸运地接替了父亲副官的职务，并于 10 月第一次到了横滨，此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

根据国内的要求，阿瑟父子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军事实力进行分析评估。他们考察了一些日本军营，之后到了新加坡、爪哇、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最后到了中国青岛，当时那里是德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8 个月的远东之行对麦克阿瑟的一生影响巨大，后来他回忆说，远东对他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使我一生的全部岁月增辉生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从那时起，麦克阿瑟对日本人有了戒心。他后来在考察报告中写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日本军官个个“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日本普通士兵的“勇敢和无畏”也给年轻的麦克阿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阿瑟的仕途很快遇到问题。在争夺菲律宾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阿瑟败给了文官威廉·塔夫脱，最终被解职回国赋闲。后来塔夫脱出任陆军部长，再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这预示已被授予荣誉中将军衔的阿瑟彻底失去升迁希望。1909 年，彻底心灰意冷的阿瑟退出服役 47 年的美国陆军告老还乡。三年之后，这位名噪一时的“菲战英雄”在一次老兵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因心肌梗死猝逝，年 67 岁。

现在麦克阿瑟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起初他的职业生涯还算顺利，1906 年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兵学校进修一年，同学中就有后来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沃尔特·克鲁格等。同年 12 月，在父亲老部下、当时陆军参谋长富兰克林·贝尔将军的关照下，麦克阿瑟开始兼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陆军低级副官。

其间，麦克阿瑟遭遇了感情生活的第一次挫折。他向一个叫斯图尔特的美丽姑娘求婚，甚至写了一部长达 27 页的爱情诗歌剧，也未能打动姑娘的芳心，求婚最后仍遭拒绝。由于过分沉溺官场和社交活动，他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远远排在第一名的马歇尔之后，毕业后被委派到一个等级最低的连队当了连长。眼看前途无望，平克尼试图让儿子改行。她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哈里曼写信，在铁路上为儿子找一份新工作。母亲的举动让麦克阿瑟无比震惊，他是不可能离开军营的。麦克阿瑟因此迅速振作起来，重新焕发活力的他，再次成为众人眼中的出类拔萃者。1911 年 2 月，31 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上尉，在第二年进入美国陆军部。由于在之后的墨西哥战争中表现出色，麦克阿瑟于 1915 年晋升少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麦克阿瑟积极参与了美国陆军的扩建。1917 年 4

月，美国宣布参加对协约国作战。麦克阿瑟向陆军部长贝克提议，将26个州国民警卫队各师的编余部分正式编成一个师，并解释说这个师的兵员来自全国各地，就像一条横跨长空的彩虹一样。贝克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给这个第四十二师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彩虹师”，麦克阿瑟被破格提拔为该师上校参谋长。和尼米兹一样，麦克阿瑟也没有任过中校。

奔赴欧洲作战的麦克阿瑟迅速脱颖而出，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一次战斗中，他组织并随同一个夜间侦察小分队行动，途中遇到德军炮火的猛烈打击，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拒绝佩戴防毒面具，麦克阿瑟曾两次中毒，其中一次差点儿导致失明。还有一次，在乘车去前线的途中遭遇德军机枪的扫射，虽然汽车报销了，但麦克阿瑟和司机均安然无恙。另一次，他的指挥部遭到德军炮击，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只有麦克阿瑟稳如磐石。他镇定自若地告诉大家：“整个德国还未能造出一发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对于他带头冲锋陷阵的做法，美国远征军司令官潘兴上将就不以为然：“将军身先士卒，挥舞着军帽，高呼‘弟兄们冲啊’的时代在实战中已经成为历史。”

还有一次，麦克阿瑟和巴顿在同一座高地上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以勇猛著称的巴顿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麦克阿瑟却纹丝未动，还不失时机地幽了巴顿一默：“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后来巴顿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麦克阿瑟很喜欢到普通士兵中了解情况。一次，他到连队，问一名士兵是否见过自己的上校团长。士兵说没有。那见过营长吗？士兵回答也没有。旁边一名士兵高声喊道：“但是我们见过您！”麦克阿瑟高兴地咧开大嘴笑了。

其间，麦克阿瑟因“沉着冷静和高度勇敢”多次获得诸如十字军功章、服务优异十字勋章、紫心勋章等，他的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大报纸显著位置。但相比军功，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麦克阿瑟与众不同的扮相：头戴软帽，身穿高领毛线衫，脖子上围着长围巾，腿上绑着闪光的裹腿，手里拎着马鞭。这身奇装异服很快为他赢得了“远征军中花花公子”的光荣称号。在一次男子单身舞会上，外边至少有200个姑娘在窗边看着他，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实在太英俊了”。还有一次，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要穿着怪异时，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为了一举成名”。

1917 年 6 月 26 日，37 岁的麦克阿瑟晋升准将，后接任第八十四步兵旅旅长。在他离开司令部前往就任旅长时，“彩虹师”的参谋送给他一个金质烟盒，上面刻着“给勇者中的最勇者”。

就在他到任旅长后不久，师长梅诺尔问他属下的一名新兵是否知道旅长的名字。“麦克阿瑟将军，长官。”士兵自豪地回答道。“他是什么样的将军呢？”梅诺尔继续问道。他本意是想让士兵回答“准将”，但那名士兵思索半天，满脸笑容地告诉师长：“好吧，我来告诉您，以上帝的名义，他是位使敌人屁滚尿流的将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司令部一名军官到旅部来找麦克阿瑟，途中遇到一名淋得落汤鸡似的士兵：“如果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你能认出他来吗？”“天哪，长官，”那名士兵回答，仿佛不相信世上竟有如此无知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认识麦克阿瑟将军。”

由于“彩虹师”功勋卓著，身为主要指挥官的麦克阿瑟自然成了风云人物，他获得的勋章多达 15 枚，成为一战中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麦克阿瑟一生对荣誉的追求近乎病态——那众多荣誉中的某一项给予某一个人都足以使之终身受用。后来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他还特意改革了陆军授勋制度，以使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勋章。他一生获得的勋章如果都戴上，肯定能盖住肚脐眼，估计打造一副铠甲绰绰有余。战争结束前，他被任命为“彩虹师”师长。

1918 年 4 月，麦克阿瑟载誉回国。翌年 6 月，年仅 39 岁的麦克阿瑟受命出任西点军校第三十二任校长，成为西点建校以来第二年轻的校长——南北战争的英雄托马斯·鲁格上校在 1871 年就任第十九任校长时只有 38 岁。

受一战影响，当时的西点可以说一塌糊涂，几乎沦为不伦不类的短期培训班。起初麦克阿瑟不太愿意去，认为自己“是个打仗的，不是教育家”，况且“那儿很多人都是我的老教授”，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任命。一战已经结束，美国在 1920 年实施了大幅度裁军。在战争中获得临时高级军衔的军官大多数要被降回原来的军阶。巴顿和马歇尔从上校降为少校，艾森豪威尔从中校降为上尉。按此推断，麦克阿瑟应该降为少校，正是西点军校校长的职务让他保留了准将军衔。

麦克阿瑟将“责任·荣誉·国家”作为治理西点的座右铭。学校体育馆上方，悬挂着麦克阿瑟亲笔题写的书匾：“今天在友好场地上播撒下的种子，明天一定

会在战场上收获胜利的果实！”针对西点的诸多弊病，麦克阿瑟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出色地度过了三年任期，使原来死气沉沉的西点获得了新生。麦克阿瑟的许多作为至今仍为人诟病，唯有西点这段经历取得的成就毫无争议。

其间，麦克阿瑟校长还有一项重大收获。之前他那些数不清的风流韵事总是只开花不结果。在西点的第二年，老大不小的麦克阿瑟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伴侣。

1920 年秋天的一次舞会上，年届不惑的麦克阿瑟结识了一位富有的小寡妇叫路易丝·布鲁克斯，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之前路易丝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据传她曾与英国的贝蒂上将有染，还和潘兴上将有着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这一时间她正与潘兴的秘书——38 岁的奎克梅尔上校谈对象，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麦克阿瑟素来与潘兴不睦，他的横刀夺爱更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报应来得很快。1921 年 8 月，潘兴出任陆军参谋长，仅仅三个月后，麦克阿瑟就接到了调令。在第二学年结束之际，他将提前一年结束校长任期，再次到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在离开军校那一刻，麦克阿瑟安慰自己：“在旧军校的废墟上，我创建了一所新的西点——强盛不衰、充满活力。”

麦克阿瑟离职的消息，于 1922 年 1 月也就是他与路易丝宣布订婚之际公之于众。喜欢这类话题的当属那些新闻记者，他们纷纷把昔日有关潘兴和路易丝的绯闻抖了出来，猜测潘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把他“流放”海外，与麦克阿瑟博得路易丝的芳心有关。到最后潘兴不得不出面澄清，公开否认陷入同一个下属军官争风吃醋的三角关系。他怒气冲冲地告诉记者：“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被派往菲律宾，是因为在可派往海外服务的军官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我非常了解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军人。”

1922 年 2 月 14 日，西方的情人节，麦克阿瑟和路易丝喜结连理。对前途无量的儿子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孩儿的寡妇，平克尼一直表示反对，最后反对无效的老太太一气之下拒绝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年冬天，麦克阿瑟偕娇妻及两个“小油瓶”前往菲律宾任马尼拉军分区司令。这是一个为他特别增设的职位，麦克阿瑟手下只有 500 人，他自嘲说管理那些工作只需一名中尉足矣。

后来美国菲律宾师成立，麦克阿瑟担任其中一个旅的旅长。在此期间，他

已经开始为菲律宾的未来防务进行谋划。10 多年前他曾经勘测过巴丹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意识到关键的战略要点是马尼拉湾，菲律宾防御的重点在于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中的小岛科雷希多。在此期间，他重新与奎松建立起密切联系，此时的奎松已经成为菲律宾的政治明星，正致力于菲律宾的独立。

尽管因为婚事与麦克阿瑟几乎翻脸，但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平克尼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给她认识的所有大人物写信，推荐自己能干的儿子。在写给潘兴的信中，平克尼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奉承讨好，她恳求潘兴将自己的儿子晋升为少将，“只要您大笔一挥，就可以使他得到升迁”。不知道那些信的效果如何，但 1925 年 1 月，45 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随后他奉调回国，先是担任设在亚特兰大的第四军司令官，后被调往巴尔的摩负责第三军。

突如其来的爱情之花绽放得快，凋零得也迅速，路易丝与麦克阿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路易丝属于新潮时髦人物，喜欢股票和爵士音乐，对枯燥无味的军旅生活毫无兴趣。她曾力劝丈夫退出军界，到经济圈做生意，而麦克阿瑟对那些全然不感兴趣。到 1927 年夏天，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并开始分居。

1927 年秋，美国奥委会主席突然去世，作为著名业余运动倡导者的麦克阿瑟意外被推选为参加荷兰奥运会的美国奥运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夏季奥运会。在开幕式上，麦克阿瑟挺直腰板走在队列最前面，还荣幸地与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共进晚餐。美国人在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创造了 7 项世界纪录和 17 项奥运会纪录，带回国的金牌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还多。

回国之后，麦克阿瑟再次奉命前往马尼拉，担任他父亲曾经担任的职务——驻菲美军司令。此时的菲律宾总督就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他父亲同文官的关系处得很糟一样，麦克阿瑟与史汀生的关系并不融洽。前者看见后者就烦，而史汀生同样厌恶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路易丝的裂痕已完全无法修补。菲律宾太简陋了，路易丝要待在纽约，过那种她认为的奢华生活。1929 年 6 月，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分道扬镳。路易丝后来又结过两次婚，均以离婚告终。最终路易丝去世时，在海外征战的麦克阿瑟甚至都不知道。

1929 年 3 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史汀生回国出任国

务卿。胡佛当政对麦克阿瑟是个好消息，两人在一战时就有交往，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很快就有了让麦克阿瑟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消息。麦克阿瑟考虑到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平主义思潮高涨，军费开支必将缩减，唯恐出力不讨好，遂有推辞之意。平克尼则力劝儿子接受新职，声称“如果你表现出怯懦，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感到羞耻”。1930 年 11 月 21 日，麦克阿瑟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领临时陆军上将军衔。他的任职得到了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支持。这个赫尔利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50 岁的麦克阿瑟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也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四星上将，军队里唯一一辆高级轿车归他专用，年薪高达 10400 美元。母以子贵，比麦克阿瑟更高兴的是平克尼，她抚摩着儿子肩膀上的四颗星，骄傲地说：“道格，要是你爸爸能亲眼看见那该多好！他未了的愿望你全都实现了。”

在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 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不可能大有作为。在倡导陆军机械化建设的同时，麦克阿瑟更多的精力是与那些要求削减军费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做斗争。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连总统都无法应对，更别说一个小小的陆军参谋长了。除了在国会据理力争反对削减军费，麦克阿瑟还到处发表演说，严厉抨击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鼓动美国积极备战，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战争。他甚至拒绝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杜绝战争的办法是制止战争，而不是解除武装”。

麦克阿瑟的言行赢得了无数的反对者。批评者称他为“大众钱包无耻的掠夺者”“盗贼”“战争贩子”“虚张声势的好战分子”。内政部长伊克斯恨透了麦克阿瑟，一提到他就目露凶光。伊克斯夸张地说：“像麦克阿瑟那种人，就算他上天堂时，连上帝也会走下宽大的王座鞠躬迎他入座。”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是一名出色的军人而非政客，身为陆军参谋长的他曾于 1932 年披挂上阵，亲自镇压那些生活贫困的一战退伍军人。当时已经在他身边工作的艾森豪威尔对此颇有微词。

作为总统的远方亲戚，麦克阿瑟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睦。1933 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开始在国内推行“新政”，陆军军费连年缩减。多年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罗斯福对海军情有独钟，何况以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平时期的陆

军建设并不十分急迫。上任不久的罗斯福就下令削减陆军军费预算51%，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的预算也大幅度削减。为此，麦克阿瑟警告道："陆军的兵力及战备水平已处在危险线之下。"1934年，麦克阿瑟与罗斯福就陆军军费削减展开了激烈争论，他愤怒地告诉总统："当我们在下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一个美国士兵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肚皮，被敌人的双脚踩在喉咙上而发出最后的诅咒时，我希望他咒骂的不是我麦克阿瑟，而是你罗斯福！"

罗斯福气得脸色铁青，他对着麦克阿瑟怒喝道："你不该对你的总统如此说话！"麦克阿瑟也意识到话有点儿过头了，他不服气地向总统道了歉，并声称要辞去参谋长职务。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麦克阿瑟保留了参谋长职位，而1934年的陆军预算，不但没有缩减，还比上年略有增加。陆军部长德恩兴奋地告诉麦克阿瑟："是你拯救了美国陆军！"当时不知出于愤懑还是故意奚落罗斯福，一出大门，麦克阿瑟就在白宫的台阶上呕吐起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麦克阿瑟身边始终缺乏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马歇尔的升迁一直受到麦克阿瑟的压制。1933年，他甚至让马歇尔中校到一支非正规部队任职，这对一名军人来说，往往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终结。马歇尔请出了潘兴帮自己说情照样被拒，他就此度过了一段很不愉快的时光，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愁容满面，从未笑过"。后来马歇尔晋升准将时，麦克阿瑟同样一直在前面拦路。直到麦克阿瑟卸任参谋长之后，马歇尔才最终得以晋升。

1934年，麦克阿瑟参谋长的任期届满。大家普遍认为，与总统有过不少过节的麦克阿瑟将很快卸任。但这一年的12月12日，罗斯福以没有合适人选接任为由，宣布麦克阿瑟留任原职。当时及后来无数事实表明，罗斯福内心对麦克阿瑟并不感冒。仅仅10个月后，1935年10月1日，任期未满的麦克阿瑟正式离任陆军参谋长。

新问题很快出现，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去向。此时他才刚满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继续充任军职理所当然。但在担任了陆军最高职务后，再屈就较低的官职，对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来说都很尴尬，罗斯福对此颇感为难。

新转机马上就到。1935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自治联邦，美国允诺10年之后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但在独

立之前，美国对这一群岛仍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其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

此时，麦克阿瑟的老朋友、国民党党魁奎松已成为菲律宾无可争辩的政治领袖，有绝对把握当选第一任联邦总统。奎松一生都在为菲律宾的独立而奋斗，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宁愿生活在菲律宾人统治的地狱里，也不愿生活在美国人统治的天堂中”。奎松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别人的保护之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奎松专程拜访了刚刚赋闲在家的麦克阿瑟。

此时的奎松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北方日本的威胁，于是诚邀麦克阿瑟到马尼拉出任自己的军事顾问，帮助菲律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规划群岛未来的防御。奎松直截了当地问：“你认为菲律宾独立 10 年后会有自我防御能力吗？”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我想不行。我知道这些岛屿可以受到保护，当然你得有所需的财力。”菲律宾显然无力大规模组建正规军，麦克阿瑟建议他们效仿瑞士“建立以少量精英为核心的全民皆兵模式”。

麦克阿瑟本就对菲律宾有着特殊的情感，奎松的邀请像是他正瞌睡时有人递上了枕头，两人一拍即合。此前蒋介石也曾向麦克阿瑟发出过类似邀请，请他到中国帮助训练军队用于对付日本人，麦克阿瑟并未答应。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创建那样一支军队至少需要 20 年，另一方面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的防务仍归美国负责，罗斯福对此自然不会阻拦，迅速批准了麦克阿瑟的申请。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看似普通的任命将会改变岛国的未来命运。

即将赴菲就任之际，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麦克阿瑟是个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人，他希望到达菲律宾之前罗斯福暂时不要宣布他的解职令，那样他必须由临时上将回到原来的少将军衔，他希望自己出现在马尼拉时仍然能肩扛四颗星。这一幼稚可笑的要求引起了罗斯福的反感。尽管他当时表示同意，但后来很快改变了主意。麦克阿瑟从旧金山登船出发之际，陆军部宣布了解职令，使麦克阿瑟肩扛四颗星进入马尼拉的梦想成为泡影。得知消息的麦克阿瑟怒不可遏，指责罗斯福是故意羞辱他。据艾森豪威尔回忆，麦克阿瑟当时咆哮如雷，大骂“政治家行为不检，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目中无人，蔑视宪法，愚蠢无知，世界将由此走向地狱”。罗斯福此举的用意或许是想借此

杀一杀这位前任参谋长的傲气，这是他对付桀骜不驯之徒的惯用手法。

用“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形容此时的麦克阿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航行途中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麦克阿瑟邂逅了一位37岁的未婚女子，她的名字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小巧玲珑的琼性格开朗，说话风趣，有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秀发，麦克阿瑟立即被她的绰约丰姿深深吸引住了。琼于1898年12月28日生于田纳西，祖父曾经是南军的一名上尉，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琼从小就喜欢听战争故事，仰慕军人，向往军旅生活。她父亲拥有一家面粉厂、几个面包房和一家当地银行的大量股票。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20万美元的丰厚遗产，从那时起，琼就开始周游列国，她此行的目的是到中国上海游玩。

两人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此时麦克阿瑟虽然已经55岁，但依然像40多岁的壮年人，褐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腰板挺得像旗杆一样直，英俊潇洒之中透露出一种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加上一身剪裁合体的将军服和那始终不离手的玉米芯烟斗，更显得风度翩翩、英气逼人。琼当即决定不去上海了，直接跟麦克阿瑟去马尼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边美人尚未入怀，那边老娘平克尼却在刚刚抵达马尼拉不久的12月3日病故。悲恸万分的麦克阿瑟精神颓丧，几个月都未能振作起来。他说：“母亲对我从小就开始培养，她经验十分丰富，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四星将军。”母亲去世后，麦克阿瑟一直带着她的胡桃木拐杖，他还把母亲用过的《圣经》放在床头每晚读几页。这是个虔诚的仪式，既是尊重他所祈祷的上帝，也是缅怀深爱的母亲。在那些悲痛欲绝的日子里，琼始终不离左右，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抚慰。

1937年4月30日，麦克阿瑟与琼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蜜月之后，他偕夫人一起返回马尼拉。谁也未料到麦克阿瑟的这次离开足足有14年之久，当他再次踏上美国土地时，已经是他在朝鲜战争被免职后的1951年。

1938年2月21日，58岁的麦克阿瑟老来得子，琼为他生下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儿子。一位朋友在祝贺时调侃道：“没想到你竟然还宝刀不老。”“我也没想到。”麦克阿瑟大笑道，他对自己做了父亲显然非常高兴。

为了纪念父亲，他为儿子取名阿瑟，而不是像山本五十六他爹那样起个“道格五十八”。由于与麦克阿瑟关系亲密，奎松总统夫妇充当了小阿瑟的教父、教母。老年得子的麦克阿瑟可谓“意气风发奔向新时代”，他为琼和阿瑟请了一个保姆。让老酒略感纳闷的是，在以“菲佣”著称的马尼拉，麦克阿瑟竟然舍近求远，去雇了一位叫阿珠的广东妇女。看来，在老麦眼中，那些整天嚷嚷着说黄岩岛是他们的人竟然连个保姆都干不好。

从1898年由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起，这一群岛的防御就成为美国颇感头疼的问题。和香港类似，菲律宾的地理条件易攻难守，要守住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比登天都难。海岛众多导致海岸线过长，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登陆场。从后来战争实际进程来看，日本主攻、佯攻的登陆部队有8支之多。实际上，如果兵力充足的话，日军再找8个登陆点也不是什么难题。

在美西战争中，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与麦克阿瑟的父亲老阿瑟一样是上蹿下跳，表现活跃，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虽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任总统时只有42岁，这一纪录连肯尼迪都未能打破——但大家习惯称之为“老罗斯福”，这主要是相对于他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言。老罗斯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防御条件，在未来与日本人的角逐中，菲律宾将是我们的‘棋子’或‘人质’，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战以后，美国曾在巴黎和会上强烈反对将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交给日本管理，当时的纳尔逊总统说：“日本控制南洋群岛，实际上使美国在菲律宾的防御成为不可能。”随着日本在远东的迅速崛起，菲律宾的安全成为美国人近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与资源丰富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相比，菲律宾是一片相对贫瘠的土地。除了水果和黄麻，这里并没有日本人迫切需要的战略资源，如石油、橡胶和锡等，甚至连粮食都无法自给。但它就像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朝鲜、欧战之初的波兰一样，作为“控制太平洋大门钥匙”的菲律宾正好处在日本抢夺资源的必经之路上。为了保护南进的侧翼安全并顺利把抢来的宝贝送回国内，日军必须占领菲律宾。

早在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就已互将对方作为未来的假想敌。为保护在

远东的利益以及菲律宾的安全，美国认为，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大型海军基地并进驻强大兵力。基地选址有两种：第一菲律宾，第二夏威夷。和日本陆海军素来唱反调类似，在基地选址问题上美国陆海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军强烈主张菲律宾，海军赞成夏威夷。菲律宾陆地面积大，将这儿当基地，陆军无疑是主角。夏威夷弹丸之地，四周全是大海，肯定是海军领衔主演。到1908年1月，美国最终选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从太平洋全局战略出发，珍珠港基地不仅能保卫夏威夷，还可以作为防卫美国西海岸的缓冲地带，毕竟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真要把基地选在那里，一旦打起来，补给都成问题——后来果真就是那样，而位置适中的珍珠港，进可攻，退可守，因此老酒也赞成海军的想法。

基地建在了珍珠港，可菲律宾的防务并未解决。作为补充，美军决定在菲律宾再修建一个乙级海军基地。于是陆海军再度开吵，海军认为应该选在苏比克湾，陆军以那里无法防御来自陆地的进攻坚决反对，提出建在马尼拉湾的甲米地，那里便于将防御力量集中于马尼拉湾及周围地区。上次是海军占了便宜，这次陆军终于得偿所愿。这一计划使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希多岛变得异常重要，必须建成坚不可摧的海上要塞。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有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作战计划，分别针对不同的假想敌，综合起来，有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叫“彩虹”计划，其中“黑色”代表德国，“红色”代表英国，“绿色”代表墨西哥，“橙色”代表日本。一战以后，“黑色”的德国战败了。“红色”的英国在战争中耗尽了体力，在经济上已无力与美国竞争，况且两国关系越来越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绿色”的墨西哥太弱，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增强，美国不去欺负它已经算不错了。算来算去，最具威胁的敌人只剩下了“橙色”的日本。日本通过一战，实力得到增强，在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三大群岛之后，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推进了5000公里，使得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和关岛已成为孤立的据点。

一切预示着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橙色”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1922年，美国“橙色”计划关于对日作战、防卫菲律宾的要点是，一旦菲律宾遭到敌人的攻击，驻守该岛的美国守卫部队将在亚洲分舰队的支援下坚守6个月，迟滞敌军的行动，然后撤退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阻止敌人进入马尼拉湾。

因为当时珍珠港基地尚未竣工，因此计划由美国舰队从西海岸赶来增援，与敌海军力量进行决战，将敌登陆部队赶下大海取得完胜。

对这一计划，美国海军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经常按照计划进行演练。陆军对此缺乏兴趣并提出质疑，认为该计划实施起来难点颇多。日本人夺取的三大群岛是美国舰队驶往菲律宾的必经之地，也就是说美国舰队必须在敌方岛屿陆基飞机的眼皮底下通过太平洋，这就使该计划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尽管陆海军都意识到了计划的缺点，但也并未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新方案来取代“橙色”计划。所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一计划一直是美国在菲律宾奉行的军事战略。1935 年 4 月，美军对“橙色”计划进行了修订，依然是原来的老调子，也没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事儿。

麦克阿瑟的到来真正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他着手组建菲律宾军队。他的想法是模仿瑞士模式，只保留少数常备职业军人，其余按国土面积分为 10 个军区，每区每年抽训 4000 名民兵。他还仿效西点军校在避暑胜地碧瑶建立了一所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此外，麦克阿瑟还计划建立一支拥有 50 艘小型高速鱼雷快艇、250 架飞机的海空武装力量。

对此，奎松总统给予大力支持，除聘请麦克阿瑟担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顾问，还授予他“陆军元帅”称号。从奎松手中接过那根镶有 11 盎司黄金的元帅权杖时，麦克阿瑟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奎松给他开出的年薪是 18000 美元，外加 15000 美元补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麦克阿瑟还向奎松提出，如果他的防御计划被接受的话，到 1942 年，菲律宾每为防务开支 100 美元，他提成 46 美分。这些加上年薪和补贴，麦克阿瑟可谓是“不差钱”。后来，奎松因此付给麦克阿瑟 50 万美元，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从此，“麦帅”经常身穿自己设计的“菲律宾陆军元帅”军服，手提金色“元帅杖”，在豪华的马尼拉酒店顶楼平台上悠闲地散步。一眼望去，风光旖旎的马尼拉湾尽收眼底。一些批评者因此送给他一些不无讽刺意味的雅号——“吕宋岛的拿破仑”“拉美香蕉园的独裁者”等。

对麦克阿瑟那套华丽的元帅服，美国国内也颇有微词。潘兴就认为那是“虚无的、毫无意义的、有点儿滑稽的东西”。1937 年，麦克阿瑟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宴会，“我发现我们有位元帅做伴，”同席的参议员乔治·摩西阴阳怪气地说，“哈，这让我想起了一位美国海军的陆战队上尉。他被派去训练一支小国的军队，那个小国封他为准将。在回国应邀出席宴会时，他问自己的上司、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制服出席宴会——是穿海军上尉服，还是那支小军队的准将服。上校说：‘在华盛顿，你那种军队的准将只配在厨房里吃饭。’”一席话把麦克阿瑟的脸气成了猪肝色。

对于美国制订的“橙色”计划，麦克阿瑟丝毫不感兴趣，认为它极端没出息，是“全然无用的一纸空文”。永不服输的秉性和对菲律宾的特殊感情使他觉得，必须找出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的有效方法。他反对把部队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主张坚守菲律宾的“每一寸土地”。他的战略是“滩头防御”——在入侵者刚刚登陆时发起主动进攻，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敌人拍死在沙滩上。在高手眼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麦克阿瑟计划每年为菲律宾训练 4 个陆军师，这样到了菲律宾独立时的 1946 年，他们就有了 40 个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抵御一切外来入侵，麦克阿瑟说这是“最低限度”。如果上述目标能实现的话，他认为侵略者至少要 3 年时间，付出 50 万人伤亡和 50 亿美元的代价方能征服菲律宾。

理想很丰满，现实无比骨感。完成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首先需要的是钱。麦克阿瑟的预算是每年 800 万美元，这笔钱都需要菲律宾政府负担，由美国以贷款或按价出售军事装备的方式解决。800 万美元对于穷酸的菲律宾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许多菲律宾人对此严重不满，因为这势必增加赋税。菲律宾太穷了，他们可以不收钱让麦克阿瑟住最高级的饭店，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枪炮。

不只是菲律宾，就连华盛顿也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表示怀疑。有人担心菲律宾的军事化将引起日本人的严重不安。还有人说训练和武装菲律宾人是危险之举，很可能诱发像 1899 年那样大规模反抗美国人的流血行动。谨小慎微的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以该计划不切实际为由极少给予配合，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既少

得可怜又陈旧过时，就这，还是看在麦克阿瑟老领导的面子上特意照顾的。

菲律宾的态度也在摇摆不定。在他们眼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中国竟然在日本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德国一个月不到就吞并了欧洲军事强国波兰，菲律宾比人家都差远了。奎松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军队建设上也犹豫起来。他尝试寻求与日本妥协，但是委曲求全又是美国绝对不允许的。不管是华盛顿还是麦克阿瑟，都希望即使给予其独立地位，新的菲律宾也必须是一个亲美政权，绝不能让他们倒向日本。奎松试图放弃建军计划通过保持中立来躲避灾难，在多次压缩军事预算的同时，奎松公开声称："即使每一个菲律宾人都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菲律宾也无法保卫自己。"

奎松的这种态度使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激烈的争执使两人关系越来越僵。奎松甚至私下请求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耶，想办法把麦克阿瑟调回美国去。很快麦克阿瑟就接到通知，以后想见奎松必须事先和他的秘书预约，奎松那些奢华的高级宴会也将麦克阿瑟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麦克阿瑟此时不过是一个美国退役军官而已，他现在是给奎松打工，自然拿他毫无办法，他的勃勃雄心很难得以实现。

当时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麦克阿瑟认为他是一名天才，他的杰出才能及写出的报告、信件和备忘录言简意赅，深得麦克阿瑟器重。麦克阿瑟多次派他回国争取支持。由于麦克阿瑟不再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军援计划几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麦克阿瑟对此焦灼不安。有人告诉他："如果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担心什么呢？你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麦克阿瑟郁闷地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一定不会失败。世界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的成功。也许这些岛屿不是控制太平洋的门户，甚至不是这个门户的锁。但对美国来说，它确实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我绝不会让这把钥匙在我的手中丢失。"

1937 年底，麦克阿瑟陪同奎松出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日本给麦克阿瑟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里到处弥漫着战争气氛。彼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奎松认为日本去进攻中国，完全是贪图那里丰富的资源。而菲律宾除了战略地位重要以外，没有值得日本人垂涎的地方。奎松天真地认为菲律宾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在国际上属于主权国家，日本和美国打仗不等于就是和菲律宾打仗。对奎松

的来访，日本人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享受了日本海军的21响礼炮，天皇裕仁亲切接见。但老道的麦克阿瑟还是在东京感受到了无法遮掩的敌意，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太平洋地区已经处于战争边缘，日本与美国终有一战，战役最先开始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负责防守的菲律宾。

随后他们一起到了华盛顿，罗斯福根本未把美国扶持上台的奎松放在眼里。由于对奎松一再要求提前独立越来越反感，罗斯福甚至拒绝接见他。要不是麦克阿瑟去大吵一通，这位来自太平洋另一端亚洲小国的首脑，恐怕连白宫的门都进不去。可能正是羞于受到了如此冷遇，奎松后来在与罗斯福举行的会晤中再次提出，要求美国同意菲律宾在1938年12月31日，比原计划提前7年独立，罗斯福当然不会答应。自那以后，华盛顿对马尼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热情的顶点跌到了冰冷的谷底。

1939年9月，欧战爆发。12月，在麦克阿瑟身边竭诚辅佐7年之久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上校辞职回国。麦克阿瑟极力挽留他，认为他回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在菲律宾要比在美国做一个无名上校重要很多。奎松同样舍不得艾森豪威尔，他甚至拿出一张签了自己名字的空白聘书，让艾森豪威尔自己填聘金。但艾森豪威尔去意已决，他需要的是事业，不是金钱。睿智的艾森豪威尔兼具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他看出不久的将来，美国必将卷入一场战争，在麦克阿瑟身边，自己不可能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他向两位挽留者表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的决定”，自己已失去参加上次大战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山难容二虎”。志向远大的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的矛盾越来越深。来到菲律宾之后，他感觉与麦克阿瑟越来越难共事，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艾森豪威尔和参谋们经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麦克阿瑟不但不接受，反而常常大声呵斥，有时极其严厉，令所有人都无法接受。一次，艾森豪威尔写了一篇关于菲律宾军队建设的文章，准备送报纸发表。麦克阿瑟看后，觉得笔调不错，表示要自己署名发表，并增加一些不相干的内容，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反对。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文章最后还是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单独发表了。

1936年夏，麦克阿瑟认为罗斯福将在当年的大选中失利，艾森豪威尔认为

罗斯福仍将赢得大选，并劝他不要四处散播罗斯福将会败选的言论。对此，麦克阿瑟大发雷霆，说他“愚蠢、胆小、思想狭隘”，结果证明他说的正是自己。

早在1937年，艾森豪威尔就决定离开，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理由。欧战爆发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艾森豪威尔认为请调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麦克阿瑟说：“将军，我看美国站在战争以外的局面不会太久了，我要尽快赶回国去。”麦克阿瑟看实在难以挽留，只好签字放人。一名司令部参谋对此讥讽道：“两个人都是主角，但一个舞台是容不下两个哈姆雷特的。”

纵观二战太平洋战场，尼米兹身边可谓群星璀璨，哈尔西、斯普鲁恩斯、弗莱彻、范德格里夫特、米切尔、特纳等将星云集。反之，很难在麦克阿瑟身边找到异常杰出的人物，除了肯尼偶露峥嵘，其他如萨瑟兰、威洛比、克鲁格、艾克尔伯格等鲜有惊人之举，连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也无大的建树。这纵然与太平洋战争以海战为主有关，麦克阿瑟本人也难辞其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从未见过尼米兹发脾气，也几乎未见他训过人。即使在莱特湾海战万分危急的紧急关头，他也不过在参谋长建议下向哈尔西发出了那句“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哪里”的著名电文。反观麦克阿瑟身边，鲜有不挨训斥者，陆军航空兵司令官肯尼曾被他训得当众大哭。他还数次阻止对温赖特的嘉奖和晋升。即使对最信任的萨瑟兰，他还说“这狗杂种不只是不讨人喜欢，还是个糟糕透顶的参谋长”之类的话。艾森豪威尔能力出众，又不愿无端受屈，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理查德·萨瑟兰上校。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萨瑟兰，1916年从军，曾经参加过一战，进过美国几乎所有的陆军学校，在部队表现很好。萨瑟兰反应敏捷，精力旺盛，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也不知疲倦，是个典型的工作狂，他一年前才来到菲律宾任职。自认为聪明过人的萨瑟兰为人冷漠、性情孤傲，虽然有着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但在工作中往往过于独立，自以为是，一手遮天，经常越俎代庖做出诸多超越职权范围之事。由于他从中作梗，其他军官很难见到麦克阿瑟，结果老麦几乎成了一个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孤家寡人。不仅如此，他的私生活也颇不检点。有传闻萨瑟兰是同性恋，但在美军重返菲律宾，战事正酣之际，他却在战地附近金屋藏娇，包养了一个澳大利亚女军官，惹得麦克阿瑟暴跳如雷。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1941 年 4 月，美军联合计划委员会再次为菲律宾的防御制订了“橙色三”计划。根据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先达成的协议，“橙色三”计划依然沿袭了以前以防御为主的格调，坚持一旦日军来攻就退守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到了 10 月，这一方案再度被一个叫“彩虹五”的计划替代，假定美国将来参与对轴心国的战争，德国将被当成第一敌对国，菲律宾的军队依然必须采取与“橙色三”相似的防卫作战。

由于得不到有力支持，麦克阿瑟就这样无甚作为地在菲律宾待了几年。机遇很快再次垂青了他。1941 年 7 月 26 日，日本悍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报复，英、美等国迅速冻结了日本在本国的资产，美国同时宣布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导致远东局势骤然紧张。同一天，罗斯福宣布成立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之前已退役的麦克阿瑟被召回现役出任司令官，统辖美国远东的全部陆军和陆军航空队，同时授陆军中将军衔。对此，麦克阿瑟无比兴奋，回到家里，他告诉琼：“我觉得自己像匹老马又装上了新鞍。”

为了表示对麦克阿瑟的支持，罗斯福还从应急资金中拨出 1000 万美元，供他紧急动员、充实菲律宾的武装力量。对于远东陆军司令官的任命，麦克阿瑟既感到兴奋，又有点儿意犹未尽，他在退役之前早已是四星上将了。但大敌当前，也不能为了这些小事计较，麦克阿瑟一边唠叨着“官僚政治时常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一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军队的建设中去。

无数事实证明，一把手重视比什么都管用。罗斯福的积极措施使美国国内也迅速行动起来，加紧组织向菲律宾运送武器装备。曾经是麦克阿瑟下属的参谋长马歇尔向老上司保证，将优先为菲律宾提供 340 架最新式的 B−17 轰炸机以及 130 架新型 P−40 战斗机。

得到马歇尔优先保证的麦克阿瑟被即将到来的“空中堡垒”冲昏了头脑，彻底将之前“橙色”“彩虹”之类花里胡哨的计划抛之脑后。他声称，这些空中力量的到来将彻底改变远东的防御态势，在菲律宾部署相当数量的 B−17 可以保护该地免遭日军渡海进攻，还可以遏制日军进攻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使用这种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袭击。麦克阿瑟竭力吹嘘 B−17 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是他手中的“王牌部队”，是“在需要时可用来作战的完美产品”。

1941 年 10 月 1 日，麦克阿瑟向马歇尔提出变更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如果按照“彩虹”和“橙色”计划，将使日军在吕宋岛的登陆更为便利，丧失菲律宾南部岛屿的控制权，也会使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的防御面临更大困难。他指出保卫菲律宾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加强菲律宾的航空兵力。麦克阿瑟声称，轰炸机的到来及亚洲舰队装备新式自导鱼雷的潜艇，“改变了亚洲地区防务的整个面貌”，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支持下，其守卫部队完全可以实施“近海防御”，在滩头击退任何入侵者，没有必要撤退到巴丹半岛据守。他断言日本最早要到 1942 年 4 月之后才能发动攻势，因为秋、冬两季的天气条件不适于进行任何形式的两栖登陆作战。到那时他的地面部队就能超过 20 万人，完全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麦克阿瑟的观点得到了菲律宾师师长乔纳森·温赖特准将的大力支持，温赖特对那些“橙色”和“彩虹”也不感兴趣。瘦削、高大、单薄的温赖特骑兵出身，是美国陆军中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天性好战。他是麦克阿瑟西点的师弟，麦克阿瑟大四那年温赖特入学。他批评“橙色”计划是一份纯粹的失败主义计划，陆军坐等海军救援的方案令人沮丧：“防御要积极，他妈的，不能消极，必须反击！”

现在麦克阿瑟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三大防线，第一条在海边，第二条在海边，第三条还在海边！我们定将在海边战斗到最后。”他相信自己那 108 辆坦克定能将把日本侵略军推下海去。他是“丝毫不必畏惧的”，因为日本那些将军使用装甲部队“在他们留在中国的那 4 年里想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都已“彻底失败了”。

对于麦克阿瑟重新焕发的万丈豪情，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的滩头防御计划根本行不通。哈特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我认为，道格拉斯的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他也许长时期以来就神志不清。”虽然 1.62 米的哈特比麦克阿瑟矮了半头，但他在海军服役已超过 44 年，比麦克阿瑟多 6 年，在他眼里，麦克阿瑟就是个新兵蛋子。瘦削而性急的哈特认为，即使有一支比麦克阿瑟所想象的还要大 10 倍的空军力量，凭他亚洲舰队那些孱弱的虾兵蟹将，要守住比美国海岸线还长的菲律宾群岛也绝无可能。哈特于 9 月 17 日就向海军部提出，将亚洲舰队大部分主力舰只部署到菲律宾南部地区，与英国皇家海军形成呼应，才能与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抗衡。

但对于陆军的秣马厉兵，海军也必须有所表示。10 月 27 日，哈特欲根据陆军兵力的调整采取一些积极动作，提出让水面部队在马尼拉湾外游弋，配合、支持陆军的行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并不认同，铁杆的亲英派斯塔克上将是“先欧后亚”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对于加强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任何力量都表示怀疑。上行下效，华盛顿许多海军军官认为，对菲律宾的防御注定会失败，任何增援不过是增加损失而已。

哈特亚洲舰队的旗舰是重巡洋舰“休斯敦”号，此外还有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博伊斯”号，剩下的就是 13 艘一战时期的老式驱逐舰，一看那四个大烟囱就知道至少是爷爷辈了。哈特曾自嘲“我的所有舰艇都够投票年龄了”。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 29 艘潜艇，其中 12 艘可以发射磁雷管引爆鱼雷。这种鱼雷威力极大，如果两条命中就可以摧毁一艘大型战舰。哈特认为潜艇是“近海防御”的最好打击力量，这一观点与麦克阿瑟可谓不谋而合。此外，哈特手里还有塞缪尔·霍华德上校指挥的 750 名海军陆战队员，一支小规模的海军航空兵，包括 28 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4 架战斗机和 1 架侦察机。一旦日军大兵压境，这些微弱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两年前从上海来到菲律宾的哈特与麦克阿瑟面和心不和。虽然同样下榻马尼拉酒店，但两人很少串门。他们在工作上仅是平行关系，各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两人私交连一般都算不上，彼此成见颇深。菲律宾的陆海军和珍珠港类似，基本属于各自为政。珍珠港的金梅尔和肖特还知道一起打个高尔夫球，装作亲密无间，而哈特和麦克阿瑟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哈特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兼具歇斯底里倾向。麦克阿瑟对哈特军衔比自己还高颇为不满，讥笑哈特是“大上将、小舰队”，是悲观和失败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时常抱怨海军缺乏活力和主动进攻精神。毕竟两人都 60 多岁了，双方的看法基本正确。战前英国“Z 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到访马尼拉，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人：“哈特上将和我通力合作，我们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一旁哈特的副官使出洪荒之力才憋住笑。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哈特几个月前就预感到日本人必将从台湾渡海前来攻击菲律宾，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海军官兵的家属送回国内，这明显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更加引起了麦克阿瑟的不满。

随着新型战机的不断到来，华盛顿同时也向菲律宾派来了新的陆军航空兵司令。11 月 3 日，当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前来报到时，麦克阿瑟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刘易斯，你像五月的鲜花一样受欢迎。"他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跑过来，同布里尔顿紧紧拥抱，同时对萨瑟兰大声喊道："迪克，他们要给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

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为了避开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日本巡逻机，即使那些"长腿"的 B-17 轰炸机也要辗转经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好几个机场才能来到这里。这是美国目前最便捷的办法，既能使美军在菲律宾迅速集结起军事力量，又不至于从大西洋抽调紧缺的船只。远东的战争尚未打响，和平希望依然存在，美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向大英帝国和苏联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德国人的攻势面前很快倒下去。马歇尔承诺给麦克阿瑟的东西不可能说到就到，麦克阿瑟还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加紧战备工作。

11 月 21 日，麦克阿瑟的滩头防御计划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马歇尔在随附信件中再次强调将继续加派航空兵力增援菲律宾，并告诉麦克阿瑟"就按你自己的理解继续推行这项作战计划"。

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以执行扩大了的防御任务。早在 11 月 4 日，他已将所有陆军编组为南吕宋、北吕宋、中部比萨扬群岛和南部棉兰老岛四支部队。尽管与华盛顿格格不入，但有一点双方意见一致，就是兵力不足以保护所有岛屿时吕宋岛乃重中之重。这点，别说那么多大腕，就连老酒这个自封的预备役中尉也看得出来。麦克阿瑟将主力部署在了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的吕宋岛上，他认为该岛西岸中部的林加延湾一带地势开阔，非常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登陆部队一旦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马尼拉，因此在调整部署时将最精锐的部队全部向这里倾斜。

北吕宋集团由温赖特准将指挥，辖美军菲律宾师第二十六骑兵团，第四十五步兵团一个营，菲律宾步兵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一、第七十一师共四个师，两个 155 毫米口径重炮团和一个 75 毫米口径山炮团，负责防守阿帕里和维甘的滩头阵地以及马尼拉以北约 180 公里的林加延湾海岸。

南吕宋集团由乔治·帕克准将指挥，辖菲律宾步兵第四十一、第五十一师

和炮兵一部，负责八打雁到黎牙实比的防务。

散布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比萨扬群岛由菲律宾第六十一、第八十一师两个师防守，指挥官是布莱福德·迪诺伊斯准将。

面积 95000 平方公里的棉兰老岛守卫部队有菲律宾步兵第一〇一师和一个炮兵团，由威廉·夏普准将指挥。

驻守马尼拉的美军菲律宾师其他各部以及菲律宾步兵第九十一师作为总预备队，归麦克阿瑟直接指挥。

之前，麦克阿瑟已经下令工兵部队修建了多处简易机场，准备供即将到来的数百架新型战机使用。国内增援也源源不断地来到。10 月中旬，拥有 12 门 127 毫米口径炮、25 门 75 毫米口径炮的第二〇〇空岸炮团，拥有 108 辆“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的两个新编坦克营陆续登岛。11 月 21 日，美军远东陆军司令部编成临时坦克团，由詹姆斯·韦弗上校指挥，辖第一九二营和第一九四营两个坦克营。11 月中旬，陆军部发来通知，计划于 1942 年 1 月再向菲律宾增派 1312 名军官和 18000 名士兵，其中包括用于加强菲律宾师的第三十四步兵团，编制 3168 人。可惜由于战争提前打响，这些兵员最终未能成行。

到 1941 年 12 月初战争爆发时，菲律宾共有美菲军 134000 人，其中美军 12000 人，菲律宾部队 12000 人，民兵 110000 人。

人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质量堪忧，能打仗的基本还是美国人。那些所谓的“民兵”，将“兵”字去掉似乎才更符合身份。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接受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两个月，剩下的三分之一不到一个月。他们装备极差，几乎没有大炮，使用一战初期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没枪的人背着弓箭和大刀。大多数士兵是文盲，只能讲乡土方言，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都听不懂，美国军官与他们的交流基本靠手势。他们的军服为短裤和短袖衬衫，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穿皮鞋，脚磨破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有些人弄到了网球鞋，但几次长距离行军后，鞋就烂了。麻制的军鞋两三个星期就会磨破，不少人索性打赤脚。钢盔极度缺乏。无论从哪点看，他们都不像去打仗的军队。派往菲律宾各师的美国军官面对巨大的困难只能目瞪口呆，令人沮丧的还有“根本不能指望菲律宾军官”，因为他们的任命不是凭借能力，而是靠政治和亲戚关系。

麦克阿瑟麾下有老式战斗机 68 架、轰炸机 39 架，这些性能不佳的飞机大都交给菲军使用。真正的核心战斗力是那 108 辆轻型坦克、35 架 B-17 轰炸机和 107 架 P-40 战斗机。虽然只有区区 35 架，但这些“空中堡垒”足以让日本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它们与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新加坡的英国皇家海军“Z 舰队”共同构成了远东地区盟军最可依赖的三支战略打击力量。

援兵的不断到来使本来惴惴不安的菲律宾人逐渐挺直了腰杆。他们本就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之前听到的更多是有关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除了奎松等少数高层人士，大多数菲律宾人坚信日军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就像小孩子和大人打架一样。那些庞大的 B-17 更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这下彻底安全了，日本人肯定早就吓跑了。

在轻视日军航空兵打击能力这一点上，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英国人可谓异曲同工。1941 年 9 月出刊的美国《航空》杂志这样描述，日军飞行员的飞行事故发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甚至打不赢中国。日本每年培养飞行员的人数，陆海军加起来不到 1000 人，建设“大空军”对他们只是一个梦想。在航空技术上，日本人只是一味模仿，水平远不及美、英、德、意和苏。即使购买了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能完全发挥其性能。美国的航空专家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日本军队配备的军用飞机只能是老掉牙的货色，甚至连旧式都谈不上。

在 11 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自信满满地宣称，菲律宾的防卫态势相当完整。他重点提到了那些 B-17：“这是世界上最大重型轰炸机兵力的集结，不仅能够抵御进攻，亦能主动展开攻击。这么一来，我们不但能够把菲律宾建成一个不必依赖海军的独立要塞，同时能够把它当成攻击基地使用，以便烧毁那些用纸糊成的日本城市。”

就在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发出《赫尔备忘录》的 11 月 27 日，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及其他地区的陆军指挥官发出了战争警报：“看来与日本的谈判即将结束。日本今后如何行动尚难预料，但随时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日本先动手。你有权在日方敌对行动之前，采取你认为必要的侦察和其他措施。”

不管是华盛顿的大腕儿还是麦克阿瑟本人，大家一致认为，一旦开战，菲律

宾很可能是日军首选的攻击目标。麦克阿瑟立即命令部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同时派飞机进行巡逻。他回复马歇尔“已经做好了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充分准备”。

布里尔顿抵达菲律宾后，立即动员部队完善机场及辅助设施，准备接纳国内增派来的大批飞机。当时菲律宾能够起降 B-17“空中堡垒”的机场只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马尼拉西北 80 公里处的克拉克机场，另一个是远在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机场。后者为一个刚刚建成的临时机场，只能供 B-17 紧急起降使用。鉴于克拉克机场位于驻台湾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之内，且用以保卫机场的雷达和防空武器很少，麦克阿瑟下令将停在那里的 35 架 B-17 转移到南方的德尔蒙特机场，那里只有日军航母的舰载机才够得着。

命令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考虑到马上将有 48 架 B-17 分四个批次来到菲律宾——在珍珠港遭遇劫难的 12 架正是第一批，德尔蒙特简易机场无法安置更多的 B-17，布里尔顿就在克拉克机场为即将到来的新飞机留下了一些位置，只将 17 架转移到了棉兰老岛。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德尔蒙特机场配套设施及生活条件较差，没有任何娱乐设施，那些习惯了舒适生活条件的飞行员大都不愿到那个偏僻的鬼地方去。

飞机未能全部转移还有一大原因。既然克拉克机场日军在台湾的战机可以够得着，那从这里起飞的“空中堡垒”也一定能够打击到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布里尔顿少将认为，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空军势必成为率先发起进攻的先锋力量，那些战机放在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更为有利。如果都放到棉兰老岛，使用时挪来挪去，纯属耽误工夫，还要浪费不少燃油。

11 月 30 日，哈特上将接到了来自海军部的命令：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请将亚洲舰队主力转移到日军战机难以到达的菲律宾群岛南部海域。

哈特本就战意不足，有了“尚方宝剑”，他立即下令舰队主力向南规避。3 艘巡洋舰和大多数驱逐舰转移到了西里伯斯和婆罗洲。在甲米地只留下了潜艇和担负侦察任务的几架“卡塔琳娜”飞机，以及 4 艘驱逐舰、6 艘炮舰和 5 艘扫雷艇。

对哈特此举，麦克阿瑟大为不满，却无可奈何。海军并不归他管辖，老麦认为老哈此举纯属临阵脱逃，也加深了他对海军的不满。

12 月 7 日傍晚的马尼拉晴空万里，与华盛顿和夏威夷相比，这里的气氛略

显紧张，菲律宾随时可能成为战场。此前几天一直有报告说，一些未明国籍的飞机在吕宋岛上空不时闪现。这天傍晚，又有报告说克拉克机场上空再次出现了不明国籍的飞行物，那无疑是日本人的。

战争前夜，美军第二十七轰炸机队在马尼拉饭店举行盛大宴会，为布里尔顿少将接风洗尘，之后还有大型舞会——布里尔顿是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出名的舞狂。宴会无疑是超豪华的，过了很久还有人回忆起“那次最愉快的宴会”。布里尔顿少将提早离开了从账单上看来是“最丰盛的招待会”，他预定在第二天早上飞往爪哇岛，同荷兰人一起研究远东的防务。作为预防措施，布里尔顿给参谋长布雷迪上校打了电话，让他通知所有机场的飞机做好战斗准备。

哈特上将并未参加陆军的宴会，他在附近火星人大厦的司令部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和平之夜，参谋长告诉他“枪炮声响起只不过是几天，不，也许只是几个小时内的事了”，哈特对此深表赞同。

同一天晚上萨瑟兰告诉麦克阿瑟，陆军部刚刚发来电报，认为“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电报里还说，一支由 7 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船队，上边载有 52 架轰炸机、18 架战斗机、2 个炮兵团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将在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的护航下于近期离开西海岸，预定于 1942 年 1 月 4 日前后抵达菲律宾。48 架“空中堡垒”将在近期陆续出发，其中第一批的 12 架马上起飞，将于第二天到达珍珠港的希卡姆机场。谁也想不到，它们在那里就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再也无法到菲律宾了。

早在 11 月接到战争警报之后，麦克阿瑟就让副官锡德尼·赫夫中校找来了几发子弹，装进父亲留给他的那把老式双发大口径手枪里。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上了膛的手枪放进口袋，晚上再拿出来塞在枕头下面。12 月 7 日晚上，老麦全副武装地上了床，好像战争已经开始。

对守住菲律宾，麦克阿瑟是踌躇满志！

攻击目标，马尼拉！

早在 1591 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就曾打过菲律宾的主意，所幸他几年后就

死了。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日本已经将美国列为假想敌。美国本土实在太远，进入日本人视野的首先是与台湾一海之隔的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参谋本部已经着手制订针对菲律宾群岛的侵略计划。为了获取群岛的第一手资料，日本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游者，到菲律宾诸岛开展秘密活动，当地日裔居民给予了大量帮助。到1923年，侵略计划已初具雏形。

1927年至1928年，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前田正实大尉以游客身份再次来到菲律宾，根据制订的计划针对性地搜集更为详细的军事情报。一年多里，前田的足迹遍及群岛各个角落，他本人因此成为日军中颇负盛名的“菲律宾通”。

前田根据搜集的资料，结合1898年美西战争实例，向参谋本部提出自己的见解。前田认为，日军发起对菲律宾的进攻之后，美军很可能像当年西班牙军队那样退守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利用有利地形固守待援，等待本土援军到来后与日军展开决战。此看法与美军的“橙色”“彩虹”计划，可谓“所见略同”。

1929年，参谋本部对菲律宾侵略计划进行修订。根据前田的建议，新计划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给予了充分重视，提出不给守军撤向巴丹和科雷希多的机会，务必在马尼拉城外一举歼灭之。至此，日军对菲律宾的侵略计划基本成型，之后虽然进行过几次修订，但主要思路始终未变。

东京大本营对是否攻占菲律宾一直存在异议，那里并没有日本急需的战略资源。1940年7月在制订《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时，日本陆海军一致同意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使用武力。但对菲律宾短视的陆军不赞成动武，以尽可能使美国保持中立。对陆军的观点，海军是嗤之以鼻。海军认为，首先，英、美密不可分，既然进攻了香港和马来亚，美国人势必加入战争。那样“南方作战”（日军侵占东南亚各地的作战行动的总称）的日军势必遭到菲律宾美军的侧击。其次，如果不攻占菲律宾，就无法保持运输畅通，南方地区抢来的资源也无法运回国内。最后，“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攻占荷属东印度必须以菲律宾作为中间基地。

日美关系不断恶化，不断加大对英、苏、中援助的美国介入战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日本陆海军的意见渐渐趋向统一，即实施“南方作战”不能漏掉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

还有一个迫使日本必须拿下菲律宾的理由，那就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大张旗鼓进行十年战备计划。如果任由那里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还不如趁其羽翼未丰一举拿下。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的话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日本决定入侵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参谋本部对菲律宾防御的十年计划颇为忌惮。该计划目前正处于第六年，这对日本的战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日本人必须在危险到来之前进行干预。"

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是南方军所属第十四军，军司令官是陆军中将本间雅晴。本间于 1887 年 11 月 27 日出生于新潟县，与大部分日本陆军高级将领经历类似，本间于 1907 年毕业于"陆士"第十九期，1910 年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与同期的今村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曾多年出任日本驻英国、驻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获得过英国颁发的十字勋章，作为陆军代表参加过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英国通"。从这点来说，本间本应去负责马来亚作战。多年的旅欧经历使本间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这在日本陆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本间在日本陆军中属于另类。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陆军派系林立，大部分将领卷入了"皇道派""统制派"等不同派别。作为自由派的本间跟谁都不沾边。尽管如此，本间的仕途仍称得上一帆风顺，他在 1933 年出任第一步兵联队的大佐联队长，1935 年 8 月任步兵第三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就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 1937 年 7 月，本间出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1938 年 7 月 15 日，山下奉文担任旅团长的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扩编成第二十七师团，本间出任该师团第一任中将师团长。随后该师团从华北转向华中，划入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不管是本间还是他的第二十七师团，在南路作战中的表现都中规中矩，与薛岳部的战斗无突出战绩，也未遭重大打击。1940 年 6 月，本间调任台湾军司令官，直至本次受命攻打菲律宾。

1918 年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本间，号称"陆军英语第一"。受西方文化影响，本间喜欢看西方电影，平时热衷于吟诗作画甚至编写剧本，有"诗人将军"之称。1928 年还是中佐军衔时，本间就应陆军教育总监部所请创作了军歌《旭日中飘扬的樱花》。在任台湾军司令官期间，本间亲自撰写了《台湾派遣军之歌》，可谓多才多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争的残酷与诗人的浪漫是格格不入的。

本间曾担任大本营陆军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中颇有人缘。身高 1.77 米的本间长相英俊，颇受女记者欢迎。和海军的井上成美类似，本间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本间曾颇有见识地说，“对华战争应该就此停住，否则会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他公开宣称，“若不马上实现和平，灾祸很快就会降临”。由于在英国生活过 8 年，本间对西方颇怀敬意，他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并告诉持同样观点的武藤章，“让东条那样的强硬派充任陆军大臣极不合适”。和井上在海军中被称作“赵括”类似，本间被很多人认为不是一个合格的陆军将领，虽然他是击败过麦克阿瑟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的彭德怀。

对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和兵力部署，东京可谓了如指掌，那里居住着超过 4 万的日本人，他们向本土源源不断发回最新的情报。大本营陆军部认为，马尼拉西南方的甲米地和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空基地，作为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尼拉的地位至关重要，占领它就相当于占领菲律宾，攻占马尼拉是第十四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参谋本部片面认为，美国人绝对不会放弃马尼拉，双方势必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展开决战，日军可以通过围歼美菲军主力一举奠定胜局。

与珍珠港和马来亚的突然袭击不同，大本营为菲律宾战役设计的是正面进攻。第一步通过航空作战取得制空权，第二步实施多点登陆，第三步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经认真分析，大本营为第十四军选择了林加延湾和拉蒙湾两个主要登陆地点。

本间第十四军的主要目标为吕宋岛，攻占南方棉兰老岛的任务将由今村均中将的第十六军承担，那里将是他们下一步进攻荷属东印度的重要出发基地。

相比山下的第二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本间的第十四军实力稍弱。主力为第十六师、第四十八师两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日本陆军共有三个机械化师团，其中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给了山下奉文，第四十八师团给了本间的第十四军。

第四十八师团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波田支队，就是这支部队当年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1939 年，波田支队扩编为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由饭田祥二郎少将担任。在参加了侵占海南、广西的战役之后，这支部队进驻海南岛。1940 年 11

月30日，大本营决定以该部为基干组建第四十八师团，代号“海”，师团长为土桥勇逸。由于该师团长年驻扎台湾、海南，还有多年在中国南方地区征战的经历，官兵非常适宜在菲律宾这样的热带地区作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师团还有数百名骁勇彪悍的台湾高山族士兵。

相比之下，对于国人印象更深的是代号为“垣”的第十六师团，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当时被日本报纸大肆宣扬的“百人斩”比赛选手野田毅、向井敏明就来自第十六师团。作为17个甲种师团之一，多年在中国战场浸淫的第十六师团实力自然不可小觑，战时师团长为森冈皋陆军中将。

相比以上两支虎狼之师，代号为“夏”的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似乎就有点儿拿不出手。这原本是日本国内的一支治安部队，本来准备菲律宾战役结束后负责该地区治安的。后来由于第四十八师团被提前调往第十六军参加更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才临时变成了一线作战部队。该部兵员年龄普遍较大，没有多少作战经验，后来在巴丹半岛吃尽了苦头。日军旅团级指挥官一般为少将，但第六十五旅团的旅团长奈良晃却为中将，也算唯一值得吹嘘的地方。

除了上述主力部队，第十四军还配属2个战车联队、2个炮兵联队又1个大队、3个工兵联队和3个高射炮大队。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总兵力达65000人。

菲律宾与台湾有800公里之遥，相比有陆地相连的马来亚，菲律宾战役属于典型的两栖登陆作战，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护航和空军的支援。为第十四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战机分为两部分。小畑英良麾下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307架，其中194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作战期间，第五飞行集团被暂时置于本间的指挥之下。

陆军战机航程较短，从台湾起飞只能覆盖北吕宋地区，战役展开必须有海军航空兵参与。第一航空舰队的主力航母全部去了珍珠港，参加菲律宾作战的海军航空兵依然是塚原二四三属下的第十一航空舰队一部，包括多田武雄的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和竹中龙三的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共有各型战机444架，其中279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如果加上第三舰队所属80架飞机，海军在菲律宾战场将投入359架作战飞机。陆海军战机总数553架，还可以随时投入更多兵力。

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佐藤德太郎根据详细情报分析，美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

约200架，这样上述战机就可对美军形成2.7:1的绝对优势。另有情报表明，美军战斗机主要驻扎在马尼拉北部的伊巴和克拉克机场，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空中堡垒”全部集中在克拉克机场。日军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上述两个机场，摧毁美军航空力量以取得制空权。

为第十四军提供海上护航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部设在帕劳，司令官为高桥伊望。高桥和南云忠一是“海兵”第三十六期的同学，毕业成绩在191人中排名第十，南云第七。他曾在多艘驱逐舰、巡洋舰上服役，担任过“雾岛”号战列舰舰长，是联合舰队一位资深的高级将领。作为南进论的大力倡导者，高桥亲率第三舰队参与菲律宾作战，可谓志得意满。由于哈特过早将亚洲舰队主力南撤，高桥在菲律宾战役中几乎未捞到仗打，自然就无法赚得更大的名气。

由于预定登陆地点太多，就需要编组多支护航舰队，单凭第三舰队，不堪重负。联合舰队司令部决定，抽调部分舰只到高桥麾下，确保菲律宾登陆作战万无一失。合计用于菲律宾作战的海军包括轻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29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另外还有数目众多的鱼雷艇和扫雷艇。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距台湾太远，即使是“腿长”的海军航空兵也无法进行有效攻击和支援，因此高桥麾下出现了久违的航空母舰“龙骧”号，虽然只有区区30架舰载机，但相比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

除了高桥扩大了的第三舰队，由近藤信竹率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大致在中国南海一带游弋。近藤拥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12艘，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相对于美军孱弱的亚洲舰队，日本海军力量可以说稳占上风。

本间、小畑、塚原、高桥一众高级将领经过会商之后，对陆海军战机的使用进行了详细分工。作战半径较大的海军战机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甲米地海军基地及港湾防御设施，作战半径较小的陆军飞机负责掩护吕宋岛登陆部队。原则上北纬16度以北的作战任务由陆军航空兵承担，以南由海军航空兵负责。“龙骧”号航母的舰载机将担负起菲律宾群岛南部作战的空中支援任务。

临战之前，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和陆海军航空兵均在台湾集结，第四十八师

团一部位于澎湖列岛，第十六师团主力在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的奄美大岛集结。另外，负责登陆吕宋岛南部的第十六师团一部集结于帕劳群岛。

第十四军的作战目标是：一、在登陆之前实施航空作战，摧毁美军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二、登陆部队主力分别从林加延湾和拉蒙湾实施登陆，对马尼拉实施南北夹击；三、开战 50 天后占领马尼拉；四、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围歼美菲军主力。

作为日本陆军中著名的“菲律宾通”，刚刚晋升中将的前田正实临危受命，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前文提到，十几年前，前田曾多次深入虎穴，对菲律宾群岛实施过多次实地考察，此举对未来的作战大有裨益。另外，原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中山源夫，本间在台湾的老部下牧达夫、中岛义雄，参谋本部作战课佐藤德太郎等人也先后来到台湾，加入第十四军的参谋队伍。

前田对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深感忧虑，他认为攻占马尼拉和在其附近平原地区围歼美菲军主力的目标自相矛盾，无法同时实现，美军主力不会滞留在马尼拉附近坐以待毙，而会前往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因此巴丹半岛才是未来作战的主战场。第十四军参谋部经慎重研究，向东京提出三个疑问：一、作战目标是占领马尼拉还是歼灭敌军主力，需进一步给予明确；二、如果目标是歼灭敌军主力，则决战地点很可能不在马尼拉附近，而在巴丹半岛，既占领马尼拉又在其附近歼灭敌军主力的目标恐难同时实现；三、如果在巴丹半岛歼灭敌军主力，第十四军现有兵力远远不够，至少也要和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方向的兵力相仿。

对第十四军参谋部提出的疑问，陆军参谋本部很快答复“重点是占领马尼拉”，大本营从大局出发，认为占领马尼拉即为菲律宾作战的结束。若敌军余部逃至巴丹或科雷希多，反而对己方有利，下一步采取“扫荡”战或“封锁”战进行“围剿”就可全部平定。

11 月 10 日，刚刚从台湾飞赴东京的本间，接参谋本部通知来到了杉山元总长办公室。当时，另外两个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今村均也在，只有负责缅甸作战的饭田祥二郎远在西贡未能及时赶回。

关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之前杉山已经和山下、今村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本间走进来，杉山打开了一张用铅笔勾绘的菲律宾作战地图，比画着

对他说："50 天之内，第十四军必须攻占马尼拉。"

本间立即打断了杉山："请等一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在摸清敌人的实力之前，是不是应该让我来估算一下占领马尼拉的时间呢？不清楚敌人的实力，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最后取胜需要 30 天还是 50 天。"

"这个你无须担心。前田中将将出任你的参谋长，最近参谋本部田村大佐对此也做了很多调查。"

"话虽如此，但前田中将对菲律宾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他担任大尉的时代吧。那时候与现在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杉山并未做声，面露不悦之色。

"第十四军兵力严重不足。在之前多次方案的制订中，用于菲律宾作战的至少有 3 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杉山终于动了火："这是参谋本部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困难的何止你一人？帝国现在是国难当头！"

"那么除了上述兵力，还能拨给我一些预备兵力吗？"

"不能！怎么？难道你拒绝接受大本营的命令？"杉山气不打一处来。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参加"南方作战"的 11 个师团是从各个战场挤出来的。饭田的第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名义上虽有 3 个师团，但大部分还是空头支票，要等第一期作战结束之后从其他战场抽调。此刻若非开战在即，杉山真想将胆小鬼本间就地免职。此时他一定想到了坐在一旁的山下奉文，给 4 个师团人家还主动退回来 1 个。同样是军司令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不，我不是不接受任务，只是觉得 50 天的期限没有充分依据。"虽然并不赞成日本对英、美开战，但作为职业军人，不参加"南方作战"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这也正是本间和山下的不同。山下属于鲁莽型武官，遇到问题会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作为文人型军人，本间一旦认为不可能，就会自动放弃。

看到局面尴尬，山下和今村也连忙劝解："总之，全力以赴吧，本间君。"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呀。"本间唯唯诺诺地应了下来，杉山依然是一脸怒色。

本间悻悻回到第十四军司令部，与前田一起商定了第十四军作战计划。

一、开战伊始，以台湾、帕劳为基地，以陆海军基地航空兵力对吕宋岛美国空军实行航空歼灭战。在此期间，以一部航空母舰兵力攻击棉兰老岛方面，策应上述航空歼灭战。

二、从12月10日至12日，以陆海军先遣部队占领并确保巴坦岛、阿帕里、维甘、拉奥、黎牙实比等各处机场，延长战斗机航程，并以上述机场为前进基地加强航空作战。之后尽快占领霍洛岛，切断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联系。估计击败美空军主力大致在开战后3日之内，歼灭其残余势力大致在开战后9至12日内。

三、12月23日前后，进攻部队第十四军主力第四十八师团在林加延湾登陆，第十六师团一部在拉蒙湾登陆，南北两路夹攻马尼拉。为了能使第四十八师团尽快投入荷属东印度作战，第二梯队第六十五旅团应尽早登上吕宋岛。与吕宋岛美菲军主力的决战预定在马尼拉周围地区展开，通过马尼拉市攻防战击溃敌野战部队，占领马尼拉预计在开战之后50天左右。

四、12月14日左右，以第十四军一部协助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十六军一部登陆棉兰老岛，占领菲律宾南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达沃。在推进航空基地的同时，彻底切断美军从珍珠港、澳大利亚等方向向菲律宾的增援。

开战临近，日军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底，预定占领吕宋岛北部岛屿的先遣部队已在马公和帕劳群岛集结完毕。12月1日，第十四军司令部从台北推进至高雄。同日，预定在拉蒙湾登陆的第十六师团主力抵达出发地奄美大岛。12月6日，预定在林加延湾登陆的第十四军主力已分三部集结于高雄、马公、基隆三地。仅用于运输上述兵员和装备的运输船就达120艘。

陆军第五飞行集团之前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接受训练，该部陆续于11月下旬出发，12月6日进驻台南的屏东、潮洲、佳冬等机场。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下属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已在台湾南部的航空基地准备就绪。

战斗机的航程较短，要为轰炸机的攻击护航，必须增加续航能力。第十一航空舰队想尽一切办法，竭力从飞机182加仑的总油量中挖掘潜力，将油耗从每小时35加仑降低到17加仑。最保险的办法是加装副油箱，待油料用完或者在投

入战斗前丢弃，保持飞机在战斗中的机动性。然而直到战争临近，战机缺乏的20毫米口径机枪弹和副油箱仍未送达。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少将为此寝食不安。

12月6日，所需的东西依然没有送达。急不可耐的大西紧急派出大型运输机返回日本，所需枪弹和副油箱终于在12月7日深夜运抵台湾。此时距离发动攻击只剩下几个小时。整整一个晚上，日本各攻击部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此前，已经有3支小型登陆部队离开了台湾岛。其中2支约2000人的部队朝向北吕宋，负责攻占维甘和阿帕里。最小那支部队只有490人，他们的目标是吕宋岛北面的巴坦岛。

那三个地方都有美国人修建的机场。

“珍珠港第二”

1941年12月8日凌晨3时4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美国远东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中将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了参谋长萨瑟兰略显不安的声音：“珍珠港遭遇袭击，损失不详。”麦克阿瑟顿时睡意全无，战争果真提前来了。放下电话，他顺手拿起母亲留下的那本《圣经》读了一两分钟，开始默默祈祷。

铃声再次响了起来，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华盛顿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准将。杰罗在电话里说：“珍珠港遭遇空袭！具体情况尚不知道，但日本人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珍珠港？那可是我们最强大的堡垒！”麦克阿瑟禁不住喊道。

“如果您那里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将是不会出人意料的。”

麦克阿瑟自信满满：“请告诉乔治，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麦克阿瑟错误地认为，珍珠港可谓是森严壁垒，日本人肯定在那里吃了苦头。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接电话的差不多时间，日军袭击珍珠港的行动已接近尾声，无数美国水兵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此时此刻，遭受重创的太平洋舰队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而他守住菲律宾的全部希望正是以太平洋舰队能够及时前来增援为前提的。他更加不会想到，此时日军突袭菲律宾的机群已经

在台湾南部机场蓄势待发，他守卫下的菲律宾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多多。

麦克阿瑟匆匆穿上军服，叫来了那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在黑夜中风驰电掣，很快就到了位于维多利亚大街一号的远东陆军司令部。路途中，麦克阿瑟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他认为正因为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他的菲律宾反而变得更加安全。这里与珍珠港相距甚远，日本人不具备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同时动手的魄力和能力。在美军高级将领中，尽管麦克阿瑟与日本人接触最早，也了解较多，但从内心里他还是不太看得起那些军衣肥大、裤管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的“日本鬼子”。正是基于这种错误判断，麦克阿瑟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对日本人可能发动的攻击缺乏足够的警惕，并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凌晨 4 时，当麦克阿瑟走进司令部时，司令部人员早已等在那里了。对于珍珠港传来的惊人消息，大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也并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只是干等着麦克阿瑟来主持大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表情肃穆的人员进进出出，平添了一种紧张严肃的气氛。日本人的进攻并不令人惊讶，但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们打击的首要目标为什么是珍珠港而不是近在咫尺的自己？

麦克阿瑟到达司令部的同时，哈特上将接到了值班军官克莱明顿中校打来的电话：“司令官，请您马上用一盆冷水洗洗脸吧，我将带给您一份重要的电报。”

哈特居住的马尼拉饭店距海军司令部只有 300 米，克莱明顿很快来到上将的房间，向哈特递上那封简洁却无比重要的电文：“珍珠港遭袭击，这不是演习。”哈特一言未发，沉思片刻之后，他拿起了一张便笺，用铅笔写下了传达战争已经爆发的命令，里边居然出现了一个错字。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海军司令部。

5 时 30 分，麦克阿瑟收到了陆军部的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五”计划，马上做好撤退到巴丹的各项准备。电报中既未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也未介绍珍珠港的损失情况。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此举纯属过度反应，战争才刚刚开始，现在就撤退到巴丹为时尚早，他不愿因此放弃自己精心策划的滩头防御计划。

12 月 8 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笼罩了台湾南部，天地之间一片混沌，10 米之外人影模糊。黎明时分，在棉兰老岛海域游弋的“龙骧”号航母放飞了一架侦察机，飞行员发来电报说“马尼拉地区能见度极低”，轰炸机难以找到攻击目标。这样的天气条件，以台南南方机场为基地的海军战机根本无法起飞，而

以屏东、佳冬、潮州机场为基地的第五飞行集团却在浓雾来临之前，仓促起飞了43架战机，朝着吕宋岛方向疾驰而去。

6时30分，在9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13架俯冲轰炸机率先攻击了停泊在南吕宋岛达沃港的美军水上飞机供应舰“威廉·普利斯顿”号。两架美军“卡塔琳娜”飞机遭到破坏，一名飞行员阵亡，但“威廉·普利斯顿”号却安然驶回港内。这些攻击机来自日军轻型航母“龙骧”号。

机场跑道上，第十一航空舰队的近400名飞行员早已各就各位，正等待着起飞攻击的命令。大雾毫无消散的迹象，如果强行起飞，势必酿成严重事故。由于所有飞机都已加油挂弹，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是日本海军的航空战专家。山本五十六卸任“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之后，接任的就是当时的塚原大佐。之后，塚原长期在航空本部及各个航空队任职。1939年10月3日在组织对重庆的轰炸时，塚原位于武汉的司令部遭到苏联援华航空队的突然袭击，当时任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的塚原被炸成重伤。为保住性命，塚原无奈截掉了左臂，因此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指挥官。他的同班同学，对航空战一窍不通的南云忠一才戏剧性地担任了第一航空舰队也就是航母舰队的司令官，精通航空战术的塚原只能屈尊到第十一航空舰队出任司令官。现在，南云在珍珠港马上就要开炸了，自己的飞机却待在地面上无法起飞，怎能不让塚原心急如焚？

“只有推迟攻击时间了。”仰望漫天大雾，塚原无奈地对身边的参谋长说。

“只有如此了。”大西边摇头边回答。

一脸沮丧的大西同样焦灼不安。根据之前的战术安排，此刻位于珍珠港北部海域的南云舰队即将展开突击，按道理，第十一航空舰队的攻击应该同时发起，但由于珍珠港和菲律宾存在5个小时时差，这里的攻击只能推迟，这已经是让人无比头疼的事情了。南云舰队的攻击一旦发起，消息第一时间就会传到菲律宾，经验丰富的麦克阿瑟和哈特绝不会坐以待毙。美国人一旦从睡梦中惊醒，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出其不意暗算的机会。

美军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两种。比如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迎头痛击那些贸然来犯的日军战机。这还不算可怕，塚原和大西都知道有为数不少的B-17“空中

堡垒”到了菲律宾，台湾南部的机场均处于其打击范围之内。美国人更可能采取的办法是早于或者和日本人同时发起进攻，那样决定胜负的关键就看谁能够抢先亮剑——高手巅峰对决，胜负往往取决于谁先出手的那一瞬间！日本人现在面临的窘境是，只能静静地停在那里等待对方亮剑。一旦一架美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扔下哪怕仅仅是一颗炸弹，所诱发的连环爆炸将使眼前这上百架战机难以逃脱全部被毁的悲惨命运。

此刻虽然还没有珍珠港方面的消息，但从时间推算，南云舰队的攻击应该开始了。此时传来了部分陆军战机已经仓促出动的消息，更使得大西如坐针毡。他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美军指挥官，就会立即派出 B-17 轰炸机率先发动攻击，相信美军中一定有和我同样想法的人。在这一大片携带炸弹的机群中只要投下一颗炸弹，整个基地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那些干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此刻与指挥官一样沮丧，个个提心吊胆地仰望着天空，唯恐美军的“空中堡垒”突然从云层中钻出来，将他们连人带机炸成碎片。预感到危机的大西满头大汗。但日本人的运气很好，灾难始终没有降临。

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本间，他在机场跑道旁焦急地来回踱步，望着漫天大雾连连摇头。此时已经有了马来亚的消息，哥打巴鲁有激烈战斗发生，山下奉文的主力部队在北大年、宋卡的登陆非常顺利，偏偏自己遇到了这样的鬼天气。如果不能出其不意率先摧毁美军的空中力量，随后一系列登陆作战都无法按计划进行。本间清楚，如果美军此时前来空袭台湾的机场，日军将遭受重创。

本间无法抑制烦躁的心情，严令作战参谋打电话问气象台大雾什么时候才能消散。鬼才能准确回答他的问题。那些参谋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默默祷告皇天保佑，赶快驱开云雾见青天。

不出大西所料，美军中真有一位和他想法暗合之人。离凌晨 4 时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布里尔顿少将接到萨瑟兰打来的电话。得知战争已经爆发，他立即下令所有飞行员进入战备状态——很多人都是参加头天的舞会刚回来不久。5 时整，布里尔顿离开了位于尼尔森机场的指挥所，急匆匆赶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

此时，布里尔顿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先发制人，立即出动仍滞留在克拉克机场的 18 架 B-17 攻击台湾——这可能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二

战最没出息指挥官”的布里尔顿一生中最具建设性的建议。到达维多利亚大街一号后，他迅速将想法告诉了参谋长。但萨瑟兰并未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擅自拒绝了布里尔顿的建议。萨瑟兰指出，陆军部在 11 月 27 日的战争警报中有明确指示，“不要先对日本人动手，千方百计诱使日本人先打第一枪”。很明显，这一指示到 12 月 8 日清晨早已失去实际意义，日本人在珍珠港倒真没有打第一枪，而是投下了无数的鱼雷和炸弹。

美军的飞机就这样静静地窝在机场上，等待着日军炸弹从头上掉下来。今天看来，假如布里尔顿袭击台湾的建议能够获准，很可能就此打乱日本人的进攻节奏，因为停在台湾南部的日机一直到 9 时 15 分才起飞。退一万步讲，至少那些飞机不至于停在跑道上白白挨炸。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攻守很可能移势。

布里尔顿的建议被否决，成了战后最具争议的一大话题。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他对那天早上布里尔顿的建议一无所知。“我是在几个月后的一则新闻电讯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向参谋长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肯定是很不明确和不成熟的。在司令部里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这个建议假如认真对待的话，当然应该向我本人提出，而布里尔顿没有在任何时候向我谈起过这件事。”此言是否可信，存疑。按麦克阿瑟的性格，他向来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错误只可能属于别人。但随后的一段话就能表明，即使能够及时得到布里尔顿的建议，他也会做出与萨瑟兰同样的决定。因为在麦克阿瑟看来，“战斗机的航程无法达到台湾，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小型轰炸机编队去袭击敌人戒备森严的机场，与自杀无异。日本人在那里已经营了 40 多年，军事上早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

7 时 15 分，回到尼尔森机场的布里尔顿接到了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阿诺德说，鉴于珍珠港的美军飞机大部分来不及升空就遭到打击，损失惨重，因此建议他尽可能让飞机升空，绝不能停在机场上重蹈珍珠港的覆辙。布里尔顿似乎传染上了萨瑟兰的麻痹症，在袭击台湾的建议遭拒后，他并未立即考虑将克拉克机场上的 B-17 转移到德尔蒙特机场去。他心里还指望麦克阿瑟能尽快批准他的计划，假如那样，把飞机转移过去再调回来岂不太费事啦？这些飞机或许马上就派上用场了呢！

9 时，马尼拉北面 140 公里处伊巴机场的一部雷达发现了一批不明国籍的飞

机，正朝着吕宋岛快速飞来。这一机群并非塚原的大机群，而是大雾来临之前强行起飞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的战机。这些飞机续航距离较短，没有能力攻击更靠南的克拉克机场。

接到报告的布里尔顿立即下令，出动36架P-40战斗机实施拦截，同时命令克拉克机场所有轰炸机立即升空，以免遭到突然打击。但日军轰炸机只对吕宋岛北部的碧瑶机场和图盖拉机场等少数目标进行了轰炸。风景秀丽的碧瑶是菲律宾著名的“夏都”，类似于咱们的北戴河或承德，奎松总统当时正在那里度假，空袭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由于吕宋岛北部同样有雾，日机轰炸效果并不理想，胡乱扔下炸弹后便匆匆离去。美军战斗机并未与日机遭遇，随后也就返回基地，而那些轰炸机仍在空中盲目地盘旋着。

初看上去，这批并未取得显赫战果的日机貌似给美国人提了个醒。但正是它们的贸然攻击，完全打乱了美军的节奏，最后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运气来了啥都挡不住！

9时，“龙骧”号航母的侦察机终于发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马尼拉上空出现断云，地面目标清晰可见”。恰在此时，气喘吁吁的气象长也跑过来向大西报告：“天气好转，雾散了！”他仰望天空，只见弥漫的大雾正缓缓移动，被遮住的太阳也穿过雾障发出刺眼的光芒，天助我也！

“太好了！出发吧！”

“连老天都在帮助我们！”

9时15分，随着塚原一声令下，起飞号吹响了。首先是零式战斗机以三机编队的方式起飞，迅速在机场上空形成警戒网。紧接着一架架轰炸机陆续升空。近200架战机迅速形成了两个编队。尾崎武夫、野中太郎指挥的陆上攻击机45架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新乡秀城中尉的43架战斗机负责护航。须田佳三、入佐俊家的陆上攻击机54架负责攻击伊巴机场，横山保的42架战斗机负责掩护。庞大的机群飞越波涛滚滚的大海，朝着吕宋岛北部呼啸而去。

碧瑶和图盖拉机场遭遇空袭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陆军司令部。早上6时12分，哈特上将也接到了达沃传来的消息，“威廉·普利斯顿”号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得知上述消息，布里尔顿再次给萨瑟兰打去电话，既然日本人已采取

了“公开行动”，现在有充分理由立即出动战机对台湾的日军机场进行空袭。布里尔顿还请示参谋长，准许他撤回仍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它们已耗费了不少燃油，必须重新加油挂弹。最后布里尔顿警告说：“如果克拉克机场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它了。”

布里尔顿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萨瑟兰只允许他派出3架轰炸机，对台湾南部机场执行侦察和照相任务。布里尔顿认为侦察行动十分必要，但如果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回不来，他打算下午就采取攻击行动。他还强调准备在晚上把德尔蒙特机场的17架轰炸机也调过来，在9日清晨对台湾南部机场发动攻击。不久，麦克阿瑟亲自给布里尔顿打来电话，同意在侦察机确认了目标的前提下，在下午晚些时候发起攻击。可惜这一决定做出得太晚了，此时日军的庞大机群已经朝着他们猛扑过来。

11时，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陆续返回了克拉克机场。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装上了照相设备，其余15架飞机也装上了45 ~ 136公斤的炸弹。一阵忙碌之后，饥肠辘辘的飞行员大都吃午饭去了，那些已加油挂弹的飞机则静静地排放在跑道上。这是这一天一系列错误中最大的一个，吕宋岛出现了一个类似珍珠港那样的警戒间隙。只不过一个在清晨，另一个在中午而已。唯一不同的是，珍珠港遭到的打击是突如其来的，而菲律宾已经事先得到了预警。

11时45分，伊巴机场的雷达屏上再次出现了大批目标，正排成前三角队形不断向吕宋岛靠近，那无疑是日本人的飞机。大惊失色的雷达兵立即给远东航空兵司令部空防警报处打去了电话。

空防警报处处长亚历山大·坎贝尔上校急忙向克拉克机场打电话，偏巧此时通信线路故障，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坎贝尔又改用电台呼叫，但报务员吃午饭去了。火冒三丈的坎贝尔命令所有电台一刻不停地呼叫克拉克机场。谢天谢地，一名值班上尉总算吃完了午饭，回到值班室拿起了听筒。这名军官在电话里答应立刻把上述情况报告基地司令或作战处军官，但为时已晚。

当日军机群逐渐临近机场时，本已做好冒死强攻准备的日军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克拉克机场上空平静得出奇，连一架飞机的影子都没有。再向下俯瞰，机场跑道上整齐摆满了美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情此景让日军飞行员感到不可思议。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后来回忆道："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遇到预想中向我们攻击的大批美军战斗机。相反当我们俯视机翼下方时，看到的却是一组组活靶子——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跑道上的 60 架敌轰炸机和战斗机。"由于战斗机速度快，坂井在克拉克基地附近巡航了大约 10 分钟，静候轰炸机群的到来。

此时美军毫无戒备，机场餐厅喇叭里传出了 KMZH 电台著名播音员唐·贝尔的声音："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日军飞机此时正在轰炸菲律宾克拉克机场。"

贝尔的播报瞬间引起哄堂大笑，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大笑着说："贝尔简直是神经错乱，他把今天当愚人节了吧。"之前已经有了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但没几个人真正相信，很多人认为那是长官编造的谎言，以使大家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名飞行员顺手捡起一个空啤酒瓶抛向空中，瓶子落地时发出一声脆响。"哈哈，轰炸开始了！"简直乌鸦嘴！

12 时 45 分，克拉克机场上空日军战机的轰鸣声和防空警报几乎同时响起。机场不远处，第二〇〇海岸炮兵团的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队员，也正围着 37 毫米和 76 毫米高射炮在吃午饭。忽听有人高喊了一声："海军来了！"中士德韦恩·戴维斯连忙拿起连队的公用相机准备拍照。

在机场附近宿营的美军第一九二坦克营的官兵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在执行任务。机群不断接近，坦克手一点儿都不慌乱，不少人朝空中的飞机频频招手。

一名美军士兵感到奇怪，大声问道："他们为什么投锡箔？"

"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终于有人醒过神了。

刹那间，日军 54 架轰炸机在 35 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钻出云层，开始对机场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美机进行投弹，一串串黑灰色的炸弹呼啸而下。

凄厉的警报划破长空，机场所有人都清醒过来，机组人员慌忙奔向自己的飞机，防空炮手匆忙奔向自己的阵地，有些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头顶上敌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嗒嗒嗒地喷出火舌，炸弹在地面炸起一团团火球。

美军大部分飞机根本来不及起飞。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那些停放的飞机瞬间爆炸起火，跑道上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由于之前已加油挂弹，诱发的连环爆炸惊天动地，几乎所有美机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由于极少有美军战

斗机升空，大部分无所事事的日军战斗机开始到处追逐四散奔逃的人，用机枪向他们疯狂扫射。克拉克机场一片狼藉。

危急之中，乔·穆尔中尉快步向他的P-40战斗机奔去，有6名飞行员紧随其后。他把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后立刻起飞，旋即猛抬机首爬上高空，另外2架飞机也起飞了，但后面4架飞机被炸毁在跑道上。

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B-17也试图起飞，但最终未能如愿。包括穆尔中尉在内，只有4架美军战斗机升到空中。他们迅速遭到日军战斗机的围攻，根本无力阻挡蝗虫一般的日军轰炸机从容不迫地对机场进行轰炸。

刚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4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意犹未尽，赶来助兴。曳光弹点燃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坂井三郎用机关炮击中了跑道上的两架B-17，接着捕获返航前最后一个猎物。一架升空的美军P-40战斗机进入他的视线，坂井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射向美军飞行员的座舱罩，轰的一声爆炸。坂井回忆，这架美机先是摇摆了一下，接着一头栽向地面。

美军地面防空火炮进行了反击。那些国民警卫队员还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此前训练，他们射击的不是扫把木箱，就是木制模型机。令人郁闷的是，由于未能装备新型高射炮弹，高射炮射程压根儿够不着日军飞机，炮弹在日机下方600～1200米的距离纷纷爆炸，仿佛在为日机的攻击助兴。见此情形，日机彻底没了压力，轰炸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国民警卫队员尽管根本打不着目标，但能朝着真正的飞机开火，噼里啪啦，也怪热闹，他们甚至莫名地感到兴奋。

第三战斗机中队的12架美军战斗机之前在中国南海上空巡逻，因燃油即将耗尽，准备返航到伊巴机场降落，迎面遇上了日军的54架轰炸机和50架战斗机，随后发生的缠斗使双方各损失2架飞机。趁此机会，日军轰炸机成功轰炸了伊巴机场，炸毁了雷达站、机场跑道、营房、仓库和通信站等设施。

美军那两个坦克营都刚刚组建，士兵大都是从国民警卫队中抽调的新人。匆忙到达战场的他们还未进行过新式坦克的作战训练，以至有些人登上坦克也找不到放炮弹的地方。日军空袭时，他们只能用坦克上的重机枪进行还击。第一九二坦克营B连的巴道斯基成功打下了一架战斗机。

攻击一直持续到13时17分，丢完了炸弹的日本人才意犹未尽地飞走。这里

堪称“珍珠港第二”，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燃烧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知道，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遭遇了致命打击。日军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克拉克机场和伊巴机场摧毁美军 B-17 轰炸机 18 架、P-40 战斗机 55 架及其他飞机 26 架。由于飞行员大多不在飞机上，空袭只造成 80 人丧生、150 人受伤。只有撤退到德尔蒙特机场的 17 架“飞行堡垒”得以幸存。

日军仅仅付出 7 架战斗机的微弱代价，就成功摧毁麦克阿瑟空中力量的三分之二，初步赢得了菲律宾上空的制空权。克拉克机场遭袭距珍珠港被炸足足有 10 个小时——这就是被称为二战名将的麦克阿瑟干出的糗事儿！

就在日军炸弹在克拉克机场爆响的同时，麦克阿瑟收到了霍华德·布朗中尉送来的一份截获并破译的日军电报，上边说“日本现在实际上已与美国和英国开战”。对此，萨瑟兰不无讽刺地说：“很有意思，真是及时！”尽管他的话与肖特的话有几分类似，之前菲律宾无疑是得到过预警的。

盟军在远东有三支战略打击力量，分别是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菲律宾的航空力量和新加坡的“Z 舰队”。开战尚不到 24 个小时，前两支力量已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三去其二，剩下的“Z 舰队”也变得独力难支，仅仅两天后就在日军的攻击下沉入了海底。

高射炮手停止了无谓的射击，天空突然间没有什么可射击的了，突如其来的宁静使人愕然。高射炮班班长德伍德·布鲁克斯茫然地走向停机坪，面前的情景真真切切地说明战争真的来了，看来长官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和断肢残臂，他看见他的好友——一个 19 岁的波兰小伙子，倒在壕沟里，一颗炸弹把他炸得像破了的气球，看上去简直跟透明一样。一些人惊恐地从战壕里爬出来，许多伤员发出痛苦的呻吟。

下午，布里尔顿再次接到阿诺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得知两大机场遭遇突袭、战机大部被毁的噩耗，平时被大家戏称为“快乐的阿诺德”的他，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了。一贯儒雅的他严厉地斥责布里尔顿：“活见鬼！你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军指挥官，怎么会在接到那么多警报之后，还被炸得措手不及？”

对此，华盛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将领说：“如果在遭到袭击时我的飞机还在地面上，我就再也没脸正眼看我的那些同伴。”在马尼拉，空军领航员

埃德加·惠特科姆中尉说得更加坦率："我们的将军犯了军人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让自己在未曾料到的情况下挨了打。"

挨了臭骂的布里尔顿异常沮丧，因为面前这一悲惨场景并不完全由他造成。他立即驱车来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强烈要求面见麦克阿瑟本人。他将阿诺德的话向麦克阿瑟做了详细汇报，希望他能帮自己说明事实。"别着急，刘易斯，"麦克阿瑟似乎比阿诺德还要愤怒，"继续回去打你的仗吧。"

麦克阿瑟立即给阿诺德拍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为属下的行为辩护："在有限的工具和时间内，远东航空队采取了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他们的损失纯属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所致，没有一项损失能归咎于他们本身的疏忽大意。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他们的勇敢精神十分突出，做事效率也很高。与他们相比，敌人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你应该为他们的行动感到骄傲。"这番话说得阿诺德哭笑不得，难道真要全军覆没才不值得骄傲？

1943 年，美国国内对布里尔顿的质疑之声再次响起。为此，麦克阿瑟依然站出来为他辩护："布里尔顿在菲律宾仅有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除教练机和破旧不堪的飞机外，只有 35 架轰炸机和 107 架战斗机。机场的缺乏给他们造成了极大困难。我们有许多飞机是在着陆加油或进行必要的保养时被摧毁在地面上的，但都不是疏忽大意所致。"

虽然口头上赞誉有加，但麦克阿瑟本人就说过很多中伤布里尔顿的话。他曾告诉身边的人员，布里尔顿和他的参谋长布雷迪上校都是"妄自尊大、装模作样的傻瓜"，要尽快将他们踢出菲律宾。要知道，当初阿诺德给了三个候选人，是麦克阿瑟亲自挑中的布里尔顿。

麦克阿瑟的言行或许有作为上司庇护部属的一面，但更可能是为自己开脱，他担心对布里尔顿的指责最终会牵连他。很显然，如果真正深究的话，不仅萨瑟兰，连他本人也难脱干系。战争爆发第一天，空军是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但他竟然未能及时与布里尔顿取得联系，而是授权萨瑟兰去处理空军的事情，这是严重失职的行为。如果麦克阿瑟像金梅尔和肖特那样很快被免职并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这些很可能成为他渎职的罪状。但麦克阿瑟无疑是幸运的，他在随后的战斗中出色地领导了美菲军的抵抗，使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国会并未像

对待珍珠港事件那样去调查菲律宾的惨败。因祸得福的老麦最后竟然成了英雄。

抛开上述因素，日本人的运气的确很好。那天，日军陆海军飞机本应同时发起攻击的，只是海军飞机因为浓雾未能飞起来，而陆军飞机的攻击导致美机起飞升空，恰恰又在海军飞机抵达时返回陆地，麦克阿瑟等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按照日军原来的计划，美国远东空军绝不会败得那么惨。

参加攻击的日机胜利返航，飞行员既兴奋又大惑不解。着陆之后，他们一爬出机舱就互相发问："敌人到底怎么啦？看上去好像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

最兴奋的当属一向板着脸的参谋长大西，他迅疾下令向"长门"号上的山本司令官报告："我部对菲律宾的空袭取得巨大成功！"

美军残余战机不得不举家南迁。由于日军摧毁了伊巴机场的防空预警雷达，接下来只有飞机和地面观察才能提供有效的防空预警。战机南迁限制了用于海上搜索的B-17的数量，现在只有巡逻机和潜艇才能及时发现敌军的登陆船队了。

12月9日黎明，马尼拉遭遇了第一次空袭，出现了一些平民伤亡。从这天开始，日军对菲律宾首都的空袭从未间断，即使在麦克阿瑟已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后，空袭也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该城。

从1571年开始，马尼拉一直是菲律宾首都，当时人口约200万，是亚洲颇负盛名的国际性都市。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城市完全失去了先前的节奏，能够离开的人溜之大吉，无法离开工作岗位的人也纷纷安排家人到乡下避难。马尼拉人口密度很高，部分街区每平方公里达到数万人，一些贫民区甚至更多。日军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大规模空袭引发的巨大恐慌和混乱均在他们预料之中。

马尼拉也有些许防空火力，因为高射炮射程不够，面对日军轰炸，守军只能徒劳地反击，吓唬敌人给自己壮胆。少数鲁莽的日军飞行员冒险进行超低空轰炸时才可能被击落。每到此时，那些马尼拉居民，不论菲律宾人、华人，还是欧洲人，都会朝坠落的日机鼓掌欢呼。虽然轰炸带来了恐慌，但马尼拉并未停止运转，政府机关仍在办公，商店照常营业，影剧院依然开放，近郊农民照样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交易。音乐大厅里，马尼拉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如期进行。广播电台也未停播，居民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各种音乐和稍显夸大的战争新闻。

12月9日，天空出现了难得的宁静，让美国人得到喘息机会的仍是大雾。

只有零星日机飞抵菲律宾上空，除马尼拉遭到零星轰炸，当天夜里还有7架飞机对吕宋岛北部的尼克鲁斯机场投下了一些炸弹。美国人可以借机整理一下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机场，收殓那些在战争第一天就失去生命的死难者。

开战之前，哈特上将已经下令将亚洲舰队主力撤退到吕宋岛南部海域，马尼拉湾只留下了少许水面舰只和大部分潜艇，支援陆军抗击日军登陆的任务。按事先拟订的作战计划，战争一旦爆发，三分之一的潜艇将去攻击台湾、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岛等地的日军基地，三分之一在吕宋岛周围海域巡逻，剩下三分之一留作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约翰·威克斯少将是个缺乏组织能力、指挥艺术和工作热情的人，和哈特一样战意不足。他要求艇长们务必小心谨慎，在战斗中尽可能节约使用鱼雷，那些对战争感到恐惧的艇长接到命令后更是疑虑重重，干起活来更加缩手缩脚。

9日晚些时候，远东空军的详细损失传到了海军司令部。悲观的哈特上将意识到，利用潜艇支援陆军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已经破产，布里尔顿的空军不再可能为海军提供有效保护。当天夜晚，他下令两艘新式潜艇支援舰驶离甲米地向南逃逸，只留下旧式的“卡诺帕斯”号去敷衍陆军。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2月10日正午，就在日海军航空兵狂虐大英帝国“Z舰队”的差不多时间，同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大举出动，他们的目标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甲米地。

听到副官赫夫中校大声叫喊“日本飞机正向马尼拉湾飞来”的麦克阿瑟走出了办公室，他双手叉腰，目送大队日机越过头顶绝尘而去。

布里尔顿立即下令20架P-40战斗机和15架P-35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可面对日军81架轰炸机和52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集群，美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战术上均处绝对劣势。高射炮像两天前一样，除了增加点儿声响，毫无作用。日军战斗机冲上去与美军缠斗，轰炸机在几乎毫无妨碍的情况下对甲米地实施了一轮接一轮的狂轰滥炸。炸弹雨点般落下，军港内掀起一股股冲天巨浪，基地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轰炸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大火蔓延到弹药

库，引爆了潜艇部队的233条超级磁性雷管鱼雷，进而诱发了连环大爆炸，那可怕的场景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动山摇。抗击日本入侵船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潜艇身上，现在没了鱼雷，那些潜艇就成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几乎毫无用处。这预示麦克阿瑟的近海防御计划已彻底泡汤。

偏偏此时海上刮起了大风，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美军所有消防作业均无济于事，只能眼巴巴看着加维特造船所、修理工厂、仓库、广播电台、医院、海军陆战队营舍等设施悉数化为灰烬。大火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满脸油污，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他之前参加了救助伤者——查看了海军造船所。随后他向哈特报告，基地已完全无法使用。值得庆幸的是，日军战机忙于攻击军事目标，停泊于马尼拉湾内的40艘商船得以幸免。

琼和3岁的小阿瑟此时正站在马尼拉饭店顶楼的平台上，目睹了不远处那可怕的一幕，惊恐万状的琼抱起小阿瑟躲进了卧室。

在距离基地仅仅600米的火星人大厦楼顶上，哈特上将亲自观摩了这场惊天浩劫。爆炸气浪冲得瘦小的上将甚至站不稳身子，巨大的损失让他悲痛欲绝，他竭力控制才未哭出声来。上将喃喃自语："我们的潜艇，我们的秘密武器……"之后在发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哈特说："烈火从一边烧向另一边，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甲米地港口的三分之一区域被熊熊大火吞没。"

日军飞机还轰炸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另有18架战斗机袭击了尼科尔斯。在德尔卡门，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摧毁了12架P-35，导致6架受损。远东航空队的战斗机已所剩无几，大约只剩下30架P-40和一些老式的P-35、P-26。为了不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布里尔顿下令空军不再主动起飞战斗，只作为一般侦察使用，等于拱手让出了制空权。

超过500人在空袭中丧生，当晚，那些幸存者被集合到附近的学校避难。哈特上将痛心疾首，他的基地被彻底摧毁，还有2艘潜艇被炸毁，其中包括新式潜艇"海狮"号，其他5艘潜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当晚，哈特下令撤走剩下的2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艇，把岛屿海防任务交给剩下的2艘潜艇和5艘巡逻艇，潜艇作战计划被完全放弃。哈特带着残余舰只仓皇南逃到荷属东印度。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其中大部分将在后来的爪哇海

战中战沉。

随着战机的不断消耗，麦克阿瑟只好命令布里尔顿将残余轰炸机全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到12月25日，布里尔顿也带着最后4架轰炸机离开了菲律宾。

本间的第一板斧砍掉了布里尔顿的空军，第二板斧又将哈特的海军斩落马下，麦克阿瑟瞬间痛失左膀右臂。开战仅仅三天，美军已基本丧失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现在本间的第三板斧——多点登陆——马上就砍下来了，麦克阿瑟能撑得住吗？

此时太平洋舰队遭遇重创的消息已经传到马尼拉，麦克阿瑟知晓短时间里无法指望来自夏威夷的增援。菲律宾距本土太远，即使国内能够派出增援力量，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菲律宾。那些增援更可能被派往珍珠港，对华盛顿来说，那里比菲律宾更重要。

12月10日，突发奇想的麦克阿瑟给马歇尔发去一封告急电报："紧急——机密：敌人在从新加坡到菲律宾及以东战场投入了空军和海军主力，从而使它在日本本土的防御呈现虚弱状态。此间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参战是日本人最害怕的。现在存在最有利的机会，从北方直接攻击日本将不仅给其以重大的惩罚，还将立即解除日本人向南方推进的压力，也将破坏他们大量无遮掩的石油供应。在敌人从事过分扩大的最初空军行动的同时，目前存在着一举成功的绝妙机会。"

麦克阿瑟能想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肯定也能想到。丘吉尔从伦敦动身出访华盛顿之前，已派出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出访莫斯科，力争苏联人的支持。可惜斯大林对从北方进攻日本不感兴趣，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德军虽然铩羽在莫斯科城下，但欧洲战局依然危急，他目前必须集中精力去对付德国人。

虽然仗打得无比窝囊，但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毕竟地面战还未打响。11日，从林加延湾前线传回了好消息。据说，头天晚上，美菲军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菲律宾陆军第二十一师击溃了日军一次大规模的登陆行动，敌人大部分舰艇被击沉，海滩上到处都是被击毙日军的尸体。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迅速赶到了林加延湾，他连一具日军尸体都未发现，只看到许多菲律宾士兵懒洋洋地躺在武器旁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美国少校告诉他，在阿格诺河口的确曾出现一条身份不明的船，那

无疑是日本人。于是这一带的所有枪炮，从小口径手枪到155毫米炮全都开了火。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很快就狼狈逃窜了。

还真别说，那艘船——实际上仅仅是一艘汽艇——确实是日本人的，它的任务是前来侦察美菲军在这里的布防情况。美国人浪费了不少炮弹，但日本人的汽艇毫发无损。艇上的日军跑回去向本间报告说，预定11天后举行的大规模登陆行动，登陆地点最好选在林加延湾北端，那里敌人的海防部队很少。

尽管前线取得的大捷纯属子虚乌有，但为了鼓舞士气，麦克阿瑟的首席新闻官雷格兰德·迪勒少校还是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像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份公报。迪勒如身临其境般向记者描述了前线将士粉碎敌军登陆的精彩经过。

就在其他记者忙着向报纸或杂志发回胜利消息的同时，迈登斯一把抓住了迪勒："少校，林加延湾我刚刚去过，那儿根本就没有打仗。"

迪勒指指公报，无可奈何地说："这里的确是那样说的。"

"林加延湾之战"的报道使美国人感到了宽慰和自豪。《纽约时报》在周日的通栏标题里写着："日军在吕宋西部被歼：林加延湾失而复得，战斗惊心动魄！"合众社说得更加悬乎："林加延湾激战三天，击沉敌舰154艘，敌军没有一个能活着上岸的，真乃奇迹中的奇迹。"这吹牛水平几乎要赶上日本人了，日军参加菲律宾战役的所有舰艇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

林加延湾胜利公报发布的第二天上午，报纸再次发表了取得第二次胜利的捷报：科林·凯利上尉袭击敌战列舰"榛名"号成功，使该舰丧失了作战能力。凯利驾驶的一架B-17轰炸机在吕宋岛北海岸附近海面发现了一艘大型军舰，迈耶·莱文下士投下了3颗270公斤炸弹，有2颗偏了，1颗准确击中了烟囱。待浓烟消散后，B-17的机组人员肯定"该舰已受了致命伤"。

在返回克拉克机场途中，凯利的飞机遭到了坂井三郎战斗机的攻击。"空中堡垒"中弹起火，子弹打穿了装满燃油的机翼。危难关头，凯利果断下令机组人员跳伞。当他还在飞机上时，它就爆炸了。凯利为战友牺牲了自己，成为美国太平洋战争中第一位超级英雄，他随后被追授了十字勋章。

麦克阿瑟亲自出席了凯利机组的授勋仪式。"我非常荣幸地将这些勋章戴在你们胸前，"他对这些年轻人说，"在人们眼中，它们永远是奉献、刚毅和勇气的

象征。你们就是这样为祖国而战。科林·凯利上尉不在这里，我深表悲痛。我不知道凯利上尉生之伟大，但我了解他死得光荣。他死得无怨无悔，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上帝把他迎进了天国，他是一名不辱使命的勇敢士兵。”

不管凯利击中的是什么船，但可以肯定绝不是“榛名”号。这艘日军战列舰此刻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暹罗湾内，近藤信竹还在为它未能手刃“威尔士亲王”号而耿耿于怀呢。

当时菲律宾海域没有日军任何战列舰，据后来资料显示，那个地区也没有任何日军舰只被炸沉或遭到损坏。但消息越传越离谱，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凯利驾机冲向敌舰烟囱，与之同归于尽，后来他被赞比日本神风特攻队员还要勇敢。

即使已经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但美国人依然看不起日本人。美联社驻马尼拉记者克拉克·李发回的报道使美国民众对菲律宾战局产生了盲目自信。李在报道中大肆嘲笑日本人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质量：“日本陆军是一支由15～18岁少年组成的队伍，军容不整，缺乏训练，装备的只有小口径步枪，他们完全是被死亡逼上前线的。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子弹简直连人都打不死，在陆上他们根本不行。”他援引美军一位骑兵上校的话说：“有三次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直到他们来了坦克和飞机我们才打输。等到我们的坦克和飞机投入战斗，我们就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他们几乎不会打枪，有人打5000发才中1发。”

老百姓还好忽悠，但作为老资格军人的麦克阿瑟非常清楚，那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宣传的需要而已。很多年前，潘兴上将就曾告诉他：“智慧、爱国，能吃粗食，对正统权威的顺从与天生的尊敬，这些对取得胜利都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如果再加上强壮的体力、对自然和体育运动的爱好、现代的组织、武器装备和精心的军事训练，那么这样一支军队的质量之优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军队身上都可以找到。”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出奇的活力，有人看到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的人照样能走，而且在该高兴的时候照样能高兴地跳，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受伤后的紧张程度要小得多”。

这些话麦克阿瑟都非常相信，之前他曾多次访问日本，这些描述和他的看法基本一致。现在那些不要命的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菲律宾即将迎来日军的多点登陆！

防不胜防

早在12月7日黄昏，日军第一支登陆部队——由490名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已在吕宋岛以北193公里的巴坦岛悄然登陆，迅速抢占了岛上的简易机场。随后分兵占领建有水上飞机基地的甘米银岛。这里距吕宋岛北岸仅仅56公里。

12月7日16时30分，日军第二支登陆部队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登船，开始向吕宋岛北岸进发。这支约2000人的部队隶属于第四十八师团，因指挥官是台湾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田中透，因此被称为田中支队。为田中护航的是原显三郎指挥的海军第一急袭队。就在日军袭击甲米地的12月10日，田中支队顺利抵达吕宋岛北端卡拉扬河入海口的阿帕里港。

海上航程平安无事的田中支队登陆时遇到了麻烦。两个中队顺利登陆之后，天气突然趋向恶劣，惊天巨浪导致登陆艇无法靠岸。田中只好将主力的登陆点转向了32公里外的堪萨加。登陆行动很快被美军发现，几架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迅速赶来，对田中支队和护航的舰船发起了攻击。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左舷被炸成重伤，舰上7人死亡，6人受伤。原显三郎登上“长月”号驱逐舰继续指挥作战。另一艘驱逐舰“春风”号和一艘扫雷艇也被炸伤。尽管如此，田中支队还是冒死登上了陆地。11日中午，田中支队主力顺利占领了阿帕里机场。由于机场设施较差，在后来的战斗中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完成护航的海军舰队于13日17时带着累累的伤痕返航。

10日当天，驻守阿帕里的阿尔文·哈德利中尉接到命令，带领菲律宾连前去驱逐先前登陆的两个日军中队。哈德利非常清楚，手下这些不堪一击的菲律宾士兵对上两个精锐的日军中队无异于送死。他一枪未发，带着队伍迅速溜号。

12月7日18时，日军第三支登陆部队——由台湾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菅野善吉率领的官兵约2000人，在西村祥治指挥的海军第二急袭队护航下从马公出发。10日凌晨1时45分，船队抵达吕宋岛西北海岸维甘港外海。菅野遇到了和田中类似的麻烦，巨大的风浪使他们将登陆点南移了6公里。5时30分，

日军登陆开始。10时30分，登陆第一梯队向维甘进发，迅速占领机场。

菅野支队的登陆行动同样很快被美军发现。5架B-17和1个P-40战斗机中队立即前往攻击。“大井川丸”号、“高雄”号两艘运输船被击沉，西村的旗舰轻巡洋舰“那珂”号、驱逐舰“村雨”号和1艘扫雷艇被击伤。美军飞机显然来晚了，之前陆军部队已经登陆，美机炸沉的几乎是空船。菅野支队成功登陆后，西村舰队迅速掉头返航。

11日清晨，日军第五飞行集团第二十四飞行战队的18架战斗机已经进驻菅野支队刚刚占领的维甘机场，成功实现了陆军航空基地的前移。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中佐随同菅野支队一起登陆，立即在维甘设立了先遣情报所。

14日，第十四军参谋长前田正实亲自飞抵阿帕里，命令田中、菅野两支队合二为一，由田中统一指挥，向林加延湾方向攻击前进，策应第十四军主力的登陆行动。21日，扩大后的田中支队抵达吕宋岛北部军事重镇圣费尔南多以北12公里的巴克达诺，准备在军主力登陆时向圣费尔南多发起进攻，其间美菲军的零星阻击并未给日军带来多少麻烦。

对于北部小股日军的登陆行动，麦克阿瑟采取的对策是暂时按兵不动。如果派出北吕宋主力前去驱赶北岸登陆的日军，一旦日军主力在南边登陆，增援部队的退路将被完全切断。麦克阿瑟判断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在林加延湾一带，那里漫长而平坦的海滩非常适宜登陆。为了迟滞北路日军的快速推进，温赖特征集了吕宋北部山区矿业公司的炸药，炸毁了通往南部道路上的所有桥梁和水上码头。

菲律宾可供登陆的地点实在太多，美军防不胜防。就在北吕宋遭到侵袭的同时，日军第四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的2500人在步兵指挥官木村直树率领下，将在南吕宋黎牙实比进行登陆。除了久保九次的海军第四急袭队，高木武雄麾下的海军南菲律宾支援舰队也前来护航。这里距离台湾太远，第十一航空舰队的陆基飞机无法提供有效支援，高木舰队中出现了久违的轻型航母“龙骧”号。高木舰队中还有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妙高”号，轻巡洋舰“神通”号以及7艘驱逐舰和2艘布雷舰。强大的高木舰队醉翁之意不在登陆支援，而在封锁吕宋岛南部海域，阻止美军向岛上运送增援兵力和物资。

12日凌晨2时45分，木村支队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成功登陆黎牙实比，当

时距离他们最近的美菲军也在240公里之外。

日军先锋部队迅速控制了火车站，他们逼迫站长打电话给陆军司令部，紧急调来一趟开往马尼拉的列车。站长在枪口威胁下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司令部人员说："下一班火车要到下周日才有。"

旁边一名参谋机敏地听出了问题。火车站站长应该比谁都清楚下次列车的发车时间。明知故问有两种可能：一是喝多了头晕；二是可能受到了胁迫，那些话是被迫说的。司令部马上派出侦察机飞临黎牙实比。事实果真如此。

15时30分，美军派出10架飞机对登陆南吕宋的日军实施攻击。这回他们遇见了硬茬儿，"龙骧"号航母立即起飞舰载机前往迎击，美军的攻击无果而终。

12月14日，5架B-17再次来袭。这次更惨，其中4架被"龙骧"号的零式战斗机打成重伤迫降，只有1架平安回到了德尔蒙特。情急之下，南吕宋集团只好派出阿尔伯特·琼斯准将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快速南下，通过破坏道路和桥梁的蹩脚战术迟滞日军的快速挺进。从登陆后第五天开始，木村支队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在毕考尔半岛北部只有11公里的最狭窄处，两军开始了正面交火。22日，美菲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甚至逼得日军先头部队后撤了十几公里，但只能让日军放缓进军步伐，对整个战局没有影响。

对于南部突然出现的日军，麦克阿瑟仍未采取大的动作。他向迷惑不解的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带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就是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前面这些不过是小喽啰，他在等待日军主力的出现。情报官威洛比上校预测，敌军主力的登陆行动将在12月28日左右展开。

吕宋岛危机四伏，南面的棉兰老岛也未能幸免，那里一下子来了两支登陆部队。第一支部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的坂口支队以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他们不属于本间的第十四军，而是第十六军今村均的部队。第二支部队由第三十三步兵联队副联队长三浦俊雄中佐指挥，以该联队第一大队和两个工兵小队组成。两支队伍共计5000余人从帕劳出发，在田中赖三第五急袭队护航下，于12月20日凌晨4时在棉兰老岛的达沃港登陆。当地3500名守军迅速被日军击溃。当天15时，达沃市和机场均落入日军之手。

达沃是菲律宾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侨在菲律宾最大的居住地，共有23000人之多。这些侨民为登陆部队提供了大量帮助。攻击前，日军空投了大量传单，提醒当地居民不准伤害日本人，一张传单上这样写着：

> 致达沃市的菲律宾人：日本部队已经登陆，他们是来解放你们和你们在菲律宾的同胞的。日本不是对菲律宾而是对美国开战，所以不要和美国人合作，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但是你们如果用任何方式伤害了本地的日本人，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日军占领达沃可谓一石六鸟。第一，美军在此有一个简易的海军基地，此举可以彻底解除他们对达沃以东500公里帕劳基地的威胁。第二，掩护黎牙实比日军登陆部队的侧翼。第三，牵制位于棉兰老岛的美菲军对吕宋岛的可能增援。第四，切断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第五点，这里将成为第十六军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最佳的前进基地。后文将提到，日军进攻荷属东印度三路部队中的东、中两路都是以达沃为集结地的。

除留下三浦支队固守达沃，坂口支队连同海军陆战队一部于22日再次出发，于1941年平安夜登陆霍洛岛，击溃了守军的零星抵抗后完全占领该岛。第十六军获得了进攻荷属东印度的垫脚石。

占领达沃日军打下的最后一只鸟是，整个吕宋岛连同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全部进入日军战机的打击范围。19日，日军4架轰炸机袭击了德尔蒙特机场，导致3架美机受损。美军大部分轰炸机被迫撤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只留部分战斗机与敌周旋。从此，从达尔文起飞的B-17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支援美军在棉兰老岛和吕宋岛上的作战。

刹那间，菲律宾群岛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各个方向都出现了敌人的身影。司令部里，参谋们迅速在地图上标出多支日军的登陆位置和前进方向。除坂口支队，标示其余几支部队进攻方向的红色箭头统统指向同一个地点——马尼拉。

到底哪一路才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参谋们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唯有经验老道的麦克阿瑟静若冰封。在他眼里，上述几路小股日军不过是投石问路，为

即将到来的主力采取牵制性行动。因此，除了同样派出小股部队与敌周旋，麦克阿瑟下令美菲军主力按兵不动，以静制动。

虽然已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但麦克阿瑟依然不愿放弃他那海市蜃楼般的滩头防御计划。此刻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固执地认为华盛顿很快将对菲律宾派出大规模增援。麦克阿瑟不知道太平洋舰队已今非昔比，别说来增援更远的菲律宾，连珍珠港的前哨阵地威克岛都保不住。关岛、威克岛的相继失守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美军一旦对菲律宾实施增援，就必须向南绕更远的路。

战争突然打响让华盛顿始料未及，不过那支由“彭萨科拉”号重巡洋舰护航的船队还是按计划出发了。12 月 13 日，在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船队继续向菲律宾挺进。但 22 日到达布里斯班后，船队接到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他原本就对援助菲律宾不感兴趣——的命令：就地卸载，所有人员物资用于保卫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这就意味着海军已经不能完成“彩虹五”计划赋予他们维持海上补给线的任务，当然更谈不上与日军舰队决战了。海军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守住珍珠港。

马歇尔也承认，海空权尽失使得增援部队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只好认可海军的做法。对此，麦克阿瑟提出了严正抗议。但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空军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并允许布里尔顿把残存的战机撤往澳大利亚。

在菲律宾唱主角的主要是陆军。虽然局势异常险恶，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还不愿轻易承认美军在菲律宾的失败，他们一起向曾经在菲律宾待过多年，刚刚就任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一问题。老史和老马都希望小艾说“是的，菲律宾不能被轻易放弃”，但艾森豪威尔在冷静分析后回答：“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那么在少量援助下，菲律宾可能守不了几个月。”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挽救他们！”马歇尔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知道海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珍珠港事件造成的损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深的在于精神层面。海军中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或惶恐不安，或萎靡不振。他们既要援救威克岛，又要守卫夏威夷和西海岸，根本无力打破日军对菲律宾的封锁，守住那里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竭尽全力向菲律宾提供援助，他们动用了 1000 万美元

组织船队和人员偷越日军封锁线，将有限的物资从澳大利亚运往菲律宾。马歇尔还命令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设法把战斗机派往菲律宾。遗憾的是，当人们把运到布里斯班的飞机零件进行组装时，发现飞机翼部火炮装置的主要部件磁性线圈不见了，这些费好大劲儿才运去的飞机成了一堆堆无用的废铁，可见仓促投入战争的美国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12月21日傍晚，在林加延湾海域巡逻的“红鱼”号潜艇从潜望镜里发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缕黑烟，铺天盖地，竟有30多公里长，正向林加延湾不断逼近。这是第六支，也是本间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76艘运兵船装载着第十四军军部，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第四十七步兵联队，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以及炮兵、工兵、侦察、运输、第五飞行集团地勤部队等，总人数43110人。为主力部队提供海空掩护的，除了高桥亲自率领的第三舰队的40多艘舰艇，还有塚原和小畑派出的大批陆海军战机。连近藤都从海军南方主力部队中调派部分舰只前来参与护航。

惊慌失措的“红鱼”号艇长迅速向基地发报，“发现敌人大队入侵舰队”，同时下令潜艇紧急下潜，眼睁睁看着日军庞大舰队从头顶上大摇大摆地过去，这位胆小避战的艇长随后被免职。

林加延湾位于吕宋岛西海岸，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海滩，内陆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登陆场所。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麦克阿瑟一直坚信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必在此处，因此在滩头部署了两个师的兵力。

海军主力已经南撤，接到“红鱼”号的报告，威克斯才派出6艘潜艇前往迎敌。美军潜艇赶到林加延湾时已是午夜，日军运输船已安然驶入海湾，并用驱逐舰在海湾周围设置了严密的警戒线。美军潜艇趁着暗夜向日军驱逐舰发起了鱼雷攻击，可惜无一中的。日军驱逐舰纷纷施放出深水炸弹，美军潜艇落荒而逃。唯有“海狼”号潜艇单枪匹马潜入港口，击沉日军一艘大型运兵船，算是给日军制造了一点儿小麻烦。而后几天，那几艘潜艇在日军舰队面前毫无作为。有鉴于此，哈特很快下令潜艇部队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企图使用潜艇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完全破产。

“汤米，你的潜艇到底怎么啦？”麦克阿瑟质问哈特道。他沮丧地告诉萨瑟

兰："那些运输船对潜艇简直就是一盘丰盛的菜肴！"随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陆军部，请求派一艘航空母舰将战斗机送过来。很快马歇尔就做了回复："海军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亚洲舰队旗舰"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已经撤到了婆罗洲东海岸的重要油港巴厘巴板。随后哈特在致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之所以撤走大部分舰艇，是因为"日本空军在吕宋岛上空取得了胜利"。

哈特这种类似逃跑的行为令麦克阿瑟勃然大怒。在随后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他强烈地指责海军"根本没有打仗的愿望"，海军将领普遍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老麦与海军的关系本来就差，这样尖锐的批评只能使他与海军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中鲜有人说麦克阿瑟的好话，有人甚至讥讽地把运输机上两个头等座位叫作"麦克阿瑟座席"。但就哈特在菲律宾的表现而言，麦克阿瑟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海军在吕宋岛保卫战中的确未发挥多少作用。

让麦克阿瑟生气的不仅是哈特。12 月 21 日，他派人叫来了布里尔顿，让他将司令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去。布里尔顿要求留下来，承诺愿意按他的吩咐做一切事情。麦克阿瑟烦透了布里尔顿，正想趁机赶走这朵以前的"鲜花"。"不，刘易斯，"麦克阿瑟说，"你到南边去，在那儿用你剩下的轰炸机和不久将得到的轰炸机，对我的帮助要比你待在这儿更大。"——"鲜花"彻底变"牛粪"了。

临别之时，麦克阿瑟向布里尔顿恳求："我希望你能告诉外边的人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努力，以维护我作为一名战士的声誉。""将军，您的声誉无须任何人维护。"说完这番话，意兴索然的布里尔顿乘一架 B-17 逃往澳大利亚。

12 月 22 日凌晨 2 时，一片漆黑之中，在大群战舰舰炮火力掩护下，日第十四军主力开始在林加延湾从南到北 24 公里的三个滩头强行登陆。对日军来说，最大的麻烦不是美军，而是汹涌澎湃的海浪。第一批登陆船几乎被巨浪掀翻，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山炮兵换乘就花去两个半小时。47 分钟后，第一条船终于靠岸，后随船只多艘被巨浪掀翻。他们在海滩上并未遇到像样的抵抗，登陆的日军浑身湿透，通信设备因浸水无法使用，各运输船之间无法联系，自本间以下所有人都无法掌握登陆的进展，个个忧心忡忡。登陆艇在浅滩上一字排开，若遭遇美军炮击，势必损失惨重。想到此节，本间觉得脊背发凉。他后来作为

战犯接受审判时回忆："在菲律宾战场上我经历过三次危机，这是其中第一次。"

4时17分，日军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在阿峨南方地区和阿林盖附近成功登陆。9时许，第一批官兵已全部登陆。虽然遇到了一营菲律宾士兵的抵抗，但日军还是巩固了滩头，并很快向纵深推进占领军事要冲罗萨里奥。6时30分，上岛良雄大佐的支队在圣法维安西边登陆，以期尽快同之前南下到圣费尔南多的田中支队取得联系。傍晚时分，日军大部分步兵和半数坦克已经上岸，开始顺着三号公路向马尼拉方向挺进。本间于23日晨在圣法维安登上陆地，在滩头迅速建立起战斗指挥部，他下令各部上岸后不必集结，立即向岛内纵深快速挺进。

温赖特手下的北吕宋部队有28000人，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质量上则差得更远。麦克阿瑟将精锐部队大都放在马尼拉附近，守卫漫长海岸线的都是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菲律宾"民兵"，他们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面对张牙舞爪、疯狂冲锋的日军士兵，他们一触即溃，纷纷丢下步枪向山中逃窜，任凭美军军官挥舞着手枪大声恫吓也无济于事。只有罗萨里奥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在皮尔斯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了顽强阻击，将日军的进攻迟滞了几个小时。

救急电报一封封发往马尼拉。12月23日，麦克阿瑟起了个大早，乘坐帕卡德吉普车亲自巡视了林加延前线，他想亲眼看看温赖特电报里说的危机局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等他进入前线指挥所，老远就听到温赖特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当亲眼看到那些菲律宾士兵面对日军凌厉攻势的狼狈模样，麦克阿瑟终于理解了温赖特电报中所言"一群乌合之众"的深刻含义。他看到温赖特到处奔走，企图撑住濒临崩溃的防线，但他的所有努力均付之东流。温赖特向他诉苦："几乎没有一支部队是完全机动的，所有部队都缺乏训练和装备。"他的参谋部编制不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多数菲津宾士兵没有钢盔、挖壕工具和毛毯这样的基本步兵装备。正如第二十一野炮团团长理查德·马龙上校所言："看见那些溃兵的模样，这些乌合之众的存在简直意味着一场灾难。"

当晚，温赖特恳求将唯一的美军师调上战场，以阻止日军的快速挺进，使他能够有喘息之机来整理战线，麦克阿瑟对此不予同意。由于之前曾经向华盛顿夸过海口，已经大祸临头的麦克阿瑟仍不愿转而执行退守巴丹的"彩虹五"计划。

麦克阿瑟命令布里尔顿派出战机攻击日军登陆部队，空军仅剩的4架B-17

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登陆场上空，他们立即遭到日军战机和高射炮火的双重打击，飞行员匆匆扔下炸弹迅速撤离，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一些 P-40 战斗机也加入了攻击行列，但只不过是让日本人慌乱了一阵而已。

从前线回来之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陆军部，要求紧急增派战斗机和轰炸机阻止日军向马尼拉挺进，并希望海军能够运来更多的部队和物资。“我能在这方面有所期待吗？”他向华盛顿发出警告，除非援军能及时到达，否则整个西太平洋都将陷落日军之手，“胆怯苟安是不能战胜像日本这样气焰嚣张的敌人的”。

更让麦克阿瑟想不到的是，此时丘吉尔已经带领一大群幕僚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在随后一个叫作“阿卡迪亚”的会议上，两国首脑进一步明确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会议商定盟军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先在欧洲打败德国，太平洋只能暂取守势，万不得已时不惜放弃菲律宾等战略要地。直到晚年，麦克阿瑟对此仍耿耿于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可惜，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些重要会议的决策，我还以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给我们增援呢。”

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尽管麦克阿瑟拿出了看家的坦克部队，温赖特也命令最精锐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前往阻击，但战场形势仍然一边倒。几天激战使这个原有 842 人的团只剩下 450 人。温赖特命令皮尔斯上校尽可能迟滞日军的攻势，孤立无援的骑兵团又坚持了 4 个小时才开始后撤。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对这支部队赞誉有加：“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骑兵阻击战，皮尔斯上校和他的骑兵兄弟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惜美菲军中像第二十六骑兵团这样的部队纯属凤毛麟角，美菲军防线很快被日军撕得支离破碎，上岛支队已顺利与先期登陆的田中支队会合。24 日，日军攻占碧瑶，前锋部队已经直指中央平原。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但灾难远不止于此。就在碧瑶失守的那天拂晓，日军第八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主力 7000 余人在师团长森冈皋中将指挥下，在南吕宋东海岸的拉蒙湾强行登陆，那里距马尼拉只有 110 公里。负责南吕宋防务的帕克准将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西海岸的八打雁一带，原来负责这一地区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已抽调南下，阻截在黎牙实比登陆的木村支队，因此拉蒙湾防务极度空虚。到当天傍晚，森冈主力部队在付出死亡 84 人、负伤 184 人的微弱代

价后成功登陆。圣诞节这天，日军已在南吕宋站稳了脚跟。

尽管帕克准将的16000人比起日军人数占优，但他们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日军的对手，菲律宾军队在稍作抵抗后迅即崩溃。与此同时，北吕宋日军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第十四军军部和第四十八师团登陆之后，奈良晃指挥的第六十五旅团近7000人也在林加延湾登上陆地。由于日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后续日军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本间据此确信，他的第十四军能够按照大本营的原订计划，在主力登陆50～60天内，也就是1942年2月9日，最迟19日之前占领全部菲律宾。

日军在拉蒙湾突然登陆等于在前面已自顾不暇的美军屁股上迅猛地插上一刀子。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的部队已危在旦夕。海军跑了，空军没了，只剩下装备极差的陆军在抵抗日军的全面入侵。战争真正打响仅仅44个小时，守军已处于全线崩溃的危险状态，马尼拉失陷已成定局。本间的企图十分明显，就是实施南北夹击，将美菲军主力合围在以马尼拉为中心的中部开阔地带，一举歼灭。避免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即主动撤退，把主力部队撤退到筑有坚固堡垒的巴丹半岛。重新回到“彩虹五”的老路，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麦克阿瑟能成为二战名将，并不在于他永远不打败仗，而在于在面对危局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最后败给了本间，但事实表明麦克阿瑟更善于从战略高度谋划整个战局，他迅速向马歇尔提交了紧急报告，提出将主力撤退到巴丹半岛，然后固守待援。

在报告中，麦克阿瑟有意夸大日军兵力，对自己实力进行隐瞒，以使撤退尽可能显得“冠冕堂皇”一些。他说日军登陆船队有70～80艘运输船，登陆的步兵有80000～100000人，而自己在吕宋岛只有40000人。实际上日军主力只有43000人，加上前期登陆的几支小部队最多就50000多人，而美菲军在吕宋岛的部队绝对不少于75000人。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滩头防御计划，马歇尔本来就半信半疑，况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仅仅凭借菲律宾幸存的33架飞机不可能阻止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因此马歇尔迅速批准了撤退计划。

12月24日傍晚，痛下决心的麦克阿瑟终于向南、北吕宋部队下达了撤守巴丹半岛的命令。后来他回忆说：“敌人从南北两面夹击，如果让日军将我的主力

逼近中部平原以防御马尼拉，那简直无异于自寻毁灭。退入巴丹半岛，我还可以尽量灵活地调动全军，争取生存的机会。”他的决定无疑非常正确，只可惜决心下得晚了一些。麦克阿瑟非常清楚，要想完成为时已晚的撤退计划困难多多，撤退同样需要完美无缺的指挥艺术。当前他面临着诸多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马尼拉守军已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前线各部已与日军搅在一起，迅速脱离强敌安全撤退困难极大，搞不好将加速失败甚至全军覆没。

第二个难题更为棘手，就是如何把散布各地的弹药、补给等尽快转移到巴丹半岛，这是长期固守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于担心影响菲律宾人的士气，麦克阿瑟事先并未在巴丹贮存大量粮食、弹药。

转运物资需要大量的时间，前线部队必须尽可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如果麦克阿瑟事先做好坚守滩头和适时撤退两手准备，或者早些时间决定撤退，本不应该如此被动。但轻敌导致他满脑子都是“近海防御”，没有料到日军进攻如此神速，结果使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

四面楚歌的菲律宾意外地收到一条好消息。12 月 22 日，华盛顿一纸电令将 62 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四星上将。哈特为此打来了祝贺电话，麦克阿瑟道谢之后说：“我很高兴，我应得的军衔终于回来了。”随后不久，萨瑟兰、温赖特等人也晋升少将。可惜这些空头支票对吕宋岛的危局丝毫无补。圣诞之夜的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叫来了副官锡赫夫中校：“带上琼和阿瑟，我们准备去科雷希多。”

科雷希多是一个面积不到 7 平方公里的蝌蚪形小岛，坐落在马尼拉湾入口处，与巴丹半岛只隔着 3 公里宽的海峡，天气晴朗时可以从那里清晰地看到巴丹半岛中央高耸的死火山。当地人管这个小岛叫“岩石堡”，岛上山峦起伏，隧道纵横，著名的马林塔隧道是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时特别授意修建的。早在 1936 年，美军就开始建设这一要塞，在小岛上修筑了大量永久性防御工事，部署作战部队 4000 人和远程大炮 42 门，此外还有非作战军事人员 4000 人，居民 2000 人。小岛恰似一个瓶塞，像一夫当关的勇士一样扼守着马尼拉湾，只要美军能够守住这个小岛，日军就无法通过和利用马尼拉湾。

赫夫很快带着一辆卡车来到了饭店大门前。顶楼的豪华套房里，琼和保姆阿珠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需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了，银具、瓷器、衣物等。琼收拾

了一个箱子，装的大部分是食物、阿瑟的衣服及家庭照片。最后，她从一个玻璃盒中取出麦克阿瑟的一大堆勋章，卷进一条毛巾塞进了箱子。房间里8000册麦克阿瑟多年的藏书只好放弃——实在可惜！赫夫帮琼提上箱子，顺手抄起了阿瑟的三轮童车。走到一半，赫夫好像想起什么，放下车子又跑回顶楼。不一会儿，他拿着麦克阿瑟的柯尔特手枪、一顶旧式软战斗帽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跑了下来。一行人匆匆赶往码头，登上“唐埃斯塔班”号客轮渡海前往科雷希多。

撤退行动自然不能落下奎松总统，如果他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糟了。早在木村支队登陆黎牙实比的12月12日，麦克阿瑟就曾向奎松提过撤到巴丹的问题，那位机敏的菲律宾总统一时难以接受。作为菲律宾自由与民主的象征，奎松认为开战仅仅几天，自己就放弃首都躲到岛上去打游击显然有失光辉形象。他很难想象那样的结局，成为落荒而逃、寻求庇护的政治家，把人民抛弃给残暴贪婪的敌人。“我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奎松固执地怒吼，“与他们同存亡，共命运！”

“总统先生，我知道像您这样勇敢的人肯定会这么回答的，”麦克阿瑟边拍奎松的马屁边劝解道，“这不是您个人的安危，而是菲律宾政府的存亡。我的最大责任，就是不能让您落到日本人手里。”

奎松罹患严重的肺病，医生判断他最多还能再活上一两年。对于轮椅上的奎松来说，如果狼狈地逃往那个小岛，就意味着付出了巨大艰辛才获得的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很快又将失去。因此，无论麦克阿瑟如何安慰他，说“这是最恶劣状况之下的打算”，奎松还是浑身战栗，激动不已。但情感必须服从现实，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得撤退必须尽快实施，这一点奎松非常清楚。

几个核心人物应召来到了独立宫，一起商议做出最后的决定。奎松提出，自己将和副总统奥斯梅纳随麦克阿瑟一起去科雷希多，他告诉豪尔格·巴尔加斯和何塞·劳雷尔：“你们两个留下来应付日本人，干下去，尽你们所能和那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律宾保持统一和完整，为了菲律宾的未来，你们必须这样做。”

“人们会骂我们是卖国贼的。”劳雷尔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不愿做菲律宾的汪精卫，强烈要求和总统一起去科雷希多。

奎松从轮椅里挣扎着坐直身体，解释道：“总得有人在日本人面前保护我们的人民啊！”奎松话音未落，身边三人均已泣不成声。奎松坚持说，留下来是

劳雷尔的责任，他要求四人在取得胜利之前保证不把这一秘密泄露出去。

马尼拉到处弥漫着凝重而不祥的气氛。为了逃难，几乎所有的船舶连小舢板都被征用了。在惨淡的月光下，装载大批撤退人员的船只蹒跚来往于巴丹与科雷希多之间。12 月 24 日傍晚，奎松总统和塞耶高级专员带着一众政府要员乘“唐埃斯塔班”号前往科雷希多。人们的沮丧心情与马尼拉湾旖旎的月下美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轮船底舱里堆放着菲律宾政府大量的金条、银锭，一位美国军官独自唱起了《安静的夜》，没有一个人随声附和。

远处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守军在炸毁供油站和仓库，以防它们落入日军之手。在马尼拉以南的“卡维特”海军船坞，100 万桶燃油被付之一炬，冲天大火将夜空映照得像血一般通红，引发的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马尼拉市。

圣诞节之夜郁闷无比的不仅有放下武器的香港守军，这天晚上，由于失去了藏身之所，吕宋岛仅剩的 4 架战斗机只好悻悻飞往巴丹半岛。

华盛顿电令哈特将留在尼拉湾的两艘老式驱逐舰开往爪哇，并命令他到那里重组美国远东舰队。两天之后，哈特乘“鲨鱼”号潜艇抵达爪哇，马尼拉湾只剩下一艘补给舰、几艘炮舰和少数鱼雷艇，由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指挥。这些舰艇将用于支援麦克阿瑟的巴丹保卫战，最后麦克阿瑟正是乘坐那几艘鱼雷艇逃出生天的。

重要人员均已撤走。12 月 26 日，在与华盛顿和奎松充分协商之后，麦克阿瑟通过报纸和广播发表了“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的正式声明：

> 为使首都地区免遭空中或地面攻击的毁坏，特此宣告马尼拉为一个无军事目标特征的不设防城市。为了不给可能产生的错误以任何借口，美国高级官员、共和国政府和所有作战军事装备都必须尽快撤出它的城郊。市政府连同它的保安部队、警察将继续履行职责，使生命和财产的正常保护得以维持。市民必须服从合法当局，并继续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

国际法规定，不允许轰炸没有军事防御措施的“不设防城市”。对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国际公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他们继续出动战机对菲律宾首都实施轰炸。由于妨碍日机低空飞行的高射炮已不复存在，日军轰炸变得更加毫无忌惮。马尼拉行政厅、姗芬德拉多兰大学、圣多明科教会、姗达罗沙大学等古老建筑陆续遭到破坏，数百名市民在轰炸中丧生。

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同一天，日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向本间和前田提出报告，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很可能在向科雷希多转移，而美菲军主力亦积极向巴丹方向移动。本间和前田立刻意识到麦克阿瑟欲金蝉脱壳，试图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这一消息被迅速电告南方军和大本营。

然而东京大本营坚持认为，第十四军的首要目标为占领马尼拉。在此情况下，日军首要选择无疑是追击歼灭美菲军主力。如果人消灭了，地盘不就都是你的了吗？日军仍然死盯马尼拉，显露出战术的短视和死板。

东京的指示让第十四军进退两难。有人提出按大本营的命令行事，切勿节外生枝。也有人提出，美菲军即使逃入巴丹半岛也难逃最终覆灭的命运。待占领马尼拉之后，日军主力回过头来很容易就能收拾敌军残部，一名参谋形容“麦克阿瑟已成为飞进火焰的蛾虫”。

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文人本间属于比较听话的温顺型，他只好下令主力部队按照大本营的指示继续向马尼拉快速挺进，这就给了美菲军撤往巴丹的机会。老酒窃以为，如果是鲁莽型的山下奉文遇到类似情况，不一定会那样做。

但美菲军的形势仍然是一塌糊涂。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但明显错过了最佳时机。南、北两路日军在步步紧逼，留给美军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观察战场，同时表示自己的无所畏惧，麦克阿瑟将司令部设在了科雷希多岛最高的山顶上。没过几天，日军轰炸机就把山顶的营房夷为平地，他不得不将司令部转移到马林塔隧道之中。心急如焚的麦克阿瑟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雄狮一样来回踱步，向前线发出一道道紧急命令。作为一个终生都不服输的硬汉，濒临绝境的麦克阿瑟开始焕发新的激情，逐渐展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24 日，美军菲律宾师主力和航空兵临时指挥部率先撤入巴丹半岛，第十四工兵团开始昼夜不停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迎接更多撤退部队的到来。傍晚时分，南吕宋部队指挥官帕克准将抵达巴丹，全面主持撤退部队的相关事宜。26 日，布雷梅尔准将的菲律宾第三十一师撤入半岛。28 日，第四十一师也随后赶到。

加上原有守军，巴丹已有兵力近 20000 人，防御体系也初步形成。撤退完成之后，帕克也晋升为陆军少将。

在马尼拉战略预备队和南吕宋部队撤往巴丹的同时，麦克阿瑟下令温赖特少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对南下日军主力进行阻击，为撤退及抢运物资争取宝贵的时间。他特意下令本就寥寥的坦克部队实施积极机动，随时为北吕宋部队迟滞日军前进的作战提供支援和火力掩护。

后勤部队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向巴丹运送尽可能多的粮草弹药。大量民用车辆被征用，刹那间，无数车辆从四面八方涌向巴丹。在马尼拉出城的三号公路上挤满了满载弹药的卡车，拖着 155 毫米炮的牵引车，装载着海军枪炮的卡车以及大小轿车，不少马车、牛车也夹杂其中——怎一个“乱”字了得。

抢运给养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简直可以说是一团糟。越乱越出错！由于时间紧迫，在下令抢运物资时，麦克阿瑟竟然忘了与奎松及时通气——这也与他一贯颐指气使的性格相符。奎松水平不咋地，脾气挺大，他对美军擅自向巴丹运送物资大为不满，还立即颁布了一项指令，严禁美军从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征集食品和运走粮食，更不许他们擅自占用铁路。等双方再次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奎松重新下达命令时，大量宝贵的时间已经被白白浪费掉了。

同时，由于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付日军的进攻，向巴丹抢运物资的命令只是简单通知下去就算完事，没有人实施跟进督促与检查。执行命令的部队根本未能理解此举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各地抢运物资的工作也就拖拖拉拉，进展缓慢。个别部队在撤退之际甚至顾不上炸毁后勤仓库就落荒而逃，很多弹药、物资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现在所有目光都盯住了北吕宋指挥官温赖特少将。撤退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温赖特和弟兄们能坚持多久。骑兵出身的温赖特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师弟，老麦大四那年，小温入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是温赖特拿出真功夫的时候了。温赖特的确不负众望，奇迹般将溃散的部队集合起来，使他们重新焕发起战斗的勇气。仓促之间，温赖特指挥美菲军在日军前进道路上构筑了 5 条临时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相隔约一天路程。温赖特指挥北吕宋部队依托防线且战且退，同时命令工兵部队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破坏道路，

有效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撤退途中，他们总共炸毁的桥梁达 184 座。在香港和马来亚，英国人类似的事情也干了不少，很快就会轮到爪哇岛的荷兰守军这么干了。将来如果日本人在战俘营里举办一个桥梁爆破劳动竞赛，水平估计低不了。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两个美军坦克营。“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如果放在欧洲战场估计打不上主力，面对日本人却成了克敌制胜的利器。日军的 89 式中型坦克和 95 式轻型坦克都难以抗衡。作为战略预备队，这两个坦克营东挡西杀，左冲右突，在战场上疲于奔命、四处救火。日军步兵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这些坦克的出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

在关键的阿格诺河防御战中，温赖特率领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硬是将已经过河的上岛支队顶了回去，在椰林中擦拭汗水的上岛良雄也被美军流弹击毙。尽管如此，温赖特的每条防线也只能守一天左右。到 28 日清晨，美菲军已经退守距离马尼拉只有 97 公里的第四道防线。1941 年最后一天，他们只能死守最后的第五条防线了。

从登上陆地那一刻起，日第十四军前田参谋长就一直强调，绝不能让美菲军撤退到巴丹半岛，他的意见得到了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的赞同，可是两人的意见并未得到大本营和南方军的认同。爱好文学的本间肯定看过咱们的《三国演义》，对美军主动放弃马尼拉的行为，本间误以为这是麦克阿瑟摆下的“空城计”，试图引诱日军上钩。“谨慎为妙”使得本间不但下令放慢了日军的推进速度，更未能及时打破美军退守巴丹的战略企图。

如果日军不朝向马尼拉，而是继续向温赖特部施压，全力攻下美军撤退必经之路——卡隆比特河上的两座桥梁，那么北吕宋第七十一师、第九十一师及南吕宋部队主力撤向巴丹的咽喉要道将被彻底切断，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平原地带的战略意图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在本间举棋不定的几天里，溃退的美菲军和成群结队的难民夺路而逃，无数行人和车辆拥堵在桥头，一些车辆不得不掉头返回马尼拉，正好与从那里驶出的车辆迎头顶上，进一步加剧局面的混乱。

拥挤不堪的道路简直乱成了一锅粥。美第十七军械连马茨·奥斯维尔中士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我们一路向南撤退，撤退很快变成了溃退。可笑的是，我们只有溃退的精神状态却没有溃退的速度。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公路上

一片嘈杂，英语的叫骂声、菲律宾语的叫喊声、女人和小孩儿的哭叫声此起彼伏，连维持秩序的宪兵也束手无策。我们很担心遭到日军空袭，当时我们的战斗机早已不见了踪影。日军战斗机或轰炸机俯冲下来，就能把挤在公路上的车辆炸成碎片。幸运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来。”

中岛参谋根据进一步的情报确认，美菲军主力正一窝蜂地退向巴丹半岛。此时本间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致命失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切断那两座至关重要的桥梁。麦克阿瑟投入了最后一支坦克预备队，以高昂的代价阻止了日军的企图。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本间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可是日军“南方作战”攻下的第一个敌国首都，这对一个军事将领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全然忘记了日军掌握着制空权，炸断那两座桥易如反掌，只需派出少许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就 OK 了。

现在，炸毁那两座桥梁的主动权到了美军手中。1942 年元旦凌晨，温赖特少将已经遥遥望见日军先头部队的模糊身影了，当最后一批断后部队连滚带爬通过桥梁时，温赖特怒吼一声：“炸掉它！”6 时 15 分，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两座大桥轰隆隆栽倒在湍急的水流之中，几乎要冲上桥面的日军止步了！

温赖特以空间换时间的顽强战斗取得了显著成效，本间的重大失误帮助美军成功实现了“远东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中，美军损失甚微，共有 9 个师约 80000 人撤到巴丹，进入半岛的还有难民 26000 人。日军后来也承认，美军的成功撤退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行动”。但胜利并不能通过撤退获得，所谓“伟大”行动并未最终挽救美菲军覆灭的命运，不过将失败向后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如果将马尼拉湾比喻成瓶子，那么科雷希多无疑就是瓶塞。刚刚指挥完大规模撤退的麦克阿瑟立即就吹上了：“日本人也许找到了瓶子，但是我掌握着瓶塞。”他对外宣称，向巴丹撤退的决定是他在菲律宾防御战中做出的最英明、最关键的决策，全然忘记当初做出这一决定时他是多么不情愿。

相比更加糟糕的其他战场，麦克阿瑟据守的巴丹堪称亮点。并非由于他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别人做得更差。之后美菲军坚持对抗近半年之久，巴丹和科雷希多因此成为盟军远东“最后的堡垒”。麦克阿瑟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巴丹和科雷希多成了全球的抗日象征，也是一种精神鼓舞。”对此，日本人深表赞

同，他们同样认为“巴丹抗战产生了一种影响力，一种精神上巨大的影响力”。

1942年的新年注定将深深为后人铭记。几乎整个世界都硝烟弥漫，到处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全球超过80%的人口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只有日本四岛是另外一番景象。战争仅仅开始一个月，陆海军取得的辉煌战绩足以使日本国民相信，“大日本帝国”很快会在这场对西方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最后一天晚上，兴奋的人流似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拥向明治神宫，人们要在深夜12点钟声敲响之际向化缘箱里投下钱币，祈祷“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老酒幼年时期看连环画，经常把那四个字念成“武连长久”，还时常思考这个连长是个什么玩意儿，如此有名。战争并未影响节日的欢乐，反而给人带来一种期望。最近好消息接踵而至，日本人都相信很快就会从前线传来下一次大捷的喜讯。

此时日本人尚不知晓，自己忠实的盟友德国人已经在莫斯科城下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他们仍相信德国人将很快战胜苏联，并迫使大英帝国迅速退出战争，美国也不得不牺牲太平洋而致力保护它在大西洋的利益。日本所有战略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不单普通民众，在内阁和大本营的高层人士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狂躁的“胜利病”。

清醒者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备受争议的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一个人已成为新时代的国民英雄，人们已经开始将他与当年的东乡平八郎元帅相提并论。四面八方的信件和电报发往了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山本每天收到的信件多达20厘米厚，寄信者中甚至出现了小学儿童。一些士兵家属在信中说，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能够在长官的带领下取得如此辉煌胜利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位卧病在床、病入膏肓的乡间中学校长来信说，想请山本为他题一幅字，作为奖励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品。由于前线战事进展异常顺利，闲来无事的山本也会饶有兴致地一一拆阅信件，并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用的竟然还是毛笔！想想那边马林塔隧道中急得跟狼一样到处求援的麦克阿瑟，再看看这边用毛笔优雅回信的山本五十六，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面对四面八方的狂热赞誉，山本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由于官兵的努力奋战，居然使我一夜之间成了英雄，实在惭愧之至。”山本清醒地意识到，事情的最终结果可能与人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在写给原田熊雄的

信中，山本说："开战之初确是顺利，究其原因，应归结为天助神佑。在这种时刻，尤其应自慎自戒，克己奉公。"

山本不满意某些人的"盲目高兴"，"讲起话来好像战争结局已经决定了似的"。他为东京那些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感到担忧。在写给驻上海中国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中将的信中，山本说："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像被自己喂养的狗咬了手一样。"有关方面决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战功赫赫的海军修建一座刻有《军舰进行曲》的纪念碑，按常理，山本是题写碑文的不二人选，但他还是谨慎拒绝了此事。山本提醒手下的高级将领，"看来美国尤其下定了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投入战争"。

1942 年 2 月 12 日，意气风发的山本乔迁新居。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号迁移到了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上，就是后来被陆军讥讽的"大和宾馆"。办公条件尚未就绪，南方传来了大英帝国远东最大堡垒新加坡被攻克的重大喜讯。东京又在举行提灯游行，但冷静的山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与美国人进行的毫无胜望的战争。

陆军中有着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新年第一天早上，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当年就是这货竭力反对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力主全面扩大对华战争的——来到了外务省，拜会了此时比较清闲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几杯屠苏酒下肚之后，武藤忧心忡忡地告诉东乡："国民对胜利高兴得过头了，这样下去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今后的路途还很难走，所以外相的政策应该是想办法尽快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东乡对此无言以对，他哪有能力去左右军部呢？开战之前他曾竭尽全力都未能如愿，如今日军攻势如潮，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武藤最后说，第一步首先要把首相东条换掉。说完这些话，武藤告辞，又去向长期反对对美战争的前首相冈田启介说了差不多的一番话。

在菲律宾，日军用两路进逼马尼拉的方式庆祝了新年。本间的北路部队距离马尼拉只有 30 公里。由于麦克阿瑟之前撤走了所有主力，前面已是一片坦途。南路日军离马尼拉还有超过 60 公里的路程，公路和桥梁被炸坏导致进军缓慢了许多，但同样未遇到像样的抵抗。有着长时间西方经历的本间并非想象中那样穷凶极恶，他命令部队停下来整顿军容，因为军容不整的军队行军时不可能威

严自重，只可能奸淫掳掠。

本间曾拟完整保存马尼拉市，提前限令所有军队不准进入市区。但在1日傍晚，第四十八师团土桥师团长发来电报："军司令部欲完整保留马尼拉市的殷切希望，已因为市内大面积火灾而落空。本师团长认为，必须把马尼拉从火灾中解救出来，我部拟以主力开进马尼拉，请予指示。"本间于20时回电，命令第四十八师团以所需兵力占领并确保马尼拉市。

菲律宾首都早已做好了迎接日军的准备。市长巴尔加斯准备尽力消除一切能够成为报复措施的理由，使占领军士兵能够尽快在新环境中平静下来。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最后一批人员已经撤走，补给厂的仓库被爆破了，菲律宾人争先恐后搬走了里面的所有东西，尤其是美军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冷冻食品。各主要路口竖起了"无设防城市禁止发炮"的牌子，街上到处都是散乱和腐烂的垃圾，不时发出一阵阵恶臭。有关地方行政官员奉命坚守岗位，但仍有很多人逃往巴丹或科雷希多。枪声停了，奇妙的寂静随即来临，不过那仅是暂时现象而已。

市内所有的商店全关上了门。在码头区附近，《生活》杂志记者迈登斯亲眼看到一处处仓库遭到洗劫，从汽车到电影胶片什么都抢。在他回到居住的海景饭店时，妻子交给他一封杂志社刚刚拍来的电报，要求他再用第一人称的笔法写一篇目击者见闻，最好是关于美军处于攻势的报道。妻子告诉他，她已擅作主张代他做了回复："抱歉之至，你们的要求在此处无法满足。"

马尼拉到处都是浓烟。1942年1月2日17时45分，第四十八师团步兵指挥官安部孝一率领的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的一个大队和第四十七联队的两个大队从北面进入马尼拉。15分钟之后，第十六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及搜索联队从南面入城。第十六师团一部迅速占领了甲米地和八打雁。

透过房间窗户，迈登斯夫妇看见，在马路对面美国高级专员塞耶官邸门前的草地上，一队日军护旗兵集合在枝繁叶茂的洋槐树下。随着三声炮响，星条旗从旗杆上掉落下来，一个日军士兵用脚使劲踩了踩它，把一面旭日旗系上了旗杆。当这面旗子徐徐上升时，乐队精神抖擞地奏起了《君之代》："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鹅石变岩石，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原来麦克阿瑟居住的马尼拉饭店顶楼上，很快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太阳旗。

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面旗帜，这正是本间想要的效果。麦克阿瑟忽然想起，他套间门厅处有一个巨大的花瓶，那是老阿瑟1905年访问日本时，明治天皇赠送给他的礼物，上面撰写着日文。麦克阿瑟想到本间看见花瓶时的样子就禁不住发笑："我怀疑他会朝着瓶子鞠躬。"

菲律宾人愁容满面地站在路旁，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新统治者，目光呆滞。刚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向着自己的同胞欢呼。行进途中，日军官兵混入看热闹的市民中，散发一些写着"粉碎英美帝国主义"的传单。视察马尼拉的大本营高级军官对市民的冷淡反应颇感失望。他们认为把菲律宾人解救出美国人的压迫之后，他们一定会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没想到绝大多数市民并不阅读传单，有人接传单也只是想留作纪念，或留给后世子孙观看而已。

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日本人多数担任起翻译工作。那些集中营依然有用，仅仅数日之内，里边就住满了居留在马尼拉的美、英居民。3000多名美国人被关押在马尼拉郊区圣托马斯大学校园里，周围布置了铁丝网和岗哨，他们将在那里挨过三年的痛苦时光，缺乏食物和医疗。能够自由居留于马尼拉的欧洲人只剩下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翌日，所有酒楼及酒吧闭门歇业进行整顿，几家仍旧营业的商店里，四处充斥着拿着军票购物的日军官兵。

本间错误地认为，占领马尼拉就会迫使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政府屈服。但他很快将会明白，要想迫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屈服，仅仅奏奏《君之代》或者在塞耶的旧宅升起太阳旗是远远不够的。麦克阿瑟顺利率美菲军主力逃入了巴丹，使得本间试图在马尼拉周围围歼美菲军主力的战略意图完全落空，他只占领了一座无人把守的空城。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用了比原计划多4倍的时间才制服了那些"顽固的巴丹杂种"。

两天后，日本军政府宣布成立。第十四军行政官林义秀少将出任军政部长，下达了一连串禁令：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间走路不提灯者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成与东京一致。戒严令一经发布，所有火器、弹药、军需品必须交出，对军政府及其职员采取敌对行为者将被处以死刑。如果1个日本人被杀，将处死10名菲律宾人作为惩罚。禁止使用无线电，收音机改造成只能收听日本的广播。工厂、银行、

学校、教会、印刷厂悉数归日本人支配。不准升菲律宾国旗，禁唱菲律宾国歌。

进城不久，本间约见了马尼拉市长巴尔加斯并对之进行谆谆教导。本间说，天皇及所有日本人都很尊敬并同情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以求从美国人的统治下把他们解救出来，如今这一目标初步得到实现。为了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菲律宾人更应该与日本人同心协力。最后本间强调，因为由美国扶持的奎松傀儡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人民的责任，巴尔加斯必须尽快组织成立一个新政府。

一切预示着菲律宾人必须服从。1 月 23 日，巴尔加斯宣布新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包括主席 1 人和 6 个部，每部有 1 名菲律宾委员任部长，同时配 1 名日本人作为“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一样，菲律宾的部长们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说了算的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所谓“顾问”——那些人绝不是顾上了才问，而是任何事情都问。

本间强调，现在有机会建设一个崭新的菲律宾了，其基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复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重物质、重享受，不但腐朽，而且颓废。要获得菲律宾人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本间告诫说：“渴望独立而又不去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和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像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傀儡政权成立之前的元旦当天，战前在大选中获胜的奎松和奥斯梅纳在马林塔隧道内宣誓就职总统、副总统，对外宣称菲律宾合法政府依然存在。麦克阿瑟应邀参加了就职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为了取得独立，菲律宾人民已经奋斗了 400 年。当前就要结束过渡时期，又遭受如此严峻的考验。但是你们没有踌躇，没有迷茫，甚至连一点儿迷惑都没有。菲律宾人民和他们伟大的总统选择了自由。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历史赋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

同一天，美国西海岸的电台开动最大功率，播出了罗斯福总统对菲律宾人民的讲话：“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代表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人民都在贡献着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菲律宾人民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身为总统的

我，对你们的战斗表示由衷钦佩。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吕宋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温赖特的北吕宋部队由28000人剩下16000人，损失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散后逃跑掉的，真正战死的并不多。由于有北吕宋部队的掩护加上并未进行像样的战斗，南吕宋集团原有16000人中，有15000人撤入了巴丹。日军死亡627人，受伤1282人，失踪7人。担任主攻的第四十八师团伤亡最大，死亡358人，受伤675人。

至此，新的战局在巴丹形成。1942年第一周，为给半岛部署防御争取更多的时间，温赖特少将在距巴丹半岛入口处25公里布置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瓜瓜—波拉克”防线，由菲律宾第十一、第二十一师据守，仅存的坦克部队担任后援。美军一直认为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的肯定是日军主力部队，殊不知尾随而至的仅是两个联队而已。本间的主力现在在马尼拉参加隆重的庆祝活动。

之前寂寥的巴丹呈现出一片蓬勃之气。由于预备展开长期的防御战，森林中建起了补给厂、制粉厂和屠宰场。为了便于兵力快速机动，美军改善了半岛道路网。为制造食盐开辟了盐田，渔场也被重新整备。

日军在1月5日迅速突破了美菲军临时构筑的“瓜瓜—波拉克”防线。此时若马尼拉的日军主力迅速南下，一鼓作气向巴丹发起猛烈攻击，美军就很难获得喘息之机。重大变故立即发生了，来自东京的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菲律宾的战场局势。

“南方作战”已打响的各个战场进展之顺利完全出乎大本营的预料。东京据此做出决定，战役的终极目标——荷属东印度作战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进行，必须尽快将那里宝贵的石油抢到手方才心安。时间拖得过长，不仅当地守军会加强防御，更可怕的是荷兰人会毁掉那里的油井和炼油设施。

大本营和南方军均认为，占领马尼拉标志着菲律宾战役已近尾声，下一步扫荡残敌不必花费多大力气。即使麦克阿瑟还能再顽抗几个星期，菲律宾战役也就结束了。1月3日，大本营致电第十四军司令部：海军高桥伊望第三舰队主力调往荷属东印度海域，战役绝对主力土桥的第四十八师团及第四战车联队划入今村均的第十六军，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的作战。小畑英良第五飞行集团主力重新划

归南方军指挥，随后被调往泰国方向，参加饭田祥二郎第十五军对缅甸的作战，留下支援菲律宾地面作战的飞机仅仅剩下 70 架。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本间和前田目瞪口呆。胜利固然来得容易，但未来之路依然漫长。本间对此感到不安，“扫荡”工作困难重重，再把最精锐的第四十八师团调走，剩下部队的负担就更重了。本间授意参谋长前田立即致电东京，要求第四十八师团迟一个月调走。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拒绝。

现在不是举起了的拳头无处可打，而是突然被人砍掉了一只拳头。以日第十四军剩余近 3 万兵员，在负责吕宋岛防务之余再去进攻巴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菲军部队，预示着巴丹战役注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作战。

前田最大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退守巴丹

巴丹半岛东西宽 24 公里，南北长 48 公里，面积 1373 平方公里。岛中央有一南一北两座年代久远的死火山，茂密的丛林覆盖全境，这些都是麦克阿瑟最可依赖的地形。当年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阿吉纳尔多曾指挥菲律宾游击队，在这里抵抗麦克阿瑟他爹带领的美军达 3 年之久。现在，反而轮到麦克阿瑟带领美菲军去对抗新的敌人了。

美军吆喝了很多年的“橙色”计划和“彩虹”计划，也不能不动一点儿真格。麦克阿瑟到菲律宾之前，美军就已利用巴丹多山的密林地形构建了两道防线。第一道是跨越沼泽地和纳蒂布山的阿布凯防线，位于巴丹北部，从西海岸的毛潘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的阿布凯，中间依托是海拔 1288 米的纳蒂布山。美军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支军队能够越过这座挺拔的山峰，因为它处处都是遍布密林的悬崖峭壁。在防线后边 30 公里，是以半岛最高点——海拔 1432 米巴丹山为依托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依据山脉自然走势，麦克阿瑟将巴丹部队进行了重编整合。第一军以北吕宋部队为主，经补充后总兵力 22500 人，由温赖特少将指挥，负责防守西海岸从毛潘到巴卡克一带。如此部署的原因在于，很明显下一步日军将会沿东部沿海公

路南下，战斗将首先在那里打响，之前经历了激战的北吕宋部队急需休整。东海岸的第二军由帕克少将指挥，他们从南吕宋撤退时较为从容，适合马上投入作战。这部分兵力约 25000 人，负责防守阿布凯到奥利安东侧。在一线两个军背后 13 公里，总预备队美军菲律宾师将随时对前线提供增援。

由于自认为纳蒂布山无法逾越，温赖特第一军的右翼和帕克第二军的左翼，都是延伸到这座山峰的山麓戛然而止，实际上中间出现了约 11 公里的缝隙，这给日军后来的突破留下了漏洞。

哈特率海军主力南逃荷属东印度之后，亚洲舰队还遗留少许鱼雷艇及炮艇。如今这些舰艇连同少数海军陆战队、韦弗的坦克部队、4 架 P-40 战斗机等皆置于麦克阿瑟直接指挥之下。工兵不分昼夜连续作业，为寥寥几架飞机建起了简易机场。大家清楚身后就是大海，今后的战斗完全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因此官兵斗志格外高昂。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增援，他完全可以在巴丹坚守 6 个月以上。

与此同时，在阿布凯防线对面不远处的圣费尔南多——日第十四军司令官部就设在这里——本间和前田虽为未能成功合围美菲军主力而让其撤至巴丹感到惋惜，但仍然感到十分乐观。在他们眼中，对面那些被打散了的溃兵成不了大气候，两人对巴丹美军修筑的大量防御工事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乐观基于情报部门的错误报告。中岛情报参谋认为，撤入巴丹的美菲军不会超过 25000 人，而且士气低落，健康不佳，多数士兵伺机逃走。据此本间简单认为，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发起进攻，巴丹守军很快就会举手投降。

第四十八师团提前调走后，进攻巴丹的重任落在了第六十五旅团头上。该旅团的任务本来是等两个主力师团占领菲律宾后接管占领区治安的，现在忽然变成了主攻部队，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旅团长奈良晃有些措手不及。矮矮胖胖的奈良曾旅美多年，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时与柯立芝总统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后来于 1927 年毕业于本宁堡步兵学校。颇具戏剧性的是，奈良和对面的温赖特曾经是美国炮术学校的同学和好友，现在马上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在日本 1945 年投降前，在冲绳岛，斯普鲁恩斯同样要和好友伊藤整一展开殊死搏杀——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与彪悍威猛的第四十八师团相比，第六十五旅团唯一与之相同之处就是指挥官都是中将，其余均相差甚远。抛开前者16000人，而后者只有6300人不论，第四十八师团是日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属于绝对的精锐部队，而第六十五旅团原来只是台湾的守备队，被人戏称为“步枪部队”，根本算不上一支野战部队。他们战前在台湾只接受了一个多月作战训练，士兵大多是中年人，下属第一二二、第一四一、第一四二联队都只有两个大队，第一四二联队的两个大队还各欠两个中队，两支部队战斗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除却兵员数量、质量，两者装备也相差很多。奈良旅团只有少许炮兵中队，配备的大炮都是发射一发炮弹就要倒退2米，然后要依靠人力推回原地的老式大炮，根本无法在巴丹复杂的地形中使用。每个大队有6挺机枪，也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开发出的老式机枪，本来就是为了吓唬老百姓用的。士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战，也没想到要参加战斗。旅团几乎没有机动车辆，那些老迈的士兵登陆之后是徒步跋涉200公里来到巴丹的，还没打仗就累得快散了架。现在精锐走了，这些缺乏作战经验的疲惫老兵必须在进攻巴丹数量占优的美菲军时打头阵。

本间也清楚仅凭第六十五旅团很难打开局面，因此从第四十八师团调拨了一批新式装备给他们，同时将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划归奈良指挥，还命令第七战车联队、第四十八山炮联队的第二、第三大队，第二十二野炮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第十四军第十独立飞行队的36架轰炸机和11架战斗机配合奈良的第一次进攻。

以前奈良在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曾教育学生说：“没有精确作战地图是不能发动进攻的。”现在他手里只有一张道路交通图和几张比例二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图，说不定还是从地理课本上撕下来的。他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本间的命令很简单，要他们“成纵队沿公路追击敌人”。司令部叫他们尽管放心，巴丹最多只有25000名组织涣散的敌军。炮声一响，那些人肯定会拔腿就跑，逃向半岛南端的小城马里韦莱斯，在那里稍作喘息后再逃往科雷希多。

实际上巴丹美菲军绝不是25000人，而足足有80000人之众。随同逃入半岛的难民有26000人，小小巴丹一下子涌进来十万之众。本间非常精明，他知道增加巴丹的人口只会相应增加美菲军的补给负担，所以对难民进入半岛不加约束。尽管已被日军围困，但几乎每天仍有难民逃入巴丹。人都是要吃饭的，这样就

给麦克阿瑟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补给不足！

造成补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涌入半岛的人数太多，原计划这里最多部署 40000 人。其次麦克阿瑟撤退命令下得太晚，导致运入的补给严重不足，他必须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滩头防御计划付出代价。当然老麦未能及时与奎松沟通，导致命令反复变更也是原因之一。

军需官报告说，虽然半岛弹药充足，但粮食极度匮乏。如果所有人都足量供应，大米可以吃 20 天，面粉够 30 天，鱼肉罐头够 50 天。各种医疗用品严重不足，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紧缺。空中和海上运输线几乎完全被日军封锁，巴丹已处于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短时间内得到大批增援似乎不太现实。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在 1 月 5 日颁布命令，非战斗人员食品供应减半。如此，那些人员每天吃下的食物还不够产生 2000 大卡热量，跟挨饿没有任何差别，而在热带丛林需要耗费比平时更多的体力。疟疾和热带疾病造成的人员损失比战斗导致的损失还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日军对巴丹施行长期围困，困守孤地的美菲军必将不攻自破或自生自灭。

节流还须开源。麦克阿瑟向华盛顿频频求援，希望得到武器、军队和补给物资。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以及新任美国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金上将告诉总统，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运输船队冲开日本的海上封锁前往菲律宾。罗斯福知道那是实情，但他还是在奎松就任总统的新年第一天向他发去了贺电："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具有最终打垮敌人、解放您的祖国的力量。"

1 月 5 日，参谋长马歇尔亲自来电："运抵布里斯班的一批轰炸机正在开箱组装，另外 55 架战斗机也在运送途中。"他特别强调，总统"看了您的全部来电，正指示海军尽可能向您提供各种支援"。得到承诺的麦克阿瑟信心大增。为稳定军心，第二天他从科雷希多跨海前往巴丹，视察了阿布凯防线上的美菲军部队。

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数不清的大批援助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到来。"他从一条战壕走到另一条战壕，不断挥着手势给官兵打气："士兵们，辛苦了！坚持住，伙计们！"当温赖特建议他去参观 155 毫米重炮阵地时，老麦不屑一顾地说："我不想去看它们，我只想听到它们怒吼的声音！"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巴丹前线。回到科雷希多后，麦克阿瑟非

常乐观地告诉奎松，他“完全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希多守住几个月之久”。

坐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想得很远很远。他再次向国内发出电报，建议华盛顿说服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派轰炸机摧毁日本的石油储备。他甚至主张协调中国发起大规模反击，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华盛顿对此保持沉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已经向莫斯科提出过类似请求，被德国人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这一战略动议。

华盛顿虽然开出了不少支票，但很可惜都是空头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巴丹守军什么援助也未看到。倒是日军飞机频频光顾，扔下许多直接爆炸的炸弹。此外，他们偶尔还会投下劝降传单。传单肯定未经文采斐然、英语一级棒的本间过目，因为上边的语句用词粗野、文理不通。好在阿布凯防线上的士兵文化程度也不高，正好能领会上边的内容，如果太文雅了说不定看不懂呢。传单上说：“你们的后路已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尽快投降方为上策。”有些传单是针对菲律宾人的，上边写着：“为了菲律宾的幸福，应该让菲律宾人建设自己的菲律宾。”可能已经知道了美菲军补给不足，日本人就在传单上印上色彩鲜艳、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有些传单干脆就是马尼拉大饭店的丰盛菜谱，上边写着：“您要点些什么？”勾得那些腹中空空的士兵直流哈喇子。

天天让人在头顶上扔炸弹似乎并非什么好事，虽然并未造成大的伤亡，但对守军士气影响极大。麦克阿瑟为此致电华盛顿苦苦哀求，是否能够派一批飞机过来，哪怕仅仅飞越半岛上空也行，压一压“敌人宣传的嚣张气焰”。他告诉马歇尔，散兵坑里那些饥肠辘辘的官兵普遍存在一种担心，“华盛顿已经抛弃了他们”。

马歇尔回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占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日军的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从菲律宾南部发动进攻。你所赢得的每一天时间，对于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集中必要的势不可当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不过是马歇尔安抚军心的大话而已，就在他做出上述保证不久，暂时负责远东战场的艾森豪威尔——他现在已晋升为陆军少将——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增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在写给史汀生和马歇尔的报告中，他说，那样

做是“完全不合理的”。一直对麦克阿瑟不甚感冒的史汀生说了句经典的话：“人总有死的时候。”这等于宣判了麦克阿瑟及巴丹守军的死刑。“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被再次重申。就在麦克阿瑟不断求援的同时，大批大批军事力量和物资被运往远离巴丹的另一个半球。菲律宾已经成为盟军牵制日军的一枚弃子。

对面的本间也不轻松。尽管占领马尼拉的时间比第二十五军占领吉隆坡早了5天，抢去了首先占领敌国首都的风头，但山下奉文在马来半岛摧枯拉朽的攻势还是给了本间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他必须尽快重新发起业已停顿的攻势。

奈良要求再给他一些时间进行侦察，可是本间命令攻击必须立即发起。奈良匆忙制订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作战计划。他命令第一四一联队沿海岸公路南下。这个联队的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可谓与中国“有缘”，他曾是日本成功策反汪精卫的“大功臣”，1945年投降前曾作为日中国派遣军的副参谋长负责联络在华日军的投降事宜。另一路是他老同学武智渐指挥的第九联队。上岛良雄战亡之后，武智接替了联队长位置。武智联队的任务是朝纳蒂布山麓挺进，跨越这座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山岭直奔海岸公路，从后边包抄阿布凯防线上的美军。

1月9日15时，巴丹右翼第二军正面，日第六十五旅团的炮兵开始向美军阵地实施密集的炮火准备。憋了一肚子火的帕克少将立即下令还击，双方炮火迅速将周围的丛林打成一片火海。居高临下的美军占有地理优势，沿海岸公路南下的日军遭到了美军炮火的密集打击，伤亡惨重。菲律宾人并未如日军预料中的那样仓皇败逃，他们反而化悲痛为力量，向已被大炮轰散的日军猛扑过去。战况异常惨烈，双方来往冲锋使得战局陷入僵持。日军虽然在局部取得突破，但美军很快出动预备队堵上缺口。麦克阿瑟也派出了主力菲律宾师前出一线增援。仅两天时间，今井投入的进攻部队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二，奈良无奈派出一支预备队，将几乎打残的今井联队替换下来。

复杂的地形使旅团司令部与前线的联络异常困难，奈良为此慨叹道：“现在连一小时顺利的通信都成了奢望。”但这些麻烦还只是开始，向着莽莽丛林进发的武智联队一去就杳无音信。按时间推算，他们早应越过纳蒂布山迂回到了敌人背后，武智联队的踪影全无预示着奈良的作战计划已完全失败。现在他只能把力量集中在重新建立战线上。他令筋疲力尽的今井联队火速开往西线，填补

武智部队留下的空缺，并下令寻找阿布凯防线的薄弱点。

武智联队在茂密丛林中迷了路，对那里的情况，之前他们一无所知。补给很快断绝，即使用飞机空投也无济于事，因为粮食只会落在茂密的树冠上成为鸟类的美餐。武智派出了几批通信兵，还真有一名士兵钻出丛林找到了旅团长。在向奈良汇报完联队的窘境之后，这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旅团长："长官，我们联队已经 6 天没有吃东西了。您能不能给点儿吃的？一点点儿就行。"

这点要求奈良也满足不了，他颇为尴尬地告诉那名士兵："我今天早上也是只啃了半个干面包。对了，目前我只能给你这个了。"奈良说完，从皱巴巴的军衣口袋里摸出来一包烟，里边只有 6 支。奈良哆哆嗦嗦地抽出 3 支递给对方，士兵恭恭敬敬接过后，敬礼转身，再次走进了丛林。

啃树皮，吃草根，转悠了一个星期之后，武智联队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原地，队伍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当疲惫不堪、满脸菜色、衣衫褴褛的武智出现在奈良面前，向他报告自己是如何在纳蒂布丛林里迷路的情况后，奈良对自己的老同学未加责备，而是温言安慰了一番，命令他们暂时归入预备队。

武智笔挺地向奈良行了军礼。他没有等到领给养，也没有休息，便带着自己的部队重新出发——不是往北面充当预备队，而是重新回到南面的前线。武智认为奈良让他退入预备队是因他走失而不信任他，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去洗刷耻辱，带着部队重登纳蒂布山，不成功就死在那里。

对巴丹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这是日军第一轮进攻威克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也是日本陆军开战以来首次被挫败。奈良从前线发回的战况报告让本间意识到，原来的估计大大错误，那里的美菲军力量很强，以日军现有军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攻克巴丹。

美军炮弹似乎永远用之不竭，哪怕只发现一条人影或者一缕炊烟，他们就会发射出暴风雨般的炮弹。一个躲在丛林中的日军士兵仔细数了数，美军一天内发射的炮弹竟然超过了 2000 发。尽管如此，奈良还是下令士兵不许后退，依然一寸一寸向前攻击前进。

第一次巴丹防卫战胜利的消息再次给华盛顿那段黑暗的日子带来了一丝亮光，一直被珍珠港阴云笼罩的国民精神为之一振。麦克阿瑟和巴丹守军胜利的

新闻充斥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广播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尽管香港、关岛、威克岛失守，但巴丹和科雷希多固若金汤，美军在那里大获全胜！"连罗斯福都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对于你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从公、私两方面都表示庆贺。关于各位的光辉业绩我将念念不忘。谨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巴丹前线陷入僵持让日第十四军司令部感到了不安。按照目前每天仅仅推进数十米的速度，猴年马月才能打到科雷希多？有人提出，奈良是个不中用的老家伙，是不是第六十五旅团的参谋水平不行？于是，前田参谋长派出了军部一名作战参谋到巴丹前线，准备协助奈良指挥作战。

辗转近半个月，这名参谋终于找到了奈良的司令部——设在密林中的一个简陋窝棚。新参谋到来明显意味着原参谋水平不行。旅团参谋鹫见一男和都渡正义对此义愤填膺，哭喊着要到前线加入作战部队，"化成厉鬼"也要去教训那些可恶的"巴丹杂种"。如果军部参谋继续留下，这两位参谋很可能切腹，军部的参谋无奈离开。他也看出，以目前奈良的兵力，别说自己，就是本间司令官和前田参谋长亲自来了也照样没戏。

本间与山下奉文一样使出了劝降计，麦克阿瑟很快收到日军空投的劝降信："你很清楚地意识到你的命运已定，末日将临，问题是你还能抵抗多长时间。你已经只有一半给养了。我钦佩你本人和你军队的斗志，你们一直在英勇战斗。你的声望和荣誉已经保住了。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挽救你的部队，我们奉劝你投降。同时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攻势，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你抵御的时间。"

麦克阿瑟自然不会理睬。但他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给养在一天天减少。在北面，来自接壤地区的平民——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儿——成群结队被日军驱赶进入巴丹半岛，美军不得不分出人力去安置这些难民。来的人要吃饭，这导致半岛的补给更加困难。最后军需官将配给减少到正常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仍难以为继。军马没有饲料可喂，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少将含泪下令宰杀了所有战马，包括他自己那匹叫"约瑟夫·康拉德"的良驹。此举不但节省了饲料，马肉还可以给饥饿的人们充饥。

麦克阿瑟再次向华盛顿求援，希望海空军能够来一次突然袭击，在日军尚

未完全占领的棉兰老岛登陆。然后空军从那里出发攻击吕宋岛的日军，海军则护送增援部队登上巴丹。建议自然得不到任何回应。

劝降未果，地面艰难推进的日军同时也加强了宣传攻势。“东京玫瑰”日复一日地广播说，美国的援助正大量被运往欧洲的英国和苏联，你们已经被完全抛弃：“亲爱的士兵们，你们的国家已经把注意力放到遥远的欧洲去了，你们这样老是等着，最后只有死亡而已。”马尼拉广播电台不停播放歌曲“任凭你如何去等，船儿也不会来”，女播音员用充满魅力的声音唱出美国民谣，使得美国大兵无端地害起思乡病来。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做法无比愤慨，连奎松听到那些消息也目瞪口呆。

为鼓舞士气，麦克阿瑟在 1 月 15 日再次发布声明：“来自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万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不可能再后撤了，我们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要多得多。我们给养充足，只要坚决防守，必能挫败敌人的进攻。我号召巴丹的每一名将士各就各位，奋勇抵抗每一次袭击，这是自救的唯一道路。我们战斗就会胜利，我们撤退就会毁灭。”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用谎言去稳定军心，就像华盛顿以此来安慰他那样。他为这种明显的谎言感到了不安，甚至不敢再见手下的那些官兵，以免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时间久了，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似乎也看破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已被彻底抛弃，于是纷纷用粉笔在钢盔上画上 V 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tim）。食物和药品短缺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绝望的情绪在战壕里迅速滋生蔓延。阵地上不时传出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
没有爹，没有娘，
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无亲朋，无依靠，
没有枪来没有炮，
无人过问无人要！

郁闷的不仅仅是麦克阿瑟，对面的本间也处在无穷的烦恼之中。当初大本营给他的任务是50天内结束菲律宾作战。马尼拉倒是如期拿下来了，但美菲军主力成功逃到了巴丹和科雷希多，那里的战斗陷入了僵局。处处都在向东京报捷，只有这里例外。参谋本部发来电报说："收到巴丹战况汇报之后，天皇陛下非常担忧。"让天皇他"小人家"——本间比裕仁大14岁——担忧，是一个帝国军人最大的耻辱。闻此，他潸然泪下，脸上露出痛苦万分的表情，突然一头栽倒在桌子上。一群参谋慌不迭地冲上前，把不省人事的司令官抬到了隔壁的房间。

巴丹那边很快传出一条新闻，对面的日军司令官本间因承受不了败北的耻辱，羞愤切腹自尽了。传来传去的新闻又加上了不少噱头。有人说本间在自杀前对美军的英勇大加赞赏，然后在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住过的房间内悲愤自尽。对此，麦克阿瑟笑着说："我猜他肯定把我的浴室弄得一团糟。"

掐人中，擦凉水，好不容易把司令官弄醒过来。司令部的作战会议马上召开。本间立即给第十六师团师团长森冈皋下令，抽调精锐兵力，配合第六十五旅团对巴丹发起第二次进攻！

随后木村直树率领的木村支队5000余人来到了巴丹前线，兵锋直指西海岸温赖特少将的第一军。

1月18日，木村支队对第一军防线发起猛烈进攻。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中西宽带领的部队突入到了纳蒂布山山麓。经过详细勘查之后，中西发现了阿布凯防线的致命缺陷，就是在第一军和第二军防线中间有一道狭窄的缝隙，中西决心打破人所不能，带领两个中队700余名士兵从缝隙钻了进去。经过三天四夜丛林跋涉，700名日军突然出现在美军背后，彻底打乱了美军的防御阵线。

从22日到24日，温赖特少将先后抽调5个步兵营、1个榴弹炮连和1个骑兵连，对突入背后的中西部队实施围攻，愣是在区区两个中队的日军身上讨不到半分便宜，作为甲种师团的第十六师团，战斗力果真不同凡响。不仅如此，中西还通过扩音器对美军进行谩骂，派出小股部队大放鞭炮吓唬美国人。同时正面日军也利用夜色的掩护，端起刺刀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敢死冲锋。前后夹击导致美军防线摇摇欲坠，阿布凯防线的左翼很快被冲垮了。

半岛东部第二军防线同时出现险情。破釜沉舟的今井联队成功穿插到了第

二军后方，东线美军的退路随时可能被掐断。作为先锋的一个中队已经越过了纳蒂布山主峰，逼近了美军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紧急调派预备队增援，但显然来不及了，阿布凯防线的全线崩溃已近在眼前。

1月22日，麦克阿瑟派参谋长萨瑟兰前往巴丹视察战场情况。面对第一道防线已出现多处缺口且背后已出现敌军的不利局面，在征求了帕克少将的意见之后，萨瑟兰向麦克阿瑟说明了前线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并建议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无奈同意了萨瑟兰的建议。

1月24日19时命令下达，无数卡车和兵员开始从阿布凯防线向后撤退。午夜时分，通往后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卡车、小汽车以及徒步的士兵，没有宪兵指挥交通，一支支部队在混乱中挤得七零八落。军官们束手无策，只是吆喝着让士兵和车辆加快南撤，同时祷告老天保佑日本人不要来扔炸弹。那些士兵已经多天未洗脸刮胡子，黄瘦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上去简直与行尸走肉无异。

所幸精疲力竭的日军并未组织起有效的追击。由于日机毫无顾忌地轰炸和扫射各条道路，美军的撤退速度倒是加快了。此时，之前再次走入丛林的武智联队突然杀出，他们的出现使美军的撤退很快变成了大溃退。那些无法带走的重装备全被销毁，其中包括25门大炮。炮兵指挥官福勒上校痛心疾首地说："当时，我和我的士兵们含泪炸毁了我们的大炮。"

到1月26日，溃退的美菲军依托第二道防线总算站稳了脚跟。防线仍然分成两段，温赖特指挥西段，帕克把守东段。士兵躲在掩体和壕沟里休息，感谢上帝保佑他们从阿布凯防线逃出来了。躺在壕沟里的亨利·李中尉吟出一首诗描绘当时的悲惨场景：

巴丹又守住了一天，
这一天守来的是饥饿、创伤与酷热，
守来的是筋疲力尽和黯然撤退，
守来的是缥缈的希望和难逃的失败……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这样认为，"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

汤的”。他发电报向马歇尔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提议如果自己不幸阵亡的话，由萨瑟兰接替自己的职务。

尽管突破了美军的阿布凯防线，但伤亡惨重的日军各部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截至 1 月 24 日，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总计 6651 名兵员中，伤亡已达 1472 人，根本无力再战，双方再次形成对峙。

为打破僵局，本间命令木村利用巴丹半岛凹陷的西部海岸，在美第一军后方实施登陆，试图从海上实施大范围迂回包抄。

1 月 22 日深夜，由第二十联队第二大队恒广成良中佐率领的 600 名日军在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基纳湾角登陆。1 月 27 日，由木村三雄少佐率领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日军也在基纳湾角以北 2.5 公里处登陆，配合恒广支队的作战。两支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日军，给美菲军带来极大恐慌。美军已经在第二道防线站稳脚跟，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从海岸登陆的两股日军小部队。仅剩的 4 架 P-40 战斗机也参加了对登陆日军的围剿。日军战斗力的确惊人，美军几乎动用了所有预备队才将局面稳定下来。其间已晋升准将的韦弗也派出了坦克部队。补给完全断绝的日军啃着树皮作战，2 月 9 日，第一批登陆的恒广支队全军覆没，第二批木村支队除 34 名伤兵被潜艇接走，其余全部死亡。两股部队的近乎全军覆没标志着日军在巴丹西海岸登陆迂回作战的企图完全落空。巨大伤亡使日军此后再也不能组织类似的登陆作战。

美军同样付出了 500 人阵亡的巨大代价。麦克阿瑟参加了阵亡将士的葬礼，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很脏，爬满虱子的身体散发着臭味，但是我爱你们！”

在位于圣费尔南多糖业中心的第十四军司令部，本间再次召开了作战会议。天气闷热，气温高达 36℃。前线传来的坏消息让本间心急如焚，他的部队在巴丹伤亡近 7000 人，其中 2700 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和美国人一样，很多日军士兵患上了疟疾、脚气和痢疾等疾病。第一四一联队今井联队长回忆，疾病“宛如败兵们的复仇，重症患者接连不断”。面对窘境，本间先后两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请求增援，求援信中，前田甚至用上了“嚎泪咽血，重整旗鼓，以图再战”的悲壮语言，但两次请求均遭到拒绝。

此时日军分散在巴丹的兵力已非常虚弱。前田提醒，如果麦克阿瑟发现了

这一缺陷，发起反攻，美军有可能成功突围。前田主张暂时停止进攻，只是对巴丹进行长期封锁，“到那时，麦克阿瑟的人马就会饿得受不了，只好投降”。

从战场形势而言，前田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本间看来，除了努力求得速胜，不可能作其他想法。东京绝不会同意采取那样丢面子的战略，容许在“大东亚共荣圈”里存在一支依然顽强抵抗的美国军队，这将影响到帝国的声誉。作战参谋中山源夫仍然坚持全力进攻，“主要力量应该放在东岸而不是西岸”。谁都清楚那样根本行不通，死命猛攻的结果很可能让日本人遭遇更惨重的失败。

本间也清楚前田的意见正确，但他必须站出来支持中山。本间提出，必须再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攻势以迫使美军屈服。可大家都知道强弩之末的日军无力再战，仅靠目前兵力发起大规模攻势是不现实的。归根结底，本间必须忍气吞声再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求援。看到司令官左右为难，前田提出在得到有力增援之前，不宜再采取大规模攻势，本间无奈接受了前田的建议。2月8日，巴丹前线的奈良和木村接到了“暂停进攻，就地休整”的命令。

消息传到东京，首相东条对巴丹战局大为不满。杉山参谋总长本就对本间颇有微词，第十四军裹足不前更令他怒不可遏。杉山立即添油加醋上奏天皇，请求对本间进行谴责，撤去他军司令官职务。裕仁考虑，战时撤去像本间那样的高级将领不太恰当，临阵换将对战事不利，杉山才勉强保留了本间的职务。再说，那样做参谋本部也难逃干系。

参谋次长田中新一和陆军省人事局长富永恭次很快就到了巴丹前线，督战的同时宣布一系列人事变动。前田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以示惩戒，回到东京的前田很快被打入预备役——就这一个明白人还被赶走了。此举也属“杀鸡骇猴”，故意做给本间看的。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和知鹰二。

不过，对本间多次提出的增兵请求，大本营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此时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战役已经打响，大本营实在抽不出多余的兵力增援菲律宾。这样，在巴丹前线戏剧性地出现了长达两个月休战，双方的行动仅限于巡逻和警戒，偶尔发生的冲突和炮击也是浅尝辄止。

如果美军抓住时机实施反攻，战局很可能有所改观。但那些可怜的巴丹大兵蹲守在散兵坑里，连举起步枪都感吃力，哪里还有力气去反攻呢？忍饥挨饿

的士兵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他们的食物配给已降到正常量的四分之一，获得的食物只能延缓死亡而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患上了夜盲症。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几乎断了来源。2 月中旬，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只有一半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3 月，每周有 1000 名军人因病离开前线。3 月底，设在巴丹南部的野战医院收容了 12500 名病员。

巴丹的危机不断恶化。在半岛南部的临时屠宰场，所有能找到的动物一只接一只被杀掉，绝大多数是菲律宾农民的水牛。有限的水牛杀光后，饥饿的士兵开始打猎及钓鱼。美国人原本不屑一顾的食物现在都成了香饽饽，他们甚至吃起了狗肉和猴子肉。正如一个士兵所言："只要不是人，什么动物都可以吃。"菲律宾人充分发挥善于利用自然的天性，在丛林里面捉到了野鸡、野猪，还采竹笋、杧果、香蕉等果腹，连蜥蜴、蜗牛、蟒蛇和蛇蛋都成了人们口中的美食。

两军接壤处只剩下断断续续的炮战。日军每发射一发炮弹，就会招致美军至少 20 发炮弹的还击。那些美国大兵非常清楚，一旦阵地出现破绽，日本人就会不要命地冲上来，与自己展开他们擅长的近身肉搏，那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说华盛顿未做任何增援努力也委实冤枉。日本人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所有增援行动都凶险异常。美国国内要求增援菲律宾的呼声很高，在 2 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追问终于惹怒了罗斯福。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为什么不给麦克阿瑟提供更多的物资、兵员和飞机"时，罗斯福冲着记者大叫："如果你们告诉我，如何才能把轰炸机弄到那儿去，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轰炸机。"

尽管战略上已放弃菲律宾，但陆军部从未放弃援助菲律宾的各种尝试。麦克阿瑟的好友、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被任命为准将并派往澳大利亚，任务是找愿意冲破日军封锁线的船和船员，尽可能为麦克阿瑟运送武器、食物和药品。艾森豪威尔一下子给了赫尔利 1000 万美元现钞。1 月 25 日，他还向老领导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祝贺他 62 岁生日，"以最热烈的方式祝贺您的生日，我们骄傲地向您和您创下的鼓舞人心的纪录敬礼，我衷心祝福琼、小阿瑟和您永远安全健康"。

尽管开价不菲，赫尔利只找到 6 组船员愿意冒险，其中 3 组最终获得成功。

3 艘小船把 2500 吨物资和 2000 发 81 毫米炮弹送上了棉兰老岛，700 吨食品送到科雷希多。第二次再也没人愿意去了，比发财更重要的是性命。赫尔利发现日本人的“船只、飞机和大炮比自己多很多”，增援行动困难重重且险象环生。

美军试图利用潜艇增援，但潜艇的狭小空间只能带去少量物资。即使如此，也使科雷希多的补给情况要比巴丹好很多。此前麦克阿瑟也曾下令将巴丹贮备的部分物资运往岛上，这样在巴丹的食物配给减到四分之一时，科雷希多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等“上等人”，仍旧能得到全额的食物定量。

在巴丹半岛，不知道谁弄到了一张科雷希多一个高射炮中队的食品配给单，上边写着：“香肠和熏肉各一箱，大豆、西红柿、玉米、桃罐头 24 个，番茄酱 24 瓶，香烟 50 箱，大米 600 磅。”这对于饥肠辘辘的巴丹守军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对立情绪慢慢滋生。

1 月 6 日视察巴丹之后，麦克阿瑟再未露面，这更激起官兵不满。巴丹前线谣传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过着皇帝般的生活，并为此创作了一首泄愤的歌谣：

麦克阿瑟狗，躲在地下面；不怕遭空袭，不怕挨炸弹。
麦克阿瑟狗，吃喝在巴丹；且看他部下，饿死无人管。

士兵为麦克阿瑟起了一个好听的绰号叫“防空洞里的道格”。不免冤枉了麦克阿瑟，他和家人及司令部成员虽不像巴丹的士兵那样忍饥挨饿，但也仅仅是吃饱饭而已。麦克阿瑟起初把家安在地面上，时常有遭遇空袭的危险。每次警报一响，琼便带着阿瑟奔向一公里外的隧道，麦克阿瑟则会跑到外面看个究竟。有一次，他正在办公，日军飞机又来空袭，子弹穿过窗户打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墙壁上。副官赫夫急忙冲进来，发现他仍镇定自若地工作。看到赫夫惊慌失措的样子，麦克阿瑟抬头问：“什么事？”赫夫惊魂未定地说：“谢天谢地，将军，我以为您已被打死了。”麦克阿瑟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还没有，谢谢你进来，中校。”

在另一次空袭中，麦克阿瑟从隧道里走出来，毫不畏惧地在露天观察日军飞机的空中编队，数着敌机的数量。见此情景的值班中士艾德沃萨略飞奔过来，摘下头上的钢盔迅速给他戴上。此时一块弹片打中了中士的右手，后来他因此

获得了紫心勋章和银星勋章。

同样躲在隧道里的奎松得知此事后，严肃地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提醒他要对两国政府、人民和军队负责，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险，以免遭遇不测。但麦克阿瑟把这种举动看作自己的职责，认为在危难关头让士兵看到自己同他们一样面临生死威胁，就一定能振奋精神。有人责备他很久未到部队看望手下士兵主要是因为心理障碍，之前他曾夸口许下的“华盛顿大批援助”一直没有影子，他拿什么去面对部下呢？

听说前线的麦克阿瑟和家人时刻面临生命危险，马歇尔不止一次发电报，催促麦克阿瑟尽快转移到澳大利亚去。麦克阿瑟回电表示要“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马歇尔退而求其次，提出先把琼和小阿瑟撤出来，但是琼说“我们同饮一杯水，三人永不分”，毅然决定带儿子陪伴在丈夫身边，与麦克阿瑟同生共死。

士气一天天低落，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正遭受肺病折磨的奎松，他在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中流露出一种绝望情绪，更多是对华盛顿的不满。1 月 13 日，奎松通过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埋怨罗斯福未履行向菲律宾派出援兵的诺言。他还附了一封信给麦克阿瑟，愤懑之情跃然纸上：“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可能去做了，我们仍然尽量在做目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继续被置之不理还要多久呢？华盛顿是不是已经决定，菲律宾战场对于战争的最后结果无关紧要？作为总统，我把同胞带到一次完全的战争行动中去是负有责任的。难道我的政府成员和整个家庭正在这里做出的牺牲就毫无价值吗？”

奎松之言正合麦克阿瑟之意，不过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他迅速将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发往华盛顿，罗斯福赶紧回信给奎松打气：“我以完全同情之感，读了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就您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言，我理解您深厚和真挚的思想感情。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要求您和他们做出任何我认为在促进我们为之全力奋斗的事业中毫无希望的牺牲。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巴丹保卫者气壮山河的抵抗对于保证我们在远东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肯定是有贡献的。尽管我现在不能指明救援能够到达的时间，但我确实知道，我们所能调拨的每一艘船都在向西南太平洋运送部队，这些部队将最终粉碎侵略者并使您的国家恢复自由。为集结兵力赢得的每一天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空头许诺和华而不实的赞美之词丝毫无法抹平奎松的心灵创伤，当从广播中听到成百上千架美国飞机运往欧洲时，轮椅上的奎松显得异常激动，他义愤填膺地对身边的情报官贝洛上校说："我为人民工作了30年，也希望了30年，现在他们正在为一面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帜而家破人亡。对着上帝和一切神灵起誓，我不能忍受美国张口欧洲闭口欧洲。我和我的人民挣扎在占领者的铁蹄之下，他们吹嘘的飞机上哪里去啦？美国在为远亲欧洲表兄的命运操劳和苦恼，而无视自己的女儿菲律宾在后院里被人强奸！"

奎松当晚就派人叫来了麦克阿瑟，并告诉他："也许我在科雷希多毫无用处，我到马尼拉去当战俘有何不可呢？"麦克阿瑟认为这种行为会被其他国家误解，可是奎松激动地反驳道："局外人怎么想，我根本不在乎！"

日本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奎松的情绪，开始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1月21日，东条首相在一次演说中对大东亚战争的目标做了概括性的论述，他向菲律宾保证："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

东条描绘的美好前景果然让奎松动了心。恰在此时，一名年轻菲律宾少尉身上捆满了用乒乓球做成的救生圈，趁黑夜从巴丹泅海到了科雷希多。爬上岩石成堆的海岸后，他很快被带到了奎松那里。这名少尉是菲律宾"甘蔗大王"、议长阿基诺的长子安东尼奥·阿基诺。年轻人告诉总统，前线的菲律宾军人与美国军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正在上升。"我们认为，我们的食物配给应该跟美国人一样"，阿基诺说美国人"给我们吃的只有蛙鱼和沙丁鱼，每天一罐30个人吃，还得分两餐"。奎松除了气得拼命咳嗽，说不出一句话。

2月8日，在阴暗潮湿的马林塔隧道里，怒气冲冲的奎松召开了新政府的内阁会议。已对援助不抱任何希望的奎松政府通过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要求美国立即承认菲律宾独立，美、日两国军队都从菲律宾撤走，实现菲律宾完全中立化。副总统奥斯梅纳指出，这种行动会在华盛顿造成不良后果，但奎松依然怒不可遏，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动弹不得，奥斯梅纳勉强同意给罗斯福写信。

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奎松说："据我们看来，似乎我们的目标只是尽可能长地进行没有希望的战斗，去帮助保卫其他地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以牺牲菲

律宾人去获得最后的胜利。”实际上，奎松此举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美国人允许其独立和中立化固然最好，若达不到这一目标，也可借此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唤起罗斯福对菲律宾的重视。

麦克阿瑟就奎松的提议同美国高级专员塞耶进行了磋商。塞耶认为，如果美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达，奎松的建议不失为“正确的解决途径”。2月9日，麦克阿瑟向罗斯福电告了奎松的信件、塞耶的意见以及他本人的报告。他对奎松的信件没有表态，只要求总统“必须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阻滞敌人的任务，是迎合奎松的权宜计划，还是让我继续战斗”。

老麦一直怀疑马歇尔故意拆他的台，因此附上了自己对局势的悲观估计，“不可否认，我们已经临近失败，奎松的计划也许为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大溃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两人的联合呼吁“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案头。突如其来的电报让华盛顿大吃一惊。轮椅上的罗斯福立即对那边同样在轮椅上的奎松和麦克阿瑟做出答复，重申了在1946年给予菲律宾独立的保证。罗斯福说，日本的保证毫无价值，日本人提出的所谓“独立”，已由伪满洲国和其他被占领国的命运做了说明，“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可能同意奎松总统建议中的政治内容”。他授权麦克阿瑟在必要时可以安排菲律宾部队向日本人投降。

罗斯福的果断、干练给坐在一边的马歇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总统只是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才变得显赫，从这一时刻起，他真正意识到罗斯福确实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

罗斯福告诉奎松，不论他做什么，美国绝不会抛弃菲律宾：“只要美国的星条旗仍在菲律宾土地上飘扬，我们的将士必将誓死保卫它。不论目前美国驻军遇到何种变故，我们将继续努力，决不懈怠，直到把入侵者最后的一兵一卒从你的国土上驱赶出去。”

奎松信件中的话不过是恫吓而已，他时常听部属说，看到许多遭日军拷打至死的美国和菲律宾人的尸体，很多断手断足、惨不忍睹。相比远隔万里的罗斯福，他更明白日军对被占领国国民的态度。罗斯福的话也确实打动了他，他向自己和上帝发誓，在有生之年，“不管对他的人民和他自己会带来什么后果，都要义无

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他通过广播发出呼吁，要求“菲律宾全体人民振作起来，相信战场上我们士兵勇敢的爱国精神，相信美国，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对麦克阿瑟来说，只有拼死到底一条路了。其实麦克阿瑟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他立即向华盛顿复电表示：“我丝毫没有要我指挥下的美国和菲律宾部队投降的念头，我打算在巴丹和科雷希多战斗到底，直至最终毁灭！”

不过华盛顿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的确让那些依然坚守在阵地上的人寒心。2 月 4 日夜晚，美国海军“海龙”号潜艇徐徐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根据金上将的命令，在队长鲁道克·费比恩上尉的带领下，一直部署在科雷希多的“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奉命撤走。在将已拆卸装好的一箱箱机器装入潜艇后，费比恩小分队前往澳大利亚。这些特殊人员的撤出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所有人心里都明明白白。

这是最早也是唯一整建制撤出的美军部队。

“阿卡迪亚”会议

让我们暂时离开远东，将目光投向同样战火纷飞的西半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1941 年 12 月 14 日，一艘 43000 吨的崭新战列舰离开英伦三岛，驶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朝着彼岸的美洲大陆快速奔去。

舰上运载着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一行。远东战事骤然爆发，大英帝国在那一地区广袤的殖民地纷纷告急。丘吉尔只好留下新任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家，亲率参谋长委员会一众大腕儿，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前往那个刚刚被拖入战争的盟国做正式访问。当前大英帝国的首脑也只能乘坐这艘刚刚服役月余的新舰了。仅仅几天之前，它的同级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击沉在中国南海，另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在本土海域，时刻监视着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一举一动，选择“约克公爵”号出行实属无奈之举。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制的航行地图室，以便丘吉尔能够随时掌握全球的战况。美国人突然卷入战争使丘吉尔“龙心大悦”，苦撑危局

两年有余的大英帝国终于有了最强势的盟友。尽管德国贸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已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苏联人的天生厌恶，让丘吉尔总觉得无法与斯大林畅所欲言。在亚洲大陆，那个已经与日本人奋战了 4 年多的蒋介石，丘吉尔压根儿就没看上。

欧洲和北非的战况令他欣慰。英国第八集团军发起的攻势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了托布鲁克。在欧洲，斯大林和他的战友成功将德国人遏制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城下。只要苏联人能够坚持下去，成功地拖住德国人，英伦三岛暂时就不会有被入侵的危险。如果不是该死的日本人在远东贸然发起了战争，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目前从远东和太平洋上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丘吉尔还是想谢谢日本人，他们用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将美国人拖下了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之前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也不过弄个《租借法案》，日本人简直太“伟大”了。丘吉尔清楚，尽管远东短时间内将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战争结局已经注定。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烦恼无处不在，日本人凭空弄这一出给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挨了揍的美国人会不会怒不可遏，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和苏联连同那个贫瘠的中国都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由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通知英、苏等盟国，对外军事援助暂停，所有根据《租借法案》制订的交货计划有待做出新的调整。丘吉尔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美国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大张旗鼓进行对日本人的战争，而让英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念及此，丘吉尔顿觉此行任务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 8 月份大西洋会议上确立的首先打垮希特勒的“先欧后亚”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过多向太平洋倾斜。他将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研讨这一问题。虽然与后来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名气不大，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盟军首脑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此次会议将为盟军统一思想，最后战胜

轴心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动身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已经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作为一介武夫的麦克阿瑟能想到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丘吉尔更能想到。航行途中的丘吉尔给艾登爵士发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一些鼓励性建议，“苏联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

军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焦急的心情使舰上的人感到了航行的无比漫长。在航行地图室里，丘吉尔惊愕地发现，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正朝着马来半岛南端快速挺进。香港传来的也是坏消息，那条被称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就被日本人突破，香港守军已经全部龟缩到了香港岛上固守待援，而援军注定是没有的，香港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艾登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让丘吉尔更加郁闷，外交大臣在电报中说，在与苏联谈到他们应该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盟友。”在即将抵达美国时，丘吉尔再次收到艾登的电报，说他与斯大林“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话说得异常优美动听，但双方只是就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实实在在的事儿一件没办成。

随丘吉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的，有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中将，以及刚刚卸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尔元帅等。“约克公爵”号以 20 节的高速在大西洋上行驶，就这样，他们到达美国也需要整整 7 天时间，途中还需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这一周中，丘吉尔一行同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晤做精心准备。丘吉尔清楚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美国人。毕竟英国是去求人的，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功，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就会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英国就将回到 1940 年所处的那种绝境中去。相反，美国人尽管目前境况不妙，却无这种焦虑的心情。

随行的都是重要人物，一路上大家自然不会寂寞。丘吉尔向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一九四三年战役》。每一个文件都费去丘吉

尔四五个小时，三份文件的撰写历时两三天之久。他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行驶到距离布雷斯特大约600公里海域时，丘吉尔突然黯然神伤，想起了一周前壮烈殉国的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号。

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平安驶入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6小时后，丘吉尔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尽管心急如焚，但大英帝国首相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以轻松自如的姿态走下舷梯，大步流星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斯福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两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在探讨全球战局了。如果大西洋会议上两人作为元首的初次会晤是一见钟情的话，现在应该是进入热恋阶段了。

从二战整个进程来看，罗斯福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都深受其一战经验的影响。他和丘吉尔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认识，当时罗斯福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任海军部长助理，巧合的是，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两人不仅有着类似的经历，且早已建立起同行间的革命友谊。此项事实为两人在二战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面对二战无数的风风雨雨时，罗、丘二人总能通力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论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尤其是丘吉尔比罗斯福大8岁，辈分较高的他经验相对丰富，罗斯福对之几乎言听计从，这无疑是我盟军之福也。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大国元首为了共同的目标经常相聚的例子，但很少有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样，能将个人友谊和国家事业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罗斯福亲手为丘吉尔和他的伙伴配好餐前饮用的鸡尾酒，而丘吉尔则会将罗斯福的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示尊敬。这一类似亲兄弟般的举动让人感到无比温馨，也曾使老酒一度相信，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真正的友谊。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热衷于政治，都对历史、自然和大海充满热爱。二战期间，他们因真诚和相互欣赏走到一起，共同为打败轴心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前后5年半约2000天时间里，两人的通信达到了1700多封，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如此友谊恐怕在普通民众中也难以寻觅，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的确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几乎每次会面都是“领袖”向“元首”求援——特别是战争后期，而他与东条英机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二战盟国军事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2月23日下午召开，两国军事大腕第一次正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样的专题会议共举行了12次。白宫的这次会议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主持。丘吉尔借用“阿卡迪亚”为本次会议命名，这一词是指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用中国话解释相当于“世外桃源”，后来杜立特空袭东京，罗斯福说出的“香格里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可惜事与愿违，会议主题却是讨论如何联合起来打赢对轴心国的战争，驴唇不对马嘴。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可不都那样认为。在8月份召开的大西洋会议上，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主要由马歇尔和斯塔克主导。作为美军唯一从未参与过战场指挥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盟国必须首先打败德国，这点和罗斯福观点一致。两人均认为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国内民众也一致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能改变。理由是如果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随之就会失败，战争的结束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相反，打败日本则不然，强大的德国所拥有的科技水平和资源能力仍然会使战争充满变数。在美国，斯塔克是不折不扣的亲英分子，他恨不能把手脚都举起来赞成这种观点，并曾为这种战略的确立而奔走呼号。

反对派当然会有，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金上将对这一观点就颇有微词。金不是一个亲英派，反而一直对英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持有成见，这一成见早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当时金担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摩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与法国狼狈为奸跟美国人为难，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信任甚至讨厌英国人的。今后我们还将无数次看到金跟英国人为难，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也认为：“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参加会议的金上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当海军军官奉命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才能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能报仇时，他们大多会感到不快。珍珠港事件之后，以金上将为首的大部分海军人士对“先欧后亚”战略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美国海军将领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说法，因为一旦那样，对欧洲的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展开对日本人的战争。

金上将决心不让英国人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美国陆海军的矛盾也在此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金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靠海军，而马歇尔认为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的是地面战役，自然赞成重视欧洲和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明显感觉到，丘吉尔竭力希望美国能够扶持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但海军对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后来马歇尔坦承，“我们中一些人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会背信弃义”。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记得，一战之后他们曾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耻地合伙欺骗了。

对于本次会议，英国人显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丘吉尔有亲笔撰写的文件来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援助。丘吉尔需要和罗斯福先把调子定下来，然后让那些军事家去讨论具体问题。此外，他还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盟军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这无疑是力主在太平洋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金所不赞成的，和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的蒋介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和菲律宾总统奎松。

政治眼光远大的罗斯福赞同丘吉尔的观点，很快就对“打败德国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意见表示接受。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工业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更靠近欧洲。纽约离伦敦只有 6000 多公里，而美国西海岸离亚洲的日本则远得多，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超过 10000 公里。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 年，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是 22 亿美元，同亚洲国家只有 10 亿美元。还有

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独力难支。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已经根据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启动了一个名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行动。据称，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加紧研究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超级武器。罗斯福认为日本尚不具备那种能力，但他不敢肯定美国的研究一定能走在德国前面。相对而言，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更加关心，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在这次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中，罗斯福赞同陆军的观点。他和马歇尔都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第一次会议仅仅是试探，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决议。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彼此慕名却并未见过，先混个脸熟再说。会后，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地图，开辟一间通信室建立起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时，美国陆海军高层最初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未能缓和下来。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女士为客人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以使英国人能够尽量住得舒适一些。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个套间，隔壁就是罗斯福，对面是“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房间。当遇到重大问题时，首相可以随时与总统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马来亚的战斗仍在进行。丘吉尔抛出了首先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进攻的“体育家计划”，希望美国军队能在北爱尔兰驻防，以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美国轰炸机参与对德国腹地的轰炸等。在完成上述事项后，用剩余的人力、物力在远东保持守势，仅仅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几个战略要点。他告诉罗斯福，新加坡能够坚守 6 个月以上，以便有效地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抢占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尽可能长地争取时间，使增援部队能够及时到达缅甸和新加坡。

可以看出，丘吉尔提议的行动都离不开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他知道罗斯福很重视中国，因此特别指出防卫缅甸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的陆上供应线。其实他心中另有想法，就是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失守，缅甸同样可以随时放弃。但是印度必须保住，那里对大英帝国实在太重要了。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准备接受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这使他的那些军事顾问特别是金上将备感沮丧。美国正在匆忙应付日本人突然发起的战争，显然未

对会议做出精心准备。包括罗斯福、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每方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观点来出席会议，不像英国人那样早有预谋，步调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意见显然不会仅仅是洗耳恭听或举手赞成。对英国人提出有关欧洲和北非的计划，美国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英国那些行动无非是小打小闹而已。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友谊，而且大致也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那些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明显不太友善，这也许是源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引起的自然反应。和金一样，对英国人指手画脚很不感冒的史汀生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应该是“强健有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善于创造的美国”，而不是“夕阳不太好”的英国。马歇尔尽管赞同“先欧后亚”，但对英国人提出的系列方案同样颇有微词，他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做好准备，“说明我们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的 65 条理由”。马歇尔也认为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罗斯福的思想，总统对那个英国人简直言听计从。对英国人来说，最悲摧的事情在于他们几乎看不起任何人，而唯一能看得起的那个人又看不起自己。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最终是官大的说了算，英国人对美国军事领导人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担心，在圣诞节的头一天一扫而空。在当天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到，斯塔克上将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始终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被打败。”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或“牵牛牵牛鼻子”。尽管斯塔克已代表总统表了态，但显然不是人人都会欣然接受，之后的辩论还要持续 3 个星期之久。

圣诞即将来临。虽然整个地球都不太宁静，可白宫花园里依然摆上了五颜六色的圣诞树。平安夜，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身边的丘吉尔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0000多名听众发表了即席演说。丘吉尔不愧为天才的演说家，他富有感染力的简短演说感染了包括今天老酒在内的所有人：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夜。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之中，国与国之间在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武器互相进攻。这里，在席卷了所有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快乐和平的岛屿。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加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别人夺去了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世界上的权利。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矛盾无处不在。在圣诞节下午的军事会议上，马歇尔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提出盟军建立起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几乎把英国人打蒙了。马歇尔强烈要求，“由一个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简单的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战争的”。他提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高级将领，指挥舰队。英国的参谋长们对此建议没有表态，他们试图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只能由首相来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远东战局越发不可收拾，日军在那一地区的横行霸道让罗斯福在面对国会、

媒体以及民众的质疑时疲于应付。那些原来持孤立主义的媒体，如《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先驱时报》《芝加哥论坛》等，过去往往连篇累牍批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现在则针对美国对战争的处理方式猛烈开火。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而不是遥远的欧洲。他们批评罗斯福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将削弱自身的军事力量。白宫的一份分析表明：“这可能不仅仅是向日本复仇，更是一种共识，认为只有对日本采取进攻策略才能为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

对这种情绪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因香港陷落而心情沮丧的丘吉尔有很多事要做。他将向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一次绝对称得上“重要”的讲话，以说服那些不赞成“先欧后亚”的美国人。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那些之前奉行孤立主义的议员将毫不客气地反对他，这可不是在自己说了算的伦敦。

圣诞节早晨，罗斯福带着尊贵的客人去了教堂。他说：“让温斯顿去和教徒一起唱唱赞美诗吧，这对他有好处。”罗斯福唱了一首丘吉尔以前从未听过的赞美诗——《啊！小城伯利恒》。做完礼拜之后，丘吉尔还要去准备他的演说。那些听众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有些人对英国实在算不上友好。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同时是一流的演说家。罗斯福和奎松可以没有健康的腿，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历史上杰出的哑巴政治家，老酒似乎还未见过。丘吉尔更是此类高手中的绝顶高手，类似于少林寺“扫地老僧”那样一出手就要拿人的角色。尽管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口若悬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在轴心国阵营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样是此道中的高手，东条的口才无疑最差，日本国民曾形容他像一个二流的舞台剧演员。

虽然演说对丘吉尔而言就像吃饭或如厕那样普通，但这次演说太重要了，久经阵仗的丘吉尔感到了不安。1941 年 12 月 26 日中午，他在众议院的前厅来回踱步，等着进去发表演讲。他告诉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书写历史。”医生从首相脸上明显看到了以前很少出现的紧张和不安。

可是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他不但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并且很快

用精彩的演讲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人："你们竟然请我到参议院会议厅来向国会两院代表发表演说，使我感到莫大荣幸。我不禁想到，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好相反的话，我此刻可能是自己就走到这里来了。"——丘吉尔母亲上五辈的姥爷是美国人，曾经在华盛顿手下当过一名尉级军官。这句话瞬间拉近了他和美国人的距离，会场爆发出一阵畅快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和口哨声。哈，原来这家伙是自己人，他是咱们美国人的后代呢！从这句话开始，听众的情绪就被紧紧地抓住了。

丘吉尔开始竭力争取国会的支持。他当然清楚，现在取悦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大骂他们痛恨的日本人，骂得越难听效果越好。在纵论全球战局之后，丘吉尔猛烈谴责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他挥舞着双手咆哮道："对于日本人，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了！"掌声响了起来。

他继续用压倒了喧嚷声的声音富有感情地谈到了未来的任务："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我仍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丘吉尔听出那些毫无保留的掌声是发自肺腑的。在他走下讲台之前，全场起立，最后一次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他热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做出了一个"V"手势。这个手势可谓一语双关，表面上是预祝盟军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成功地征服了美国人。回到白宫，罗斯福对他说"您讲得很好"，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他无异于天籁。

然而军人是铁石心肠的，他们眼中没有政治，只有战争，美国的高级将领绝对没有议员好糊弄。他们刚刚听说，头天晚上，他们易于冲动的总统自己推着轮椅到丘吉尔的房间去了，两人进行了一次临时会谈。据说罗斯福答应丘吉尔，如果菲律宾的供应线被切断，可以考虑把本来答应给麦克阿瑟的援兵拨给英国人去保卫新加坡。美国各军种的参谋长纷纷拍案而起，盛怒之下，集体去找了史汀生。闻听此言，史汀生也"气极了"，他当着大家的面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跟他说就等于跟罗斯福说，甚至效果更好——"总统如果继续这样自己凭侠义去做决定的话，那就只能请他另外去找一位高明的陆军部长"。老子不干了！

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慢性病令霍普金斯形如枯槁，有人把他描述为类似于一种“奇怪、土地精灵般的生物”，甚至是“一具尸体”。但在罗斯福眼里，霍普金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刻他被罗斯福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霍普金斯圆滑地否认丘吉尔有过那样的想法，罗斯福也亲口否认“曾经答应过任何这类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从未考虑挪用给麦克阿瑟的补给品。

总统的话都敢不听，还敢群起而攻之，罗斯福竟然还坦然接受，这种美国式的民主受到了英国人的耻笑。他们认为，“美国的指挥系统简直是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他就当了，仅此而已”。迪尔在致布鲁克爵士的电报中说：“总统的战争委员会一片混乱，连个做会议纪要的人都没有，整个组织机构还处在古老的华盛顿时代。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起码概念都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当天下午，“阿卡迪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会前的压抑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罗斯福亲自向英国人提问：参谋长们是否讨论过，在远东建立联合司令部的可能性？他这话无疑是呼应马歇尔上次提出的建议。

上次还能说官太小要回去汇报无法表态，现在丘吉尔就在这儿坐着，不表态明显是说不过去了。对罗斯福的提议，丘吉尔强烈表示不同意。他解释说，如果战线连在一起，像一战那样，统一指挥当然不错。可现在远东的情况不同，盟军部队彼此相距千里之遥。“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固守的，每个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继续说，“困难在于应运到那个地区的资源，这是只能由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丘吉尔的意思很明显，东西统一分，打仗各管各，而那些东西几乎都是美国人的。会议一时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另议。

“阿卡迪亚”并非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就军事而言，除了“先欧后亚”这一大战略，丘吉尔提出的北非作战以及1943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几乎均未实现。倒是会议上决定的政治内容对未来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真可谓无心插柳。

就在军事将领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争论不休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另辟

蹊径在谋划另一件大事了，国务卿赫尔——他后来被称为“联合国之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美国、中国的正式参战，世界上已经有 26 个国家参加了对轴心国的战争，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已初步形成。两人都觉得，有必要依据 8 月份《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起草一项合适声明，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作战的共同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这个“协约国”声明，罗斯福把这事交给了赫尔去办。到 12 月 25 日，双方初步拟定了一个共同宣言。当时两人都未料到，这一文件将成为未来著名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纲领。

美国有个块头挺大却并不强壮的邻居叫加拿大。德国进攻波兰之后，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于 1939 年 10 月 10 日向德国宣战。当时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 4500 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武器。前文提到参加香港保卫战的就有加拿大的两个营。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在为英国而战。你丘吉尔以前忙没时间来，现在大老远从欧洲跑到美国来了，不去近在咫尺的亲戚家串串门实在说不过去。会议期间，丘吉尔计划到渥太华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号召他们与英、美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对于丘吉尔来说几乎算是度假，顺便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12 月 27 日，与轴心国交战的各国大使一批批应召会见首相和总统。他们之前获悉，有一个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的重要文件正在起草，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第一稿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个国家的驻美大使大为不满，其中也包括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大使胡适。因为在此之前，只有苏联人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们被提前挑选出来阅读文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余的人只能表示同意并签字。

最初的文本约在 12 月 27 日传到莫斯科，苏联的答复 12 月 29 日到了。苏联人显然不知自己享受了特殊待遇，别人还在吃醋，斯大林表示对这一文件不能签字，他们准备另行拟就一份单独声明同这一宣言同时发表。斯大林提出苏联和日本还未宣战，应竭力避免在一个意味着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文件上明确表态。

如果苏联人不能同时加入进来，那简直是大煞风景，就像吃苹果忽然咬出来一条虫一样。罗斯福和赫尔需要的是一个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他们也清楚斯大林是牛人，可不是像丘吉尔那样容易说服的。于是赫尔修改了宣言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

开日本人的条款，苏联人才勉强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要办成一件事实在不易，随后就出现了签字国先后次序问题。这次没有按字母排序进行，排在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首次被正式并列在一起。美国是有钱人，他们对自己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始终不曾有任何怀疑，丘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强大的盟国”。宣言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加上大家都有求于美国，也就毫无异议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自己。将苏联置于四强是作为承认苏联军队所起巨大作用的一种姿态，毕竟人家正实实在在地同德国人作战。中国加入前列源于罗斯福的支持，理由是“中国属于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该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这一原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国土上就没有发生战争，凭什么就排在最前边？不过咱们既然落了个便宜乖，也就不再去追究美国的排名了。那些已经被占领了国土的小国正在等待别人去解救自己，个人实力也在那儿摆着，因此对谁当第一谁当第二不感兴趣。

“阿卡迪亚”会议对我大中华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尽管存在礼节性的因素，但中国毕竟首次作为世界大国被响亮地提了出来。不管罗斯福本人还是美国民众，都认为在战争胜利后的新世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美国陆军的战略家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把中国军队建设起来，利用中国充足的人力去打击日本人。除去上述因素，许多美国人同罗斯福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认为在追随美国这一点上，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苏联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心存感激、友好依附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对美国人一时引起的豪侠之情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文件内容基本搞定，现在还需要一个叫起来尽可能响亮的名字。珍珠港事件以来，与轴心国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何种名称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赫尔在起草宣言最初阶段曾使用过“协约国”一词，这一平淡无奇的名称罗斯福一直不太满意。12 月 29 日，罗斯福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用“联合国”一词来取代它。

丘吉尔从加拿大返回白宫的新年第一天上午，有了奇思妙想的罗斯福便急匆匆地来到了他的房间。由于两人经常串门且人人皆知，警卫人员未加阻拦也

未通报，罗斯福就闯进去了，他急于征得丘吉尔的同意把事情搞定，也想把自己的得意想法向丘吉尔做一展示。

不料丘吉尔刚刚洗过澡，赤条条就从浴室里出来了。虽然都是男人，但如此面对面光着腚，还是有些难为情。慌忙道歉的罗斯福做出要告退的样子。大人物毕竟与众不同，他们不但能随机应变，化尴尬为幽默，还能顺势表达自己的心迹，丘吉尔大笑说："在美国总统面前，大不列颠首相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丘吉尔能想得出来。后来丘吉尔回忆说："我见总统时无论哪次，总还是在身上至少围条浴巾的。"

罗斯福的思想从全球的军事转向了政治。他向丘吉尔说明，自己已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就是用"联合国"来代替原来的"协约国"。丘吉尔对此深表赞同，他还拿英国19世纪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罗斯福看："在此，联合国拔剑出鞘，我们的同胞在战争中浴血战斗，这些永远都不会消逝！"

罗斯福拿出一份二十六国联合宣言草案让丘吉尔看。宣言宣布，"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二十六国决心共同作战，"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丘吉尔慨然允诺。

这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或《二十六国宣言》)，这一重要文件成为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宣言内容再次体现老酒"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伟大原则，核心内容只有区区两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他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一、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附从国家。

二、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做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1942 年 1 月 1 日签字于华盛顿

罗斯福本想用发表宣言来庆祝 1942 年的新年，但显然时间太仓促了。除了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现场的都是一些大使，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得国内同意。虽然实际上只需要大家同意，但表面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都还要加以考虑，所有修改也必须再次征得大家的同意，一来二去耽误的都是工夫。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进行磋商的仅限于美、英、苏三国。当三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宣言文本才被递交给其他各盟国的大使。

联合宣言文本迅速电传重庆。虽然对美、英在一起商量并只征求苏联人意见的做法表示愤慨，但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当即首肯，同时授权常驻美国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稍感郁闷的蒋介石还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针对我们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百年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成为和美、英、苏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惊喜万分。他很清楚凭借中国当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同那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当得知宋子文在华盛顿已经签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宣言中有“宗教自由”字样，但共产党人是不信教的。李维诺夫经过多次往来电文才说服斯大林最终同意，因为“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中始终没有提到日本。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文件。汇集其余22个国家签字的任务交给赫尔去办了。1月2日下午，宣言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依次签字。到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个国家。

宣言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因此大为改观。在这之前，德、意、日等国掌握着发动侵略的主动权，可以自由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军事和心理上占有优势。《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可以看作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再一次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开端。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对此缺乏足够的热情，他的发言稍有保留，“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完毕后发给新闻界。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普遍表示赞成，但苏联报纸始终保持沉默。总体上说，美国记者比英国的同行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1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评论就显得审慎：“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正好与他们的领导观点一致，英国人

因为第一次有人排在自己前边而隐隐感到了不快。

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大家总算联合起来了。话虽说得无比动听，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在宣言之外，盟军高级将领关于战争的争吵仍在持续。英国人像“踢人的小公牛一样猛烈攻击”马歇尔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计划。他们清楚现在美国无疑最牛，马歇尔的提议无疑是想将一贯的世界老大——大英帝国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你让我们这老脸往哪里搁？简直阴险可恨、无理至极也！

霍普金斯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私下把丘吉尔叫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统一指挥远东战区”。1941 年 12 月 28 日，他再次来到了丘吉尔卧室，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赞成由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设在爪哇岛的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

当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时，那些军事将领频频摇头，认为首相中了美国人的计。他们提出罗斯福分明在耍滑头，美国人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才大度地让英国人去担任这一棘手角色的，目的是借此出英国人的丑。保卫那么大一个防区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美国人故意要英国人去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一位英军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英国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后生小辈彬彬有礼而又有力的控制之下，正逐渐沦落为听话的小伙伴。

韦维尔对新职务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沮丧地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但这次是四胞胎！”

丘吉尔并不同意众人的说法，他之前已经答应了美国人。他劝告大家要相信盟友的善心，罗斯福肯定不是想“嫁祸于我们”，他也不愿把马来亚失败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心中还有另一层考虑。

对“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丘吉尔无疑十分满意，这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那个正在和希特勒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肯定也会举双手赞成。之前斯大林已向美、英提出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与盟军“先欧后亚”战略高度吻合。资源有限，如果把重点放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削弱。除了在菲律宾苦苦支撑的麦克阿瑟和奎松坚决反对厚此薄彼外，还有两

个人也非常生气，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

前文提到，日军开战之初占领了俾斯麦群岛，那里距澳洲只有一步之遥。柯廷担心北部城市很快将遭到日军轰炸。如果不能尽快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澳洲大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柯廷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对此，丘吉尔迅速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他告诉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新加坡肯定能守住，就是说，澳洲的安全是无须担心的。

作为太平洋战争中又一个悲情人物——他和罗斯福、奎松一样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他去世时离日本最终投降只剩下仅仅 40 天——柯廷对丘吉尔的话一点儿都不信。澳大利亚陆军只有 4 个精锐师，其中 3 个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另外一个在马来亚协助英军与日本人争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之后，澳大利亚就会时刻面临被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对“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柯廷为此感到不快和不安，担心关键时刻英国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香港和马来亚的节节败退严重影响了英国人的威望。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此相信，相比美国人而言，很多英军指挥官是“笨拙无能”的。后来新加坡失守和美军在巴丹的顽强抵抗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已经损失了一个师，他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1941 年 12 月 27 日，柯廷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日本拿去向全世界大肆宣传——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在文章中，柯廷不仅大力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全球战争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令丘吉尔大为恼火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太平洋上的战斗首先应该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并同他们一起制订自己的太平洋防务计划。”

在文章结尾，柯廷露骨地表示：“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明，澳大利亚对美国充满期待，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感到内疚。”——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在遭到流氓骚扰时，不去求助老公而去寻找其他男人的庇护。如此做

法让一向自视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

丘吉尔必须尽力安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他同意韦维尔出任司令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为了让澳大利亚人不再担心——当隆美尔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攻势时，柯廷甚至公开扬言要撤回澳军在埃及的三个精锐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同意向澳洲派遣 20000 名美军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人继续进攻，另外 50000 名美军士兵随时可以从西海岸奔赴澳洲战场。

另一位坚决反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人，就是虽已看到希望却依然在黑暗和煎熬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蒋介石认为采取这一战略肯定是英国人的主意，美国人上了英国佬的当。“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谓危极矣。”此后蒋介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在随后几年里，重庆政府在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宋美龄也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多次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美、英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首先应该对付希特勒，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时间越久，盟军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越大。在旧金山举行的招待会上，宋美龄艺术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的直接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 19 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借此煽动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宋的言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罗斯福担心因此影响到业已确定的战略，曾劝诫政府要员疏远蒋夫人并安排她尽快离开美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从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种手段，上升为其

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消耗、牵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抵触情绪，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的罗斯福必须做出一些表示。马歇尔最担心中国人因此退出战争。现在，迁就并稳住蒋介石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点，中国一旦失败，将导致日本抽调大队人马去征服印度，随后他们与德国在中东某个地点会师的可怕情景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样苏联人将在欧亚大陆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形势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提出在中国成立一个新战区。1941 年 12 月 9 日，在重庆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积极响应。12 月 23 日，应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在重庆与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共同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主力，不但使苏联人可以放心在欧洲与德国人作战，而且使日本无法在太平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军的共同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其实这本就是他的意思，只是借马歇尔的嘴说出来而已。

经过同重庆磋商以后，盟军远东新战区——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这一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地。罗斯福知道蒋介石喜欢冠冕堂皇的头衔，提出由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中国终于作为盟军的主力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日本曾多次向重庆政府试探媾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完全堵死。

事实上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均在日军控制之下，除了中国军人，这一战区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其他盟军部队，说白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战场，那一头衔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国际含义，听起来更加好听而已。

英国人一贯看不起中国。丘吉尔认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将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战前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在盟军最后取得胜利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等待被营救的少女”。这样中国就会对营救他们的大国充满感激，英国除了能继续占有香港，还能保持在远东的强大影响力。

与英国人对蒋介石不热不冷的态度不同，在美国战后计划中，罗斯福是将中国当成避免亚洲共产主义化的重要一员来对待的。在成立 ABDA 四国联军司令部问题上，罗斯福甚至专门致电蒋介石做了说明，“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澳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按说该一区域目前并没有中国军队参战，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罗斯福对中国的尊重。

罗斯福重视中国并向蒋介石主动示好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罗斯福“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这牵涉微妙的政治关系和个人感受。丘吉尔发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罗斯福、马歇尔这样的重要人物的眼里，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丘吉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就是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来对待。甚至有人专门谱写了针对中国人的歌曲，如《日本人，请不要打中国人的主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好伙伴》等。

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得过高了。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丘吉尔，中国有五万万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支力量！“我只是说眼前的战争，他们目前能打下去已经十分吃力了，”丘吉尔假惺惺地告诉罗斯福，“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的，而且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但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感到遗憾。”

对此，罗斯福依然不予理睬。丘吉尔现在是有求于人，英国必须依赖美国的援助。吃人嘴短，欠钱腿软。最终丘吉尔不得不迁就罗斯福的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心里很不乐意的丘吉尔还不得不去做下属的工作，他违心地致电更加看不起中国人的韦维尔，“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CHINA’”。

华盛顿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罗斯福的想法。超过 80%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

是他们未来天然的民主盟友，而把英国人看作长期伙伴的还不到 40%。很多美国人对一战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沆瀣一气，在巴黎和会上调戏美国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另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 的美国人赞成尽早向日本人发起进攻，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 25%。罗斯福是在违背民意帮助丘吉尔和斯大林。

在巴丹浴血奋战的麦克阿瑟尚不知晓，“阿卡迪亚”会议已经决定了菲律宾最终陷落的命运，他们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和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的勇士们将会很快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美国的吃瓜群众同样被蒙蔽了。

丘吉尔此行实现了另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使罗斯福同意让美国的生产部门生产更多的武器，支援同盟国打赢与轴心国的战争。就会议实际成果而言，整个英国代表团中功劳最大的当属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促使美国扩大生产与供应问题上厥功至伟。

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相仿的机构，也就意味着此类问题的商讨往往是通过一种不正规的方式进行。在五月花饭店里，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同伴一起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了无数次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在原已提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其实最大的功劳并不属于唐纳德，也不属于比弗布鲁克，而应归功于一直病恹恹的霍普金斯——“影子总统”的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几乎所有关键场合都会出现他的影子，所有棘手问题都需要他出面协调解决。他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共同观点，连同他的非官方身份使他干起这些事儿游刃有余。在美国民众眼里，“罗斯福的双腿就标志着他不畏艰难挫折和肉体痛苦的勇敢精神”，而“霍普金斯的脖子瘦棱棱的像穷人一样，行动同样是光明磊落的”。在他的主导下，1942 年 1 月 13 日，美国根据战争及会议要求成立了战时生产管理局，比弗布鲁克成功说服新局长唐纳德扩大了原定的生产计划。

比弗布鲁克提出，美国 1942 年的生产计划存在着巨额不足。坦克不足额为 10500 辆，飞机缺 26730 架，大炮缺 26000 门，步枪少 1600000 支。他认为所有生产指标必须增加，扩大后的目标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最终，在霍普金斯斡旋下，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如愿以偿。

鉴于在修改指标时霍普金斯所起的关键作用，欣喜万分的丘吉尔在写给掌玺大臣艾德礼的信中称他“简直就是一位可爱的天使”。

在随后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自信满满地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所制订的庞大生产计划：1942 年飞机、弹药、坦克产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总统列举了一大堆数字，并且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儿，这些产量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1 月 6 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具体产量是：作战飞机 45000 架，坦克 45000 辆，高射炮 20000 门，防坦克炮 14900 门，地面和坦克用机关枪 500000 挺，新增船舶 800 万吨。

罗斯福指出“这仅仅是开始”，他接着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到 1943 年，美国军事工业将生产作战飞机 100000 架、坦克 75000 辆、高射炮 35000 门、新建船舶 1000 万吨。

同盟国拥有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现在又有了这么多的武器，可谓是如虎添翼。一大堆惊人的数字足以让盟军信心倍增，而让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哥儿几个胆战心寒！

如果将霍普金斯、马歇尔简单比喻成张良和陈平，将尼米兹、麦克阿瑟、斯普鲁恩斯比喻成韩信、彭越、英布，那么唐纳德无疑就是罗斯福的萧何。在接到罗斯福的任命时，身材魁梧的唐纳德，除了礼貌性地咳嗽和扬起眉毛，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组织和监督庞大的军工生产。在他的手下，大到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重型轰炸机，小到线圈和轴承等零配件，涉及产品种类超过了 10 万种。

这唐纳德果真没有白姓唐，他和自己的本家唐雎一样不辱使命。在他的努力下，战时生产局很快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机构。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他颁布的一道道命令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命令严厉指出，300 种不属于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马上缩减，甚至就地勒令停产。比如冰箱、自行车（这在日本也算作战设备，比如山下奉文颇为得意的银轮部队）、鸡蛋烤饼铁模、易拉罐、牙膏、衣服架子，还有贵重的金属骨灰盒——连死人都管到了。

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生产轨道，无

数民用企业被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工业集团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美国民众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底特律汽车工厂里开出的不再是民用小轿车，而是一辆接一辆军用卡车和两栖登陆车，有些干脆就是装甲车和坦克。儿童玩具制造厂和烘面包器工厂则被转产枪支和子弹，化工企业被安排生产炸药和梯恩梯（TNT）。唐纳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组织起来，使各厂的个别生产变为集体有计划的生产。所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大小事情统统一路绿灯，有时几乎是拿令箭当鸡毛。

以飞机生产为例：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迅速扩大了生产场地；道格拉斯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添置了生产设备，其中花费1200万美元建起了新厂房；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在纽约建起新的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佐治亚建起了专门生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基地。短短一年时间，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从战前的41家增加到81家，生产厂房从130万平方米扩大到1580万平方米，雇佣劳动力从1940年的10万人一下子膨胀到200万人以上，产量也从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不到30000架达到了1943年的85898架和1944年的96318架。

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飞机质量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格鲁曼公司针对开战伊始美国战斗机打不过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际状况，与著名的通用公司合作——前者有技术，后者有规模——开发并大量生产高性能的舰载F4F“野猫”战斗机和TBF“复仇者”鱼雷机，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生产了18000架，去和那些下速冻饺子一样开出船厂的航空母舰配套。

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绝迹。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剩下的大多是因为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青壮年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兵工厂”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原来根本无法从事这类工作的妇女有超过600万人加入了军工企业的生产队伍，现在她们面对的不再是锅碗瓢盆，而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连以前很难找到工作的黑人也找到了生产武器的工作。要知道制造航母、飞机、坦克可不像炕烧饼，弄袋面、砌个炉子就能随便干的。这些彰显了美国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生产、研发能力。

最受生产厂家欢迎的金属废料也进行了回收，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媒

体向公众展示了金属废料回收的作用和详细过程，告诉大家“一把废铁锹就可以生产出 4 颗手榴弹”，少年儿童也加入了回收、上交废料的行列。回收多少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举动，让后方的民众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战争中去，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烘托全民参战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德后来忙里偷闲两次出访中国，同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翁文灏（经济部长）、曾养甫（交通部长）等要员多有接触，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如何建立自身的军工生产，给予重庆政府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书归正传，再次回到会议主题。说马歇尔为二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于他的很多提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另一项提议为盟军最终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就是成立著名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一建议迅速得到批准，新机构后来被史学家称为“阿卡迪亚”会议最宝贵、最持久的成果。这一成就的创始者是马歇尔，培育者是罗斯福，而它之所以最终得以实现，是由于丘吉尔善于接受意见。战争期间，这一机构召开过超过 200 次正式会议，议定的事项不计其数。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 3 名美国代表和 3 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各 1 人以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成立机构就必须有办公场所，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委员会的最初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兵力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第一个理由。美国首都恰恰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就成了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常工作地点设在华盛顿。

代替陆军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迪尔的任命最初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在一起很不习惯——在日本军事就是政治——迪尔因为具有政治身份而遭到非议。后来美国在 1942 年 7 月任命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才算把这个问题摆平。结果表明，丘吉尔对迪尔的任命是值得幸运的。迪尔和马歇尔有着类似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般的个人友谊，他成功赢得了马歇尔及其全体美国同事的信任。后来代表皇家海军、空军和陆军的

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没有一个人像迪尔那样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在战事紧张时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大问题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出面决定。对此莱希曾说："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定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苏联人也来参加这个委员会，苏联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他们有着一个辽阔、单一、独立的战场，参谋部的合并既没必要也无法执行。苏联的制度也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不愿意把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还有一点，苏联同日本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当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进行生产时，美国人明显增强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人在最初的进攻中赢得了那么多胜利，但他们终将被打败，美国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请让我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虽然被迫做出了让步，但我们会收复失地，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强。很快，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将发动进攻；我们，而不是他们，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将实现最终的和平。"

罗斯福在谈话中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中国的幅员辽阔，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中国人民在近五年里顶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队，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带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2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会议结束，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取得的成绩感到庆幸。英国人获得了可靠保证，美国的部队和资源将主要用于对德作战，军需品的供应也不会

中断。至于仓促参会的美国人，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都算是获得了辉煌胜利，美国已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盟军的第一把交椅，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退居次席，成为美国人不折不扣的小弟。美国的老大地位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1月14日晚上，丘吉尔参加了白宫的最后一次晚宴，准备与他亲爱的罗斯福老弟告别。在丘吉尔眼中，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但是除了丘吉尔和留在美国的迪尔元帅，大部分英国人都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开美国的。“美国人已经遂愿，以后战争都归华盛顿指挥了，”莫兰勋爵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但是他们将来如果这样不客气地拨弄我们，那就不聪明了。我国人民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高兴，他们会同意的充其量不过是试上一个月再说。”丘吉尔对罗斯福公布的武器生产数量非常满意，对此，莫兰说：“首相被那些数字彻底灌醉了。”

罗斯福对丘吉尔返程的安全表示了担忧，因为英国首脑会聚华盛顿的消息已经为全天下所知。根据庞德海军大臣的可靠情报，他们返航的路线附近游弋着不低于20艘德国潜艇。停泊在百慕大的“约克公爵”号正在等待丘吉尔一行。在他们乘坐一架巨型波音飞机飞往百慕大的途中，灵机一动的丘吉尔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回国。他在美国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家里一摊子烂事等着他去摆平呢。

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和庞德都反对丘吉尔临时改变行程计划，但当丘吉尔说飞机上留有他们的座位时，两个人迅速改变了主意。乘机安全降落在普利茅斯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我们从百慕大做长途飞行，借着一股时速30英里的顺风安全抵达此间。”

“阿卡迪亚”会议胜利闭幕。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已经被无情抛弃，这正是他们迟迟得不到有力增援的主要原因。

可是有一个人还不能轻易放弃，他就是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

逃跑的“英雄”

“阿卡迪亚”会议议定的各项内容看似鼓舞人心，但对江河日下的盟军远东战局丝毫无补。到1942年2月底，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关岛、威克岛以及

西南太平洋的新爱尔兰岛、新不列颠岛和所罗门群岛大部，除爪哇岛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缅甸南部相继沦陷日军之手。用一句话形容盟军的远东战局，就是“怎一个‘惨’字了得”。东京报纸已公开宣称：“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日本四岛的庆祝活动此起彼伏，上自内阁、大本营，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处于一种病态的癫狂之中。再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人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仍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菲军顽强据守的巴丹和科雷希多。尽管躲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度日如年、处境尴尬，但“万绿丛中一点红”使他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美国，麦克阿瑟的人气急剧上升，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硬汉”。美国许多州的议会向科雷希多发来电报，向他表示“州的谢意”，民众和社会团体的赞扬电文也纷至沓来。新闻界更是将他捧上了天，报纸上充斥着麦克阿瑟如何指挥部队打得小鬼子溃不成军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华盛顿 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1942 年 3 月 11 日所发布的 142 份官方战报中，有 109 份提到了麦克阿瑟。一些将之奉若神明的国会议员甚至向罗斯福提议，应迅速将他调回华盛顿担任美国陆军最高统帅。

罗斯福和史汀生当然清楚那些宣传不怎么靠谱，很多是为了鼓舞士气不得不为之。巴丹战局无疑是绝望的，尽管两人都不太喜欢麦克阿瑟，但也必须考虑这位“国民英雄”下一步的去向。

日军攻占俾斯麦群岛之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威胁。前文说过，澳大利亚本就不太雄厚的陆军力量此时正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征战，空军大多部署在中东，海军大部在地中海地区，澳洲的防务几乎形同虚设。时刻面临的入侵威胁使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坚决反对盟军的“先欧后亚”战略，强烈要求盟军尽快加强西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保证他的国家不至于受辱。

对盟军来说，保住澳大利亚这一未来反攻的基地已成当务之急。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一致认为，有必要在该地区集结起新的军事力量，为遏制日军的攻势以及未来的反攻做准备。派出军事力量，随之将产生一位新司令官。照常理，在澳大利亚任命一位盟军指挥官以英国人最佳，但此时得到增援的日第十五军已开始对北部缅甸进攻，英国人失去缅甸只是时间问题。由于丘吉尔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调入缅甸的要求遭柯廷严词拒绝，伦敦和堪培拉的关系非常紧张。柯

廷扬言要从埃及召回部队时，丘吉尔无奈接受了澳大利亚内阁做出的决定：澳军可以去防守苏伊士运河，但作为交换，美国必须派遣更多的军队到澳洲大陆来。除非新的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否则这一承诺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证。

这样，由美国人担任澳大利亚地区的盟军指挥官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马歇尔立即想到了此刻蹲在马林塔隧道里郁郁寡欢的麦克阿瑟。

在美国军政两界，不管那些人对麦克阿瑟有多大成见甚至讨厌，但有一点大家都承认，就是不论战略战术水平或者统帅大军的能力，在美国陆军中还真找不出几位比这家伙强的。此前麦克阿瑟已晋升陆军上将，让一位陆军上将在自己任内阵亡在战场上，马歇尔同样将“名垂青史”。他最担心的是麦克阿瑟被日军俘虏，这让人难以想象的情形会给美军士气带来双倍的伤害。再说坊间一直传闻，麦克阿瑟一直压制马歇尔晋升导致两人关系不睦，此时牺牲麦克阿瑟也容易被误解为公报私仇。基于上述几方面原因，马歇尔积极向罗斯福建议，尽快将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出，到澳大利亚担任那一地区的盟军司令。他同时提出将奎松、美国高级专员塞耶以及他们的家眷一并接出来。

罗斯福对傲慢自负的麦克阿瑟一贯不太感冒，他甚至准备用这位远亲的牺牲成就其“国家英雄”的美名，并借此振奋国人的士气。但罗斯福毕竟是一位能将个人喜好置之度外的杰出政治家，麦克阿瑟目前在美国人心中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最终认为“牺牲麦克阿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也无法向公众交代。于是总统顺水推舟地告诉马歇尔，“美国不需要一个战死在菲律宾的陆军上将”。

对接出奎松和塞耶，罗斯福深表赞同，他认为让奎松留在菲律宾无异于一颗重磅定时炸弹，从政治上来说比麦克阿瑟还要危险。为防止菲律宾政府再度发生动摇，必须以最快速度将奎松撤出，让他到美国来，吃我的住我的，他就不会再整天叽叽歪歪了。

于是马歇尔再度向麦克阿瑟发去电报，要求他和家属搭载潜艇一起撤离。麦克阿瑟清楚这是最后的希望，他向琼提出，让她带小阿瑟先行撤离，但琼态度坚决地回绝了这一请求。随即麦克阿瑟向马歇尔复电，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感激华盛顿的关心，但他们夫妇都拒绝离去，也不愿把小阿瑟送走。

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一家，连奎松也不愿意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好说歹说才把他的工作做通。奎松在与内阁商谈过后，决定支付1935年答应麦克阿瑟的酬金。2月13日，奎松拟定了菲律宾一号行政令。很快，大通银行菲律宾财政部账户上划出50万美元，转入了纽约美华银行托拉斯麦克阿瑟的私人账户。这些当然是在极度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蹲守在战壕里忍饥挨饿的士兵得知自己的司令官又发了这么一大笔横财，将写出什么样的歌谣就不得而知了。

2月20日拂晓，美军“旗鱼”号潜艇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奎松和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塞耶及家人准备乘坐这艘潜艇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象征性地托塞耶带回去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勋章、证件和一份遗嘱。

尽管之前曾有过不少矛盾，但分别的场面仍然伤感无限。奎松夫人杜拉·奥维拉引用了一段西班牙内战时期著名将领威洛贝的名言送给麦克阿瑟：“三十年来，我为我的同胞奋斗，为我的同胞怀着希望。现在这些同胞却为了并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子被烧死了。”麦克阿瑟告诉小阿瑟的教母，琼和阿瑟将陪伴他继续在岛上坚守，“我们是一对同命鸟”。奥维拉夫人两眼含泪，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

麦克阿瑟和奎松紧紧拥别，他告诉已经病入膏肓的奎松：“您将看完这场战争，您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愿上帝保佑您。”奎松从手上脱下刻有自己名字的图章戒指给麦克阿瑟戴上，哀婉地说：“如果您战死沙场，当他们找到您的尸体时，我要让所有菲律宾人都知道，您是为了我的国家光荣战死的。”

起航时间到了，奎松总统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副总统奥斯梅纳一行共10人依次进入潜艇。转瞬间，“旗鱼”号消失在茫茫碧波之中，在暗夜里驶向棉兰老岛。他们将从那里乘机转赴澳大利亚。

奎松的离开让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怜的奎松再也未能活着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1944年8月1日客死异乡。同年10月，跟随麦克阿瑟重新登陆莱特岛的已经是他的继任者奥斯梅纳。

华盛顿已经决定让麦克阿瑟离开，要求他撤出的命令在2月22日再次做出。那天科雷希多收到了一封由总统、史汀生和马歇尔联合签署的电报，命令麦克阿瑟立即启程前往棉兰老岛，从那里转赴墨尔本。电报里说，“你将在墨尔本统率所有的美国军队”。美国并未将这一消息告诉澳大利亚人，因为麦克阿瑟的离

开是带有极大风险的。

麦克阿瑟仍然不愿离开，他提出辞去现有所有职务，以一名普通老兵的身份加入巴丹的防守者队伍。他是个极端要面子的人，担心这样离开会由于没有履行和巴丹守军共存亡的诺言而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我和我的家庭将与守岛部队共存亡。”副官赫夫已经找到了能供他父亲留下的那支手枪使用的子弹。“谢谢你，”麦克阿瑟告诉赫夫，“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和琼活捉去了。”

但是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参谋人员并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想法，他们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他能够离开菲律宾，那样才能为巴丹争取更多的援军。其实麦克阿瑟之前的言行含有不少的作秀成分，两天之后，他回电华盛顿同意撤离，但是要求推迟行程，由他自主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避免因他的突然离去引起守军的混乱。麦克阿瑟同时建议由温赖特接替他的职务，由爱德华·金少将接替温赖特任巴丹守军司令。罗斯福很快答应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3 月上旬，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已获悉麦克阿瑟准备溜走的消息。“东京玫瑰”扬言，一定要在月底之前活捉麦克阿瑟，将他拉到东京游街并在帝国广场斩首示众。可笑的是，3 年之后，正是这个当初他们声称要斩首示众的人，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为安全起见，马歇尔多次敦促麦克阿瑟尽快动身。

麦克阿瑟决定在 3 月 11 日离开科雷希多。海军计划像接走奎松一样派潜艇接他出去，因为这是目前最安全的方式。出于对海军的不满，麦克阿瑟拒绝乘坐潜艇，而是选择了由他掌握的最后 4 艘鱼雷艇作为出逃工具。他此举同时也是想给海军难堪，你们不是说增援船队冲不破日军的海上封锁线吗？看看老子是如何利用小小鱼雷艇轻松冲出敌军包围圈的。

3 月 11 日傍晚，麦克阿瑟一行，包括琼、小阿瑟和保姆阿珠、参谋长，海军第十六军区司令洛克威尔少将以及参谋人员等 22 人一起来到了码头，他们将分乘约翰·巴尔克利海军上尉的 4 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这种鱼雷艇长 24 米，速度比日军的驱逐舰还快，艇身前后各装有 2 条鱼雷，遇敌可随时发起攻击，“攻跑兼备”使之成为理想的突围工具。之前，大胡子巴尔克利没有同亚洲舰队其他舰艇撤离菲律宾，而是一直留在马尼拉湾坚持战斗，所以深得麦克阿瑟的信赖。

临行前，麦克阿瑟召来了西点军校的师弟温赖特少将，他将接替菲律宾美军

指挥官的职务。麦克阿瑟向温赖特解释，“根据总统的一再命令”，他要走了，“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要么服从，要么离开陆军。我想让你告诉所有部队，我是在不断抗议下被迫离开的”。

“我当然会，道格。”温赖特知道此时多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

麦克阿瑟把一盒塔巴卡里拉雪茄和两瓶刮脸膏作为礼物送给温赖特——烟肯定很快就抽完了，那些刮脸膏在温莱特后来的战俘生涯中派上了用场。他嘱咐道：“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尽量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一定要守住。”

“我会尽力而为。”温赖特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和伤感。

麦克阿瑟继续说：“但是我要确定你们在尽全力进行防守。你是一个老兵，乔纳森，巴丹防御一定要有纵深，必须有纵深地进行任何拖延时间的防御。”

“我知道，我正在努力依据地形和部队人数展开纵深部署。只要我活着，我会一直坚守巴丹的。”在科雷希多最后与麦克阿瑟诀别之后的几年时间中，温莱特多次想起自己的承诺，一个没能坚守的承诺，这句简单却无法践行的承诺折磨了温赖特的残余人生。

“再见，乔纳森，”两人握手告别，“我回来时你如果还在巴丹，我晋升你为陆军中将。”

说完这些话后，麦克阿瑟脱下那顶大家熟悉的元帅帽，挥手向码头上的一小群人告别。他的面容略显苍白憔悴，褪了色的军服由于体重减轻了 11 公斤显得宽松肥大，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远处炮声依稀可闻，不断划破夜空的闪光说明那边的战斗仍在持续。麦克阿瑟怀着无比惆怅的心情登上了巴尔克利的 PT-41 号艇。当经过两位站在暗处的士兵身边时，他无意中听到一个士兵对同伴说：“中士，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他运气好，也许 20%吧。”

事先制订的逃离计划是先经库约群岛的塔加瓦延岛，然后驶往群岛最南端棉兰老岛北岸的卡加延湾，在德尔蒙特机场改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航途预计 35 个小时，行程 1100 公里，其间要突破好几道日军海上封锁线。突围船队的应变计划是：一旦与日军舰船遭遇，其余 3 艘鱼雷艇立即甩掉汽油桶等负荷快速迎

上去发射鱼雷，掩护麦克阿瑟的 PT-41 号艇高速逃逸。其余各艇自行脱离战斗，到下一个预定地点会合。遇有敌情时各艇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得打开识别灯。

PT-41 号艇上共搭载 9 人，麦克阿瑟夫妇、小阿瑟、保姆阿珠、副官赫夫、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 3 名军官。巴尔克利驾驶鱼雷艇小心翼翼穿过海湾出口处的雷区，同其他 3 艘鱼雷艇会合后乘着夜色向南疾驰而去。

海上风浪很大，鱼雷艇颠簸得异常厉害。除琼和赫夫之外的其他人都晕了船，几乎把胆汁都吐了出来，脸上和身上被撞得到处是伤。浪头涌上甲板，灌进后舱，浑身湿透的所有人冷得发抖，冷得嘴唇青紫。麦克阿瑟此时已无法顾及光辉形象，他的衣服皱巴巴的，眼睛因缺乏睡眠充满了血丝。后来他称此为“一次在混凝土搅拌机中的糟糕旅行”。

最初 4 艘鱼雷艇呈一路纵队快速行进，由于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他们在夜暗浪大的航途中失去了联系，各自单独朝预定集合地点驶去。当 PT-41 号艇行驶到卡夫拉岛时，前面出现了日军的巡逻舰队。幸好暗夜中的日本人并未发现他们，巴尔克利机警地绕开敌舰溜了过去。

第二天拂晓，PT-32 号艇的旗语兵突然发现，前方海面上一个模糊的黑影正逐渐靠近，于是立即向艇长舒马克上尉做了报告。本就十分紧张的舒马克断定那是一艘日军驱逐舰，正以 30 节的高度迎面驶来。舒马克立即下令将堆积在前甲板上的备用油桶抛下大海，鱼雷手打开发射盖做好了进攻准备。

刹那间，PT-32 号艇上警钟声声，各作战岗位一片忙碌。就在舒马克准备下达“发射”口令的一刹那，正在接近的那个黑影发出了几道闪光，旗语兵声嘶力竭地喊道：“鱼雷艇，我们自己的艇！”那正是麦克阿瑟的 PT-41 号艇。

真是千钧一发！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刚才没有贸然开火。事后舒马克心有余悸地回忆，PT-41 号艇“在黎明的微光里被奇异地放大了”。

会合后，两艇继续前进。16 时，他们驶抵第一个预定会合点塔瓦加延岛，PT-34 号艇已经等在那里。第十六海军军区的洛克威尔少将就在这艘艇上，果真不愧为海军出身，他那艘艇比其他艇快了许多。几艘突然到来的鱼雷艇打乱了小岛居民的平静生活。洛克威尔一行登上小岛时，岛上仅有的 9 户居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美国人。此时失散的 PT-35 号艇仍不见踪影。

本来海军的一艘潜艇预定于当天晚上到这里接走他们，这样万一鱼雷艇出现问题或者麦克阿瑟临时改变主意，还可以有另一种撤离办法。但麦克阿瑟决定继续乘鱼雷艇突围。由于 PT-32 号艇在清晨的忙乱中将大约 600 加仑燃油扔进了海里，剩余燃料已无法支持它高速跑完之后的行程，麦克阿瑟让它留下来等待潜艇，其余两艘艇起航前往卡加延。傍晚时分，他们再度起航，PT-34 号一马当先，PT-41 号紧随其后，两艘艇高速驶出隐蔽地点继续朝着南方飞奔。

险情很快再次出现。刚刚出发不久，一艘巨大的日军战舰在晴朗的夜空下隐隐向着他们逼近，就位于艇首左舷 3 度、距离 8000 米的位置上。这回可不是昨天的虚惊，那是一艘在这一带巡逻的日军巡洋舰。

那艘巡洋舰可能是开向马尼拉湾的，途中与麦克阿瑟的鱼雷艇不期而遇。双方距离太近了，躲避或逃跑已不可能。巴尔克利命令关闭发动机，打开鱼雷发射盖准备以死相拼。这里距日军封锁线已经很远，日军根本想不到小艇上竟然藏着东京重金悬赏缉拿的头号敌人麦克阿瑟。尽管看到了远处的小艇，日本人错误地将关闭了发动机的鱼雷艇当成了渔船，以原来的速度和航向大摇大摆地开走了。事后得知麦克阿瑟是乘鱼雷艇出逃的消息，日本人简直悔青了肠子。

对此，麦克阿瑟回忆："当时我们几乎停止了呼吸，等待那即将让我们暴露身份的第一批炮弹打过来。几秒钟过去了，几分钟过去了，敌人的战舰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只是穿过我们的航道缓慢地向西行驶过去了。"

两艘鱼雷艇死里逃生。一旦脱离日军的视线，他们立即开足马力以最快速度继续向东南方向驶去。

夜里，艇上的人大部分都极不舒服地睡着了，只剩下麦克阿瑟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叫醒了海军出身的赫夫副官："我睡不着。"

"对不起，长官。"

"我想找人说说话。"

"好吧，长官。说什么呢？"

"哦，什么都行，我只是想聊一聊。"

麦克阿瑟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早年经历，他在菲律宾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落到这步田地的郁闷。最后他冲着赫夫的耳朵吼叫，声音压过了发动机的

轰鸣："我将来一定要重新杀回去，去解放那些岛屿。"

3 月 13 日 7 时，经过 45 个小时艰难航行，麦克阿瑟带着两艘鱼雷艇安全抵达卡加延。不久，之前失去联系的 PT-35 号艇也抵达。行完庄严的军礼，驻守棉兰老岛的威廉·夏普准将紧紧握住了这位浑身湿透的上将伸过来的大手。

夏普对麦克阿瑟的死里逃生由衷感到庆幸。他报告说，自己的部队一切安好。他还派出 1000 名士兵列队欢迎狼狈不堪的客人一行，麦克阿瑟也就像煞有介事地检阅了夏普的仪仗队。日军此前已经在南部的达沃登陆，但棉兰老岛的北部连同德尔蒙特机场仍在美军的掌控之中。

夏普为客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赫夫说："那是自两个月前离开马尼拉以来从未品尝过的美食。"席间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悲壮气氛。麦克阿瑟走到洛克威尔少将和巴尔克利上尉的座位前，端起酒杯一脸庄重地对他们说："这一次你们是以真正的海军作风干的，我将非常高兴而荣幸地授予全体船员银质奖章，以表彰你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毅和勇敢。你们把我从虎口救了出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席间有人告诉麦克阿瑟，奎松总统并没有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而是躲在附近的内格罗岛，准备在那儿建立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闻听此言，麦克阿瑟大吃一惊。这一信息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追捕奎松简直是易如反掌。他马上和奎松取得了联系，催促他尽快到棉兰老岛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澳大利亚。

对麦克阿瑟的召唤，奎松丝毫不为所动，他不愿意就此离开菲律宾。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再次派出了巴尔克利，要他无论如何把奎松弄过来。巴尔克利履行了命令，他连劝带唬，近乎绑架地把菲律宾总统给带回来了。随后奎松随麦克阿瑟一起离开了菲律宾，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故土。

麦克阿瑟本以为至少有 4 架 B-17 在德尔蒙特等他，但到机场才发现只有一架，而且外表破旧、油迹斑斑。布里尔顿倒真是派出了 4 架 B-17 从墨尔本出发，其中 2 架起飞不久因故障返航，另一架在即将到达德尔蒙特时坠入大海。

对此，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立即给驻澳大利亚美军司令官乔治·布雷特中将发去了一封措辞激愤的电报，抱怨"派遣的 4 架飞机只有 1 架到达，还由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他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们没有可

用的、能正常运转的B-17，那就必须从夏威夷或者美国派过来”。他同时将这一信息发给了华盛顿的马歇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落难的凤凰不如鸡。麦克阿瑟的无理要求竟然很快有了结果，布雷特很快协调三架飞机前来恭迎他的大驾。这次有两架B-17着陆，第三架起飞不久再次因故障返航。17日凌晨，麦克阿瑟一行乘两架“空中堡垒”飞往澳大利亚。

两架飞机原定在达尔文机场降落。就在飞机即将抵达时，机场发来消息说，日军正在对达尔文港进行空袭。B-17只好掉头转向备用的巴切勒机场，于上午9时30分平安降落。麦克阿瑟一行马上登上停机坪另一头的C-47运输机，再次升上蓝天，迅速向中部的艾丽斯斯普林斯飞去。10分钟后，一群日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而至，对麦克阿瑟刚刚离开的巴切勒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运气真不错，麦克阿瑟的运输机再次躲过了日军的劫杀，安全降落在艾丽斯斯普林斯机场。

当运输机徐徐降落时，头枕着椅子后背的麦克阿瑟一边解着安全带，一边对身边的萨瑟兰说：“真险哪！战争就是这样，你或是胜利或是失败，或是生或是死——只有睫毛之差。”

麦克阿瑟一行将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墨尔本。火车上的麦克阿瑟睡着了，他的头靠在琼的肩上，4个小时一动未动。琼对丈夫的酣睡颇感欣慰，她心满意足地对坐在对面的赫夫悄声说：“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他这是第一次真正睡着了。”

到了此时已经没必要再保密了，他即将抵达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开，“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正在一列奔驰的列车上，马上就会抵达这里”。火车缓缓驶入阿德莱德车站，站台上早已人头攒动。列车尚未停稳，几个性急的记者已经心急火燎地冲上了火车。一大群宪兵排成两队，从车门口开始分开众人，那几个冲上车厢的记者也被轰了出来。

麦克阿瑟和琼出现在车门口，所有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他们——这是麦克阿瑟梦寐以求的场面。他摆好了姿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记者一窝蜂围了上去，强烈要求麦克阿瑟发表重要讲话。麦克阿瑟在一个用过的信

封背面草草地写了几行字，然后昂首挺胸，发表了恺撒式的声明：

“据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从科雷希多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人的进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援救菲律宾。我脱险了，但我还要回去！（I shall return！）”

“我还要回去！”这一铿锵有力的语言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激励盟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最强音，也成为麦克阿瑟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句口号。这句话很快被刊登在报刊上，写在墙壁和海滩上，印在香烟盒、火柴盒和邮票上，甚至被加入了祈祷词中，它成为处在日军铁蹄之下苦难民众的希望，成为地下反抗者的火炬，成为前线士兵的战斗号角。据说后来在公开发表时，华盛顿建议麦克阿瑟将其中的“我”改成“我们”，遭到老麦的断然拒绝。

1942 年 3 月 21 日，麦克阿瑟一行安全到达墨尔本。当火车驶入斯潘塞大街火车站时，那里聚集的 5000 人朝他欢呼，一队由 360 名工兵组成的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迎接。澳大利亚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福德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了麦克阿瑟的双手，仿佛握住了澳大利亚安全的希望。60 多名记者飞快地涌了过去。

麦克阿瑟看上去镇定而自信，穿着褪了色的丛林夹克和熨得笔挺的长裤，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已从乘坐鱼雷艇和飞机的颠沛历程中恢复。麦克阿瑟大声宣读了在火车上写好的简短声明。他对全球战局进行一番分析之后，高调宣布：“我对最后成功地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充满信心！”整个站台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麦克阿瑟的到来瞬间改变了笼罩着澳洲大陆的低迷气氛，美国驻澳大使纳尔逊·约翰逊为这种变化的快速和深刻感到震惊：“将麦克阿瑟派到这儿是一个天才的举措，他令低落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

同样是败军之将，金梅尔和肖特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的命运是在公众的视野中永远消失，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止的调查和诘问，而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却成了世人敬仰的大英雄、大豪杰。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赞美和荣誉。对美国人民来说，麦克阿瑟已成为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没有之一。有参议员提议，将每年的 6 月 13 日命名为“麦克阿瑟日”，以纪念他在 1899 年的那一天考入了西点军校。为表彰他的英勇行为，国会以 253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历届美国总统都没有获得

过如此高的票数——授予麦克阿瑟国会荣誉勋章。那是他参加一战凯旋都未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为了这一荣誉，他整整等待了 28 年，没想到打了败仗却得到了。陆军部在写给麦克阿瑟的嘉奖令中说："在反对日本侵略军方面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坚韧不拔，远远超过职责对他的要求。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每一个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沉着应战。他以行动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激励了菲律宾人民对其武装部队的信心。"

美国人民对珍珠港事件仍心有余悸的关键时刻，麦克阿瑟的名字仿佛具有魔力，发出无法比拟的强大号召力。这位"蒙难的君主"成了光彩夺目的英雄。在美国，一些街道、场馆、建筑，甚至一种舞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些老兵联合签名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麦克阿瑟调回陆军部担任最高统帅，有人甚至敦请他参加 1944 年的总统竞选。后来罗斯福选择威廉·莱希上将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时代》周刊愤愤不平，"要是由老百姓投票选举，那肯定是麦克阿瑟"。《纽约时报》也一改原来的严肃作风，称麦克阿瑟"混合了好莱坞塑造的忠实士兵理查德·戴维斯的理想主义色彩"。《民族》杂志在扉页上写道，"国民对领导人最钦佩的心理素质，就是麦克阿瑟将军那样的斗士性格"。《纽约太阳报》发自伦敦的消息说，"自从电影明星瓦伦丁诺之后，还没有哪个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家喻户晓，伦敦的报纸动辄将他比喻成纳尔逊和德雷克"。民众对麦克阿瑟的脱险经历最感兴趣，对于他逃到澳大利亚的曲折历程，美国报纸的大幅标题是："我们的老兵麦克阿瑟成功欺骗了狡诈的日本人。"遥远的俄国人也来凑热闹，《真理报》《消息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美国的麦克阿瑟和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地勇敢"。

在美国，"麦克阿瑟服""麦克阿瑟蜡像""麦克阿瑟牌豌豆""麦克阿瑟牌铁锁""麦克阿瑟大桥""麦克阿瑟街道""麦克阿瑟大坝""麦克阿瑟舞会"等应运而生。连罗斯福总统也发表了演讲，祝贺他成功突破日本人的包围荣任新职，他的突围"将拉开美国反攻的序幕"。

轴心国的宣传恰恰相反。意大利报纸用"懦夫"来形容麦克阿瑟；日本人则称他为"逃兵"，嘲笑他是个把部下置于战火之下而不顾的胆小鬼；德国画报用一幅"脚底抹油的将军"的漫画来讽刺他。老酒认为，除了意大利的说法肯定不对，德国和日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面对铺天盖地的狂热赞誉，麦克阿瑟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的弟兄们还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忍饥挨饿，时刻承受着日军炮火的折磨。他满怀信心来到澳大利亚，本就希望能得到一支强大的军队，带领他们打回菲律宾，解救那些被围困的兄弟。但他发现，他预料中那些已经集结好了的，只等着他在打败日本的战役中予以指挥的同盟国陆军和空军，压根儿不存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不足25000名民兵。《时代》杂志形象地称他是“一位坐冷板凳的将军”。

既然麦克阿瑟、奎松、塞耶等重要人物均已脱险，麦克阿瑟一时又没有前往救援的部队，巴丹和科雷希多陷落的命运已基本注定。令人略感欣慰的是，由于东京一时半会儿无法向菲律宾调去充足的援军，巴丹前线的战斗暂时陷入僵持，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还可以在饥饿中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第二章

魔爪伸向爪哇岛

徒有虚名的四国联军

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赤道附近海域，有一片世界最大的群岛叫荷属东印度。它由大小 17508 个岛屿组成，其中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和新几内亚属于面积较大的岛屿。群岛总面积约 192 多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81000 公里。这一群岛西北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西南与澳洲大陆鸡犬相闻，是控制两大陆和两大洋海上交通的战略要地。

因具有热带雨林的旖旎美景，这里被 19 世纪荷兰著名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称为“环形绿宝石”。群岛地区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盛产日本急缺的石油。1940 年，荷属东印度石油产量 800 万吨，是日本的 20 倍，因此获得了“石油宝库”的美誉。此外，这里富产的橡胶、锡、生铁、煤炭、镍等，都是日本维持其侵略战争机器高速运转必需的战略资源。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群岛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家。3 世纪至 7 世纪，群岛上分布着诸多部落和小的王国。7 世纪至 11 世纪，大国室利佛逝与中国使者商旅的往来不绝于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多次到过这里。不过中国不事侵略，只是开展了一系列友好外交、商务活动而已。

15 世纪初，这里先后遭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入侵。1596 年，荷兰人霍特曼率领的一支船队到达爪哇岛的万丹。1619 年，荷兰人攻占雅加达，并将之改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就设在这里。1641 年，在夺取了葡萄牙统治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之后，荷兰人彻底控制了东印度。

荷兰最初通过东印度公司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799 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殖民地被荷兰政府接管，这就是本书统称的荷属东印度，简称“荷印”。荷印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多次要求与中国平等通商。明清时期的中国官方文

献记载，当时中国与荷兰的往来实际上是通过与荷印的交往来实现的。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霸主，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1.5万个分支机构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悬挂荷兰三色旗的万余艘商船游弋在广袤的海洋之上。据称，当时全世界共有约2万艘商船，其中1.5万艘属于荷兰，真可谓风光无限。

到17世纪后期，荷兰先后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交战，在海上败于英国、陆上败于法国之后逐渐衰落下来，昔日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欧战爆发之后，弱小的荷兰立即宣布中立，但因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并未能逃避战火。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短短5天时间，荷兰本土就全部沦陷于德军之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和政府要员乘坐驱逐舰仓皇渡过英吉利海峡逃往英国，在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荷属东印度就此成为荷兰孤悬海外的唯一殖民地。

尽管早已人老色衰，但老牌殖民帝国荷兰并不怎么看得起后起之秀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为了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日本曾多次派出高规格的使节团，与荷印殖民当局进行谈判，均无结果。这其中固然有日本要求过高的因素，但有英、美撑腰的荷印态度强硬也是谈判未果的重要因素，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在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石油之后，日本人要想获得这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就只剩对荷印动武的一条路子。

本土沦陷的荷兰此时的处境颇为尴尬。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流亡伦敦的荷兰一直想与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就荷属东印度地区的防御进行商讨。但彼时被德国人折腾得生不如死的英国，根本无暇与荷兰就遥远的荷印问题进行磋商。到1940年底，在荷兰政府的一再请求下，双方才开始讨论此事。当时英国的远东政策仍以绥靖为主，为了取悦日本，甚至不惜关闭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双方的会谈并未达成实质性结果。

随着远东局势日益恶化，日本的南进势头越来越明显。英国在远东有着广阔的殖民地，同样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英、荷在远东的利益又逐渐一致起来。1940年11月25日至29日，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在新加坡举行了参谋级会谈，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上，双方仅就远东的防务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并未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随着形势不断发展，1941 年 1 月 29 日，英、美两国开始在华盛顿举行更高层次的会谈，“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正是从这时开始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一战略认为，一旦英、美将来在远东与日本交战，欧洲和大西洋将成为主战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盟军将暂时采取守势。会议商定，美国不再向远东大量增派部队，但允许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该地区采取进攻战略。这次会谈并未邀请荷兰参加，对此荷兰人肯定高兴不起来。

对于英、美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荷兰人应该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欧洲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预示着女王能够早日回家。担忧的是，荷属东印度的危险系数骤然变大。

在华盛顿会谈的基础上，1941 年 2 月 22 日至 25 日，英、荷、澳三国在新加坡再次举行了由英国远东司令波帕姆上将主持的军事会议。当时美国正在试图与日本和谈，仍然扭扭捏捏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在未夺得新加坡作为基地之前，日本对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展开大规模进攻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家一致希望，能够和美国共同发出一个联合声明，警告日本人在远东不要轻举妄动。但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已经接上了头，美日和谈刚刚启动。美国对如此威胁日本人的提议保持了相当的矜持。

到 4 月份，四方再次召开了关于远东防务的专题会议，制订了应对日本人进攻，保护与会国家远东权益的战略计划。但主要议题还仅仅是如何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如何把新加坡作为战略核心进行设防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守住新加坡一切就好”，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荷属东印度离日本的进攻还远着呢。除了荷兰人干着急，大家对荷印的防务似乎提不起多大兴趣。

但是对于荷兰的多次催促，作为盟友的英国人也必须有所表示。1941 年 8 月 1 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向荷兰驻英国大使说——此时荷兰女王和政府首脑都在伦敦，英国人纯属多此一举——如果日本侵犯荷兰，英国将全力给予援助。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总算有人出面给撑腰了。基于英国的上述承诺，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命令外交大臣照会东京，如果日本胆敢继续向南扩张，荷兰绝不会等闲视之。照会中对日军如果依然向南推进将导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只字未提。也就是说，你绝对

不能打我，如果你打我的话——太监了。说句实话，连美、英都敢一起打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把荷兰流亡政府放在眼里，他们眼中只有荷属东印度宝贵的石油。

1941 年 12 月 5 日，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准备尽一切努力与荷兰进行全面合作，击退敌人在远东地区的一切进攻。仅仅三天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美、英盟友的荷兰立即信守承诺向日本宣战。让人意外的是，一向飞扬跋扈的日本人对此竟然忍气吞声，并未做出任何积极反应。日本人并非一下子变文明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开战以来，远东战局对盟军来说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由于日军同时对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香港、关岛、威克岛等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使得盟军根本无暇顾及暂时尚未遭到直接攻击的荷属东印度，对该地区的防御也迟迟没有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表面上看，荷印仿佛成了被战争遗忘的一片乐土。

谁都清楚这种平静是暂时的。连聋子都能听出来，日本南方战役的终极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只有那里才有他们急需的石油。当时在远东除了缅甸有年产 100 万吨石油的能力，别的地方还真是找不到那玩意儿。日军之所以暂时没有发起对荷属东印度的攻击，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而已。日军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为未来的荷印作战打开两厢，尽快完成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就盟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进行过磋商。远东形势太过复杂，参战国众多。在罗斯福和马歇尔的积极努力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在那里成立一个由美、英、荷、澳四国共同参加的联合司令部，总部就设在日军炮火暂时还未打到的爪哇岛。经反复博弈，1942 年 1 月 3 日，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被任命为联军司令官。1 月 4 日，在印度新德里的韦维尔接到了任命。尽管心中一百个不情愿，可军令难违，他也只好背起行囊前往爪哇岛。

1 月 10 日，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当天下午，盟军一众高级将领在巴达维亚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在详细分析盟军面临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将对下一步的联合作战做出统一部署。韦维尔忧心忡忡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对我们来说，日本人的行动简直太迅速了。”

联合司令部的成立显然为时已晚。除了已沦陷的香港、关岛和威克岛，正在战斗的马来亚和菲律宾均前程堪忧，马尼拉和吉隆坡均已陷落，就连大家脚下的荷属东印度也已不再平静。联军司令部成立之前，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攻势业已发动，北面的打拉根和西里伯斯东北部均已落入日军之手。

经过一番简单筹备，美、英、荷、澳（ABDA）联合司令部于1月15日在巴达维亚正式挂牌开张营业，司令部成员构成如下：

司令官：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陆军上将；

副司令官：美国乔治·布雷特陆军中将；

参谋长：英国亨利·波纳尔陆军中将；

海军司令官：美国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帕里泽海军少将；

陆军司令官：荷兰塔尔帕顿陆军中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兰·昔莱费尔陆军少将；

空军司令官：美国布里尔顿陆军少将（1月28日由英国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接任）；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达维尔空军上校。

爪哇岛上刹那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可惜称得上“将星”的一个都没。大家可能觉着很多人面熟，不错，诸如哈特、布里尔顿、帕里泽、波纳尔以及韦维尔本人，都曾在前文登过场、亮过相的。除了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刚刚打了败仗，是被日本人赶到这里来的。也不全是，把韦维尔赶到这里来的是德国人隆美尔。四国联军的战略目标是：守住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澳大利亚一线，就是盟军所谓的“马来屏障”。

刚刚成立的联合司令部内部可谓矛盾重重。“阿卡迪亚”会议商定组建司令部时，美、英两国并未事先征求荷兰的意见，这让荷兰人颇感不快。后来经丘吉尔和罗斯福耐心解释，荷兰人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成功本来可以消除这种负面情绪，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失败导致这种反感日益加剧。司令部的组成也让荷兰人颇感失望，所有成员仅有一名荷兰军官参加。作为群岛地区，抗击

日军进攻肯定首先要依赖海上力量，对于这一海区最熟悉的无疑是荷兰人，但海军司令部没有一名荷兰军官担任要职。

最失望的当属荷兰远东舰队司令官康拉德·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对此感到很不痛快。"将要开始的战争是保卫自己的属地，可作为荷兰皇家海军司令官的赫尔弗里希不得不在巴达维亚的司令部里独自待着，无所事事，从来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了解盟军各项作战计划的唯一途径，来自联合海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一位荷兰军官。

除了赫尔弗里希，心情不爽的大有人在。澳大利亚对宗主国的不满情绪正不断加剧，他们担心澳洲大陆很快遭到日本人的入侵，而自己的主力部队被英国人安排到很远的地方替他们作战。一旦澳洲出现危机，那些部队想回都回不去。哈特上将在美国海军中资历甚老，连麦克阿瑟在他眼里都是"新兵蛋子"，他对接受一个比自己小 7 岁的英国人指挥甚感不满。韦维尔本人也不愿意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在整个司令部中，似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高兴的人，这仗还怎么打？

1 月 18 日，联合司令部从巴达维亚迁到了万隆附近伦邦的"大旅馆"里，理由是这里不易遭到来自空中或海上的打击。14 天后，联合司令部的空军司令部又迁回万隆，原因是伦邦的房子不够住——都大难临头了还如此讲究生活条件，来来回回工夫都花在搬家上了。24 日，在韦维尔的强烈要求下，司令部的管辖范围稍有扩大，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西北沿岸地区也包含进去。此举既为了安抚澳大利亚人的不安情绪，也便于盟军战机从该地区的基地起飞，对各战区实施空中支援。

说老实话，联合司令部不过是一个临时撮合起来的松散机构，各国部队除接受联合司令部指挥，还要贯彻本国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可能后者更具效力。实际上，各国部队对本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得失更加关心，难以形成一致的作战思想，也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联合空军司令部设在爪哇西部的万隆，而海军司令部设在东部的泗水，两者相距 600 多公里，通信联络又不方便，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根本无从谈起。四国海军的舰只分散在西起新加坡东至达尔文的广阔海域，难以集中指挥。司令部从成立到各奔东西，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联合作战指挥室都未能建立起来。部队行政管理仍归各国负责，联合司令部

只负责单纯的作战指挥。韦维尔也是破罐子破摔，索性让四国的部队独立作战。这样一支组织松散、指挥不一的部队，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

蹩脚的韦维尔大事不干，却采取了一个重要但也是最遗憾的措施。为了与英国的组织系统保持一致，他下令所有岸基飞机统一归空军司令部指挥，包括原来隶属于海军的飞机，只有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上的飞机仍归海军指挥。由于并没有航母参加荷印保卫战，因此归海军指挥的飞机就只剩下寥寥个位数。韦维尔这一昏招意味着承担重要作战任务的海军就此丧失了空中掩护，也失去了海上作战的“眼睛”，战前水面舰艇与飞机的协同作战训练全部白费。从最后结果看，这一变化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统算起来，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陆军超过了 90000 人。其中当地荷兰守军 75000 人，英军 10000 人，澳大利亚军队 5000 人，美军 1000 人。人数看起来好像不少，但由于防御区域广大兵力配置分散，加之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思想不统一，综合战斗力大大低于对面的日军。美、英部队大多是从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撤下来的，最远甚至是从中国上海大老远跑过来的，已经遭受过打击的他们士气低落，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作为陆战主力的荷兰军队中矛盾重重，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是当地人，与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荷兰人格格不入。当此之时，以苏加诺、哈达为首的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当地士兵对荷兰人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战斗中“出工不出力”或“出工出反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海军看起来貌似不弱。主力舰艇为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 2 艘轻巡洋舰，以及 13 艘老式驱逐舰和 25 艘潜艇，基本上是原驻菲律宾美国亚洲舰队的老班底。荷属东印度是澳洲大陆的防卫屏障，因此澳大利亚海军也派出了 2 艘轻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前来支援。此外，荷兰人有 4 艘轻巡洋舰、7 艘驱逐舰和 16 艘潜艇。马来亚和新加坡出现危机之后，英国皇家海军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和近 10 艘驱逐舰也来到这里。加上鱼雷艇、布雷艇等虾兵蟹将，盟军合计各类舰船 146 艘，其中作战舰艇 88 艘。这些舰只大部分是服役多年的老舰，新型舰艇寥寥无几。即便如此，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依然使 64 岁的哈特上将激动不已，说“这绝对是东方最有效率的舰队，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上力量”。

可惜日本人绝对是“望而不畏”。由于马来亚和菲律宾的登陆行动均已结束，联合舰队可以抽调足够的舰艇支持最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抛开最后匆匆赶来打酱油的南云舰队，就是近藤信竹中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来了，也绝对属于“‘二’览众山小”，打遍南洋无敌手。此前能与它们抗衡的英军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早已被日本海军航空兵摧枯拉朽般击沉于中国南海。

开战之初，盟军在荷印地区有各型飞机 300 架，大部分属于老旧的机型，在日军攻占附属岛屿的作战中已消耗殆尽。日军登陆爪哇岛之前，英军的飞机已所剩无几，荷兰只剩几架陈旧的飞机，美国运到爪哇的 111 架飞机只剩下 23 架轰炸机和个位数的战斗机。比这里拥有更强兵力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未能守住马来亚和菲律宾，让荷兰人守面积更大、区域更广的荷属东印度，确实勉为其难。

盟军各有各的小算盘。荷兰是真希望能够守住自己最后的海外领地，美军的打算是反攻菲律宾，英军希望能守住新加坡，澳军则想通过对荷属东印度的防守阻止日军入侵澳洲大陆。海军中除了荷兰，其余三国舰只都可以根据战场情况随时溜号。加上语言障碍，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一位荷兰军官对此无奈而又形象地说：“司令部里看着大家都在忙碌，但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些什么。”

仗还未打，外强中干的四国联军败相已露。

抽丝剥茧

对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日本人可谓志在必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美国。现在已变成现实敌人的美国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当时日本每年石油的实际需求量约 470 万吨，如果能够抢到荷属东印度的 800 万吨石油，他们就可以实现石油的自给自足。日本政府认为，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应验了一个古老的神谕。“我国是由上帝发现的”，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宣布，“我们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似乎不侵略荷印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似的。

战后有日本历史学家说，日本为了石油发动战争，又因为没有石油而输掉战争。其实即使有了石油日本也不可能打赢战争，但至少说明在他们心目中，石

油是最终战败的关键因素，真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日本战前的石油储备仅800万吨，如果不能尽快夺得荷印的石油，战争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如果荷印作战最终遭到失败，之前的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所有战役就变得毫无意义。

占领荷印不仅仅出于资源上的考虑。如果能够将这里据为己有，就可以与马来亚、菲律宾、小巽他群岛等地连成一线，建立起拱卫日本本土的“绝对防御圈”，进可攻，退可守，维持日军长期作战的能力。用大本营的原话就是“使大东亚战争永立于不败之地”。

前文提到，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荷兰就紧随英、美之后对日宣战，但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却并未将荷兰包含在内，东京在等待最佳时机，以免打草惊蛇。对日军来说，第一阶段就实施荷印作战存在着诸多现实困难。

第一，距离太远。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距离日本东京有6000公里之遥，且有美军控制的菲律宾横亘其间。

第二，路途不顺。如果荷印作战与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同时展开，受后两个战场制约，侧翼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日军很可能进攻受挫。最好的办法是先占领上述两地，为进攻荷印打开通路，同时将那里作为进攻荷印的前进基地，缩短进兵距离。

第三，投鼠忌器，进攻时机难以确定。日军担心荷印当局利用日军进攻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时机，将当地的石油资源及生产设施悉数破坏，使日本夺取石油资源的战略目标完全落空。而且这段时间荷印守军一定会加强戒备，使未来的作战更加困难。

第四，兵力不足。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用于“南方作战”的陆军只有区区11个师团，还要分别用于多个战场，实在是捉襟见肘。

综合以上因素，东京大本营无奈将最重要的荷印作战放在了第二阶段。这样就可以在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战役结束后，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充实承担荷印作战的日军实力。

攻占荷印的任务交给了南方军下属的第十六军。开战之初的第十六军只有第二师团和第五十六旅团，总兵力30000人左右。如此兵力对面积是日本本土5

倍，大多属于分散岛屿的荷属东印度来说，实在是连个下手的地儿都不好找。

第十六军司令官由前文多次提到的今村均出任。今村在日本陆军中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有人甚至评价说，今村的儒雅和冷静给一贯飞扬跋扈、目光短浅的日本陆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氛。

1886 年 6 月 28 日，今村均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区。自幼体弱多病的今村一直到 9 岁还经常尿床。1905 年，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取胜，原本准备学经济的今村在母亲的支持下改变志向，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今村在校成绩堪称优异，1915 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时他是第二十八期军刀组首席，获大正天皇御赐军刀。在他的同学中，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是军刀组第三名，相比之下，同期的东条首相排名第十一的成绩就稍显一般了。

“陆大首席”自然迅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今村的仕途从此一帆风顺。作为陆军未来希望的今村随后受命出国，先后担任日本驻英国、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1930 年 8 月，今村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征募课长并晋升大佐。1931 年 8 月，今村开始出任要职，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这一职位往往预示着未来有着美好的前途。1935 年 3 月，今村晋升少将，出任第四十旅团旅团长。1936 年 3 月，今村接替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1938 年，今村晋升中将，并于 11 月 21 日接替安藤吉利出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第五师团随后在桂南会战中侵占南宁。在国军抽调大部兵力、火力压倒日军的关键时刻，今村力排众议，反对撤兵并组织反扑。蒋介石一气之下将白崇禧、陈诚等人降薪留职，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 8 个将官撤职查办，这些无疑都拜今村所赐。

1940 年，回到东京的今村出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奉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之命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战阵训》，旨在告诫日本士兵死不投降的诸多理论皆出于此。1941 年 6 月，今村调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同年 11 月，今村接到了出任第十六军司令官，担负攻占荷属东印度的艰巨重任。

荷印作战的前提是日本必须以最快速度占领马来亚和菲律宾。大本营陆军部在下达作战命令时，一再向第二十五军的山下奉文和第十四军的本间雅晴强调，这两个战役一定要竭尽全力，速战速决，至少也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为今村

均的第十六军实施荷印作战争取宝贵的时间。

后来的战事表明，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进展顺利，超计划完成了预定任务。本间雅晴尽管在菲律宾遇到了一些麻烦，但龟缩在巴丹和科雷希多的麦克阿瑟对大局已不产生负面影响。现实来讲，实施荷印作战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原计划荷印作战在1942年2月启动，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战场形势情况，向大本营提出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可以提前进行。东京当即决定，提前一个月实施荷印作战。1942年1月20日，大本营和南方军正式向今村均下达了攻占荷属东印度、夺取石油资源的作战命令。

在此之前，日第十六军的兵力也在不断加强。由于香港和菲律宾第一阶段作战进展顺利，1942年1月4日，大本营下令将原隶属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刚刚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划归第十六军。1月14日，在吕宋岛曾有惊艳表演的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第四十八师团奉命归于今村均麾下。第十六军参与打架的人手基本凑齐，即丸山政男中将的第二师团、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土桥勇逸中将的第四十八师团、坂口静夫少将的坂口支队，加上第十六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荷印作战区域甚广，有着广袤的大海和数不清的岛屿，战役展开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支持。负责为第十六军提供海上护航的主力，依然是高桥伊望的第三舰队。美国亚洲舰队在菲律宾不战而退，高桥之前并未捞到像样的仗打，自然也无大的功绩。接到命令的高桥立即挥师南下，尾随美国亚洲舰队进入荷属东印度海域。

除了高桥的第三舰队，近藤信竹的海军南方主力部队、小泽治三郎中将的南遣舰队，偷袭珍珠港回国休整完毕的南云忠一第一航空舰队各部，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事实上，他们后来均参与了荷印作战。

在荷印作战中，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出现了战略性失误。由于之前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已经战沉于中国南海，盟军在南方海域已无大型水面舰只。此时再将南云机动舰队派到南方来打酱油，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在珍珠港幸存的那几艘美军航母。

除了海军，空中支援也必不可少。随着马来亚和菲律宾战役接近尾声，菅原

道大中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转而支持荷属东印度作战，共有各型战机 354 架，其中战斗机 146 架、侦察机 36 架和轰炸机 172 架。海军航空兵对最为关键的荷印作战绝不会袖手旁观，1941 年 12 月 23 日和 26 日，塚原二四三第十一航空舰队麾下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主力分别进驻棉兰老岛的达沃和霍洛岛，随时准备为荷印作战的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

海军战机作战区域以东经 122 度为界。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负责东经 122 度以东地区，并在 1941 年 12 月 24 日执行了对万雅老的首次轰炸任务。该战队在 1942 年 1 月 24 日日军占领肯达里后就以此为基地。第二十三航空战队负责东经 122 度以西地区，参加进攻打拉根、巴厘巴板和马辰的行动。此外，轻型航母“龙骧”号及 4 艘水上飞机母舰也配属给塚原的第十一航空舰队，随时提供机动支援。

合计以上各部，直接参加荷印作战的日本陆海军飞机总数达到了 430 架，且随时可以得到补充。日军参战飞机大都是新机型，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对盟军形成了绝对优势。这还不算后来前来支援的南云舰队。虽然“翔鹤”号、“瑞鹤”号未能南下，但其余 4 艘重型航母上有精锐舰载机近 200 架。以上南云、小泽、高桥、塚原所属各海军部队，统属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指挥。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荷印作战势在必行，这是日本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根本所在。东京大本营思前想后，难有万全之策，最终勉强为第十六军制订出一个大致的侵略计划：一、以坂口支队为先遣支队从棉兰老岛的达沃出发，先期占领加里曼丹岛，确保巴厘巴板的石油资源，抢占空军基地；二、以第三十八师团一部组成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和古邦岛，切断荷属东印度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三、以第三十八师团主力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登陆，控制最大油田巨港，抢占空军基地；四、第十六军主力，包括军部、第二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金兰湾出发，直接登陆东爪哇岛；五、从菲律宾战场抽调的第四十八师团先集结于霍洛岛，作为攻击西爪哇的主力部队；六、待外围扫清之后，第二师团、第四十八师团、东海林支队在同一时间分三路登陆并最终占领爪哇岛。

这是一个庞大的作战行动，其作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行进在诸多岛屿之间的第十六军各部无异于走迷宫。相对于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单一目标，荷印简直像刺猬一样无从下手。从岛屿来说，由西到东依次是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

西里伯斯、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和安汶；就海域而言，有中国南海、印度洋、爪哇海和西里伯斯海四大水域。如果在所有岛上都驻军，百万大军也不宽裕。

面积只有 12.6 万平方公里，在所有岛屿中排第四位，但爪哇岛无疑是荷属东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岛东西长 970 公里，南北最宽处 160 公里，荷属东印度 7000 万人口中超过 5000 万人居住于此，这里集中了荷、英、美、澳在该地区 85%以上的部队。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这里被日军列为最后攻克的目标。

日军荷印作战采取的是抽丝剥茧战术，战斗首先从众多外围岛屿打响，最后的“蛹”才是爪哇岛。首先开启战端的并非第十六军，而是南方军直属的川口支队。该支队由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指挥，以步兵第一二四联队为基干，外加炮兵、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早在 1941 年 12 月 16 日，从中国广东出发的川口支队经长途海上航行，从西面登陆加里曼丹岛。看到优势日军登陆，当地英国守军及时摧毁了油井设施，荷兰潜艇击沉了两艘日军运兵船、击伤一艘驱逐舰。登陆后的川口支队并未遇到多大抵抗，只有英军旁遮普步兵“可以拼掉的一个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游击作战，日军轻松攻占英属婆罗洲北部军事重镇米里和诗里亚，1 月 25 日占领古晋，取得了下一步作战必需的航空基地。由于巴丹和科雷希多久攻不克，川口支队随后于 1942 年 3 月奉调前往菲律宾，支援本间雅晴第十四军的最后作战。

日第十六军最先加入战团的是坂口支队。该支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由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主要负责中路的作战。早在东京还在为“战与和”争论不休的 1941 年 11 月，未雨绸缪的坂口支队已经在为未来的战争进行着积极准备。11 月 19 日，他们长途跋涉登上了帕劳岛，这里与未来的主战场加里曼丹岛气候、地形极其类似，坂口支队将在此地展开异常残酷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

在前往帕劳的航途中，一只从西方飞来的鹰突然落在了坂口乘坐的运输船的桅杆上，士兵把它捉起来装进了笼子。这一情景让坂口支队的所有官兵笑逐颜开。据说在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有一只鹰落在了一艘日军巡洋舰的桅杆上，随后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战胜了强大的北洋水师。今天这一征兆也被看成胜利的象征。

日军士兵素以吃苦耐劳著称。训练第一天，他们在密林中的行进速度仅仅是每小时 50 米，训练 10 个小时合计前进 500 米。

一旦美日开战，坂口支队的进攻路线是首先登陆棉兰老岛的达沃，之后转战霍洛岛，以此为基地进攻爪哇岛北部屏障加里曼丹岛。74.3 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三大岛几乎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全境都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以坂口支队目前的行进速度，等他们穿越丛林到达岛南岸的马辰港时，估计黄花菜都馊了。

坂口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各小队之间展开了丛林跋涉竞赛。此举果然有效，第二天的行军时速就突破了 70 米，第三天达到 100 米，10 天后竟然超过了 500 米，一小时的穿越距离和第一天整天相同。

前文已提及，战事刚刚开启，坂口支队就迅速从帕劳出发，于 1941 年 12 月 20 日凌晨在棉兰老岛的达沃登陆。轻松站稳脚跟后，坂口将达沃防务交由同期登陆的三浦支队负责，之后马不停蹄于 22 日从达沃出发，在 25 日占领了菲律宾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的战略要地霍洛岛，名不见经传的霍洛岛就此成为日军攻击荷属东印度的主要前进基地。

1942 年 1 月 9 日，稍事休整的坂口支队兵分两路从霍洛岛出发，分别驶向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两路部队的攻击目标分别是两岛的军事要地打拉根和万鸦老，配合他们作战的是吴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的 1000 人。

直到攻击即将发起的 1942 年 1 月 12 日，日本才正式向荷兰政府宣战，比荷兰向日本宣战整整晚了 34 天，宣战理由是“为了保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的侨民和他们的利益”。

打拉根是加里曼丹岛重要的石油产地。自 1941 年 12 月 24 日起，日海军航空兵就开始对打拉根多次进行轰炸。1942 年 1 月 10 日，驻打拉根的荷兰侦察机发现了一支由 16 艘运输船及护航舰艇组成的入侵舰队，他们无疑就是坂口支队以及为之护航的第四水雷战队，司令官为西村祥治。

尽管盟军战机很快起飞对入侵船队发起攻击，但日军还是冒着密集的轰炸强行登陆。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新战场竟成了日本人的主场。当地居民早已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将日军视为前来解救他们的“恩人”。除了日本侨民，当地土著也纷纷为日军送上补给，主动提供盟军情报并为日军带路，当地警察

积极用灯火为坂口支队指示登陆地点。11日清晨，日军在打拉根的三个登陆点同时登陆。守军的抵抗异常顽强，在正面强攻受挫之后，日军派出一支小分队从背后实施迂回包抄，导致守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打拉根防御部队伤亡惨重，濒临崩溃。12日7时30分，英军指挥官决定投降。日军顺利占领了打拉根油井和附近的机场。

由于通信线路被炮火切断，投降命令未能及时通知到位于卡隆甘的岸炮连。在英军指挥官宣布投降之后，该炮连还击沉了两艘日军扫雷艇。当时这两艘艇正与其他四艘艇一起在海港南入口处进行扫雷。由于犯下了这一滔天“罪行”，该炮连所有兵员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集体处决。

日军的战术目标并未完全达到。接到侦察机发来日军来攻的消息，明知不敌的打拉根守军从10日就开始破坏油井、港口设施和机场，放火焚烧了10万吨储油。海港周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一切使登陆日军顿足捶胸，心痛万分！

在海港南入口处布雷的荷兰“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布雷艇、K-10号潜艇及一艘巡逻艇在10日夜间和11日凌晨趁暗夜仓皇逃离。这艘布雷艇在逃跑途中被日军驱逐舰“山风”号和第三十八号巡逻艇发现并很快被击沉。

东路日军在9日午夜到10日黎明抵达西里伯斯岛东北部，兵分五路开始登陆，遭遇微弱抵抗后于11日占领万鸦老。日军在这里首次使用了海军空降部队——横须贺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一支334人的海军空降部队在附近一处机场着陆，第二天又有185人成功空降。在此期间，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攻击了日军登陆船队，损失飞机一架，并未取得任何战果。

到1月13日，守军所有阵地均落入日军之手。24日，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已经前出至万鸦老附近的米那哈沙机场。

占领打拉根后的坂口支队于21日出发，向着下一个目标巴厘巴板快速挺进。位于打拉根以南500公里处的巴厘巴板，既是加里曼丹岛东海岸的主要港口，也是该岛最大的商业中心，这里是荷属东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北部有一个很大的煤矿。如果日军能够成功侵占，就等于给油表已进入倒计时的日本油库开始注油。

打拉根失守之后，盟军已经加强了对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的侦察。除派出为

数众多的巡逻机，一些潜艇也奉命开往这一海域，兼具侦察和攻击两大任务。1月21日，联军海军司令部收到了在望加锡海峡巡逻的一艘荷兰潜艇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有一支日军船队正浩浩荡荡通过望加锡海峡全速南下，船队有运输舰和货船20余艘，由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很明显，日本人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重要油港巴厘巴板。

盟军立即派出战机前往攻击日军登陆船队。23日清晨，6764吨的“南阿丸”号油船被盟军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炸沉。虽然轰炸机队带回的消息是“战果甚大”，实际上日军庞大的舰队并未伤及元气，仍继续向目标快速逼近，当晚在巴厘巴板附近海域抛锚。上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突破了西村舰队的警戒圈，对6988吨的运兵船“敦贺丸”实施了鱼雷攻击，立即遭到西村舰队的围追堵截。

危机迫在眉睫。23日，联军海军司令官哈特上将感到形势严峻，认为必须派出水面舰艇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当时他手头仅有几艘美舰可供使用，哈特急令自己的副手威廉·格拉斯福德少将率6艘战舰从帝汶火速北上，前往阻击日军的南下舰队。

这支规模不大的舰队全部由美舰组成，包括2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夜色茫茫的望加锡海峡能见度极差，由于美军舰艇对这一海域并不熟悉，急速行驶中的新式轻巡洋舰“博伊西”号不幸撞在海图上并未标明的一处暗礁上，舰体底部被划开一条38米长的大裂口，连正常航行都异常困难，显然已无法带队前往攻击。格拉斯福德只好下令该舰径直驶往澳大利亚维修，“博伊西”号就此逃过了死亡的命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边“博伊西”号踉踉跄跄尚未走远，这边格拉斯福德少将的旗舰“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动力系统出现严重故障，导致航速大减，根本无法按期抵达作战海域。格拉斯福德只得下令塔尔博特上校率领剩下的4艘驱逐舰继续快速北上迎敌。仗还没打，2艘主力舰就失去了作战能力，似乎预示着舰队此行凶多吉少。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望加锡海峡，塔尔博特上校率领“福特”号、“波普”号、“帕罗特”号、“保罗·琼斯”号等4艘驱逐舰以27节的高速摸黑北上，悄无声息地绕过苏拉威西岛的曼达尔角，劈波斩浪向敌舰队的锚地前进。开战以来，四

面八方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舰上的美军官兵早就渴望能打个胜仗来除除晦气，为珍珠港死难的弟兄们报仇。包括塔尔博特上校在内的全体官兵均杀敌心切，斗志昂扬。尽管这些四烟囱的老式驱逐舰舰炮火力很弱，但每舰都带有12条鱼雷。“福特”号的鱼雷官史洛特·加隆中尉感慨地说：“既然巡洋舰的大炮不能指望，此行便完全靠鱼雷发挥作用了。养兵千日，现在终于到了我们驱逐舰显现威力的时候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暗夜里突然杀出，让日本人饱餐一顿他们的“铁香肠”。

23时，接近战场的美军各舰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四周一片漆黑，午夜时分，旗舰左舷前方忽然出现了亮光。瞭望哨报告说，发光处是一艘敌舰在燃烧，熊熊火焰在漆黑暗夜里格外明亮。海风送来阵阵汽油焚烧的味道，那正是早上被荷兰轰炸机击毁的“南阿丸”油船还在水面上苦苦挣扎。塔尔博特看了看表，此时正是午夜时分。

那艘油船已无攻击价值，舰队远远绕过燃烧的油船继续前进。24日凌晨2时许，瞭望哨报告说“前方就是巴厘巴板”，全体舰员立即警觉起来。黑夜掩护了美军舰队，也蒙蔽了敌舰的视野，日军对于逐渐接近的美军舰队毫无察觉。

凌晨3时，一队日军驱逐舰在黑暗中破浪而来。由于速度太快且距离很近，美军驱逐舰无法及时发射鱼雷。日军根本料不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会突然冒出一支盟军舰队，近在咫尺的双方相向而行，擦肩而过。

很快，行驶在最前面的“福特”号瞭望哨高声喊道：“周围全是敌人的舰船！”只见1艘巡逻艇在前边带队，12艘运输船紧随其后，正慢吞吞地驶出巴厘巴板海湾向南驶去。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喜出望外的塔尔博特当机下令“向敌舰展开攻击”！

4艘美军驱逐舰开足马力向日舰冲了过去。此时巴厘巴板的油井仍在燃烧，冲天火光把大半个天空映照得火红透亮，清晰衬托出众多日舰的轮廓，给美舰创造了绝好的攻击条件。在距离只剩几百米时，美舰纷纷发射鱼雷。一艘日舰当即中雷爆炸，这边爆炸引起的冲天巨浪尚未落下，那边另一艘运输船再遭厄运。美军鱼雷在海面上来回飞窜，航迹在火光映衬的波峰浪尖上隐约可见。双方距离是如此之近，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后来回忆说：“日舰炸裂时所产生的剧

烈震动，几乎能把人从舰桥上震落下来。”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突遭攻击的日舰顿时乱作一团。为登陆船队护航的是西村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4 艘扫雷艇、3 艘巡逻艇。由于前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的攻击将西村的大部分舰只成功引走，此处门户洞开。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舰起初以为遭到了空袭，一些反应较快的日舰开始向空中开炮，探照灯强大的光柱在天空扫来扫去。

美军舰队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福特”号一马当先，其他三舰紧随其后，在塔尔博特指挥下往来反复冲杀了 4 次。“福特”号的马克中尉回忆道：“我曾一度看到 5 艘日舰炸裂开来，在熊熊火焰中逐渐下沉。闪光中可以看到日军士兵纷纷离舰跳入海中，海面上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头。”

美军驱逐舰的 48 条鱼雷很快放完，塔尔博特下令炮击。直到此时，日本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之前突如其来的打击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海上。此时西村舰队已闻讯赶回，迅速对美舰实施还击。“福特”号被日军一发炮弹命中，辅助无线电台被毁坏，但该舰仍带伤坚持战斗，打出的一发炮弹准确命中了日军运输船。

美军鱼雷和炮火的连环攻击导致日军损失惨重，3519 吨的“须磨浦丸”、7064 吨的“辰神丸”、5175 吨的“吴竹丸”先后沉没，“P-37”号巡逻艇也被击伤。美军的攻击虽然痛快，但显然慢了半拍，那些运输船大多已完成卸载，船上的士兵和物资大都已经上岸，美军击沉的几乎是几艘空船。

东方欲晓。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塔尔博特下令迅速脱离战斗南返泗水港，此时是 24 日的凌晨 4 时。几艘一战时期的老舰能取得如此战绩，堪称辉煌。美中不足的是，返航途中的塔尔博特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然发作。

自 1898 年杜威率领美国亚洲舰队与西班牙人火并以来，这是美国海军首次进行的水面作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后来在《大海战》一书中如此评价：“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是盟军部队取胜的唯一海战。”

消息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精神为之一振，各大媒体开始狂炒所谓的“巴厘巴板大捷”。但一场小规模袭击作战的成功对整个战局丝毫未补，也并未能阻止日军继续南下。荷印战局依然十分严峻。

就在登陆船队遭袭的差不多时间，1月24日凌晨3时至6时30分，日登陆部队在巴厘巴板的两个登陆点顽强登陆。一路日军向守军炮台和碉堡发起了猛烈进攻，另一路日军沿城西的河流溯流而上，切断了巴厘巴板的水源。两路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城区。面对优势日军的疯狂进攻，英军指挥官报经万隆总部批准，迅速撤离了守备部队。巴厘巴板失守之后，愤怒的日军杀死了当地所有白人，作为对他们破坏石油设施的惩罚。

一支200人的英军小部队经过艰难跋涉，到达了距离三马林达200公里处的一个机场。日军原来并不知道该处有机场。1月24日，一架盟军运输机从机场起飞，不久就被一架日军战斗机击落，彻底暴露了机场的准确位置。第二天，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这处机场。得知日军已从打拉根南下之后，1月20日，该地英军毁坏三马林达附近的油井后迅速撤离。2月3日，日军占领三马林达。

稍事休整的日军马上瞄准了下一个攻击目标，距离巴厘巴板400公里的马辰港。马辰东南25公里就是距离爪哇岛最近的乌林机场，以此为基地对爪哇岛实施空袭更为方便，对此日军必须加以攻占。

日军原计划是走海路。但运输船队在巴厘巴板遭到美军驱逐舰的攻击，造成的严重损失导致运输舰不足。日军确信距离爪哇岛的盟军机场越近，船队受到的威胁也将更大，纯粹走海路已不现实。坂口和西村经过商议，决定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夹击马辰港，其中陆路被作为主攻方向。

1月30日，准备从陆上发起攻势的日军主力离开巴厘巴板，此时在帕劳的艰苦训练派上了用场，该部开始星夜兼程穿越莽莽丛林。尽管此前已在类似环境条件下训练了不短时间，但艰苦行军仍使超过80%的日军士兵患上了痢疾等热带疾病。经过九昼夜急行军，日军主力从北面渐渐接近了马辰港。

另一部日军依然乘船沿加里曼丹岛东海岸南下。为避开盟军海空军打击，登陆船队昼伏夜航，终于在2月8日抵达马辰东南约80公里处，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陆。10日，日军占领乌林机场。11日，南、北两路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马辰，至此，加里曼丹岛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站在马辰向南眺望，对面就是盟军重兵把守的爪哇岛。

与此同时，占领万鸦老的东路日军也并未停下前进的步伐。1月21日，他

们分乘 6 艘运兵船，朝西里伯斯岛另一军事要地肯达里进发。肯达里镇西 10 公里处有一处设施完备的机场，1940 年才建成。日军入侵部队于 24 日凌晨 3 时在肯达里附近海域抛锚，日出时开始登陆。守备部队只进行了微弱抵抗，当天机场就落入日军之手。这对于盟军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轰炸机可以直接攻击东爪哇岛。

2 月 1 日，日军对爪哇岛北岸的猛烈空袭迫使哈特上将把联军海军司令部从泗水迁至爪哇南岸的芝拉扎军港。

在马来屏障外围，日军最后占领的战术要点是西里伯斯岛最南端的望加锡。2 月 6 日，日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在肯达里登船，直奔望加锡而去。8 日午夜，运兵船在望加锡以南海面抛锚。9 日清晨，日军开始登陆。到 19 时，荷兰守军残部在毁坏港口设施后逃入丛林，准备开展游击作战。当晚，日军占领望加锡。

其间在 2 月 8 日，美军“S-37”号潜艇悄悄潜入望加锡海域，对日军护航舰队实施了鱼雷攻击，成功击沉日军驱逐舰“夏潮”号。据后来考证，此前“海神”号潜艇在威克岛海域击沉日军驱逐舰“如月”号的战报不实，“夏潮”号才是美军潜艇在太平洋战争中击沉的第一艘日军战舰。

日军下一个目标是新几内亚岛和西里伯斯岛之间的战略要地安汶岛，那里由荷兰和澳大利亚部队联合防守，附近有荷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上飞机基地。日军在登陆之前已多次对安汶实施空中打击。1 月 16 日，由 8 架轰炸机和 4 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彻底炸毁了安汶水上飞机基地，导致盟军在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使用。

在小小的安汶，出现了久违的南云舰队。1 月 24 日，17 架俯冲轰炸机和 18 架零式战斗机从“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这是山口多闻和他的第二航空战队在参加珍珠港、威克岛战斗后的首次亮相——对安汶的盟军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25 日，9 架日军轰炸机炸毁了机场机库和油库。26 日，4 架日军战斗机击落澳大利亚“汉德逊”式飞机 3 架，击伤 1 架。鉴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盟军所有反击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29 日，附近区域所有可用的盟军战机均奉命撤回泗水。

日军东路作战主要由东方支队承担。该支队以刚刚结束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

师团第二二八联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指挥官为伊藤武夫。配合陆军作战的还有吴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的820名士兵。

1月31日，东方支队登陆安汶岛，当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即侵占安汶镇。翌日一个澳大利亚岸炮连投降，拉哈机场于2月2日被日军侵占。3日，除安汶北部的两支步兵小分队外，其余约2600人的荷兰军队和一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向日军缴械。那两支步兵小分队进行了4天游击战后最终放下了武器。5日，日军战机进驻安汶机场，进一步扩大了空中优势。

只有荷兰布雷艇“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和“高登·莱乌”号在安汶湾布设的水雷给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导致日军扫雷艇一沉两伤。

东方支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安汶东南、达尔文港西北的帝汶岛，这里属于葡萄牙的地盘。此前荷兰和澳大利亚已于1941年12月17日派兵进驻帝汶，这一做法是防止日军抢先占领这里——帝汶是澳大利亚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空中航线的重要中转站。

两国在进驻之前曾通报中立的葡萄牙政府，他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所采取措施只是针对日本人。一旦葡萄牙对帝汶采取必要防御措施，两国将立即撤走军队。2月初，葡萄牙曾派出部队，但未能到达该岛即被日军在途中击溃。

从2月12日开始，日军开始加紧轰炸安汶的彭富伊机场和古邦一带的公路。15日，盟军增援部队从达尔文港出发开赴帝汶。第二天，他们在海上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增援部队受命返回达尔文，至此，帝汶变得孤立无援。17日，日军东方支队一部在安汶登船前往帝汶。

19日，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战机对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进行了轰炸，以策应帝汶的登陆行动。担任支援任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云舰队，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号、“飞龙”号，这4艘主力航空母舰悉数到场，停泊在达尔文港西北350公里的海域，舰上共有战斗机36架、轰炸机71架和鱼雷机81架。

20日，日军按计划在帝力和古邦以南登陆，同时在彭富伊机场附近投下了307名空降部队，这些伞兵隶属于海军横须贺第三特别陆战队，是清晨时分从肯达里机场出发的。次日，第二批323名伞兵被投放在同一地点。20日当天，古

邦失守，两天后机场也被侵占。值得一提的是，帝汶守军化整为零进入丛林，随后的游击战时间持续一年多之久，直至最后一名游击队员被捕杀为止。安汶、帝汶相继失守，日军完全切断了从澳大利亚增援爪哇岛的东方通道。

在日军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过程中，美、英、荷、澳四国海军各自为战，本就孱弱的海军力量分散使用，根本无法扭转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2 月 2 日，四国联合司令部在泗水召开了作战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将四国海军所有舰只集中起来，合编为一支海上突击编队，集中对付日军的进攻。关于组建联合编队的提议，早在 1 月中下旬就有人提出，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司令官韦维尔上将和参谋长波纳尔中将赞同这一主张，但海军负责人美国的哈特上将和英国的帕里泽少将均持反对意见，最后勉强达成了统一。

海上突击编队起初只编入了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 4 艘驱逐舰，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和 3 艘驱逐舰。在随后几周内，英国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澳大利亚轻巡洋舰“帕斯”号以及英、澳一些驱逐舰也编入其中。突击编队由荷兰海军少将卡尔·多尔曼统一指挥。

突击编队刚刚成立第二天也就是 2 月 3 日，70 余架日军轰炸机从肯达里机场起飞，对盟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泗水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这是日军航空部队在荷印作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不单泗水军港遭到严重破坏，盟军薄弱的空中力量再遭致命打击，海军损失飞机 12 架，陆军损失 18 架。空军遭受的重大损失致使依靠岸基飞机支援海军舰队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

4 日清晨，一架荷兰侦察机发回大量日军舰船在巴厘巴板集结的消息。多尔曼少将迅速率突击编队从泗水出航，准备北上迎击这支南下的日本船队。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但好天气并未给盟军舰队带来好运。刚刚出发不久，高速北上的突击编队就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54 架日机立即从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的临时机场起飞，直扑多尔曼突击编队。

日机以 9 架结成一队，首先向块头最大的“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和“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发起攻击。缺乏空中掩护的盟军舰队处境险恶，被迫边分散边以高炮对空反击。“休斯敦”号的高射炮火击中了一架向它俯冲的日军轰炸机，

却招致更多日机马蜂般的集中攻击。中午时分，一颗 450 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休斯敦”号，将其后主炮塔炸成了一堆废铁，当场阵亡 48 人、受伤 20 人，后甲板燃起了熊熊大火。

身处险境的“马波亥德”号极力向西、向北转舵，以躲避一颗接一颗凌空落下的炸弹，但仍在 13 时被一颗炸弹命中，舰尾引发大火，当场阵亡 15 人、受伤 34 人。当时军需队的一名中国厨师虽身受重伤，却临危不惧，奋力抢救负伤的同伴。美国《美日海战纪要》如此描述：“这名厨师名叫梁福，其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称赞。”不久，该舰又连中数弹，大量海水涌入舱内，“马波亥德”号摇摇欲坠。

多尔曼少将的旗舰“德·鲁伊特”号的 40 毫米高炮在交战中充分发挥了威力，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当这架坠落的日机试图对重伤的“马波亥德”号发起自杀性撞击时，“德·鲁伊特”号的高炮手及时在空中将它击成一团火球，但自身也在攻击中受轻伤。

眼见战况不利，多尔曼急令全军快速撤退，两艘受伤的巡洋舰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撤往芝拉扎军港。之后“马波亥德”号经暂时修理后撤往锡兰，逃出生天。

东边的葫芦还未按下去，西边的瓢又浮了上来。巴厘巴板失守，盟军只剩下苏门答腊岛东岸巨港这一处油田。盟军采取一切措施加快石油生产，但日军的攻击已近在眼前。日军负责西路作战的是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主力（缺东方支队）。

日军对巨港志在必得，这里有当时远东最大的油田，年产量 470 万吨，正好相当于日本的年需求量。换句话说，如果日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巨港拿下，东京大本营今后再也不必担心油料的问题了。

1 月 27 日，日军西路部队和首批突击部队在婆罗洲的邦卡登陆。29 日，占领坤甸和山口洋的二号机场。为了便于对邦加岛和巨港实施空袭，日军原本打算使用马来亚关丹和婆罗洲古晋两处机场。由于关丹机场未能按时准备就绪，日军只得将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期从 2 月 10 日推迟至 15 日。东京原来认为，只有先占领新加坡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但大本营很快改变主意，提出先对巨港下手，一旦攻占巨港，就意味着新加坡被完全孤立。

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军由先遣部队和主力部队两部分组成，由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负责海上指挥。先遣部队的目标是占领邦加岛上的战略要点如文岛附近的机场，然后兵分三路经慕西河支流前往进攻巨港。主力部队则直接进攻巨港和南苏门答腊。

由于日军在马来半岛的进攻势如破竹，并完全取得了制空权，从2月中旬开始，日军就开始对巨港西北16公里的盟军一号机场实施轰炸，其间许多航行在新加坡和爪哇岛之间的盟军船只被击沉。此时位于巨港西南60公里的二号机场尚未被日军发现。

2月9日，日军先遣部队离开金兰湾。11日，主力部队也从那里出发。先遣部队于14日在邦加岛登陆，未遇任何抵抗轻松占领文岛机场。先遣部队一部天亮时分继续向前驶往慕西河口。

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慕西河下游，东距海岸110公里，属于内河港口城市。作为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巨港有两座大型炼油厂和一处机场，由荷、英、澳军队共同把守。机场位于巴邻旁市西北120公里，炼油厂在市东郊穆西河支流两岸。守卫机场的盟军官兵有530人，守卫两座炼油厂有550人。在攻占打拉根和巴厘巴板时，那里的油井及炼油设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确保巨港油田和炼油设施的绝对安全，日军拟使用空降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炼油厂，不给盟军实施破坏的时间。

之前出场的都是海军空降部队，在巨港，日本陆军首支空降兵部队——久米精一大佐的第一挺进团终于闪亮登场。日军拟在登陆前两天，以陆军伞兵第一挺进团第二大队在机场及炼油厂附近伞降，迅速夺取机场和炼油厂，同时切断盟军的交通线，阻止守军后撤和援军增援。伞兵第二大队的700人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攻占机场；第二梯队攻占两座炼油厂；第三梯队为预备队，随时对两个方向实施增援。大队长甲村随第一梯队行动，连久米也将亲自随伞兵空降，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该部伞兵由陆军第八十一战队和第十二空运队的70架运输机负责空中输送，3个战斗机战队担任护航。预定出发地点为马来亚的居銮、卡杭机场，距离巨港约600公里。2月6日，伞兵第二大队已经在马来亚西北部的双溪大年机场随时待命。

2月8日，伞兵部队开始陆续转至居銮、卡杭机场。为运输机提供护航的陆军战斗机共140架，海军战斗机180架——这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护航战斗机群，可见日军对夺取巨港油田的重视。

攻击发起之前，日军几乎每天都出动战机对巴邻旁实施航空火力准备。2月14日8时30分，伞兵第二大队乘70架飞机起飞，11时进入慕西河上空。之后机群分成两队，分别飞向机场和炼油厂。跟偷袭珍珠港类似，日本人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虽然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空乌云密布，但唯有巨港上空晴朗无云，好像特意为日本人的空降做好了准备似的。

为了迷惑盟军的视线，所有日军飞机都涂上了英军飞机的标志。11时26分，负责攻占机场的第一梯队开始伞降，高度为100～150米。如此庞大的机群自然躲不过守军的眼睛，盟军高射炮火很快喷出火舌，仅有的5架战斗机匆忙起飞迎战，击落日军运输物资的运输机1架，迫降运兵运输机1架，但它们很快就被更加凶悍的日军战斗机揍下来3架，其余2架慌忙逃走。

第一梯队主力在机场东南3公里外的一处沼泽地着陆。由于灌木丛生，观察困难，同时遭到机场高炮的平射，空降后的伞兵无法集中并收集空投的武器，只得以3人为一小组匍匐向公路前进，大部分人只能使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和手雷进行战斗。一些日军士兵埋伏在路旁，等待从巨港兵营开出的守军装甲车和卡车，躲过机枪扫射后伺机反扑。由于人少和缺乏重武器，日军初期的战斗异常惨烈。

这支日军伞兵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组建，士兵全是从各野战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绝对属于千里挑一，单兵作战素养极高，类似于《亮剑》中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战斗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日军士兵凭借手枪与数十名荷军对抗。一名日军伞兵陷入20余名盟军士兵的包围，在打倒了8名士兵之后重伤自杀。当行进到公路时，日军终于凑齐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始向机场和高射炮阵地发起猛攻。第一梯队剩余人员在机场西南的沼泽地着陆，之后迅速以随身携带的武器向机场攻击前进，攻占了一座高炮阵地和兵营。至21时，即着陆之后10个小时，伞兵第一梯队成功占领机场。

攻占炼油厂的第二梯队于11时20分开始伞降，分两个小队攻打两座炼油厂。

攻打第一炼油厂的小队在油厂附近的沼泽地着陆，当时炼油厂铁门紧闭，门外布满了铁丝网和地堡。日军伞兵利用手雷等轻武器消灭了地堡守军，12 时 30 分攻入炼油厂办公大楼，开始搜捕技术人员和重要资料，并将太阳旗高高升起在瞭望台上。14 时 10 分，炼油厂守军在迫击炮炮火的支援下向日军发起反击，毫无结果。15 日凌晨 3 时，眼见反击无望的守军全部撤走。8 时 40 分，日军完全占领了第一炼油厂。

攻打第二炼油厂的伞兵错误地降落在厂前的湖面上，湖水足有 1.5 ～ 3 米深，湖中有一条小路直通炼油厂。降落后的伞兵立即向小路游去，并成功俘获了盟军 3 条小船。集合后的日军遭到炼油厂附近地堡火力的封锁无法前进，一直到晚上才趁着夜色攻入厂内，占领了办公大楼。第二天，日军清除了厂内的残存盟军。

15 日 10 时，久米在刚刚占领的机场着陆。13 时，后续预备队在机场伞降。会合后的日军准备前往攻占巴邻旁市。侦察报告显示市内已无守军，久米随即率部向市区开进。此时第三十八师团主力 10000 人已顺利登陆，久米所部在慕西河大桥与海上登陆的先头部队会合，两部合力于当日全部占领巨港。此次空降作战，伞兵第二大队亡 38 人、伤 50 人、失踪 10 人。东京对这次空降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那些空降部队为“天降神兵”。

尽管经过精心策划，但最后结果不甚理想。西面的 BPM 工厂完好无损落入日军之手，东侧的 NKPM 工厂在伞兵着陆时已燃起熊熊大火，80% 的炼油设备遭到破坏，这也成为今后战俘营中的荷兰人饱受日军折磨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消息传到南方军和大本营，一众日军大腕个个顿足捶胸。

之后，日军中意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之前在攻打万鸦老和望加锡时，日本海军已经使用了空降部队并取得成功，得知消息后，陆军主动告知海军，自己也将派伞兵对巨港实施空降作战，提议等战斗结束后陆海军同时向东京汇报。但在巨港作战结束后，陆军并未告知海军，单独将战功报给了大本营。对陆军这样的行为，海军深表不满。

外围岛屿接连失守，到处一片风声鹤唳。就在日军即将对巨港发起攻击前的 2 月 11 日，联合司令部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海军司令哈特上将提出出于“健康原因”交出海军的指挥权，由荷兰赫尔弗里希中将接替他的职务。哈特

同时将美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格拉斯福德少将。华盛顿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很快予以确认。2月14日，双方进行了正式交接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失望了，情况就是如此。”说完上述一番话，哈特带着部分参谋人员乘“鲨鱼”号潜艇溜之大吉，取道澳大利亚返回美国，从此在太平洋战场上销声匿迹。

深究哈特辞职的原因，在于他与赫尔弗里希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合。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之前曾高度赞扬那支舰队“威武雄壮”的哈特认为，荷属东印度终究是守不住的，失败早已命中注定。要说哈特的观点也属合理，但矮矮胖胖、已经谢顶的荷兰海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不这么认为。作为出生在荷印的荷兰人，赫尔弗里希对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仍然认为联军能够在海上打败日本。巴厘巴板海战的昙花一现有力证明了他的观点，赫尔弗里希就此提出“制止日本人应该在海上而不是海滩”，主张盟军舰队主动出击。哈特却认为盟军力量过于薄弱，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擅自出击凶多吉少，双方观点截然相反。这场争吵最终得到了解决，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宁可让荷兰人自己承担即将来临灾难的责任，于是命令哈特将指挥权交给赫尔弗里希。留在爪哇岛毫无希望，哈特于是干脆选择撂挑子走人。

赫尔弗里希决心誓死捍卫荷兰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丘吉尔曾对他的勇气大加赞赏：“这位坚强的荷兰人从不丧失信心，总是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敌人压倒优势的兵力，有力地去反击敌人。”

对于日军进攻苏门答腊岛的行动，赫尔弗里希立即采取相应对策。2月13日，他下令多尔曼少将率“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等5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向西远征支援巨港。当晚，盟军舰队驶抵邦加岛海域。根据此前侦察机发回的情报，这一海域有日军运输船14艘及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多尔曼下令搜索海面，并未发现日舰的影踪。屋漏偏逢连夜雨，翌日清晨，不慎触礁的荷兰驱逐舰“范·格恩特”号因伤势过重无法行驶，最终自沉。

14日9时20分，搜索日舰未果的多尔曼舰队反被小泽治三郎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上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两个半小时后，多尔曼舰队就遭到一大群日机的袭击，盟国舰队被迫仓促应战。多尔曼向赫尔弗里希请求空中掩护，后者立即

致电空军司令部求援，但自始至终未有一架盟军战斗机出现在多尔曼舰队上空。此时，皇家空军 22 架“飓风”战斗机正停留在巨港二号机场。可能由于日军正在进攻巨港，空军无法为舰队提供支援。更大可能是盟军联系不畅，不能协调一致。

海空激战持续了整整 3 个小时，缺乏空中保护的盟军舰队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所幸数艘舰只受轻伤，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眼见空中掩护毫无指望的多尔曼不敢恋战，于 13 时下令舰队返航，途中又多次遭遇日机的追杀，一天之内遭到的空袭竟有 5 次之多。一直到 17 时 45 分，日军最后一架飞机才悻悻离去。傍晚时分，舰队驶抵巴达维亚，大部分舰船伤痕累累，盟军舰队元气大伤。对于连续遭受打击却毫无战果的这次增援行动，多尔曼少将痛心疾首地说：“历史必将谴责我的临阵退却。”

就在巨港陷落的同一天，西北方再次传来噩耗，大英帝国远东最坚固的堡垒、“拱卫南方资源宝库的两个看门人之一”——新加坡沦陷。此时，东北方向的另一看门人正龟缩在巴丹半岛自顾不暇，对于阻挡日军肆虐南洋已毫无意义。盟军的军事力量被分割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战场上——缅甸和爪哇岛，而后者的外围据点几乎全部被日军攻占，局面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绝望地步。

对于日军接二连三的胜利，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剩下的只有哀叹：“他们的部队从来不越过他们以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空军掩护的范围，也从来不越过他们海上航空母舰所能掩护的范围。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蓄谋已久的深远计划，在这次战略奇袭中全部实现了。”

2 月 17 日，多尔曼抵达芝拉扎与赫尔弗里希进行了面商。多尔曼告诉同胞新上司，鉴于日军在新加坡、苏门答腊岛夺取了众多空军基地，在得不到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盟军舰队已不可能在西爪哇海作战。他建议将舰队集中在东爪哇海，伺机打击来犯日军。无奈之下，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了多尔曼的请求。

西路激战正酣，东路和中路日军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早在巨港失守之前的 2 月 5 日，第四十八师团金村支队已经离开菲律宾的林加延湾，穿过霍洛岛于 15 日到达万雅老。18 日，他们分乘两艘运输船出发，攻击目标是与爪哇岛一水之隔的巴厘岛。

攻占巴厘岛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提出的意见。由于盟军舰队近期表现活跃，大西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芝拉扎为基地的多尔曼舰队可以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持。如果日军出兵占领巴厘岛并抢占岛上的航空基地，全部爪哇岛就将处于日军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对未来的海上、陆上作战极其有利。而且驻西里伯斯和加里曼丹的日军飞机经常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无法随时发动攻击，而巴厘岛的机场更方便日军从那里出发对盟军基地实施轰炸。

盟军侦察机很快发回了日军小股部队登上巴厘岛的消息。形如棒槌的巴厘岛东端较大，柄部有一个设施完善的机场。该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巴厘海峡最窄处只有1600米，两岛几乎是粘在一起，日军登陆巴厘岛跟在爪哇岛直接登陆几乎没有差别。巴厘岛一旦失守，爪哇岛可谓朝不保夕。

赫尔弗里希决定倾尽全力阻止日军夺取巴厘岛的企图。此时，多尔曼率西征舰队刚刚返回，他也极力主张趁日军刚刚登陆、立足未稳之机，出重拳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重新夺回巴厘岛，粉碎日军东西夹击爪哇岛的战略企图。

可是时间太仓促了。盟军舰船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因之前疲于奔命、四处出击，能够调动的舰艇分别驻泊于泗水和芝拉扎等地，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集中形成拳头。无奈，多尔曼只好下令所属舰艇分三个批次轮番实施攻击。

2月19日黄昏，多尔曼率队从芝拉扎出发，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第一波攻击。随“德·鲁伊特”号一起出航的有另一艘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和四艘驱逐舰。荷兰人的运气实在太差，驱逐舰“科顿埃尔”号出港时因舵机失灵意外搁浅，直到黎明涨潮时才被拖走。两艘巡洋舰只好在三艘驱逐舰护航下继续前往战场。

多尔曼决定采用的战术是，由巡洋舰为先锋惊扰日舰，引敌舰开火，等日舰暴露位置后由驱逐舰“皮德·海英”号、“福特”号、“波普”号寻隙实施鱼雷攻击。

当多尔曼舰队开足马力驶入狭窄的龙目海峡时，不幸首先被日舰发现。日舰突然打开探照灯，炮弹随即像雨点一般向盟军舰船打来，日舰发射的鱼雷在黑黝黝的海面上四处飞窜。“爪哇”号首先被一发炮弹击中，甲板上顿时火焰冲腾。“皮德·海英”号被一道强烈的光柱罩住，随即遭到两艘日舰的集中炮击，像手风琴一样缩成一堆，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

眼看友舰遭遇不测，“福特”号以 30 节高速向前猛冲并向日舰发射了鱼雷。对面传来一声巨响，一艘日军运输船刹那间燃起大火。此时日舰已完全警觉，所有护航舰只均赶到现场，铜墙铁壁似的挡在运输船前面，多尔曼无法冲过龙目海峡。深夜，23 时，多尔曼下令撤离战场返航芝拉扎，盟军第一波攻击遂告失利。

第二突击群由荷兰轻巡洋舰“特罗姆普”号和美国驱逐舰“斯图尔特”号、“帕罗特”号、“爱德华兹”号和“皮尔斯伯里”号组成，4 艘驱逐舰行驶在前，1 艘巡洋舰紧随其后。当宾福德中校率舰队从泗水到达巴厘岛附近海域时，已到了 20 日凌晨 1 时。看到远处一艘大型运输船正在燃烧——那是之前“福特”号取得的唯一战果，宾福德断言之前多尔曼少将的第一攻击波已经重创敌舰，其实日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

1 时 30 分，第二突击群在左舷方向发现第一批日舰，美军驱逐舰立即发起进攻，“斯图尔特”号率先发射鱼雷，“帕罗特”号也猛烈开火，日舰立即实施反击。混战中，“特罗姆普”号舰尾被击中，舵机受损，但仍顽强冲向前去与右舷方向的敌舰交火。这艘倒霉的轻巡洋舰随后被击中 11 次，舰桥和指挥塔接连受损。

尽管盟军舰只连连发射鱼雷，舰炮与机关枪也同时开火，致使日舰周围水柱四起、险象环生，但日舰的还击炮火丝毫不弱且更加准确。“斯图尔特”号先是被命中舷舱，接着一艘救生艇被炸掉、领航员受伤。“帕罗特”号舵机关键时刻出现故障，幸好此时美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已经奏效，有 3 艘日舰先后被击中发生爆炸。其中“满潮”号驱逐舰被“皮尔斯伯里”号发射的鱼雷击成重伤，不得不拖回望加锡修理。

第二波攻击同样无法突破巴厘海峡。眼见敌军占据优势且越战越勇，而己方主力“特罗姆普”号已遭重创，宾福德中校只好下令舰队全体向北撤退。

第三波攻击由盟军鱼雷艇突击群承担，8 艘鱼雷艇分东、西两群驶往战场，每群各 4 艘。实际上离开泗水时有 9 艘鱼雷艇。出海刚刚 10 分钟，一艘鱼雷艇就撞在灯标上严重受伤，不得不提前返回港内。到达指定海域的鱼雷艇没有见到友军，也未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只好在黎明时分无功而返。

面对夜战技术更加精湛的日舰，盟军打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攻击全部落空。虽

然盟国击伤了日军驱逐舰“大潮”号、“满潮”号、“朝潮”号和运输船“相模丸”，但自己的损失更大。“斯图尔特”号返回基地后倾覆，“皮德·海英”号沉没，“特罗姆普”号遭受重创，后被送往澳大利亚维修，其余舰只大都带伤。对盟军来说，史称的“巴厘海战”实属一次得不偿失的夜袭行动。

巴厘海战，盟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未能集中使用，却分成3个攻击波各自突击，犯下兵力分散的大忌，最终招致失败。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多尔曼不可能不懂，实在是形势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在海军掩护下，日登陆部队于19日0时15分顺利登岛，600名荷印守军一触即溃。19日下午，日军完全占领巴厘岛。24日晚，由6艘舰船组成的日军登陆突击群将更多的陆军部队遣送上岸。

从1941年底到1942年2月底，荷属东印度地区的盟军没能成功阻止任何一次日军的登陆行动。一旦凶悍且兵力占优的日本陆军站上陆地，那些团、营甚至是连级的盟军守卫部队只能选择投降或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厘海战中尽管盟军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也并未遭受重大损失，那些“主力”舰只根本来不及出战。但日军指挥官安倍敏夫大佐向上汇报的战果是，“击沉敌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重创驱逐舰2艘”。相对盟军的实际损失，这一战果无疑被放大了。按道理，别说山本，就是老酒对几艘驱逐舰就能击沉两艘巡洋舰也表示怀疑。但之前接到的好消息太多了，山本竟然相信了这一大大虚夸的战报。山本本来认为参与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海军力量略显不足，拟以南云舰队主力航母南下参战。得此战报，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转向东进，执行对澳洲大陆实施攻击的任务。

之前在2月15日，停泊在帝汶岛附近海面的南云舰队对600公里外的达尔文港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的带领下，189架次舰载机从“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一举击沉停泊在达尔文港的1艘英国驱逐舰、4艘美国运输船、1艘英国油轮和4艘澳大利亚货轮，击毁飞机23架，炸死238人，炸伤300多人，日军仅损失2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可笑的是，对达尔文港，南云竟然准备发起多轮攻击，这“勇气”如果放在珍珠港就太“完美”了。在遭受这次毁灭性打击之后，达尔文

港已基本失去作为基地的价值。

到 2 月中旬，日军第一阶段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作战基本结束，其南下的战略态势恰似一只巨大的章鱼，从东、西、北三面向爪哇岛伸展了魔爪。站在爪哇岛四面望去，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诸多岛屿都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孤岛已处在日军的三面合围之下，剩下那个方向是遥远的南极洲。

丘吉尔赞成成立联合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守住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沦陷之后，英国人的目光迅速转向了硝烟四起的缅甸，那是大英帝国最重要殖民地印度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2 月 16 日，韦维尔致电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没有大批增援部队，马来屏障很难坚守。”他同时向丘吉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按现有力量和可能得到的增援，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建议将途中的澳大利亚部队全部调往缅甸。”——刚从新加坡跑到爪哇岛的韦维尔又准备跑路了。

2 月 21 日，韦维尔接到了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驻各岛所有战斗部队必须竭尽全力坚守爪哇。正在途中的海军和空军增援部队可以直接前往指定目的地，但陆军增援部队必须改道前往。驻爪哇的联合司令部必须撤退。

韦维尔根本没有心思继续待在爪哇。2 月 22 日，他再次电告丘吉尔：“我担心 ABDA 地区的防御已经崩溃，爪哇势难长期坚守，现在再向爪哇投入不论什么力量，对延长战斗已不能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这里的司令部再存在下去已无甚用处。最后谈谈我本人。您认为派我到什么地方合适，我都将一如既往完全愿意竭力效劳。我在这里辜负了您和总统的期望，如果当时另选高才的话，也许能够成功。我极不愿意离开这些意志坚强的荷兰人，如果您认为这样做尚有好处的话，我将留在这里尽可能长久地与他们并肩打到底。谨向您表示良好的祝愿。恐怕您正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我相信您的勇气定能放出光彩渡过难关。”

罗斯福不能放弃麦克阿瑟，丘吉尔同样不会放弃韦维尔。这位英国上将随后被派往印度，我们很快就能在缅甸看到他的拙劣表演了。

在向丘吉尔发出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电报的同时，韦维尔与荷兰总督一起商讨对策，最后向华盛顿提出建议：ABDA 联合司令部不是撤退而是解散，把荷属东印度海、陆、空部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荷兰人。韦维尔此举等于说，大难临头，你们荷兰人自己玩吧，丘吉尔叫俺回家吃饭呢。

由英、美主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2 月 25 日中午，盟军联合司令部宣布解散。一个新组织随即开始行使职权：司令部设在万隆，塔尔帕顿陆军中将任司令官同时兼陆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任海军司令，范奥伊恩少将任空军司令。多尔曼少将仍然受命指挥海军突击编队。这回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换成了荷兰人。不过事到如今，换成谁都无关大局了。

丝残茧破，蚕蛹一般的爪哇岛已赤裸裸地暴露在东、北、西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爪哇海战

到 1942 年 2 月中旬，在相继占领加里曼丹、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帝汶、安汶、巴厘等外围岛屿之后，日军最后攻击爪哇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早已厉兵秣马的今村均很快接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命令：第十六军提前发起攻击，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登陆爪哇岛，全歼岛上盟军部队，在两个月之内一举平定该岛。

东路军除了之前一路攻城拔寨的坂口支队，大本营还调来了土桥勇逸的第四十八师团，作为日本陆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的土桥师团是刚刚完成菲律宾第一阶段的作战辗转至此。东路军的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东部港口克拉甘。

西路军为今村亲自率领的第十六军军部和第二师团，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西部的万丹湾，另有小部兵力在孔雀岛和埃雷坦韦坦同时登陆。

相比东、西两路来说，日军中路军兵力稍弱，是由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指挥的东海林支队，以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预定登陆地点为坎丹奥。中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坎丹奥附近重要的卡里加齐机场，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的联系。他们将和东路军一起出发，在登陆前兵分两路奔赴各自的登陆地点。

参加爪哇岛作战的各路日军中，只有第二师团是首次在太平洋战场上登场亮相。代号为“勇”的第二师团又名“仙台师团”，在日本陆军序列中仅排在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之后，如此靠前的排名预示着该师团一定有悠久的历史。的确如此，其前身仙台镇台作为日本陆军最早设立的 6 个镇台之一，早在 1873 年就已

建立，1886 年更名为“第二师团”。日本陆军许多著名将领如乃木希典、东久弥宫稔彦王、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等都曾担任该师团师团长。第二师团参加过甲午战争的威海卫攻坚战，又在日俄战争中于九连城、辽阳、沙河和奉天等地与俄国人作战。九一八事变中，正是这个师团首先开启战端，攻占东北军奉天北大营，之后转战于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第二师团先后参加过察哈尔战役和徐州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是因为荷属东印度作战最为重要，大本营才将第二师团配属给第十六军作为第一主力。现任师团长丸山政男于 1911 年、1919 年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和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随后多次赴英国担任使馆武官，还曾进入参谋本部主管对英情报工作，是日军中有名的“英国通”。第二师团在日本陆军中的特殊地位使丸山政男极其狂妄，担任中路进攻的东海林俊成就是被丸山轰出第二师团，最终辗转到了第三十八师团的。即使到了今天，第二师团的编制仍在，不过是日本在 1962 年重建的，现驻守地为北海道的旭川。

颇具戏剧性的是，参加荷印作战的几支日军部队诸如第二师团、川口支队、东海林支队都在后来陆续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在那里，他们一个个被更加牛的美海军陆战一师打成了半身不遂，后文详叙。

日军进攻爪哇岛属于典型的登陆作战，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三路日军安全地送上陆地。初看上去，为第十六军护航的第三舰队似乎实力不菲，但今村部队是兵分多路，仅运输船就超过了 100 艘。第三舰队刚刚从菲律宾转战而来，其实力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和山本五十六交情匪浅的今村均——两人是赌台上的铁哥们儿。今村清楚，由于山本坐镇第一舰队驻守本土，南云忠一的航母主力开赴珍珠港，参加“南方作战”的只是海军的二流部队。和之前的山下奉文类似，今村对孱弱的海上护航力量一直忧心忡忡。

其间的一个小插曲更加剧了今村的不安。登陆之前，位于金兰湾的第十六军司令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直接闯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今村定睛一看，原来是为西路军护航的海军指挥官原显三郎少将，一脸刚死了老公的寡妇相。

西路运载第十六军军部、第二师团和东海林支队的运输船足足有 57 艘。原告诉今村，仅凭他手下的 1 艘轻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绝对无法保证登陆船队

的安全。根据此前海军的情报，不说驱逐舰等小型舰只，在爪哇岛周边盟军有七八艘巡洋舰，至少有 2 艘是重巡洋舰。如果在海上遇到它们，别说保护运输船，连原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值得商榷。

原解释说，当初为本间第十四军护航的是高桥第三舰队的全部主力，大小舰艇有 43 艘，连“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都派出了部分舰艇参与护航。原在菲律宾仅仅护航 2000 人的田中支队在阿帕里登陆，就遭遇美军轰炸，损失重大，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原至今尚心有余悸。最后原说：“司令官，不是卑职没勇气，实在是兵力太弱，信心不足。希望您能和陆海军高层好好谈谈，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海军如此坦白地向陆军示弱，显然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今村本来就觉得护航兵力不足，原的话更加重了他的担忧。由于爪哇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西路军在登陆之前要完成 5000 公里的海上跋涉。对此东京大本营也有思想准备，最坏打算是在海上损失一半兵力。战前多次兵棋推演的最好结果，是在渡海过程中陆军损失不超过三分之一。现在如果仅仅派出这点护航兵力，别说一半，连他今村在内全军覆没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今村瞬间惊出一头冷汗。在和参谋长冈崎清三郎少将简单商议之后，今村决定立即派出作战参谋于田秋光到南方军司令部汇报，希望寺内司令官能够和海军协商，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

于田急匆匆赶往西贡，找到了今村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南方军参谋长塚田攻。他的请求遭到了塚田攻的断然拒绝：“现在都这时候了还说什么？海军也非常困难，陆军不应该向海军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连负责护航的原都没有信心呀。”对于塚田的训斥，于田梗着脖子还想再分辩几句，就这样回去也没法向今村均交代。

一个小小的作战参谋胆敢出言不逊顶撞自己，塚田忍不住勃然大怒：“绝对不行！这种方式，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都很清楚。要说兵力不足，各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大东亚战争本来就是铤而走险。如此胆小的要求，陆军绝对不会向海军提出，简直成何体统！”

谁都明白日本陆军和海军天生不和。据传在马来亚作战中，山下奉文由于和

小泽治三郎的海军配合太过默契，甚至背上了“与海军过从甚密”的恶名。挨了训斥的于田只好悻悻而退。

回到金兰湾后，于田将塚田的话一五一十向今村和冈崎做了汇报。今村对自己这位老同学的不负责任颇为不满。57 艘运输船，数万名士兵，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今村认为这绝对不是胆小和勇气的问题，而是决定着爪哇岛作战的成败。思忖再三，今村决定亲自前往西贡去和南方军司令部理论。

临出发前，今村忽然想到那个与山下奉文“过从甚密”的小泽治三郎刚刚率南遣舰队回到金兰湾，就停泊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之前山下与小泽的事今村也听说过，小泽是陆军颇为尊敬和亲近的海军将领。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临时抱佛脚先去拜访一下小泽，听听海军专家的意见。

两人见面寒暄后落座，今村将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儿倒给了小泽。对今村的遭遇，小泽深表同情：“护航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只有一艘轻巡洋舰，而敌人加起来有七八艘，原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些护航力量根本保护不了那么多的运输船。”

今村就将于田在总军挨训的事学了一遍，同时告诉小泽：“原少将能如此直言不讳，我也必须以诚相待。我现在准备亲自去找寺内阁下谈谈。向您请教一下，海军这边有富裕的兵力吗？如果有的话，我该怎样和寺内司令官交涉呢？”

沉吟一会儿后，小泽回答道：“前期作战顺利，海军倒真有富裕的兵力。但您就是去找寺内大将，先别说他不同意，就是他能同意，再去和山本大将商量也来不及了呀。”

“那怎么办？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呀！”今村额头渗出了汗水。

“这样吧，我来帮您解决。保证不会将您的运输船卷入海战，也保证不让敌人接近您。这样可以了吧？”

今村根本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愣了半晌才说：“您能帮忙真是太好了！不过原少将好像不归您指挥吧？”

“对，他归第三舰队的高桥将军指挥。虽然这都是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事先商定好的，但战场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样吧，我给原少将再调拨 9 艘驱逐舰。不过敌人在爪哇海还有几艘巡洋舰，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为保险起见，我让

第八战队负责监视他们。总之，一定要将陆军平安送上爪哇岛，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泽所说的第八战队由海军少将栗田健男指挥，麾下有“最上”号、“三隈”号、“熊野”号、“铃谷”号这四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有了它们护航，的确可以确保登陆船队的安全。

短短 15 分钟，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小泽在陆军中“大明神”的称呼果然名不虚传。今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差跪地上给小泽磕三个响头了。

2 月 18 日，攻占爪哇岛的日西路军从金兰湾拔锚起航。一天之后，准备入侵东爪哇的东路军主力也从霍洛岛出发。按原定计划，东、中、西三路部队将于 2 月 28 日同时对爪哇岛实施登陆。

那边日军在厉兵秣马，这边盟军也在调兵遣将。东、西两面巴厘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相继失守，预示着日军对爪哇岛的攻击肯定是东西夹击。新任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敌军的入侵。目前他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兵力不足。多尔曼的突击编队只有几艘巡洋舰和约 10 艘驱逐舰。如果将这支舰队分派到爪哇岛的东、西两端，力量势必更加薄弱。但如果集中起来，就会因距离太远而顾此失彼，一旦危机发生，很难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地点。之前巴厘海战三波攻击未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外围诸岛全部沦陷日军之手，不论这些舰船部署到哪里，都会全天候遭遇日本空军的轰炸。思前想后难以两全，为了应对随时到来的危机，2 月 21 日，赫尔弗里希还是决定将突击编队分成东、西两路分头拒敌。

西路舰队由澳大利亚柯林斯海军上校指挥，以丹戎不碌为基地，下辖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轻巡洋舰“龙”号、“达那厄”号以及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遭遇”号、“斯考特”号、“特涅多斯”号，以及澳大利亚轻巡洋舰“霍巴特”号、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24 日，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也加入了西路舰队的行列。

东路舰队仍由多尔曼少将指挥，驻扎地在泗水。由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爪哇”号，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班克特”号、“科顿纳尔”号、“保罗·琼斯”号和“奥尔登”号组成。泗水港

是日海军航空兵重点打击的目标，几乎每天都会有日机光顾并赏赐炸弹若干。

如果危机出现，东、西两支舰队可以重新会合成一支联合突击部队。赫尔弗里希想尽可能让舰艇在驻地多停留一些时间，除节约燃油，也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水兵趁机休息一下，顺便对伤痕累累的舰船进行必要的修复和维护。

但日本人绝不给荷兰人喘息之机。25 日，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及时发回情报：“发现东路敌军入侵舰队。”赫尔弗里希判断日军可能率先在东爪哇登陆，急令抽调西路舰队的部分舰艇充实东路舰队。接到命令，西路舰队的“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和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因康特”号、“朱庇特”号立即从丹戎不碌驶往泗水，于 26 日与多尔曼的西部舰队会合。当天下午，多尔曼召集各舰舰长及参谋人员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少将信心十足地表示，合并后的舰队有能力在击退日军东路入侵部队之后挥戈西进，击退日军西路登陆部队。

在欣赏多尔曼和高木武雄悲情对决爪哇海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很快将在战场上消失的西路舰队。2 月 26 日，被调走 5 艘军舰的西路舰队剩余舰艇在邦加海峡附近巡逻。根据此前一架英军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在邦加海峡以北 160 公里海域出现敌军，后续侦察并未在该海域发现日军舰队。事实上，日军侦察机也同时发现了盟军西路舰队，小泽为此派出了 4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可惜柯林斯上校战意不足，在与敌舰接触之前就已率部撤退。

此时新加坡已失守，总司令韦维尔都逃之夭夭，留在爪哇的英国人更无战心，他们准备放荷兰人鸽子。27 日，英国皇家海军帕里泽少将强硬地向赫尔弗里希提出，让西路舰队撤往目前尚很安全的锡兰。理由是，丹戎不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港口，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而且那里缺乏燃油。无奈的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西路舰队剩余舰只不战而撤往锡兰。除了倒霉的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在一次风暴中与其他舰艇失去联系重新返回，其余盟军舰只赶在日军到来之前高速经巽他海峡向西逃出生天。爪哇岛盟军率先失去了西部海军力量。

之前在新加坡，蹩脚的帕里泽少将一纸画蛇添足的电报断送了菲利普斯中将和“威尔士亲王”号。后来事实证明，如果不是他强烈要求西路舰队避敌逃逸，爪哇海战中幸存的盟军舰只就能与之合兵，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此前后，赫尔弗里希接连收到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龟缩在科雷希多岛上的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上说，一架美军侦察机在2月20日发现，日军在霍洛岛附近海域集结了大批舰船。第二份是2月24日由一架在望加锡海峡执行巡逻任务的荷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说发现一支向南航行的大型运输船队。发回电报的这架荷兰侦察机就此失去联系，无疑已经被日军击落。

两封电报发现的是同一支部队，就是东路日军登陆船队及护航舰队。负责运载东路第四十八师团和坂口支队的运输船多达41艘，它们在海军第四水雷战队及第二、第九驱逐舰队护航下，于2月22日从巴厘巴板出发前往爪哇岛。船队摆成前后30公里的一字长蛇阵，沿薄雾缭绕的爪哇海一路南下。26日清晨，在婆罗洲东南端的劳特岛南部，船队与第五战队和第二水雷战队会合，队伍变得更加庞大。东路负责海上战术指挥的是高木武雄。26日17时30分，日军东路船队已经驶抵泗水港西北约110公里的海域，前方爪哇岛已遥遥在望。

“你必须立即发起攻击，直至敌人全部崩溃为止！”赫尔弗里希立即向多尔曼少将发出了前往攻击的命令。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在西路舰队逃往锡兰，制空权已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凭借盟军剩余的海军力量，很难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既然如此，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在海上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吧！

对于赫尔弗里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多尔曼决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毫无惧意的少将立即向麾下的多国舰队发布了作战命令：“我希望全体官兵时刻牢记，必须尽一切努力去抗击敌人，防止敌人在爪哇岛登陆。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刻！”

之前几个夜晚，多尔曼一直率东路舰队——西路舰队已逃逸，没有了东西之分，下文姑且称为盟军舰队或多尔曼舰队——在爪哇岛马都拉北海岸附近巡航，以便随时发现日军登陆船队并实施攻击。26日18时30分，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舰上官兵已连续37个小时未能好好休息，体力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因为许多参谋及后勤人员包括炊事兵也被临时编排到炮位上，或去执行搬运弹药的任务，舰员几天都未能吃上一顿热饭。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全体官兵依然斗志昂扬。这一点在舰队起航第一天就能看得出来，虽然大家清楚这很可能是生命里的最后几天，但无论欧洲人还是当地人都义无反顾地按时登舰出发。

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由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舰队最大的软肋在于没有携带一架飞机——这在未来战斗中将带来致命的恶果。当时盟军舰艇可以载机的情况是："德·鲁伊特"号、"爪哇"号、"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均可携载一架，其中"爪哇"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休斯敦"号可携载3架并装备了2个弹射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和"科顿纳尔"号各可携载1架，它们与"爪哇"号一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因此只能用起重机吊放飞机。它们未能携载飞机是担心影响两门后主炮的使用。

多尔曼少将是海军航空兵出身，对于飞机在海战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在当时同样是"大舰巨炮"占主流的荷兰海军中实属罕见。可是盟军混乱的指挥系统使他根本没有指挥航空力量的权力。多尔曼和他的参谋们认为不携带飞机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带上飞机就必须携带燃油，而舰上储藏燃油的部位最易遭受攻击引发火灾；第二，预期要进行的战斗很可能是一场炮战，此时舰艇携载飞机被认为是不可取的；第三，战斗很可能在夜间打响，夜战中飞机的作用将会受到一定限制；第四，未来交战的海域位于泗水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他们预计将能得到岸基飞机的支援，因此无须携载飞机。

然而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决定，此举将极大影响到多尔曼舰队对日军舰队的侦察能力。事实上在之后长达两天的作战时间内，他们几乎从未得到岸基飞机的有效支援。

得不到岸基航空兵支援同样事出有因。在经过第一阶段海空战后，爪哇岛盟军空中力量消耗殆尽，已无力向舰队提供支援。在爪哇海战爆发时，盟军约有各型作战飞机30架，其中大部分亟待修理。巴厘、帝汶、安汶、古邦等地相继失守，直接影响到盟军从澳大利亚向爪哇岛运送急需的飞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军从澳大利亚派往爪哇岛运载飞机的"兰利"号航母在途中遭遇意外。另一艘美舰"西威奇"号虽于2月23日携带27架P-40飞机进入芝拉扎军港，但它们在使用前还须重新装配。

就在多尔曼舰队四处寻敌的同时，在距离芝拉扎不远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2月22日，美军航母"兰利"号搭载着33名飞行员和32架已组装的P-40战斗机，从达尔文港起航前往芝拉扎。"兰利"号原定计划是2月28日清晨入港，

这样在最危险海域的航行将会在夜间，夜色可以保护他们有效避开日军飞机的攻击。但由于日军攻击部队已迫近爪哇岛，2 月 23 日，赫尔弗里希要求“兰利”号必须以最快速度将飞机运抵芝拉扎。由于燃油问题，“兰利”号航速只有可怜的 10 节。再加上一系列联络错误，“兰利”号被迫在 27 日凌晨改变航向去和护航舰只会合，最后它进入芝拉扎的时间变成了 27 日白天。

27 日上午，9 时，仍在海上蹒跚航行的“兰利”号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舰长罗伯特·麦克康奈尔中校立即呼叫爪哇岛请求空中支援，毫无回音。11 时 40 分，在芝拉扎港以南 120 公里处，“兰利”号遭到从肯达里起飞的 3 个波次 27 架日军轰炸机的轮番攻击，先后被命中 5 弹和 2 颗近失弹，引发了无法扑灭的大火，舰员 16 人阵亡、多人受伤。无奈之下，麦克康奈尔中校只好在 13 时 32 分发出弃舰命令。在将剩余船员接走后，护航的两艘驱逐舰以火炮和鱼雷将“兰利”号击沉，那 32 架宝贵的战斗机也随舰一起沉入了大海。正是由于“兰利”号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27 日一整天，泗水军港破天荒未遭到任何轰炸。

以美国物理天文学家、航空先驱——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博士命名的“兰利”号是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实际上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而成，1922 年加入现役，编号 CV-1。到二战时期，该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爷爷舰”。由于已无法承担艰巨的作战任务，该舰在 1936 年被改造成水上飞机供应舰，只能执行一些运载飞机和兵员的辅助任务。这一意外事件使“兰利”号创下了太平洋战场第一艘被击沉航母的纪录，尽管它已不是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兰利”号的沉没使多尔曼迫切渴望的空中掩护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26 日 18 时 30 分，多尔曼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由于锅炉故障，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只能跑出 27 节的最大航速，整支编队也只能按照它的速度航行。这天夜间，他们沿马都拉北海岸到萨普迪海峡一带巡逻，并未遇到日军舰队。曾经有参谋向多尔曼提议，舰队还可以再向北部海域巡逻，以更加接近可能出现的日军舰队。对此，多尔曼并未采纳，他认为日军很可能在当天夜间实施登陆，如果向北航行过远，就不能及时赶回日军的登陆地点。

即将在爪哇海上演的，是自 1916 年日德兰大海战后最大的一场水面对决。可惜双方的指挥官均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作战。盟军指挥官多尔曼擅长航空

作战，却没有一架飞机可供使用。日军指挥官高木武雄是联合舰队首屈一指的潜艇专家，麾下却连一艘潜艇都没有。两人一个擅长天上，一个擅长水下，却阴差阳错在水面上干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危急情况出现，高木总能得到及时而充分的空中支援。

26日到27日夜间，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在爪哇岛北岸布下了一个雷区。根据布雷艇当时的报告，这一雷区的详细位置是南纬6度47分50秒、东经112度04分50秒到南纬6度51分10秒、东经112度18分之间，具体深度20米。后来事实表明，这一位置并不准确。

27日中午，一直搜索未果的多尔曼决定回到港内加油。14时27分，一份紧急电报送达多尔曼手中。13时50分，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发现了日军登陆船队，位于泗水以北约160公里处。尽管所有官兵都人困马乏，午后多尔曼发给赫尔弗里希的一份电报中曾说“舰队官兵的耐力很快就要超过限度”，但形势危急，多尔曼还是立即通过无线电、旗语和信号灯的方式用英语发出了作战命令：“所有舰只跟我来，敌人在160公里之外。”命令之所以下得如此简明扼要——之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是因为各舰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络信号，一旦复杂就无法执行。

多尔曼率舰队以单纵队列快速向敌军所在海域前进。5艘巡洋舰居中，旗舰“德·鲁伊特”号一马当先，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紧随其后，之后是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殿后的是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3艘英国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遭遇”号、“朱庇特”号自左至右担任前方警戒，2艘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科顿纳尔”号担任左方警戒，4艘美国驱逐舰“爱德华”号、“奥尔登”号、“福特”号、“保罗·琼斯”号担任左后方警戒。远远看去，舰队颇为威武雄壮，在多尔曼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战场。

盟军舰队大约在15时穿过了泗水以北提前布下的雷区，随后加速向西北航行。大约半小时后，一架日军飞机出现在舰队上空，并胡乱投下了几颗炸弹。多尔曼下令舰队暂时散开，15时50分又重新会合。当时风力四级，风向偏东，舰队航向为315度，航速24节。

16时整，多尔曼致电赫尔弗里希请求派战斗机提供掩护，未能如愿。当时岸上盟军的决策是，组织一支只有3架轰炸机的小编队，在傍晚时分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攻击，原本就非常稀缺的10架战斗机要为这些轰炸机护航。这一计划空军并未通知海军，连赫尔弗里希都不清楚，更不要说是多尔曼了。此时再埋怨美、英、澳已无任何道理，所有事儿都是荷兰人说了算——盟军拙劣的作战联络由此可见一斑。

为日军登陆船队提供护航的，同样是一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战术总指挥为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麾下有“那智”号、“羽黑”号两艘重巡洋舰。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坐镇“神通”号轻巡洋舰，身后跟着8艘驱逐舰。它们分别是涩谷紫郎大佐第十六驱逐舰中队的“时津风”号、“天津风”号、“雪风”号和“初风”号，小西要人大佐第七驱逐舰中队的“涟”号、“潮”号，此外还有第二十四驱逐舰中队的“山风”号和“江风”号。日本海军“三大祥瑞”之一“雪风”号驱逐舰此时已经登场亮相。

与登陆船队同行的还有西村祥治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分别是第九驱逐舰中队佐藤康夫的“朝云”号、“峰云”号，第二驱逐舰中队橘正雄的“村雨”号、“五月雨”号、“夕立”号、“春雨”号。

仅从数字上看，盟军有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日军则是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双方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但实际上，日舰大多是服役不久的新舰，舰型统一，训练充足，相互之间协同良好。而盟军舰只大部分舰龄较长，长期缺乏必要的维护，很多舰只在之前遭遇过空袭，属于带伤上阵。盟军最大的缺陷是舰只分属不同国家，指挥上存在诸多障碍。如多尔曼发给美国军舰的命令，要首先发给“休斯敦”号，再由它转达给下属各驱逐舰。不同国别的舰只之间没有统一的信号手册和旗语通信规则。这一缺陷只有在多尔曼身边配备了英、美、澳信号兵才得到部分解决。后来由于探照灯在战斗中受损，手操信号灯竟成了唯一的联络工具！

盟军又一重大缺陷是配合生疏。参战舰艇战前才凑在一起。如“珀斯”号是2月24日才到达丹戎不碌的。突击编队一直到2月初才匆忙成立，当时战争已进行了近两个月。其间，日军不断对主要军港泗水进行轰炸，仓促应战，突击

编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联合演习，到后来竟然狼狈到连一片可供演习的安全水域都找不到了。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缺乏密切配合将带来致命的恶果。

“休斯敦”号上一位年轻的美军上尉触景生情，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支舰队犹如十几位都挂头牌的音乐明星，没有经过一次练习就一起奏响了《圣母颂》。”——上尉先生少说了一点，这支“乐队”指挥的手势并不是每个乐手都看得懂的。

从火力上比较，盟军的两艘重巡洋舰有 203 毫米主炮 12 门。本来“休斯敦”号是三联装 9 门主炮，但在数日前遭遇空袭，后主炮被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对面的日军拥有同样口径的主炮 20 门。作为水面舰艇作战的另一利器鱼雷，日军更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合计有 146 根 609 毫米鱼雷发射管，而盟军只有 95 根 533 毫米发射管。

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有两大武器对盟军具有绝对优势。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斗机，另一个就是被称作“决胜武器”的长矛鱼雷，即直径 609 毫米的 93 型鱼雷。这种鱼雷最大的特点是航程远，49 节航速时航程可达 20000 米，40 节时 32000 米，36 节时 40000 米。第二个特点是行迹诡异。这种鱼雷以液氧作为助燃剂，在水面上航行几乎不冒泡，很难发现它的航迹。早在 1937 年，德国魏尔海军手册就曾提到过这种鱼雷，却并未引起盟军的足够重视。爪哇海战是长矛鱼雷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使其攻击更具突然性。与之相比，英、美鱼雷速度在 32 节时航程只有 8000 米。

要强调的是，日军几艘巡洋舰上都携带了水上飞机，在随后的作战过程中异常活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盟军舰队除了主动解除舰上的航空武器，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岸基飞机的支持。这对航空专家多尔曼来说，确实是一种悲哀。

日军存在的唯一软肋，是高木舰队需要保护众多被称作“海上羔羊”的运输船，在战斗中无法恣意发挥。

身材矮胖、背稍佝偻的多尔曼，于 1889 年 4 月 23 日出生于荷兰的乌得勒支，17 岁进入登赫尔德荷兰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10 年 8 月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曾在远东及荷兰本土的多艘舰艇上服役。一战期间，他曾在海军航空大队服役，

1921 年又在海牙海军参谋学院参谋班深造，随后在荷兰海军部、海军参谋部等重要部门任职，担任过多艘驱逐舰、巡洋舰的舰长，海上阅历丰富。多尔曼曾深度参与了荷兰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是荷兰海军中不可多得的航空战专家。1938 年 8 月 17 日至 1940 年 5 月 16 日，他曾在荷属东印度担任荷兰皇家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后升任荷兰东印度群岛舰队司令，获海军少将军衔。到 1942 年，多尔曼已在荷兰皇家海军服役 36 年。

有着丰富空中飞行经历的多尔曼无疑具有“航空头脑”，也意识到空中侦察的重要性。在随后的战斗中，多尔曼曾多次要求赫尔弗里希派出空军支援，均无结果。在 2 月 26 日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多尔曼曾对泗水的海军指挥官说，衷心希望突击编队能够得到来自空中的情报和支援。然而事与愿违，那里根本就没几架可供使用的飞机。

高木武雄同样是日本海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悍将。高木于 1892 年 1 月 25 日出生于福岛，1911 年 7 月在“海兵”第三十九期 148 人中以第十七位毕业，同学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伊藤整一、阿部弘毅、冈敬纯、角田觉治、原忠一等人。幼年时期高木就以头脑明晰著称，是同期生中最年轻的海军少尉。高木毕业后曾在多艘舰艇上服役，后进入海军水雷学校深造，并于 1921 年 7 月成为海军潜水学校的高级教官。1923 年 12 月，高木再入海军大学学习。统算起来，高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间长达 13 年，是日本海军久负盛名的潜艇专家。1931 年 12 月，高木出任海军大学教官，当时和近藤信竹、小泽治三郎、山口多闻、宇垣缠都是同事。随后高木再次来到海上，先后任轻巡洋舰“长良”号、重巡洋舰“高雄”号、战列舰“陆奥”号舰长。要知道，彼时“长门”号尚未服役，“陆奥”号当时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可见高木在日本海军中的地位。1938 年 11 月 15 日，高木晋升少将，接替同学伊藤整一出任第二舰队参谋长。战争前夕，1941 年 9 月 6 日，高木受命出任第五战队司令官。

从最终结局来看，高木和他的对手多尔曼都属于战争中的悲剧人物。多尔曼马上就要在爪哇海战中战死，高木也仅仅多活了两年而已。两人都曾有逃生的机会，但都主动放弃。1944 年 7 月 8 日，高木死于对美军的自杀式冲锋，届时详叙。

战斗打响之前，日军对盟军的战术判断出现了偏差。上午，10 时 20 分，西

村收到的情报显示，盟军 5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位于登陆船队正前方，他随即弹飞了“那珂”号的一架水上飞机，同时下令运输船队折向西方，避开来势汹汹的盟军舰队。11 时，高木也收到了上述情报，同样在 11 时 37 分弹飞了“那智”号的一架侦察机。12 时 35 分，“那智”号侦察机发回信息，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仅仅一分钟后，该机又汇报盟军舰队转往南方。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让高木有点儿蒙圈儿。盟军舰队是前来阻击，还是试图逃跑？鉴于手中的舰船尚可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面，高木认为登陆行动可以照常进行。13 时 40 分，高木下令船队依然向预定登陆地点前进。

在这之前，担任护航的田中已经接到了侦察机发来的急电：“敌舰队位于泗水海面 310 度、63 海里处，航向 80 度，航速 12 节。”由于当时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田中便错误地认为，“以巡洋舰为主力的敌海上部队受我舰队威压已成惊弓之鸟，正向泗水方面快速逃逸”，因此命令护航舰只继续向预定登陆地点开进。

爪哇岛已近在眼前，日本人甚至闻到了岛上的浓郁花香。大战当前，日军却掉以轻心，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日舰舰桥上，一众军官一边喝着甜茶，一边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看来这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无趣航行。正当众人得意忘形之际，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日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敌舰回转，航向西北，速度 18 节，成单纵阵。”这预示着盟军舰队已经掉头朝着登陆船队杀将过来，此举完全出乎高木和田中的预料。稍显惊慌的高木立即命令运输船队迅速向北退避，同时下令作战舰艇快速驶向盟军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舰上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众舰炮纷纷褪下了炮衣，气氛骤然间剑拔弩张！

两支不断接近的舰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16 时 10 分，田中旗舰“神通”号的瞭望哨惊呼，“前方海面发现敌军舰队”。仅仅两分钟后，英军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也发现了“神通”号，随即向多尔曼发出遇敌信号：“发现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数量不详，方位 330 度，速度 18 节，航向 220 度。”16 时 16 分，西村舰队也发现了“伊莱克特拉”号。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海上捕猎的绝佳机会。即将到来的战斗使所有人都目光炯炯。开战以来，尽管日本海军一路势如破竹，但那些“丰功伟绩”大多属于海军航空兵，无所事事的水面舰艇几乎要被遗忘了。可不是嘛，自对马

海战以来，日本海军还没有真正打过一次大海战呢！

抛开训练质量，仅就训练强度而言，日本海军若自排第二，肯定没人敢自称第一。日本海军有一首反映训练的著名军歌《月月火水木金金》，日语里从星期日到下周星期六的叫法是“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月月火水木金金”的意思就是没了“日曜日”和“土曜日”，就是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间断训练——这是大正时期伊集院五郎海军元帅的发明。如此艰苦训练了数十年，终于到了投入实战的时候。

此时高木第五战队的主力——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尚未抵达战场。田中和西村非常清楚，以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对阵盟军的重巡洋舰无异于以卵击石。人家用舰炮打你时，你踮着脚尖都够不到人家，只能以发射鱼雷去碰碰运气。明知不敌，但以勇猛著称的田中仍率所属日舰以“神通”号为首，成单纵阵列队于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誓死保卫登陆船队的安全。日舰上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期待着“那智”号和“羽黑”号能尽快赶到战场。这一情景让老酒突然想起影视剧中的一个情节，“江洋大盗”呼啸而至，总镖头却恰恰不在，一众镖师只能拔出刀来绝望地围住镖车！

正在此时，瞭望台上一名士兵欣喜若狂地高声喊道：“看到桅杆了！”在遥远的水天相接之处，隐约看到数根越来越大的巡洋舰桅杆。待来舰逐渐驶近之后，日本人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不正是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的“德·鲁伊特”号的恰似史前怪物般高大而特异的桅杆吗？

“‘德·鲁伊特’号距我 28000 米，正迎面快速向我驶来！”海军上士岩田繁的嗓音中带着颤抖。

“啊！怎么办？如果没有‘那智’和‘羽黑’的支援，我大船队必将全军覆没！”尽管如此，16 时 16 分，“逢敌必战”的田中还是命令“神通”号在 16000 米距离上向最近的英舰“伊莱克特拉”号率先开火，太平洋战场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水面舰艇对决拉开了帷幕。

日本人果然是名不虚传，“神通”号的炮火打得很准，第一轮超远距离炮击就形成了跨射。“伊莱克特拉”号和“朱庇特”号试图还击，但两艘驱逐舰的主炮只有 120 毫米，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根本够不到敌人。两舰只好转向自己巡洋舰

右侧躲避炮火，同时争取巡洋舰的炮火支援。

“那智”号上，高木和参谋长长泽浩对是否立即投入战斗还在踌躇，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运输船队。眼见田中不是敌人的对手，高木迅速下令高速逼近敌舰。在27000米距离上，长泽请求开炮，高木点头表示认可。“那智”和“羽黑”号的20门203毫米主炮立即发出了怒吼。虽然气势惊人，但两舰炮火准头欠佳，第一轮齐射只在盟军舰只前方2000米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串串冲天水柱。

多尔曼当即下令还击。这种远距离的炮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舞士气，用一个围棋术语就叫“气和”，双方舰船都未进入彼此的理想射程。别说驱逐舰，就连轻巡洋舰上的舰炮都打不到那么远。16时20分，盟军两艘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埃克塞特”号的12门203毫米炮开始还击，目标直指25000米处高木的旗舰“那智”号。1分钟后，“休斯敦”号用红色染料标记弹着点的一发炮弹几乎击中了“那智”号，炮弹溅起的水花染红了高木的白色军衣，吓得这位潜艇专家乌龟一缩头。

两支舰队均在高速机动，重巡洋舰保持25000米左右的距离。几艘轻巡洋舰和众多驱逐舰只能干着急，眼巴巴看着4艘重巡洋舰拼命互射。

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接近，盟军轻巡洋舰很快就能开炮射击。日军驱逐舰利用航速优势，向前快速航行欲占据有利阵位发射鱼雷。日舰这一行动迫使多尔曼再次下令向左转向。此时盟军舰队速度约27节，此乃受“科顿纳尔”号最大速度拖累。

日舰行驶速度极快，显然过不了多久，就将越过盟军舰队的前方，完成所谓的“T字形迂回”。完成这一古典战术之后，高木就能利用舷侧所有火炮射击盟军舰只，而盟军只能以前主炮进行还击。经验丰富的多尔曼立即识破了高木的战术意图，他在16时21分下令舰队向西转20度改航向为295度。6分钟后，日舰纵队也向西转，双方仍然保持平行。由于日舰具有速度优势，2分钟后，多尔曼再次下令向西转取航向248度，以避免日军占领T字阵头。高木随即也跟着转弯，两支舰队几乎平行高速朝西行驶，同时不断向对方开炮。其间，在16时31分，日军一颗203毫米炮弹击中了“德·鲁伊特”号。所幸那不过是一颗哑弹，只是在多尔曼旗舰的船舱上打出了一个大洞而已。

就在几艘重巡洋舰拼命炮击的同时，田中和西村也带领轻巡洋舰以及众多的驱逐舰抢占有利阵位开始了鱼雷攻击。16 时 34 分，不断逼近盟军舰队的西村旗舰“那珂”号率先在 14000 米距离发射了 4 条鱼雷。1 分钟后，田中旗舰“神通”号也射出了 4 条鱼雷。此后 5 分钟内，西村背后的 6 艘驱逐舰一股脑儿射出了 23 条“长矛”，“羽黑”号也发射了 8 条鱼雷。由于西村舰队发射鱼雷时过于突前，已经进入对方有效打击范围，盟军所有巡洋舰、驱逐舰纷纷向着它们开火。识时务者为俊杰，识相的西村舰队在发射完鱼雷后立即释放烟幕，转向西北方向躲避。

多尔曼少将临危不惧，率领舰队突然向外做了一个 90 度大回转，同时释放浓浓烟幕。这一大胆而巧妙的规避动作挽救了盟军舰队，使得日军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日“天津风”号舰长无奈地惊叹道：“今天敌军所采用的鱼雷规避运动，和过去我联合舰队演习时名将大谷幸四郎所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同。敌人在闪避鱼雷的运动中释放烟幕，巧妙阻挡了我方的炮击。且我第五战队始终以远距离炮战与敌周旋，枉费弹药，毫无战果。综合来说，这无疑是我方的失败。”

此情此景，连英舰“埃克塞特”号舰长戈登上校也禁不住击节赞叹：“多尔曼少将的指挥艺术是高明的！”

17 时 04 分，激战中的高木接到运输船队遭遇空袭的报告。16 时 45 分，在 8 架“水牛”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盟军第二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九十一中队的 3 架 A-24 俯冲轰炸机，对日军运输船队实施了攻击。3 架飞机投下了一颗 300 公斤和两颗 250 公斤炸弹，整个攻击过程仅仅持续两分钟，战果为零。参与攻击的战机很快被赶到战场的日机悉数击落。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它们去支援多尔曼舰队的作战呢。

主战场上，双方水面舰艇仍然在 25000 米的远距离上进行对射，命中率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双方的发炮频率都不低，“休斯敦”号主炮频率是每分钟 5 ~ 6 发，日舰频率也大致如此。由于有侦察机校射，日军命中率稍稍高于对方。其间日重巡洋舰发射的炮弹曾有多次命中记录，“德·鲁伊特”号在 16 时 53 分再次被命中一发 203 毫米炮弹，所幸仍是一颗哑弹，并未对盟军旗舰造成实质性损害。其间“爪哇”号也挨了一颗哑弹，损伤轻微。盟军瞭望哨观察到日舰也曾被击中，

但日军随后的战报中并未提及被命中的情况。

盟军舰艇逐渐转向，再次接近日舰。17 时 05 分，日军一颗近失弹使“埃克塞特”号受轻伤，紧接着“休斯敦”号也被一颗哑弹命中。至此，盟军的运气似乎很好，被命中的炮弹均未爆炸。

仅 3 分钟后，厄运降临，“那智”号在 17 时 08 分完成了战斗中最致命的一次发射，一颗 203 毫米炮弹准确命中了“埃克塞特”号，炮弹穿过锅炉舱的通风装置在舱内爆炸，14 名水兵当场阵亡，8 个锅炉有 6 个丧失功能。这艘失去大部分速度的主力重巡洋舰带着熊熊大火向左偏转驶出编队，盟军攻击力瞬间骤减。“埃克塞特”号受损退出战列，使盟军的战斗前景更加绝望，现在只剩下“休斯敦”号的 6 门主炮和敌人的 20 门炮进行对抗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由于紧跟在旗舰后边的“埃克塞特”号兼负传达命令的功能，它的突然转向导致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珀斯”号、“爪哇”号相继转身，彻底打乱了盟军的作战阵形。只剩下“德·鲁伊特”号还保持原来的航向和速度。巡洋舰的突然转向，搅乱了正以单纵队朝巡洋舰编队左舷正横方向行驶的驱逐舰队形。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高木大喜过望，他立即下令借混乱再次发起鱼雷攻击。17 时 13 分，“羽黑”号的一条鱼雷命中了盟军队列中速度最慢的“科顿纳尔”号驱逐舰右舷。“长矛”鱼雷绝非浪得虚名，右舷的剧烈爆炸将这艘驱逐舰活活炸成两截。仅仅 90 秒后，荷兰驱逐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科顿纳尔”号突然爆炸沉没，使盟军终于发现了水中穿梭的无数条鱼雷，随即各舰独自采取的规避动作更加剧了队形的混乱。日军观察到盟军舰只周围出现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爆炸，有人认为是自己发射的鱼雷命中了敌舰，也有人认为是触发了水雷。真实情况是，日军尚未经过实战检验的“长矛”鱼雷有些提前发生了爆炸。

这些爆炸同样被盟军舰只察觉。由于之前对日军的“长矛”鱼雷一无所知，盟军猜测附近水域很可能有日军潜艇出没。“约翰·爱德华兹”号声称发现了敌军潜艇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威特·德·威思”号甚至因此扔下了数颗深水炸弹。一份美国官方记叙这次战斗的文章中关于日方鱼雷的说法是：“有些鱼雷无疑是

敌方巡洋舰和驱逐舰发射的，很显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敌潜艇群。”事实上，这一海域当时并无日军的潜艇出没。

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爆炸吓坏了盟军，同样也唬住了高木，对他下决心结束昼间作战向北撤退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木认为，那些爆炸很可能由水雷引发，他担心自己的舰队会贸然闯进盟军事先布下的水雷阵。

战斗似乎打得颇为热闹，可双方第一阶段炮战取得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日军共发射了 1271 发 203 毫米炮弹和 141 发 140 毫米炮弹，外加 43 条“长矛”鱼雷，取得的战绩是 1 条鱼雷命中，203 毫米炮弹 4 发命中，140 毫米炮弹全部落空。盟军几乎无任何命中记录。

到 17 时 25 分，多尔曼慢慢稳住了局势。除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外，其余巡洋舰逐渐重新排好了阵形。舰艇次序稍有改变，“德·鲁伊特”号依然位于先导位置，随后是“珀斯”号和“休斯敦”号，最后是“爪哇”号。紧跟巡洋舰身后的是 4 艘美国驱逐舰。多尔曼发出“所有舰只——跟我进攻”的信号，并下令英军驱逐舰进行反击。此时由于舰艇过于分散，执行这样的任务非常困难。为掩护失去速度的“埃克塞特”号，英军驱逐舰突前施放烟幕，使得本就凌乱不堪的战场更加混乱。

身受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以 5 节的速度缓慢向泗水返航。看到敌舰踉踉跄跄欲脱离战场，高木立即命令西村和田中舰队前往追击，试图一举了结该舰。尽管实力悬殊，英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仍勇敢冲向敌舰，试图掩护“埃克塞特”号全身而退。

日舰再次发起鱼雷攻击，首选目标为行动迟缓的“埃克塞特”号。17 时 48 分，“羽黑”号在 6 分钟内连续发射了 8 条鱼雷。17 时 50 分，“那珂”号在 18000 米距离上发射了 4 条鱼雷，“神通”号在 19000 米距离上又射出了 4 条。在 17 时 57 分后的 5 分钟内，田中的驱逐舰在 14000 米距离发射了剩余的全部鱼雷。这还不算结束，田中射完，西村登场。从 18 时 4 分开始，西村舰队各舰除“峰云”号外纷纷发射鱼雷。可笑的是，日军此轮射出的 92 条鱼雷依然全部落空。

此时，为掩护“埃克塞特”号撤退奋勇杀出的两艘英军驱逐舰与日军驱逐舰展开了近身肉搏。在马来海战中未能获得露脸机会的“伊莱克特拉”号表现神勇，

几次齐射后，一发炮弹命中了“神通”号，导致日军 1 人死亡、4 人受伤，之后的一发炮弹又击中了“朝云”号的轮机舱，造成日军 5 人死亡、19 人受伤，受伤的“朝云”号很快失去动力。不过“朝云”号也绝不是吃素的，它发射的一发炮弹同样击中了“伊莱克特拉”号舰桥下方，另一发直接打进了左舷的 2 号锅炉，“伊莱克特拉”号同样丧失动力，只能在原地打转转，双方互相“KO”，都变成了半身不遂。其间，“伊莱克特拉”号还命中“时津风”号一发炮弹。

日舰“峰云”号也和突前的另一艘英舰“遭遇”号战在一处。眼见“伊莱克特拉”号失去动力，“峰云”号甩开“遭遇”号，径直抵前向“伊莱克特拉”号发射鱼雷。这次是近距离射击几乎静止的目标，终获命中。

18 时 16 分，挨了数发炮弹和一条鱼雷的“伊莱克特拉”号终于支持不住了，心有不甘地缓缓沉入水中。别看只是一艘小小驱逐舰，可人家“伊莱克特拉”号的确是见过大世面的，它在英国海军中有着“扫把星”的雅称。1941 年 5 月 24 日在丹麦海峡，“伊莱克特拉”号眼睁睁看着自己护卫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被德舰“俾斯麦”号击沉。两个月前在关丹海域，它又亲眼见证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悲剧，现在厄运终于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清晨，美军“SS-38”号潜艇经过这一水域，救起了该舰幸存的 54 名水兵。

在日本联合舰队同样有着类似的舰只，“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就参加了本次战斗。世界之奇妙在于很多现象无法用常理解释——很可能“伊莱克特拉”号在濒死之际将“扫把星”的魂魄附着在了“雪风”号身上，导致这艘驱逐舰在随后的岁月里克死了无数日军舰只。

18 时整，多尔曼在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后开始转向。这一信号通常被理解为“我准备进攻，跟着我”，但这次含义完全不同。对战场形势做出冷静判断的多尔曼已经改变了之前以死相拼的想法。眼看无法冲破优势敌军的拦截，多尔曼打算采用迂回战术，在确定敌运输船队的位置后再发起攻击。

美军驱逐舰队指挥官宾福德中校认为，鱼雷攻击是掩护舰队撤退的最佳方式。18 时 10 分，他指挥驱逐舰冲向敌舰，发起了鱼雷攻击。4 艘美舰冒着日军的密集炮火在 9000 米距离上一口气发出了 24 条鱼雷，集中射向日舰中块头最大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美国军舰的勇气可嘉，但射术堪忧，所有鱼雷无一

命中。18时30分，发射完鱼雷的4艘驱逐舰返回队列与主队会合。其间，澳舰“珀斯”号发射的一发炮弹命中了“羽黑”号的水上飞机弹射器，引发大火。有目击者称发现该舰徐徐下沉，其实“羽黑”号非但未沉，连战斗力也未受多大影响。

天色已晚。高木发现舰队的位置离泗水的灯塔越来越近，担心误入盟军的雷区或遭遇潜艇的水下攻击。他此行任务不是战斗而是护航，身后运输船队的安全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决定一切等到天黑后再说。日本人对自己的夜战能力素来自信，高木认为夜战对己方更加有利，遂下令舰队向北航行。盟军就此失去了攻击目标。

第一阶段两个多小时的水面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其间，日军共发射203毫米炮弹1573发、140毫米炮弹191发、鱼雷135条，成绩差强人意。击沉盟军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和“伊莱克特拉”号，重创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己方只有“朝云”号驱逐舰丧失了战斗力，其他舰艇虽有损伤，但均不影响继续作战。日军在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

相反，盟军不仅损失了2艘驱逐舰，也消耗了大量弹药。关键是作为绝对主力的“埃塞克特”号受伤退出战斗，还带走了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再次削弱了舰队的实力。还有一点，美军4艘驱逐舰的鱼雷均已用完，虽然它们装有声呐设施，可以承担反潜任务，但实际上已不能作为战斗舰艇使用，这几艘驱逐舰的燃油也开始告急。下一步战斗对盟军来说凶险异常。可以说，从“埃塞克特”号中炮那一刻起，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水面对决大局已定。

就连多尔曼试图迂回攻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战术意图也已无法实现。日军占有空中侦察优势，侦察机可以跟踪并随时报告盟军舰队的动向，高木可以据此及时做出调整。而多尔曼对日军的动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局势对己方极其不利，但这次战斗是为了保卫荷兰的最后领地，多尔曼必须义无反顾地发起决死攻击。18时30分，他再次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带领剩余舰只返回战场。他依然试图迂回绕过高木护航舰队，寻隙对日军运输船队直接进行攻击。

现在最关键的是必须尽快找到日军运输船队的准确位置。18时57分，多尔曼给岸上的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询问敌情的电报：“敌军向西撤退，我已失去攻击

目标，不知敌运输舰现在在哪里。”

就在他发出这封电报的差不多时间，泗水的海军司令部正准备派出一架飞机前往侦察。19时左右，这架第十巡逻联队的“卡塔琳娜”式飞机从泗水起飞，55分钟后先飞临多尔曼舰队上空，之后继续向北飞行，前去搜索日军的运输船队。

令人惋惜的是，直到22时22分，这架侦察机终于在马威安岛西北海域发现了日军的运输船队，泗水的海军司令部一直到23时52分才收到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这对多尔曼不啻为一个笑话。因为就在20分钟前，他的旗舰“德·鲁伊特”号连同“爪哇”号遭到日军鱼雷的致命打击，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濒死之际的多尔曼终于知道了主要攻击目标的位置，可惜为时已晚。

相比多尔曼而言，高木的情况要好很多，起关键作用的是空中力量。盟军舰队的行踪一直被空中日军的侦察机获知并及时报告给高木。他们不时顺着盟军舰艇的航线投下照明弹，给高木指示盟军舰队的准确位置。日军战后的资料表明，当时空中的两架侦察机，一架来自“神通”号，另一架来自“那柯”号。

当时多尔曼舰队正在向北航行。18时46分，“神通”号侦察机向高木报告了盟军舰队的最新位置和航向。高木据此判断，多尔曼试图攻击的目标正是他重点保护的运输船队，他立即下令所有舰艇做好夜战准备。此时，刚刚经历了下午激战的三支舰队处于分散状态。田中舰队在偏北位置，大部分舰只正在重新装填鱼雷。高木的两艘重巡洋舰此刻停了下来，正在回收两架燃油耗尽的水上飞机。西村舰队情况稍好，各舰也在装填鱼雷。高木下令所有舰只迅速集中，拦在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等待他们的注定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19时32分，“那珂”号再次发现了12000米外的盟军舰队。此时，高木和西村舰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见势不妙的田中立即带领舰队冲到高木舰队和盟军舰队之间，为两艘重巡洋舰迅速启动、高速投入战斗争取时间。19时33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先后开火，“神通”号借机释放了4条鱼雷，发射鱼雷的闪光使得“珀斯”号紧急规避。田中借机边释放烟幕边加速向西北方向撤退，双方再次失去了攻击目标。

面对日军强大的护航舰队，多尔曼意识到仅凭硬碰硬无法突破敌舰的重重拦截，也就无法靠近并打击敌军运输船队，相反自己倒有可能被敌优势兵力全歼。

20时，多尔曼下令舰队向东行驶，然后向南驶向爪哇岛海岸，仍然试图从侧面迂回打击日军的运输船队。

21时，盟军舰队到达爪哇岛北岸。此时，4艘美军驱逐舰燃料告急。由于“休斯敦”号通信系统在之前的战斗中遭到破坏，宾福德中校只好向泗水基地发电告知这一情况，然后再由岸上发电告知多尔曼。无奈的多尔曼只好下令4艘美舰返航。宾福德没有执行多尔曼“到巴达维亚装载鱼雷”的命令，那里实在太远了，他现在急需到泗水港补充燃油。

4艘驱逐舰的离去再次大大削弱了盟军舰队的实力。人倒霉鬼吹灯，放屁砸伤脚后跟。21时23分，噩耗再次传来，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此前布下的雷区让自己人遭了殃。驱逐舰“朱庇特”号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发出“我舰遭到鱼雷攻击”的最后一次呼叫。在苦苦挣扎了4个小时之后，这艘倒霉的驱逐舰最终消失在海面上。

可以肯定，导致“朱庇特”号沉没的绝对不是鱼雷，因为附近海域并没有日军的舰只，战后日军对此也毫无记录。驱逐舰触发的只能是自己人事先布下的水雷。

现在再主动寻敌进攻几乎跟自杀没什么两样了——后来美国战史学家莫里森少将也形象地将盟军舰队此时的举动形容为“自杀性攻击”。22时，航行中的盟军舰队偶然发现了白天沉没的驱逐舰“科顿纳尔”号上的幸存者，多尔曼只好派出“遭遇”号前去救援。在救起“科顿纳尔”号150名船员中的113名幸存者之后，“遭遇”号独自返回了泗水军港。这艘英国驱逐舰燃油即将告罄，必须回到基地加油。

“科顿纳尔”号被救起的113人中并不包含舰长在内。两天之后，美军宾福特中校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去一个仅穿着一条短裤的怪人。吓了一跳的宾福特以为大白天遇见鬼了，等那人开口说话时他才认出，原来他就是两天前沉没的“科顿纳尔”号舰长。

21时20分，一直盘旋在多尔曼头顶的那只“苍蝇”——它来自田中的“神通”号——终因燃油不足悻悻撤走。40分钟之后，接班的“那珂”号侦察机也油尽返航。22时，双方均失去了对方的准确位置。

此时，多尔曼仍在竭力寻找日军登陆船队的位置，之前飞临舰队上空的那架侦察机离去之后就没了消息。多尔曼身边只剩下“德·鲁伊特”号、“爪哇”号、“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这四艘巡洋舰，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了。那些舰只或战沉或离去，舰队完全失去了小型舰只的掩护。不仅如此，之前发生的激烈战斗消耗了各舰超过半数的弹药，盟舰的处境极其凶险。

但濒临绝境的多尔曼毫无退意，身边这支舰队是保卫爪哇岛最后可依赖的力量，他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并予以歼灭。多尔曼已有了必死之念，他决心用一场以卵击石般的悲壮战斗去捍卫“海上马车夫”的最后荣誉。他在旗舰上再次打出了旗语“所有舰只——跟着我”！

23时02分，高木再次发现了多尔曼舰队。8分钟后，多尔曼也发现了15000米距离上的日军。已毫无退路的多尔曼立即下令开火，高木也在11分钟后开炮。双方的弹药消耗很大，船员的体力也到了极限，导致命中率依然不高。23时22分，“那智”号和“羽黑”号一口气射出了12条鱼雷。

盟军舰队的好运至此戛然而止。23时32分，“羽黑”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德·鲁伊特”号右舷，高炮室迅速燃起大火，肆虐的大火引爆了40毫米弹药库，连环爆炸导致甲板上血肉横飞。随后，军舰主机停止运行，电力丧失，熊熊燃烧的“德·鲁伊特”号成了暗夜中静止的一团火球。

“珀斯”号紧紧跟在“德·鲁伊特”号身后。舰上幸存的澳大利亚水兵曾回忆起当时的可怕情景，“旗舰在可怕的爆炸和灼热的热浪中变成了一个火球”，“珀斯”号不得不紧急左转，惊险万分地与“德·鲁伊特”号擦身而过。紧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也赶紧转向，差点儿撞上了前边的“珀斯”号。

“德·鲁伊特”号的舰尾开始徐徐下沉。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多尔曼少将从舰桥上走了下来，甲板上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幸存者开始集结，那些受伤的水兵也在同伴的搀扶下相继来到了甲板上。

多尔曼最后一次对自己的官兵讲话：“是弃舰的时候了，谢谢你们。你们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一切，你们无愧于荷兰海军的光荣。”救生艇被放入水中，多尔曼挥手与那些已经登艇或即将登艇的官兵告别，自己和舰长拉康鲍尔上校却一直留在舰上。一名军官将救生衣递给他，多尔曼选择了拒绝：“谢谢，我不离舰。”

远在欧洲的国土已经沦陷，不远处的这片土地也即将迎来新的征服者，和英国同行菲利普斯中将一样，多尔曼悲壮地选择了为自己的国家和军舰殉葬。

最后时刻，多尔曼向“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发出了信号，感谢他们的协力作战，并命令两舰尽快脱身向丹戎不碌撤退，不要去搭救那些落水的荷兰水兵。他清楚那样必然将导致全军覆没。在海面上挣扎了 3 个小时之后，2 月 28 日凌晨 2 时 30 分，这艘装载着“海上马车夫”最后尊严的战舰带着多尔曼将军和 344 名船员沉入了海底。

1675 年，荷兰海军名将德·鲁伊特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地中海作战。当他向议会坦陈，自己的舰队过于弱小，恐难当此任时，有人语带讥讽地质问他是否因为年纪老迈才心生怯意。这位已经 68 岁的老将傲然回答道：“我毫不惧怕。即便你们只给我 1 艘船，我也照样会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惜以身犯险。”267 年后，多尔曼和他的“德·鲁伊特”号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先辈许下的铮铮诺言。在之后的时日里，他那句“所有舰只——跟着我”的号令将激励无数盟军将士为取得最后胜利去浴血奋战。

为了纪念这位壮烈殉国的将军，二战之后，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为多尔曼塑造了雕像。荷兰海军也将从英国购入的一艘“巨人”级航母命名为“卡尔·多尔曼”号，作为荷兰海军的旗舰。1968 年，该舰锅炉舱起火造成重大损伤，荷兰海军让它退役，转让给阿根廷。马岛战争中，那艘畏缩近海不敢出战的阿根廷航母——它以阿根廷国庆日重新命名为“五月二十五日”号——就是之前的荷兰航母“卡尔·多尔曼”号。要是勇猛的多尔曼少将泉下有知，估计能气得翻身坐起来。

60 年后，一群英国探险者在爪哇海寻找“埃克塞特”号时，意外发现了“德·鲁伊特”号的残骸。这艘不屈的战舰静静地躺在 69 米深的水下，舰体上布满了岁月和大海留下的斑斑锈迹。此时在遥远的荷兰，又一艘同名战舰——“七省”级防空护卫舰“德·鲁伊特”号已经下水，正满怀信心地驶向大海，去继承先辈的骄傲与荣光。

书归正传。“德·鲁伊特”号中雷仅仅 2 分钟后，另一条鱼雷击中了“爪哇”号，这艘巡洋舰上刹那间火光冲天。23 时 50 分至 55 分，“爪哇”号舰艏朝天向

后倾斜沉入大海，512名船员随“爪哇”号一起长眠于“爪哇海”，也算实至名归。根据时间推算，击中“爪哇”号的鱼雷很可能是“那智”号发射的。

日本海军官兵云集在舰桥和甲板上，眺望远方海面上缓缓下沉的盟国军舰，就像观看节日的烟花表演一样。一个日军军官对此回忆道：“此时此刻的喜悦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爪哇海战中，盟军战沉舰船有着异乎寻常的人员死亡率，“德·鲁伊特”号为70%，“爪哇”号为96%，“休斯敦”号为65%，“伊莱克特拉”号为62%，“珀斯”号为55%，“科顿纳尔”号为37%。除了一些个性原因，如“爪哇”号下沉时发生了连环爆炸，“德·鲁伊特”号弹药库爆炸造成大批伤亡外，还有一个共性因素，盟军舰员体力早已消耗殆尽，落水者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只能任由生命被海水无情吞噬。

此外还有一个人为因素。2月28日清晨6时19分，荷兰医疗船“奥普·坦·诺特”号奉命前往“德·鲁伊特”号、“爪哇”号、“科顿纳尔”号等舰沉没的海域实施救援。14时40分，在马威安岛以南65公里处，医疗船被日军驱逐舰“天津风”号和“村雨”号拦住，随后被下令驶往马威安岛北岸进行检查。舰上无线电设备被捣毁，两天之后才准许在日军舰船带领下驶往马辰。

盟军舰队接连遭受致命打击。就在高木欲趁此良机将盟军仅存的两艘巡洋舰一网打尽之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珀斯”号、“休斯敦”号获得了绝佳的逃生机会。接替多尔曼担任舰队指挥的“珀斯”号舰长海古特·沃勒尔上校带领两舰以28节的高速迅速逃匿，撤向西南方向的丹戎不碌港。

高木立即下令对“帕斯”号和“休斯敦”号进行追击，但他将两舰逃跑的方向判断错了。日军向东南方向追击，肯定追不上逃向西南方向的两艘盟军巡洋舰。长达7个小时的爪哇海战至此落下了帷幕。

在距丹戎不碌尚有100公里时，两艘盟军巡洋舰再一次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沃勒尔上校立即致电海军司令部请求空中支援。这次还真不错，它们在3架“飓风”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军港。

在爪哇海战中，盟军被击沉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艘受重伤。日军巡洋舰、驱逐舰多艘受伤，但无一沉没。经此一战，盟军赖以保卫爪哇岛

的最后海上力量趋于崩溃，再也无力扭转败局。多尔曼和无数盟军将士用生命换取的代价，仅仅使日军登陆行动比预定计划推迟了一天。加上盟军之前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未来的陆上作战因此变得毫无悬念。

对盟军来说，堪称悲壮的爪哇海战本就是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除了直接参加战斗的高木、田中、西村舰队，近藤信竹率领的“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已经来到了爪哇海。之后不久，南云忠一的 4 艘主力航母以及“比叡”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也将抵达战场。真到那个时候，高木等人不一定能捞到出手的机会。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舰队司令官金上将无奈地说：“这场雄伟的爪哇海战就这样结束了。这是盟军全体官兵尽最大努力，以自己所有的武器与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海战。”

与沮丧的金上将相反，日军一篇战地报道在描写这场海战的最后镜头时如此大肆渲染道：“在广阔的泗水海面上，已无敌踪。官兵们像演习结束时那样从容镇定，那因彻夜激战充满血丝的双眼闪烁着欣喜的光辉。如此巨大的辉煌战果完全是天佑神助！”

消息传到东京，资深海军大将山梨胜之进的话更加简洁：“这就是命运！”

开战以来，取得“辉煌”战绩的无一例外是联合舰队的海军航空兵。爪哇海战虽然打得不算出色，但毕竟最终取得全胜，也算为众多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水面舰艇争回了一点儿面子。虽然在宣传上极尽溢美之词，但日军水面舰艇在战役中的表现远远不能让东京满意。

首先，命中率低下。第五战队“那智”号和“羽黑”号各带有 2000 发 203 毫米炮弹和 24 条鱼雷，战斗结束时“那智”号还剩 70 发炮弹和 4 条鱼雷，“羽黑”号剩 90 发炮弹和 4 条鱼雷，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尴尬地步。但多尔曼舰队被第五战队击中的只有 3 条鱼雷和 4 颗炮弹，其中还有 3 颗哑弹，只有击中“埃克塞特”号的那颗炮弹炸响了。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共发射鱼雷 188 条，命中目标的仅仅 4 条，命中率是可怜的 2.1%。相比海军航空兵的高效率来说，如此糟糕的成绩简直都不好意思拿出去显摆。

其次，一直被东京寄予厚望的“长矛”鱼雷在实战中的表现也让人大跌眼镜。

研发 93 式氧气鱼雷时，舰艇发射鱼雷时的速度一般低于 30 节，而战斗现场的速度都在 34 节左右，当时这种鱼雷装备的导航陀螺仪无法忍受 34 节高速，导致一些鱼雷刚打出去导航仪就被震坏，接着就漫无目标地在海上乱窜。鱼雷引信也过于敏感，遭遇风浪或水压变化时就会提前爆炸。从理念上讲，日本海军过分强调鱼雷射程。鱼雷本身属于近战武器，过大的射程纯属多余。“长矛”鱼雷在 36 节时射程为 40000 米，跑完这段距离大约需要 40 分钟，对手会停在那里等半个多小时让你来炸吗？爪哇海战中，日军大部分鱼雷在 10000 米以上的距离发射，自然无法取得较高的命中率。实际在爪哇海战中命中对手的 4 条鱼雷都属于近距离发射。

获得全胜的高木、田中等人并未成为此役的大功臣。海战结束后，两人受到海军上下的一致指责，理由是缺乏战意。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因为战斗中两位将领莫名其妙地始终和盟军舰队保持着 20000 米以上的距离，始终不敢和那支无法密切配合的杂牌舰队展开近身搏斗。高木甚至异想天开要在 20000 米距离上摆“T”字阵法，根本没有考虑这种阵法需要的合理距离。如果不是多尔曼打死都不走的顽强精神，盟军舰队可能早逃得无影无踪了。

对这种指责，老酒窃以为纯属吹毛求疵。高木和田中缺乏战意不假，但两人的终极目标是将东路日军陆战部队安全送上陆地，他们以保护运输船队为核心的作战应该说无可厚非。我们仍拿镖局护镖做比较，你即使把劫镖的强盗全都打死，但镖银如果被劫走，在战术和战略上都不能算作成功。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天，一艘叫“德·鲁伊特”的荷兰军舰访问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德·鲁伊特”号在几艘印尼军舰陪同下驶进了波光粼粼的爪哇海。

“到地方了。”舰上水兵在仔细勘察了方位之后说。

水兵们抬出一个巨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在爪哇海战中壮烈殉国的荷兰官兵永垂不朽！下边落款是荷兰女王、政府和海军部。花圈随即被抛入大海，军舰拉响了长长的汽笛，围着花圈转了三周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

在静谧的海底，那艘同样叫“德·鲁伊特”号的军舰连同多尔曼和无数长眠于此的水兵，你们听到了吗？

绝望的奔逃

盟军舰队在爪哇海上的顽强抵抗以惨败告终。此时在爪哇岛上，令人无比尴尬的一幕标志着联合海军司令部已经名存实亡。

英军舰队司令——那位曾经的“Z 舰队”的参谋长帕里泽少将找到了赫尔弗里希，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告诉这位名义上的联军司令官：“我奉本国海军部指示，要我在认为继续抵抗已属徒劳的情况下撤走我国剩余的所有舰只。本人认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仍然要执行我的命令？”赫尔弗里希提出了抗议。

“我当然明白。不过在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上，我只能按我认为是我应尽的职责去做。”帕里泽回答得毫不含糊。

哈特上将“称病”离开爪哇岛后，美军舰队指挥官由格拉斯福德少将接任。他对荷兰人的境况表示同情，也对英国同行的行为表示理解。不过他依然向赫尔弗里希保证，他本人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不管您给我什么命令，我们都会立即遵照执行。”

然而，赫尔弗里希再也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命令可以下达了，中将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海军少尉——比老酒的预备役中尉还要低半级。在对美国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感谢之后，赫尔弗里希发出了一声长叹：“去命令你的舰只开往澳大利亚吧。”至于帕里泽，赫尔弗里希请他自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也算对两位司令官言辞的报应，美国人的舰艇最后幸运冲出了日军包围圈，而英国人的舰只只能折戟沉海。

战后，赫尔弗里希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以对付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依赖同盟国的援助是靠不住的。”真乃肺腑之言！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海军司令部，现在残存舰只还不逃跑几乎与等死无异了。2 月 28 日拂晓，赫尔弗里希无奈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所有舰只火速经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或巴厘海峡分别向锡兰和澳大利亚方向择路突围。留下来是死路一条，门口又堵着那么一群凶神，这一绝望情景，让老酒想起了《笑傲江湖》中被青城派层层包围的福威镖局。

3月1日，随着美、英海军指挥官的相继离去，盟军海军司令部彻底宣告解散。赫尔弗里希也将在随后乘飞机逃往科伦坡。

28日13时，在激战中侥幸脱身的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在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了丹戎不碌基地。港内已经一片狼藉，“珀斯”号的一名澳大利亚水兵用“死气沉沉”来形容此时的军港。抵港后，沃勒尔上校立即向赫尔弗里希汇报了爪哇海战的详细过程。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仅仅半小时之后，又有一艘舰驶入港内，它是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这艘倒霉的军舰在随西路舰队逃往锡兰的途中遭遇暴风雨，和大队人马失去联系，只好原路返回。不过既然回来了，也就再没机会全身而退了。

在前一天的海战中，两艘盟军巡洋舰消耗了大量弹药。此时“珀斯”号每门主炮仅剩下20发152毫米炮弹，合计160发。“休斯敦”号每门主炮还剩50发203毫米炮弹，合计300发。比弹药更缺的是燃料。在丹戎不碌基地，他们只找到了1000吨燃油，这还是荷兰人为自己留的小金库——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竟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简直惨到姥姥家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是大老远跑来给你打工，工钱不给，总要管个饭吧。经过交涉，“珀斯”号总算补充了300吨燃油，“休斯敦”号加的油只够单程跑到澳大利亚。至于主炮炮弹，实在不好意思，连一发都没。好在“珀斯”号总算弄到了一些100毫米炮弹。吃不饱饭，还没子弹，这仗还怎么打？

对于回到港内的这三艘军舰来说，留在这里只是等着挨炸，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冒死突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赫尔弗里希下令几艘战舰前往南方的芝拉扎军港。往芝拉扎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东边的龙目海峡，另一条是西边的巽他海峡。28日15时，盟军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目前巽他海峡畅通无阻。19时，“珀斯”号和“休斯敦”号驶出了丹戎不碌港。20时45分，“艾弗森”号也随后独自出发。

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此时，由原显三郎护航的运载第十六军主力的运输船队已经抵达巽他海峡入口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今村去找小泽求助的那一情节。此时如果只有原显三郎原来的那些护航舰只，面对盟军一重一轻两艘巡洋舰，原显三郎单薄的海军力量只能发起自杀冲锋了，那些低速的日军

运输船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多亏了小泽治三郎慷慨相助，日军护航力量已足以对付两艘几乎弹尽粮绝的盟军巡洋舰。为西路运输船队护航的日军舰只包括：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崎山释夫的第七战队第二分队，下辖重巡洋舰“最上”号、“三隈”号以及驱逐舰“敷波”号；庄司喜一郎的第十一驱逐舰中队，下辖驱逐舰“白雪”号、“初雪”号、“吹雪”号；野间口兼知的第五驱逐舰中队，下辖“春风”号、“旗风”号、“朝风”号；小川涟喜的第十二驱逐舰中队，下辖“白云”号、“丛云”号。

除上述舰只，由栗田健男率领的第七战队第一分队就在附近海面游弋，随时提供支援。栗田手里有重巡洋舰“铃谷”号和“熊野”号。说实在话，即使“休斯敦”号完好无损，与日军任何一艘重巡洋舰单挑都不一定能占得上风。

众多运输船中，“龙城丸”负责运送第十六军司令部。临行之前，今村像山下奉文一样对全军官兵做了堪称悲壮的战斗动员：“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本人会和将士们一起冲在第一线。如果本司令官不幸沉入水中淹死，将由第二师团丸山师团长代替本人指挥。如果师团长淹死在海里，下一级军官自动升任师团长，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反复提到掉在海里淹死，说明今村对海军的护航仍然一百个不放心。

话还真是不能乱说，今村竟然一语成谶，后来他果真掉进了海里。不过他运气不错，在海里漂浮了几小时后游水上岸。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送他下海游泳的竟然是日军舰艇发射的鱼雷。

当夜天气晴朗，已经在海上长途跋涉 5000 公里的运输船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想象中的危机并未出现，连盟军舰只的毛都没看见一根。那边依稀可见爪哇岛的轮廓，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龙城丸”甲板上，今村的副官田中中尉不无得意地说：“全军上下都颇感失望，看起来这次登陆行动将兵不血刃取得成功。”开战以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实在太多了，田中觉得盟军简直不堪一击，此行也必将是有惊无险。早知如此，让司令官舰着脸去找寺内和小泽又是何必？

对于缺油少弹的两艘盟军巡洋舰来说，能够全身而退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于逃跑途中不被日军发现。舰队一旦进入敌人的视野，就只剩下投降和死亡两

条路可走。月白风清，徐徐微风吹在脸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海面上寂静无声。谁也未曾料到，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已经悄然临近。

28日22时39分，日驱逐舰“吹雪”号在远方10000米距离发现了两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正若无其事地缓缓驶来，速度22节。舰长立即将发现不明舰只的消息上报原显三郎，之后远远尾随进行跟踪。

23时，两艘盟军巡洋舰也发现正前方海面出现了一些不明国籍的船只。鉴于先前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这一带并没有敌军的海上力量。两位舰长判断，那些船只很可能是荷兰的巡逻艇。“珀斯”号舰长沃勒尔上校主动向对方发出了验证信号。在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信号后，那些不明身份的船只立即释放烟幕快速逃跑。上校不由得心中一凉，对面无疑是日军的舰队，吾命休矣！

狭路相逢，现在只有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了。23时15分，两艘盟军巡洋舰率先开火。所有日舰逐渐围拢过来，尾随在后的“吹雪”号一口气打出了9条鱼雷和16发炮弹，依然无一命中。随后混乱的20分钟炮战，看似热闹非凡，也偶有命中。23时26分，一发炮弹在“珀斯”号前烟囱处爆炸，炸飞了舰上一艘救生艇，但并未对其战斗力造成重大影响。

盟军并不知道前面那些运输船上运载的是第十六军主力。事后“珀斯”号的一名幸存者报告说：“无法估计我们遇到的是敌人的哪一部分。在整个过程中，只看到有无数驱逐舰朝着我们开火。”一位舰桥上的军官声称：“远处看见大量舰只拥挤在一起，很可能是敌人的运输船。”

23时38分，由于舰只逐渐接近了潘姜岛，为避免搁浅，沃勒尔上校下令转向东北。前方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日军运输船。

日军包围圈正逐渐形成并不断收紧。“白雪”号和“吹雪”号在23时40分再次发起鱼雷攻击，盟军两舰冒着密集的炮火抵近到3500米，一口气打出了18条鱼雷。“珀斯”号的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了“白雪”号舰桥，导致日军1人死亡、11人受伤，盟军炮火还击中了“春风”号。“珀斯”号也趁乱射出了4条鱼雷，不过战后幸存者已无法确定鱼雷发射的方向，反正四面八方除了离自己最近的“休斯敦”号外全是敌人。“休斯敦”号的记录如此写道：“战斗成了一场混战——我舰向各个方向开火，交战距离从未远于4500米。”

随后第五驱逐舰中队也加入了战团。“朝风”号抵近到3500米发射了6条鱼雷，但舰桥、引擎室和舵都被盟军炮火击伤，3人死亡、5人受伤。23时44分，“名取”号在发射了29发炮弹和4条鱼雷后，原显三郎命令所有驱逐舰集中装填鱼雷，准备发起下一轮攻势。此前日军发射的所有鱼雷无一中的。

敌舰突然出现在运输船队附近的消息迅速被传递出去。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接到消息的第七战队司令官栗田健男想到的不是尽快赶往战场，而是顾及自身安全先想到了撤离，从而在战后被冠以“逃之栗田”的雅号。在判明盟军实力确实很弱之后，栗田率舰队再次返回。战争刚刚爆发，日军的攻势正酣畅淋漓，栗田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侧目，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莱特湾，栗田还将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小家伙统统闪开，现在轮到主角登场。重巡洋舰“三隈”号上，崎山释夫早已急不可耐。最先抵达战场的“三隈”号和“最上”号首先开始了鱼雷齐射。也许太心急了，“三隈”号的鱼雷发射器出现故障，原计划第三条发射的鱼雷滑到了第二条的位置上。3分钟后故障排除，两舰在11000米距离上各射出了6条鱼雷。

激烈的炮战随之展开。23时55分，“休斯敦”号的一发炮弹命中了“最上”号，导致日军6人死亡、13人受伤。此前4分钟，“珀斯”号的水兵舱被一发来源不明的炮弹命中，好在并未影响到之后的作战。

此时，盟军弹药即将告罄。“珀斯”号只剩下训练弹，“休斯敦”号也只有后炮还有少许弹药。濒临绝境的美国水兵想尽一切办法，用人力将重达118公斤的炸弹从后炮塔移到舰艏可以正常射击的两个炮塔内，来回折腾，导致攻击火力越来越弱。两艘盟军巡洋舰的灾难即将来临。

在登陆区域，“龙城丸”号上的田中——之前对有惊无险的海上旅途颇感遗憾的那位——被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吓了一大跳，他向着今村高声喊道：“在我方锚地东北方位16公里处，敌两艘战列舰正在不停地发射巨炮！”

到底是沉不住气也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看人家今村，就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其实此时是海军唱戏，陆军就有天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后来今村回忆道：“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观看过海战，更不要说海上夜战了，只觉得像礼花大会那

样非常好看。但不论怎样，怎么总有我方舰队在后撤、敌方舰队在进攻的感觉？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运输舰的大佐舰长开始和我闲聊，谈起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无数辉煌。恰在此时，突然一声巨响，我们全都摔倒在甲板上。舰长说，‘长官，看来我们被击中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开始认真回忆在小学时老师传授的关于游泳动作的要领。”

运输船上的人干着急插不上手，战斗舰艇的日军士兵却忙得满头大汗。盟军弹药告罄导致的火力骤减很快被日军察觉，这使他们的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一些驱逐舰干脆开到近前开始了第二轮鱼雷攻击。“春风”号在23时56分、“旗风”号在23时58分，分别抵近到3600米距离上发射了10条鱼雷。在盟军舰队东北方向9000米处，“最上”号再次打出了6条鱼雷。

之前“三隈”号出现电路故障，舰上一片漆黑。此时故障已经排除，两艘重巡洋舰再次在9000米距离上对盟舰进行炮击。弹药告罄的盟军巡洋舰就像没了毒牙的毒蛇一般，只能任人宰割。日军驱逐舰自然不会放过如此难得的攻击大型舰艇的机会，“白云”号和“丛云”号冲上前去，在4500米距离各自发出了9条鱼雷。混战中，盟军一发炮弹击中了“敷波”号，导致该舰速度下降到24节。

从23时56分到24时，短短4分钟内，日军一口气打出了35条鱼雷，这种高密度的近距离发射终于取得了战果。3月1日0时5分，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珀斯”号前引擎室——2月发射鱼雷，到3月才命中，也真够快的。除一名黑人船员外，室内所有水兵全部阵亡。新的灾难接踵而至，一发炮弹在右舷吃水线附近击中了水兵食堂，接着，一条鱼雷命中右舷前锅炉室附近，失去机动能力的“珀斯”号只能在原地滴溜溜打转。

发现“珀斯”号没了弹药的“白云”号、“丛云”号等驱逐舰大胆冲上前去，用舰炮肆无忌惮地扫射甲板上四处奔逃的澳大利亚水兵，战斗变成了血腥的屠杀。0时12分，“珀斯”号向左舷翻倒沉入大海，舰长沃勒尔上校以下351名船员阵亡。335名幸存者中，有103人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

现在只剩下美国人在孤军奋战了。“休斯敦”号是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罗斯福总统曾四次登上该舰出访、观摩，现在它终于到了弥留之际。舰长埃尔伯特·洛克斯上校发现西去之路已被封死，四面全是日军舰只，突围已经是痴人说

梦。临死也要抓个垫背的，上校下令孤舰朝日军运输船队猛冲过去，做濒死一击。

所有日舰都对这艘被称作“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由于此前在爪哇海异常活跃，它获得了日军赠予的这一雅号——的重巡洋舰发起攻击，“休斯敦”号上一名军事观察员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的经过，“3 艘或 4 艘编队作战的驱逐舰，使用火炮和鱼雷向‘休斯敦’号的舰艏和舰尾轮番攻击，所有仍能操作的通信工具均应接不暇，有的报告遭受的损伤，有的报告鱼雷正在袭来，有的报告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有的报告攻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0 时 10 分，一发炮弹击中了“休斯敦”号的后引擎室，室内官兵当场集体殉国。蒸汽从甲板上东一个西一个窟窿里喷出来，舰速迅速减了下来。该舰接着遭受了一连串致命打击。一发炮弹在首楼爆炸，引燃了油漆储藏室。另一发炮弹打穿了军官室，一条鱼雷击中了主绘图室，绘图室人员逃离时又被横飞而来的弹片雨击中，全体阵亡。“休斯敦”号的乱拳攻击也击沉了一艘日军扫雷艇，造成日军 35 死亡、9 人受伤，同时还击伤了 3 艘日驱逐舰。

正当舰上官兵奋力向二号主炮塔装填第二十八发炮弹时，一发日军炮弹击中了炮塔正面，立即引发了冲天大火。无奈的洛克斯舰长只好下令向弹药库注水，导致该舰所有主炮退出战斗。紧接着又有 3 条鱼雷——其中 2 条左舷、1 条右舷——先后击中了“休斯敦”号。一群驱逐舰恶狼一般围上来，对着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一通狂轰。此时的“休斯敦”号已是虎落平阳，连日军小小布雷舰“白鹰”号也趁火打劫，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对着甲板上一通疯狂扫射，简直猖狂至极！“敷波”号集中火力射击后甲板和左舷机库，那里聚集着大量从船舱里逃出来的幸存者，舰上到处是横飞的血肉和残肢断臂。顽强的“休斯敦”号并未坐以待毙，它的单装 127 毫米副炮以及机枪手依然在顽强反击，直到所有炮弹全部打完，只剩下那些可怜的水兵满头大汗地顿足捶胸。

在“三隈”号舰桥上，日军记录官如此描述道：“我们在 0 时 20 分开火，大约有 2 发炮弹在 6000 米距离上命中了敌舰。我们继续开火，不过 3 分钟后由于离岸太近，我们被迫转向。转向完成后，我们继续射击，敌舰舰桥爆炸，火光冲天。所有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欣赏着这一胜利的场面。”

战斗对日军来说变成了射击表演。0 时 30 分，一发 127 毫米炮弹爆炸引起

的横飞弹片夺去了正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的洛克斯舰长的生命。舰上有一名叫郜启祥的中国厨师，平时大家都戏称他为“佛爷”。有人劝他离舰逃生，这位厨师摇摇头说：“舰长已经牺牲了，船马上也要沉了，‘佛爷’绝不会活下去，我要与战舰同生共死！”

此后“敷波”号的一条鱼雷彻底终结了“休斯敦”号。副舰长罗伯茨中校下令弃舰，“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终于跳不起来了。舰上炮管乱七八糟地竖立着，船艉朝天高高翘起，随即缓缓没入海中，星条旗仍然在桅杆上高高飘扬——好像是在表示着不屈。该舰向右舷倾覆时，温斯洛中校被掀入海里，他眼睁睁看着军舰沉入海底。后来他回忆说：“‘休斯敦’号似乎像被一阵微风吹起的星条旗，以最后一次挑战的姿态飘没在水中。”全舰 1061 名官兵中，只有 368 人被打捞上来，这其中的 76 人后来又死于日军战俘营。

比两艘巡洋舰稍晚出发的“艾弗森”号驱逐舰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出发后的“艾弗森”号试图与“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取得联系，未获成功。当它到达阿杰尼顿群岛附近时，远远看见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与日军战斗的火光。“艾弗森”号舰长德瓦利斯少校知道上去也是白搭，于是决定绕道向北，沿苏门答腊海岸前行绕过日军封锁线，然后快速偷越巽他海峡。

该死的终究活不下去。凌晨 2 时许，就在“艾弗森”号经过巽他海峡一个小岛时，被正在高速向南航行的日“白云”号、“丛云”号驱逐舰发现。由于在之前战斗中受损，“艾弗森”号的 3 个锅炉只有 2 个可以使用，无法达到最大航速，想跑肯定是跑不掉了。日舰立即朝着“艾弗森”号开火，一场迷你型炮战随即爆发。“艾弗森”号先后被命中 7 发炮弹，舰尾起火。为防止后弹药舱进水倾覆，德瓦利斯决定在塞布库·贝萨尔岛抢滩。

这位荷兰舰长极不愿意打夜战，因为该舰于 1941 年 12 月 1 日才刚刚服役，船员几乎没有进行过正规训练。舰上火控系统在此前的战斗中已遭损坏，舰员只能用单炮进行射击。在将所有鱼雷发射完后，水兵开始弃船登岸。除了在战斗中阵亡的 32 人，其余人员成功逃到了岛上。几天之后，他们被登陆日军发现，所有人统统被关进了战俘营。

试想，如果不是帕里泽在此之前让西部舰队率先逃往锡兰，那些舰只能够和

“休斯敦”号、“珀斯”号、“艾弗森”号以及后来沉没的“埃塞克特”号合兵一处的话，杀开一条血路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但那也不过是突围而已，盟军根本无法取得该海域的制海权。除了栗田健男的“铃谷”号、“熊野”号就在附近之外，前文已经提到，近藤信竹的“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很快将赶到这一海域，另一群凶神也正不断向战场接近，那就是南云忠一率领的机动舰队。除了4艘主力航母，之前一直捞不到仗打的“比叡”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和“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也绝非善男信女。

貌似日军在战斗中取得了完胜，但也不尽然。除被击沉一艘扫雷艇，日军还有4艘大型运输船也未能逃过劫难。它们分别是8370吨的“龙城丸”、9192吨的“蓬莱丸”、7170吨的“左仓丸”和6960吨的“龙野丸”。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受伤：“春风”号舰桥、船舱和舵被打坏；“敷波”号左螺旋桨被一发炮弹炸坏，速度降至24节；“白雪”号舰桥被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这无疑拜“珀斯”号所赐。

被击沉的4艘运输船中，就有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船上官兵纷纷跳入海中求生，其中自然也包括第十六军的中将司令官。今村侥幸抓到了一块破木头，就这样，他抱着那根木头在海水中浸泡了好几个小时。海面上全是油污和挣扎着的日军士兵，黑暗中也分不清谁是谁，反正所有人都是一脸黑。大家都忙着自己活命，一时也没人发现这位在水中挣扎的陆军中将。

后来，田中副官总算在岸边找到了长官。彼时的今村正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堆竹竿上，满脸油污。“恭喜，”田中告诉中将，“恭喜您登陆成功！”

战后，今村被盟军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被提前三年释放后，今村写了一套4卷本的《今村均大将回忆录》。从书名看，估计有人捉笔，以今村的性格，不可能起如此高调的名字。晚年今村只要一提起这次登陆，便会饶有兴致地谈到他在满是浮油的海水中漂浮挣扎的经历，这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趣事儿。

尽管遭到意外袭击，但上岸统计人数后发现，日军主力登陆部队并未遭受大的损失。消息传开，无论大本营还是南方军，都大肆宣扬这种幸运是“天佑神助”。

但麻烦还是不少，军司令部的通信设备随着“龙城丸”全部沉入了海底。在未来的3天里，第十六军登陆各部只能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独立自主地展开战斗，他们无法从司令部及时获得新的命令。

按常理判断，击沉几艘运输船的不是“珀斯”号就应是“休斯敦”号。但事后分析认定，击沉这几艘船的鱼雷恰恰是日军“三隈”号重巡洋舰发射的，当然他们瞄准的并不是自己的船，纯属误伤。

海军的鱼雷把陆军的司令官打到了海里，这还了得？登陆之后，第五驱逐舰中队的吉川周吉被指令去见今村，准备就鱼雷误炸运输船导致司令官下海游泳一事向他道歉。吉川来到第十六军司令部时，恰逢今村外出视察部队，他先遇见了军参谋长冈崎清三郎。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冈崎劝吉川不要吱声，因为今村也认为是“休斯敦”号发射的鱼雷使他遭遇了落水之灾。“就把这笔功劳记在‘休斯敦’的账上吧。”冈崎对吉川说。这种糗事如果传出去，实在有损“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威。退一步讲，被自己人揍到水里游泳，今村面子也磨不开的。

这样就便宜了已经长眠于水下的“休斯敦”号。随后，这艘逃跑未遂、壮烈殉国的军舰被描绘成主动寻敌决战的“英雄”，美国各大媒体又开始连篇累牍大肆宣传“休斯敦”号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休斯敦市民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舰长洛克斯上校也被追授荣誉勋章。1943年，为纪念这艘英雄战舰，美国将一艘新下水的重巡洋舰重新命名为“休斯敦”号，继续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作战，为自己的先辈报仇雪恨。

新“休斯敦”号下水时，罗斯福向新舰官兵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高度赞扬了该舰此前在远东的战斗：“当舰艇下沉时，他们仍然在坚持战斗，他们决不向失败屈服！”

2014年8月20日，美国海军历史文物处证实，之前由美国和印尼潜水员在爪哇海底发现的那艘军舰残骸，正是二战时期被日军击沉的“休斯敦”号，当年有700多名官兵也一起长眠于此。发现残骸的水域在今天成为很受欢迎的一处潜水游乐地。军舰沉没后，人们开始以为舰上1068名官兵均已阵亡。不过到了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竟然还有291名舰上官兵被送回美国。幸存的这些人在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

书归正传，回头再去看看另一头的泗水军港。在“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出港两小时之前，2月28日17时，泗水军港驶出了宾福德中校率领的4艘美军驱逐舰，它们分别是“约翰·爱德华兹”号、“奥尔登”号、“福特”号和“保罗·琼斯”号。

驱逐舰块头小，可以安全通过最窄处仅1600米的巴厘海峡。3月1日凌晨2时，4艘美军驱逐舰以20节的速度偷偷摸进了巴厘海峡。为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露出侧影被日军发现，机敏的宾福德中校下令所有舰只贴着爪哇岛海岸航行，航速逐渐加大到25节。所有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冲过那段狭窄的水道，前面就是生路，冲不过去，这里便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凌晨2时30分，“约翰·爱德华兹”号的瞭望哨报告在左舷7200米距离上发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与盟军舰只航向平行，随后有多艘舰只在视野中出现。战争打到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船的无疑是日本人。

对面果然是日军的舰船，它们是由清水利夫指挥的第二十一驱逐舰中队，共有“初春”号、“子日”号、“若叶”号、“初霜”号这4艘驱逐舰。按数量，双方旗鼓相当，但美舰都是一战时期的四烟囱老舰，跟日舰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舰很快就发现不远处有不明身份的舰只出现，随即发出了识别信号。美舰当然答不出来，索性闷着头快速跑路。日舰随即在5500米的距离上开火，美舰立即开炮还击。不敢恋战的美舰边打边跑，志在必得的日舰边追边打。从2时28分至2时35分，巴厘海峡发生了一场持续7分钟的海战，双方都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保罗·琼斯”号4门100毫米主炮竟然在5分钟内打出了惊人的60发炮弹，也真够玩命的了。

美舰于2时33分率先停火，失去目标的日舰两分钟后也停止了炮击。据日军巴厘岛上的陆军指挥官报告，在其南面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海战。美舰“福特”号舰长曾报告说：“日军显然使用了雷达，因为其初射和尔后的射击都非常接近目标。”这话并不准确，开战之初，日军是不可能在小小驱逐舰上配备雷达的。

失去攻击目标的清水并不想如此轻易放美国人溜走。在失去目标15分钟后，清水下令高速追击中的日舰对美舰可能存在的海域实施盲射，试图引诱美军还击暴露位置。宾福德中校一点儿都不傻，一眼看出了日舰的企图。你打你的，我

跑我的，4艘灵活的驱逐舰不要命似的冲过了爪哇岛最南端，一口气冲入了浩瀚的印度洋。日军无奈停止继续浪费炮弹，随后放弃追击。

3月4日16时45分，4艘惊魂未定的美军驱逐舰安全驶入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这是盟军极少数成功突围的几艘大型舰只。

最后该去看看“埃克塞特”号的命运了。以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埃克塞特市之名命名的这艘重巡洋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名舰。1939年12月，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外海拉普拉塔河口海域，爆发了二战中的第一场海战。德国海军“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与盟军3艘巡洋舰在那里激烈交火。盟军的带头大哥就是眼前这艘“埃克塞特”号，其余2艘是皇家海军的“阿贾克斯”号及新西兰海军的“阿基里斯”号。在自身遭受重创的情况下，3艘盟舰成功将德舰驱逐进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迫使德国人将军舰凿沉。德舰舰长汉斯·朗斯道夫上校躺在舰旗上饮弹自尽。“埃克塞特”号也从此威名远扬。现在它即将面临与“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同样的命运，应了那句俗语，“出来混，该还的总要还”。

就在“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返回泗水的差不多时间，“埃克塞特”号在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颠颠簸簸地驶入了泗水军港，同回去加油的4艘美军驱逐舰会合。皇家海军的机械师们吃力地修理着被打坏的锅炉，死难者被送到岸上安葬。很快他们就接到了尽快突围的命令。

经过紧急抢修，“埃克塞特”号的航速提高到16节。但由于舰体太大、吃水较深，该舰无法通过狭窄的巴厘海峡，只好取道西侧的巽他海峡撤往锡兰。28日19时，就在4艘美军驱逐舰出发两小时之后，“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遭遇”号和“波普”号的护航下缓缓驶出了泗水军港。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原拟与“埃克塞特”号一同出航，但由于机械故障无奈留下，最后被日军舰载机击沉在泗水港内。

“埃克塞特”号运气实在太糟。甫一出航，这支小型舰队就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高木武雄很快得知了消息，连位于北方海域的第三舰队高桥司令官也收到了这一信号。正闲着没事可干的高桥立即率领“足柄”号、“妙高”号重巡洋舰，在“曙”号、“雷”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全速向英舰可能经过的海域靠拢过来。不仅如此，先后得到这一消息的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龙

骧”号轻型航母也派出众多战机赶往预定战场，一张大网迅速张开，“埃塞克特”号已在劫难逃！

2月28日到3月1日夜间，“埃克塞特”号带着2艘驱逐舰一路向北航行，竟一夜无事。3艘军舰上的英国水兵心中稍安，对冲过巽他海峡充满期望。戈登舰长并不知道舰队已经被日军侦察机发现。其间，他曾收到一封电报，说巽他海峡有夜战发生，那正是“休斯敦”号和“珀斯”号之前与日本人的最后缠斗。戈登上校并未考虑改变航向，因为去往锡兰只有面前这一条路可走。

厄运很快降临。7时50分，“埃克塞特”号的瞭望哨发现西南海面上出现了巡洋舰的高大桅杆，此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大型水面舰只肯定不是自己人。这还不是高桥，而是高木的重巡洋舰“那智”号和“羽黑”号，后边跟着“山风”和“江风”号驱逐舰。对方有2艘重巡洋舰且随时可能得到增援，硬拼只能是死路一条，“埃克塞特”号随即转向，希望利用清晨的日光隐藏行踪，寻隙夺路而逃。

由于之前刚刚与多尔曼舰队进行过搏斗，高木的几艘舰上普遍弹药不足，他并未急于发起进攻，只是猫戏老鼠似的不疾不徐地跟在3艘盟军舰只后边——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

9时35分，西北方向高桥的舰队到了。日军“二高”——高桥和高木合兵一处，“埃克塞特”号上的英军水兵已经闻到了浓烈的死亡味道。

绝望的战斗随即打响。日军驱逐舰艏先靠了上来，10时10分，“曙”号、“雷”号开始与盟军2艘驱逐舰交叉开火，双方都未取得命中。“埃克塞特”号被迫折向东航行。经过轮机部门的努力，该舰可以使用的锅炉恢复到4个，速度也提高到23节。不过形势依然绝望，对方的所有舰只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

10时20分，高桥的2艘重巡洋舰在23000米距离上率先开炮，并放飞侦察机不断修正弹着点。英舰随即开炮还击，但由于火控系统出现故障，最初的齐射偏出很多。在之后的战斗中，“足柄”号和“妙高”号在“埃克塞特”号左舷16500米距离上肆意开炮，缺少弹药的“那智”号和“羽黑”号则在盟军舰队右舷保持威慑，“曙”号、“雷”号跟在盟军舰队后边，“山风”号和“江风”号位于“那智”号和“雷”号之间，日军三面夹击之势已逐渐形成。

盟军舰只也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埃克塞特”号只剩下五分之一的弹药，

“遭遇”号鱼雷已经耗尽，“波普”号还剩下12条鱼雷。打是打不过，跑又跑不赢，局面对于盟军无疑是绝望的。

发现日军的炮击逐渐靠近之后，“遭遇”号和“波普”号先后施放烟幕，希望以此掩护“埃克塞特”号。11时，血战到底的“埃克塞特”号向“足柄”号发射了鱼雷，“波普”号跟着在6300米的距离上也发射了2条鱼雷。“足柄”号原地转了一个圈，轻松地躲过了英舰的鱼雷攻击。

11时15分，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高木终于耐不住性子了，“那智”号和“羽黑”号终于在15500米的距离上向几艘盟舰开火。

在烟幕掩护下，“波普”号再次向“足柄”号发射了4条鱼雷，随后绕过“埃克塞特”号，将剩下的6条鱼雷全部射向了“那智”号，依然无一命中。

“曙”号、“雷”号随即冲了上来，与两艘盟军驱逐舰战成一处。趁此机会，日军又进行了一轮鱼雷攻击。11时19分，“江风”号发射2条；11时20分，“那智”号发射4条；11时21分，“山风”号发射4条；11时22分，“羽黑”号发射4条。盟军的形势万分危急！

11时20分，日军一发203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埃克塞特”号的锅炉舱，导致锅炉全部被毁，甲板上迅速燃起熊熊大火，速度下降到几乎静止的4节左右。

戈登上校心里清楚，“埃克塞特”号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下令两艘驱逐舰各自逃生。11时45分，眼看英舰已必死无疑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索性停止了射击，坐看大火冲天的英舰慢慢沉没。

为了加速军舰的沉没，戈登下令向舱内注水。此时“电”号的一条鱼雷给了这艘军舰最致命的一击。12时，“埃克塞特”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现在盟军只剩下两艘小小的驱逐舰了。“遭遇”号已经没有逃跑的条件。11时35分，该舰水管和润滑系统遭到破坏，引擎无法使用，舰长无奈下达了自沉的命令。“埃克塞特”号沉没仅仅5分钟后，“遭遇”号也沉入了海底。有651名“埃克塞特”号的水兵和149名“遭遇”号的水兵被日军俘虏。

“波普”号的故事就要曲折得多。运气尚好的该舰一路狂奔，于12时戏剧性冲进了一团积雨云，12时30分又躲进了另一团积雨云，借此逃出了日军的视线。舰长试图先驶向婆罗洲，然后转向南行，利用夜色掩护偷偷溜过龙目海峡，这

无疑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惜好运不长在，侥幸脱离战场的“波普”号很快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大约13时前后，闻讯赶来的10架零式水上侦察机用60公斤小炸弹轰炸了“波普”号。这些战机原本是去攻击“埃塞克特”号的，没找到司马懿却偶遇了张郃。“波普”号用76毫米高射炮顽强反击。日军投下的炸弹尽管未能直接命中，但两颗近失弹还是导致受伤的英舰航速大减。

13时35分，“龙骧”号航母的6架舰载轰炸机赶到了现场，向这艘苦命的驱逐舰一口气扔下6颗250公斤炸弹和24颗60公斤炸弹。尽管“波普”号躲过了密集的弹雨，但水线之下还是被炸穿了一个大洞，喘着粗气的“波普”号终于支持不住了，舰长无奈下令自沉。此时，“足柄”号和“妙高”号也赶到了，显然已完全没有出手的必要。两艘重巡洋舰只是静静地看着“波普”号于14时20分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3月3日，一艘日军驱逐舰经过这一海域，戏剧性地发现了“波普”号的幸存者。除1人死亡外，舰上其余151名舰员全被救起。这艘日军驱逐舰的舰长恰好是“波普”号的枪炮长以前在东京的同班同学。老同学见面好办事，俘虏因此受到了不错的优待。但同学也不能老罩着你，在被送入战俘营后，这些人中有27人没能活到战后。

一连串海战胜利为日军的陆上作战扫清了障碍，现在，爪哇岛已赤裸裸暴露在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海战取得的胜利使东、中、西三路日军的登陆畅通无阻。大喜过望的今村均就此决定，三路日军登陆后迅速攻击前进，将岛上盟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或迫敌投降，在两周时间内平定全岛。

此时，盟军大部分主力舰只已长眠海底，空军在此前的战斗中也消耗殆尽，保卫爪哇岛只能依赖貌似强大的陆上力量了。尽管在外围诸岛的防御作战中遭遇了一些损失，但此时爪哇岛上的盟军陆上部队尚有81000人之多，其中荷兰军

队 25000 人，英军 10000 人，澳军 5000 人，美军 1000 人，当地部队 40000 人左右。尽管人数对日军占优，但双方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当地部队与白人指挥官之间貌合神离，战斗中不逃跑或者不帮倒忙已属难能可贵。美、英部队大多之前遭受过打击，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守住岛上无数滩头或者把登岛日军赶回海里去，对这群乌合之众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岛上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当属中央偏西的万隆。日军计划首先实施中央突破，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之间的联系，这样首先发起攻击的便是中路的东海林支队。

论兵力，在三路日军中东海林支队最弱，其作战却事关整个战役的成败。该支队以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为基干，辅以部分炮兵、装甲兵、工兵组成，总兵力 4000 人，指挥官是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占领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卡里加齐机场。

3 月 1 日凌晨 3 时，成功踏上陆地之后，东海林迅速将部队分成三队：第一挺进队由第二大队大队长若松满则指挥，带领第二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两个独立速射炮中队负责攻占卡里加齐机场；第二挺进队由第一大队大队长江头多少佐指挥，带领第一大队、一个速射炮中队、一个山炮中队、一个坦克小队，负责推进到卡里加齐机场以南 70 公里处，切断巴达维亚和万隆的交通，阻敌增援；大野次郎中佐指挥的速射炮大队负责守卫登陆场，随时增援上述两路攻击部队。

从登陆点到卡里加齐机场之间驻守有荷兰守军近万人，若松第一挺进队只有区区 700 个士兵。凭两条腿走路快速抢占机场绝无可能。一年前，东海林曾作为陆军武官随小林一三特使和芳泽谦吉前外相多次赴巴达维亚，参加日本与荷印当局关于石油问题的谈判，最终未果。那边外交官在开会谈判，这边东海林早就对爪哇岛的地形和防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详细勘察，对卡里加齐机场周围的情况相当熟悉。考虑到机场到万隆有完善的混凝土道路，在香港战役结束后，接到进攻爪哇岛任务的东海林便未雨绸缪地从战利品中精心挑选了 30 辆卡车以备使用。第十六军参谋长冈崎也认为，承担中心开花任务的东海林支队必须利用机场附近的便利交通实施快速机动，出发前又调给东海林 50 辆卡车。随兵员一起登岛的 80 辆卡车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上午，8 时，由 700 名队员组成的若松第一挺进队乘卡车向近万名盟军发起

了猛烈进攻。凭借出色的机动能力，日军接连突破了守军四道防线。到 11 时，若松已经成功突击到机场外围。

作为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荷兰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防御工事。11 时 30 分，若松挺进队向机场发起的攻击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荷军的交叉火力使日军举步维艰，战况异常惨烈。日军从正面发起了多次敢死冲锋，始终无法突破守军的防线，战斗陷入僵持。久拖不决对兵力薄弱的若松挺进队无疑极为不利。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一支仅仅由 6 人组成的日军小分队寻隙潜入了附近的丛林，用惯常的迂回战术从背后突入机场。几个人发挥传统的白刃战威力杀死了守卫，在守军营房最高处竖起了太阳旗。守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当他们不经意回头看时，指挥所的楼顶上已经插上了敌人的旗帜，以为后路已经被日军大队人马切断，刹那间斗志全无，四散奔逃。到下午，15 时，若松用区区数百人顺利占领了机场。

第二天天刚放亮，由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 150 架各型战机迅速进驻卡里加齐机场。

3 月 3 日上午，荷兰空军对卡里加齐机场实施了空袭。11 时，荷军出动 60 辆坦克向机场发起了第一轮进攻。日军死战不退，还派遣小分队绕到进攻部队身后实施袭扰，交战一小时后，盟军败退。

15 时，荷军发起了第二轮进攻，投入战场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了 120 辆。处于劣势的日军殊死搏斗，一个炮兵小分队挡在荷兰坦克的进军道路上，最后全部被碾成肉泥。日军士兵用上了惯用的“肉弹”战术，全身捆满炸药和手榴弹滚向荷军坦克，一名后来被俘的荷兰军官心有余悸地形容道：“日本人简直太可怕了，他们的战斗力超过了人类的极限。这样一来，我们以战车为中心的得意战术也变得毫无作用。”

缺乏坦克和装甲车的日军用大卡车向荷军装甲部队发起了反冲锋，但卡车毕竟顶不过坦克，它们瞬间被荷军的坦克炮火打成一堆堆废铁。危急时刻，进驻卡里加齐机场的日军战机紧急升空，近距离对进攻部队实施低空打击，击退了荷军一波又一波攻势。傍晚时分，攻击未果的荷军开始向万隆方向总退却。

前一天午夜，最后一架美军飞机载着35名乘客飞往锡兰，其中就有盟军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等他再回来，已是作为荷兰全权代表，参加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了。战后，赫尔弗里希出任了荷兰海军司令。

按道理，日军三路登陆部队合计只有4万多人，仅是守军的一半左右。但盟军的潜在对手还包括5000万爪哇人。当地居民对荷兰300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爪哇岛成了日本人的绝对主场。当地百姓中一直有这样的传说：“不久，就会有人从北方来拯救我们。”现在，恰好来自北方的日本人被他们视为救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积极帮助前来“解放”他们的日军。有人给日军送上补给，有人在大门上挂上了匆匆赶制的简易太阳旗。一些年轻人主动给日军带路，向日军提供盟军的情报。在日军发动攻击时，他们甚至会冒着危险悄悄移走盟军设置的路障。这些人还到处散播恐怖信息，向守军蓄意夸大日军登陆部队数量，使得守军在最后放下武器前一直认为日军登陆部队有20万之众，从而斗志涣散，丧失继续抵抗的勇气。估计守军也被吓傻了，冷静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日本根本不具备供20万人同时实施登陆的运输能力。

除上述因素，盟军之间还存在着联军与生俱来的弊病，“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日军已兵临城下，四国联军还在为如何部署防御争吵——最后到了战俘营，连饭都吃不上就不吵了。作为主力的荷兰人对守住爪哇毫无信心，连战场情报都懒得搜集。其间，澳军情报官萨蒙斯中尉曾给联军司令部打去电话，询问日军进攻动向，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早报还未送来，无可奉告”。在古都茂物，3月3日——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天了——11时50分，守军还在说“日军似乎没有登陆的迹象”，话说完，抬起头，视野中已经出现了众多看似面生的轻型坦克。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坦克上都插着猩红的太阳旗。哇，那竟然是日本人！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到3月5日18时，陆军司令官塔尔帕顿中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认真考虑及早投降的可能性。在万隆召开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塔尔帕顿宣布，“因为当地居民对我们抱有强烈的敌意”，开展游击作战绝无可能，万隆也不可能坚持多久。随后，中将下达了最后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各部队请注意，若收到司令部发来的可以停战的命令，可以无视之。”意思就是说，

即使荷兰军队投降了，其他盟军还可以继续战斗。

这话说得实在让人丧气。这儿是你的地盘，你都投降了还指望别人去替你卖命？但英、澳部队指挥官希特维尔少将还是做出了积极表态："只要有一名荷兰士兵还在战斗，我们就绝不会率先放下武器。"

东路坂口支队的攻击目标是爪哇岛南岸的重要军港芝拉扎。从克拉甘登陆之后，该部连续突破数道盟军防线，纵贯南北急行军 400 公里，相继攻占苏拉卡尔塔、日惹、马吉冷、普禾加多等重要城镇，于 3 月 8 日占领芝拉扎军港。9 日中午，该地区守军指挥官科库斯少将派人到日军阵地乞降。10 日中午，坂口静夫在普禾加多约见了科库斯，荷兰守军随后放下了武器。总体上看，陆军的抵抗比起多尔曼麾下的海军来说，相去甚远。

东路主力第四十八师团的攻击目标是泗水军港。日军主力成功上岸后，当天急行军 50 公里，于 3 月 4 日渡过梭罗河。之后日军连战连胜，6 日攻占泗水西南 45 公里的战术要点格雷西，并分兵一部攻占三宝垄。为阻止日军快速挺进，除了在溃败途中一路破坏道路和桥梁，守军还在日军进军的道路上灌水，试图水淹七军，日军迅速掘开堤坝降低水位，保持了极快的进军速度。

泗水城已在 40 公里开外。8 日 11 时，日军先锋遇到了盟军派来的乞降使者。15 时，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在临时指挥所接见了爪哇州州长。土桥以荷方统帅责任不明为由拒绝停火。18 时，日军攻入泗水。第二天，荷兰东爪哇守军司令伊尔亨少将按照土桥的指示，下令所属部队无条件放下武器。东爪哇战事至此结束。

西路主力日第二师团在万丹湾和孔雀港登陆后，遭到了 2000 名澳大利亚士兵的顽强抵抗，由佐藤半七大佐率领的佐藤支队突破了守军防线，于 5 日 21 时侵占了荷印首府巴达维亚。无数当地民众居然箪食壶浆欢迎日军入城。那须弓雄少将所部于 6 日凌晨 4 时 30 分占领古都茂物，尔后向军事要塞万隆进军。守军一路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

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运输船意外被自己人击沉，导致联络电台全部落水、无法使用，军部也就无法对占领卡里加齐机场的东海林支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虽然无法与军部及时取得联系，但彪悍的东海林认为，战机稍纵即逝，继续留

守机场将贻误战机，必须趁机追击，以支队区区4000个士兵向万隆约50000名联军发起进攻。

担任先锋的依然是若松第一挺进队。3月6日傍晚，若松敢死队凭借浓雾的掩护冲入了联邦城，占领了南侧高地3000名守军把守的第一道防线。就在盟军惊诧万分之际，可以俯瞰万隆要塞的另一处村寨也插上了日军的太阳旗。

23时，手握重兵的万隆要塞防卫司令派斯曼少将派出代表向日军提出停战。这让抱着必死信念前来攻击的若松满则唏嘘不已。

之前荷兰总督斯塔夏迈尔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万隆附近发生战斗，那里居住着大量难民。7日，东海林通知派斯曼少将，希望与荷军司令和总督于次日进行会谈。这一要求附带一个威胁条件，拒绝会谈，将立即对万隆实施无差别轰炸。

此时第二师团主力也杀至万隆城下。7日早上，柳川宗成中尉化装成当地人和翻译一起闯入了荷兰陆军司令部，劝诫塔尔帕顿中将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在面对一群荷兰高级将领发表了一通演讲之后，柳川毫发无损地返回了日军驻地。途中虽有荷兰士兵拦截检查，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手伤害他。

爪哇岛上，日军的几路进攻势如破竹，海上一场场无情的杀戮也同时在上演。3月1日上午的印度洋上，搭载“兰利”号航母幸存者的油船“派克斯”号在南云忠一机动舰队舰载机的攻击下迅速沉没。沉没之前，油船发出了求救信号，正驶往芝拉扎军港的美国驱逐舰“埃德沙尔”号闻讯赶来，救起了233名幸存者。更大的不幸随之降临，15时58分，南云机动舰队“比叡”号快速战列舰发现了这艘小小驱逐舰。16时02分，重巡洋舰“筑摩”号率先开火。16时45分，“利根”号重巡洋舰加入了攻击行列。这还不够，16时47分，在一边闲得无聊的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也加入了这场名副其实的“射击训练”。仍嫌不过瘾的南云从航母上起飞了17架轰炸机，对可怜的驱逐舰实施空中打击。水面和空中的密集打击使“埃德沙尔”号周围变得跟喷泉一样。

美军舰长凭借出色的操舰技术在弹雨中来回穿梭，但敌人实在太过强大，他们还是在16时54分和17时05分先后被“比叡”号和“利根”号的炮弹命中。17时31分，这艘勇敢的驱逐舰缓缓地沉入海底。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舰上有40名船员被日军俘虏。他们被押往肯达里集体斩首。

海上战斗接近尾声，一直没能打上大仗的“南方作战”海上总指挥近藤信竹也意犹未尽地赶来凑热闹。他们先后击沉了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辅助扫雷艇，还俘虏了一艘荷兰蒸汽船。3 月 2 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新猎物，“摩耶”号重巡洋舰立即带着“野分”号、“岚”号驱逐舰赶往现场海域，用了整整 75 分钟，在 17 时 43 分击沉了英军驱逐舰“要塞”号。

侦察机发出的信号同样被“爱宕”号、“高雄”号两艘重巡洋舰捕捉，它们在赶往现场途中，在 20 时 36 分意外地遇到了另一艘美军驱逐舰“皮尔斯伯里”号。战斗在 20 时 55 分打响。这次日军效率颇高，仅仅 7 分钟，这艘驱逐舰就葬身在芝拉扎以南 900 公里处的海底。

击沉英舰“要塞”号后，日驱逐舰“岚”号、“野分”号继续前行，于 3 日清晨发现了美军炮艇“阿什维尔”号，美军迅速发出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美军扫雷舰“威普威尔”号和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根本无力前往救援。绝望的老炮艇毫无悬念地被日舰击沉，只有 1 名水兵被救起，随后也死于战俘营。多行不义必自毙，两年后，在莱特湾，“野分”号的最终结局比“阿什维尔”号更惨。

4 日清晨，近藤的“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重巡洋舰联手“岚”号和“野分”号驱逐舰，消灭了一支由澳大利亚单桅帆船“雅拉”号护卫的船队，的确是威风八面！随后这支舰队在炮击圣诞岛后于 9 日返回肯达里，此时陆上战斗已经结束。

5 日，南云舰队的 4 艘重型航母也干起了杀鸡用牛刀的活儿，出动 280 架次舰载机对人去楼空的芝拉扎军港实施了狂轰滥炸，摧毁了港内剩余的 17 艘盟军船只。不知当初高木武雄与多尔曼搏杀爪哇海时，这些现在才来打酱油的巨无霸都干啥去了。那时候如果遇上这群瘟神，多尔曼至少也能牺牲得更加悲壮一些。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家伙，但仍有 13 艘盟军舰船成功躲过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它们包括美军驱逐舰“威普尔”号、“帕罗特”号，炮艇“图尔萨”号，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澳大利亚单桅帆船“瓦里勾”号，以及 6 艘澳大利亚潜艇，1 艘荷兰商船和美国货船“海妖”号，也算命不该绝。

其中荷兰扫雷艇“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逃跑的经历堪称传奇。出港十几个小时后，与该舰一起逃往澳大利亚的 3 艘荷兰舰先后被日军击沉，只剩下

它利用夜暗躲到了一个荒岛附近。这艘扫雷艇只有一门75毫米主炮和两门20毫米高平两用机关炮，平时主要用来防空和巡逻，如果再遇到日舰，必死无疑。

这艘1937年服役的扫雷艇最大航速只有15节。舰长带着44名水兵开了个会，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到岛上砍树。舰长下令把树枝和树干捆扎成“丛林模型”，尽可能遮盖住全部舰体。实在盖不住的地方就用油漆喷涂成岩石或峭壁的样子。他们选择在夜间慢速行进，日出之前往海岸附近靠拢下锚，伪装成一个“临时小岛”的样子。这一海域小岛众多，这样还真瞒过了狡猾的日本人。其间，曾有日舰与之擦肩而过，还有数架日军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但他们都未发现这座“小岛”的秘密。在小心翼翼地航行了8天之后，这艘扫雷艇安全驶进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死里逃生的“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之后一直坚持作战到战争结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5年，退役后的扫雷艇被荷兰海军建成了军舰博物馆。

随着今村的到来，谈判事宜都由军部来直接负责。3月8日16时，在卡里加齐机场航空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今村与荷兰守军司令塔尔帕顿中将开始了关于盟军投降的详细谈判。第一天参加会议的除塔尔帕顿，还有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迈尔，战争动员局局长巴克少将，西爪哇万隆防区司令派斯曼少将等。今村身材不高，在高大的荷兰中将面前更加显得矮小，但现场的情况恰恰相反。

塔尔帕顿首先发话：“万隆的守备部队，准备扔掉武器向贵军投降。”

今村并未开口，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塔尔帕顿试图保存局部有生力量，不等今村开口，接着声明：“在爪哇岛上还有美、英和澳军，他们并不归我指挥，我只能代表万隆的荷兰军队投降。”

参会的日本人都哑然了，众人将目光投向了司令官。今村依然一言不发，冈崎参谋长发话了：“本次会议是处理整个爪哇的军政，而不是仅接受万隆荷兰军队的投降。”

坐在一边的荷印总督斯塔夏迈尔突然发话：“荷属东印度不投降！”

一向内敛的今村终于忍不住发话：“为什么？”

荷兰总督高声回答道：“荷兰政府流亡英国时，已经剥夺了荷印总督的兵权。现在我手中只有民政权，没有权力决定军队的去留，没有权力的人在这里多说话就是越权。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跟你们商谈如何合力运用爪哇的民政权，丝

毫没有向日本投降的意思。”

今村的脾气显然比山下奉文要好很多，对此竟然没有发火：“好，我清楚了。带总督先生到别的房间去吧。我跟中将谈谈，先让所有荷兰军队停止抵抗。”

斯塔夏迈尔被“礼貌”地驱逐出场，留下塔尔帕顿继续谈判。今村告诉荷兰人：“你们都是军人，非常清楚战争是什么。如果日军目标只是万隆之类的弹丸之地，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攻击到这里。”随后他明确表示，要么接受全军无条件投降，要么继续开战直至荷兰守军被全部消灭。

18 时 20 分，塔尔帕顿同意所有守军无条件放下武器。投降书签订之后，双方与会代表 16 人一起合影“留念”。此时距日军登陆只有短短的 8 天。第二天清晨，7 时 30 分，塔尔帕顿通过广播宣布了投降命令。

就在塔尔帕顿签署投降书前几个小时，在爪哇西北方向的缅甸战场，日第十五军不战而陷仰光，后文详叙。

最先进入万隆接受投降的并不是出力最大的东海林支队。东海林之前曾服役于第二师团，是受排挤被丸山赶出来才到学校任教的。后来新组建的第三十八师团缺少军官，东海林才有了重新参战的机会。第二师团丸山政男一向飞扬跋扈，决不允许如此荣誉落在自己的弃将身上。丸山对东海林支队擅自攻击万隆的“鲁莽”行为大加训斥，并致电今村“禁止东海林支队入城”，同时让自己的第二师团进入万隆接受盟军的投降。

3 月 10 日，在当地民众的阵阵欢呼声中，今村率第十六军司令部进驻万隆。这一天恰好是日本陆军节。

守军最后一封电报是 3 月 9 日通过万隆民用电信局发出的，“我们结束了，”电报说，“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日军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获得了最大的胜利。荷印作战共俘获盟军 8 万余人，缴获飞机 177 架。日军自身伤亡比预计要小得多，伤亡最大的第二师团，死亡 840 人，受伤 1784 人。原来预计两周攻占爪哇岛，实际仅 8 天就完成任务。从全局而言，日军原定开战之后 150 天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作战计划提前完成。

尽管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但盟军依然对控制下主要的油田及炼油设施进行了极大的破坏，这也成为日军后来大肆虐待荷兰战俘的主要原因。

宝贝抢回来了却意外出现了瑕疵，直到1943年，日本人才将荷印地区的石油生产恢复到战前75%的水平。不管怎么说，总算够用了。

开战伊始，通信设备掉入大海的今村根本无法向下属发号施令。等到第四天他恢复指挥时，日军三路攻击部队均顺利或超额完成了任务。盟军战意不足，反面证明日军战前计划的周密、细致。今村将主要功劳归功于部下，并吹嘘说："荷属东印度作战是根本不需要司令官的战役。"

今村不仅率部迅速平定爪哇岛，而且以较快速度恢复了荷印的正常秩序。今村并未像山下奉文那样以杀戮立威。当地有人告诉他，除了苏加诺和哈达，没有人能领导7000万当地人。两人是印尼著名的民族领袖，对荷兰人来说就是罪大恶极的叛逆者。早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两人已被荷兰殖民当局投入了监狱。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今村下令要尽快找到这两个人。刚开始打听到哈达关押在班达奈拉岛，经过认真寻找未能找到，后来还是在爪哇的苏卡步米将哈达翻了出来。为掩人耳目，今村特意在巴达维亚找了一座小房子将哈达藏匿起来。在苏门答腊被找到的苏加诺也被送到爪哇。今村对两人礼遇有加，苏、哈于是都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依靠日本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苏加诺提出，他们并不是向日军投降。今后他们只负责行政工作，不协助日本人进行战争。今村对此竟然给予了默许。在之前荷兰总督的豪华别墅里，今村开始给苏加诺戴高帽子："我知道，你不是对我唯命是从的那种人，所以我不准备对你发号施令，甚至不会告诉你该干什么。我能保证的是，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学习我们的语言，那么在我们的占领下，我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我不能答应独立。"

对苏加诺提出的经费要求，今村慷慨给予了10倍资金，还调拨给他们20辆汽车，将行政权完全交给了印尼人，这可能是日占区中唯一的"仁政"。

深受感动的苏、哈二人答应与日本人全力合作，一起去对付荷兰人。除积极推广日语外，苏加诺还建立了一个由15名印尼人和5名日本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一切政务。所有地区禁止使用荷兰语，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为官方语言。各大城市一切照旧，并未实行灯火管制。今村认为明亮的灯火能够影响人心——当初本地人迎接日军登陆时的第一声呼喊就是："万岁，请点上煤油灯吧！"

批评之声随之出现。“今村在占领区实施的军政优柔寡断，缺乏威严，荷属东印度的日本部队完全不像是皇军。在非常时期，让当地人自由自在实在是太冒失了。”还有人说：“当地人跟今村简直就跟朋友一样。”对今村的批评很快传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那里，对此颇感棘手的寺内未加评论，只是把批评原封不动发往东京。爪哇岛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东条首相的警觉。

日军占领爪哇 70 天后，东京的特使到了巴达维亚，他们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和人事局长富永恭次。见到今村之前，两人先微服私访了一些城市，感觉那里的气氛和已经改名为昭南特别市的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截然不同，晚上的街道依然灯火通明，甚至有白人未被投进监狱而在街上悠闲地散步。那些占领军一点儿皇军的“威严”都没有，好像这里不是战败国似的。

随后两人会见了今村。对东京的质问，今村并不认可，还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我不过是执行了天皇的旨意而已，陛下决定的统治要领中，主要有确保战略物资、严守军法、稳定当地人心三条，这三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如果两位发现本人治理不当，请解除我的职务。”

经过几轮唇枪舌剑，毫不让步的今村最后竟然说服了两位特使。返回东京之后，两人冒着被训斥的风险提交了调查报告，建议东条和杉山让今村自由行事。对此，东条竟然表示默许，不再强迫今村改变之前的政策。

这样的“仁政”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战局不断恶化，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双线告急。为挽回败局，1942 年 11 月，东京调今村出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在瓜岛和新几内亚岛的作战。接任今村职务的是他的妻妹夫（连襟）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荷属东印度的政策随之完全改变。

战后，今村被澳大利亚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当年被他武装入侵的荷属东印度的宗主国——荷兰的法庭却判他无罪。他的继任者田边盛武被判处绞刑。

对于乘坐运输船被击沉一事，今村一直认为是美军“休斯敦”号所为。战后，那些侥幸活命的日本军政要人写出了不少亲历文章。今村也是从海军人员互揭老底的回忆录中才得知，当年送他下海游泳的恰恰是自己人。

第三章 缅甸泥淖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短一年多，中国丢掉了华北、沪宁杭、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加上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泱泱中华半壁河山已沦陷倭寇之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均十分薄弱，特别是军工产业，别说与欧美强国，即使与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相比也差距甚远。重庆国民政府在向西南大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原本异常孱弱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又遭受巨大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举步维艰。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拥有坚强的决心和充足的人力，但物力特别是武器装备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进行一场全民战争的需要。持续抗战必须借助外力，通过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资支援。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天津、上海和香港。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仅剩香港一地。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的华南国际运输线成为中国获取国际外援的主要通道。1938 年 10 月，日本攻占武汉、广州，使由香港至内陆的华南国际运输线就此中断。中国为争取外援，必须开辟新的渠道。

比华南线稍后启用的是西北国际运输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为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减轻自己在远东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配套的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这条从西安经兰州、霍尔果斯，最后到苏联萨雷奥捷克的交通线，全长 3520 公里，主要用于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及偿还对方的矿产和农产品。1941 年 4 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自顾不暇的苏联逐渐中断对中国的援助，这条交通线也逐渐陷入沉寂。

另外一条国际交通线，取道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主要通过

海防港与海上航线相连，按其终点分为滇越交通和桂越交通。广州陷落之后，该线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之一。1939 年 11 月，日军攻占南宁，桂越交通就此中断。1940 年 6 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越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1937 年 9 月至 1940 年 6 月，通过这条交通线运抵国内的物资超过 40 万吨，其中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扣留的物资不少于 10 万吨。

一条条供血管道被日寇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通道仅仅剩下滇缅公路。老酒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条公路，在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她是维系中国持久抗战的生命脐带。

1937 年 8 月 8 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时承诺，云南将派两个军出滇抗日，同时提出，“上海一失，我既无国际港口”，以及“日本南进政策必付诸实施，南方战区可能扩大，香港和越南的铁路终成问题”等见解。龙云提议：“国际交通线应早做准备，需立即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连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充，铁路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当此之时，西南大后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对龙云的提议慨然应诺。鉴于铁路建设非一日之功，会议决定先行建设施工较易的滇缅公路。

1937 年 10 月底，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九生率大批专家抵达昆明，与龙云详细研讨筑路相关事宜。11 月初，根据实际勘测确定了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畹町进入缅甸的路线。公路出境后直抵缅北重镇腊戍，向南与仰光至曼德勒、腊戍的铁路连成一线。从昆明到腊戍全线 1146.1 公里，缅甸境内畹町至腊戍段 186.7 公里，中国境内 959.4 公里。两段公路分别由英缅方和中方组织施工。

对于修建这样一条公路，英缅当局态度也非常积极，他们无疑将通过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和过路费获取大利，甚至可以像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越南那样，浑水摸鱼，连吃带拿，再弄走一点儿。援华物资先经海路运到仰光，然后走水路或陆路运至腊戍，再从腊戍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东段昆明至大理的 411.6 公里路段中，昆明至广通段于 1935 年 12 月已基本通车，其余约 300 公里也筑有路基，稍加改造即可使用。西段下关至畹町段 547.8 公里此前尚未动工。在当时条件下，修筑滇缅公路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一项艰巨的伟大工程。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拨款交云南地方当局督修滇缅公路，限一年内完工。1937 年 12 月，龙云下令分 6 段抢修滇缅公路。随着命令下达，滇西各县立即紧急动员。当时，云南已组建第六十军，在军长卢汉的带领下出滇抗战，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也开始组建，另外有许多年轻壮丁加入了地方团队，导致劳动力奇缺。参加公路建设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儿。龙云命令所有单位必须在 1937 年 12 月将筑路人员送到施工现场，这样滇西 28 个县约 20 万民工陆续投入了修路建设。

滇缅公路工程量之大，仅从以下数据就可以看出。公路修建共计完成土方 1998 万立方米，石方 187 万立方米，大小桥梁 544 座，孔径总长 2700 多米，石涵洞 2196 个，水涵洞 1114 个，铺碎石 100 多万立方米。公路横跨滇西险峻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落差 1300 多米，地形、气候异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肆虐。最重要的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筑路设备，缺乏炸药，筑路大军所能依靠的只有铁镐、簸箕、绳索和扁担。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干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简易窝棚里，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用勤劳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挖通了那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其间，安全事故和疾病夺去了 3000 多条生命，甚至出现了全家死在工程现场的悲剧，因公致残者逾万人。

原来西方专家认为，修筑这条公路至少需要 5 年，但那些勤劳勇敢的先辈仅仅用了 9 个月，就于 1938 年 12 月 1 日实现了公路全线贯通。1938 年 10 月，从黑海港口敖德萨装运的 6000 吨援华军火由几艘货船运达香港。当时广州告急，越南各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允许中国卸载军事用品，国民政府只好通知苏联船只转往仰光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至腊戍。宋子文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从腊戍经滇缅公路回到昆明。直到 1941 年底，每天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达数千辆，最多时超过全国车辆总数的一半，每月输入物资超过 10000 吨。

对中国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壮举，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只有中国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在听到滇缅公路通车的消息后，罗斯福总统颇感惊讶，特别指示当时卸任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取道公路回国，以实地考察核实有关情况。詹森大使乘吉普车沿路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报告。"滇缅公路

工程浩大，”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詹森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时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其果敢毅力与顽强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缺乏机械，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及的。”部分美国评论甚至将公路的修筑与挖通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

1939 年初，重庆政府西南运输处从国外购买了大批车辆，故而滇缅公路汽车驾驶人员和技工奇缺。得知这一消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随即于 1939 年 2 月 8 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效力，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随后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共 3192 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 1939 年 2 月至 8 月，南侨技工分 9 批陆续回到祖国。战争结束时，还剩下不到 1000 人。

1940 年 9 月，中越交通线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盟国援华的大批物资必须先经海路运到仰光。一时间，仰光港内，无数悬挂着星条旗、米字旗、镰刀斧头旗的大小船只进进出出，中国抗战急需的大量物资在码头上堆积如山。除重庆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从 1940 年起国外及华侨的运输公司也加入了滇缅路的运输。1939 年的 11 个月中通过公路共运入物资 27980 吨，1940 年运入 61394 吨，1941 年运入 132193 吨。到 1942 年 5 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止，共输入战时各种急需物资 40.2 万吨，其中油类 15 万吨、枪械弹药 7 万吨，其余为五金、交通器材、医药、机床、发动机等维持国计民生和战时经济的重要物资。在此期间，通过滇缅公路输出物资约 10 万吨。

随着日本与美、英在远东地区矛盾的不断加剧，西方开始逐步加大援华力度。1941 年 3 月，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间，美、英多次向重庆政府提供贷款，规定以钨砂、锡、桐油等物偿还。据记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所需各种物资中，汽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 100%，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 90% 都需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内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最多能维持三个月之用。无怪乎宋子文慨叹：“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于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滇缅公路就这样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经营好这条维系中国抗

战的大动脉，重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一直到1941年，云南还在使用自己发行的“滇币”。滇军自成体系，蒋介石的“中央军”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进入。蒋介石也欲借此机会，以抗日名义“统一”云南。对此，龙云深有戒备。蒋介石一边派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向龙云多方拉拢疏通，一边以保护滇缅路及远征缅甸为由将“中央军”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调动。

除后来入缅作战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中央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军等也陆续来到云南周边，但长期未能入滇。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开始酝酿，双方欲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这年10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特别转告龙云，“凡归昆明行营序列之部队，无论驻在何地，皆由志舟（龙云字）主任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中央绝不干预。唯对国际局势及抗战成败攸关者，中央不能不作适应之决定，务望志舟兄深谅体悉”。这样，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以及负责昆明防务的第七十一军等部队才陆续开入云南。

日军想方设法要切断滇缅公路。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专门成立了所谓“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越南北部机场为基地轰炸滇缅路全线。仅6月至10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目标是对公路贯通有着决定意义的桥梁，其中最主要的是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

对此，我方公路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保持公路畅通。每次遭遇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抢修队会立即对大桥进行抢修。他们很多都是当年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空袭尚未结束，地面的抢修工作已经开始。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十四次轰炸了澜沧江上的昌淦桥，这次大桥被彻底炸断。东京电台得意扬扬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大后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戏剧性的一幕随之出现，交通部急电发出不久，前方就传来了好消息：运输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公路全线畅通无阻。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可能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炸断。他们找到一些空汽油桶，每70个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再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间拉来拉去，保证了运输车辆的输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桥彻底修复。

从一些简单事例就可以看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942 年 1 月，日军进攻长沙。驻守岳麓山阵地的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试图压制日军炮火，在战斗最激烈时，炮弹告罄。薛岳司令官紧急致电重庆求援，军令部回答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搬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重庆政府仅有的 10 余架运输机亦因缺乏油料停飞。作战物资匮乏同样影响敌后战场，其间，延安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日军“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复：“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后方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滇缅公路，这一头的“滇”是云南，另一头的“缅”就是缅甸。对于摊子铺得太大的日军来说，攻占这一头的云南暂时力不能及。既然如此，就干脆占领那一头的缅甸吧。

缅甸全境狭长多山，南北长 2090 公里，东西最宽处 925 公里，面积 67.7 万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西北同英国远东最大殖民地印度搭界，东南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824 年、1852 年、1885 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缅战争武力占领缅甸全境。起初，英国采取了“以印治缅”的统治方式，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到 1937 年，英国殖民当局才将缅甸从印度划出，由自己派出总督直接统治。

除了战略位置重要，缅甸的自然资源也极其丰富。从 1914 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对缅甸的投资比之前增长了 3 倍，主要在石油、木材、矿产和橡胶等领域。这里是世界上重要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有着“稻米之国”之美誉。20 世纪 30 年代，缅甸年均出口大米 350 万吨。当时日本每年约进口大米 170 万吨，尚不能满足国内所需。别的复杂资源老酒不会算，但人一天吃多少粮食大致还懂，按照每人每天吃 1 斤大米——日本人个子小，估计吃不了这么多——这 350 万吨就是 900 万人一年的口粮。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时期，日本陆海军总数也未达到 900 万。换句话说，如果日本能够抢到这里的稻米，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众多侵略军的吃饭问题。

前文提到，荷属东印度是远东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与之类似，缅甸也蕴藏着

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开采业是缅甸战前最主要的工业产业，年产石油超过100万吨，是日本产量的5倍。如果顺便抢到这里的石油，就可以为日本短缺的石油供应再加上一道保险。缅甸还蕴藏着丰富的钨矿，当时钨产量居世界第一，仅茂奇一个矿山的矿石就占世界总量的35%以上。此外，铅产量也占世界第五位。其他诸如宝石、玉石、金、银、铜、锡、锌、镍、锰等有色金属以及棉花、花生、芝麻、大豆，还有琳琅满目的热带水果等，贪得无厌的日本人肯定都想要。

就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中部和南部属于热带，全年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自5月下旬至10月为雨季，其间阴雨连绵，天气凉爽，空气极度潮湿，蚊虫蚂蝗肆虐，瘴气尤甚。10月至次年5月中旬为旱季，天气多风，干旱少雨。缅甸的地形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掸邦高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盆地和西部的阿拉干山区。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从东到西依次为伊洛瓦底江、锡当河、萨尔温江。缅甸是“一江春水向南流”，根据河流和山脉走势，缅甸境内的铁路和公路也是南北贯通，并在北部与我国的滇缅公路相连。

从行政、地理上划分，缅甸全境可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中心城市是曼德勒；以南为下缅甸，核心城市为仰光。曼德勒为上缅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扼水陆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的仰光是当时缅甸首都，为新兴商业港口，建有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这里是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港，对中国的意义甚至大于缅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缅甸北部的胡康河地区是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称之为“野人山”。其间河流交错，雨季水势汹涌，舟船难通——那里即将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

就军事角度而言，缅甸这种易南北进出、难东西机动的地形，使一旦战争爆发，大的战事往往发生在南北走向的幽深山谷和山间盆地中，仰光和曼德勒一南一北两大军事重镇的得失就至关重要。一旦仰光有失，则门户洞开，入侵敌军可以从南向北一路突进。仰光以北曼德勒、勃固、同古、彬文那等军事要地均处于这条走廊上。从曼德勒向东北至腊戍、向北至密支那，既是缅北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一旦有失，日军就可以沿滇缅公路一路冲进云南西部。

像荷属东印度饱受荷兰人的压迫一样，缅甸各族人民饱受英国殖民者长达

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可谓是苦难深重。不单如此，英国起初“以印治缅”的高压政策使得缅甸民众遭受了英、印的双重压迫。英国人和印度人对缅甸的压榨可谓是到了骨头缝里，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略见端倪。

第一，英印当局根本无视当地百姓的死活，强行将缅甸出产大米的逾 60% 运向国外，国内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第二，禁止缅甸人手工编织他们日常使用的“隆基”（一种缠在腰上的布），所有布料必须使用英国或印度生产的产品。那些暗中织造布料的妇女很多遭逮捕关押，一些人甚至被剁掉手指导致终身残疾。第三，强行封锁泰缅国境，缅甸人要想去邻近的泰国不能走便捷的陆上通道，只能绕道仰光，然后再乘船前往泰国。那些海上运输船无疑都是英国船舶公司的，且独家经营收取高额船费，赚取的巨额利润并未用于缅甸当地建设，而被拿去建设那个叫“东方直布罗陀”的玩意儿。第四，一直遭受英国人欺压的印度人也助纣为虐，反过身来欺负缅甸人。几乎所有工商业都掌握在少数印度人手里，街上商店大都为印度人所开。广大农村的土地同样被印度新移民占据，那些所谓的村长和地主大部分是印度人，缅甸人、克伦族人、掸族人等缅甸土著处在英、印的双重统治之下，成为“外来者”的雇工或佃户。第五，禁止缅甸人私自采集岩盐，必须购买由英国制盐公司经营的高价盐。比起封锁泰缅边界来说，这招更黑，你可以不坐英国人的船去泰国，但你绝不能永远不吃盐。

物质上的压榨还远远不够。缅甸崇尚佛教，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佛教徒。英国和印度官员公开亵渎缅甸佛塔和佛像，对之或棒打或脚踢甚至淋尿。当局还禁止缅甸人买卖纸张，需要的全部纸张必须从少数英国传教士手里购买。此举不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还等于变相剥夺了缅甸人的言论自由。那时候可不像今天有电视、手机、互联网，纸张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作为佛教徒的缅甸人只能从其眼中的异教徒手中购买纸张，这对他们是莫大的侮辱。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情况下，“把印度人从城市、农村赶出去，挣脱英国统治，建立缅甸人的缅甸”就成为所有缅甸人的战斗口号。面对英、印的双重压迫，缅甸人为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各种积极的尝试。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争取独立。1930 年，缅甸革命组织“咖咙会”酝酿发起暴动，可惜因策划不周惨遭

镇压。1939 年，德国在欧洲挑起战争，英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监管放松，缅甸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次暴动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数以万计的暴动者为此身首异处。暴力革命行不通，缅甸人就想采取妥协的方式与英国人商谈。

二战爆发之后，英国在欧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远东的统治力相对减弱。为了争取自由与独立，1940 年 5 月 10 日，缅甸最大的党派德钦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愿意与英国人合作，做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去打击德国人，条件是英国在取得胜利之后给予缅甸独立地位。这项提议遭到断然拒绝，殖民当局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软硬都行不通，走投无路的缅甸人和印度圣雄甘地一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0 年 6 月，缅甸“自由联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要求英国同意缅甸独立，号召缅甸人不参战，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此举换来了殖民当局的大肆逮捕，德钦党主要领导人及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负责人大多被捕入狱。

1941 年 8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提出所有民族均有自由选择治理方式的权利。这可是你英国人自己说的，时任缅甸总理的吴素立即单方面发表声明，称宪章原则同样适用于缅甸。吴素表示，只要英国同意战后给予缅甸自治领的地位，缅甸将在战争中完全与英国合作。但他随后前往伦敦祈求时，丘吉尔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不给。

丢尽脸面的吴素准备经美国和太平洋返回缅甸。路经美国时，他试图争取罗斯福的支持，同样未果。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吴素恰好就在夏威夷现场，目睹了日军飞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狂轰滥炸，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印象。

战争突然爆发使吴素不得不重返欧洲，取道葡萄牙回国。在途经里斯本时，对英国完全失望的吴素秘密拜访了日本驻里斯本使馆。第二天，日本驻葡萄牙大使在拍给东京的电报中称：“缅甸总理保证，一旦日军入侵缅甸，缅甸人将举行暴动帮助日军把英国人赶出去。”

日本人的外交电报很快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并通过“魔术”系统成功破译，吴素很快在海法被英国人拘留，理由是策划向日本人出卖“祖国”。吴素随后被押往非洲乌干达软禁至战争结束。

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绝望的缅甸人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寻求一切外界力量的帮助，他们喊出了“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机会”。“谁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弥漫在缅甸人中的民族情绪给奉行“大东亚共荣圈”、试图占领缅甸的日本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日本人反对英国人，自然被缅甸人视为朋友。日本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达到将英国人驱逐出缅甸的目的，还可为印度从英国分离出来树立一个样板。

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困境，日本逐步确立了南进战略，试图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以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1935 年，日本在缅甸成立了“日缅友好协会”，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是开展间谍活动，在缅甸反英人士中寻找代理人。1940 年 8 月，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将缅甸划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之内。对日本人来说，侵缅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滇缅公路。早在 1940 年 7 月，东京大本营就提出，“靠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华路线”。在外交上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未能完全得逞——其间英国曾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公路达 3 个月之久——军事上依靠空中力量切断滇缅公路未果之后，日本人把目光逐渐转向了缅甸。

早在 1940 年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缅甸事务的铃木敬司就已经注意到缅甸人的反英情绪，对民族运动核心领导团队德钦党给予了重点关注。铃木在写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如果缅甸的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成武装暴动，切断缅甸的援蒋路线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1940 年 3 月，铃木化名南世益，以《读卖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进入仰光，于翌年 1 月组建了特务组织——“南机关”，对外称“南方企业研究”。南机关成员以从事林业、矿业、商业调查为名，专门从事缅甸的策反及武装暴动事宜。在泰缅边境清迈、达府等地，“南机关”均设立了联络点，从事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为未来日军入侵缅甸积极进行准备。

在日本僧人永井行慈的帮助下，铃木与德钦党领袖德钦弥亚取得了直接联系。铃木向缅甸人保证：“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愿意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并组织训练缅甸进步青年。”

日本人在缅甸人眼里成了“解放者”，成了反抗英国残暴统治的“正义之师”。

日本人的“正义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缅甸。由于民众认知水平较低，加上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病急乱投医的缅甸人真就把日本人当成了“救世主”。

起初日本只是想策动缅甸独立，以控制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但随着形势发展，东京为进一步打击英美军事力量并抢夺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决定发起缅甸战役。

无孔不入的宣传使缅甸完全变成了日军的主场。起初当地人对日军的欢迎确实出于真心。缅甸的“独立义勇军”由于缺乏训练，打起仗来，义则义矣，却一点儿都不勇。但他们会积极为日军带路，收集英军、中国远征军的情报，进入乡村为日军筹集粮食，一些人甚至潜入英军阵地偷来枪支参加义勇军，“举凡有关侦察、情报、宣传、架桥、行军、补给与扰乱后方等军务，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当日第三十三师团进攻仰光为锡当河所阻，山炮和速射炮运不过去，日军工兵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架桥材料时，当地人就代为架起当地特有的筏桥。用日本人的话就是，“简单实用，完全符合日军进军的需要”。

除了“独立义勇军”的宣传和缅甸人对英国人、印度人的痛恨，日军还巧妙利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在缅甸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当缅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从东方出现了骑着白马的‘博莫乔’将军前来拯救缅甸”，根据这一传说，指挥“独立义勇军”的铃木敬司就故意骑着白马四处招摇撞骗，并自称为“博莫乔”。骑白马的“博莫乔”每经过一个村落，村民常常虔诚地合掌致意，满怀喜悦地流下激动的眼泪。日军攻克仰光后，铃木仍骑着白马以“博莫乔”的名义现身。

日军还佯装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作为佛教国家，僧侣是缅甸社会的领导阶层，安抚僧侣对赢得民心来说至关重要。日军各部队情报官每攻下一座城镇，都必先拜访僧院，将日本的战争目的向那些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望的僧侣详细解释，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协助。在战斗中，日军避免毁坏被缅甸人视为灵魂庇护地的宝塔。这些都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

缅甸人痛恨英国人的情绪自然而然会带到后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身上。缅甸人认为，大老远跑来的中国人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帮凶，他们入缅作战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不义之举。因此，远征军所到之处，很难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为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英军败失下缅甸

前文提到，缅甸对中国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对英国人来说，远东的防御重点是新加坡和印度，缅甸和香港一样属于相对次要的地区，可守可弃。不过那儿终究是自己的地盘，放任不管说不过去，大英帝国这老脸也没处搁，对缅甸的防务英国至少也需要装装样子。况且缅甸作为印度的东方屏障以及马来亚的西北侧翼，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丢了也实在可惜。基于以上原因，英国在 1940 年 10 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就开始与重庆国民政府就军事合作进行尝试。1941 年 1 月，伦敦委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兰斯洛特·丹尼斯少将出任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与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核心是保卫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缅甸地区。

丹尼斯少将抵达重庆当月，“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正式成立。考察团主要职责是对中、缅、印、马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英国共同协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考察团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团长，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副团长，其余还有杜聿明、侯腾等高级将领。考察团众人于 2 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等地进行了长达 3 个月的实地考察，提交了洋洋洒洒 30 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报告书分“敌情判断”和“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根据当地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军将采取的战略战术，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

计划提出：日本对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总体政略、战略实施总体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交火，势必会首先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地区。这样日寇既可以夺取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又可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线路，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报告书得到了丹尼斯少将的高度认可。可惜翌年 2 月，将军为尽快达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飞赴腊戍与英缅当局协商返回重庆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对中国提出的结论，伦敦并不认可。丘吉尔和他的大腕们认为，凭借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日军肯定不敢对缅甸轻易下手。英方认为，即使日军要截断滇缅

公路，也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入手，绝对不会取道缅甸。基于这一观点，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后来任印缅战区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在1941年10月曾实地考察过缅甸，对那一地区的情况持极端乐观的态度。韦维尔认为，日本人不会侵略缅甸，因为马来亚和菲律宾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如果他们胆敢入侵缅甸，“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

英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理由，他们始终在防范中国势力进入缅甸。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大大不利——这和他们对香港的防卫态度惊人相似。伦敦认为，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大量中国移民将接踵而至。在他们眼中，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从而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加以限制。英国人提出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一带布防。

但是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军一旦入侵，他们根本不具备防御缅甸的能力，所以也不敢直截了当一口回绝中国，只是一味强调时机未到，要求中国军队暂缓入缅。英国仍想凭借中英军事合作的声势来唬住日本。长时间的扯淡纠缠，致使中英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重庆政府仍在积极做着入缅作战的准备。1941年3月，军事委员会从军令部、军政部和军训部抽调了部分高级专家组成了驻滇参谋团，这一机构入缅后改称驻缅参谋团，以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团长，军训部第一次长阮肇昌为副团长，总参谋部高参萧毅肃为参谋长。参谋团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基本相当于军令部的前进指挥部，必要时可以直接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命令。当时国军内能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两个部门，就是真正的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

参谋团除了积极与英缅方进行沟通，还以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为首批入缅部队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如充实装备、加强训练、筹措物资等。同时对集结在滇川、滇黔、滇康边境的部队实施动员，对炮兵、工兵、通信、后勤等特种部队进行了必要动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实力强大的美国终于走上了战争前台。为了确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远东安全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截然相反的策略，中美关系也从之前单一的经济援助

转为正式同盟。罗斯福最担心中国一旦崩溃，日本势必集中兵力于太平洋地区，美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虽然远东地区暂时无兵可派，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仅1942年就给予重庆政府5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中国急需的军事设备和物资。

华盛顿认为："如果远东战场的西翼缅甸失守，盟军整个局势包括东翼的澳大利亚在内，都将面临严重危险。"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公路，大批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中国抗战无法维持，对盟军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入缅作战。英国并不赞同，认为此举完全是"牺牲英国而增强美国影响力的努力"。

珍珠港事件之后，兴奋异常的蒋介石立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除了对日、德、意宣战，同时向美国提议，以美国为核心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参加的军事同盟。他很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将向轴心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希望结成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几位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立即将蒋介石的建议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迅速回电表示赞同，并提议由蒋介石召集，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苏联和荷兰并未加入这一同盟。

12月10日，丹尼斯少将代表英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第二天，重庆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总动员。先以第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为骨干组建了先锋支队，这支队伍由第四十九师副师长刘观隆带队，因此也称作"刘观隆支队"，率先从滇南入缅接替英军在景栋地区的防务——这是中国第一支入缅作战部队。重庆政府同时下令第九十三师进驻车里，第四十九师一个团前出畹町，准备随时开赴景栋。上述部队入缅后统一归英缅军司令官指挥。

12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一旦形势吃紧，愿与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的防务。"

12月16日，以林蔚为团长的中国参谋团进入缅甸。同日，美国陆军部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团向重庆表示，希望中国军队尽快入缅布防。蒋当即下令第五军、第六军向保山、芒市集结，做好随时入缅的准备。随后侯腾在腊戍见到了韦维尔的参谋长哈丁·赫顿中将，提出第五军、第六军与英军一起在缅东南勃固、毛

淡棉地区共同与敌作战的建议，遭到拒绝。

12 月 26 日，当先头部队到达保山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接到了“停止前进”的电令，因为“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勿入缅”。29 日，新命令到达，“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并分段在昆明及滇缅线上集结待命”。此前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中、英发生了明显分歧。

12 月 23 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为勃兰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是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上将。蒋介石、何应钦和宋美龄（担任现场翻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二是同盟国对华军事物资供应，三是如何保卫缅甸及滇缅公路。

缅甸不仅是中国接受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还直接关系到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对出兵缅甸态度积极。英国人并不热心，甚至心存抵触，宁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在丘吉尔和韦维尔眼中，缅甸丢给日本人，战后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中国的势力一旦进入缅甸，未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会议刚刚开始，中英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韦维尔表示，英国在东南亚作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对中国抗战之成败不感兴趣，除了缅甸，不愿涉及其他任何问题。蒋介石极其克制地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英国需要，我国可派出 8 万人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诚意换来的是韦维尔的鄙视，这位和丘吉尔一样瞧不起中国人的英国上将傲慢地说：“如果由贵国军队来保卫缅甸，那简直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同时明确表示，中国人只需要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美援物资交给英国人就行，其余的事就别多管了。

远东两大盟国的分歧引起白宫极度不安。罗斯福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颇为不满，他和马歇尔均认为，“韦维尔是个心胸狭窄的老顽固”，中国人的持续抗战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战场至关重要，对欧洲战局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只要他们能成功拖住日本人，美、英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德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欧后亚”。罗斯福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战争资源，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人。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在美英总体战略中，中缅印战区位于第三位。但就其战略和

政治地位可言，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不断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他也认为韦维尔“比较武断，不讲方法，对待盟友中国人还是以往英国人的那种态度”。

迫于美国的压力，经反复讨价还价，英方还是勉强与重庆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军事协定》，宣告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并初步拟定中国派遣三个军入缅作战。

仅仅三天之后，12 月 26 日，韦维尔就再次食言，提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理由竟然是补给不足，“难以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具体入缅时间另行通知。这也正是杜聿明接到暂缓前进命令的原因。此后第五军甚至被解除了入缅任务，准备向东投入国内战场。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形成的决议，1942 年 1 月 2 日，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该战区盟军总司令，指挥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盟军部队。同时盟军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英国的韦维尔出任司令官。对中国性命攸关的缅甸被划入了韦维尔管辖的作战区域。

就是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的第二天，1 月 3 日，蒋介石电告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让他转告罗斯福，遴选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对此慨然允诺，并将此任务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

史、马最初选中的是第一军军长休·德鲁姆中将。此人在美国陆军中资格甚老，晋升少将比马歇尔早了整整 8 年，派他去无疑更能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德鲁姆对此项任命进行了认真考虑。有人骇人听闻地告诉他，那里“中国人不相信英国人，英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而缅甸人对前两者都不相信”。在进一步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中国作战时，德鲁姆告诉马歇尔，那是个“含混不清的工作”，拒绝履行这趟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的强烈欲望，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自主进行防御，仅此而已。陆军部的观点是，每向中国派遣一个人，就意味着每月要向中国运送 0.62 吨的补给物资。没有充足弹药和补给，美国人是不会打仗的，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物资去打最多的仗。

第二个进入马歇尔视野的是他的好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两人在一战时期共事过，后来还一起在中国的天津服役，在本宁堡时史迪威就是马歇尔手下的得力干将。1 月 14 日，马歇尔就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事征求当时任第三军军长的史迪威的意见："乔，你有 24 小时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刚开始史迪威不太情愿，在马歇尔的压力下，他最终表示服从命令。在他的设想中，中国距离日本很近，如果最终战争导向日本本土，美国就必然会在中国集聚起强大的攻击力量。这样建设中国基地的历史重任就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史迪威肩上，未来前途无量。罗斯福迅速认可了参谋长的提议，因为马歇尔热诚地告诉他，史迪威"才华出众、足智多谋"。

约瑟夫·史迪威就此进入国人的视线。1883 年出生的史迪威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三次在华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美国陆军著名的"中国通"——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他这个"通"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属于表面通，骨子里不通。他曾偕新婚妻子一道游览中国，这里古老神秘的文化和贫穷落后的面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 年至 1923 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语言教官到北平学习华语，1926 年至 1933 年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一个营的营长，1935 年至 1939 年任美国使馆驻华武官，与中国可谓有不解之缘。史迪威能像说法语、西班牙语一样说流利的汉语，能唱京戏，对中国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史迪威有两个子女出生在中国，女儿名叫"李娜娜"，儿子名叫"杨京京"。

1940 年 7 月 1 日，回到美国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第七步兵师师长，同年 9 月晋升少将。由于该师在 1941 年夏天的全军演习中表现突出，史迪威因此晋升第三军军长，被誉为美国陆军 47 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位。

史迪威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在二战中，罗斯福对手下军事将领的使用堪称知人善任。但老酒窃以为，他这次对史迪威的任命明显不妥。在参加缅甸战役之前，史迪威大部分时间担任文职工作，从未有过实战经历。1942 年之前，他指挥过的最大部队是美国一个二线军。虽然训练上颇有独到之处——后来他在兰姆伽训练中国军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明显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指挥经验。此外，早在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任教时，他就被学生授予"醋性子乔"的绰号，

意思说他不够内敛，言语刻薄，喜怒形之于色，往往屈从于个人的冲动情绪而欠缺缜密考虑。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多次与同事或上司关系紧张而被调离的案例。据说他长期止步于准将军衔，是因为习惯对自己的长官出言不逊。

身材瘦削的史迪威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头发灰白，远看上去不像军人，更像是一位教授。“阴险、好斗、饱经风霜”，这是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对他的评价。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不讲理、没耐心、臭脾气、阴沉、疯狂、严厉、不敬、粗俗”，看来也有点儿自知之明。他把黑人称为“黑鬼”或“粗汉”，把中国人叫作“中国佬”或“布衫佬”，叫德国人“野蛮人”或“德国佬”。他对日本人尤其看不起，他曾写道：“当我想起那些罗圈腿的蟑螂是如何毁掉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时，我就想把日本人的肠子绕到亚洲每一个街灯的柱上。”

虽然曾有担任使馆武官的经历，但史迪威对外交并不精通，而他将奔赴的战区几乎时时都要与中国人和英国人沟通，这恰恰是他的软肋。一个要妥善处理中、英、美三国关系的联合指挥官职务，却让一个连普通人际关系都难维持的人来担任，这在一开始或许就是一个错误。莫说是外国人，史迪威对同胞也同样苛刻。1944 年调离中国时，史迪威是一声不吭，转身就走。继任的魏德迈少将向他索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时，史迪威冷冰冰地答曰：“没有计划！”

史迪威打心眼里看不起罗斯福，诋毁他“在一切军事事务上都是业余级的”。在他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上，他认为罗斯福的讲话“无聊至极，废话连篇”。史迪威有一项特殊技能，就是给别人起各种好听的外号。他曾给罗斯福起了个外号叫“橡胶腿”，说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是“一个侏儒般的怪物，8 个星期都不会理发”，认为“英国佬是一群无所作为的家伙”。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油滑的政客，背信弃义、虎头蛇尾的东西，自私自利、不知廉耻、肆无忌惮的恶棍”。他曾公开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我们正在与一个无知、未受过教育、迷信的乡下佬结盟。”后来当罗斯福问及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时，史迪威的回答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狡猾的、不可靠的老无赖，从不信守承诺”。初次见面，他就给蒋介石起了个好听的外号叫“花生米”，之后一直如此称呼，有一次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中国军事将领在他眼里的印象是，对“进攻型战斗内在反感，传统是依靠与敌人比谁活得更久

来赢得战役”。

老酒窖以为，史迪威给谁起外号都可原谅，而对罗斯福残疾的讽刺实在不能容忍。陈纳德对他“性如烈火、尖酸刻薄、十分傲慢”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他的弱点在美国陆军中人人皆知。他写给陆军部的公文常常因文笔和逻辑混乱遭到训斥，以至于老酒今天看史迪威日记，怀疑那流利的文笔不是出自他本人。

在华多年的史迪威积聚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不可谓不多。卢沟桥事变时，史迪威恰好在中国担任使馆武官，亲眼见证了中日战争的爆发。他发回国内的无数次报告都不厌其烦地表示，他对中国军队喜欢撤退而非保卫国土感到不解和愤怒。一次，在被问及中国何时会发起反攻时，史迪威略带讥讽地说：“这要等到他们不再对反攻有天生的厌恶再说。”由于军衔太低，史迪威受到了国民政府要员的过多冷遇。淞沪会战爆发后，美国陆军部指派他前往战场实地考察，遭到国民政府拒绝。虽然后来经协调终于成行，但等他赶到上海时，那里已经没有国军的身影了，为此他受到了华盛顿的训斥。史迪威在日记说：“在那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他们踢来踢去的卑微上校而已。他们眼中的我，不过是一个在泥泞中行军，与苦力混在一起，还搭乘士兵汽车的人。”由此可见，史迪威到中国是带有“衣锦还乡”意味的。

史迪威认为，中国将领不具备现代化战争必需的技能，但普通士兵有着克敌制胜的坚韧意志，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现在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那位高明的指挥官终于来了，就是他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认为久不得志的自己终于等到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遇，竭力想从蒋介石手里争取军队的指挥权，在远东地区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他肯定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军队放心地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在蒋介石眼中，史迪威不过是争取更多美国外援的工具。

1942 年 1 月 14 日至 23 日的几天里，史汀生、马歇尔与史迪威充分讨论了远东形势以及盟军面临的艰巨任务。马歇尔给了史迪威两条忠告：一是团结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权，让中国人努力干事；二是金钱不是问题。鉴于远东的形势在不断恶化，马歇尔决定由美国政府做出必要的外交安排后，以最快速度将史迪威派往中国。随后阿诺德也召见了史迪威，隐晦地告诉他要极力配合美军将在

远东进行的一项秘密军事行动，后来史迪威才知道那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1 月 19 日，史汀生约见了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同意将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军队交给新任命的参谋长指挥。宋子文了解了被提名者的身份，详细调查了史迪威的履历，对这位未来的参谋长十分满意。在宋子文眼中，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他立即将美方的意见电告重庆，蒋介石迅速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参谋长”。

美国陆军部很快下达了史迪威到华的任职命令，同时晋升他为陆军中将，以便他在十分看重军衔的中国能更好地行使职权，要知道，蒋介石可是大元帅级别的。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

动身之前，史迪威要求马歇尔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提供 30 个师的装备，如果仰光一旦不保，供应品不应中断，而应转移到印度的适当基地，最好是加尔各答，还要派运输机运送等。史迪威提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本土，必须最大限度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至少在中国投入一个美国军。他的这一设想未能获准，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力量不足，也还没想那么远。

启程之前，罗斯福亲自接见了史迪威。总统让他转告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也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它丧失的全部领土。”史迪威从之前领导过的第三军以及曾在中国任职的人中抽调了 35 人，组成了精干的参谋班子。2 月 13 日，他们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奔赴远东。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之前，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经开始。

1941 年初，英军对缅甸的防守基本形同虚设，偌大的防区仅有英缅第一师约 15000 人。该师原由缅甸警备队改编而成，装备和训练均严重不足，兵员中从军超过两年的人很少，许多人穿上军装才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只有两个营的英军和一个旅的印度军还勉强有些战斗力。空军只有老掉牙的旧式飞机 37 架，聊胜于无。不过英国人在最重要的新加坡都只能使用过时的机型，能在次要的缅甸地区部署空军已属难能可贵。丘吉尔和韦维尔都认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结束以前，日本人不会对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是缅甸的防务必须加强。大部分能调动的部队被派往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直到 1942 年 1 月底，同样训练欠佳且名额不满的英印第十七师才开到缅甸。该师有兵员 18000 人，战斗力明显强于英缅第一师。但这支部队原拟开往中东作战，是按照沙漠作战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没有任何热带丛林作战的经验。和英军在马来亚以及荷军在爪哇岛一样，部队中由西方人担任的中高级军官与当地士兵貌合神离，无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英国人非常清楚，仅凭上述兵力根本无法与强悍的日本陆军抗衡。后来在战事紧张时，丘吉尔陆续调来了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国第七装甲旅，这才算能打硬仗的部队。以上统算，英国在缅甸的守军约 40000 人。

英军对防守不太在意，日军对进攻缅甸却给予了充分重视。东京大本营认为：首先，作为南方地区的西翼屏障，占有缅甸可以防止盟军从西侧发起反击，同时可以以此为跳板西攻印度，直下中东与盟友德国会师；其次，占领缅甸可以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有效支持太平洋上的作战，杜绝英国海军的袭扰。最重要的是，可以一举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路线，迫使蒋介石在战与降之间重新抉择。

由于“南方作战”范围太广，中国大陆和东北地区又牵制了日陆军大部分兵力，日参谋本部在兵力调动上未免有捉襟见肘之感。与荷属东印度一样，缅甸也被列为第二批侵占的目标。日大本营为缅甸作战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一、确保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马来亚作战的侧翼安全；二、切断滇缅公路，逼迫重庆政府屈服；三、加大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四、夺取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

大本营对入侵缅甸的具体部署是：以开战之后进驻泰国的第十五军做好进攻缅甸的各项准备，作战初期相机占领缅甸南部之航空基地，嗣后进攻至仰光附近，破坏中英合作之据点；俟作战告一段落后增加兵力，击破中英联军，加强对中国、印度之压迫。

日第十五军司令官就是前文多次亮相的饭田祥二郎。饭田于 1888 年 8 月 8 日——出生日期看似颇为吉利，实际上饭田活到了 92 岁的 1980 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军人世家，父亲饭田俊助同样是陆军中将。幼年时期，饭田先后在熊本地方幼年学校和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8 年 5 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和后文将要出场的下村定、木村兵太郎和牛岛满都是同学，1915 年 12 月

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二十七期。此后饭田曾在陆军省、陆军步兵学校任职，并先后出任第四十四联队、第四联队联队长。

1937年3月，饭田晋升少将，接替阿南惟几出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主管“军容风纪”。第二年任第一军参谋长，参与了日军在山西南部和兰封的侵略战争。武汉会战之后，饭田于1938年11月接替波田重一出任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以前的波田支队从此更名为饭田支队。1939年8月，饭田晋升中将，10月调任近卫师团师团长。1941年7月，饭田出任第二十五军首任司令官，并于同月26日率军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日美关系急剧恶化，也使日本与美、英的战争成为必然。从那时起，饭田就开始厉兵秣马，积极筹备入侵马来亚。

开战前夕，饭田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职务却意外地被寺内寿一的爱将山下奉文取代，失去了攻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饭田转而担任次要方向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指挥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等4个师团入侵缅甸。这不能不让踌躇满志的饭田无比郁闷。

即便如此，那4个师团也不是一次性批发给饭田。开战之初，他手下只有两个不完整的师团，即樱井省三中将的第三十三师团和竹内宽中将的第五十五师团。其中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四联队为骨干组成的南海支队，由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担负攻克关岛和俾斯麦群岛的作战任务。

12月8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时，饭田的身边只有第五十五师团宇野节大佐的第一四三联队。其余第三十三师团尚在南京地区，直至1942年1月10日，该师团主力才经海路到达泰国，其中第二一三联队一直到2月8日才到达曼谷。第五十五师团于12月初由日本本土走海路到达越南海防，12月11日乘火车经柬埔寨于12月27日到达曼谷。在上述两个师团到达之前，南方军将归属第二十五军的近卫师团暂时划归饭田指挥，战前集结于泰柬边境，开战之后迅速越境占领泰国。

开战之初的第十五军只有20000人左右，这正是大本营将缅甸战役列为第二批展开的主要原因。一直到3月4日日军攻至仰光外围时，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提前结束，大本营才将山下奉文所属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调入第十五军，他们分别于3月26日和4月8日在仰光登陆。这样饭田手下前去打架的人手才

最后凑齐。

开战之后第二天，1941 年 12 月 9 日，饭田和参谋长谏山春树抵达曼谷，对陆续到达的部队做出如下部署：暂归第十五军指挥的近卫师团迅速归建，乘火车或汽车迅速南下马来亚战场；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前出至达府、麦索一带，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集结；随后到达的第三十三师团前出至达府一带集结。

下一步进攻部队的行军让饭田和谏山颇感苦恼。泰缅边境地势险峻，到处是崇山峻岭和茂密丛林，极难穿越，将这一带的小路改成汽车公路难度极大。为此，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的泰国给予了很大帮助，积极派出大量人力协助日军施工。为了适应特殊地形的作战需要，饭田下令将一线师团和军直属部队改编为马（牛）驮部队。

为配合日军行动，缅甸的独立运动领导人也相继由西贡到达曼谷，在泰国北部募集了约 300 名逃到该地的缅甸人。他们从中选出 200 人组成了“缅甸独立义勇军”，准备随日军一齐攻入缅甸。这支队伍到毛淡棉时已膨胀到 5000 人。

缅甸作战首先从空中打响。从 1941 年 12 月 20 日起，以曼谷为基地的日军第五飞行集团就开始出动战机对缅甸南部的仰光、毛淡棉、土瓦等地的英军空军基地实施空袭。

各处都已炮火纷飞，但对仰光这个 60 万人口的都市来说，战争似乎还很遥远。12 月 23 日，缅甸首都的平静被突如其来的空袭打破。上午，10 时，大批日机飞临仰光上空，好奇的市民纷纷涌上大街抬头张望。由于政府尚未发布战争命令，很多人甚至不懂得“空袭”的实际含义。10 时 07 分，第一批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剧烈的爆炸使大地都在颤抖，仰光城内刹那间乱作一团，人们争相逃命，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在历时 50 分钟的空袭中，日机投掷了近千枚炸弹。城内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250 人被当场炸死，之后又有 600 人因重伤丧命。从这天起，缅甸各大城市开始实行宵禁和灯火管制。

盟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先期抵达同古永克冈机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以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随即升空实施拦截，激烈的空战随之打响，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参与空袭的 54 架轰炸机和 20 架战斗机合计被击落 32 架，指挥官白臼茂树也机毁人亡。英、美各损失战机 11 架、3 架，另有 10 架被摧毁在地面上。

25日，日军出动轰炸机60架，在3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再次光临仰光。空袭造成60人死亡、40人受伤。伤亡大幅度减少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政府采取了规避措施，大量平民逃离了城市。美、英战机再次出动应战，在持续一小时的空战中，日机被击落19架。接下来28日的空战中，日军损失50架，美、英各损失2架和10架。

尽管在空战中不落下风，但日军的飞机越来越多。开战数日，日军就掌握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1942年1月底到2月初，南方军下令将支援菲律宾作战的第五飞行集团下属第四、第十飞行团的6个战队全部调往曼谷地区，使得日军参加缅甸作战的飞机达到了300架。在随后一系列空战中，尽管双方互有伤亡，但得不到任何补充的美、英战机越打越少，不得不逐渐退出战场。日军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

1942年的头几天里，来自泰国的情报显示，日本军队正大批向西转移，曼谷港和湄南河的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数以万计的泰国民工正夜以继日赶修从达府到麦索、北碧的边境公路。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将在近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时此刻，韦维尔开始有点儿后悔之前妄自菲薄地拒绝了中国军队入缅。现在他面临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以手头的两个师组织对一个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面积还要大的地区进行防御。

1月6日，韦维尔任命的英缅军司令官约翰·史密斯少将飞抵毛淡棉。韦维尔在新加坡告诉这位即将赴任的司令官："你必须为我努力看守好缅甸。"仅仅一天后，韦维尔就改变了主意，派遣赫顿中将飞往缅甸，取代了史密斯尚未坐热的位置。能力出众的赫顿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但并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连他的下属都认为："赫顿并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由于多次拒绝中国军队入缅，英军对缅甸的防御呈现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英国人对守住缅甸毫无信心。赫顿到达仰光后，首先下令将下缅甸的战略物资紧急向上缅甸抢运，并着手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临时公路，以便将来逃跑时不但有充足的补给，还可以跑得更利索一点儿。

随后赫顿乘坐一架小型飞机视察了漫长的泰缅边境。从空中俯瞰，绵延千里

的国境线上耸立着不可逾越的重重山峰和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赫顿认为，携带重型装备和大量辎重的日本人根本无法逾越这道荒无人烟的绿色屏障。伦敦方面的专家和赫顿的意见一致："缅泰国边境山区重峦叠嶂，热带瘴疠、疟疾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构成一道道障碍，任何徒步通过这些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的企图，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赫顿将两个主力师部署在丹那沙林沿海和东掸邦的景栋公路上，却把漫长的国境线交给两个边防团守卫。做好上述安排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赫顿志得意满地飞回新加坡，向上司韦维尔汇报去了。

日军的地面攻击行动于1942年1月4日正式展开。先锋部队是以第三十三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第三大队为基干的"冲支队"——因为支队长是冲作藏。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了绵延数百里的崇山峻岭和莽莽丛林。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先遣队沿着野象走过的痕迹艰难行军，恶劣的环境使他们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员。经过11天艰苦行军，1月15日，这股日军像一群狡猾而顽强的泥鳅一样从沼泽地里钻了出来，突然出现在英缅军士兵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当地守军张皇失措，稍一接战便一溃而散。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冲支队"于19日占领缅南军事重镇土瓦，迅速抢占了附近三个机场。残余英军匆忙乘船从海上逃逸。

"冲支队"的佯动彻底打乱了英军的节奏。与此同时，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在麦索一带越过边境，攻击目标为重要港口毛淡棉。因道路险恶，樱井省三师团长只允许第五十五山炮联队每中队带一门山炮行军，大量征用的耕牛和马匹跌入山涧，惨叫声不绝于耳。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带领下，从樱井以下全体成员均只携带轻武器和干粮徒步行军。到19日，英军忽然发现，日军大部队距离毛淡棉已不到100公里，惊慌失措的英缅守备部队纷纷败退。到22日，日军先锋部队距毛淡棉只剩下75公里的路程。随后跟进的第三十三师团迅速北上占领巴安，切断了英军南下支援毛淡棉的道路。

孟邦省省府毛淡棉是缅南的重要门户和战略要冲。1月30日，日军对毛淡棉发动攻击。郊区203高地成为主战场，驻守此地的一个英军营誓死抵抗，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两翼进攻的第一四三联队、第一一二联队多次进攻受阻，伤亡惨重。关键时候，熟悉地形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出现了，他们带领第五十五

骑兵联队绕道迂回，从背后对守军实施包抄，遭到前后夹击的守军渐渐不支，双方甚至展开了白刃格斗。英军225人阵亡，800人被俘，主要阵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史密斯命令残余英军从海路撤往仰光。31日，日军攻占毛淡棉。

只带着少许补给的日军在毛淡棉斩获颇丰，计有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256辆、火车头及车厢205节，以及火车站和码头堆积如山的航空汽油、牛肉、黄油、香肠等补给品。这让刚刚钻出丛林、饥肠辘辘的日军士兵狂喜。

毛淡棉失守使得缅南丹那沙林地区很快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此去仰光一路坦途，同时也确保了负责马来亚作战的日第二十五军的侧翼安全。日军缅甸作战的第一个战术目标已初步实现。“日本人在高速行驶，而英国人却只是挂一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少将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做的自我评价。

毛淡棉失守，仰光危急！蒋介石对于缅甸战局的关注程度甚至高于国内战场，2月1日，他下令中国军队开始第二次总动员，第六军前出至芒市、遮放、龙陵等地，一旦英方同意，即可迅速入缅作战。

早在1月22日，赫顿即向韦维尔建议，请中国第九十三师入缅同时再增派一个中国师，接过泰缅边境北段的防务，将那里的英国守军替换出来增援仰光。就在韦维尔勉强接受此建议的同时，毛淡棉已告失守。2月3日，英军请求远征军第四十九师全部开往景栋地区，越快越好，并承诺英军将派车负责输送，保证每天至少运送半个团以上。

根据英军的请求，2月6日，蒋介石下令第六军军部及第九十三师、第四十九师立即开赴景栋，入缅后归赫顿中将统一指挥。另派暂编第五十五师前出畹町，随时待命入缅，主力第五军做好准备随时出发。同时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也向中缅边境积极移动，随时入缅支援第五军和第六军的作战。可大军刚刚启动，前方英军再次发来电报，10万中国大军暂缓入缅作战。

现在不仅仅是蒋介石，连丘吉尔都有点儿迷茫了。战局已到了如此不堪之地步，到底要脸还是要命？既挡不住日军进攻又拒绝中国增援的韦维尔到底在想什么？丘吉尔亲自致电韦维尔：“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且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了那么长时间，再看看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艰苦

的日子，我就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韦维尔回电辩解说：“只要能从印度和澳大利亚调来援军，我们就一定能够挡住日本人的进攻。”

毛淡棉惨败导致英军的士气更加低落，日军兵锋直指仰光。人们纷纷逃离危在旦夕的首都，连那些印度警察也开始弃职逃亡。仰光街头一片混乱，先期潜入的“独立义勇军”和德钦党人乘机作乱，大肆制造恐怖气氛，以策应日军的到来。

2月5日，韦维尔从爪哇飞抵仰光。为拯救危局，他紧急下令从中东开往新加坡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改道增援缅甸战场。

根据英军在马来半岛的惨痛教训，韦维尔决定把主力部署在萨尔温江和锡当河之间的比林河一带阻滞日军，以等待更多援军的到来。史密斯少将通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比林河在旱季不过是密林里的一道湿沟，根本无法阻挡凶狠的日本人，他建议将部队后撤到锡当河一线，控制河上的大铁桥，坚守仰光的最后门户。他的正确意见并未被采纳。

如前所述，东京大本营最初只打算先占领缅南的空军基地，下一步动作要视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局的进展情况而定。鉴于马来亚战场进展顺利，大本营认为有必要迅速扩大缅甸作战。1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南方军下达了“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重要地区”的命令，同时对作战要领做出如下指示：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溃驻缅英军，占领和确保缅甸重要地区，加强对华封锁。为此应以第十五军迅速进至毛淡棉附近及萨尔温江一线，做好准备后以主力从毛淡棉至勃固的公路沿线地区出发，迅速占领缅甸中部重要地区。2月13日，大本营再次下达命令：夺取仰光，并继续向缅甸中部曼德勒和仁安羌地区攻击前进。

2月11日，日第三十三师团借夜色掩护强渡萨尔温江，很快攻至比林河一线。正如史密斯之前预料，英缅守军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一触即溃。赫顿下令史密斯死守比林河，但这一任务注定无法完成。等史密斯获准撤退时，他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在通往锡当河大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满载溃兵的车队以及徒步的士兵。

2月16日，东南方向传来噩耗，大英帝国坚不可摧的东方堡垒新加坡陷落，13万英国军队向日军投降，这其中，印度兵超过4万人。消息传来，英军士气已经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大量缅甸籍士兵开始逃亡，印度士兵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向自己的老家溃退。

2 月 22 日黎明，跑得最快的英印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冲过铁桥，回到锡当河西岸。此时日军一支先遣部队已从密林中穿插渗透过来，在桥头附近的一处山头架起机枪，猛烈扫射公路上溃散的英军。日军以炮火封锁桥面，但并未尝试炸桥，后续主力部队还需通过这座桥梁，以最快速度冲向仰光。

现在只有炸断大桥才能有效迟滞日军的迅猛攻势。英缅第一师第一旅的工兵冒着日军的炮火和狙击手的子弹，将炸药成功安放在大梁上。山头日军发现了英军的企图，组织一次次突击，试图攻占英军据守的桥头堡，均被坚守桥头的英军顽强击退。

夜幕降临，从锡当河东岸公路上不时走来一群群疲惫不堪的英军官兵。守卫桥头的第四十八旅第三缅甸步枪营因大批士兵开小差，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凌晨，4 时 30 分，史密斯少将和第四十八旅旅长琼斯准将开了一个碰头会。琼斯直截了当地告诉师长，一旦天亮，他的工兵无法保证能在日军枪口下点燃导火线。尽管还有两个旅尚未过河，但考虑到赫顿司令官一再提出，要将日军阻挡在离仰光尽可能远的地方，斟酌再三的史密斯忍痛下令在天亮前炸桥。清晨，5 时 30 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锡当河大桥被拦腰炸成两段。

尚未过桥的英军逃至桥头时，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境地。对此，史密斯下令：“能涉水过河者重赏 100 英镑。”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不奖赏，也会玩命了。英军士兵纷纷扔掉武器，利用黑夜掩护穿过日军的包围间隙，像下饺子一样纵身跳入大河，奋力向对岸游去。由于之前在中东和印度曾接受过专业游泳训练，最后竟有 3389 人安全游到对岸，但手中只剩下 1400 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所有重武器全部丧失。未能渡河的 3000 人被日军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随英军一起撤退的一个中国五人联络参谋组，不仅全部泅水过河，携带的所有枪支、弹药、电台还丝毫无损，此举令英国人大为惊讶。五人中的王楚英后来还担任了史迪威的联络参谋。

锡当河大桥被英军炸毁，日军被迫在距离大桥 18 公里的上游重新修建起一座临时桥梁，英国人因此获得了 10 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面对这一悲惨场景，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禁不住慨叹道：“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伦敦军政两界弥漫着一种“心酸的感情”，认为“锡当河之败似乎已决

定了缅甸的命运”。

英国记者斯耐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介绍了这场惨败：“到处都有黄种人的洪水追赶着白种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群。日军士兵穿着质地粗劣的黄色军服，他们的国旗上画着一个燃烧的太阳，很像印第安部落的图腾崇拜。日本人长得非常矮小，只有 5 英尺高，但他们的毛瑟枪和刺刀却比欧洲人的足足长了 1 英尺。这种形象尤其可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欧童话里那些扛着扫帚的小妖怪。公路上日本人的部队在行军，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攻打仰光，后来事实证明我猜对了。前面有几辆坦克开路，坦克上坐满了突击队员。接着是炮车，还有骡马和驮牛，我看见一个日本军官骑在牛背上，不像去打仗，倒像是去放牧。我耐心地看着表，估计他们每天至少能前进 30 英里。这是一个陌生的敌人，来自中世纪，英勇善战，斗志顽强，文明的白种人要遏止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扩张意志，就必须用钢铁筑起牢固的堤坝来。”

为挽救缅甸危局，必须尽快派去援军。此前，由于澳洲大陆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危险，柯廷总理强烈要求将中东的第六、第九两个澳大利亚师调回澳大利亚。此时，那两个师正在乘船回国途中，盟军可供机动的兵力只有他们离缅甸最近。2 月 20 日，忍受着丧失新加坡之痛的丘吉尔致电柯廷：“您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赴仰光的部队，它足以防守仰光并保证与中国交通线的畅通。”

如果及时改变航向，这支精锐的澳大利亚部队在 26 日或 27 日便能在仰光登岸。“全世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上这个缺口了，”丘吉尔告诉柯廷，他将敦促罗斯福总统履行对澳洲安全的承诺，同时拿美国来吓唬柯廷，“我敢肯定地说，假如您拒绝让您的部队在经过时去堵塞这个漏洞，如果上述影响整个战局的恶化情况因而发生，那么在罗斯福总统和华盛顿方面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们正是你所大大依靠的。请特别注意，美国准备将海军主力从夏威夷调往澳新地区的倾向。”

任由丘吉尔说得天花乱坠，但柯廷还是认为，英国人的缅甸和自己的澳大利亚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虽然美国人已答应帮澳大利亚人守卫澳洲，但毕竟还是自己人放在身边最放心。在柯廷眼里，别说缅甸，连伦敦都没自己的澳洲重要。

连自己人都指挥不动，丘吉尔实在大丢颜面。但现在已到了要命不要脸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只好屈尊请罗斯福出面去做柯廷的工作。2月20日，罗斯福亲自致电柯廷，说美国正调兵遣将前往澳洲，“我们决定，除了正在途中的部队，另外再向澳大利亚增派一支27000人的队伍。为了我们的两翼，我们必须战斗到底——一翼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另一翼以缅甸、印度和中国为基地。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危险。你的澳大利亚师是唯一能用以立即增援的部队。他们能够立刻参加战斗，我并且相信，他们有力量挽救目前看来十分危险的局面”。遗憾的是，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了第八师的柯廷连罗斯福的面子也没给。

2月16日，眼看援军彻底无望，韦维尔终于想起了自己一贯看不上的中国人，他向重庆发出了“仰光危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的紧急电报。随后韦维尔飞往印度，这位后来大英帝国的陆军元帅再次跑路了。从北非被隆美尔赶到印度，之后到新加坡，随后到爪哇岛，然后辗转缅甸再次跑回印度。如果日本人不是在印缅边界的英帕尔打住，他老人家估计还要继续跑路的征程，也真够辛苦的。

回到新德里的韦维尔沮丧万分。很明显他在丢掉马来亚、新加坡和爪哇岛后，马上又要放弃缅甸了。直到现在，他终于对敌人有了符合实际的看法。英国人显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韦维尔认为，无论是即将到来的中国军队，还是新到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和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等精锐部队，都无法最终守住缅甸。对此，丘吉尔并不赞同，他告诉韦维尔：“我们虽然无法派出一支军队，但至少可以派一个人来。”

实际上丘吉尔并不信任韦维尔，他认为这位陆军上将已无法掌控缅甸的局面。2月底，丘吉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勋爵一起找来了哈罗德·亚历山大中将——他曾经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丘吉尔决定由他去取代指挥不力的赫顿。在丘吉尔眼中，亚历山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现在必须依靠他的威望，“在枪林弹雨中，士兵乐于一步不离地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亚历山大被赋予了两项任务。首先，是阻止日军快速推进，守住缅甸首都仰光（2005年迁都内比都）；其次，如果上述目标无法完成，至少也要在缅甸腹地挡住日军，避免英军主力被歼。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既然丘吉尔无法向

缅甸派出援军，亚历山大也只是临时被调去救急，因此一旦缅甸战事失败，责任也不在亚历山大头上。

对伦敦派出亚历山大，韦维尔自然是高兴不起来。出于对这种含蓄责难的反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韦维尔一反常态地大发脾气，大骂所有人都是“窝囊废”，他没有意识到最大的窝囊废恰恰是骂别人窝囊的那个人。

3月2日夜晚，仰光城到处都在着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呛人的焦煳味道。伯马石油公司价值1100万英镑的设施被炸毁，这次破坏行动在战后引发了长达20年的诉讼。英缅当局颁布命令，将来不及撤走的大批援华物资包括972辆汽车组装件和5000副轮胎付之一炬。之前为了截留美国援华物资900辆卡车和吉普车以及1000挺机关枪，韦维尔曾经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冲突，现在再也不用为之争吵了。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珍贵的物资设备必须立即毁掉。

缅甸政府已经撤到数百公里之外的曼德勒，随后再次撤往印度。仰光市民纷纷扶老携幼躲往乡下。当地华侨的处境最惨，他们无处躲藏，只好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忍痛丢弃，向遥远的老家做长途迁徙。市区漆黑一团，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只剩下来去匆匆的些许行人。军队宣布宵禁，不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全副武装的士兵严阵以待，等候执行炸毁车站、港口和发电站的命令。缅甸首都笼罩在一种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之中。

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他曾因面对日军进犯时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精神备受丘吉尔称赞——在一片狼藉的总督府里迎来了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一行。这座高大的府邸原来有120名身穿红马甲的印度男仆，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宾主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共进晚餐。饭吃到一半时，突然停电，接着厨子报告说煤气没了。总督向美国人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苦笑着说：“先生，我们注定要被粉碎了。”可怜的总督之前错误地认为，一旦日本人入侵他的领地，缅甸人民一定会万众一心，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抵抗侵略者，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缅甸独立义勇军”正在和日本人并肩战斗，连那些身穿袈裟的和尚也纷纷走出庙门向日军递送情报。

3月3日，韦维尔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匆匆赶来的亚历山大。他首先强调守住仰光对英国在远东地位的重要性，要求亚历山大尽最大努力坚守仰光。同时提

出在仰光的确不保时所应采取的措施，“决不允许出现英军被包围消灭的情况”，必要时英军可以撤出仰光去保卫仁安羌的石油。

3 月 5 日，新任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中将到达满目疮痍的仰光，从赫顿手中接过了残局。他很快发现自己名副其实地“压力山大”了，拥有 40 万人口的缅甸首都仅剩下不到 15 万人。亚历山大马不停蹄地赶往北面的莱古镇，积极组织仰光保卫战。他命令英印第十七师在新抵达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军第七装甲旅——这个旅有坦克 159 辆——配合下，北上进攻勃固东面的日军。同时位于勃固以北的英缅第一师挥师南下，对日军实施南北夹击，试图一举扭转战局。

事与愿违，勃固已被快速挺进的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合围，日军突击部队已从海路袭击了与仰光一河之隔的炼油中心沙廉。撤退名将果真不同凡响，仅仅才过了 24 个小时，亚历山大已清醒意识到仰光完全无法据守。日军已经向仰光北面迂回，试图切断仰光通向卑谬的公路。他迅速下令所有爆破行动立即展开，仰光码头高大的起重机被掀入海中，火车站和仓库里囤积的大批物资被付之一炬，电报局、警察局、发电厂和沙廉炼油设备也被炸毁。高达数千米的滚滚浓烟笼罩了城市上空。同时亚历山大率守军沿仰光至卑谬的公路快速北撤。这将是英军的又一场撤退，一场“同日本人和即将到来的雨季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跑步竞赛”。

3 月 6 日，在勃固附近的丛林小道上，匆匆赶到战场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新加坡陷落之后这个旅本来是准备派往爪哇岛的，被韦维尔临时抽来救急——与日第五十五师团的先头部队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激战。英军根本未料到日军来得如此之快，作战阵形尚未展开就遭到日军一个中队九七式和九五式坦克、大量平射炮的联合攻击。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不要命的日军士兵用上了惯常的“肉弹”战术，纷纷在身上捆上炸药包或手榴弹，高呼“天皇万岁”，滚向英军的坦克履带。恶战持续到翌日，英第七装甲旅损失过半，丢下几十辆燃烧的坦克仓皇撤退。

一年前，这个装备和兵员素质均属一流的装甲旅曾在北非与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多次交手，并未让德军占到多大便宜，却在缅甸被日军用如此原始的手段轻易击败。最精锐的英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击溃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场，连一向骁

勇善战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也顿觉胆寒，更不要说那些早已如惊弓之鸟的缅甸和印度部队了。击溃英第七装甲旅之后，日第五十五师团突破勃固河，迅速攻占缅甸著名佛教圣地勃固。那里距仰光只有 80 公里。

英国人的撤退计划被日军的快速进攻彻底打乱。3 月 6 日，日第十五军饭田向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下达命令：快速向仰光进军，搜索并歼灭敌军。于是樱井将手下的第二一四联队、二一五联队分成左右两路，绕开大路专找干涸的稻田和密林行走，终于在桃克扬西北 9 公里处截断了英军通往伊洛瓦底江谷地的道路。

3 月 7 日上午，日第二一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与快速撤退中的英军迎头相遇，英军为夺取生路发起的多次殊死进攻，在日军的阻击下无功而返。傍晚时分，在桃克扬附近一座橡胶种植园里，心急如焚的亚历山大下令以坦克和步兵组成一道临时防线，防止日军实施惯用的夜袭。

出乎英军意料，这提心吊胆的一夜竟然平安无事。亚历山大遂决定天亮之后以廓尔喀团和锡克团从左、右两侧实施迂回，中路以坦克开路拼死杀出一条生路。不料廓尔喀人在密林中迷了路，整个队伍都走散了；锡克团在开阔的田野上遭到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伤亡惨重。就在亚历山大认为连他本人都可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时，中路攻击的坦克部队意外发现对面日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亚历山大禁不住额手称庆，匆忙率部逃往伊洛瓦底江谷地。

日军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失误，他们认为被包围的只是从勃固撤下来的溃军，并不知道他们竟然是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仰光卫戍部队。樱井完全未料到英军竟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仰光，他认为最激烈的战斗将在仰光及周边地区展开。在听取了第二一四联队联队长作间乔宜的汇报后，樱井认为不应在此处浪费时间和兵力，此地的交锋只会使仰光的守军提高警惕，遂下令作间尽快摆脱纠缠，全速冲向仰光。

相对于包围圈中的英军，仰光无疑更具有诱惑力。接到命令的作间迅速主动脱离接触，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率军南下，等于让亚历山大凭空捡了一个大漏。

1942 年 3 月 8 日是盟军遭受双重失败的一天。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前几个小时，最后一列满载英军的火车借着夜色的掩护驶离仰光。上午 10 时，日

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联队冲进仰光空城。中午时分，樱井在城内的维多利亚湖畔设立了师团指挥部，宣告缅甸首都已被日军侵占。

当日军冲进总督官邸时，发现桌子上竟然还摆着当天的早餐，其饭尚温。码头和仓库来不及带走和销毁的大批物资堆积如山，仅英国威士忌就堆满了好几间屋子。樱井也属性情中人，颁下命令停战一天，开怀畅饮。此举导致大量日军酒醉不醒，成了真正的醉汉师团，后续行动也因此向后推了一天。宝贵的一天时间使英军的逃跑变得更加从容——关键时刻美酒真是能救命的呀！

日第十五军缴获大批洋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南方军司令部，寺内司令官闻讯，勃然大怒。有好东西竟敢不先孝敬老子却独自享用，成何体统？南方军参谋部迅速致电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火速派人送一车洋酒过来！"

3月9日，抵达仰光的饭田军在市区举行了胜利游行。仰光陷落，宣告日军在缅甸的第一阶段作战顺利结束，实现了战前预定的战略目标。占领仰光使日军完全打通了海上通道，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随后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各路补给也纷纷到来，为第二阶段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英军来说，仰光失守不仅意味着海上增援的断绝，而且严重动摇了军心，屡战屡败的英军已完全丧失了守卫缅甸的信心和勇气。对中国来说，仰光陷落等于失去了取得国际外援水陆转运的枢纽，即使能够守住上缅甸，也已毫无意义。中国远征军尚未到达战场，就已经失去了保卫的目标。

饭田判断，英军主动北撤很可能是与中国入缅的部队会合，因此决定迅速占领仰光以西勃生地区，取得坚固立足点后再向北进攻。日第三十三师团随即向仰光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因英军一路向北溃逃，日军并未遭到像样的抵抗就于3月23日占领勃生，控制了毛淡棉以西、仰光及勃生以南地区的宽阔海岸。

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提前结束，爪哇岛作战已接近尾声，就在攻陷仰光前一天的3月7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下达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一、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之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力争于5月底之前完成。

二、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区所作进攻准备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三、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迅速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四、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允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

遵照东京大本营的指示，南方军下令完成新加坡作战的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经简单休整后立即加入第十五军。

进入仰光的日军受到了缅甸民众的热烈欢迎。缅甸人发自内心地希望，日本人将给他们带来独立和解放，大家纷纷上街劳军，将日军士兵拉到家里热情款待。幼稚的缅甸人认为独立已近在眼前，甚至开始酝酿新政府的架构及组成人员。拟定的总理为德钦党党魁德钦弥亚。

缅甸人的愿望迅速落空。东京很快就发来指示："大本营已决定对缅甸实行军事管制的方针。"随后南方军司令部发来命令："新政权虽表面具备独立形态，但应忠实秉承帝国之意图施政。新政权之指导由占领军司令官担任，承认新政权一事决定延至战争结束之后。注意确保石油、棉花和铅等重要资源。"

答应缅甸独立是铃木敬司之前亲口承诺的，对此无比恼火的铃木提出："'缅甸独立义勇军'以及广大民众之所以竭尽全力协助日军，是因为我方曾许诺他们独立。事到如今废除独立实行军事管制，如何解释？缅甸的民众会怎么样？如此任何物资的筹措都将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小小的陆军大佐，铃木的反对绝对无效。

随后日军对缅甸开始实施"军事管制"，政府所有要职均由日本人担任，只给予缅甸人一定程度的行政权。非但如此，"缅甸独立义勇军"还必须跟着日军北上继续战斗。以前的英国人已经完全得罪，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跟日本人走了。4月8日，在举行过貌似热闹的出征仪式后，"缅甸独立义勇军"开始随日军进行"北伐"。

缅甸人被无情地出卖了。

铁血远征

对英军在下缅甸的一路溃败，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倒不是他多么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缅甸战局与中国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仰光失守已

使中国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下一步日军如果占据缅北，就可沿滇缅公路径直冲进云南。一旦昆明有失，则重庆危急，国民政府也只有像后来有人提议的那样迁都兰州了。

早在《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开始积极组织赴境外作战的远征军。原计划远征军分为两路，第一路军负责缅甸地区，第二路军负责越南方面。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第二路军未能成行，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征军，即为赴缅参战的第一路军，以下统称远征军。部队规模为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 3 个军，兵员 10.4 万人。其组成如下：

总司令：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职，1942 年 4 月由罗卓英接任）。

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

下辖三个师：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

下辖三个师：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下辖三个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另司令部直辖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

准备得早，出发得晚。一直到 2 月 16 日，韦维尔才向重庆发出了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紧急电报。开战以来，重庆共接到类似请求多达 14 次，先后进行过 3 次大规模动员，每次都被出尔反尔的英国人百般阻扰和迟延，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这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无疑是致命的。远征军最终成行，但无疑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机。

接到韦维尔电报同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印度电令重庆军事委员会："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大约使用于同古及仰光地区。"军委会遂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第五军、第六军立即入缅，预定第五

军用于中路，第六军用于东路，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

接到出征命令的远征军于是再次紧急出动，沿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境线上的畹町而来。广大官兵个个血脉贲张、斗志昂扬，队伍中到处飘荡着铿锵激昂的军歌：

中国不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庄严的军旗在炮火中飘扬。
宁死不后退，宁死不投降，日寇强敌不敢挡！不敢挡！

歌声一停歇，队列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我河山！收复缅甸！"

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异域，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了特别讲话："我军此次入缅，定能一举扭转缅国战局。"重庆军委会也配发公告："为国军入缅告后方民众书。"《中央日报》特别刊出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刊发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延安《新华日报》也以"慰勉国军入缅"为题发表社论，赞誉远征军出国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支随军摄影队风尘仆仆从广西、四川、贵州转进云南，到处拍下八方父老"箪食壶浆以送王师"的动人场景。可惜影片后来并未与观众见面，原因是飞机失事，拍摄的成果全毁于大火。

组成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均属国军精锐部队，其中第五军更是精锐中之精锐。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堪称国军的王牌，从师长戴安澜以下到团长、营长，甚至部分连长皆为出身黄埔的青年才俊。1939年11月，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月，击毙日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震惊中外。该师因此受重庆政府集体嘉奖，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可谓风光无限。

第二〇〇师师长也属国军少壮派军官中的翘楚。戴安澜，原名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戴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屡建战功，35岁即出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

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中国派出精锐第五军及王牌第二〇〇师，就是欲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入缅作战绝不仅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欲与英军联合作战，一举把日军赶出缅甸。

对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远征军首先面临一个问题：部队到底由谁指挥？

2 月 25 日，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远征军入缅事宜。在听取了参谋团驻腊戍军事代表侯腾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当即做出指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聿明接受英缅司令官赫顿中将的指挥。

仅仅一周之后，3 月 1 日，蒋介石从昆明抵达腊戍视察。3 月 2 日，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来访，与蒋介石一起协商缅甸作战的指挥问题。3 月 3 日，蒋介石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次明确：中国远征军由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服务由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这话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明确。

乱上加乱。就在命令刚刚下达的 3 月 4 日，美国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抵达腊戍。迫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再次更改命令并特别叮嘱杜聿明：中国军队归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对他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下杜聿明彻底晕菜了，说来说去，一大群领导，到底该听谁的？私下里杜聿明请示校长：“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该如何办？”蒋介石思索片刻后回答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

话到这里总算是清楚了。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你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而不是史迪威的部下，即使你远征到了缅甸，一切还必须听我的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均属国军精锐，蒋介石如何放心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

就是仰光失守的 3 月 8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 月 11 日，他再次接见史迪威，告知已命令前线的林蔚和杜聿明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对此颇为满意，殊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缅甸并不属中国战区，盟军在该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英国人赫顿，后来又换成了“撤退名将”亚历山大，而赫顿和亚历山大都要受印度的韦维尔节制，加上

后来因卫立煌未到任而接替他出任远征军司令官的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长林蔚，实际负责战术指挥的杜聿明一下子有了一大群领导。如此复杂的指挥系统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不过杜聿明心知肚明，自己的真正指挥者是远在重庆的蒋校长。而蒋介石与史迪威、韦维尔三者之间又两两互不信任，这些为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身边有一部电台直接联系重庆，可以将韦维尔、史迪威的命令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并做出决断。

从杜聿明亲口所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迪威在他眼中的分量。史迪威抵缅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不久之前杜聿明也去过。当史密斯听到美国人介绍，他是这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时，颇感惊讶。因为几天前他刚听杜聿明说过，他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出于礼节，史密斯并未对此多说什么。后来史密斯再次遇见杜聿明，问他一个职务怎么能由两个人同时担任。这位远征军的实权人物毫不隐晦地告诉英国人："这位美国将军以为是他在指挥，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的唯一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负责做事的是我们自己。"

除了指挥系统混乱，远征军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本来出兵时机已晚，由于运力不足，远征军各部必须分期分批，添油似的投放战场。当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接防同古时，最后的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尚未出发。

联军作战最需要的是勠力同心，显然这点在缅甸战场很难做到。中、英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英国的防御重点是印度，根本无意坚守缅甸，他们屈尊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守卫缅甸，或者在战局不利时利用中国军队为自己顺利撤退实施掩护。中国人的目的是重夺仰光，打通从海上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本来已经够热闹了，中间又加进来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初到远东的史迪威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一下子能名义上指挥如此多的部队，的确让未经战阵的他豪情万丈，他很想通过摧枯拉朽的进攻显示自己的水平。实际上，种种掣肘使史迪威无力可使。一个陌生的战场，两支缺乏民众支持且互不信任的军队，在一个从第三国匆匆赶来且不了解情况的将军的"劝说"下就能精诚团结、协调作战，似乎不太可能。

史迪威对此次中国之行雄心勃勃，并未将自己摆在蒋介石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他对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没有全面了解，仍试图通过进攻或大规模会战来扭转战局。3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在9日举行的会晤中，向蒋介石提出应在同古附近集结主力，迅速南下夺回仰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缅甸战役的完全胜利。

对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并不认同，他提出远征军需采取“纵深防御”，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在日军没有得到大规模增援，同时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收复仰光一事。他叮嘱史迪威要正确看待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力差距——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攻时比例则为5:1以上。对蒋介石的说法，一贯认为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的史迪威根本没当回事。

史迪威表示：“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盖英国欲守缅甸只为保全印度，而中国如失缅甸则与世界之交通路线将因而中断。”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

在另一点上，蒋、史观点也基本一致，就是两人都极度讨厌英国人。蒋介石试图借助美国人的到来将无能且傲慢的韦维尔抛到一边去。按照惯例，多国联合作战出兵最多的国家理应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远征军入缅兵力无疑大大多于英国人，理应由中国人统一指挥。但蒋介石知道自己争不过英国人，就欲利用史迪威美国人的身份争夺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对此强烈表示赞同。

为此，蒋介石特意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试图请他出面说服丘吉尔交出缅甸的指挥权。罗斯福当然没那么傻，一眼看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美国遏制英国。在他眼里，中国尽管很重要，但是英国更重要，他不愿因此得罪丘吉尔，便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从2月24日起，根据英缅司令官赫顿的统一安排，入缅远征军各部开始分赴各自的防卫区域：第六军驻扎缅甸东部，其中暂编第五十五师驻垒固，第四十九师驻孟畔，第九十三师位于景栋，负责泰缅边境的防御；第五军负责最重要的中路，其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前出至同古；第六十六军位于缅北曼德勒和腊戍地区，作为远征军的总预备队。

丢弃了仰光的英军包括英缅第一师、英印第十七师、澳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均集结于同古以西的卑谬一带，担负西路的防御。

可以看出，赫顿如此部署的意图在于，战局不利时英军能及时撤往印度，并由中路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当时英军往远征军各部派驻了军事联络员，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但他们拒绝中国人向英军中派出同样的联络员，以免在逃跑时被中国人及时发现。

3 月 12 日，中国远征军名义总指挥史迪威中将在眉谬建立了指挥部。眉谬是缅甸北部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类似于中国的承德或菲律宾的碧瑶，习惯享受的英国人将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欧洲花园般美丽。之前英缅军司令部及总督府均已从仰光迁徙至此。在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盟友英国人。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与战场完全不同的气氛。到处都能看到端着威士忌美酒的英国军官在轻松愉快地交谈，小小的临时司令部里，史迪威数出了 1 个上将、1 个中将、5 个少将和 18 个准将，还有超过 250 人的参谋。许多英国军官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属于史迪威最讨厌的体形。这里没有计划，没有侦察，也没有急需的战场情报，之前英军答应用来运送中国军队的汽车更无从谈起。

双方彼此印象都不咋样。亚历山大对史迪威居然能够指挥中国军队感到纳闷，他上下打量史迪威，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东西。英国人只听说美国派来了一位联络官，可不欢迎有这样一位中将来插手缅甸的事务。要不是看美国人有钱还用得着，亚历山大都不愿搭理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将军。他半开玩笑地揶揄史迪威：“你从我们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在史迪威眼中，那个刚刚从爪哇跑回来的韦维尔“是个疲惫不堪、萎靡不振的人，几乎完全被打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似的。”对刚来到缅甸的亚历山大，史迪威挑剔地认为他“谨小慎微，有着又尖又长的鼻子，极其鲁莽、冷漠，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而已”。

只有同样刚刚抵达缅甸的威廉·斯利姆给史迪威留下的印象不错。和大多数英军将领家世显赫不同，出身卑微的斯利姆一直到 47 岁才晋升到中校营长，他为人谦虚，从不装腔作势，以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对于缅甸战场——战后许多史学家称为被遗忘的战场，在回顾历史时甚至不愿提到它——美国人和英国人存在根本性分歧。缅甸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

千方百计想要维持的是战后他们的殖民地位，强力压制缅甸的民族运动，并把美国和中国看成是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人不但对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毫无兴趣，甚至对缅甸、印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当然会引起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史迪威和韦维尔等人互相看不上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和信心。当他听说，英国人暂时阻止日军进攻是为了加紧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的这种怀疑变得越发强烈。大约 90 万印度人潮水一般向北方逃走，当地人憎恨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比英国人更坏的剥削者。英军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留下来去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参战，仍然可能守住缅北，以继续控制滇缅公路，再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史迪威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一点儿都不切合实际。

让英国人最不高兴的是，史迪威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亚历山大为此在 3 月 24 日专程飞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几天前明确表示远征军由史迪威指挥的蒋委员长再次表示，中国入缅军队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随后蒋介石让人给史迪威带去了一张便条，让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英国人。

拿鸡毛当令箭的亚历山大还要故意到中国人面前显摆显摆。在路经腊戍时，这位英国人当众向林蔚宣布：他亚历山大才是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也是他的部下。史迪威对此异常愤怒，连中国人都觉得英国人做得太过分。不过远征军将领对这些不感兴趣，更不去理会蒋介石的便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说了不算，我们只听蒋委员长的。

丘吉尔专门致电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大元帅已接受我方要求，亚历山大对实际上在缅甸的所有军队有最高指挥权。”罗斯福复电：“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我建议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在此暂时告一段落。我感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一定会合作无间。”现场情况恰恰相反，大家连面和都做不到。史迪威很快接到美国陆军部的电报：“经过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研究决定，在缅甸所有盟军部队统一归英国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指挥。”史迪威肯定不高兴。

就在领导挖空心思争夺指挥权的同时，3 月 7 日，远征军先锋第二〇〇师抵

达同古，第二天，仰光陷落。刚刚抵达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失去了保卫目标，殊可悲也。

同古——也译作东吁或冬瓜——位于仰光以北 250 公里、曼德勒以南 320 公里处，是缅南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人口约 11 万，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有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这里将成为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域外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杜聿明深知出国第一战的重要，索性将第五军骑兵团、工兵团和战防炮营都配属给了第二〇〇师，使戴安澜手下的官兵达到了 11000 人。

原来驻守于同古的是英缅第一师，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盼来了救星。一看中国军队到了，他们连敌情、阵地、补给等情况都来不及交代，迫不及待撒丫子溜号，戴安澜在日记里写道："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亦曰不知，看来今后非由我国军队独立负起全责不可。"

连日来，从仰光撤退的英缅败军如潮水一般涌来，他们连同古也不敢停留就慌慌张张绕城而过，往北方的曼德勒地区遁去。公路上到处可见英国人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时常有汽车翻倒在沟里，无人过问。

戴安澜立即指挥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缅甸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存放的大量枕木恰好派上了用场。王牌师的确不同凡响，连随后亲临战场视察的史迪威看了第二〇〇师构筑的防御工事都赞不绝口。"中国军队是很好的部队，"他用中文告诉大家，"我要带领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带领你们一起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军部队，还会胜过他们，到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

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海上补给得到了有效保障。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后续援军即将开到的现实状况，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

第五十五师团由中路向同古、曼德勒快速挺进。此乃日军的主攻方向，饭田将率军部在第五十五师团之后跟进。

第三十三师团攻击西路英军，快速推进到仁安羌以北，占领勃固机场。

即将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紧随第五十五师团之后，向中路的曼德勒攻击前进。

随后到达的第五十六师团先配合中路进攻，之后剑走偏锋择路向东，经茂

奇、垒固、东枝直取腊戍。这最阴的一招一旦成功，中国远征军的后路将被一举切断。

3月11日，中国第二〇〇师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个连在副团长黄行宪带领下推进至同古以南56公里的皮尤河大桥一带实施警戒。骑兵团团长林承熙根据侦察获悉，日军正肆无忌惮地对败退的英军进行追击，气焰极其嚣张，遂决定在皮尤河南岸构筑隐秘阵地，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同时在皮尤河大桥埋好炸药伺机炸桥。

18日14时，一小队日军在皮尤河南岸踏入了骑兵团事先预设的埋伏阵地，被一阵机枪扫射撂倒30多人，残兵钻入密林逃逸。

19日6时，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的车队在公路上出现了。当数辆汽车驶上桥面时，随着黄行宪一声令下，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皮尤河大桥连同桥上的汽车一起坠入河中，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枪声四起，数百名日军纷纷跳车隐蔽，试图集结以发起进攻。此时骑兵团的装甲车冲出丛林向敌人猛烈扫射，日军瞬间倒下一大片，余者纷纷向公路两侧逃窜。此战歼灭日军一个多小队，缴获装甲车1辆、汽车和摩托车19辆，还抓到3名俘虏。

在搜索敌军尸体时，国军排长王若坤中尉从被自己打死的日军联络官畿部一经大尉身上俘获地图、文件、日记、望远镜等物，文件中有一本《泰滇缅作战手册》。这些重要文件迅速被送往师部，戴安澜从中得知当面之敌除第五十五师团以外，第十八师团、五十六师团也将随后赶到。如果得不到有力增援，同古势必很难坚守。

戴安澜立即将上述情报上报远征军司令部。史迪威和杜聿明初步商定，以戴安澜所部据守同古拖住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之后于4月上旬发起同古会战，集中力量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一举收复仰光。随后杜聿明亲赴前线，要求戴安澜固守同古，为后续部队的集结争取时间。

9时，日第一四三联队千余人赶到皮尤河，在装甲车配合下对未能及时转移的中国军队实施猛攻。由于步兵数量不足，骑兵团在当天晚上趁夜色撤出皮尤河一线。战斗中，黄行宪副团长壮烈殉国。

随后，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到。日军从一匹被遗弃战马的马鞍

里搜出了一份重要文件，方知早已传闻入缅的中国军队果然来了，而且肯定就在前面不远处。

3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同古发起了猛烈进攻，国军第二〇〇师外围阵地相继失守，骑兵团副团长曹成以下540人壮烈殉国，日军损失约600人。日军战机一批接一批前来助战，同古守军压力骤增。

第二〇〇师南下之前，蒋介石曾在腊戍单独召见了戴安澜，询问该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面对校长，慷慨陈词："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面对孤军深入、敌军大兵压境的危急局面，曾向委员长夸下海口的戴安澜当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本师长战死，则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以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一路穷追猛打的日军万万未曾料到，竟然在同古小城遇到了硬茬儿。一连三天，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第一四四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现疲软势态，不得不另调两个联队投入攻城之战。

随着马来亚、菲律宾、爪哇岛战事或结束或大局已定，日军得以从容抽调战机增援缅甸。到3月初，缅甸战场的日军战机超过了400架。3月21日，英国皇家空军对空袭同古的日机实施了成功阻击，一举击落日机27架。此举马上招来了日军的疯狂报复。3月22日一整天，250架日机对缅甸中部的马圭机场连续发动了6次空袭，许多战机被摧毁于地面，盟军共损失战机57架。经此一战，陈纳德"飞虎队"的幸存飞机撤退至喜马拉雅山另一边，英国空军所剩飞机全部撤往印度，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的制空权。

面对日军愈来愈频繁的空袭，斯利姆不禁慨叹道："我们看到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更多，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城市一座接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从3月23日开始，日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战机对同古进行狂轰滥炸。但第二〇〇师的防线依然稳固，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3月24日14时，"缅甸独立义勇军"赶到同古协助日军作战。这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但对地形相当熟悉。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一支600人的日军部队

绕小路迂回至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与正在破坏铁路的第五军直属工兵团猝然相遇。日军一个冲锋打垮了工兵团，机场守军第五九八团第一营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入城中。20时，日军占领机场，第二〇〇师与后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丢失机场的工兵团团长李树正随后被军法处执行就地枪决。

在当天的战斗中，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生牺牲。这是第二〇〇师几天来殉国的第三位副团长，可见战斗之惨烈。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放弃外围阵地，集中兵力保卫同古城。25日拂晓，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守军虽危不乱，沉着应战，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30余架实施低空轰炸，守军巧妙利用事先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隐蔽，伤亡不大。当天夜晚，虽有零星战斗发生，但同古依然屹立不动。在被击毙的日第一四三联队横山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自南进以来，我军所向无敌，敌军无不望风披靡。不料在同古遭遇劲敌，劲敌者乃支那军队是也。"

同古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饭田怒斥第五十五师团"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竹内宽师团长无奈将师团指挥部前移，亲赴现场一线督战。

3月26日，日军与"缅甸独立义勇军"百余人化装成当地土著，在牛车中暗藏枪械、炸药，企图混入城内，被第五九八团发现后全歼。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守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同日，日军集中力量突击同古西北角，以坑道作业炸塌城墙，一拥而上的日军终于攻入城内。戴安澜下令部队退守铁路以东，日军占领铁路以西，敌我各据半城展开巷战。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伤亡惨重。

中路激战正酣，由英军把守的西路突然出现了问题。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在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将同古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敌军。此时日第五十六师团已星夜兼程赶到同古。

3月28日，日第五十六师团渡过锡当河迂回至同古以东，向第二〇〇师发起猛烈进攻。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强力突入，将守军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当河以东阵地，切断了戴安澜部向东突围的最后通道。

守军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筑坚固堡垒，以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死守不退。双方短兵相接，以至于日军飞机也无法实施轰炸。兵力吃紧的第二〇〇师连

师部参谋和后勤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因弹药即将告罄，部分阵地已听不到枪声，只剩下白刃格斗的喊杀声。下午，日军逼近师指挥部，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戴安澜拔出手枪亲率特务连与敌激战，在得到第五九八团两个连的增援后，激战至傍晚方将敌击退。

后来戴安澜在日记中如此写道："28日一仗，是我所经历恶战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敌人意图吃掉我们之后再去吃掉廖耀湘的部队。我们还是采取了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结果敌人飞机、大炮、坦克都没了用武之地，最终将敌击退。"

孤军困守孤城，敌援军源源不断、接踵而至，战局对第二〇〇师极端不利。危急中，戴安澜迅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3月27日，杜聿明已下令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前往驰援同古，在永克冈机场以北遭遇日军的顽强阻击。新二十二师先头部队虽于29日攻入南洋车站，但日军誓死不退，站内有五栋坚固建筑，我据其二，敌据其三。激战数日，双方均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战局胶着。后续援军第九十六师因火车意外出轨，迟迟不能到达战场。

应史迪威请求，3月29日，英军由卑谬向南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策应中路第二〇〇师的作战。攻击遭日军侧击而告失败，在损失了10辆无法补充的坦克之后，此部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同古危急，援军受阻久不能至。关于同古的弃守，史迪威和杜聿明发生了激烈争执。史迪威主张以第二〇〇师坚守同古拖住敌军，之后投入新二十二师和

第九十六师进行反攻，击破当面之地，借此一举扭转颓势，此即史迪威声称的“同古会战”。杜聿明则认为，后续部队至少 7 天以后才能到达战场，当前形势下，进行同古会战根本不可行。在主力暂时无法集中的情况下，让已经苦斗 12 天且补给即将断绝的第二〇〇师继续孤军奋战，如果遭到后续日军的合围，戴安澜所部很可能全军覆没。作为第二〇〇师的老师长，杜聿明提议让第二〇〇师于 29 日夜间突围，另择地点与日军决战。

杜聿明的提议立刻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争吵。同古大战前方打了 12 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 12 天，为此几乎撕破了脸皮。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杜聿明，并派出助手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他执行攻击命令。杜聿明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动，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中国部队去出风头。他一面用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一面将前线情况直接电告重庆。蒋介石当然不愿国军最精锐的第二〇〇师就此断送在同古，因此赞成杜聿明的意见。拿到尚方宝剑的杜聿明更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断然向戴安澜下达了突围命令。

“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因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指挥权真正交给他，使杜聿明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最终结果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史迪威气愤地将杜聿明和廖耀湘形容为“卑怯的杂种”。

29 日傍晚，廖耀湘新二十二师的两个团在三个战车连的配合下向南洋车站实施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以策应同古守军突围。在廖耀湘部策应下，3 月 30 日凌晨，4 时，戴安澜率部按照伤兵、后勤人员、战斗人员的次序，或走桥或涉渡趁夜色突围。这天晚上，同古城内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战到次日拂晓，同古守军成功渡过锡当河，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对守军的撤退，日军丝毫未能察觉。30 日上午，日军依然利用重炮猛轰城内，接着使用多日挖好的坑道进行爆破，炸毁了之前城南国军构筑的工事，随后步兵蜂拥而至，猛攻同古。担负掩护任务的国军断后部队利用日军炮火准备的时机，巧妙撤出城垣，安全转移，连伤兵都未丢失一个。当时炊事兵一部因迷失方向失去联络，随后也全部归队。8 时 50 分，日军在同古废墟上升起了太阳旗。

至此，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宣告结束。此役第二〇〇师孤军奋战 12 个昼夜，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势，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美国军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防卫行动，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荣誉”。英国《泰晤士报》也称：“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敌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跑到新德里的韦维尔对此也慨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还能做点儿什么。”

国内舆论也对戴安澜及第二〇〇师赞誉有加。蒋介石称此役为“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上，均有其不朽之价值”。

仗虽打得差强人意，但老酒并不赞同国军大肆宣传“同古大捷”的说法。同古之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外加一次巧妙的撤退而已。同古失守，不但使远征军收复仰光的希望彻底落空，同时使缅东门户洞开，日第五十六师团因此得以长驱直入，奔袭腊戍，最终导致了远征军的全面溃败。

同古保卫战刚刚结束，4 月 1 日，和杜聿明吵了十几天架的史迪威气冲冲地飞往重庆，准备找蒋介石告状。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难道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从 3 月 18 日到 4 月 1 日一直在缅甸苦斗，同中国人、英国人斗，偶尔也和日本人斗斗。”飞机降落后，史迪威径直去找了蒋介石，指责中国军队不听指挥，威胁“我不能用美国空军去支援我所不信任的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扬言要辞去参谋长职务。在随后写给夫人的信中，史迪威说：“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败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要走，蒋介石自然不能轻易答应。在他眼里，史迪威是一个鲁莽的决策者，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甚至不惜将中国最好的部队投入火坑。虽然他并不欣赏甚至讨厌史迪威，但他得罪不起那人背后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中国花了 4 年多才让美国成为真正的盟友，如果这么快就与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这个人还是自己邀请来的——闹翻，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蒋介石必须委曲求全。他向史迪威保证说，将正式授予他提升和罢免远

征军任何军官的权力。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两人中间再加一个所谓的远征军司令官。这一职务原定由卫立煌出任，因卫短期内无法履职，蒋介石在4月2日选择了罗卓英。蒋介石告诉这位新司令官，他的位置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史迪威以为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只要能得到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再出现任何障碍，这无疑是幼稚的想法。不管如何，史迪威总算心满意足地返回缅甸，积极筹划彬文那会战去了。

罗卓英的到来等于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进一步降低了指挥效能，导致远征军的指挥系统更加混乱。蒋介石还答应给史迪威一枚象征权力的印章，美国人很清楚这种小玩意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周之后，史迪威如愿拿到了那枚标志着他指挥权的精美印章，不过上边刻的是“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他期待的“远征军总司令”。那些远征军高级将领看到这么个玩意儿，一个个憋得差点儿没笑出来，之后更不把史迪威当回事儿。

4月5日，亲临缅甸视察的蒋介石电告戴安澜前往卑谬相见。仓促前往的戴安澜当晚走错了路，就用英语向两辆迎面而来的轿车问路。这时车中的人发话了：“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戴安澜定睛一看，问话的是侍从室的秘书，车后排坐着笑吟吟的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原来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戴安澜的嘉许，特意出来迎接。当晚，戴安澜被安排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在委员长的隔壁房间休息，真可谓无限风光。

早在3月28日，蒋介石就曾电令远征军司令部：“若同古陷落，则拟于彬文那地区与日军决战。”同时指出，若日军持续增兵，“则我军不要勉强作战，将会战地点移至稍后的曼德勒一带”。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史迪威和杜聿明联合制订了彬文那会战计划，并于3月31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以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为阻击部队扼守斯瓦河谷，逐次阻击日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敌军诱至彬文那一带。以余韶第九十六师固守彬文那，以戴安澜第二〇〇师配属特种兵为机动兵团，待机夹击、围歼中路日军于彬文那城下，一举扭转战局。

蒋介石同时委托史迪威转告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希望英军一定要守住

西路军事要地阿兰谬，确保远征军的右翼安全。

由于缅甸完全成为日本人的主场，中国军队集结重兵于中路的战略态势自然瞒不过遍布各地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眼睛。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结合攻占同古之后缅东门户大开的实际情况，4月3日，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以第三十三师团为西路，继续猛攻对面的英缅部队；以第五十五师团及后续赶到的第十八师团为中路，展开佯攻吸引远征军主力；以第五十六师团侧击东路，在缅东的崇山峻岭中杀出一条血路，穿行800公里直插远征军后方战略枢纽腊戍，一举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从最终结果来看，饭田能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绝非浪得虚名，他这招险棋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月5日，中路日第五十五师团沿斯瓦河谷发起新的攻势。双方都开始假戏真唱，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按预定计划边打边撤，将日军逐步引向预定的会战区域。即使仅为佯攻，日军进攻依然打得异常猛烈。为了让戏唱得更真，饭田特地给第五十五师团调去了150毫米重炮，炮声将国军新三十八师、第九十六师、第二〇〇师、第二十八师等主力部队全部吸引到中路上来。

廖耀湘的阻击战打得非常出色。从斯瓦到彬文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侧全是茂密的丛林。新二十二师采取梯次配备、交替掩护、侧面伏击和埋设地雷等办法，将斯瓦河谷阻击战坚持了整整21天，自身伤亡超过3300人，也使日军付出了伤亡逾2000人的代价。第五十五师团已逐渐进入远征军预先设置的伏击圈，彬文那会战态势初步形成。

3月19日，英军对所属部队实施了整编，英缅第一师、英印十七师、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被合编为第一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司令官。由于并未有新援军开到，英军此举和国军类似，只是增加了一个指挥层次而已，对战场形势丝毫无补。

尽管仍有上百辆坦克和3万名士兵，但由于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相继失守，加上之前遭到日军的穷追猛打，英军的士气已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斯利姆不去想方设法提升官兵的士气，却对中国军队横加指责。“要想让他们去守住一个阵地，就像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前栖息一样困难。”——这种语言用在

他们自己身上才恰如其分。

果不其然。就在中路彬文那会战态势逐渐形成之时，英军驻防的西路和由第六军驻守的东路同时出现了重大变故。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纷纷溃败，西线战略要地卑谬、马奎、阿兰谬接连失守，英军各部纷纷向仁安羌地区撤退。中路远征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史迪威精心策划的彬文那会战已无法进行。4 月 18 日，史迪威和罗卓英无奈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计划，主力退守敏铁拉、敏建一线。20 日，东路军事重镇垒固也落入日第五十六师团之手。

由于远征军主动后撤，4 月 20 日，日军攻占彬文那。第五十五师团竹内宽与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也两位师团长在彬文那握手相庆，全体官兵向着东京方向高呼“天皇万岁”。

彬文那会战破产之后，远征军司令部又开始志得意满地谋划所谓的曼德勒会战。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北重镇曼德勒旧称“瓦城”，为原东吁古国首府，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是举行会战的理想战场。

曼德勒会战计划不但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军的认可。英国人认为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愿意打仗，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引过去，所有的作战计划都统统赞成。英国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尽可能安全地撤往印度。

为此亚历山大曾试图将西线防御也交给远征军，以使英军能更加从容地撤退。史迪威在 4 月 15 日写给马歇尔的一封报告中沮丧地说：“我相信，英军在此之前已经将缅甸一笔勾销了。我肯定亚历山大已经接到了伦敦的命令，在做象征性抵抗后迅速撤出缅甸。”

不仅史迪威有如此看法，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特使约翰逊在考察完战场后向总统汇报说：“阁下，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意为守住缅甸去欠中国人的情，或者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做丝毫让步。”

攻占阿兰谬的日第三十三师团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樱井师团长将部队分成三个独立作战的支队，分别是以第二一三联队为主力、由步兵指挥官荒木正二指挥的荒木支队，以第二一四联队为主力、作间乔宜指挥的作间支队，以第

二一五联队为主力、原田栋指挥的原田支队，兵分三路向英军展开追击。三支部队的分工是：荒木支队沿伊洛瓦底江攻击前进，作间支队隐秘行动，长途奔袭仁安羌，原田支队负责侧翼掩护。师团部及直属部队在荒木支队之后跟进，行动时间定于4月9日黄昏。

仁安羌缅语之意为“油河”，是中南半岛最大的油田。日军一旦占据此地，就可大大改善紧张的石油供应，夺取仁安羌是大本营为第十五军下达的主要战术目标之一。

4月16日，一路隐蔽行军的作间支队抵达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作间以一路兵力占领仁安羌东北的公路路口，另一路突然占领宾河北岸渡口，一举切断了英军的退路。此时荒木支队已占领马格威，原田支队的有效机动有力牵制了当面的英军，这样就有约7000名英军被作间支队围堵在了仁安羌地区。

16日黎明，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部队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他误以为日军使用了空降战术。第一军司令官斯利姆一面急令仁安羌守军炸毁油田，一面匆忙组织突围。城内100万加仑原油被点燃，腾起的火苗高达150米，油田上空浓烟遮天蔽日，爆炸声此起彼伏，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坍塌，变成一堆堆乌黑的废铁。当日军冲进仁安羌时，英军工兵炸毁了发电站。

按说作间支队只有3000多人，但面对兵力不到自己一半的敌人，毫无战意的英军一触即溃，瞬间陷入惊恐万状的状态。至17日傍晚，英军的突围除了在日军阵地前丢下上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挪动一步。

入夜，擅长夜战的日军派出小股队伍进行袭扰，仁安羌到处都是枪炮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自相残杀，乱作一团。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少将在与斯利姆的通话中绝望地喊道：“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有人能够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够显示奇迹。”

斯利姆立即赶往距离仁安羌最近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驻地，亲自签下手令，要求该团团长刘放吾上校立即率军驰援。刘团长告诉斯利姆，没有师长孙立人的命令，他什么都不能做。斯利姆威胁说他是孙立人的上司，他的命令就是孙立人的命令。刘放吾固执地反驳道：“在得到孙将军命令之前，我无法采

取任何行动。”无奈之下，斯利姆只好紧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虽然仁安羌并不属于远征军的作战范围，但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命令驻守曼德勒的新三十八师速往增援，以解仁安羌之围。

在国军序列中，新三十八师绝对属于另类——这是唯一招收新兵不要文盲的队伍。该师前身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亲手创建的税务警察总团。由于是财政部直接拨款，其装备之精良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央军嫡系部队。此前在参加军政部校阅时，该师综合战斗力排名榜首。

新三十八师师长也同样卓尔不群。孙立人，字抚民，1900 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19 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 年毕业后应邀考察英、法、德、日诸国军事，1928 年回国，为当时国军中罕见的海归派军人。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孙立人在淞沪会战中身负重伤，全身中弹片 13 处。伤愈归队后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因屡立战功，1941 年 12 月被任命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接到命令，孙立人立即派副师长齐学启——此人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率第一一三团火速前往解围。得知中国人只派出了一个团，亚历山大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兵力在强大的日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强烈要求史迪威增派更多的援军。接到电令的孙立人只好再次派出第一一二团前往增援。

救兵如救火。4 月 17 日黄昏时分，两个团先后到达预定攻击位置，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孙立人于当晚从曼德勒赶往前线亲自坐镇指挥。由于日军习惯根据机枪枪声的密集度去判断国军兵力，刘放吾便将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在第一梯队。数十挺机枪同时打响，使日军认为对面兵力至少有一个师以上，在气势上先落了下风。按照日军的作战经验，他们认为没有数倍于己的兵力，中国军队绝不敢贸然发起进攻的，加上国军的猛冲猛打，日军阵势逐渐散乱。到 18 日正午时分，宾河北岸的日军已被全部肃清。

斯利姆催促中国军队立即渡河发起攻击，解救被围英军于水火之中。在详细勘察了战场地形后，孙立人认为，我方兵力太少且南岸地形暴露，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如果攻击受挫，很可能被日军窥破实力，不但不能

完成解救英军的任务，连第一一三团也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孙立人断然下令暂停攻击，命令第一一三团在黄昏之前详细侦察敌情与附近地形，当天夜间做好攻击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

虽然内心认可孙立人的救援方案，但在被围英军的一再催促下，斯利姆早已乱了方寸。由于日军牢牢控制了仁安羌的唯一水源，包围圈中的斯科特报告说，被围官兵已断水断粮达两天之久，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在斯利姆眼中，被围的那些人才是手心，身边的中国人连手背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随时可弃的手套。他要求孙立人必须立即渡河援救，不能再等到第二天黎明。孙立人并未因斯科特的告急电报打乱方寸，在陈述利害关系的同时，他请斯利姆致电英缅第一师务须再坚持最后一晚。

恰在此时，斯科特再次打来了告急电话，说被围部队已到了最后关头，一时一刻也无法坚持下去。斯利姆闻言脸色大变，孙立人冷静地请他转告斯科特："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要坚持最后一晚。中国军队一定在第二天下午18时之前将贵军完全解救出围。"

面对电话中焦急而质疑的"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斯利姆："中国军队，包括本人在内，纵使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将贵军解救脱险！"斯利姆大为感动，他郑重地握住孙立人的双手，以此确认双方的"君子协定"。

4月19日，东方刚现鱼肚白，第一一三团的攻击开始了。左翼部队迅速突破敌军一线阵地，日军立即实施反攻，国军已得阵地三失三得。为不暴露国军实力，孙立人设置疑兵虚张声势，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主攻部队则利用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发起冲锋。由于油田多处起火，双方在大火和浓烟中反复冲杀，涉水而来的第一一三团反而占了便宜。战至14时，国军成功占领制高点501高地。到17时，第一一三团已成功克复仁安羌油田，渐行渐远的枪炮声显示日军正在撤退。该团共有官兵1121人，此战阵亡204人、负伤318人，几乎达到了全团的一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第一一三团发起攻击之时，包围圈中的英国人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丝毫没有里应外合、趁机突围之势，纯粹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一群。战斗结束仍不见友军有所举动，孙立人派出一个连前往联络，斯科特

还不敢相信凶悍的日军已经遁去。除了7000名英军，被解救的还有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孙立人慷慨地将夺回的100多辆汽车交还英军。在中国军队掩护下，被解救英军向宾河北岸快速撤退。

3天的煎熬使这些英国老爷狼狈不堪。远远看见中国官兵，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一些官兵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激之情，冲上前去把中国士兵抱了起来。后来新三十八师撤到印度时，再次与英缅第一师相遇，尽管言语不通，但那些英军官兵眼眶里依然饱含着感恩的泪水。

中国远征军成功解围仁安羌的消息惊动了英伦三岛，并迅速传遍世界。孙立人一时成为远征军的英雄。英国人的宣传极尽溢美之词，恰好4月18日美军杜立特中校率队空袭了日本，英国报刊就将两件事相提并论：“克复油田仁安羌一役，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道清流，与美机之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一样广受欢迎。”甚至有人将英军的脱险赞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撤退”。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之后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重庆政府也颁发“四等云麾勋章”。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及各营营长分别获得中、英政府的嘉奖。

由于孙立人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连美国人也觉得脸上有光，忙不迭地前来凑热闹。美国后来宣布授予孙立人“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如此写道：“中国孙立人将军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指挥歼灭强敌，解英缅第一师之围使其免遭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92年4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期间，特地拜访了已定居美国的93岁的刘放吾，对他50年前拯救英军的卓越功绩表示感谢。

仁安羌失而复得，日第三十三师团受到饭田的严厉训斥。作间因此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据日军《缅甸作战》记载：“该大佐亲自掩埋战亡士兵尸体，以示对失败之反省。”为发泄愤怒，作间下令将371名英国、缅甸、印度战俘就地处决。师团司令部要求送一名英军俘虏前去审讯，威斯特·豪森上尉因此得以幸免。豪森在战俘营度过了3年苦难时光，1945年获释回国，后因神经错乱

病逝于1948年冬天。

令人惋惜的是，新三十八师克复仁安羌的机会并未被充分利用。孙立人认为，当面之敌尚未肃清，中、英两军应一道全力出击，击溃第三十三师团以稳定西线，确保中路远征军主力侧翼安全。

孙立人的想法虽好，但纯属一厢情愿。就在仁安羌解围战正在进行中的4月18日，亚历山大接到了韦维尔发来的一封诡异的电报，强调从缅甸撤退的相关事宜，指出“优先考虑”与中国军队的联系，“千万不能让中国军队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不顾友军逃往印度”。接到撤退命令的英军犹如惊弓之鸟，撒丫子一路向北狂奔。

为了更好发挥中国军队的掩护作用，亚历山大向史迪威和罗卓英谎称，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要求将新三十八师、第二〇〇师和第二十二师全部调往这一地区。雄心勃勃的孙立人被迫放弃南下作战企图，由仁安羌向皎勃东转移，随后转向伊洛瓦底江东岸布防，掩护英军一路撤退。

说公道话，新三十八师解围仁安羌的影响肯定比不上“杜立特空袭”。美军空袭东京令大本营异常惊慌，这种情绪迅速波及缅甸战场。4月22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转发了东京的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之态势，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由于轰炸东京的非航母舰载机，而是陆军轰炸机，日军一时尚未查清这些飞机到底来自何处。有人猜测来袭者很可能来自中国内地的某一机场。大本营担心今后美国人仍然利用这种方式来轰炸日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重庆政府，迫使蒋介石放弃抵抗。缅甸战役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的云南而不是印度。远征军已成为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这也正是之后英军能顺利逃之夭夭的主要原因。

西路英军一路溃败，东路的危机也已悄然出现。

腊戍一失，满盘皆输

就在中路远征军主力正踌躇满志地筹划所谓曼德勒会战之际，防御薄弱的

东路危机突然出现。

根据此前得到的情报，日第十五军应该有四个师团。其中第三十三师团在西路，第五十五、第十八两个师团在曼德勒正面，另外一个第五十六师团却在参加完同古战斗之后神秘消失，去向不明。由于盟军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缺乏必要的空中侦察手段，加上得不到当地民众的任何支持，远征军无法及时得到准确的敌情报告。在地域辽阔的缅甸战场，中国军队恰似一艘浓雾中航行的轮船，随时有因航道不明触礁沉没的危险。

4 月 11 日，日第十八师团在仰光登陆后快速跟进，悄悄换下了之前一直在中路进攻的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下一步的任务是从防御薄弱的缅东杀开一条血路，直插远征军的大后方腊戍，一举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远征军司令部对日军的这一兵力调动竟然一无所知。

负责东路防守的是第六军的三个师。其中战斗力最弱的暂五十五师部署在最南方的垒固，第四十九师在孟畔，战斗力最强的第九十三师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地区。三个师之间的直线距离均超过 160 公里，就是说第六军的总体防线绵延长达 500 公里。由于地形条件极差且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三个师在热带丛林快速机动和相互支援根本无从谈起。这就给日军实施穿插迂回、各个击破提供了绝佳机会。

饭田敢出险招的原因正在于此。根据空中侦察发回的情报，饭田认为，第六军防区尽管地形复杂，逾越困难，但三个师防区之间仍可找到一些勉强能通过的缝隙。由于开战之前意外被山下奉文抢去了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位置，饭田失去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扬名立万的机会——那才是东京最关注的方向。如果能在相对次要的缅甸战场，通过切断后路一举围歼中国军队的精锐远征军，这一功勋足以与其他战场相映争辉。想到此处，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饭田断然下达了袭击东路的作战命令。

饭田下令停止所有补给运输，各部队给养就地解决。除军部直属第六十一汽车大队的 250 辆汽车，能收集到的汽车全部交给第五十六师团，使该师团可用汽车达到了 400 辆，确保了强大的机动能力。饭田命令第五十六师团要以最快速度击破当面之敌，直插腊戍，将远征军主力合围在缅北地区。饭田特别强调“速

度第一”，对拦路的中国军队不做过多纠缠，等关上门后再回头打不迟。

根据第十五军的指示，渡边正夫迅速制订了作战计划：先在垒固歼灭远征军暂五十五师，之后击溃第四十九师和第六军军部，杀开一条血路直取腊戍。同时在东枝及雷列姆留下少许兵力，保证师团主力的侧后安全。

饭田此招绝对是一步险棋。第五十六师团将在毫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进行纵深1500公里的长途奔袭，沿途还要闯过十几座远征军把守的城镇隘口。为保证第五十六师团穿插成功，南方军司令部特令仅有的两支空降部队进驻同古，随时实施空降支援。

4月1日，日第五十六师团从同古出发，向远征军第六军的东部防区攻击前进。6日，日军一支800人的先锋部队击溃全是新兵的暂五十五师第一团三营八连，当晚攻占毛奇。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令暂五十五师、第四十九师各一部立即布防垒固。19日，暂五十五师在垒固之南被日军击败，伤亡惨重，幸存者仓皇逃往克伦山中。20日，东路战略要地垒固失守。脆弱的东线被日军扯得七零八落。但日军对那些溃兵似乎毫无兴趣，只是一路快速向北猛突。

“我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事情，”大吃一惊的史迪威对一位随军记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在19日晚上写给陆军部的一份紧急报告中，史迪威沮丧地指出：“其实英国人早就将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人死拼，缅甸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东线突然出现的危机并未引起远征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史迪威和罗卓英仍然紧盯曼德勒，试图通过这一地区的会战一举扭转战局。对于史、罗力主的曼德勒会战，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并不赞同。林蔚指出，由于西路英军已撤至仁安羌以北，东路危机已经显现，垒固失守导致东枝朝不保夕，我中路主力随时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切断后路分割包围的危险。此时的最佳策略是迅速脱离日军可能的合围，退守曼德勒东北地区，重整旗鼓，再做计议。

史、罗依然坚持在曼德勒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对林蔚的提议置若罔闻。实际上，远征军的兵力配置并未体现出会战意图，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各部被分散部署在长达300公里的彬文那—曼德勒一线，这种一字长蛇阵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会战从何谈起？杜聿明也不赞成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提出集中兵力退守

东枝，确保腊戍门户，史、罗照样不予接受。

此时英军的假情报到了：4 月 20 日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 3000 人。史迪威和罗卓英立即下令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紧急开赴皎勃东。对此大为不满的杜聿明提出，新三十八师刚刚取得仁安羌大捷，皎勃东方向不可能出现日军大队人马，此前侦察报告并未发现皎勃东一带有重大敌情，英军情报很可能不实。即使那里出现了新情况，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就在仁安羌地区，足以掩护英军撤退。杜聿明强调，绝不能顾头不顾腚，置东路险情于不顾，酿成更大事端，他极力坚持集中兵力保卫东枝。

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吵。杜聿明威胁罗卓英："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史迪威立即反唇相讥："难道中国军队只吃饭，不打仗吗？"杜聿明马上回敬道："我吃的是中国饭，不是英国饭。"随后杜聿明暗中吩咐戴安澜："除先开过去一个团外，其余等我从眉谬回来再做决定。"

戴安澜的先锋部队第五九九团到达皎勃东之后，发现那里除了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在掩护英军潮水般撤退，并未发现所谓的日军大队人马。发现上当的史、罗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暂时按兵不动，第二〇〇师继续滞留皎勃东一带搜索敌情，协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自己屁股尚擦不干净，仅为掩护英军撤退就派出最能打的两个主力师，史、罗在这里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东线垒固失守的噩耗很快传来。罗卓英无奈再次调整部署，命令新二十二师火速东调增援第六军，廖耀湘又没有快速机动所需的汽车，罗卓英只好下令第二〇〇师东返，用戴安澜的汽车去运送新二十二师。各路兵马东奔西顾，疲于奔命，还没打仗就累得半死。

杜聿明觉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直接到司令部找到了罗卓英，提出以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全力保卫东枝，理由是东枝一旦失守，则腊戍危急，远征军的退路将被切断。但罗卓英依然坚持在中路进行曼德勒会战，拒绝将大队人马东调。在杜聿明的强烈要求下，罗卓英勉强同意第二〇〇师前往东枝，其余部队继续专注于曼德勒会战。

4 月 21 日，日第五十六师团兵分三路，一路沿公路快速北上，一路向东直逼雷纳姆，最后一路直奔东枝。此时第六军已成一盘散沙，连军长甘丽初身边

也只剩下600人，甘将这些人交给参谋长林森木去阻击敌人，自己则到后方收容溃兵。林森木还算不辱使命，率部将日军的攻击迟滞了24个小时，随后带余部潜入丛林，向北寻找回国的道路，用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云南。

23日，日军逼近腊戍最后的门户东枝。此时甘丽初身边只剩下百余人，根本无力阻止日军北进。他只好下令炸毁东枝的物资后撤退。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轻松占领东枝，之后留下少许部队把守，大队人马继续快速北上，直取腊戍。

东线战局急转直下。23日晚，重庆电令入缅参谋团转告远征军司令部，从速破坏雷纳姆至腊戍的公路以迟滞日军进军速度。林蔚立即命令驻腊戍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抽调第一营、第三营前往执行破路任务，并通知驻腊戍各机关立即向国内撤退，销毁物资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作为滇缅公路起点的腊戍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日军尚未到来，腊戍城内外已是浓烟滚滚，一片狼藉。

此时被英军假情报误导辗转奔波500公里的第二〇〇师终于赶到东枝，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3天时间。马不停蹄的戴安澜随即下令攻城。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第二〇〇师依然不辱使命，毅然投入战斗。戴安澜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副官孔德宏负伤、卫兵樊国祥阵亡，可见其位置之靠前。由于日军主力已北上腊戍，驻守东枝的只是小股留守部队。25日18时，第二〇〇师克复东枝。戴安澜在东枝竟未抓到一名俘虏，当地人均以沉默来对待中国人，拒绝提供任何消息。

此时的杜聿明接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林蔚要求他立即向北追击直取腊戍的日军，确保腊戍不失。罗卓英则命令杜聿明立即西返，参加策划已久的曼德勒会战。两个方向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就在杜聿明彷徨踌躇之际，林蔚的命令又到了：“应遵照远征军司令官命令行动。”杜聿明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以及军直属部队一起向曼德勒机动，参加会战。

东枝得而复失让北上的日第五十六师团完全没了后路。但渡边完全置后方于不顾，集中全部汽车以每天110公里的速度直扑腊戍，前锋第一四八联队距腊戍已不到200公里。4月29日是裕仁41岁生日，渡边拟以攻克腊戍作为孝敬天皇的生日礼物。眼前速度胜过一切，渡边下令停止运输补给，将车辆全部用以运输兵员，所需补给必须从远征军那里夺取。

在渡边前面，远征军第六军早已溃不成军，第五军主力几乎全被调去参加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战略要地腊戍竟然只有新二十八师的第八十二团防守，其中第一营、第三营还被派去执行破坏公路的任务。城内只剩下第二营及第六十六军直属特务营、搜索营等少许部队，实际上与空城无异。

4 月 25 日，得知日第五十六师团北上去向不明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28 日，他紧急致电林蔚：必要时可以放弃曼德勒作战，集中新二十八师全力防卫腊戍，确保远征军后方安全。此时入缅参谋团已开始踏上撤退的征程，一众军政大员以每天 200 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了 5 天，一直到保山才惊魂未定地停下脚步，奔逃之中，他们根本没有接发任何信息，蒋介石这一至关重要的电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六十六军下属三个师中，新二十八师本来就是一支临时改编的部队，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除了驻守腊戍的第八十二团，该师其余两个团都被调去参加曼德勒会战，对腊戍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能打的是新三十八师，目前正在西线干一些掩护英军撤退的无聊事。剩下的新二十九师刚刚组建，目前远在云南大理等待补充兵员物资。可以说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现在基本是光杆司令一个。

鉴于日军迅速逼近腊戍空城，25 日，远征军司令部紧急电令尚在云南大理的新二十九师，务必于 28 日之前赶到腊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地之间相距千余公里，似乎只有空运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是别说飞机，新二十九师连汽车都没有几辆。但是事关重大，师长马维骥明知不可为也不得不为之，仓促之间制订了紧急入缅计划。

马维骥认为，哪怕只有一个连能够在 28 日到达腊戍，就算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至于能不能守住腊戍只能听天由命了。通过与地方部门紧急交涉，马维骥得到了 70 辆卡车。26 日，大理西城门外，70 辆汽车排成一队，新二十九师直属部队及第八十六团的两个营紧急上车驰援腊戍。其余部队站在路边就地拦车，拦住一辆就走一车人——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随时可见堵一长溜车就好了。当前锋部队越过边境时，后卫部队还没拦到车。谁也不知道这支部队何时才能全部到达战场。

后院大火冲天，前方依旧浑然不觉。4 月 27 日，远征军司令部按计划下达

了曼德勒会战的命令。此时缅甸的总体战局是：西线英军正快速撤退，新三十八师在大度地执行着掩护英军的任务，第九十六师在曼德勒阻击日军，第二〇〇师从东枝出发北上追击日军，第六军已被基本打散，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在腊戍和滇缅公路一线布防，不知道司令部赖以会战的兵力到底在哪里。

4月28日，新二十九师终于有一营人马到了腊戍。炮兵营营长赵振全在巡视途中钻进路边的密林出恭，突然听到远处有大量车辆行进的声音，伴以钢铁履带沉重的碾轧声。大吃一惊的赵营长急忙探头张望，只见远处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队坦克摆出战斗队形正急速向腊戍驶来。赵营长感觉不大对劲，这里是中方防区，如果盟军车队通过，没理由不通知友军。他拿出望远镜远远眺望，发现那些坦克和车辆上都飘着日军的太阳旗。老赵惊叫一声，提起裤子顺着山沟逃走了。

这天是周日，腊戍守军的命运可比赵营长悲惨多了。刚刚抵达的新二十九师先头部队尚未来得及展开部署，日军快速部队已经发起了进攻。猛烈的炮火将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兵纷纷抛进血泊中。更多人听见枪响不是拿起武器战斗，而是争相钻出阵地营房，逃入山谷丛林，向中国方向溃逃。

29日，新二十九师后续两个团陆续赶到，紧急沿腊戍河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但他们的机枪和迫击炮根本挡不住日军飞机、坦克的立体打击。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将5门战防炮全给了马维骥，同时令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率余部构筑第二条防线。这些并未受过多少训练的新兵在日军潮水般的攻击下一触即溃，伤亡惨重，添油般的后续部队来一车被消灭一车。10时，日军已全面突破第一条防线，随后以坦克快速突击扩大突破口。17时30分，日军坦克冲进第六军和新二十八师司令部，腊戍失守！

当天，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逃至畹町，同随后逃到这里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一起钻进装甲车，一口气跑到了300公里之外的保山。

29日当晚，渡边正夫向第十五军司令部发去了“穿插成功，一举攻陷腊戍”的捷报。饭田一直揪着的心方才落地。

鉴于前方三路攻击进展顺利，4月30日，饭田收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转来的大本营陆军部的急电：“第十五军果敢作战值得共庆。希不失时机进一

步扩大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之态势。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缅甸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及怒江一线追击扫荡。”

攻击命令迅速下达至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渡边认为，沿滇缅公路溃退的中国军队已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根本不需要师团主力前往追击，仅以第一四八联队和坦克第十四联队配合向怒江一线突击就足以制胜。最肥的肉在中路，渡边向军司令部建议，师团主力沿腊戍至八莫的道路向密支那方向快速突进，堵住中路远征军主力退往云南的所有通道，将之一举围歼在缅北一带。

对渡边的决心，饭田极为赞赏，并迅速回电给予认可：“对自曼德勒方面向北退却之敌，军司令部决定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向密支那和塔曼提一线追击，以期与贵师团之切断退路相配合，捕歼敌人。”

腊戍失守，全局震动！直到此时，史迪威和罗卓英总算醒过神来了，迅速下达了放弃曼德勒会战、全军撤退的命令。至此，史迪威抵缅之后极力倡导的同古、彬文那、曼德勒三大会战全部化为泡影。撤退计划为中路主力经密支那撤往国内，第六军向东越过边境退往滇南。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继续沿滇缅公路布防迟滞敌军进攻，为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

5 月 1 日 18 时 20 分，日第十八师团先头部队攻占曼德勒。

此时，以第一四八联队为基干的坂口支队正沿滇缅公路向云南快速攻击前进。尽管部队只有 3000 余人，但面对缺乏有效组织且军心涣散的各路溃军，日军的攻势依然锐不可当。之前由于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对前线的危机国内民众并不知晓。后方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胜利的喜讯。如 3 月 29 日的《中央日报》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4 月，各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 5000 人”的捷报。“彬文那重创日寇一个师团”的热劲儿还没过去，舆论又开始展望“曼德勒会战胜利在望”。仅就舆论宣传而言，前方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只有 5 月初在《云南日报》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则发自畹町的豆腐块：“我军与敌在腊戍激战。”

对国内多数既无军事常识又不熟悉缅甸地理的人来说，这则快讯很容易被忽略。只有少数头脑冷静之士才会蓦然觉察形势不妙：既然前线连连告捷，为什么敌人会突然出现在距离国门不远处的腊戍了呢？

腊戍失守导致远征军上下一片恐慌，滇缅公路沿线陷入空前混乱之中。成营成团的败兵从前线溃退下来，他们和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人员、扶老携幼的难民组成了一支规模空前的逃难大军。无数汽车、牛车、马车和手推车充塞道路，人流与车流混杂，一齐浩浩荡荡向云南转移。新命令很快就到了，要求销毁所有来不及运走的物资。一时间，道路沿线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

5月2日，坂口支队先头部队以10辆坦克开路越过边境，当日攻陷畹町。3个小时之前，由林蔚率领的入缅参谋团刚刚经这里逃回国内，一众大腕差点儿成为日军的俘虏。之前军委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亲赴畹町，下令将囤积于此的大量物资抢运保山。但时间紧迫，逃命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思抢运物资？准备出口换取武器的8万桶桐油只好就地销毁，还要高价雇人用斧头把油桶劈开，让桐油自行流光。剩余的大批棉花、面纱、轮胎和兵工器材就地销毁。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在畹町抢得的物资有汽油1570桶、机油1000桶、大米500袋、食盐896公斤，这对于缺少补给的日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礼物”。

日军马不停蹄向云南挺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眼看追敌将至，下令炸毁5辆坦克堵塞公路以迟滞敌军行动，结果日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快速前进。

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奉命率一部前往守卫芒市，但日军已抢先在5月4日占领此地，并于当晚攻占龙陵。当日军装甲车开进芒市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在起劲地打着手势。后发现势头不对，立即撒丫子逃得无影无踪。在这两地，日军又抢夺汽油550桶、柴油1000桶、轮胎900条、大米700袋、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以及大量其他物资。

5月4日10时，省立保山中学与县立师范学校师生千余人在保山公园举行大型集会，隆重庆祝五四运动发生二十三周年。集会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同日，保山逢集，四乡群众云集县城。11时，国军一处防空监视哨发现西南天际出现了大批飞机，急忙向县政府汇报。电话铃响了许久，无人理睬，唯一的防空警报员早已下班赶集去了。

11时15分，日军27架轰炸机排着整齐的三角队形飞临保山。由于事先无

人报警，加上最近传闻有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机场，民众大都以为这是美机光临，不少人向空中欢呼雀跃。日机在保山上空盘旋一周，开始不慌不忙低飞投弹。第一批炸弹准确落在中心大街，炸坍了百货商号和南洋大旅社，由于街上聚集了大量行人，炸弹无一例外地在人群里爆炸。第二批炸弹炸塌民房无数，黑烟冲天的保山城一片狼藉，民众死伤逾万。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大量尸体腐烂无人掩埋，诱发瘟疫，死者更众。

保山遭袭当晚，之前驻扎在城外的滇军第六旅“息烽旅”趁乱开入城中。他们将全城20余家商号、钱庄洗劫一空，乱兵还扮作蒙面盗匪杀人纵火、奸淫妇女，再经浩劫的保山彻底沦为一座死城。公然纵兵洗劫的罪魁祸首是“息烽旅”旅长、龙云的外甥龙奎垣。保山官员、乡绅联名将龙公子告到重庆，为平息民愤，龙云将恶棍外甥撤职了事。

5月4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了“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上校的紧急报告：前方飞行员侦察发现，滇缅公路沿线国军溃不成军，日军进攻完全未遇抵抗。按目前推进速度，10天之后，日军就将兵临昆明城下。蒋介石立即致电此前已退到保山的林蔚：“新维至畹町之间应一面破路、一面装埋地雷，如无地雷则埋手榴弹于路中，亦可阻止敌战车前进。所有桥梁应尽量破坏，马崇六处长现在何处？应令其全力破路与构筑工事为要。”

战局急剧恶化，能阻挡日军前进的只有怒江之上的天险惠通桥了。5月4日深夜，位于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兼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腊戍、畹町失守，日军正沿滇缅公路东进，林蔚参谋团已一天多没有消息。”要求宋希濂尽快设法与林蔚取得联系，同时迅速征集车辆，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距怒江最近的第三十六师抢运至惠通桥，拼死阻止日军渡江。

放下电话的宋希濂不敢怠慢，连夜赶到滇缅公路运输总局征集所有可用车辆。总局答应在5日至7日，提供550辆卡车给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估算了一下，这些车辆可以在3天内运去两个师的兵力，于是连夜给驻扎祥云的李志鹏打电话，命令第三十六师立即整装待运，且严令李本人立即出发去追赶已出发的第一〇六团。很快，蒋介石又来电，命令宋希濂立即将昆明防务交给第九集团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负责，第十一集团军集体快速开赴怒江前线。宋希濂在

下达命令的同时立即动身前往保山。

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少将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这里留下了一队宪兵和工兵。马少将授权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中校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到5月4日，形势更趋紧张，怒江西岸的盘山公路上等待过桥的车辆和人流一望无际。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军已占领芒市，距惠通桥已不到100公里。张祖武命令工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并派宪兵把守桥头，严防日军便衣混过桥来。

中午时分，日军轰炸保山的消息传来，众皆哗然。14时，一架日机反复从惠通桥上空掠过，既未投弹，亦未扫射。16时，又有三架敌机从空中掠过，急于过桥的人群更加拥挤，吊桥被压得剧烈摇晃，竟然有数人因此坠入江中。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傍晚，18时，一辆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逆行过桥，被宪兵阻止。车主龙陵商人何树鹏自恃与“息烽旅”关系密切，出言不逊，被宪兵当众重赏两记嘴巴。何商人只好掉头，又因操作过猛与另一车迎头相撞，致使大桥交通堵塞。

见此情景，张祖武大怒，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去。何商人呼天喊地，以身护车。气急败坏的宪兵欲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拖到江边枪毙，骤起的枪声在暮色苍茫的峡谷中引起巨大回响。

受惊的人群涌来涌去，粗大的钢索吊桥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为平息骚动，宪兵再次对空鸣枪示警。此时，数百名扮作难民的日军距离桥头已不足200米远。骤然响起的枪声不仅震惊了西岸难民，也惊动了不断逼近桥头的日军先头部队。他们误以为行踪已被发现，开始一窝蜂向桥头发起了殊死冲锋。

张祖武因突如其来的密集枪声惊呆了。他瞬间反应过来，对面来了日本人，于是断然下令炸桥。随着一声巨响，那座日本人之前无数次轰炸过的大桥，连同桥上的难民、车辆、已冲上桥面的日军一起坠入怒江的滚滚湍流之中。

桥梁既断，日军装甲部队完全被阻隔在怒江西岸。急于抢功的坂口简直要急疯了，命令所有坦克立即以最快速度向桥头进发，将一切拦路车辆碾碎或推开，为搭载步兵的汽车开辟道路。随行的日军重炮部队立即在怒江西岸架炮轰击，停滞在江东开阔地带的上百辆卡车瞬间被炸成一片火海。

完全失去理智的坂口随即派出一个大队的800个步兵，乘坐橡皮艇实施强渡或直接泅渡。不少人被江水吞没，但仍有500多人爬上了东岸，与参谋团之前收容的溃兵展开激战。守桥部队渐渐不支，日军迅速向东岸的黑崖山高地冲去。

万分危急之时，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团的两个连拍马杀到，他们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东岸。师长李志鹏和团长熊正诗各率一个连居高临下狙击日军。傍晚时分，第一〇六团主力赶到投入战斗，牢牢控制了怒江东岸的制高点。5月6日，第一〇七团和第一〇八团赶到惠通桥。经过8个小时激战，过江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依旧死守不退。

得知日军强渡怒江的消息后，陈纳德的“飞虎队”紧急出动4架新型P-49战斗机，各携带炸弹300公斤，另加装有6挺机枪的4架旧式战斗机飞抵战场。战机在狭窄的怒江峡谷来回穿梭扫射、轰炸，摧毁了日军大部分坦克、汽车以及准备架设浮桥的设备，大量步兵也被杀伤。日军重炮阵地被炸得一片狼藉，大队长田村被炸死，坂口也身负重伤。等他醒来时，已经在被送往仰光医院的路上了。

日军攻入滇西，举国震动。在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已经持续了20多个小时。前线战况不明，有人甚至建议迁都兰州。

日军的迅猛攻势同样引起了在华美国人的恐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紧急同高斯大使商议：一旦形势持续恶化，是否有可能把美国使团撤离到苏联境内？他同时也意识到，“无论如何，决不能做出丝毫让中国人疑心，察觉到美国人和其他外交界人士对中国已经丧失信心的举动”。

高斯说，他甘愿冒被日本人俘虏的危险，也不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即将撤离重庆。他建议马格鲁德可以减少使馆人数，将他们分批向印度转移。高斯同时电告华盛顿，向赫尔国务卿汇报了马格鲁德的担忧。赫尔当即向马歇尔做出指示，让他严禁马格鲁德继续散播美国使团可能撤出中国的言论，因为这一行动必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利益和作用，以及我们希望这个远东国家将来在联合国里发挥的作用”。

林蔚在逃难途中丢失了密码本，无法及时向重庆报告前线的情况。幸好随行参谋沈定邦还带着与重庆军训部联系的专用密电本。林蔚于是拟电发往军训部，再由军训部发电给蒋介石。收到滇西发来怒江防线已经稳住的消息，蒋介石长

长出了一口大气，迅疾回复林蔚："微戍电刻始接悉，无任欣慰之至。"

蒋介石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滇西第九集团军及川滇边境各部星夜增援惠通桥，相关各部由林蔚统一指挥，"参谋团团长林蔚在滇、黔、川前线代行本委员长职权，三省部队任其调遣，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就地枪决。"同时下令第五十四军前往昆明接防，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由昆明移驻滇西边境布防。

5月6日，宋希濂从下关给保山打电话询问前线战况。接线员告知"线路正忙，请勿打扰，一位老板正同保山谈生意"。宋希濂闻讯，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我是总司令宋希濂，限你3分钟接通电话，贻误战机，老子毙了你！"不到1分钟，电话就接通了。

7日下午，匆忙赶到惠通桥的宋希濂立即部署反击。8日上午，全部抵达怒江的第三十六师对过江日军残部实施围剿。除几十人泅水逃回西岸，江东日军被全部肃清。

除坂口支队主力冲向怒江，另一路日军同时也向腾冲进发。听说日军将至，当地官员随后撤离。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带着20余名残兵路过此处，百姓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地方乡绅极力挽留刘师长留下来主持防务，但刘伯龙高调宣布："本部只接到命令收容溃兵，没有接到抵抗日军的命令。"随即带着虾兵蟹将穿城而过，扬长而去。

10日下午，日军300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腾冲。城内所有财物均归日军所有，包括腾冲仓库3000多驮大米以及大量盐巴、棉纱、布匹等物品。

在缅甸东部，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命令各部陆续向萨尔温江东岸转移，撤往景栋与最早入缅的第九十三师会合。日第十八师团紧追不舍，第六军边打边撤，以重大伤亡代价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由于远征军主力在中路，日第十八师团逐渐放弃追击，加入围歼远征军主力的战斗。

从5月23日至6月3日，第六军各部交替掩护，历尽艰辛，返回国内。第九十三师出征时9000人，返回云南时只剩4900人。第四十九师剩下4600人。最惨的暂五十五师只剩2300人，第六军军部剩余不到600人。全军出征时30000人，回到国内的仅12400人，损失17000人以上。

4 月 25 日，日第三十三师团重占仁安羌之后，中、英、美三方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不时在会场的周围爆炸。亚历山大提出，英军必须迅速撤过伊洛瓦底江前往印度，不然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挺进的一支日军部队的包围。就在亚历山大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英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大踏步西撤。26 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以印缅边境葛里瓦为目标的总退却令。

4 月 30 日，罗卓英致电杜聿明，“腊戍失守，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要求他率中路主力向北撤退。发完电报的罗卓英随即与史迪威一起北撤，两人先是坐火车，后来改乘汽车。到了下午，罗卓英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着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了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未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 40 公里就与一列货车迎面相撞，导致铁路运输因此中断两天。“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被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委员长竟然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后来罗卓英率部分司令部成员向西撤退，辗转于 5 月 23 日到达英帕尔。比起杜聿明的主力部队来说，他们尚算是幸运之人。

在讲述中路远征军主力的悲惨命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西路英军的最后结局。按照亚历山大下达的退却令，斯利姆率英第一军余部继续向西北方向快速撤退。曼德勒南方的阿瓦大桥是英军渡江撤往印度的必经之路。由于得到新三十八师的掩护，26 日至 30 日 23 时 05 分，英军后卫部队英印第十七师和澳第六十三旅，连同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顺利通过大桥。午夜之前，斯利姆下令引爆了两个月前早已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这座桥在 4 月 30 日 23 时 50 分被炸掉，”斯利姆说，“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这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同时也是一个信号：我们彻底丢掉了缅甸。”

过江之后的英军继续一路狂奔。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一辆辆燃料耗尽的卡车抛锚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空中不时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这些无疑都阻碍了英军的撤退速度。英国人在沿途丢掉了包括坦克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由于到处都能得到缅甸人的帮助，日军很容易就知晓英军的撤退路线。从 4 月 26 日起，日第三十三师团原田支队以每天不低于 50 公里的速度向伊洛瓦底江快速追

击。30 日晚，他们抢在英军之前占领蒙育瓦，切断了英军西撤的道路。

亚历山大深知蒙育瓦之重要，下令斯利姆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此时英军离中国军队已远，再也无法依赖友军的掩护，想活命只能靠自己了。5 月 2 日，斯利姆下令英缅第一师在 10 辆坦克的支援下强攻蒙育瓦，不出意料地以惨败告终。英军在战斗中丢弃大炮 6 门、坦克 2 辆、汽车 158 辆和重机枪 3 挺，超过 400 人成为日军的俘虏。不仅如此，原田支队还分出兵力占领了蒙育瓦以北 25 公里处的另一战略要地布达林。5 月 6 日深夜，荒木支队占领耶乌，次日凌晨与从瑞波北上的第五十五师团会合，双方开始全面围歼英军。饭田电令第三十三师团分兵向钦敦江挺进，迅速抢占沿岸主要渡口，试图将英军一举围歼于钦敦江以东地区。

日军显然低估了英国人的逃跑速度，撤退名将亚历山大此前早已安排对撤退路线进行了修葺，使得英军的逃跑更加迅速。5 月 5 日，英军已退至钦敦江东岸的瑞琴。斯利姆一面派出后卫部队阻击日军，一面组织主力渡江。到 9 日，万余名残兵利用 5 天时间全部撤至钦敦江西岸。

英军继续绕道向葛里瓦撤退，日第三十三师团穷追不舍。5 月 10 日，荒木支队突破英军后卫部队的阻击，突入葛里瓦峡谷。斯利姆命令骁勇善战的廓尔喀营断后阻截，其余人员继续一路向前狂奔。英军仅在葛里瓦就遗尸 1200 具，大量汽车、坦克、装甲车、火炮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溃不成军的撤退队伍稀稀拉拉，足足有 145 公里之长。5 月 16 日，英军终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达武。在长达 1450 公里的大撤退中，只有 12000 人幸运保住了性命，损失的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多达 13000 人，超过 75 万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但相比新加坡 13 万人的集体投降，亚历山大依然可以自豪地向丘吉尔报告说，经过长途行军，他的官兵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仍有半数以上人员拥有武器，他们的战斗精神仍在。在 5 月 20 日交出指挥权时，这位英国名将向新闻界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当然要重新夺回缅甸，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那段狼狈不堪的撤退经历毕竟不算光彩。战后，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缅甸那段痛苦经历时，只用了 3 页纸。

虽然军衔只是陆军中将，但史迪威和麦克阿瑟一样不能被轻易放弃。5 月 2

日傍晚，一架美军 C-47 运输机在缅甸中部瑞昌的一片甘蔗园里颠簸着降落了。飞机上跳下来两个美军飞行员，他们是凯莱布·海恩斯上校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此次飞行危险极大，两名飞行员都是美国空军的绝顶高手——前者是印度阿萨姆邦至缅甸、中国的空运队队长，后者是空运队的执行军官。他们奉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中将之命，专程从印度飞到此地接应史迪威脱险。海恩斯告诉史迪威："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把您接走。"

史迪威拒绝乘飞机离开。他告诉海恩斯："如果我现在用这种方式逃跑，就会造成又一次失败，今后我再也无法指挥中国军队了。"海恩斯解释说，距离最近的日军离瑞昌只有 30 公里。史迪威让一些参谋上飞机前往印度，并告诉他们，"到那里找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地方"，自己依然拒绝登机。海恩斯这才悻悻驾机飞走。

夜幕降临，史迪威下令"准备转移"。随后他们在半夜登车向北追赶杜聿明的部队，试图赶在日军之前到达密支那。但北进道路被难民的牛车阻塞，他的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抛锚。史迪威身边只剩下 40 人，包括 18 名美国军官、6 名士兵、1 个中国警卫班、1 名传教士和 1 名记者。远征军司令部已经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完全脱离。

尽管史迪威拼命追赶，但他仍然未能赶上杜聿明的主力部队，电台也无法取得联系。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八莫失守，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上游，密支那危在旦夕，再往前去已无路可走。

5 月 6 日，史迪威一行到达英多，此时杜聿明的主力离开此地已整整一天。此处距密支那尚有 3 天路程，与印度英帕尔隔着两座大山，中间有条赶马人小道相通。史迪威在此做出决定，放弃追赶主力部队，转向西撤入印度。

史迪威清点了人数，意外发现队伍中增加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英军士兵、1 名美国医生和 19 名缅甸护士，还有一些难民，甚至出现了 1 个挺着大肚子的缅甸孕妇。他的队伍——包括那名未出生的婴儿——共有 115 人。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离开缅甸之前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让报务员烧掉密码本，砸毁电台。5 月 7 日，这支小部队动身前往钦敦江。

食品被统一集中起来，除武器弹药之外的个人用品统统扔掉。史迪威规定

每天至少走23公里。所有人必须严守纪律，否则请他立即离开队伍。史迪威本人以每分钟105步的频率走在队伍最前边。

在丛林中沿着大象的足迹行走了5天之后，史迪威一行到达霍马林。之后乘筏顺溪而下，于13日跨过钦敦江——只比日军早到了36个小时。随后小部队得到了当地印度当局的接待，补充了饮水和食物。5月20日，在艰苦行军中度过了60岁生日的史迪威，带领这支小部队到达印度的英帕尔。

艰苦行军使史迪威的体重足足减少了9公斤。他顽强的意志力和厉害的舌头，使那一群逃难者在长途跋涉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掉队。有人回忆说，行军途中的史迪威“看上去好像上帝在发怒，像个恶魔似的嘴里骂个不停”。

逃出缅甸的史迪威对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充满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佬骑着马，而我们的人没有一个骑马。”整个5月，他发给华盛顿的电报有6封之多，一封也没发给蒋介石。

在飞回重庆会见蒋介石之前，5月23日下午，史迪威在新德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挨了一顿揍，”史迪威说，“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不得不撤出缅甸，丢尽了脸。这是盟军也是我个人的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才能重新返回缅甸。请大家记住我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地返回缅甸。”

有过类似语言的至少有三个人。除了眼前这位，还有麦克阿瑟和刚刚提到的亚历山大。两个美国人最终都兑现了诺言，而那位英国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缅甸。

对于惊魂未定的英国人来说，只要日本人不进攻印度，缅甸让给他们倒也无妨。战后英国史学界称，缅甸战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场战争，是一支“被遗忘的部队”打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魂断野人山

简单叙述西路英军和东路第六军的结局之后，最后来关注中路远征军主力的命运。我们将会看到，为了保住那条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中国人付出了多么

惨痛的代价！

彬文那会战取消之后，4 月 26 日，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陆续乘火车和汽车向曼德勒方向撤退，准备执行史迪威筹划的曼德勒会战。29 日，腊戍陷落的噩耗传来，杜聿明之前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4 月 30 日，杜聿明接到了罗卓英发来的命令，取消曼德勒会战计划，第五军主力迅速向北撤退。同日，蒋介石的电报同时发给了罗卓英和杜聿明："希即将车辆和重武器由杰沙直运畹町，务用最急办法赶施为要。伤兵亦由该路提前运回。"根据上述指示，杜聿明立即开始部署中路军的撤退。

杜聿明所部于当日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晚，23 时 50 分，阿瓦大桥被英军炸断。此举固然迟滞了日军的追击，同时也把远征军主力关在了崇山叠嶂、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

杜聿明 20 年戎马生涯，再也没有比此刻的心境更复杂、更凄惶了。蒋介石很快发来了垂询电："撤回国门有无把握？"杜立即回答："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取得成功。"

5 月 2 日，这支部队的两翼均出现了日军的身影。杜聿明下令向瑞波撤退。5 月 6 日，杜聿明接连收到史迪威、罗卓英的两封电报：畹町以北已遭日军威胁，敌人很可能抢先占领八莫，原定撤向密支那的计划改为向西经温托、英多向印度转移。接到电令的杜聿明迅速复电罗卓英，战败进入印度必为英人不齿，拟继续北上密支那与日军决一死战。胜则可保缅北一隅，败亦可向东退入腾冲。杜聿明同时将上述意见发给了蒋介石。

就在远征军高层争论撤退路线的同时，日第五十六师团松井秀治的第一一三联队已于 5 月 5 日占领八莫，随后马不停蹄北上抢占密支那。根据侦察机发回"远征军主力位于曼德勒以北地区"的情报，饭田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五十六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全部投入曼德勒至密支那一线，试图一举围歼远征军主力。

八莫失守的消息让杜聿明心急如焚。目前只剩下退往国内唯一通道密支那的情况尚不清楚，杜聿明再次接到了蒋介石"抢占密支那，然后率部经怒江片马回国"的电令。

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与远征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史迪威和罗卓英均不知去向。在得到史迪威要求远征军主力西去印度的消息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怀疑史迪威因进攻受挫丧失了信心，随后他得到了史迪威正在前往印度的消息。蒋介石并不知道史迪威是未追赶上大部队才被迫改道，他无法相信这位美国中将竟然如此抛弃了名义上归他指挥的部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种军人，殊非预料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

在温佐小镇的一座教堂内，杜聿明向身边的高级将领宣读了重庆发来的电报："杜军长，转史参谋长、罗长官：我军应立即向密支那、片马、沪水、云龙转进，切勿犹豫停顿。中正手启。"

对蒋介石的电令，大部分将领表示遵从，只有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提出了异议。为稳定军心，杜聿明隐瞒了八莫失守的消息，但孙立人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八莫是进入密支那的门户，八莫失守意味着密支那很可能已经不保。如果密支那陷落，则意味着远征军的回国之路已被完全堵死。如果执行重庆的命令，远征军势必将陷入日军东西夹击的死胡同。孙立人建议向西撤往印度，保存实力，伺机再战。

杜聿明对战场形势同样是心知肚明。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动，未来肯定是凶多吉少。当前条件下，孙立人提出的方案无疑是最便捷、最可行的。但如此一来，他就严重违背了委员长的意愿。因为电报中蒋介石特别强调："没有我的命令，严禁向西撤入印度。"

作为校长倚重的得意门生，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当然不愿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就是抢在日军之前占据密支那，尚能搏得一线生机。此外还有一重情感上的因素，归国还乡的急切心情已经在远征军将士中迅速蔓延开来，大家都渴望尽快回到熟悉的故土，谁也不愿到那个遥远的陌生国度去。杜聿明最终艰难地做出决定，率部继续向密支那方向撤退。

5月7日，杜聿明再次收到了撤往印度途中的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判断敌先占领密支那，但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必可冲破险难打通道路。"

但中国军队的行动显然慢了。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经于5月8日7时攻占密支那火车站，9时占领机场。到12时，日军的太阳旗已经高高升起在密支那

市政府的大楼上。此时杜聿明得到的情报是“只有小股日军袭扰密支那”。

很快，距密支那50公里的孟拱一带也出现了日军的身影。5月9日，余韶率第九十六师星夜赶往孟拱，遭到了日军的阻击，前方看来已非坦途。在双方抢占密支那的过程中，日军是沿着公路进攻，走山路的远征军比日军整整晚了一天。杜聿明还发现，日军兵力和火力配备都远远超过了预期。

由于分兵，坂口支队越境攻入滇西，此时占领密支那和孟拱的仅仅是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总兵力约7000人，经过两场大战，其兵力已有消耗，补给不足。惴惴不安的渡边正夫下令迅速展开防御部署，他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挡住急于回国的中国军队之殊死冲击。

此时杜聿明身边兵力尚足。第五军直属部队尚有15000人，新二十二师6000余人，第九十六师5000余人，新三十八师7000余人，同时第二〇〇师7000余人正从东枝星夜北上。这些部队都是远征军的精锐，如果放开手脚殊死一搏，即使不能完全消灭敌人，但杀出一条回家的生路还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为了策应杜聿明部回国，已经抵达怒江前线的宋希濂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试图从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腾冲北部山区杀开一条血路，接应远征军主力回国。当时两支国军部队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可惜，就在第十一集团军发起攻势的头一天，杜聿明已经率部走入了野人山。5天之后，宋希濂下令停止攻击。

杜聿明自有他的苦衷。入缅以来，远征军几乎得不到任何准确情报，到处被动挨打。前面占领密支那的，很显然已不是此前情报中所说的“小股日军侵扰部队”。至于那里有多少敌人，杜聿明心中并不清楚。敌情不明，贸然进攻，风险极大。这还仅仅是军事上的风险。恰在此时，蒋介石的电报又到了，命令他尽量避战，向密支那以北从野人山绕道向东回国。

这封电报为杜聿明凭空又加上了一重政治风险。蒋介石命令你从密支那以北绕过去，你却非要从正面进攻突围，若真打赢了尚可，打输了怎么办？一旦损失惨重，责任谁负？战败再加上战场抗命，杜聿明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双重风险使得他犹豫再三，决心难下。

此时杜聿明再次接到了史迪威和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命他尽快率兵突围向西

撤到印度去。这可能是整个战役过程中史、罗发布的唯一正确的命令，遗憾的是，之前那些不太正确的命令杜聿明都违心接受或部分接受了，恰恰这道正确的命令他没有执行。

两道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再次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按照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无疑最明智，向西沿途日军还没有更多兵力设防，阻力较小，不仅可以减少损失，也可以避开先前令人闻风丧胆的野人山。但如此一来，重庆那边就无法交代了。作为蒋介石心腹的杜聿明，孰轻孰重他非常清楚。

杜聿明也曾试图向东进攻。5 月 10 日，他下令第九十六师攻打孟拱，在日军的阻击下未获进展。随后日第五十六师团增援部队赶到，日军飞机也开始对他的部队实施狂轰滥炸。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5 月 11 日晚，杜聿明下令以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为先锋，各部队随后跟进快速通过第九十六师侧翼，绕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展开游击战，伺机返回国内”。

这里所说的“山”指“野人山”。通常情况下，对于以征战为职业的军人来说，大山大河并不算什么障碍。但这一次例外，蒋介石和杜聿明都大大低估了面前这座山的威力。密支那以北的野人山渺无人迹，之前尚未有人走过，准确说，是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过。胡康河谷，缅语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瘴疠疟疾蔓延。特别是每年 5 月下旬到 10 月的雨季，森林中蚊虫和蚂蟥铺天盖地，各种热带疾病肆虐。传说中，经常有吃人的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称作“野人山”。

就在中国军队主动撤离，遁入荒凉的野人山时，对面严阵以待的日军很是疑惑了一阵子。渡边并无十分把握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但不远处那支大军的身影却不可思议地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他认为最不可能的那条路上。为此渡边深感庆幸，16 日，第九十六师余部脱离战斗退入胡康河谷，渡边立即下令以重兵封锁出口。

就在大军即将进入山谷时，一场让人不忍目睹的惨剧拉开了这条死亡之路的序幕。远征军第五军女兵刘桂英，湖南长沙人，时为新二十二师卫生队护士，据她回忆，当接到随军一起向野人山撤退的命令时，野战医院的众多伤兵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

刘回忆，伤兵差不多有1000人，身受重伤，无法走动。用担架抬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每人都只能带一点儿干粮轻装爬山，就这样还不一定能走出去。如果把伤兵用担架抬走，不但会影响行军速度，连那些健康的士兵也会被拖累死。把他们留下来任由他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谁都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杜聿明左右为难之际，伤兵们主动提出了一个请求："把我们留下来，你们放心走，请留点儿汽油帮帮我们吧。"伤兵们准备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子里集体自焚。

我们不敢揣测，这群英勇负伤的士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亲手点燃那些茅草棚子的，更不敢想象他们被烈火吞噬的悲惨场景。刘桂英回忆说："当撤退部队从那里经过时，那个烟味，那种人肉烧焦的味道……每个人走到那里都会跪下磕头。杜聿明也在磕头，一边哭一边磕头。"

走入丛林的远征军在茫茫崇山峻岭中摸索着前进，野人山开始像一座不见天日的恐怖迷宫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着这群走进陷阱的军人。

5月14日，部队到达洞洞山中的莫的村，车辆至此已无法通行。下一步跋山涉水，这些车辆和重型装备必须舍弃，高耸的山脉和无际的丛林阻挡了它们的随行。当晚，山中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部队在执行破坏车辆和重武器的命令。在国军序列中，第五军被誉为"铁马雄师"，全军装备有苏制坦克、德制装甲车和美制福特卡车、摩托车共600多辆，150毫米榴弹炮24门，各师均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这些苦心积攒下来的"宝贝"是中国陆军的精华，现在却必须由自己亲手毁掉。杜聿明禁不住再次失声痛哭，他有所保留地命令将装备的重要部件以及通信器材拆卸下来，携带行军。

新的不幸很快降临。粮食告罄，药品用光，饥饿和疾病开始威胁这支3万多人的队伍。第五军无疑是蒋介石的心头肉。5月15日，他两次致电杜聿明，告知已与英方协商进行空投，行动不必太急，应从容设计，分路绕道而行，同时再次强调"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印度"。

蒋介石还电令杜聿明派人到霍马林去接罗卓英归队，但此时罗已在前往英帕尔的路上。16日，罗卓英致电入缅参谋团，请林蔚转告委员长准许"假道入印，乘机飞滇，再转往前方指挥"。18日，蒋介石回电同意罗卓英自行入印。

20日，部队到达斯委定，杜聿明下令稍作休整。缅北的可怕雨季已悄然来临。由于电池用尽，这支部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个偶然的晴天，幸运之神垂青了这支可怜的部队。一架美军侦察机在丛林上空发现了袅袅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天黑之前，几架美军运输机匆匆飞到布帕布姆山投下了急救物资，其中不仅有食物、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急需的电池。受尽磨难的人们绝处逢生，这支孤旅再次同外界取得了联系。

29日凌晨，杜聿明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再次表明了奋勇向前的决心："缅北雨季提前来临，官兵饥寒交迫，死亡日增，职当遵奉指示奋勇直前。"

31日，部队到达清加林卡姆特。杜聿明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应西向印度或者北向雷多前进。"杜聿明当即下令改道前往印度雷多。在辗转20多天之后，这支队伍最终还是走上了西去印度的道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支灰色大军再次缓慢移动起来，这次不是朝北而是向西。随着一阵阵凄厉的军号声，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从四面八方的山洞和树林里钻出来，重新会聚成一支前进的队伍。他们个个骨瘦如柴，走路踉踉跄跄，顶风冒雨踏上了通向印度的苦难历程。

雨季来临，凶猛的暴风雨像呼啸的长鞭一样不停抽打着大地。道路冲断，桥梁坍塌，低洼处变成一片汪洋。在胡康河谷，洪水一夜间吞没了所有山谷和平地，来不及逃跑的人畜瞬间被浊浪席卷而去。雷声如战鼓轰鸣，闪电一次又一次轰击古老的原始森林，千年古木都被拦腰斩为两段，大自然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

女兵刘桂英回忆："在密林中行走一片阴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高高低低的山连绵不绝，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却发现更高的山峰挡在眼前。在山里行走特别容易迷路，部队配的地图根本用不上。有时走了几天，才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雨季使身上的衣服从未干过，道路泥泞不堪，士兵下山时干脆就顺着泥水往下滑。一旦碰上山洪则危险异常，刘桂英亲眼见过一个班的战士眨眼间被山洪冲得不知所终。

山间蚊虫肆虐，毒蛇猛兽出没，疲惫至极的官兵很多人染病了，体力透支和热带疾病导致沿途人马倒毙不绝。军部某卫士班散宿于密林中，次日晨起不见归队。觉得不妙的连长急忙派人寻找，只在林中找到白骨若干，他们已成为过路巨

蚁的口中之食。机枪兵许某腹痛遁入草丛出恭，半日不出，同伴呼之不应，急往草丛视之，只在附近林中找到白骨一堆，仅从皮带可以辨认出是许某。由于疲惫至极，他解完手靠着树干睡着了，先是被遍地的蚂蟥吸完血液，之后被大批山蚁刹那间啃光了肉体。某工兵排奉命搭桥，后皆无踪影。闻讯大惊的营长亲往查看，原来他们误入沼泽，刹那间蚂蟥翻涌成千上万，驱之不尽，所有人瞬间血尽人亡。

肆虐的蚂蟥会悄无声息钻进人的衣领、裤脚，初咬时人往往并无感觉，待发现时吸血多时的蚂蟥已变得如拇指般粗细。越是捏住它往外拽，它越是死命往里钻，有时把露在体外的半截都拽断了，剩下的半截还留在体内，必须用烟火熏才会慢慢退出来。

大军经过之处，到处可见仰卧、俯卧、侧卧的尸体。他们经大雨浸泡，又经太阳暴晒膨胀，皮肤溃烂，流淌出黑色的液体，尸体上蛆虫遍布、苍蝇云集。刘桂英回忆说："每走不远，就会看到战友的尸体。有时我们就睡在战友的尸体旁，早已没有害怕的感觉。到后面我们已经不怕走错路，只要沿着累累白骨向前走就行了。"野人山已成了吞噬远征军官兵的人间地狱。

和众多将士一样，杜聿明也患上了回归热，高烧 40℃持续不退，连续两天昏迷不醒。军医处长曾济仁认为杜聿明病情严重，建议休息两天。军参谋长罗友伦和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均表示赞同，部队因此耽误了两天行程。从昏迷中醒来之后，杜聿明坚决命令队伍继续行军。军特务营营长李公瑜和第二连连长常恩国带领官兵用担架抬着杜聿明行军。由于常连长日夜贴身看护杜聿明，最后杜聿明痊愈时，体壮如牛的常连长反而染病身亡。

就在盟军庆祝中途岛海战辉煌胜利的 6 月 8 日，军直属部队副官处驮载食物和药品的骡马掉队，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因此断粮两天。先头第六十五团邓军林团长得知消息后，立即令特务排泅水给司令部送粮。司令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只有啃树皮、咬皮带了。

14 日，部队到达大洛以南，全体官兵几乎粮尽。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暴涨，道路完全被淹没，官兵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发昏的人们开始漫山遍野觅食。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乱窜，寻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

得知上述消息，蒋介石立即命令后勤部长俞飞鹏与驻印英军交涉，急派飞机空投补给，却又因暴雨无法正常空投。翘首以盼3天之后，野人山中的远征军终于在17日盼来了英军飞机空投的补给。空投时发生了悲剧，几名士兵被高空落下的面粉袋击中身亡。因为实在饿极了，有人在分得食物后暴食而亡。无奈只好再次将粮食集中，全军集体喝稀粥。此后在得到7000人的3天口粮后，大部队继续向雷多行军。负责开路的依然是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

7月3日正午，第六十五团二营六连及团卫生队率先抵达新平洋。英国方面在6月中旬接到重庆的通报之后，已在此地为大军储备了一些粮食。第二天傍晚，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率军直属部队抵达此处。6日，新二十二师等部队陆续到达。

7日，先后有三批各3架美军运输机投下350包大米和7包药品，避免了疾病和饥饿导致的更大伤亡。每逢天空短暂放晴或云层稀薄，这些美军运输机就会循电台指引前来空投。据估算，自6月21日至8月12日，大约有132吨粮食和药品空投在远征军的行军路线上，也包括向东回国的第九十六师。一次，还从飞机上跳下来几名美国军医，他们也加入了徒步行军的队列，有效地帮助中国官兵打退疾病的猖狂进攻。还有一次，飞机投下了3名美军联络官，他们带来了新电台和通信密码，使这支部队始终和重庆、印度保持联系。

形势并不乐观，杜聿明部离雷多还有210公里。7月19日，美军3架运输机再次投放补给，英方也在沿途安排了一些粮食。由于事先做了安排，沿途土著居民也不再袭扰苦难深重的远征军，部分土著酋长还主动送上食物，远征军也回赠以罐头等物，使得最后这段行程没有出现大的人员损失。

关于这段经历，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描述："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被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

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

7 月 25 日，辗转跋涉 480 公里的远征军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掉队的兵员走出丛林。直到 8 月，最后一名中国士兵走出野人山时，这次堪称悲壮的行军才告结束。

野人山吞噬了无数中国将士的生命。第五军直属部队原有 15000 人，在战斗中损失 1300 人，在撤退中损失 3700 人，最后到达雷多的约 10000 人，战斗损失约 9%，撤退途中损失高达 25%。新二十二师出征时 9000 人，历次战斗损失 2000 人，撤退途中损失 4000 人，最后到达印度的只有 3000 人，战斗损失约 22%，撤退损失达到了惊人的 45%，45 名女兵仅 4 人生还。

悲剧还不止于此。全军开始撤退时，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和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是和军部在一起的。杜聿明强令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胡义宾倒真找到了下属一支小部队，之后在追赶师主力的过程中遭到日军伏击，这位黄埔三期高才生不幸壮烈牺牲，年 35 岁。

和孙立人同样留学美国的齐学启结局更惨，这位副师长在遭日军骑兵袭击后重伤被俘，随后被押解到仰光。日军对齐学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投诚，均被齐严词拒绝。胜利前夕的 1945 年 3 月 7 日，齐学启被前来劝降的汪伪汉奸许以伪军长职务，再次严词拒绝后被杀害于新加坡监狱。抗战胜利后，其遗体被隆重运回国内厚葬于长沙岳麓山。感其忠义，蒋介石追授齐学启为陆军中将。

至此，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从 1942 年 2 月出兵至 8 月撤出，在半年时间里，10 万远征军将士阵亡达 6 万人，其中近 5 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失踪的。

除史迪威、罗卓英分头撤往印度，还有 3 支部队并未随杜聿明一起撤退。

4 月 28 日，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接到了在曼德勒以东集结的命令。部队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新命令到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部队奉命北上。在随后受命攻打孟拱未果之后，5 月 10 日，余韶再次接到了杜聿明的电令：“密支那失守，退路已断，立即自孟拱向孟关方向转进。”14 日，第九十六师及第五军直属炮兵团、工兵团等部相继到达孟关。

人烟稀少的孟关自然不能久留，因为无法取得数千人所需的补给。幸运的

是，几名士兵外出挖野菜时巧遇 3 名掉队的英军士兵，被告知附近有英军一个大型仓库，储存有为筑路工人准备的大量补给。大喜过望的余韶派第二八八团集体出动。那里大米、麦片、奶粉应有尽有，暂时解决了兵员的口粮问题。

随后余韶再次接到杜聿明的电令：第九十六师折回密支那，渡过伊洛瓦底江择路回国。余韶认为，杜聿明指出的路线附近日军频繁出没，偷渡回国实属不易。即使能够侥幸渡江，前面密支那、腾冲、龙陵也有大量日军驻守，杀开一条血路希望渺茫。斟酌再三，余韶回电提出自寻线路回国，杜聿明复电表示同意，附带条件是必须毁掉汽车，并将重炮等装备带回国内。

5 月 17 日，第九十六师带上 15 天的干粮后烧毁了所有汽车。眼望着宝贵的汽车，驾驶员个个号啕大哭，最终不得不亲手点燃。余韶率部从孟关出发进入库芒山，踏上了艰辛的回国行程。第二八八团第一营官兵手持大砍刀，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已经到来的雨季导致山洪频发，官兵砍下大树倒向对岸，形成奇特的独木桥通过山涧。23 日，这支部队终于走出深山，余韶下令在孙布拉蚌休整 3 天。部队开始四处寻找给养。

在当地一个美国修女处，余韶得知北方约 150 公里的葡萄道路平坦，是有名的产米区，并且有道路通往国内。5 月 29 日，余韶率部再次启程，于 6 月 4 日到达葡萄。这里驻有少许英军，周围一块平坦的空地适宜飞机降落。经过通信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与重庆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电令第九十六师原地待命。14 日，4 架运输机在葡萄降落，带来了大米、食盐等补给，里边竟然出现了香烟等奢侈品。此后几乎每天都有飞机运来各种物品。

7 月 2 日，余韶接到罗卓英转来的重庆电令，要求第九十六师由葡萄向西转进回国。全师官兵带上 24 天的补给重新上路。恶劣的天气使得空中补给时断时续。在电池消耗完毕后，这支队伍再次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眼看天天有抬炮的官兵累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余韶忍痛下令将火炮等重装备拆卸，就地掩埋。

14 日，第九十六师到达党曲江南岸。原有的铁索桥已被砍断，只得沿南岸向阿雍进发。一路全是悬崖绝壁，随行牛马不时坠入江中。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官兵用大竹缆横系在两岸大树上，将人绑在木制溜筒上，两脚倒悬盘索过江。在得到空投补给后，他们攀上了高黎贡山。前边是熟悉的怒江，渡过江去是家乡！

借鉴阿雇过江的经验，工兵营编制了许多大竹筐置于竹缆之上，竹缆一头系在高点，一头系在对岸的低点，几十秒钟就可以倾斜着划向对岸。就这样，全师用两天盘索过江到达维西。在得到兵站粮食补给及藏族向导的引导下，8月17日，他们从维西经云南福贡、碧江、兰坪等县，于23日抵达剑川。官兵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与丐帮无异。

胡义宾副师长壮烈殉国后，第九十六师余部在参谋长胡心愉带领下，沿主力走过的道路于8月底到达剑川。稍晚一点儿，高黎贡山将被大雪封闭。

第九十六师出征时有9000人，在与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五十六师团激战8天的过程中伤亡不过2200人，占总人数的24%，而撤退途中损失竟达3800人，占42%，只有3000人回到国内。

远征军主力北撤时，第二〇〇师攻克东枝后，正在向腊戍追击敌军，因此被远远抛在了后边，成为活动在敌后的一支孤军。与留学美国的孙立人不同，黄埔三期的戴安澜一直为蒋介石倚重。戴安澜决意遵照蒋介石指示返回国内。全师官兵上下齐心，欲跟随师长杀开一条血路返回家乡。

5月2日，杜聿明电令第二〇〇师，“由东枝、雷纳姆间穿隙向景栋方向移动”。两天之后，杜聿明再次命令这支部队向北重归第五军建制，戴安澜决定遵照命令率部北撤。

在戴安澜身后，日第十八师团穷追不舍。之前在昆仑关和同古大出风头的第二〇〇师被第十五军盯上了。饭田在仰光公开宣称：“此役须全歼中国远征军，首先就是第二〇〇师。”在日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画着一头代表第二〇〇师的老虎，前有罗网，后有持枪猎人，旁边写着几个醒目的汉字：“第二〇〇师跑不了。”

远征军主力遁入野人山后，第二〇〇师与杜聿明彻底失去联系。戴安澜毅然决定另辟蹊径，转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伺机回国。事实很快证明，缺乏民众支持的中国军队采取游击战法根本行不通。

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缅甸人仇恨英国人，自然也就恨屋及乌地仇恨他们的盟友中国人。戴安澜所部不仅得不到任何帮助，每一步行踪还被无孔不入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及时得知并通报给日本人，第二〇〇师处境险恶。

5月8日，第二〇〇师抵达眉谬，戴安澜准备由此渡过南渡河，从八莫、南

坎之间寻隙回国。部队采用昼伏夜出的隐蔽战术，顺利通过了南渡河和腊戍至曼德勒的公路。鉴于八莫、南坎均已失陷，戴安澜试图隐秘穿过日军各部间的缝隙向北直接进入腾冲。

这本应是一条可以取得成功的路线，可惜无处不在的缅甸人向日军报告了中国军队的动向。得到准确情报的日军事先在第二〇〇师试图通过的路线上设下伏兵。5月18日，第二〇〇师先头部队突遭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一个面色黝黑的克钦人——被抓了回来，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拒绝继续为中国军队带路。

气愤至极的戴安澜不停以马鞭猛击马靴，随后命部队分散突围。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建议："师座，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为夜间行动？"悲怆不已的戴安澜愤然说道："当年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我堂堂第二〇〇师竟然落到这步田地，真乃天亡我也。缅甸绝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冲锋号吹响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端起刺刀冲向公路、山头。日军机枪、步枪和火炮编织成一道道浓密的火网，灼热的弹雨好像巨大的镰刀呼呼作响，把成群的中国士兵拦腰割倒。激战一天，第二〇〇师伤亡惨重，第五九九团和第六〇〇团剩余兵力不足一个营，情况稍好的第五九八团还剩一个半营。师参谋主任董干，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第六〇〇团团长刘吉汉先后战死，最终连尸体都未找到。所幸仓促集结的日军只有两个大队，第二〇〇师余部冒死从东山坡撕开了一处缺口。

激战中，日军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腹部。戴安澜深恐自己的伤势拖累部队行动，命令部队切勿停留，速速回国，同时宣布一旦自己殉国，由副师长高吉人接替指挥。师长身受重伤，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来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于缅北高山峡谷和原始丛林之中。

3天之后，东京电台高调宣布，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在缅北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二〇〇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5000人，俘虏枪械骡马弹药无数云云。

5月23日，幸存官兵终于穿过南坎和八莫之间的空隙，朝云南腾冲方向前进。

26日，部队到达缅北茅邦村，国境线已经遥遥在望，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如果及时救治，戴安澜可能还有救。但经过长途行军和多次激战的部队，药品告罄，连块干净的纱布都找不到。伤口溃烂导致戴安澜伤势急剧恶化，于17时40分壮烈殉国。抗日名将戴安澜凋谢于缅北的荒山野林之中，年38岁。

工兵营随即砍树制棺椁，将师长入殓，由第五九八团官兵抬棺前行。部队渡过瑞丽江后，天气炎热致尸体开始腐烂，官兵只好在5月29日将其遗体火化，骨灰用红绸包裹放入木匣。部队到达中缅边境时，当地一位老华侨出于对戴安澜的敬仰，将自己备用的一口上好楠木棺材捐献出来，官兵才将小木匣放进棺中成殓。

6月17日，第二〇〇师余部到达腾冲，随后于6月下旬渡过怒江到达漕涧，29日转至云龙整训。据副师长高吉人报告，该师回国时有4650人。杜聿明的记录是入缅时9000人，战斗伤亡1800人，占20%，撤退回国4000人，撤退过程中损失3200人，占总兵员的36%。

戴安澜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哀恸。自云南保山起，沿途各区、乡、县直至省城昆明，数以万计的人群迎送英雄灵柩，政府官员一律佩戴黑纱亲往路边恭候。安顺、贵阳、柳州、桂林等地甚至万人空巷。戴安澜的骨灰最终至广西全州厝葬。

10月6日，重庆国民政府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月29日，华盛顿授予其“懋绩勋章”，戴安澜因此成为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翌年，重庆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追悼大会，各界均派代表参加。蒋介石为其亲笔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中共毛泽东特地赋诗《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史迪威的评价是："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1948 年，戴安澜遗骨终回家乡，安葬在与无为县一江之隔的芜湖小赭山。戴安澜属于少数国共双方均予认可的抗战将领，今天其墓碑上"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为民革中央前主席王昆仑题写。1996 年 8 月，这里被列为"芜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远征军中最幸运的当属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5 月 8 日，该师按计划到达温佐，作为后卫顽强阻击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两个师团的疯狂追击。此时孙立人接到了两封截然相反的电令：罗卓英令他率部向西撤入印度，杜聿明则命他迅速向北与主力合兵一处。

5 月 12 日，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走入野人山时，杜聿明接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的报告：新三十八师并没有按命令跟上来。

杜聿明闻讯，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察看新三十八师的动向。不久传回的消息说，孙立人的队伍非但未按命令弃车上山，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掉头朝相反方向绝尘而去。

孙立人此举让杜聿明大为恼火。他立即电令孙立人迅速率部跟进。但孙立人已打定了西撤的决心，杜聿明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新三十八师背道而驰，快速撤往印度方向。

作为国军中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孙立人自认与杜聿明、廖耀湘等黄埔系不属一路人，加上新三十八师隶属第六十六军，并非第五军下属部队，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孙立人深受西方思维的影响，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能把队伍安全带出险地才是最重要的。孙立人对战局的判断与杜聿明大致相仿。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导致回国之路被彻底切断，向北野人山林深路险、猛兽成群，前途不可预测，唯有趁日军设防未稳，向西撤往印度方为上策。孙立人当即下令脱离大队，新三十八师独自向西突围。事实证明，孙立人的做法才是最明智的。

这种做法使孙立人同时面临两种风险。一旦突围失败，他将以抗命罪受到军法审判。即使突围成功，他仍可能受到上峰的非难而被撤职，因为抗拒杜聿明的命令就意味着对蒋介石不忠——谁也说不清孙立人在台湾郁郁后半生是否与这次抗命有关。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时新三十八师的处境异常凶险。只剩下 900 人的第一一三团正在杰沙与日军激战。此时又传来了坏消息，担任后卫的第一一二团被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一个联队包围在温佐地区。孙立人迅疾亲率第一一四团的两个营前往救援。日军根本未曾想到，中国军队竟然还能发起反击。两个团里应外合迅速撕开了日军防线，经一昼夜激战，被围的第一一二团成功突围，还顺带歼敌 400 余人。

11 日傍晚，师先头营在南马附近与日军一个搜索大队迎面相遇。日军利用车辆阻塞道路，借助房屋等有利据点强行阻击。孙立人一面指挥战车向日军猛轰，一面亲自带领士兵清除路障，并端起冲锋枪率数千名官兵发起集团冲锋。仅仅 40 分钟，新三十八师就杀开一条血路，随后马不停蹄向西南疾进。

13 日，眼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的孙立人，果断率部向西北方向转进。在他们周围有日军两个师团，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万幸的是，他们在丛林中偶遇了英军联络官马丁上校和他带着的几个缅甸人。在他们带领下，新三十八师在山林中寻隙前进。为避免官兵在夜间掉队，孙立人命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牵拉，终于抢在 5 月 18 日到达钦敦江畔。

孙立人下令部队不能休息，就地取材扎制竹排木筏。夜幕降临，数千官兵趁夜色分多路强渡钦敦江。师主力刚刚到达西岸半个小时，日军追兵就到了江边。

此时师工兵营、辎重营尚未渡江。担任殿后阻击的第一一二团第一营沉着应战，不但掩护上述部队安全渡江，还向日军发起了反冲锋，救回被俘者 30 多人。一直到 20 日下午，第一营才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安全渡过江去。

渡江之后的新三十八师一路急行军，抢在雨季来临之前甩掉追兵。5 月 27 日，师主力安全抵达印度边境小镇普拉，这里距英帕尔只有 29 公里。第一一三团本来是先头部队，在杰沙阻击西进日军后撤退到山地，在与日军捉迷藏似的周旋了 20 多天之后，巧妙利用地形摆脱了日军，渡过了钦敦江，于 6 月 8 日赶到英帕尔归建。全师尚余 7000 人，部队总伤亡不到 2000 人，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少的一支队伍。

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之后，英军驻印度东区司令官艾尔文中将认为，这是一支走投无路、无奈逃来的溃军，勒令他们只能在英帕尔城外指定地点驻扎，不许擅自行动，还拟以非法入境为由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收容所有官兵。孙立

人立即派出联络官与英军联系，并严正表明立场："倘如此无理对待我军，余将率部武力反抗。"同时下令部队开始构筑工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事情惊动了英第一军军长斯利姆。当得知来到印度的那支中国部队是老相识新三十八师时，斯利姆立即向艾尔文介绍了该师在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全过程，强调这支部队不但有恩于英国人且战斗力极强，艾尔文那些边防军很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建议艾尔文谨慎从事。

艾尔文立即向韦维尔请示。恰好亚历山大当时也在场，他也同意斯利姆的判断，建议善待这支中国军队。几天之后，大腹便便的艾尔文以拜访孙立人为名来到了新三十八师驻地。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尽管这支中国军队军装破旧，但200名仪仗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军容齐整，队列之前赫然摆着2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这些武器不可能从印度获得，难道是中国人从缅甸背过来的？眼前这支部队与先前从缅甸败退下来，重武器全失甚至只穿着裤衩的英缅军有着天壤之别。

艾尔文将信将疑地询问中国士兵这些武器从何而来。一名士兵指了指肩膀，意思说从缅甸扛过来的。艾尔文进一步查看了营房，发现各项内务井井有条，操场上士兵正整齐地练习步伐，毫无败军的迹象。大为折服的艾尔文随即派人送去了大米、白面、罐头、香烟等物。随后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时，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示欢迎。翌年7月，新三十八师与随后入印的新二十二师从英帕尔开赴兰姆伽，开始接受史迪威的美式装备并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最终成为国军最精锐部队——中国驻印军的核心力量。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日军后续部队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之所以能顺利登陆投入作战，而盟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海上的增援，是因为战役期间，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与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在印度洋上展开了一场海空大战，取得完胜的日军完全取得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这场海战，盟军称为"印度洋空袭"，日本人则称为"锡兰海战"。

第四章 锡兰海战

东进？南下？西进！

开战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各路日军收获颇丰，条条战线捷报频传。每一次从前线传回胜利的消息，东京市民就会排起长队，挥舞着旗子到皇宫前的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在神田公共讲堂召开的“第二次祝贺大会”上，大本营海军部报道课课长平出一夫趾高气扬地宣称：“如此这般的庆祝大会今后还会有很多很多，一直到我们在西边的伦敦举行入城式，在东边的纽约举行观舰式时，才算是最后的一次。”

“大东亚共荣圈”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彰显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飓风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袤的帝国，那里有着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世界上很大部分的稻米生产、超过半数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远东所有的石油，都成为日军对外侵略的战利品。前途似乎无限美好。

尽管尚有零星据点尚未攻克，但“第一阶段作战”——征服东南亚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上自领导人，下到普通国民，普遍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这一症状很快将在确定未来战略目标时显现出来。说实在话，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能力远远未能达到管理占领地的需要。之前，他们花了 4 年时间还未将那个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征服。

之前日本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抢占地盘，对于占领之后如何管理，他们显然准备不足，缺乏管理经验的日本人只有用武力逼迫当地人无条件服从。在各占领区，打着赶走殖民者旗号的日本军人逐渐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各地普遍推行的是严酷的军事统治。日本人宣称，自己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那些期望借此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心中的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在仰光，日本军人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解放者”的市民备感沮丧。日本兵到处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修路、担水的苦活儿”。远东正常的贸易遭到破坏。仰光码头上的稻米在发霉腐烂，而同时马来亚人却在挨饿。“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食品供应减少了，各种疾病流行，对新统治者的憎恨迅速传播开来。在被日本占领后的几个月中，东南亚经济普遍衰败，在东京“新秩序”严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愤怒地咒骂“共荣圈”实际上不过是“共穷圈”而已。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但对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考虑。随着“大东亚战争”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即将实现，未来何去何从已成为摆在日本军方面前的迫切问题。1942 年 3 月 7 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共同会商提出了《世界形势判断》。这一文件的主要观点是：美、英等盟国在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之后，恢复军事能力尚需一定时日，至少要到 1943 年才能喘过气来。会议十分乐观地对盟国特别是美、英的实力进行了综合评估。

一、虽然物质基础依然雄厚，但国民已经人心不稳。尤其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尚未确立国家总体战所需要的临战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势必会产生更多摩擦和纠纷。

二、尽管在军备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重要军事据点，势必大大削弱其在军事方面的优势。

三、英国的战争能力严重依赖海上运输，而美国的海上运输能力差，根本没有能力对英国实施有效的援助。

四、美、英与其附属国的关系断裂给其战争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英国和其自治领、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断裂，最终必然导致英国殖民地全盘分崩离析。

五、美、英两国国民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将使他们难以忍受以至痛苦万分。如果长期看不到战争的前景，必将酿成社会不安，士气低落。尤其是英国战败将给美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美、英之间的合作虽属必然，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与苏联不可能结成同盟。同时罗斯福、丘吉尔的政策开始陷入冒险主义危机，国民对其领

导未必心悦诚服。

以上就是所谓日本政治精英和军界大腕对时局的看法，属于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今天看来，除了第四条后半段正确，其余全部与事实不符。在之前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中、英、苏等26个国家已公开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真不知日本人得出美、英和苏联无法联合的依据何在。有如此“高水平”的领导人带领，国力本就不足的日本最终要是打赢了战争，那才奇了怪了。

本次会议之前，日本陆海军已就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展开过无数次争论，双方意见依然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小富即安的陆军认为，第一阶段的战争任务是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有必要停下脚步消化胜利果实，努力使占领区成为要塞，建立有利于长期作战的战略基地群。正如《世界形势判断》中所言，美、英尤其是英国败势明显。日本显然没有进攻美、英本土的实力，可以期望美国因英国的失败而丧失斗志，从而取得“间接的胜利”，并且预计“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陆军最后提出，目前应保持冷静心态，韬光养晦，等待有利形势的出现。

海军的观点恰恰相反。与开战之前的冷静、犹豫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作战中出尽了风头的海军此时反倒趾高气扬起来，再也不愿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海军提出，必须进一步扩大攻势，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可以是澳大利亚，也可以是珍珠港，甚至是印度。进攻这些地区势必诱发大规模海战，届时联合舰队一定会像在爪哇海那样歼灭一切顽抗之敌。要知道，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仅仅损失了25000吨舰船，仅有2艘巡洋舰受伤且已修复，损失的最大作战舰艇不过是区区4艘驱逐舰而已。不仅军令部，连一贯含蓄低调的海军省也持这样的观点。

海上作战主力联合舰队当然也不例外。2月初，在写给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山本五十六如此说道：“一些精心算计的家伙不断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南进战略半途而废，仅仅停留在防守上。我认为至少要彻底歼灭英、美的主力舰队，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能够无忧无虑地自由活动，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作战一步也不能松弛。”

军令部的首选方案是攻占澳大利亚，如此需要动用陆军5个师团的兵力。提

出这一方案的是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富冈认为，占领所罗门群岛之后再向南推进，占领澳大利亚或者把澳洲大陆和美国隔离起来才是重中之重。因为澳洲幅员辽阔，未来势必成为盟军反攻的基地和跳板，如果不加以占领，未来后果不堪设想。

陆军对此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没兵”。从2月9日到3月4日，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其间在一次大本营联席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对富冈的提议嗤之以鼻。服部指出，澳大利亚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虽然自身防卫能力有限，但为保家卫国势必誓死血战。最关键的是美国正在不断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海军提出的5个师团绝对不够，陆军估计至少需要12个师团。而陆军的主力大部分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用于“南方作战”的才不过11个师团而已。即使能够挤出来这么多师团，光是运送他们的船只就需要150万吨，这显然超过了国力承受的极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服部最后说，遽然进攻6000公里之外的澳洲简直荒唐透顶，亏你们海军想得出来。

富冈立即接过了话茬儿，提出动用位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因为苏联人在欧洲的压力丝毫未减，不可能在远东采取大的动作。服部对此依然坚决反对，提出在与西方的持久战中，“一兵一卒都是需要的”。况且苏联在西线的战局已经有所改观，你敢保证苏联不会在远东有所动作？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看到富冈一脸不服气的样子，服部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杯中的茶水代表我方的所有力量，”说完，他把水泼在地上，“你看，水只能流这么远。如果你的计划得到批准，对不起，我立即辞职。”

要说这富冈课长也真不容易，到处都要跟别人吵架。一会儿跟人家陆军吵，一会儿跟海军自己人吵。之前为了偷袭珍珠港和黑岛龟人吵，现在为了进攻澳大利亚和服部卓四郎吵，很快就要为中途岛作战和渡边安次吵了。可惜富冈几乎每吵必输，要不老酒真想把周星星“吵架王”的牌匾借来给富冈挂脖子上。

退而求其次，富冈提出向西进攻印度，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德国人在中东会师。对此，服部照样反对不误，理由依然是攻打印度需要大量兵力，找不来人。后来他们在陆海军俱乐部又一再引发激烈争论，有时竟达到几乎动武的程度。舌战进行了两个星期，由于陆军拒不派兵，富冈进攻澳大利亚的计

划被迫取消，与希特勒会师中东的计划也毫无结果。

尽管拒绝了海军进攻澳洲的方案，但陆军也不否认澳洲对盟军发起反攻的重要性。出于这种考虑，陆军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了一些冒险性较小的行动，例如，对澳大利亚北面的莫尔兹比港进行两栖进击，进攻并占领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三个岛群——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这样便能以较小的代价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陆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作战只需陆军派出 9 个大队的兵力即可完成。

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同意服部的意见，强调陆军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能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以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为目的在某些地区举行进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进攻规模不能太大，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供使用。海军坚持说，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是极端重要的——否则就会招来灾难。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主张，摧毁敌人的海上力量，并扫除敌人为了反攻而“积极使用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地区的部队时”可能使用的一切重要基地。

对于海军如此积极的战争心态，即使一贯好战的参谋本部也望尘莫及。最终陆军还是勉强同意了海军的意见，双方形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国策——《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一文件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尽快让英国屈服，让美国丧失斗志，必须继续扩大战果，保持坚定的长期不败之态势，相继采取积极的方针。”

在 3 月 7 日的联络会议上，这份《大纲》被列为重要议程进行审议。对于陆海军提出的这一思路，东条英机首先表示“意思根本就不通”。“扩大战果”“积极方针”是进攻，保持“长期不败之态势”是防守，到底是攻还是守？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倘若海军提倡进攻，陆军主张防守，不就意味着陆海军各自行动吗？

如此主旨不明、模棱两可的《大纲》，竟然在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其结论归结为：陆军否定了海军攻占澳洲的主张，但也赞成海军的攻势思想，同意进行局部的积极作战，实际相当于承认了海军的进攻战略。这也是海军首次在与陆军的争执中占据上风。

3 月 13 日，东条携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一起进宫觐见天皇，就

那个模棱两可的《大纲》向裕仁做了专题汇报。东条提交的奏折云：

> 要在短期内击败英、美两国非常困难。必须利用目前的军事形势，建立一个能够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结构，从而进一步扩大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日本必须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步骤迫使英美两国继续处于守势。在这方面将要采取的一切重大具体措施有待彻底研究，每有结果均将上奏陛下御裁。

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糊涂，裕仁对东条所奏依然不置可否。三人也就认为天皇认可了他们的方案。

与陆军吵完架的富冈回到家里也不能消停，还要继续跟自己人吵下去。对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同样是观点迥异。按进攻方向区分，海军高层存在着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为南下派。代表人物为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和课长富冈。南下派的思路是在攻占澳大利亚的观点被陆军否决后建立起来的。既然攻占澳洲大陆已不可能，那就退而求其次，以较小代价切断美国和澳洲之间的交通线，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使美军彻底丧失澳大利亚这一反攻重要基地。这一方案得到了陆军的初步认可，并最终诱发了珊瑚海海战。

第二种为西进派。这一派人员较少，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为代表，主张向西进入印度洋，彻底击溃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之后向前推进到波斯湾，与盟友德国人在中东会合，实现柏林—东京两大轴心的战略策应。同时力促印度独立，大力打击英国的战争力量使之彻底退出战争。黑岛指出，此举可以为下一步东进或南下打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解除后顾之忧。

第三种为东进派。代表人物为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宇垣认为：“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原因在于美国在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除非日本迅速恢复进攻——越快越好——否则最终将一事无成，只有坐待美军发起反攻。”他主张联合舰队主力向东推进，攻击中途岛和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支持宇垣的大有人在，有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偷袭珍珠港的“英雄”

渊田美津雄，第一航空舰队作战参谋源田实等人。抛开对战争性质的讨论，老酒也赞成这种观点，毕竟美国才是日本最现实、最强大的对手。

东进论者提出，因欧洲战事吃紧，英国人不可能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的海军力量。日军一旦攻占珍珠港，意识到太平洋战事大势已去的英国势必主动撤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西进论和南下论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可谓一石三鸟之妙招也。东进论的主张最后诱发了中途岛海战。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声名大振，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近乎“天神”，个人影响力直逼东条首相。山本一贯看不上军令部，对其提出的南下论一直颇有微词。山本认为，尽管阻隔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能够取得一定的战术效果，但对取得战争最终胜利无异于杯水车薪，极有可能因此陷入陆军之间的持久拉锯战——未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果真如此。经受重大打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可以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是日军最忌讳的事情。

山本还有一层隐忧，就是美军舰队特别是那些漏网航母的存在，对日本首都及天皇的安全始终是一种潜在威胁。不出所料，后来果真有了“杜立特空袭”。

山本无疑是东进论的支持者。新年刚过，1 月 10 日，他就责成宇垣缠制订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1 月 14 日，宇垣在《战藻录》中写道：“经过 4 天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作战指导纲要的起草。其基本框架是：6 个月后占领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帕尔米拉环礁，大大扩展我军的空中势力范围，以大规模作战一举拿下夏威夷。进攻同时寻机与敌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并将其歼灭。”

东进论的支持者之一山口多闻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2 月 20 日，山口向宇垣提交了自己授意作战参谋铃木荣二郎起草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在 5 月中旬攻占锡兰、加尔各答和孟买，7 月底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第二步在 8 月到 9 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1 月到 12 月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和帕尔米拉岛，12 月到 1943 年 1 月攻占夏威夷；第三步与攻占印度相呼应，视情况攻占巴拿马运河，切断南北美洲的联系，之后攻击美国西海岸地区，切断美国的资源输送线，然后视情况占领加利福尼亚油田地区，跨越北美大陆大规模轰炸美国东海岸城市及重要军事设施。山口的构想可谓无比宏大。别说提交陆军，

因为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在海军内部即被否决。

东进论的另一位支持者是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草鹿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方案：将“龙骧”号、“凤翔”号轻型航母组成第四航空战队，与第一、第二、第五航空战队的 6 艘重型航母合兵一处，组成一支更大规模的突击力量，实施东进。但草鹿远比其他人圆滑，他不愿因此得罪军令部，提出先按军令部的意见向南攻击，然后再挥师北上攻占珍珠港。

军令部对宇垣的东进主张毫无兴趣。从珍珠港归来之后，东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渊田美津雄就一直喋喋不休地要求南云舰队再次掉头东进。12 月 27 日，他遭到了福留繁的一通训斥：“珍珠港作战已经结束，4 艘重型航母必须立即南下，参加更加重要的‘南方作战’。”当天晚上，羞愧交加的渊田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日本的灭亡自今日开始！”

不管实施何种作战，唱主角儿的无疑都是南云忠一麾下的第一航空舰队。1942 年 1 月，经过短暂休整的南云舰队从广岛湾南下，支援近藤信竹的南方海上作战。在袭击了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新几内亚岛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挥师西进，参加了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先后攻击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爪哇岛的芝拉扎。在 3 月 2 日对芝拉扎军港的空袭中，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第一次栽了跟头，他的座机被荷军高射炮火击落。不过渊田侥幸不死，在丛林中藏匿 5 天后被救出。

毫无疑问，南云舰队在上述一系列作战中表现出色。但那些目标都无关紧要，南云不去，日本人照样能赢，不过多花点工夫而已。当南云实施这些无聊的攻击时，宝贵的时间正一点一滴逝去。他们的主要敌人——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借机恢复元气。恰如山本和宇垣的分析，美军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以重整组织，建造新舰，修理受损舰只和训练。

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的第一航空舰队所取得的战果，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南云忠一成为显赫人物，其风头直逼山本。盟军可谓是谈南云色变。连一贯看不起南云的源田实都觉得，“这老家伙似乎一下子开窍了”。

在东京，大领导正在就下一步进攻的方向争论不休；可作为联合舰队核心力量的南云舰队，在结束荷印作战之后也不能就这样闲着。南云和草鹿倒是愿意，

但军令部、联合舰队乃至日本的民众绝不会同意。在微妙的形势下，之前黑岛龟人提出的西进印度洋计划戏剧性地浮出了水面，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一种方案，甚至连陆军参谋本部也表示赞成——条件是不能对锡兰实施两栖作战。此前 2 月 20 日到 23 日，联合舰队在新居“大和”号上进行了印度洋作战的图上军演，参谋本部也派出一些参谋军官列席参加。军演的结果令大家十分满意。大家转而支持西进的原因有五。

一、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覆灭之后，一向自视甚高的大英帝国并不甘心失败，已经抽调部分大型舰只，充实印度洋的东方舰队，对日本已占领区形成了巨大威胁。不管是山本正在酝酿的中途岛战斗，还是军令部主张的南下切断美澳交通线，有这么一群家伙在背后戳你屁股，总是不那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二、日军已经占据了爪哇岛西面的加里曼丹岛，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石油产区巨港就位于此地，离英军东方舰队的基地锡兰实在太近，危险可以说无时不在。

三、日军陆军已经开始了缅甸作战，英国东方舰队对日军造成了重大威胁，英国海军不断利用海路对缅甸守军进行增援和补给。如果南云舰队前出锡兰赶跑英国海军，不但可以解除日军缅甸作战的侧翼威胁，还可使陆军的增援和补给一路畅通无阻。参谋本部对这一作战无疑举双手赞成。

海军曾提出陆海军协力趁机攻占锡兰，参谋本部对此深表遗憾，理由同样是无兵可派。他们只是一再催促海军尽快进入印度洋，策应缅甸的陆上攻势。

四、此一作战有助于日本通过政治策略和破坏对外贸易等手段，切断印度、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联系，促成印度和缅甸像汪精卫那样成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傀儡政府。

五、日本海军到达印度洋西部，有望与盟友德国在中东会合。

海军内部赞成印度洋作战的大有人在，毕竟战胜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荣誉太大了。联合舰队因此决定，在争论东进和南下两种方略的同时，第一航空舰队剑指印度洋，歼灭英国东方舰队，夺取印度洋的制海权，迫使英国退出战争，之后再回过头来全力收拾美国人。

历史是如此充满玄机。当两个截然矛盾而又优势明显的方案摆在优柔寡断的决策者面前时，他们竟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却转而去采取一个暂时搁置

且存在显著矛盾、对全局毫无实际帮助的方案。就三个进攻方向而言，只有西进是最不值得选择的。拿下围棋打个比方，日本选择西进的做法相当于，在双方大龙激烈对杀且占尽优势之际，却无故脱先到无关紧要的地方下了一着。谁都清楚印度洋非常遥远，光是来回跑一趟就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正是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休养生息最需要的。

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的第二天，1942 年 3 月 9 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向海军南方部队总指挥近藤信竹颁布了作战命令：正在肯达里待命的南云机动舰队立即西进，偷袭并摧毁英军位于锡兰的海军基地，歼灭英军东方舰队，为圆满完成缅甸战役海上护卫任务实施机动作战。

3 月 14 日，近藤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下达了西进印度洋的作战命令：一、南云忠一率第一航空舰队西进攻击锡兰，搜索并歼灭英国东方舰队；二、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北上深入孟加拉湾腹地，切断英国对缅甸英军的补给和增援路线。

原计划对锡兰发起攻击时间为 4 月 1 日。后来因一系列意外变故耽误了舰队集结时间，攻击时间被推迟到 4 月 4 日。3 月 26 日上午，8 时，南云舰队浩浩荡荡驶出了苏拉威西岛东南的斯塔林湾，经帝汶岛北侧水域一路向西疾进。

将要发生战斗的地方叫锡兰，今天叫斯里兰卡。1942 年春天，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将在这里与日本海军航母舰队展开一场“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三”的海上肉搏。

在战史上，日本人称这场战役为“锡兰海战”，盟军则叫它“印度洋空袭”。

日军空袭科伦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经的“世界老大”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可谓屡战屡败，丢尽了老脸。1941 年 12 月 10 日，“Z 舰队”主力——最新锐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战沉于中国南海，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阵亡。1942 年 2 月 15 日，大英帝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东方直布罗陀”新加坡陷落，残存舰只后撤到爪哇岛继续顽抗。3 月 1 日，皇家海军“埃克塞特”号再

次折戟于爪哇海，余部被迫再次西撤锡兰。由于日军已占领了缅甸南部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大英帝国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已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英国在远东有广阔的殖民地。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考虑，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一致认为，在远东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十分必要，于是开始陆续向远东增兵。仅仅1942年新年前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有3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奉调前往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锡兰。锡兰拥有科伦坡和亭可马里两大良港，是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的理想锚地。英国试图通过不断增加海上力量，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保证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海上畅通。

到3月初，锡兰的英国东方舰队已初具规模。主力舰包括R级战列舰“决心”号、“复仇”号，光辉级航空母舰“不屈”号、“可畏”号，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5艘轻巡洋舰、16艘驱逐舰和5艘潜艇。此外，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厌战”号也已抵达澳大利亚，稍事休整即前来与主力会合。

3月8日，丘吉尔接到海军部送来的紧急情报，“日本海军将于4月1日进攻锡兰”。海军大臣庞德上将据此向首相提出警告，一旦日本人来了，英国很可能丢掉锡兰。如果锡兰继新加坡之后再度失守，皇家海军就只能退回非洲海岸了，整个印度洋都将被日本人控制，对下一步印度的防卫带来致命的不利影响。

丘吉尔对此也无可奈何。大西洋形势依然紧张，他无力向锡兰派出更多的海上舰只。但不表示表示也说不过去，与向缅甸派出亚历山大类似，丘吉尔决定向锡兰派去一个人，选拔一位骁勇善战的海军将领前往科伦坡。

丘吉尔授意海军部迅速颁布了一系列作战命令：一、皇家海军地中海H舰队司令官詹姆斯·萨默威尔海军上将立即奔赴远东，接替贺维·莱顿上将担任东方舰队司令官；二、紧急增派R级战列舰“拉米里”号、“君权”号驰援远东；三、尽最大可能加强锡兰的陆上防御。

危难之际被丘吉尔钦点出列的萨默威尔，是一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是英国一流的无线电专家，曾任海军信号学校校长，对雷达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战之前，他曾指挥英国地中海驱逐舰分舰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之后，萨默维尔被召回伦敦负责雷达研发，之后参与指挥了敦刻尔克大

撤退。在随后执掌地中海 H 舰队期间，他指挥了对维希法国海军武力解决的“弩炮”行动，也参与了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海军将领。

即便得到了部分增援，但萨默威尔对未来的战事依然充满忧虑。在随后致海军部的一封信中，他说：“如果日本海军倾巢出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丢失锡兰。如果日本海军偏师而来，我们则应以保存舰队实力为第一要务。”昔日的海上王者已完全丧失了“逢敌必战”的威风和霸气。

3 月 26 日，萨默威尔乘“可畏”号航空母舰抵达科伦坡，从莱顿手中接过了东方舰队的指挥权。出发之前，海军大臣庞德对他进行了谆谆教导，再三强调印度洋的重要性，“一旦锡兰丢失，大英帝国在远东和中东的全盘战略都将被颠覆”。这话说不说都一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萨默维尔肯定不会因为庞德不说就故意打败仗。虽然手中的牌要明显好于之前冤死的菲利普斯，可萨默威尔非常清楚对手的实力。航行途中，越想越怕的萨默威尔未雨绸缪地给庞德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不得不提出，阁下的决定过于草率。舰队有重蹈‘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覆辙的危险。”

匆匆赶到锡兰的萨默威尔没有时间对那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进行训练，以使它们成为一支协调一致的舰队。和比他稍早抵达缅甸的亚历山大一样，萨默威尔很快意识到，他手下那支看似庞大的舰队，无论停留在科伦坡还是亭可马里都非常危险。两大军港都太过显眼，基本无密可保、无险可守。如果停在那里和即将到来的日本人进行正面对决，他的下场可能比菲利普斯还惨。和亚历山大抵达缅甸就立即修通撤往印度的公路类似，到达锡兰的萨默威尔也着手为舰队寻找一个隐蔽的锚地，以便敌军到来时能够更好地隐藏行踪。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太平洋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而印度洋则碧波万里，干净得想找块像样的暗礁都难。但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费尽心机的萨默威尔还是找到了一处理想的锚地。

在印度洋北部，有个美丽的群岛国家叫马尔代夫，群岛最南部的阿杜环礁大致位于赤道线上，距科伦坡 970 公里。这处偏僻的环礁距离印度洋的主航线很远。早在 1941 年 8 月，英国海军就未雨绸缪地在此秘密建造了一个临时基地，这时

终于派上了用场。由于基地非常隐秘，以至于到二战结束，日本人仍然不知道它的存在。现在这个秘密基地就成了萨默威尔手中的救命稻草。但这个匆忙建起来的简易基地存在许多弱点，它对于空中飞机或水下潜艇的攻击完全没有防护能力，只能在日军尚未发现的情况下应急使用。

3月28日，萨默威尔在“厌战”号战列舰上升起了将旗——这是他手下唯一一艘快速战列舰。这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名舰还保有一项世界纪录。1940年7月9日，在卡拉布里亚海战中，“厌战”号发射的一颗381毫米炮弹在24100米距离上命中了意大利战列舰“朱里奥·恺撒”号，这是经确认战列舰炮击命中对手的最远距离。

凳子还没坐热，萨默威尔就接到了情报机关的一份紧急报告：一支强大的日军航母舰队已经通过了马六甲海峡，正快速向西进入印度洋。萨默威尔意识到，必须尽快将舰船疏散到海上，才能保证舰队不会像美国人在珍珠港那样被瓮中捉鳖般击沉在港内。他决定尽快离开锡兰，前往那一处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此时的萨默威尔心中真是说多沮丧有多沮丧。

仅从数字上看，以3艘航母和5艘战列舰为主力的东方舰队貌似十分强大，事实上远非如此。萨默威尔并不对表面上的数字存有幻想。3艘航母中，“不屈”号和“可畏”号属于新型装甲航空母舰，却只装载了36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与日军航母携带的350架舰载机存在巨大差距。另一艘航母“竞技神”号年事已高，吨位小、航速低，几乎无法与大部队一起机动，舰上只搭载了老旧“剑鱼式”鱼雷机12架，别说进攻，连自保都困难。

建造于1918年的“竞技神”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航母。由于工期拖得太长，到1923年才下水服役，第一艘航母的光荣称号因此被1922年服役的日本“凤翔”号夺去。到二战时期，这艘爷爷舰充其量只能作护航航母使用，如果放在大西洋执行针对德国潜艇的护航行动倒还适得其所，现在拉来与日军最新锐的航母决斗，纯属勉为其难，双方都不在一个时代。英军3艘航母的舰载机加上锡兰基地的陆基飞机总计约180架，仅为南云舰队的一半左右。这还仅仅是数量上，战机质量及飞行员素质的差距更大。

再看那几艘唬人的战列舰。英军R级战列舰官名为复仇级，前后建造了5艘，

因所有名字全以 R 打头，又称为“R 级战列舰”。这些战列舰建造于一战期间，于 1916 年到 1917 年陆续下水服役，之后基本未进行过现代化改装。到二战时期，它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虽然满载排水量有 33000 吨，8 门主炮的口径也有 381 毫米，但它们最大航速只有可怜的 16 节，根本无法与快速航母、重巡洋舰、驱逐舰一起机动，甚至会拖累整支舰队。舰上的防空武器是 2 门八联装“砰砰”炮和 4 座双联装 7.7 毫米机枪，敌机来了，开炮都够不着人家，除了造造声势、给自己壮胆，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海军出身的丘吉尔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叫“浮动的棺材”。

这种早该退役的老舰英国只建造了 5 艘，这次一下就来了 4 艘。剩下那艘“皇家橡树”号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1939 年 10 月 17 日，德国普里恩海军少校率“U-47”号潜艇潜入英国重兵把守的斯卡帕军港，以鱼雷将“皇家橡树”号击沉后全身而退，造就了一段潜艇击沉战列舰的海战传奇。

萨默威尔知道，他的东方舰队如果真的和日本人打起来，很可能将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得出如此结论看似很窝囊，但技不如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幸好一向自视甚高的英国海军部也赞同萨默威尔的观点。

英国人唯一的优势是雷达。1941 年 11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船厂维护时，“不屈”号和“可畏”号已经将原来的 279 型预警雷达更换为最新的 281 型，这种雷达低空侦测性能十分优越。作为雷达专家的萨默威尔一定会充分利用这唯一的优势。借助雷达的力量，萨默威尔决定白天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一下子被对方击垮。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再慢慢摸回来靠近敌人，出动舰载机进行偷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说到了晚上就一定能赢，而是说在白天肯定打不赢，如果运气好了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4 月 1 日是月圆之夜，估计能有一定的能见度，只要己方雷达能够准确锁定日军舰队的位置，出动舰载机实施夜袭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萨默威尔的如意算盘是，用舰载机瘫痪日军的航母，之后将战列舰开上去和日军对轰。这个计划十分冒险，成功完全依靠精密的时刻表与一定的运气。

在不久前的马来海战中，日本人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飞机击沉高速移动中的大型水面舰只，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做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一旦让日军舰载机捕捉到自己的战列舰群，那 4 位跑不动的“老爷爷”能溜掉 1 艘都属奇迹。出于这样的考虑，萨默威尔将舰船分成了 A、B 两队。A 分队为快速分队，全部由高速战舰组成，包括旗舰“厌战”号，航母“可畏”号、“不屈”号——正是这个“不屈”号当初意外触礁才导致“Z 舰队”失去空中保护最终战沉的。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 2 艘轻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萨默威尔坐镇“厌战”号亲自指挥 A 分队。

即便如此，A 分队最高也只能有 24 节的航速，若将旗舰撇下，能飙到 30 节，关键是“厌战”号最大航速只有 24 节，其余舰只都能跑出 30 节以上的速度。由此可以看出，老派海军将领萨默威尔依然推崇战列舰的巨大攻击力量，不愿意因此落下“厌战”号。幸好后来没有发生遭遇战，否则萨默威尔可能将为这一失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B 分队为慢速分队。除了 4 艘 R 级战列舰，还有同样跑不快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由 3 艘轻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护航。由于战列舰速度最多只有 16 节，本来速度很快的护航舰只也只能以这样的低速航行。这支分队由萨默威尔的副手阿尔杰农·威利斯海军中将指挥。

如果遭遇日军的白昼打击，萨默威尔只能丢车保帅，让老迈的 B 分队去吸引日本人，自己带着 A 分队快速逃跑。估计古董 B 分队真的沉入大海，连鱼都会嫌它们肉老。

危机一旦出现，萨默威尔可以带着舰队远远避开，但科伦坡和亨可马里没有长腿，势必成为南云舰队固定的打击对象。在将舰队指挥权交给萨默威尔后，接任基地指挥官的莱顿上将也在积极筹备陆上的防务。在交出舰队之前，莱顿扣留了“不屈”号航母上准备运往爪哇岛的战斗机，此举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

为加强防务，果敢且精力充沛的莱顿强行征用了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部分陆海军军官的私人住宅也在征用之列。莱顿缺乏强有力的空中力量，伦敦连新加坡都派不出足够的空中力量，派往锡兰的只能更旧、更少。科伦坡有两个中队的“飓风式”战斗机，亨可马里也有一个中队，总共约 50 架战机可以作战。此外，莱顿手里还有一个中队的 14 架“布伦海姆式”轻型轰炸机，一个中队的“大青花鱼”“剑鱼式”双翼攻击机。这些飞机缺乏必要的训练，不足

以应付将要到来的激战。它们的部署过于暴露，很容易招致对方的突然袭击。

3 月 28 日，萨默威尔再次接到了伦敦的电报，“日军攻击很可能在 4 月 1 日发起”，但对将要到来的那支舰队的具体情况只字未提。萨默威尔判断，日军舰队应该自东南方向入侵，前来攻击的肯定是袭击珍珠港的那支航母舰队。己方在舰载机上处于绝对劣势，这点毫无疑问。

3 月 31 日，萨默威尔提前一天将舰队带到了锡兰以南的海面。A 分队在东，B 分队在西，白天舰队向西移动，退到日军舰队可能的侦察范围之外。夜间则返回东方进入伏击位置，寻机实施突然袭击。此前在科伦坡维修和更新装备的“多塞特郡”号重巡洋舰也于 4 月 1 日出港，前来与大部队会合。

在陆地上，莱顿下令驻扎在科伦坡的空军第二〇五飞行队，派出仅有的 6 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在东南方向 680 公里范围内实施巡逻，搜索日军舰队的行踪。由于飞机太少，最多只能保持 3 架同时滞空，这已是他们侦察所能覆盖的最大范围。倘若南云从其他方向迫近，萨默威尔和莱顿都将处于日军舰队的突然打击之下。后来实战证明，这个侦察机分队是英军这次作战中的唯一亮点，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南云舰队的行踪并及时发出警报。这支侦察分队的出色表现，是否在冥冥中提醒南云，未来战斗中一定要重视侦察？可惜南云愚鲁，对如此提醒置若罔闻，才会酿成两个月后的中途岛大败。

从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锡兰和东方舰队到处充斥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日本人肯定要来，但什么时间来、来自何方均是未知数。有家不敢回的萨默威尔就这样白天向西、晚上向东，像出租车司机那样来回溜达了 3 天，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白白浪费了不少燃油。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在固定海域长时间滞留，很容易被对方潜艇发现并遭到攻击。来回奔波导致舰队燃油即将告罄，和日本人相比，缺乏快速海上加油能力的英国人急需回港补给，那几艘老舰的淡水也快没了。

到 4 月 2 日傍晚，萨默威尔认为要么之前伦敦的情报有误，要么日本人临时改变了计划。虽然目前锡兰看上去还很安全，但他依然不敢冒险，南云很可能就躲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等他上钩，他决定多跑点儿路，把舰队带到阿杜环礁去加油。有家不能回，这在以前往往是皇家海军恩赐对手的优厚待遇，没想到今天

自己也沦落到这般地步。称雄海洋数百年的皇家海军以前都是追着别人屁股打，现在敌人来了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连偷空回家喝口水吃顿饭都不敢，萨默威尔感觉真是窝囊到姥姥家了。

4月3日12时，A分队抵达阿杜环礁，速度较慢的B分队也在15时到达。此时萨默威尔又觉得日军的攻击可能并不那么紧迫，决定恢复已暂停6天的正常航运。他将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和“多塞特郡”号打发回科伦坡。之前“多塞特郡”号的维修尚未完成，被日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吓得带病跑出医院，现在回去继续原来的维修计划。“康沃尔”号回港是将为4月8日抵达科伦坡的一支澳大利亚船队护航。此外，他还下令老迈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在澳大利亚驱逐舰“吸血鬼”号的陪同下返回亭可马里，它们马上要前往非洲东海岸，执行英军入侵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作战计划。此举等于把4艘战舰送进了鬼门关，却达成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阴差阳错地成了萨默威尔丢车保帅的妙棋。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你翘首以盼等了几天他都没来，你刚悻悻离开他就到了。伦敦的情报是准确的，但是有点儿过时。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的确是4月1日，但出于一系列原因被迫推迟。

3月初的南云舰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参加完爪哇岛战斗返航苏拉威西岛途中，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意外触礁，舰艏和舰尾严重受损。虽然已在南方抢占了诸多基地，但大都只具备停泊、补给或简单维护的条件。像“加贺”号这样的大家伙必须回本土才能大修，南云舰队的航母就这样只剩下了3艘。

为了确保印度洋作战万无一失，大本营海军部做出决定，派出在本土负责警戒任务的第五航空战队前往增援。3月4日，哈尔西的“企业”号航母编队空袭了南鸟岛，“翔鹤”号和“瑞鹤”号奉命追击。3月10日，准确情报显示美军舰队已经走远，第五航空战队这才放弃追击，掉头南下。

3月24日，第五航空战队与南云主力舰队顺利会合。除“加贺”号在本土大修，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原班人马基本上都到了。非但如此，由于南方作战接近尾声，近藤信竹将“金刚”号、“榛名”号这两艘高速战列舰也一股脑儿批发给了南云。加上原来的“比叡”号和“雾岛”号，联合舰队的4艘“金刚”级战列舰悉数到齐。为几艘主力舰护航的依然是阿部弘毅的重巡洋舰“利根”号、“筑

摩”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和9艘驱逐舰。此外，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还有轻型航母“龙骧”号，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4艘。6艘航母舰载机合计350架，比起偷袭珍珠港的那支舰队毫不逊色。

由于集结耽误了行程，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从4月1日推迟到4月4日，这也正是萨默威尔左等右等，南云迟迟不到的原因。

之前威名远扬的南云此时也有他的郁闷。他实施印度洋作战必须接受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的指挥。喜爱给士兵讲地理课的近藤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秀才提督”，大多数时间在学校和机关待着，缺乏海上实战经验，在“南方作战”中也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他能力压南云，非凭战功，而凭资历。让多年征战海上且战功赫赫的南云去听从近藤的指挥，南云心中肯定不是那么爽的。

麻烦还不止于此。在近藤颁布的作战命令中，首要目标是空袭亭可马里、科伦坡两大军港，其次才是寻机摧毁英国的东方舰队。近藤认为敌舰肯定会龟缩港内，在攻击基地的同时就能顺手牵羊搞掉英军舰队。即使英舰提前退避，南云也绝对有能力在随后的海上战斗中予以歼灭。

就两大战术目标的次序问题，南云与近藤发生了激烈争执。南云提出，用3艘航母发起进攻，保留2艘航母的攻击力量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对此近藤表示反对。南云是有所保留地带队出征的。

南云丝毫没有察觉到作战计划已经泄露，所以还想把珍珠港的经验再复制一次。4月4日傍晚，南云舰队行驶到锡兰岛南方600公里的海域。18时55分，“比叡”号战列舰的瞭望哨突然发现北方天际出现了一架飞机——那是由伦纳德·伯查尔上尉驾驶的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在电告南云的同时，“比叡”号的127毫米高炮已轰然打响。18架——其中“飞龙”号6架、其余4舰各3架——担负警戒任务的零式战斗机迅速拉升迎战。19时22分，那架形只影单的英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伯查尔被日军俘虏。

但在被击落前的19时20分，上尉已经向锡兰发回了发现敌军舰队的消息：“锡兰岛东南580公里，发现优势日军舰队，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1艘，航向305度。”科伦坡、亭可马里、孟买和亚丁的无线电台，连同正在阿杜环礁加油的萨默威尔都第一时间收到这条消息——南云偷袭科伦坡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得到警报，莱顿上将立即下令实施紧急疏散。4日傍晚，超过50艘各型船只被疏散到其他港口或较小的泊地。更晚一些时候，另外25艘船只受令驶离港口，不管到哪儿都行，最早也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来。刚回港内不久的“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立即拔锚出港，前往阿杜环礁与主力会合。上述船只疏散之后，港内还有30艘小型船只。

4月5日是星期天，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虽然头天傍晚意外被英军侦察机发现，导致攻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但开战以来屡战屡胜的南云并未把英军放在眼里。9时，南云下令护航舰只弹射了3架侦察机，对舰队西面海域实施警戒。同时，36架零式战斗机、38架轰炸机和54架悬挂炸弹的鱼雷机从5艘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迅速完成编队朝着科伦坡方向疾驰而去。编队总指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9时45分，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再次发现了南云舰队，在发回“发现敌舰”信号的同时，这架飞机巧妙利用云层掩护始终与南云舰队保持接触，直到10时46分才被“飞龙”号的一架战斗机击落。接到警报的科伦坡迅速行动起来，随着莱顿一声令下，所有陆基飞机立即升空迎战。

10时45分，科伦坡已出现在日军攻击机群的视野之中。渊田下令“全军突击”，然后率领少数水平轰炸机和战斗机直扑机场，俯冲轰炸机与大部分水平轰炸机则负责攻击港内的舰船。英军战斗机迅速实施拦截，很快被板谷茂指挥的战斗机压制。42架英机击落了7架日机，自己却有19架被揍落在地面上。

清晨，莱顿曾从亭可马里调来了6架“剑鱼”式攻击机，试图尾随日军第一波空袭机群袭击日军航母，这6架飞机恰恰在日军战机开始攻击时到达，几分钟内就被日军战斗机悉数击落。幸运的是，科伦坡基地只遭到了轻微损坏，这都归功于之前及时的疏散作业。一部分日机轰炸了机场，同样损失轻微。

就在板谷茂的战斗机和英军缠斗的同时，日军轰炸机群开始蜂拥进入港口上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东方舰队的舰船。当这些日军战机兴冲冲钻出云层后，眼前的情形让他们大失所望。港内除了马来海战的幸存者——老式驱逐舰“忒涅多斯”号以及由商船临时改装的辅助巡洋舰“赫克托尔”号，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作战舰艇。这样，那些尚未来得及撤离的小型商船、货轮也沦为日军的攻击目标。那些飞行员干起了高射炮打蚊子的活儿！

就在日军轰炸机扔下炸弹准备返航之际，十几架英军“飓风式”战斗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朝着日军机群猛烈开火。这些英机属于跑马场基地的第二五八飞行中队。猝不及防的日军轰炸机群顿时乱成一团，“瑞鹤”号5架、“翔鹤”号1架轰炸机当场被击落。担任护卫任务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冲上前去应战，渐落下风的英机很快退出了战斗。曾参加偷袭珍珠港的藤田久良大尉、氏木平槌飞曹长以下10名日军老飞行员毙命。

紧随轰炸机进入战场的是鱼雷机群。港内已无有价值的攻击目标，这些失望的日机就转而对地面军营、防空阵地、港口设施、铁路等实施轰炸。因气候恶劣，科伦坡港被厚重的云层覆盖，日军的轰炸精度大打折扣，英军损失不算很大。

11时28分，南云收到了渊田发自前线的报告：第一轮空袭结束，港内尚存各种船只20余艘，地面少数防空火力尚未摧毁，仍有零星敌机升空抵抗。渊田建议实施第二轮打击。鉴于港内并未发现英军主力作战舰艇，渊田提出尽快派出侦察机，寻找不知所终的英军东方舰队主力。

南云立即采纳了渊田的建议，下令“利根”号重巡洋舰的侦察机立即出发，寻找敌军舰队的下落。南云并未按近藤的指示将攻击力量悉数派出。为防止英军舰队的突然袭击，在派出“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三艘航母的鱼雷机、轰炸机的同时，他有意将“翔鹤”号、“瑞鹤”号的鱼雷机留下来，其预想打击目标就是萨默威尔的东方舰队。

对渊田提出实施第二波攻击的建议，南云也表示赞同，他紧急下令后勤人员为返航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加油挂弹，同时命令第五航空战队部分已挂装鱼雷预备对舰攻击的鱼雷机换装250公斤炸弹，一起参与对科伦坡的第二波空袭。“瑞鹤”号、“翔鹤”号甲板上瞬间忙碌起来，后勤人员手忙脚乱地为鱼雷机卸下鱼雷换装炸弹。

渊田搜索敌主力舰队的建议果然有效。13时整，“利根”号1号侦察机发回了第一封紧急电报：“北纬3度1分，东经77度58分，发现敌重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68度、150海里处，航向160度，航速20节。”

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南云吓了一跳，他立即下令“利根”号和“筑摩”号再弹射两架侦察机，前往第一架侦察机发现敌舰的海域，与那架侦察机保持联系

并随时发回新的消息。

攻击战舰效能最高的是鱼雷。可南云事先预备的鱼雷机已有一部分卸下鱼雷换装了炸弹。南云当机立断，下令将第五战队已改挂炸弹的飞机再次换装鱼雷！

此时渊田第一攻击波中的鱼雷机群也已安全返航。南云命令这些鱼雷机也立即挂装鱼雷。13时23分，南云下令第二攻击波做好出击准备，13时30分发起攻击。可第五战队原忠一发来信息，鱼雷换装至少要到16时才能完成。

南云面临痛苦的抉择。如果等第五战队完成鱼雷换装，敌舰可能已经驶出有效的攻击范围。但仅用炸弹去攻击敌军重巡洋舰，将很难收到理想效果。“赤城”号甲板上乱作一团，半小时后，只有渊田率领的18架鱼雷机勉强做好了准备。

一直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的渊田对此次印度洋作战毫无兴趣，此时只有他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渊田适时提醒南云，与其等待鱼雷机换装浪费时间，不如先派出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总比这样干等着强。

13时50分，“阿武隈”号轻巡洋舰的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200海里处。附近没有发现其他敌人舰只。”

“赤城”号的舰桥上乱上加乱。到底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两架侦察机发现的是不是同一个目标？南云下令“阿武隈”号舰长联系侦察机进一步核实情报，同时在14时27分断然下达了攻击命令：“攻击机队15时出发，攻击目标敌重巡洋舰，进击航向225度，敌航向200度，航速24节。”

14时49分，“赤城”号17架俯冲轰炸机率先离舰。

14时59分，“飞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随后离舰。

15时03分，“苍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最后离舰。

由于刚空袭科伦坡归来不久，渊田并未参加此次攻击。担任53架轰炸机编队空中指挥的是“苍龙”号飞行队长江草隆繁。江草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有着“舰上爆击机之神”的美誉。

14时47分，“利根”号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报告：“发现敌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35度、158海里处，航向200度，速度26节。14时45分。”这一位置与此前1号侦察机发回的位置基本一致。

“利根”号上，舰长冈田为次清楚地看到攻击队群已经出发，为保证2号机

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冈田严令侦察机再次确认舰型。2号机迅速回电："敌巡洋舰为'肯特'型，我于敌巡洋舰附近视认，视界20海里。15时45分。"——连型号都报出来了，这回肯定不会错了。

两份电报迅速传给"赤城"号。由于第一、第二航空战队3艘航母的轰炸机已经出发，南云就给第五航空战队补发了命令："敌巡洋舰为'肯特'型，第五航空战队出动鱼雷机和轰炸机各半数以攻击之。"可惜等"翔鹤"号、"瑞鹤"号17时出发的攻击机群到达战场时，那里一切都结束了。

被日军侦察机发现的两艘英战舰，正是之前匆匆出港，欲与萨默威尔主力舰队会合的"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按照莱顿的指示，他们正高速驶往阿杜环礁，不幸在途中被日军发现。

两艘英军重巡洋舰同样发现了来自空中的敌人。情知不妙的"多塞特郡"号舰长艾加准将立即下令"航速提至最高"，试图尽快脱离日军的追击。1941年5月27日，在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中，正是"多塞特郡"号最后抵近射出的3条鱼雷导致那艘巨舰最终沉入海底，因此它多少也算是一艘立有战功的"名舰"。

15时54分，江草发回电报："攻击机群发现敌舰。"和科伦坡阴云密布相反，两艘英舰上方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狡猾的江草并未盲目发起攻击，而是带领机群向着太阳的方向飞去，准备飞出一段距离后转身背阳发起进攻，将敌舰防空火力的威胁降低到最低限度。

16时38分，伴随着英舰密集的高射炮火，江草率"苍龙"号和"赤城"号的轰炸机开始对"多塞特郡"号发起了俯冲攻击，"飞龙"号的轰炸机则负责对付"康沃尔"号。日军轰炸机以3架编队依次攻击。南云、草鹿听到了江草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话：

"发现敌舰！"

"准备攻击！"

"一航战，目标一号舰；二航战，目标二号舰！"

有片刻时间里无线电没有通话，很快对话声再度传出：

"一号舰停车，漂在水上，大倾斜。"

“二号舰起火。”

“一号舰沉没。”

“二号舰沉没。”

“舰上爆击机之神”果真名不虚传！江草投下的第一颗炸弹准确命中了“多塞特郡”号的舰桥后方，接下来该舰舰体中部连续中弹。仅仅 13 分钟，这艘满载排水量 13420 吨的重巡洋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康沃尔”号境况稍好一点儿，也不过多坚持了 5 分钟而已。日军攻击机群毫发无损。

53 架轰炸机中，有 1 架未能完成投弹动作，其余 52 架投弹成功。“多塞特郡”号被 31 颗炸弹命中，“康沃尔”号被命中 15 颗。日军俯冲轰炸的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 88%。

海上到处漂满了幸存的英国水兵。当晚 18 时 52 分，一架英军侦察机发现了海面上的幸存者，这两艘重巡洋舰的悲惨遭遇才为萨默威尔所知。整整 30 个小时之后，在舰载机的引导下，英军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来到这一海域，救起了包括艾加准将在内的 1112 名水兵。包括“康沃尔”号舰长奥古斯·琼斯上校在内的29 名军官和395 名士兵阵亡。自始至终，两舰上的雷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对两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干脆利落地击沉，丘吉尔除了惊讶，只有沮丧：“日本海军航空战术的成功与力量极其可怕。在暹罗湾内，我方两艘第一流的战舰只在数分钟内就被鱼雷机击沉了。现在两艘重要的巡洋舰又为完全不同的空中攻击方式——俯冲轰炸所击沉。在地中海，我们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全部交战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东方舰队而言，留在锡兰附近纯粹是自取灭亡。”

当天战斗并未随着两艘英军巡洋舰的沉没而结束。19 时 09 分，日舰瞭望哨突然发现 2 架英军“剑鱼式”飞机快速袭来，“飞龙”号 6 架零式战斗机立即前往截击，迅速将其中一架击落，另一架不敢恋战，转身逃逸。

虽然主力航母并未遭到攻击，但敌机突然出现在舰队上空，担任护卫的零式战斗机竟丝毫未能察觉，这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所幸来袭的英机只有 2 架，万一敌机蜂拥而至呢？开战以来，这是南云舰队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险情。由于并未造成损失，这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攻击也就被完全忽视。

南云的失误不仅仅在此，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去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第一次是发现两艘巡洋舰时。茫茫大海上突然冒出来两艘孤零零的巡洋舰，往往预示着它的附近应该还存在着敌军的大型舰队。倘若南云下令侦察机朝着它们航行的方向进行搜索，就会很快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一场白昼间的航母对决将隆重上演，锡兰海战将夺走珊瑚海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对决的光荣称号。况且双方真的干起来，只会给南云舰队增添新的光环。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6时。“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的观察哨都发现了英军的舰载双翼侦察机，并且在作战日志里写下了“附近可能有敌人航母”的记录。但南云并未派出侦察机进一步核实。

南云对击沉两艘英军重巡洋舰的战绩颇感满意。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意在此继续逗留，决定将舰队撤至英军陆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外。他命令舰队转向东南，退到距锡兰700公里以外的海域，然后再转向东，最后转向东北，准备攻击锡兰另一个军港亭可马里。

世界第三赶跑了世界第一

4月4日傍晚，正在阿杜环礁进行补给的萨默威尔接到了侦察机上发出的“发现日军舰队”的消息。此时他的A分队正在加油，B分队还在排队等候。要等两支舰队完成补给至少要到第二天清晨7时。

当天晚上连夜出击偷袭日军舰队肯定来不及了，这时的萨默威尔可以说是进退两难。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加完油再说，总不能不吃饭就上阵打仗吧。如果赶得快的话，他仍有机会在日军舰队撤离时发起袭击。于是萨默威尔决定，A分队补给完之后在午夜起锚，B分队加完油后立即跟上。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舰队在5日夜晚还是有机会去敲打一下远道而来的日本人。

两艘巡洋舰接受日军弹雨洗礼的时候，萨默威尔的A分队就在战场西方280公里处。“厌战”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量光点，那正是江草率领的攻击机群。

根据幸存者后来的回忆，就在“厌战”号的雷达发现日军机群时，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多塞特郡”号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拼命向主力舰队发出了呼

救信号。后来萨默威尔回忆说，他从未收到过“多塞特郡”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事实上如果他收到求救信号并派出舰载机前往救援的话，南云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行踪以及跟在他后边的B分队，一场航母对决将提前上演，东方舰队很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但如果他收到了信号不去救援，对官兵士气将会造成重大打击，也势必背上道义上的罪责，进而影响皇家海军的声誉。

在两艘巡洋舰沉没两个小时之后，A分队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巡洋舰上的幸存者。萨默威尔立即意识到，敌人就在附近，很可能彼此都在对方的攻击半径之内。他再也不敢往前走了，上将判断日军舰队肯定会尾随两艘英舰追杀过来，那样他就不得不在大白天与敌决斗。A分队打不过还可以撒丫子逃跑，可身后的那支“棺材舰队”连跑都跑不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萨默威尔立即下达了南撤的命令。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难听一点儿就是人也不救了，先逃跑保命要紧。

夜幕降临，萨默威尔的胆子也逐渐变大。他下令“不屈”号和“可畏”号派出侦察机，认真搜索东面300公里的海域，所有航母舰载机都做好了出击攻敌的准备。同时他命令B分队速速前来会合。

对萨默威尔的做法，B分队指挥官威利斯中将并不赞同，他认为上司的做法太过冒险。即使能够在暗夜里袭击成功，也很难将日军航母一网打尽。一旦黎明来临，发起反攻的日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英军的全部舰船送入海底。但在那个夜晚，出现在“厌战”号雷达屏幕上的一直是跟在他们后边的“棺材部队”，侦察机也未发回任何发现敌舰的消息。事后威利斯对此感到非常庆幸。

可怕的白昼再次来临。萨默威尔判断南云很可能已经发现了阿杜环礁的秘密基地，并悄悄前往那里埋伏等他上钩。锡兰不能回，阿杜环礁也不敢去，他索性下令舰队向东行驶，去拯救那两艘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然后重新等待黑夜来临。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些许成功的可能。

驻守科伦坡的莱顿上将也在密切关注着东方舰队的动向。和威利斯一样，他对萨默威尔的冒险做法感到担忧。但他了解萨默威尔的性格以及皇家海军的传统，就算实力远远不如对手，若要他不去尝试攻击就悄无声息地溜走，对萨默威尔本人以及皇家海军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以后哪里还有脸在江湖上混？两人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无法直接向对方下令。思忖再三，莱顿向伦敦海军部致电，

表达了对强大的日军舰队可能毁灭整个东方舰队的担忧。莱顿知道，萨默威尔肯定也能收到他的电报。他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帮助萨默威尔在关键时刻做出慎重决定。

萨默威尔果真收到了莱顿的电报。手中的牌本来就不行，现在连莱顿都认为打不过人家，他自己也觉得死扛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就这样跑掉又心有不甘，萨默威尔的确有点儿进退两难。

不只莱顿，伦敦的丘吉尔也在时刻为东方舰队的命运担忧。此时他对日本人的攻击力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在讨论“Z 舰队”的去向时，大家因为夜深，决定随后再说，但就在第二天早上，那支舰队就不存在了。现在他可不愿拿宝贵的战列舰和航母与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人死拼，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在他的授意下，4 月 6 日下午，萨默威尔接到了海军大臣庞德发来的电令：“在敌军大规模空袭或海面攻击之下，锡兰各个基地都不安全，在阿杜环礁更不安全。R 级战列舰尤其应当尽快撤离危险地区。”这一电报由号称海军第一强国的英国海军大臣亲自发出，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

接到电令的萨默威尔正好顺坡下驴。黄昏时分，他下令舰队向西北方向撤退，从阿杜环礁以北 240 公里处通过了马尔代夫群岛。4 月 8 日 11 时，当东方舰队再次冒险返回阿杜环礁加油时，海军部的第二封电报到了。庞德告诉萨默威尔，尽快将几艘 R 级战列舰撤离，并明确指示将它们撤到 3600 公里之外的非洲东海岸。萨默威尔复电表示同意，随后 B 分队就以为运输船队护航为名一口气撤到了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蒙巴萨。

因为感觉到阿杜环礁已不安全，萨默威尔决定带 A 分队前往孟买。伦敦对这支舰队的安全始终揪心。两星期之后，海军部的新电令又到了。萨默威尔按指示带着 A 分队去了蒙巴萨的基林迪尼，英国海军彻底放弃了印度洋。

师父被自己曾经的徒弟彻底击败。在世界第三面前，昔日的世界第一选择了“安静地走开”，而不是“勇敢地留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萨默威尔没有选择蛮干，而是以避战来保存实力，才没有重蹈菲利普斯在马来海战中的覆辙。

对不远处海面上发生的一切，南云显然一无所知，他对击沉两艘巡洋舰的战

绩相当满意。出于对不知所终的英军航母的恐惧及完全不知晓阿杜环礁的存在，他的舰队从未继续向西移动。南云下令向东南方向撤退，正好与萨默威尔的撤退方向相反，两支舰队渐行渐远，因此英军侦察机未能发现敌人。小心翼翼的南云舰队围着锡兰兜了个 830 公里的大圈子，悄悄向下一个目标亭可马里逼近。

4 月 8 日 18 时 20 分，“阿武隈”号的水上侦察机在舰队 260 度方向、35 公里之外再次遭遇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此时恰好暴雨来临，这架英机成功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视野中消失。英机迅速发回急电：“发现敌战列舰 3 艘，航空母舰 1 艘，锡兰 90 度 260 海里处，航向 350 度，19 时。”和之前在科伦坡的情况类似，南云试图偷袭亭可马里的意图再次落空。

接到敌情报告的莱顿判断，日军袭击的目标可能是亭可马里，或者是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自身难保的萨默威尔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莱顿只好下令港内船只连夜疏散。之前仓促回港的“竞技神”号航母也在“吸血鬼”号驱逐舰的护卫下紧急出港，躲向南方海域。

南云的攻击目标是亭可马里。4 月 9 日 6 时 45 分，“利根”号冈田舰长下令弹飞了一架侦察机，对亭可马里基地进行侦察。7 时 25 分，侦察机发回报告：“港内大部分舰只已经疏散。”可南云不想这样空手就走，依然下达了攻击命令。

由于舰队行踪头一天已经暴露，南云并不奢望能在港内捕捉到英军的水面舰艇，因此参加第一波攻击的战机全部挂装炸弹，攻击目标为军工厂、兵营、高射炮阵地、机场等地面设施。由于俯冲轰炸机在打击两艘巡洋舰的战斗中的表现优异，南云决定保留全部俯冲轰炸机用于第二波进攻。9 时，91 架挂装炸弹的鱼雷机在 41 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起飞编队，带头大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英军的疏散相当成功，当夜众多船只便火速驶离了港口。9 时 30 分，位于亭可马里的英军雷达侦测到东方 145 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机群——基地包括东方舰队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那么多，那无疑是日本人。凄厉的警报立即拉响，基地能飞起来的 23 架战机迅速升空，前往迎击渊田美津雄的攻击机群。

质量、数量都与对手存在巨大差距，冒死迎战的英军战机瞬间就被击落 9 架。借此机会，日军鱼雷机开始对英军的地面目标实施狂轰滥炸，13 架正在修理和组装的英军轰炸机被击毁在地面上。实力差距导致整个攻击过程显得寡然无味。

“就好像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表演。”后来一名日军飞行员回忆。

返航途中，渊田意外收到了“榛名”号3号侦察机发出的电报：“发现敌航母1艘，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155海里处。10时55分。”

前一天晚上，接到命令的“竞技神”号航母迅速离港南下躲避。由于出发仓促，没来得及带上那可怜的12架飞机，“竞技神”号等于未战先自我解除了武装。行驶到亭可马里以南160公里的海域时，接到了日军空袭结束的消息，这艘航母于是开始返航，不料在离港还有120公里的海域被日军侦察机成功捕捉到。

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让南云既紧张又兴奋——这是开战以来机动部队第一次发现敌人的航母。“赤城”号的甲板上顿时忙碌起来，11时，南云下令：“轰炸机队及战斗机做好出发准备，攻击敌军航空母舰。”

11时20分，“榛名”号的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消息：“发现敌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其实2号侦察机发现的并不是巡洋舰，而是“竞技神”号不远处的一艘哨戒艇和两艘货轮，它们也是紧急出港进行躲避的。就在此时，“赤城”号的瞭望哨突然惊呼道：“敌机！敌机！注意防空！”

这是英国人在本次战役中的唯一机会。先前科伦坡遭到攻击时，英军轰炸机并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这次他们终于寻隙找到了南云舰队。没有雷达的南云舰队并未发现不断接近的英军轰炸机。9架“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在3000米高空对“赤城”号和邻近的“利根”号实施了水平轰炸。英机来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在低空巡逻的20架零式战斗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开战以来日军航母第一次遭遇来自空中的轰炸。

可惜英军飞行员技术实在太差，扔下的炸弹无一命中。日军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担任空中掩护的零式战斗机立即拉起迎战，4架英机瞬间被击落，剩余5架带伤落荒而逃。

之前在科伦坡，零式战斗机没能防住那两架“剑鱼”，这次又漏掉了9架“布伦海姆”。由此看来，日军航母上空的漏洞不是一般的大！“赤城”号甲板上停满了已加油挂弹的战机，一旦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势必引起一连串连环爆炸。

南云侥幸逃过一劫。他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轰炸机立即出击，攻击敌军航母！11时43分，85架俯冲轰炸机——“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各18架，

“赤城”号17架，“瑞鹤”号14架——迅速升空，在“赤城”号、“苍龙”号、“飞龙”号各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快速飞向发现英军航母的海域。随后由板谷茂率领的战斗机群也加入了护航的行列。日本人显然多虑了，“竞技神”号甲板上空空如也，连一架舰载机都没有，所谓的空中掩护根本就用不上。

空中指挥是江草隆繁。刚刚返回母舰的渊田并未参加这次攻击。他特意叮嘱珍珠港之战的冒失鬼高桥赫一要密切配合江草的进攻。

9时30分，英军基地的海军无线监听站截获了日军的通信信号，知晓“竞技神”号航母已被敌人发现，莱顿立即派出仅存的8架战斗机前往护卫。由于通信线路在刚刚结束的空袭中遭到损毁，命令无法及时下达，拖了一个小时战机才得以升空。这段时间足够日军收拾掉“竞技神”号了，况且区区8架战斗机就是到了战场也无济于事。

相比“赤城”号刚才的惊悚一刻，“竞技神”号的运气就差多了。13时35分，江草的机群追上了这艘孤立无援的英军航母。毫无悬念的攻击随之展开。英军幸存军官唐纳德·罗伯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攻击进行得很完美、很残酷、很果敢，看起来就像在进行分列式练习一样。攻击机以3架为一组进行俯冲，借着太阳的掩护直接轰炸船只右舷。敌机看起来肆无忌惮，他们朝着我方军舰直接俯冲下来，几乎贴着舰桥的桅杆飞过去，我甚至看到一颗炸弹就从我的头顶飞了过去，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落下，而后直接穿透甲板进入舱内。我从左舷跳入海中，然后在水中奋力游动”。

形势对英军无疑是绝望的。日军共向“竞技神”号投弹45颗，其中37颗命中目标，这艘年事已高的航母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舰长昂斯洛上校以下307人阵亡。“吸血鬼”号也被命中13颗炸弹，弹药舱被引爆。13时55分，海面上已经没有了这两艘英舰的身影。

那些没有机会扔下炸弹的日军轰炸机只好将气撒在别人身上。附近海域的英军护卫舰“蜀葵”号、海军勤务船“亚瑟斯通”号、油船“不列颠中士”号、挪威商船“挪威人”号就此遭殃，他们被日机像投弹训练一样一一击沉。日机撤走之后，澳大利亚医疗船“维特”号来到了这一海域，救起了590名幸存者。

14时47分，返航的日军机群遇到了袭击“赤城”号未果而幸存的5架“布

伦海姆”轰炸机，“飞龙”号和“瑞鹤”号的战斗机又合力干下来 2 架。15 时 15 分到 15 时 40 分，8 架来护卫“竞技神”号的英军战斗机试图攻击掉队的日军轰炸机。日军在小规模空战中损失 4 架，英机损失 2 架。

前文提到，美军第一艘航母“兰利”号已经战沉于爪哇海，此时英军第一艘航母“竞技神”号也步了“兰利”号的后尘，而日军的第一艘航母“凤翔”号竟然活到了战后，一直到 1947 年才被解体。打赢战争的舰沉了，打输的最后反倒保留下来，似乎颇具戏剧性。

就在南云舰队在印度洋上大打出手之际，由小泽治三郎率领的南遣舰队兵分三路冲进了孟加拉湾。短短 5 天之内，小泽舰队击沉盟军各类船只 23 艘，日军第二潜艇战队的 6 艘潜艇也趁火打劫，在印度西海岸击沉击伤盟军货船 9 艘。加上南云舰队的战绩，日本海军在印度洋作战中共击沉盟军舰船 11.6 万吨。英军在孟加拉湾的航运完全停止，从而加速了缅甸的陷落。

空袭亭可马里并击沉“竞技神”号之后，南云舰队掉头向东扬长而去。这又是一次半途而废的战斗，南云再次错失歼灭英军东方舰队的机会。机动舰队就这样在印度洋上打了一次酱油，浪费的是宝贵的时间。随着南云舰队返航，小泽舰队也于 4 月 11 日返回新加坡。

南云回撤太平洋的原因并不复杂。由于兵力不足，日本陆军并无攻占锡兰和印度的计划，英国东方舰队已远撤非洲，南云舰队留在印度洋也无事可干。此时在东京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山本的中途岛作战已经得到了军令部的初步认可。执行这一作战的主力无疑仍是南云舰队。他们必须尽快赶回太平洋，执行他们早该执行的任务。

从驶出单冠湾开始，南云舰队已整整行驶了 80000 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两圈，取得了一系列貌似辉煌的战绩。现在受损的舰只需要修理，损失的战机和飞行员也需要补充，南云认为是该回家歇歇的时候了。4 月 16 日，这支舰队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此时东京大本营已经启动了侵占莫尔兹比港的“MO 作战”，仅靠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是远远不够的。返航途中的南云接到电令，第五航空战队“瑞鹤”号、“翔鹤”号暂不回家，转向特鲁克军港支援第四舰队的“MO 作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云舰队在锡兰海战中曾两次遭遇突发的危险，却并未引起南云、草鹿、渊田、源田等人的重视，轻易取得的胜利掩盖了所有缺陷，如机动部队防御空中打击的能力不足，担负空中掩护的战斗机调配不合理等。对此发生警觉的反倒是一个局外人，他就是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小泽针对战役中出现的突发事件，详细计算了鱼雷更换炸弹所需的时间，并就其他潜在危险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交了特别报告。

可惜“胜利病”的蔓延使几乎所有人都未将此看在眼里，只有黑岛首席参谋给予了一些关注，也并未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其他再也没人认为这次作战存在什么问题。开战以来，上帝一直眷顾着日本人，但他永远不会只对一个人微笑，况且日本人属于邪恶的那部分。现在连他老人家都对南云舰队的胜利感到腻味了。可善良的上帝在准备抛弃他们时，还利用并不起眼的锡兰海战给他们两次明显的暗示。高傲的日本人对这些善意的提醒视而不见，最终酿成中途岛的大败。

尽管被人家打得头都不敢露，但英国人还是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锡兰并未被日军占领，东方舰队也基本保存了实力。他们解释日本人之所以撤退，是因为在锡兰海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丘吉尔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卷土重来，随后向锡兰调去了 3 个师。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日本人同样宣称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他们击沉了敌人大量舰只，还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印度洋——似乎他们的理由更充分一点儿。这样，英国人至少不会在海上给缅甸和苏门答腊带来任何麻烦了。

东方舰队撤出印度洋之后，沮丧的丘吉尔多次致电罗斯福，缅甸和印度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建议美国太平洋舰队能够派出主力舰只和萨默威尔合兵一处，“威胁一下猖狂的日本人”，或者在西太平洋发动攻势将日本人从印度洋引开。美国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对此毫无兴趣。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目前在太平洋也只是干些打了就跑的活儿，只能增派一些轰炸机去加强印度的防御。

罗斯福未向丘吉尔做出任何暗示，由他亲自授意组织的一项秘密反击行动已箭在弦上——历史上称这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第五章

杜立特空袭

舰队来了新掌门

19 世纪中期，在得克萨斯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位名叫查尔斯·亨利的德国移民在宽阔的大街上盖起了一个土坯房小旅店。由于一些农牧场主、军人和西部拓荒者经常光顾，小旅店生意颇为兴隆，亨利不久就扩大了营业门面。老人自幼热爱大海，就给旅馆增添了船篷一样的门框，还增设了一个高高的船桅。远看上去，旅馆就像行驶在大海上的一艘船，人们形象地叫它“轮船旅店”。

由于早年有过海上经历，健谈、豪爽且爱好吹牛的亨利爷爷经常会喋喋不休地向住宿客人、邻居和孩子们讲述他小时候海上经历的有趣事儿，听起来好像他当过船长似的。在回忆起大海的恐怖时，他多次摇头向大家表示，再也不愿出海去航行了。“我讨厌海，”亨利露出严肃的表情，“一旦你厌恶了海，你就不能去海上旅行。大海要惩罚你，会把你一口吞下去的。”

但亨利爷爷似乎马上忘掉了刚刚讲过的故事，当他再次表示对海的热爱和向往时，往往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每当此时，健忘的爷爷就会不好意思地自嘲：“我乞求上帝饶恕，答应将我的一个孙子献给海洋，去当一名海军上将。”

亨利爷爷有 4 个儿子。其中沉默寡言的伯纳德身体最差，患有严重的肺病和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致命的。医生劝告伯纳德不要结婚，但他还是执着地爱上了屠夫亨利·亨克美丽的女儿安娜。安娜在她 12 个兄弟姐妹中居长，大姐的责任心使她宽容而富有爱心。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但她最终还是同害羞的伯纳德订了婚。1884 年 3 月，两人喜结连理，当时伯纳德 29 岁，安娜 20 岁。仅仅 5 个月后，可怜的安娜就成了小寡妇，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1885 年 2 月 24 日，安娜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和他父亲一样有着浅黄色的头发。她给儿子取名切斯特·威廉。这个男婴长大后加入了美国海军，他就

是二战时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亨利爷爷的一句戏言最终变成了现实。

由于是遗腹子，切斯特从小就缺乏父爱。幼年时期，和他感情最深的人无疑是母亲和那位热爱大海的爷爷。后来尼米兹在回忆起祖父时，感慨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但我有一个白胡子好爷爷，我常常瞪大眼睛，听他讲述青年时代在德国商船上的传奇故事。爷爷常说，大海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对付它的最好办法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遇事不必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时他的叔叔威利在马萨诸塞州获得大学学位后回到了家。他可能是整个弗雷德里克斯堡最有学问的人了。威利向寡居的嫂嫂求婚，1890 年圣诞节，他们结婚了，切斯特不用改姓就有了一个新父亲。

相比麦克阿瑟或山本五十六，尼米兹的少年时代可谓平淡无奇。家境贫寒的他很小就学会了帮助母亲揉面做面包。从 8 岁起，他就开始在舅舅经营的肉店担负起一份送肉的工作，估计和今天的外卖差不多。每周 1 美元的工资对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大一点儿之后，他开始放学后到姑母经营的旅馆帮忙，帮助修理草坪、耙草、劈柴，为 10 多个炉子和壁炉生火，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也会站柜台，往往熬到旅店打烊。姑母除了提供食宿，还付给他每月 15 美元。

贫困的山区生活培养了切斯特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得克萨斯人淳朴、豪爽的民风又造就了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少年尼米兹心中始终有一种要冲破命运樊篱，去成就一番事业的渴望。他不愿就此困于封闭狭小的山乡，而希望离开家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纵横驰骋。

是金子终究会发光。15 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陆军中尉克鲁克香克、韦斯特维尔特投宿于他工作的旅馆，他们的翩翩风度深深吸引了少年尼米兹。他因此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国会议员詹姆斯·卢瑟·斯雷登，请他推荐自己去西点军校就读。但斯雷登说，他为陆军学校推荐学员的名额已满，同时告诉少年，今后他也不可能获得类似机会。理由是他的选区有好几个军营，许多军人子弟都排队等着呢，他们将获得优先推荐的机会。看着这个腼腆害羞的孩子，好心的议员还是为少年打开了另一扇窗："如果我推荐你

去海军军官学院，你愿意吗？”

切斯特过去全然没有听说过海军军官军院。失望之余，少年还是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我愿意”。正是由于议员的善心和灵机一动，改变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

1901 年 4 月，16 岁的尼米兹在当地海军军官学院的招生考试中名列第一。7 月，他跟随议员到了安纳波利斯，为参加 8 月举行的全国考试做最后准备。两个月后，小伙子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1901 年 9 月 7 日，尼米兹正式宣誓成为海军军官学院学员。此时正是美国海军的复兴时期，他的班上有 131 名学员，是 1845 年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和日本海军将领大多有着“海兵”和“海大”的经历类似，二战期间美国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较著名的有欧内斯特·金、派伊、哈尔西、斯塔克、金梅尔、英格索尔、戈姆利、弗莱彻、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特纳等，他们都是尼米兹的师兄或师弟。

1905 年 1 月 30 日，尼米兹顺利从海军学院毕业，在 114 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七。排名第四的罗亚尔·英格索尔在尼米兹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第二天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他们这期学员中，最终晋升海军少将以上军衔的多达 16 人。

回得克萨斯老家短期休假后，尼米兹前往旧金山的“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这艘战列舰排水量 12000 吨，最大航速 17 节，舰长莱维特·洛根上校是海军学院 1867 年的毕业生。上舰不久，尼米兹就随这艘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向远东进发。

恰好当时日本在与俄国人的战争中获胜。在明治天皇举办的庆功晚宴上，初出茅庐的尼米兹邂逅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东乡平八郎。22 岁的小伙儿竟破例拦截东乡向他敬酒，东乡也愉快接受了邀请。这段经历给青年尼米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后来一直未再见面，但很多年后尼米兹对这一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此节在老酒《太平洋战争》第一部“日俄战争”一章中已有描述。

1907 年 1 月 31 日，尼米兹晋升海军少尉，不久就出任小型炮艇“帕奈”号艇长，同时负责棉兰老岛波洛克的一个海军站，那里驻有 22 名海军陆战队员。不久，基地司令哈里斯少将突然调他到驱逐舰“德凯特”号上主持工作。22 岁

的海军少尉担任驱逐舰舰长，创下了美国海军的历史纪录。他的同学中，斯普鲁恩斯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是26岁，哈尔西30岁，金36岁。

意外很快出现。1908年7月7日，由于疏忽大意，“德凯特”号在进入马尼拉湾南面的八打雁时不慎搁浅。直到第二天清晨，一艘小汽艇才把驱逐舰从沙滩拉入深海。少尉尼米兹如实上报了此事，并以“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失职罪”被传讯到“丹佛”号巡洋舰上受审。鉴于当时八打雁地区海图不明，尼米兹是主动交代且是初犯，法庭减轻了他的罪行。法官认为，尼米兹虽有过错，但仅仅是“疏于职守”，决定由“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虽然因此丢掉了舰长职务，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少尉的前程。一年半后，尼米兹由少尉直接晋升海军上尉。30年后，他还将从海军少将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有关“中”的军衔他只干过中校。这点似乎还不如老酒，咱自封海军预备役中尉而且终身，可这一军衔尼米兹一天都没任过。

1909年1月，他被调到潜艇第一支队任职，对此尼米兹颇感失望。当时潜艇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大家眼中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玩意儿，在潜艇上服役往往预示着前途的暗淡无光。不过尼米兹还是尽力摆脱失望情绪，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中去。他相信无论多么乏味的工作，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在此期间，他试图对潜艇的动力系统进行改造，主张用柴油发动机代替汽油发动机。由于刻苦钻研技术，他成为公认的柴油发动机技术方面的权威，还因此获得了到德国学习发动机技术的机会。

1913年4月9日，尼米兹与凯瑟琳·弗里曼结为夫妇，两人共育有4个子女。和凯瑟琳的结合颇具戏剧性，他本来是去和凯瑟琳25岁的姐姐伊丽莎白约会的，那时候是1911年。没想到当时姐姐恰好不在，在桥牌桌上，他邂逅了19岁的妹妹。当时牌桌上“三缺一”，这个19岁且不喜欢桥牌的姑娘被临时拉去凑数。两人就此一见钟情，他从姑娘身上看到了母亲的特征。不动声色的凯瑟琳也在悄悄留意着尼米兹，后来她回忆说：“我仔细端详了这位年轻先生，心想他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男子。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眉清目秀，笑容和蔼可亲。”

当时美国柴油发动机需求量很大。那些制造商很快发现，年轻的尼米兹上尉很可能成为美国海军中最负盛名的柴油机专家。美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商派

人诱劝尼米兹离开海军，到他们公司任职。当时尼米兹在海军的月薪是240美元加48美元房租补贴，这家公司给他开出了25000美元的年薪，一次签5年合同。公司同时指出，钱不是问题，尼米兹可以随意开价，签10年合同就给年薪40000美元。对此尼米兹回答道："不，谢谢您，我不想离开海军。"

1916年8月，已届而立之年的尼米兹晋升海军少校。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塞缪尔·罗比森上校的工程副官。其间，他还在海军作战部短期履职，成为潜艇设计委员会的高级成员，随后出任"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副舰长。在华盛顿短短6个月的工作时间里，尼米兹已经崭露头角。

1920年6月，尼米兹奉命去珍珠港，利用一战时期的报废物资修建一座潜艇基地。他的工作受到了当地指挥官的不少刁难。尼米兹用半拉半偷的手段搞到了足够的物资，成功完成了基地建设。很多年以后，他曾戏谑地告诉大家，珍珠港潜艇基地是他用偷来的物资建成的。当年年底基地落成时，尼米兹已晋升海军中校并成为基地指挥官。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再次回到这里，担负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指挥任务。

1922年春，尼米兹奉命前往海军军事学院进修，这是他迈向更高职务的重要一步。进修结束时，他接到了前往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上报到的命令，出任罗比森少将的副官、助理参谋长和战术官。同年10月，罗比森被任命为美国舰队司令，尼米兹继续留任原职。1927年9月，尼米兹晋升临时上校，翌年1月2日正式晋升上校军衔。

1931年6月17日，尼米兹被任命为圣迭戈驱逐舰基地司令官，那里有大约35艘退役的老驱逐舰。1933年夏天，他调任"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舰长。这是一艘传奇战舰，它的几任舰长都有着光明的前途。除了第三任舰长尼米兹外，第一任舰长詹姆斯·理查德森后来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和美国舰队总司令，未来大西洋舰队的司令官英格索尔曾是该舰的第二任舰长。

1935年4月，尼米兹出任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助理，局长是他的得克萨斯州老乡安德鲁斯少将。两人关系并不融洽，但由于安德鲁斯时常脱岗，尼米兹经常干的是局长的活儿。当时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经常生病，尼米兹也曾多次代行他的职权。这些经历使尼米兹熟悉了海军部的很多工作细节，对他未

来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尼米兹对未来的事物具有惊人的预见力，1938 年在和儿子的一次谈话中，尼米兹说："我确信，未来终有一天我们将同日本和德国打一场战争，战争将从残酷的突然袭击开始，美国军队将首先失利。到那时华盛顿方面将会对所有的海上指挥官反感。虽然那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仍将被免去职务。我希望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委派到海上任职，那才是一条真正的晋升之路。"这次谈话距他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只有 3 年时间。

1938 年 5 月，尼米兹接到了新的任命。7 月 9 日，他在圣迭戈出任第二巡洋舰分队的司令官，并在 23 日晋升临时海军少将。

正当事业一帆风顺之时，尼米兹患上疝气，不得不住院手术，并因此丢掉了巡洋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病愈后的尼米兹意外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1938 年 8 月 17 日，他在长滩的新旗舰"亚利桑那"号上升起了将旗。1939 年 6 月 15 日，尼米兹再次回到海军航行局，职务不是助理而是局长。虽然他一直希望当一名舰队指挥官，但当又一次被安排到机关工作时，尼米兹仍然能欣然接受且毫无怨言。

此时美国海军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积极准备，海军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海军航行局的主要职责是征招和培训水兵，并将他们分配到各个部队服役，海军航海局长基本相当于人事局长。

1941 年 1 月，因为对罗斯福将太平洋舰队前出至珍珠港的做法颇有微词，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被解除了司令官职务。当时罗斯福就有意让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但他以资历太浅予以婉拒。尼米兹考虑在和平时期，越过 50 多位比他资深的军官出任这一要职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况且在和儿子的谈话中，尼米兹明确提出，那支舰队在战争之初将受到意外打击，这个时候出任这一要职是不明智的。当儿子问他为什么选择待在岸上时，尼米兹说："我相信一旦战争来临，我们可能毫无准备，海上指挥官会被免职，我希望成为接班的而不是被免职的。"

特别在得知好友赫斯本德·金梅尔少将也是候选人之一后，尼米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项任命——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一次抉择。金梅尔越过了排

在自己前面的31位军官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同时晋临时海军上将，并因珍珠港事件蒙受了一生的耻辱。

由于工作职责与实际作战并无必然联系，加上同样无法阅读“魔术”系统破译的情报，对远东战局，尼米兹和金梅尔一样判断有误。战争的到来毋庸置疑，尼米兹判断日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新加坡。因为不在其位，判断错了也无关大局，这对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1941年12月7日，尼米兹在家中正等着欣赏音乐会，突然传来了珍珠港遭袭的爆炸性消息。走出家门，他告诉夫人：“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2月16日，总统和海军部长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告诉诺克斯：“让尼米兹去珍珠港，坚守岗位，战争不打赢就一直待在那儿。”

之前罗斯福对金梅尔并不熟悉，他认为这位将军只适合在和平年代掌军。历史很快将会证明罗斯福的慧眼识珠，他是根据自己对尼米兹的品质和才华的深刻了解做出这一选择的。在总统眼里，尼米兹具有政治家的预见力，他的知人善任、善于把握全局、包容和勇气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总统的这一任命，海军内不服气的大有人在。早在1941年秋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就曾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金将继续执掌大西洋舰队，尼米兹将指挥亚洲舰队，他心目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第一人选是自己的助手英格索尔。事实证明，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其他人还是少操心为妙，否则只会换来没面子。

即使在尼米兹已经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1942年2月，海军部长诺克斯还曾秘密组织了一个由9名现役或退役海军名宿组成的非官方遴选委员会，斯塔克和金也在其中且免选，委员会负责为总统选出40位“能力最强”的海军将领，条件是至少得到5票。3月9日，诺克斯向总统提交了人员名单：全票的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和罗伯特·戈姆利得到了8票，英格索尔、弗莱彻、菲奇、特纳、米切尔得了7票，得6票的有麦凯恩、利里、史密斯，德雷梅尔和西奥博尔德得5票。罗斯福的意中人尼米兹并未入选，就是说没能得够5票。同样落选的还有派伊、斯普鲁恩斯和金凯德。由此可见，罗斯福对尼米兹的任命是力排众议的。

匆匆赶回海军部后，诺克斯立即叫来了尼米兹。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位海

军航行局局长忙得脚不沾地。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部长办公室时，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诺克斯并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请尼米兹落座，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出发？"

疲惫不堪的尼米兹心不在焉："那要看让我去什么地方，在那里待多久。"

"去珍珠港，指挥太平洋舰队。我想时间会很长，你将直接晋升海军上将。"

尼米兹闻言，大吃一惊。此时在他前边还有28位资历更深的将领，年初他就曾以这一原因婉拒过这一职务，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来了，况且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想到自己将去接替一位倒霉的老朋友，尼米兹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不能含糊的，他立即意识到了肩上的重任。

回到家中，尼米兹发现凯瑟琳仍然躺在床上，她的感冒还没有好。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坐在夫人身旁，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问道："你还在发烧吗？"

似乎发现了丈夫满怀心事，尼米兹夫人回答："不，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就要成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了。"

"你总是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认为那是最高的荣誉。"看着丈夫一脸烦恼的样子，凯瑟琳提醒道，"你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吗？"

"亲爱的，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不得不告诉你，那支舰队已经沉入海底了。"

消息迅速在家中传开。尼米兹的两个女儿小凯瑟琳、南希，还有儿媳琼一起围拢过来，大家兴奋地叫道："爸爸要去珍珠港了！"

尼米兹拿出铅笔在一本便笺上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我将全力以赴。"然后将便签上的字念给大家听。当本子传到小凯瑟琳手中时，她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请另写一份吧。"

尼米兹重新写了一张，南希把它撕下来据为己有，接着儿媳琼也得到了一张同样内容的便笺。

1941年12月25日，一个让人无比压抑的圣诞节，美国太平洋舰队新任掌门尼米兹海军上将飞抵珍珠港，陪同他的只有副官哈尔·拉马尔海军中尉一人——老酒再次觉得自封海军中尉确实高了，尽管只是预备役。

当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降落时，尼米兹透过暴雨向下俯瞰那一幅令人心碎的悲惨场景。作为主锚地的东海湾水面上覆盖着一层乌黑的燃油，"俄克拉何马"

号和“犹他”号舰底朝天，旁边躺着一艘布雷舰。不远处的“内华达”号搁浅在沙滩上，“加利福尼亚”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那是他3年前的旗舰——已没入水中，只有舰身上部隐约可见，舰桅倾斜且熏得乌黑。

清晨7时，当飞机冲破黎明的晨雾在靠近福特岛的港口平稳着陆时，尼米兹开始低声吟唱道：“啊！回来吧，所有的信念！”

机门刚刚打开，一股由柴油、烧焦木头、变质油漆和腐臭尸体发出的混合气味一下子冲进了他的鼻孔。一艘满身油污的救生艇开了过来，着便服的尼米兹带着几分不悦跨进了污秽的船舱，他向前来迎接他的夏威夷海军航空兵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少将、金梅尔的参谋长威廉·史密斯上校等人伸出了手臂：“我的名字叫尼米兹，得克萨斯人。”他试图通过此举来缓解刚见面时的紧张气氛，但显然未能成功。

简短寒暄之后，尼米兹立即转入了正题：“威克岛方面有什么消息？”当被告知援军已被召回且日本人已经登岛时，上将沉默良久，未说一句话。

大雨下个不停，几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竭力不让雨水将衣服打湿。史密斯上校解释说，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船只打捞出许多泡胀后漂出海面的奇形怪状的尸体，这又引起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尼米兹告诉史密斯：“你回到办公室向华盛顿报告，我已经到了珍珠港。”然后回头凝视着东海湾喃喃地说，“看到这些舰艇如此景象，简直太可怕了。”

救生艇停靠在潜艇码头上，特赖恩上校带着尼米兹走向了一辆轿车，太平洋舰队代理司令官派伊中将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新司令官来了，派伊顿觉肩上的压力轻了许多。之前关于他放弃对威克岛增援所引起的争议也该告一段落了。汽车载着两人在一幢美丽的房子前停下来。尼米兹问派伊“有没吃过早餐”，拜伊说已经吃过了。

“那么就请您陪我再吃一点儿吧，”尼米兹说，“看了那些景象之后，我真不愿意一个人单独吃饭。”

两人匆匆用过早餐，前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将军就到了，此时他只佩戴了两颗星，而不是以前的四颗。金梅尔脸上多少有些沮丧的样子，尼米兹为老朋友的情绪感到震惊，主动上前握住了金梅尔的手。“我很同情您，”尼米

兹诚恳地说，“这样的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我想请您留下来，我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需要您。”

利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的间隙，尼米兹对珍珠港基地进行了全面巡查。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工作过，这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尼米兹很快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从目前招致失败的情况看，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已不适合到海上亲自坐镇指挥，这一职责过于庞杂，他是不能远离指挥中枢随舰队出海的，这儿就是他今后需要长期驻扎的地方，如果日本人愿意的话。对尼米兹来说，他并未亲自参加过一战中的某一次战役，现在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是如此。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恰恰符合现代战争的规律，并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尼米兹的第二个结论同样令人宽慰。他认为“珍珠港的灾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用他的话来说，损失本来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整个基地几乎完好无损，那些注定要成为未来海战主力的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和潜艇都在，“要是上次日本人摧毁了我们的油料供应，整个战争就会至少再拖上两年”。这些当然都拜半途而废的南云所赐。

虽然目前尚无法预估今后的海战主力，但毋庸置疑，那些搁浅或者受伤的战列舰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目前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前往西海岸维修。如果之前太平洋舰队出港作战的话，现在这些舰只肯定找不到了。尼米兹坦承，当时金梅尔的舰队不是在海上而在停在港内实在是“上帝发了慈悲”。目前对他来说最需要的是时间。据情报分析，那些袭击了珍珠港的日军航母目前都已撤得很远了。

尼米兹发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士气低落”，那些经受了沉重打击的官兵暂时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守备部队和舰艇部队怀着满腔怒火准备报仇，但由于迟迟不见行动和坏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威克岛增援失败而松懈下来。尼米兹认为自己必须尽快就位，行使起舰队司令官的职权。

194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8 时，在“茴鱼”号潜艇的甲板上，57 岁的尼米兹上将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后来他曾开玩笑地说，日本人在珍珠港只给他留下了潜艇。崭新的将旗飘扬在潜艇的桅杆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寒酸，选择一艘潜艇迎来这一神圣的时刻对尼米兹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高大威猛

的战列舰都已沉没或在维修之中，三艘航母以及巡洋舰、驱逐舰正在执行迫在眉睫的防御任务，只好如此将就了。在那一刻，尼米兹想起自己作为潜艇专家，在潜艇上就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尼米兹向包括金梅尔、派伊在内的众多官兵发表了讲话。演讲虽然简短却富有战斗性，最后他说："我们已经承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但战争的最终结局毋庸置疑。"其实尼米兹什么都不想说，他的讲话更多是为了满足那些特地赶来寻找噱头的新闻记者。从外表看，尼米兹不是那种供人拍照、画像的材料，他从不好出风头，说话嗓门也不高。

一名记者提出了问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尼米兹稍微沉思后回答说："枕戈待旦，做好准备，把握时机，去争取胜利。"

如此不煽情的说法显然无法让大家满意。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对此抱怨道："他虽然很坦率，但似乎什么都没说。"

当天下午，尼米兹召集金梅尔、派伊以及驱逐舰队司令官米洛·德雷梅尔——他是尼米兹选定的参谋长——召集众多参谋人员开会。他清楚地看到，因为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几位高级将领的白头发增添了许多。原来的参谋班子中，有人还在遵照医嘱服用镇静剂。

现场气氛令人压抑，所有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中国有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曾经跟随金梅尔、派伊的参谋人员因珍珠港事件和援救威克岛的失利仍在自责。很多人认为，尼米兹将根据个人的喜好重组参谋队伍，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纸调令，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华盛顿委派的罗伯茨委员会已到了夏威夷，追查所有人在失败中是否渎职。如果金梅尔和肖特被追究责任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脱不了干系的。负责希卡姆机场供应和工程事务的威廉·法纳姆陆军上校说："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海军人员尤其担心。他们就像输了球的足球队——确实被打垮了。"

"不会有任何调动，"尼米兹说，"我对在座各位完全信任。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但我对最后的结果毫不怀疑。"尼米兹坦诚的话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不认为面前的这些人应该对珍珠港事件负责。作为海军航行局的前局长其实也就是人事局长，这些人很多是他亲自选拔到太平洋舰队的，他们都是能力很强、训练有

素、富于献身精神的职业军人，武断地撤换这些参谋人员不但不公正，而且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后来尼米兹在回顾这段时期时说："所有参谋人员都患了炮弹休克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士气，这些军官必须得到解救。"不过他清楚精神上完全恢复尚需时日，太平洋舰队在几个月内不可能大举反击。

尼米兹要求大家和自己一起坚守岗位，继续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如果有人想要调离，他愿意听取他们的个人意见，尽可能使大家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但是，"尼米兹最后说，"对某些关键位置上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留任。"这个简明扼要的声明解除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束缚大家的精神枷锁。斯普鲁恩斯感慨地说："就像在封闭的房间里，有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吹进来一股新鲜空气一般。"

尼米兹的确深孚众望。在之后的岁月里，太平洋舰队所遇到的巨大挑战将证明他是一个继承了罗伯特·李将军传统的伟人。当年李虽然战败，受到的爱戴却远远超过了打败他的格兰特。很多人认为，尼米兹的气质、性格和能力与李将军极度相似。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斯普鲁恩斯——这位后来被称为"海军上将中的海军上将"曾如此评价自己的新上司："尼米兹身上有着许多优秀品质，谁也不能只举出一项就说'这就是尼米兹将军'。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准备打仗，他喜欢愿意打日本人的军官。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会被调离。"

战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艾德温·帕尔玛·霍利曾做过一段精彩的评论："哈尔西能在一场海战中取胜，斯普鲁恩斯能在一场战役中取胜，而尼米兹能在一场战争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

必要的调整还是要有的。金梅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上校已具备晋升少将的资格，一旦新的晋升令到达，尼米兹将委任他为一个重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德雷梅尔少将被尼米兹选为自己的参谋长，金梅尔的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将继续留任。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太平洋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少校也意外留下了。对于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莱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莱顿本人也为未对金梅尔及时提出预警而感到内疚和自责。不单是别人，连他也认为自己肯定会被解职。尼米兹出人意料地将他留在了司令部，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

事实上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除了尼米兹本人，莱顿是极少数自始至终

在司令部工作的人，最后甚至成了尼米兹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关键人物，就像黑岛龟人对于山本五十六那样。莱顿果真不辱使命，知耻而后勇的他在未来战争中表现堪称出色。美军能够在中途岛取得大胜以及成功猎杀山本，莱顿可以说厥功至伟。

新官上任三把火，尼米兹和他的太平洋舰队必须尽快有所动作！

隔靴搔痒

开战以来，日本陆海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美、英、荷、澳各路盟军纷纷败退。战事之顺利连日本人自己都未曾料到。对此，得意忘形的东京电台英语广播反复播送着这样一句话："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类似文章也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了重创，但它们肯定还在，并且时刻都不会闲着。就在尼米兹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头一天，1941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约瑟夫·金上将升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成为尼米兹的顶头上司。

金于1901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成绩是骄人的第四名。那一年9月，尼米兹入学，金于 6 月毕业，等于两人在学校没有碰上面。毕业之后，金曾在多艘驱逐舰和战列舰上服役，还担任过潜艇部队的司令官。1927 年以 48 岁高龄获得海军飞行员资格后，金曾担任"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出任过海军航空兵的最高行政职务和航母舰队指挥官。在 1939 年与斯塔克竞争海军作战部长失败后，金被贬到海军委员会任职，这是一个很受尊敬但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地方，通常是退休的先兆。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了金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随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全线告急，金于 1940 年底再次出山，执掌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 年 12 月 18 日，罗斯福总统决定大幅削减海军作战部长的权力，将其职责仅仅限制在行政和后勤方面，相应加大了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职权。虽然已经 63 岁，但这位新总司令从外表到举止都显得年轻，他时刻佩戴着军帽以遮盖自己没有几根毛发的头顶。众人眼中的金聪明过人，专横跋

扈，语气尖刻，御下极严。他暴躁的脾气远近闻名，以至于在同学录中有着这样的记录，“说起脾气来，可千万别跟那个炸弹开玩笑”。罗斯福曾评价金是一个“用喷灯刮脸的人”——他的每根胡须都浸满了强硬，必须用火才能烧掉。知父莫如女，他的女儿也说：“我父亲是美国海军中性情最平稳的人，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发怒。”美军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曾说：“这位高级将领毫无幽默感，对人严酷无情，在海军中受到的尊敬多于爱戴，那些尊敬往往来自他显赫的职位。”

金嗜酒，喜爱历史，崇拜拿破仑。对历史的欣赏使他在 12 月 20 日接受美国舰队总司令任命后，还试图拖到 1942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职，这样发生在 1941 年的那些倒霉事儿就跟他毫无关系。金崇尚进攻，打算不放过任何打击日本人的机会。“没有哪个打架的人可以通过防守——仅靠躲避对手的攻击而获胜，”金说，“赢家会进攻并持续攻击，尽管为了能不断进攻他不得不吃到对手几记硬拳。”

与前任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相反，金对与英国有关的所有事务都持有偏见或者是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对自己的同行皇家海军更是如此。金对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颇有微词。即使在表面上勉强表示赞同，但作为“太平洋优先战略”的积极倡导者，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兵员和物资。

曾有这样一个广为流行的传说。说金去了天国，一位海军军官随后也去了那儿。圣彼得告诉这名军官：“自从金来到之后，天国进行了改组，并且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对此这名军官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金经常认为他自己就是全能的上帝。”战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军高级将领说：“伟人都有自己的弱点，金的弱点在人事方面。”他用错人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与尼米兹形成了鲜明对比，知人善任的尼米兹总能将人放在最能发挥其特长的位置上。两人共同点也有很多，都对祖国和海军事业忠心耿耿，他们禀性聪慧、为人正直、处事果断精明、讨厌繁文缛节和拖拉作风，都是天生的战略家和组织者。战后，1945 年 12 月 15 日，正是由于金的大力举荐，尼米兹才有幸出任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军作战部长。

两人在战争中的关系并不融洽，在初期尤其如此。金对金梅尔的前任理查德森、尼米兹、弗莱彻等曾经在海军航行局等机关工作过的将领不太感冒，给他

们起了个外号叫“华盛顿复读机”。他认为这些人的晋升很多不是凭能力而是因为近水楼台，和领导脸熟。金称他们为“和事佬”，因为他们总是竭力去和稀泥，不愿处分失职的部下。

金的办事风格与斯塔克截然相反。斯塔克往往只提出方向性意见供下属参考，属于温言劝导型。权力欲极强的金是高调命令，他不仅对尼米兹严加约束，而且没过多久就打起了大幅削减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实权的主意。金的指示往往很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都说得清清楚楚。

有了金这样的上司，尼米兹肯定闲不下来。果不其然，就在任职当天的12月30日，屁股刚刚挨着凳子的金立即向还没坐上凳子的尼米兹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明确指出太平洋舰队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一、除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中途岛一线外，必须保护上述地区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二、保障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络，“意义仅仅比上稍逊一筹”；三、制止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进一步扩张并展开反攻，迅速恢复因珍珠港事件和放弃威克岛所丢掉的士气。

美国的战略大致是，从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经中途岛到萨摩亚群岛，再到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建立一道防线，抵御日军的下一步攻势。为赢得建立防线必需的时间，哈特上将的亚洲舰队将尽可能迟滞日军的进攻，不惜为此消耗掉所有兵力。金指出，海军部已动员海军陆战二旅的4800名队员，他们中的第一批将很快从圣迭戈出发，由刚刚从大西洋紧急调来的“约克城”号航母护航，进驻萨摩亚等战略要地。

金特别强调，以上纯粹防守绝对不行，太平洋舰队必须在近期内发起进攻，回应日本人的叫嚣，同时也对国内民众有所交代。美国海军的方针应该是“该守则守、能攻就攻”，也就是他一直倡导的“攻势防御”。战列舰已失去了战斗力，执行上述任务的无疑是那几支刚刚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组建的快速特混舰队。

在电报最后，金要求尼米兹迅速制订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牵制日本人对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进攻。对此尼米兹冷静地回答“早有预想，正在筹划”。

麻烦不仅仅在此。由于低调的尼米兹不愿主持任何形式的记者招待会，牢

骚满腹的记者直接将此事捅到了海军部。记者出身的诺克斯对以前的同行深表同情，他特意给尼米兹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

对此尼米兹极为不快，但他还是按照部长的指示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希望了解海军下一步动作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珍珠港遭遇败绩之后公众关心的焦点。尼米兹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海军除了坏消息，别无其他消息。他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让日本人从报纸上知晓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无异是在帮敌人的忙，这等于说“真事是不可能告诉你们的”。面对记者的一脸气愤，尼米兹勉强答应如果有适于刊登的消息时将会很快向他们提供，最后他告诉大家“要忍耐”。

无法向报社交差的记者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忍耐”与“逃避”没有任何区别。尼米兹以新闻检查有误为名，免除了海军第十四军区新闻检查官的职务，同时答应了部分记者随舰采访的要求，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2 年 1 月 8 日，尼米兹主持召开了首次作战会议，参会的除了新任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未来一段时期将在太平洋上叱咤风云的大腕也悉数到场。他们包括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他的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少将，酷爱加油的弗莱彻少将，等等。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派伊中将和麦克莫里斯上校提出的作战计划：一、增派一支航母舰队策应在圣迭戈的“约克城”号，护送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到萨摩亚；二、两支航母编队随后分头对日军占领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突袭；三、第三支航母编队负责突袭威克岛，阻止那里的敌机增援马绍尔群岛；四、第四支航母编队继续留在夏威夷附近实施警戒。

派伊强调，上述作战在间接防卫萨摩亚群岛的同时，也可以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并从侧面回答“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的问题。

珍珠港到处弥漫着浓厚的失败情绪，立即有人对上述计划提出质疑。反对者的理由是：既然日本人能够利用航母来偷袭珍珠港，那他们一定也清楚美国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回敬他们，肯定会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布置重兵把守。目前，遭受重大打击的太平洋舰队首要任务是防守不是进攻。有人私下说，那些战列舰已经被金梅尔葬送了，如果尼米兹再把仅存的几艘航母也搭进去，大家干脆卷铺盖回西海岸算了。

幸运的是，进攻计划得到了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的大力支持。这位海军中将习惯含着胸，摆出好斗公鸡的姿态，他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很凶，再强悍的人也会在他的谩骂、讥讽中退缩下来。哈尔西嘲讽反对进攻是纯粹的失败主义言论，“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的话，我们永远无法制止这场战争”。不但如此，他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带队实施攻击。

尼米兹对哈尔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为感动。之后哈尔西遭到他人攻击，尼米兹都会回忆起这一刻的场景：“我不会加入任何中伤他个人荣誉的阵营。”

会议第二天，尼米兹单独约见了哈尔西。早在海军学院学习时期，他就结识了当时的橄榄球明星哈尔西。论年龄，哈尔西比尼米兹大 3 岁；论资历，哈尔西是高一届的师兄；论军衔，战前哈尔西是中将，而尼米兹仅仅是少将；论经历，哈尔西海上征战的阅历远远超过了尼米兹；论出身，尼米兹来自山区的平民之家，哈尔西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上校军官。可是现在，各方面似乎都好一些的哈尔西反而成了尼米兹的下属。

两人性格也截然不同。尼米兹是有涵养的绅士，而哈尔西则是大大咧咧。前者以遇事镇定、有良好自制力著称，后者则习惯于冲动和凭直觉办事。尼米兹近乎执着地遵循三思而后行的原则，哈尔西则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干到哪儿，过后才仔细掂量。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3 年 1 月，哈尔西就高调宣称对日战争将在当年年底结束，事实远非如此。两人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忠于职守，勇于决断，敢于直面困难和挑战，对人忠诚、坦荡，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优点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和喜爱。

在许多资料中，这位战功卓著的海军五星上将常常被称为小哈尔西，原因在于他出生于一个海军家庭，他爹才是大家俗称的老哈尔西。哈尔西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大海的热爱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在自传《哈尔西上将的故事》中他写道：“我的好多祖先都是航海家与冒险家，崇尚暴力，不愿受法律约束，喜欢烈酒，言辞蛮横。”其家族 18 世纪的一位先祖约翰·哈尔西甚至是一艘海盗船的船长，他父亲老哈尔西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 1873 年的毕业生。

1882 年 10 月 30 日，小哈尔西出生时，老哈尔西还仅仅是个海军上尉。幼年时代的哈尔西调皮捣蛋，到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时常满身是伤回家。一次，

他拿着弹弓，把几条街上的路灯全打不亮了——这枪法也真不错，换来了老哈尔西的一通暴揍。在宾格利学校就读时，哈尔西曾患过严重的肾炎，医生的处方是每顿饭喝两杯牛奶。半年多的患病经历使得痊愈后的哈尔西终生不愿再碰牛奶。

1897 年，15 岁的哈尔西试图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读，但老哈尔西只是一个普通军官，与海军高层和议员没有什么交往。那年 1 月，少年哈尔西给当时的总统麦金利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自荐信，信中他说：“或许我写的信对您来说没有其他信写得好，但是我衷心想做到那样。我想要您帮个忙，如果您还有海军学院推荐名额的话，请您把那个名额留给我。我一个议员都不认识，而且我所在的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分区名额已满，我的父亲在 1895 年就开始担任高级上尉，而且马上就要晋升。最后谨祝您带领美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取得伟大胜利。这样的赞美之言您已经听无数人说过了，根本不用我这样的孩子再来赞美您。”

写出的信毫无回音。没有办法，哈尔西只好到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就读。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些杰出人物相反，哈尔西的学习成绩简直一团糟，只有个别功课拿到了及格分数。老酒也认为，以他那火暴脾气当医生实在也不太合适。换句话说，将来如果真有了哈尔西大夫，那也最好去儿科，他那“图腾”似的吓人模样保证孩子见了都不敢哭。

他的母亲安妮·布鲁斯特女士仍在为实现儿子的愿望奔波努力。她在新泽西州大律师格瑞戈的介绍下径直来到了白宫，在向总统介绍了儿子的梦想后，她喃喃地说：“我一直在祈祷，我一直在非常虔诚地祈祷。”

“夫人，”麦金利总统亲切地说，“您的祈祷已经得到回应了。”

就这样，1900 年 7 月 7 日，小威廉·弗雷德瑞克·哈尔西在美国海军学院庄严宣誓入伍，未来的一代名将自此步入正途。

在海军学院，哈尔西的成绩依然平平，在 62 个人中排名第四十三位。但他体育很好，是学校著名的橄榄球明星，尼米兹正是在球场上认识了这位未来的战友。哈尔西讨厌枯燥的队列操练，但他还是愉快地参加了麦金利就任第二任总统的列队表演，因为是他介绍自己加入了海军学院。海军方阵的旗手是欧内斯特·金，他身后方阵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太平洋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对面是西点军校的陆军方阵，一个三年级学员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42年后，他们将在同一场战争中并肩作战。可惜总统讲话时暴雨如注，大家被淋成了落汤鸡。

不只学习不好，哈尔西还是学院有名的刺儿头。三年级时，他因为违规抽烟、上课迟到、列队时讲话、夜晚私自外出受到过多次警告。幸好在他升入四年级时，已晋升中校的老哈尔西回海军学院任职。他最后一个学年因成绩太差几乎被退学，老哈尔西要他放弃橄榄球专心学习，他的回答是宁愿退学也不放弃比赛。还好在随后的补考中哈尔西勉强通过了。

1904年2月1日，小伙子总算勉强完成了学业。兴奋的年轻人得到了学院首席监事的美好祝愿："我用世界上所有的好运祝福你，哈尔西先生，但很可能你永远无法成为像你父亲那样优秀的海军军官。"——老哈尔西的最高军衔是海军上校。

为了在战列舰上争取到岗位，刚刚毕业的哈尔西放弃了休假，登上了"密苏里"号战列舰。这艘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列舰排水量12500吨，最大航速18节。颇具戏剧性的是，1945年9月，已晋升海军五星上将的哈尔西在另一艘"密苏里"号上结束了自己的战斗生涯。这似乎又是一个轮回。

1907年12月，在战列舰"堪萨斯"号服役的哈尔西参加了著名的"大白舰队环球旅行"。在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哈尔西邂逅了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接受了日本人赠予的彰显两国世代友好的荣誉勋章。35年之后，指挥航母舰队空袭东京的哈尔西将委托杜立特中校将这些勋章从空中还给了日本人。

1909年，哈尔西中尉出任165吨的"杜邦"号鱼雷艇艇长。这年12月1日，他与范恩·格兰迪小姐结为伉俪。当时送他回家结婚的是海军中尉，后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伴郎中有未来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以及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尔，这些都是前文多次出现的人物。

从1910年2月担任"兰姆逊"号驱逐舰舰长开始，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哈尔西担任过多达两位数的驱逐舰舰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本领。1912年8月，在担任"弗鲁塞尔"号驱逐舰舰长期间，他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未来的总统对这位年轻舰长的娴熟技艺肃然

起敬，他们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持续一生。1921 年 6 月，哈尔西晋升中校，随后短期出任驻德国使馆海军武官。1926 年夏天，在担任战列舰“怀俄明”号副舰长期间，哈尔西晋升上校军衔。

1927 年是哈尔西职业生涯的转折之年，他受命出任海军学院“雷纳·梅赛德斯”号练习舰舰长。可别小看这艘练习舰，美国海军组建的第一支常备航空队就驻扎在这艘舰上。这使哈尔西意外获得了学习航空知识的机会。他对飞行简直着了迷，尽管因视力不佳未能获准参加飞行，但他确信飞机将成为未来海上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研究航空部队如何与水面舰只联合作战的问题。

1935 年，在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受训的哈尔西成功获得了海军飞行员证书，成为一名“迟到的老弟”，随后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舰长。1936 年 6 月，他调任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司令官。1938 年 3 月，56 岁的哈尔西晋升少将，跨入海军高级将领的行列。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出任由两艘崭新的姊妹舰“约克城”号、“企业”号编成的航空母舰第二分舰队司令官，次年改任第一分舰队司令官，管辖“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这些都是太平洋战争初期赫赫有名的功勋战舰。

1940 年 6 月 13 日，哈尔西升任航母舰队司令官并晋升海军中将，开始指挥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母。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太平洋舰队离开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哈尔西就在这里迎来了战争。

相比金梅尔和肖特而言，哈尔西无疑非常幸运。因为战前受命向威克岛运送战斗机，他和“企业”号有幸躲过了日本人的夺命袭击。现在，由于原本被看作主力的战列舰遭受重创，终于轮到他的航母大显身手了。

两人简单讨论了将要袭击目标的情况，尼米兹给师兄的命令很简单：先到萨摩亚群岛和“约克城”号会合，之后袭击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到底袭击哪儿由哈尔西临机处置。尼米兹将此次攻击命名为“橙色作战计划”。

前文说过，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一战时被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之后巴黎和会将上述地域委托日本管理。从那以后，日本严密封锁上述地域，严禁所有外国人进入。对岛上日军实力、防御工事和装备情况，美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吉尔伯特群岛不久前才被日军攻占，防御力量可能稍弱一

点。这些岛屿距离珍珠港很近，日本人无疑会层层设防，进攻风险无疑是存在的。但哈尔西清楚，谁领导了对日本人的首次袭击，谁就将成为美国的英雄。

领衔主演的除哈尔西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八特混舰队，还有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的以“约克城”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本属太平洋舰队的“约克城”号被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临时调往大西洋。目前太平洋形势危急，这艘航母奉调火速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西海岸。在匆匆参加完好朋友尼米兹上将的就职典礼之后，弗莱彻少将已带领几名参谋星夜兼程飞往圣迭戈出掌第十七特混舰队，为前往萨摩亚的亨利·拉尔森准将的海军陆战二旅护航。根据拟订的作战计划，两支特混舰队将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于萨摩亚以北指定海域会合。

安排两艘航母协同作战，是因为尼米兹担心，“要避免出现一艘航母在无其他航母支援时作战，且在离基地 3600 公里之外受损的严重局面”。一个月前，日本人在中国南海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沉了英军的两艘主力舰。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1 月 10 日，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结束时，尼米兹告诉哈尔西：“希望你能够创造历史！”然后陪他一直走到码头。当哈尔西迈步登上交通艇缓缓驶离时，尼米兹再次挥手向他喊道：“愿所有的幸运之神都陪伴着你，比尔！”

1 月 11 日中午，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驶出珍珠港远征太平洋。这支舰队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护航力量包括“切斯特”号、“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 3 艘重巡洋舰，外加 8 艘驱逐舰和 1 艘油船。在珍珠港附近，留下了利里少将以“萨拉托加”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四特混舰队，以及布朗少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后者随后将前往执行轰炸威克岛的任务。

就在“企业”号出发当天，背后就有坏消息传来。这天傍晚，在瓦胡岛西南 900 公里处，以 15 节速度巡航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被日军“伊 -6”号潜艇发射的 1 条鱼雷击中左舷中部，3 个锅炉舱被海水淹没，遭受重创的航母踉踉跄跄回到了珍珠港。随后的检查显示，这艘航母必须回到西海岸布雷默顿船厂进行大修，至少在 6 月之前无法参战，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要是放在 1944 年，别说 1 艘航母受伤，就是 2 艘被击沉都不算啥大事。

“萨拉托加”号意外受伤，导致尼米兹在赤道南北各部署两艘航母的均衡策略完全落空，现在只剩下“列克星敦”号来保卫中太平洋了。沮丧的尼米兹命令布朗在1月19日出港，前往夏威夷以南2000公里的圣诞岛海域严阵以待。一旦哈尔西和弗莱彻完成攻击后遭遇追杀，则立即快速前往接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尔西舰队的坏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先是驱逐舰上1名水兵神秘失踪，“盐湖城”号出现炮塔事故导致1人死亡，随后“企业”号1架侦察机坠毁，1名机械师死亡，另有1架飞机坠海。两艘驱逐舰航行中发生了意外相撞，不得不提前返回珍珠港基地。更晦气的事还在后边，1架鱼雷机连同3名机组成员在海上失踪，哈尔西派出几波飞机出去寻找，皆无结果。

这架飞机在返航途中迷了路，燃料耗尽后在海上迫降。3名机组成员仅靠一点儿淡水和食物，乘坐救生筏在烈日下苦熬了34天，在漂出足足1200公里后，爬上了普卡普卡岛最终获救，真是命大呀！

1月20日，到达预定会合地点的哈尔西并未等来弗莱彻的舰队。3天之后，“约克城”号才姗姗来迟，原来弗莱彻航行途中安排了一次计划外加油。加上不久前因加油耽误了救援威克岛，说弗莱彻为“加油大师”似乎并不为过，类似情况今后还会多次出现。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中将把舰队按原来的编成分为两个大队，他亲自指挥第一大队，包括“企业”号航母、3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攻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岛、夸贾林环礁和罗伊—纳木尔岛。弗莱彻的第二大队以“约克城”号为核心，攻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的贾鲁伊特岛、米利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两人约定，舰队在2月1日日出前15分钟进入攻击阵位，同时实施海空打击。

1月30日，“企业”号编队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翌日傍晚，18时30分，哈尔西再次将第一大队一分为三：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第一炮击分队，率领“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重巡洋舰和“邓拉普”号驱逐舰负责炮击沃特杰岛；“切斯特”号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第二炮击分队，由托马斯·肖克上校指挥对塔罗阿岛实施炮击；他自己亲率“企业”号航母和3艘驱逐舰，攻击日军重兵把守的夸贾林基地，同时将派出战斗机支援两支炮击分队的作战。

2月1日凌晨，3时15分，丰盛的牛排、火腿、鸡蛋和炸土豆被端上了餐桌，飞行员开始狼吞虎咽地用餐。开战以来，这是美军首次对敌人未知的基地发起攻击，从哈尔西到舰队官兵，大家感到兴奋的同时也隐隐有一丝不安情绪。

“各就各位，准备启动引擎。”随着舰上扬声器发出的号令，“企业”号航母速度逐渐提高到30节。4时43分，随着“启动引擎”的命令，飞机发动机开始隆隆轰鸣，螺旋桨也快速转动起来，飞机在滑行中逐渐加速，如离弦之箭射入夜空。

首先起飞的是攻击夸贾林、罗伊－纳木尔岛的37架“无畏”俯冲轰炸机和9架“蹂躏者”鱼雷攻击机，鱼雷机并未携带鱼雷，而是各装载了3颗227公斤炸弹。机群由霍华德·杨海军中校指挥。受晨雾影响，机群飞行两个小时，直到7时05分才找到目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惊醒了守岛日军，轰炸机中队队长哈尔斯蒂德·侯普宁中校率先发起攻击，在日占领区投下了美军的第一颗炸弹，他的飞机很快被升空迎战的日军战斗机击落。美军战机蜂拥而上，对日军地面建筑实施轰炸，缠斗中，双方各损失飞机3架。

杨中校很快从战场发回消息：“在夸贾林环礁，仍有大量适合进攻的目标。”留在“企业”号的9架鱼雷机也迅速挂上炸弹快速赶往夸贾林。

美军炸弹炸沉了日军1艘猎舰艇和6500吨的“波尔多丸”号运输船，重创其他8艘舰船，包括1艘轻巡洋舰。突袭导致马绍尔群岛第六根据地司令官八代祐吉——他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海兵”的同学——死亡，八代有幸成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的315名海军将领中的第一位。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中将此时恰好也在夸贾林，他被飞起的弹片击伤了颈部，其职务随后被皇亲国戚小松辉久接替。

第一波攻击机群离舰之后，哈尔西立即下令升空6架野猫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随时应对日军可能的反击。6时10分，他派出12架携带90公斤炸弹的战斗机分别前往沃特杰和塔罗阿岛，支援两个炮击分队的行动。

前往支援肖克上校的6架战斗机中，1架因视野不良一头栽进了大海，1艘驱逐舰立即全速驶来，但飞机已经沉入海底，飞行员阵亡。剩余5架战斗机轰炸了塔罗阿岛的海军修船厂，用机枪扫射了四处奔逃的人员，之后顺利返回母舰。日军的反击异常凶猛，带队长机被地面防空炮火打出了30多个弹孔，油箱被打

出一个大洞，返航途中一路洒，飞机降落时正好将油漏光。舰上补给军官笑道："它的肚子好像被蚊虫咬了一个夏天似的。"

随后肖克的第二分队炮击了塔罗阿岛。尽管舰炮火力猛烈，但仍有 8 架日军轰炸机强行起飞反击。"切斯特"号的防空炮火击落了其中 7 架，但剩余那架日机依然突破了防空火网，将炸弹扔在巡洋舰的前甲板上，造成 8 人阵亡、11 人受伤。还好轻伤的重巡洋舰仍然能够跑出 30 节以上的高速。

第一炮击分队到达沃特杰之前，6 架野猫战斗机已率先攻击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重巡洋舰的炮击刚刚开始，"北安普顿"号的瞭望哨就声称发现了日军潜艇的潜望镜。虽然心中狐疑，斯普鲁恩斯还是下令停止炮击。突然下达的停火命令导致舰上信号出现混乱，日军舰艇趁机快速疏散。一艘日军小炮艇竟然冲上前来挑衅，斯普鲁恩斯下令"邓普拉"号驱逐舰"拿下它"。驱逐舰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将那艘炮艇击沉。当斯普鲁恩斯变换阵位准备重新炮击时，日军岸防炮已开始反击。

美军 203 毫米炮弹使岛上建筑燃起了熊熊大火。瞭望哨再次发出发现更多敌军潜艇的信号，舰长马上下令撤出阵位。虚构的潜艇威胁打乱了进攻，散开的舰船一时无法聚拢。斯普鲁恩斯一直在舰桥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驾驶台正前方的水面爆炸，参谋长维克多·隆下意识地蹲下了，斯普鲁恩斯却稳如磐石，纹丝不动，他拒绝了参谋人员让他进入指挥塔暂避的建议。攻击持续了 1 小时 47 分钟，只有 2 艘日军小艇被击沉，还有几艘受伤，岛上 3 栋建筑起火。美军耗费了 690 发 203 毫米和 1300 发 153 毫米炮弹，就换来如此可怜的战果。

对自己糟糕的首秀，斯普鲁恩斯极为不满，为这一时刻，他已整整等待了 39 年。返航途中，这位被称作"冷血动物"的海军少将一言不发，对自己拙劣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

"企业"号上，哈尔西接受了参谋长勃朗宁中校的建议，下令返航轰炸机加油挂弹继续实施攻击。

日军并未束手待毙，他们的反击同样犀利无比。13 时，5 架日军轰炸机突然钻出云层，对"企业"号航母进行了轰炸。虽然担任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实施了拦截，但日机仍飞抵航母上空投下了 15 颗炸弹。舰长默里上校亲自操舰实施规避，

在航母舷边爆炸的炸弹激起的水柱足有 60 米高。一架中弹日机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向航母猛扑过来，眼看就要撞上舰尾，默里立即转舵规避，再次被防空炮火击中的日机一头栽入了大海。14时，又有一架日机钻出云层突然向美舰扑来，还好美军战斗机及时将其击落，并未造成任何损害。黄昏时分，两架日机利用暮色掩护实施的突袭同样是有惊无险。

相对哈尔西而言，弗莱彻的运气就差多了。“约克城”号编队遭遇了风暴，弗莱彻勉强下达了进攻命令。“约克城”号放飞的舰载机中，多达 6 架在电闪雷鸣中坠毁，余者仍顽强飞抵贾卢特岛上空发起了攻击。威廉·盖斯特上尉投下的炸弹给 8600 吨的“关东丸”号造成了轻微伤害，其余飞机轰炸了岸上设施，岛上的无线电设施和几座水塔被炸塌，战斗机寻隙扫射了港内的一些小艇。由于能见度太差，攻击效果极不理想。

米利岛上根本就未发现值得袭击的军事目标，那里只有一个日军瞭望哨和一支施工小分队。肖特上尉认为攻击一次都属多余。在对马金岛的攻击中，美军一颗炸弹击中了 2900 吨的“长田丸”号运输舰尾部，使它受到中度创伤，另有 2 架日军水上飞机被摧毁。

汇总飞行员提供的报告，两支特混编队海空袭击的最终战果为：击毁日军舰船 16 艘、飞机 41 架，摧毁地面设施若干。美军损失飞机 11 架，1 艘重巡洋舰轻伤。看上去战果似乎还算辉煌，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初次出战的美军飞行员勇则勇矣，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缺乏识别舰艇、判断破坏程度的经验，过高估计了战果。实际上日军只有 1 艘运输舰和 2 艘小型舰艇被击沉，另外 8 艘舰只受伤，岸上部分设施起火。攻击对日军无异于隔靴搔痒，其真实意义在于让日本人和美国国内民众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依然健在，并随时可能发起反击行动。

为鼓舞士气，2 月 2 日傍晚，哈尔西向舰队全体官兵发出了祝贺电：“干得不错！你们在马绍尔群岛创造了历史。能有幸作为你们的指挥官我深感自豪，愿上帝保佑你们！”尼米兹也向哈尔西和弗莱彻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整个舰队打得都很漂亮！”

前方“大捷”的消息迅速经夏威夷传至华盛顿，美国国内为之欢腾。2 月 4 日，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高调宣布：美国太平洋舰队成功袭击了日军重兵把守的

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当时位于特鲁克军港的南云舰队正准备挥师南下，进驻苏拉威西支援近藤舰队的南方作战。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取消苏拉威西之行，以最快速度向东追击。这显然是出于义愤的冲动之举，特鲁克与马绍尔群岛相距 2200 公里，南云舰队以最快速度也要两天以上才能到达，有这工夫，美军早跑得无影无踪了。2 月 1 日，联合舰队还可以不断收到马绍尔群岛海域频繁发出的往来电文，到夜间一切都悄无声息，美军舰队显然已从那一海域溜走。2 月 2 日，当听到美国广播播出“美军成功袭击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消息后，南云知道肯定追不上敌人了，下令舰队掉头返航。

相比日本人之前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美军的袭击就像蚊子在大象身上咬了几口，无关痛痒。但这些动作无疑给日军敲响了警钟，联合舰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为确保本土万无一失，山本下令“翔鹤”号、“瑞鹤”号航母暂时脱离南云舰队，返回本土担负东部海域的防御。3 月中旬，山本将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调回东京地区。4 月 1 日，新组建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接过了东京的防务。

听到同学八代死亡的消息，宇垣缠在《战藻录》中如此写道：“他们终究还是来了，他们够有胆量。美军这次空袭和我们袭击珍珠港完全不同，它发生在战争期间。幸运的是，敌人这次只抓伤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们没有直接去袭击东京。”除了宇垣，联合舰队还有一位日记写得很好的人，就是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三和在日记中说：“这次攻击是上天对我们缺点的警告。我们的参谋只能个个咬牙切齿，失望地上下直跳。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绝对防止任何试图对东京的空袭。对付敌人的航空母舰，防守是最糟糕的策略和战术。”

虽然美军的行动对军界高层震动很大，但日本媒体却是另外一种腔调，宣称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国内对付政敌、争取民意和鼓舞士气而发动的”。

2 月 5 日，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回到了珍珠港。舰队经过希凯姆机场时，基地所有人员都涌向了岸边，向凯旋的勇士欢呼呐喊。路经基地医院时，连医生、护士甚至住院的伤兵——他们很多人还打着绷带、拄着拐杖——都簇拥到岸边向军舰挥手。港内所有舰船纷纷拉响汽笛，以示敬意。哈尔西舰队的官兵也纷纷拥到舷边，挥舞军帽与岸上或其他舰船上的同伴遥相呼应。

“企业”号缓缓靠上码头。舷梯刚刚放下，尼米兹上将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舰，上前紧紧握住了哈尔西的手：“完美的战斗！”之前强烈反对航母主动出击的驱逐舰队司令官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少将紧跟在尼米兹后面，用手指着哈尔西的脸戏谑道：“该死的比尔，这里没什么事，你回来干什么！”

2月6日清晨，“约克城”号编队回到珍珠港。由于并未取得突出战绩，加上头天欢迎哈尔西舰队耗费了过多热情，弗莱彻的归来略显冷清，只有尼米兹上将热情依旧。弗莱彻感到了一个月来珍珠港发生的微妙变化，“仿佛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看来尼米兹稳住了局面，恢复了士气”。

当天下午，尼米兹为哈尔西和弗莱彻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借此回答美国国内民众以及日本人的疑问。

在美国军界，如果陆军中最具表演才能的是麦克阿瑟，那海军中无疑就是哈尔西。招待会上，哈尔西无可争议成为记者和摄影师关注的焦点。他的表演堪称完美。当谈到本次出击取得的战绩时，他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当提到对手日本人时，他深恶痛绝，咬牙切齿，表情变换极度频繁。新闻记者最喜欢这样的表演了，可以为他们的文字增加绝好的噱头。在盟军战况江河日下的不利局面下，连威克岛守军甚至打了败仗的麦克阿瑟都能成为民众关注的英雄人物，更何况打了胜仗的哈尔西？对那些明显夸大的战绩，新闻媒体选择了全盘接受。实际上美军的行动并未对南方战事产生大的影响，日军在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攻势丝毫未减。

发布会简直成了哈尔西的独角戏，旁边的弗莱彻只能闷头抽烟。还有一位未来的大腕儿压根儿就没来，那就是更加低调的斯普鲁恩斯。此刻他把自己关在“北安普顿”号的住舱里，认真反思之前攻击中的行为，并为自己在袭击战中的拙劣表现深深自责。

虽然和哈尔西非常要好，但斯普鲁恩斯并不喜欢好友这种同新闻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并热衷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性格。“我讨厌媒体，”在随后写给夫人玛格丽特的一封信中，他说，“他们总是不断强调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结果公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一厢情愿地沉迷于胜利。我欣赏丘吉尔，即使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告诉民众。”打心底里讨厌抛头露面的斯普鲁

恩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直拒绝采访，他甚至以没有多余地方为由禁止记者住在舰上。无可奈何的记者采取的报复只能是文字，他们在各类文章上说，这位将军“尽管办事干练，但冷酷无情”，斯普鲁恩斯对此听而不闻，依然我行我素。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低调。当他后来仓促接过中途岛海战的指挥权时，日本人竟然不知道美国海军中还有这一号人物，开始到处寻找他的资料。

由于成功领导了美军的第一次反击，哈尔西获得了“海军优质服务奖章”。他还亲自过问，为斯普鲁恩斯争取了一枚“海军荣誉奖章”。他的参谋长迈尔斯·勃朗宁也由中校晋升为上校。

美国国内的宣传更甚，编辑和记者不遗余力地吹捧这本不算辉煌的胜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出现了“伟大的空袭”“为珍珠港报仇雪恨”等大幅标题。这是战争的需要，对重振士气和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之前不断遭受失败的心理状态终于被“我们到底干起来了”的亢奋情绪取代。哈尔西因此被神化为“日本人的克星”“一个传奇式人物”，大家亲昵地赠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蛮牛哈尔西”。

夸大的战绩让金上将颇感满意，他错误认为“突袭行动已基本摧毁了日军在中太平洋的作战力量”。金提出，日军主力正在忙于“南方作战”，根本无力在中太平洋发起反击，催促尼米兹必须尽快发动新的更大的攻势，甚至要求将那些蜗牛般的老式战列舰投入到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中去。此时战列舰队司令官沃尔特·安德森少将手中已有了7艘战列舰，它们是“宾夕法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只比1941年12月7日少1艘。

对此尼米兹左右为难。他深知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况且那些油耗很高的战列舰根本无法快速机动，还要占去大量护航舰只。随后在发给金的一封电报中，尼米兹说：“太平洋舰队在各方面明显逊于敌人，不能采取进一步的激进行动，只能采取打一枪就跑的袭击方式。”他马上受到了金的斥责：“在夏威夷活动半径之内，太平洋舰队并没有在各方面逊于敌人。再重复一遍，没有明显劣势。必须现在就不断地全力破坏敌人的舰船和基地。”尼米兹提出保卫夏威夷和中途岛的重要性，对此金的答复是：“你在南洋诸岛实施的行动，

本身就能起到掩护珍珠港和中途岛的作用。”

尽管内心不太情愿，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尼米兹还是必须有所表示。敌人实在太过强大，美国人不敢到人家大门口直接叫板，只能绕到院后隔墙扔两块砖头转身就跑。斟酌再三，尼米兹仍然决定将“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联合派出，对日军刚刚占领的威克岛以及更远的埃尼威托克岛、马尔库斯岛实施突袭。对于这些行动，他并不指望能够取得显赫战果，但至少能使官兵得到实战锻炼，进一步提高士气。至于那些低速战列舰尼米兹根本不愿使用，他委托金的同学派伊中将专程赶往华盛顿，向总司令当面做出解释。

得知舰队被编为第十三特混舰队，而且正好在 2 月 13 日出发时，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哈尔西大为光火——“13”在西方往往预示着不祥。哈尔西派性格暴躁的参谋长布朗宁上校前去司令部交涉，要求更改舰队编号和出击时间。

哈尔西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满足，这样的零星出击本就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舰队番号被改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出击时间推迟到 2 月 14 日。这次吉利了，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灰皮书的记录者因此写下了“为了照顾有迷信思想的人而推迟”。

2 月 14 日，哈尔西率“企业”号编队再次踏上了征途。弗莱彻还要等两天，“约克城”号编队必须等待“瓜达卢佩”号油轮的到来。15 日，华盛顿发来了一份言辞和缓的电报，显然这是派伊斡旋的结果。金同意不让战列舰参加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他在电报中谈到，为了应付敌人随时可能的反击，珍珠港地区应保留适当防卫力量，最好能够留下一艘航母。

此举正中尼米兹下怀，他立即下令取消弗莱彻的出航计划。“约克城”号编队随即被改为第十七特混舰队，新命令是“前往坎顿岛和埃利斯群岛之间海域，在该处等待视事态发展而定的后续命令”。

哈尔西舰队只好单独出击。2 月 24 日，第十六特混舰队抵达威克岛附近海域。两个月前，由于救援不力，岛上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除了阵亡者其余都被日军俘虏。哈尔西此举正好可以为那些英勇的陆战队员复仇。

和上次袭击类似，哈尔西安排斯普鲁恩斯率领巡洋舰队先行出发，待战机攻击之后对威克岛实施炮击。黎明之前，舰载机的攻击开始发动，恶劣的天气使飞

机起飞异常困难。即使如此，起飞也必须按计划进行，之前出发的巡洋舰队要等待战机的预先攻击。舰载机起飞了，一架轰炸机在跑道上摇摆着突然坠入海中，护航驱逐舰立即前往营救，除飞行员外，其余人全部溺水身亡，哈尔西无奈推迟了轰炸威克岛的命令。由于必须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他无法将航母上的情况及时通报给航行途中的斯普鲁恩斯。

等不来舰载机的巡洋舰队仍按计划执行攻击任务。舰炮攻击使弹丸之地威克岛不断燃起大火。仅半个小时，巡洋舰就打出了 2300 发 203 毫米和 127 毫米炮弹。由于炮弹灰形成了巨大尘雾，加上舰船高速航行导致射击精度大大降低，斯普鲁恩斯认为攻击简直在浪费弹药。天亮后，天气稍有好转，哈尔西立即下令轰炸机前往支援。在轰炸机和舰炮的双重打击下，威克岛的几栋建筑被摧毁，潟湖里的 3 艘快艇被击沉。2 艘驱逐舰击沉了 2 艘日军巡逻艇，艇上 4 个日军士兵被美军俘虏。美军共损失飞机 3 架，2 架因恶劣天气坠毁，1 架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

返航途中的哈尔西再次接到了尼米兹的电令："如果你认为可行的话，希望能够空袭马尔库斯岛。"

现在困扰哈尔西的难题是燃油不足。换作弗莱彻，这就是天大的理由，但战意甚足的哈尔西肯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3 月 1 日，在对"企业"号和 2 艘重巡洋舰加油之后，哈尔西将驱逐舰和油船留在原地待命，只带着 3 艘军舰高速奔袭马尔库斯岛。3 月 4 日凌晨，舰队到达马尔库斯岛以北 200 公里的海域。哈尔西派出了由 32 架轰炸机和 6 架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

马尔库斯岛在日本被称作"南鸟岛"，具体位置是北纬 24 度 18 分，东经 153 度 58 分。它西距小笠原群岛 1267 公里，西北距东京 1848 公里，东南距威克岛 1415 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美军情报显示，岛上有机场、电台和一个重要的气象站。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美国人竟敢前出至此来摸"老虎屁股"，岛上的防御基本形同虚设。当美军炸弹从天而降时，高枕而卧的日军才从睡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开始对空射击。岛上的油库被炸弹击中起火，当那座电台以最大功率向东京报警时，一颗炸弹将这幢建筑炸成了一片废墟。7 时 05 分，攻击结束，美军损失舰载机一架。

随后美舰快速撤离，与等待的驱逐舰和油船会合后顺利返航。3 月 10 日，第十六特混舰队顺利驶入珍珠港。

对威克岛和马尔库斯岛的袭击，连喜欢吹牛的哈尔西都自认成效不大。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认为："日本人对袭击毫不在乎，就像一条狗根本不会在乎一只跳蚤的挑战一样。"

就在联合舰队为捕捉美军舰队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不知情的吃瓜民众仍在举行着各种庆祝活动。参谋长宇垣缠在 3 月 12 日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如果敌机真的来了，向庆祝的人群发起攻击，一想到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三和参谋也在日记里说："如何保护我们的首都免遭敌人的空袭，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攻占关岛、威克岛和拉包尔之后，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以及陆军南海支队并未就此停下前进的步伐。在美军四处出击的同时，日第二十四航空战队的陆基飞机从拉包尔出发，多次对新几内亚岛上的军事重镇莫尔兹比港以及所罗门群岛的首府图拉吉实施轰炸。盟军据此判断，日军战略重点很可能就此向南或东南方向转移。为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威尔森·布朗少将受命率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展开反击，袭击目标是日军刚刚占领的拉包尔。

布朗的运气比弗莱彻还差。2 月 20 日，在距离拉包尔 720 公里的海面上，第十一特混舰队意外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鉴于行程已经暴露，布朗少将不顾"列克星敦"号舰长谢尔曼上校的苦苦哀求，断然取消了攻击计划。

对侦察机发回"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日军迅速做出了反应，17 架陆基中型轰炸机立即前往攻击布朗的特混舰队。当天美军战斗机的表现完全可以用"非常出色"来形容，他们仅以损失 2 架的代价击落日机 15 架。当天的空战英雄非爱德华·奥黑尔上尉莫属，他一人就干下来 5 架日机，成为美国海军第一个王牌飞行员，随后被授予荣誉勋章。尽管并未遭受多大损失，但布朗依然下令高速撤退。

布朗坚持认为，单独由一艘航母执行这样的任务风险太大，必须增加一艘航母后攻击行动才能发起。尼米兹想到了距离布朗最近的"约克城"号，于是电令弗莱彻舰队前往增援。3 月 6 日中午时分，两支特混舰队在埃法特岛以西 180 公

里处会合。金的指示依然是袭击拉包尔。因为据可靠情报显示，那里的港湾中挤满了整装待发的舰船，仅 3 月 2 日当天就有 24 艘之多。

美国人的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人正在为发动新的攻势集结力量。早在 1 月 29 日和 2 月 1 日，大本营海、陆军部分别颁布了“大海令第 47 号”和“大陆令第 596 号”，要求第四舰队和南海支队协同攻占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战术要点。井上计划在 3 月初组织实施“SR 作战”：夺取新几内亚岛东部、拉包尔以西 650 公里的萨拉莫阿和莱城（“SR”意思是“Saramoa-Rae”）。从莱城机场出发，就可以对东南方向 340 公里，位于巴布亚半岛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实施空袭，进而在 4 月初加以攻占，打开通向澳洲的大门。布朗 2 月 20 日对拉包尔的袭击虽未成行，但 2 月 20 日的空战使日军飞机损失惨重。井上不得不将进攻日期从 3 月 3 日推迟至 8 日。就在这几天，弗莱彻赶到了。由于资历比弗莱彻深，合并后的舰队由布朗少将统一指挥。

负责攻占萨拉莫阿的是陆军南海支队。由于占领拉包尔后很多士兵染上了疫情，尤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一大队为甚，堀井富太郎就将任务交给了堀江正少佐的第二大队，并配属山炮和工兵各一个中队。占领莱城的任务由第四舰队吴镇守府海军特别陆战队承担。

虽然麾下只有“翔凤”号 1 艘轻型航母，但井上仍然孤注一掷发起了“SR”作战。3 月 5 日，攻占威克岛的功臣梶冈定道率登陆舰队离开拉包尔——舰队由 1 艘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1 艘快速布雷舰、1 艘水上飞机供应舰、5 艘运输船组成，负责海上护航的是五藤存知的 5 艘重巡洋舰、2 艘轻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3 月 8 日凌晨，0 时 15 分，堀江大队的 2000 名士兵顺利在目标海岸登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3 时，堀井已占领萨拉莫阿机场。当地少许新几内亚民兵在头天夜间就发现有大股日军登陆的迹象，明知不敌的他们迅速撤入了步罗罗山谷。同一天 2 时 30 分，800 名海军特别陆战队员占领了无人防御的莱城。

8 日当天上午，布朗就收到了萨拉莫阿和莱城沦陷的消息。鉴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布朗将袭击目标由拉包尔改为上述两地。这是美军首次对正在作战的日军发起的攻击。

3 月 10 日清晨，7 时 49 分至 8 时 50 分，在新几内亚岛尾部，布朗下令从

两艘航母上起飞了 18 架战斗机、61 架俯冲轰炸机和 25 架鱼雷机，总计 104 架。庞大的攻击机群飞越巍峨挺拔的欧文斯坦利山，成功对莱城和萨拉莫阿以及日军的登陆船队实施了轰炸。10 时 41 分，从澳洲大陆起飞的 8 架 B-17 重型轰炸机和 8 架澳大利亚空军哈德逊式中型轰炸机也赶来凑热闹。除 1 架飞机在莱城被击落外，其余盟军战机均顺利返航。

美国人声称击沉敌 5 艘运输船、2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2 艘驱逐舰和 1 艘炮艇遭重创“可能沉没”。实际日军的损失是“金刚丸”号等 3 艘运输船和 1 艘扫雷艇被击沉，1 艘运输船、1 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受重伤，1 艘布雷舰和 2 艘驱逐舰中度受创。陆军死 6 人、伤 17 人，海军死 136 人、伤 240 人。井上的南洋部队损失惨重。

面对大好局面，布朗没敢发起第二波攻击就匆匆撤退，在这里扮演了“南云第二”。随后布朗将“约克城”号留在了珊瑚海，自己带“列克星敦”号于 3 月 26 日返回珍珠港。布朗的舰队在海上游弋了整整 54 天，仅仅就打了这么一仗。

遭受重大损失的井上痛感没有大型航母的局限，他立即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请山本派出重型航母支援下一步更为重要的“MO 作战”。井上显然不知道南云舰队此刻正准备远赴印度洋到锡兰去打酱油。他至少要到 5 月才可能等来支援的航母。

尽管战果远不能算作辉煌，罗斯福还是在 3 月 17 日得意扬扬地告诉丘吉尔，这“绝对是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天”。受到鼓舞的金上将也致电布朗，夸赞他们“干得好”，赞扬参战官兵在这次“鼓舞和激励”了全体海军将士的漫长航途中表现出的“航海技艺、吃苦耐劳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在随后提交的作战报告中布朗指出，航母编队跨越海图并不清晰的海洋向敌人坚固的据点发起攻击纯属冒险行为。尽管这一说法部分得到了尼米兹的认可，但倡导积极进攻的金并不赞同，他认为布朗战意不足。布朗随后被调离航母舰队，出任总部设在圣迭戈的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他的职位由奥布里·菲奇少将接替。菲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将在随后的珊瑚海海战中粉墨登场。

那些对进攻心存怯意的高级将领均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威胁。除了以前的派伊和现在的布朗，随后戈姆利、弗莱彻都将因此离开作战舰队。连尼米兹都

感到了无形中的压力，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金的直接干涉，任何妨碍进攻的行为都会遭到金的质疑和斥责。历史学家弗兰克·乌利希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洋战争初期，“在尼米兹费尽心机为太平洋舰队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金对他的威胁甚至比他的敌人山本五十六更大”。

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潜艇部队丝毫未损。作为潜艇专家，尼米兹肯定不会忘记利用潜艇实施袭扰作战。由于仓促迎战，训练不足，加之战争初期美军鱼雷质量低劣，潜艇部队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截至 4 月底，美潜艇司令官斯坦利·英格利希少将先后派出了约 50 艘潜艇，击沉日军舰船仅 20 艘左右，超过 6000 吨的只有 4 艘。同一时间，德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战绩是 271 艘、总吨位 160 万吨。美军潜艇部队要想发挥重要作用尚需时日。

这样小打小闹应付一般吃瓜民众尚可，显然无法让华盛顿的大腕儿满意。海军部长诺克斯是尼米兹多年的好友，在上次来电要求尼米兹必须接受记者采访之后，他再也未和尼米兹有过联系，这在战争年代绝非正常，诺克斯的沉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不认可。凯瑟琳的来信中曾谈到诺克斯夫人请她吃饭，尼米兹对此颇感惊讶。他在回信中说：“我很高兴诺克斯夫人能请你吃饭。我近来没有收到海军部长的任何来电，或许是不愿谈出他的想法。现在他对我恐怕已不像原来那样有兴趣了，这是自然的。过去曾有许多人开始对我很热情，后来看到事情进展不够快就对我失望了。如果我还能在珍珠港工作上 6 个月就属幸运。公众要求我尽快行动，早点儿做出成绩，但是我做不到。”

就在东京为第二阶段进攻方向感到纠结的同时，在大西洋两岸，美、英两大盟国的首脑也在为下一步战争进行着积极的谋划。3 月 9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全球战场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从欧洲到亚洲的广袤战场被分成三个区域：美国人负责太平洋，英国人负责新加坡以西到地中海的中间地域，包括大西洋在内的欧洲战场则由英、美共同负责。

日本人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盟军必须做出适当调整，以维护全球战略的平衡。丘吉尔提出，原来“阿卡迪亚”会议上制订的那些计划现在“大体上已经过时了”，要求视轻重缓急调整资源分配计划，因为“不幸频频降临在我们头上”。英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坦克、飞机和船舶，以便把更多的部队运送到中东。他恳

求罗斯福“对澳洲大陆提供额外援助”，以便阻止那个不太听话的柯廷在隆美尔重新向苏伊士运河发动猛攻时，要求把他的部队撤出非洲回援澳大利亚。

“美国在太平洋的形势非常严峻”，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了整整3天会议，研究如何才能帮助英国人。虽然对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承担大量义务表示同情，可罗斯福没有足够的船舶满足丘吉尔的要求。美国还背着另外一个包袱，它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遭日军的进攻。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并且不使堪培拉从中东撤出更多部队，美国答应在即将出发的第四十一步兵师到达澳洲之后，尽快再向那里增派第三十二步兵师，那个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很快也将赶往那里。

现在，美国的参谋长不断从欧洲战区抽调军队、飞机和船舶，以应对太平洋上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与先前制定的“先欧后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一直对英国人缺乏好感的金上将竭力主张，只有立即向日本人发动进攻，才能阻止敌人南下进攻澳大利亚的企图。金认为大西洋和欧洲得到了过分重视，太平洋战区被摆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在与亲英派斯塔克的博弈中，金逐渐占得上风。加上斯塔克本身要为珍珠港的失败埋单，他很快就被派去伦敦做了联络官。

1942年3月12日，罗斯福颁布了一项任命，美国舰队总司令同时兼任海军作战部长。脾气暴躁的金到处都是敌人。就在他兼任部长的头两天也就是3月10日，一位美国陆军将领曾说：“最好找人把金干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他总是和大家作对，就好像故意一样，但这只能说明他欺软怕硬。他不久前刚刚担任了海军舰队总司令，今天又接替斯塔克成了作战部长。最好不要让这个家伙同时把持海军的两个高位。斯塔克这个老好人绝对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但我打赌金迟早会闹出乱子。”3月14日，这位将领添油加醋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厌恶某个人，而又找不到什么原因的话，这人十有八九是金。这个星期阿诺德将军给了他一个便条，他的速记员由于疏忽写成了‘致金海军少将’。24个小时后，这张便条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画了一个又粗又长的箭头指向那个‘海军少将’，旁边还做了特别批示，‘这就是海军统帅的级别，他应该对赢得这场战争帮助很大。’”说这话的人并非无名之辈，他的名字叫艾森豪威尔。

新任命颁布之前，金已经在大刀阔斧地修改之前斯塔克和马歇尔制定的优

先对付希特勒的战略。金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意愿。国会和民众不喜欢海军在太平洋处于守势。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 的美国人赞成尽快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 25%。金的言论和举动很快引起了伦敦的不安。

在美国人中，金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陆军，代表人物是参谋长马歇尔和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艾森豪威尔，两人认为这意味着“基本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陆军部长史汀生对此也表示了担忧。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要想最终打败轴心国，从战略和后勤考虑，在 1942 年把力量集中在欧洲是绝对必要的。这些措施包括：一、继续扶持联合王国；二、竭力使苏联人在战争中坚持下来；三、保持盟军在印度和中东的地位，阻止两个主要敌人在地理上结合。

这就意味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区仍然要保持守势，至于保持美国与澳大利亚交通线的畅通，“虽然值得向往，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阻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对战争全局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对此金坚决反对。他认为澳洲必须守住，而美国对欧洲的贡献仅限于提供军火。不仅要保证供应线的畅通，还要建立一系列防守据点，并利用这些据点展开反攻。对此艾森豪威尔的话贬中有褒：“金是一个专断、固执的人，很聪明，喜欢威吓下级。但他渴望战斗，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3 月 7 日，丘吉尔从伦敦发来了电报：“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人很快将对俄国人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对于这个同德军正面作战的唯一国家，我们几乎帮不了忙。”丘吉尔和罗斯福担心，除非做出一些努力减轻德国对俄国人的压力，否则斯大林很可能被迫单独与轴心国媾和。这对盟军的事业将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危险使马歇尔再次倡导将重点依然放在欧洲方面。

3 月 16 日，三种方案摆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案头。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提出：全力以赴在欧洲打败希特勒。因为德国垮台必导致日本的毁灭，不要再向太平洋派遣更多的部队，即使因此不得已丢掉澳大利亚。金的方案截然相反：呼吁陆海军发动联合攻势，把日本人赶出拉包尔，解除澳大利亚的现实威胁，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用于派往欧洲的增援部队。

马歇尔提出了由艾森豪威尔制订的妥协战略计划，实质上依然是欧洲优先：

将仅够保障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安全的有限兵力派往太平洋，海军不能过早地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首先要保证英国和苏联的需要。

综合以上方案，说白了就是“海军主张太平洋，陆军紧盯欧洲”。这也与陆海军在不同战区担任的角色相符合：在欧洲大陆作战，陆军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在太平洋，海军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儿。

马歇尔的支持者占大多数，金成了少数派。因此“没有经过多少讨论”，陆军就赢得了胜利。太平洋战区只限于承担“目前的有限任务”。4 月 1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下一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草案，这一回合陆军胜！

随后马歇尔和霍普金斯一起去了伦敦。对于美国陆军竭尽全力争取到的结果，丘吉尔还不愿接受，他的目光盯在地中海和北非，对登陆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缺乏足够的积极性。马歇尔威胁说，一旦这一计划得不到英国的同意，那么美国海军就有可能转而奉行太平洋第一战略。通俗点儿说，就是你要再不同意，我们不管欧洲了，回太平洋打日本去。在此之前，留在华盛顿的迪尔已经向丘吉尔汇报了华盛顿的辩论情况，建议伦敦全盘接受这一计划。出于对美国人改变“先欧后亚”战略的恐惧，丘吉尔违心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陆军中还真有一个人支持金，他就是刚刚从科雷希多逃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但他和柯廷一样无法影响到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还在为另一件事大发雷霆。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罗斯福必须时刻协调陆海军的矛盾，偌大的太平洋战场到底由谁指挥始终是他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起初他试图让麦克阿瑟担负这项任务，金坚决反对，他拒绝接受一位陆军将领向他的海军发号施令。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海军作战将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成败，那么尼米兹当然是第一人选——虽然金对尼米兹不满意，但那毕竟是“自己人”。可尼米兹与麦克阿瑟相比，资历太浅。

罗斯福不愧为和稀泥高手，他最后决定“对日作战的指挥权由陆、海军平分”。3 月 30 日，总统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太平洋分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前者包括东经 159 度以西和赤道以南，由麦克阿瑟担任司令官，其余部

分划归后者，由尼米兹上将担任总司令官。

对此麦克阿瑟大为恼火："在有关这场战争的所有错误决定中，最莫名其妙的是没有建立太平洋的统一指挥。"这肯定是海军在捣鬼，他认为在华盛顿存在一个"海军阴谋集团"，不但剥夺了之前派往菲律宾的增援部队，现在又使他不能担任太平洋战区的最高统帅，他认为自己到澳大利亚就是准备接受这一职务的。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老麦实在气愤，自作主张把自己的职务也改成了"总司令官"。

抛下领导的争论暂且不提，尼米兹和他的舰队必须在太平洋上有更大的动作。3 月 19 日，珍珠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金上将的钦差大臣伦纳德·邓肯海军上校。邓肯专程到珍珠港，就是要和尼米兹共同策划一项更大胆、更富创意的计划，这项行动后来被称作"杜立特空袭"。

如果将之前那些小打小闹比喻成隔靴搔痒的话，这下等于一锥子把靴扎透、扎到肉里去了，疼得日本人一下跳起三尺高。

牛人杜立特

1941 年 12 月 21 日，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半个月，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就对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做出特别指示，"必须尽快组织针对日本本土的报复性打击活动"。

1942 年 1 月 28 日，在白宫的又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再次强调了发起这种进攻的重要性。此时关岛已经沦陷，吕宋岛大部被日军占领，美国丢失了距离日本最近的空军基地。苏联港口海参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距东京只有 1100 公里。但苏联与日本签有《中立条约》，斯大林如果允许美国使用苏联基地轰炸日本，很可能招致日本的疯狂报复，这对正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苏联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巨大风险。逼急的总统甚至问阿诺德是否可以在外蒙古建立轰炸机基地轰炸日本。

阿诺德在笔记里写道："总统说，从日本和美国双方的心理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轰炸日本。他要我们尽快找出办法，以空袭的方式给日本本土带

去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随后阿诺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现在外蒙古已不受蒋介石控制，那里基地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即使美军航程最远的陆军轰炸机，也不足以从当时美国控制的陆地上起飞抵达日本上空，使用航空母舰舰载机发起攻击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对此，刚上任不久的尼米兹并不热心。他担心空袭东京会导致日军的疯狂报复，此时太平洋舰队尚不具备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抗衡的实力。从技术角度来说，航母舰载机航程有限，作战半径的制约要求实施攻击必须将航母开到日本近海，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攻击条件具备，美军舰队早已进入航程更远的日军陆基攻击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这种纯粹为了出口恶气而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缺乏战术意义，少数舰载机的攻击不可能取得显赫战果，况且用当时太平洋舰队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如此大的险，对于身处战场的军事将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是罗斯福，美国民众也对袭击日本本土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汽车轮胎商甚至悬赏 1000 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奖励第一位袭击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有人建议向日本的多座火山投掷炸弹，触发火山喷发，“说服日本民众，让他们认为是神明在对他们发怒”。《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总裁阿蒙·卡特提出了一个更新奇的主意：利用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驾驶四引擎轰炸机从阿拉斯加飞到东京，“用 500 架飞机携带 2000 磅到 4000 磅炸弹让东京从地球上完全消失”。这些人的好心可以理解，但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找那么多四引擎的轰炸机？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领导重视比什么都管用，总统多次亲自过问的事情自然有人操心。之前，金上将的潜艇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他 1915 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曾几番视察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机场，发现那里的跑道被涂上了类似航母甲板的图案，用作飞行员起飞和着舰训练。看到这一情景的洛，灵机一动，他忽然意识到用海军航母运载陆军远程轰炸机对东京进行空袭，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1942 年 1 月 10 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与英国人吵了一天的金刚刚回到“泼妇”号钢壳游艇上，洛就来到了他的舱室，向金汇报了自己的思路。洛认为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双引擎陆基轰炸机就能够从航母甲板上顺利起飞。疲惫的

金对洛的提议当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当即授意洛去找航空参谋唐纳德·邓肯上校，就详细技术细节进行沟通。

洛立即打通了邓肯的电话。1917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邓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曾拿过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时正担任金的首席航空顾问。邓肯曾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服役，担任过美国第一艘护航航母“长岛”号舰长，精通海军航空兵业务。邓肯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那个“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大舅哥——战后邓肯曾官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听了洛的奇思妙想后，邓肯立即开始了可行性研究。他在绝密状态下用了整整5天时间起草了长达30页的行动方案。为确保不泄密，所有资料都是他亲自手写而不是委托打字员打印的。

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后飞往中国，要求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至少能携弹910公斤，续航力超过4400公里。进入邓肯视野的陆军轰炸机有四种，分别是B-18、B-26、B-23和B-25。B-26最短起飞滑行距离超过了航母甲板。B-23机翼过宽，如果使用，不仅会大幅降低使用飞机的数量，且撞上航母岛式塔楼的可能性很大。B-18也存在机翼过宽的问题。

权衡再三，北美航空公司的B-25在航程、翼展、载弹量等各方面均能符合作战技术要求，且只需要5名机组成员。这是B-25首次投入实战中。这种轰炸机长16.48米，翼展20.6米，总重12992公斤。二战期间，这种飞机共制造了9816架，单架造价180031美元。

但这种中型轰炸机体型庞大，在短短的航母甲板上起飞难度极大。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并对飞行员进行特训后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回到航母上降落绝无可能。洛原本的想法是，让执行完轰炸任务后的轰炸机在海上迫降，用潜艇或驱逐舰将飞行员接走。邓肯修正了洛的想法，他觉得相对而言，航母的安全更加重要，航母在放飞轰炸机后立即返航。经过精密计算并合理使用燃料的飞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上空，扔下炸弹后飞往中国或苏联，后者最好。

这一方案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任务的航母甲板因需要停放只能起飞不能降落的陆基轰炸机，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舰载机起降，航母自身战机只能暂时存放在机库里。在陆基轰炸机起飞之前，除了可怜的防空炮火，航母几乎没

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洛之前建议只使用1艘航母，但邓肯认为至少需要2艘：1艘用于运载陆基轰炸机，1艘担任舰队的护航任务，当然护航巡洋舰、驱逐舰也必不可少，还有为长途奔袭提供补给的油船。

邓肯仔细查阅了北太平洋及日本近海的气象资料，提出4月具有实施空袭最佳的气象条件。拟定航母舰队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到达最东地点为距离日本海岸700公里处。为了尽可能为飞行员创造生还的机会，邓肯拟定空袭时间为午夜时分，以保证飞行员飞抵中国时是白昼。按照当时中国日占区及轰炸机的航程，首选降落地为浙江衢州附近的几处机场。飞机将在那里加油补给后转飞重庆，之后辗转回国。

邓肯最初选择的降落地点是苏联的海参崴，这样飞机可以少飞行1000公里以上，飞行员生还的机会更大。邓肯甚至提出，依据《租赁法案》，这些飞机着陆后可移交苏联使用，机组人员返回美国。为此，美国特意派专员赴苏联协商，最终无果。理由刚才已有叙述。

1月16日，邓肯和洛一起向金递交了研究报告。在认真翻阅之后，金指示两人去向阿诺德中将详细汇报。17日，邓肯和洛向阿诺德汇报了这一行动计划。

阿诺德对袭击日本早有想法，不仅仅是出于总统的授命。早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一次讨论中，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就告诉他："攻击日本是海军的任务，美国海军的航母可以溜到日本近海，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波特尔认为这样做的风险不会超过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还将使日本海军从南方撤回力量去加强本土防御，间接缓解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压力。斟酌再三，阿诺德最终否决了这一想法。作为陆军，他不愿拿海军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险，再者他怀疑波特尔将这一任务指派给美国海军别有所图，是为了不影响美国对英国的轰炸机供应。同一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提醒阿诺德，是否可以考虑从中国起飞轰炸机空袭日本，阿诺德回答说美国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轰炸机，一旦采取行动，需要的飞机不能少于50架。

1942年1月4日，在讨论北非防务的白宫会议上，金曾提议用海军的航母向那一地区运送一定数量的战机，其中就包括陆军轰炸机。当时阿诺德就怦然心动，若有所思，他潦草地在本子上写道："要用航母运输陆军轰炸机，我们将

不得不尝试从航母上起飞它们才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做法，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会后，他曾指示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处进行从航母起飞陆军轰炸机的可行性研究。

正因为有了之前这些想法，阿诺德对邓肯和洛的建议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积极响应。和金一样，阿诺德同样崇尚“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立即授意邓肯继续筹划海军承担的任务，由他亲自来物色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1 月 13 日，一位 45 岁的陆军飞行员应召来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阿诺德问他：“我们有什么飞机可以在 500 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负载 2000 磅炸弹，载着全体机组人员飞行 2000 英里以上？”

这个小个子军官迅速将美国兵工厂所有的战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断只有 4 种飞机可供使用。但慎重起见，他还是有所保留地说：“将军，请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二天，中年人再次来到了阿诺德办公室：“如果加装油箱的话，B-23 和 B-25 都可以使用。”

“如果必须在 75 英尺的宽度内起飞呢？”

“那就只有一种，您问的正是 B-25。”阿诺德心中暗暗点头，这与之前邓肯和洛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位中年人就是我们本章的主角儿，刚刚返回陆军现役的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当听完司令官简单介绍作战计划之后，杜立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项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够生还的特殊任务”。

阿诺德之所以从空军众多高手中选择了杜立特，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着别人不具备的特点。1896 年 12 月 14 日，杜立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他的身高仅仅 1.63 米，放在日本人中并不算低，但在美国人中绝对属于鸡立鹤群，坐在飞机座舱往外看都非常困难。但就是这位小个子，却保持着美国飞行界的多项纪录——很多同时也是世界纪录。

杜立特有强壮的体魄，酷爱拳击的他曾获得 1912 年美国太平洋海岸业余 48 公斤轻量级拳击赛的拳王称号。和哈尔西一样，年轻时期的杜立特喜欢打架斗殴，因此被以扰乱秩序罪关过班房。他在飞行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只用了 7 小时

4分钟，杜立特已经能独自驾机飞行，半年后就成为飞行教官。他曾以5美元和朋友打赌自己可以坐在飞机的轮轴上着陆，这一惊人举动被当天正好在现场的电影导演塞西尔·德米尔拍进电影，被告发的杜立特因此被当时的顶头上司阿诺德上校勒令禁飞一个月。

今天看来，驾机穿越美国本土似乎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绝对是第一个吃螃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驾驶一架DH-4B型飞机，从东海岸佛罗里达不间断地飞行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全程3482公里，耗时22小时30分钟。在那以后，杜立特先后赢得施奈德锦标赛、本狄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等航空大赛冠军。据说他第一个完成了当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外圈筋斗和盲降。

不单在飞行上有惊人的表现，杜立特还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是中国航天之父钱伟长大师的班长，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石油公司——壳牌公司任航空部主任。1939年，他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主动向阿诺德提出返回现役。他向阿诺德表明，自己有7730小时飞行时间，而且基本上是战斗机。当时他只是预备役少校，根据现行法律是无法被征召加入现役的。直到194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征召预备役修正法案后，杜立特才得以重回部队。战争结束后，已晋升中将的杜立特再次回到壳牌公司出任副总裁。

当时尼米兹的手下只有四艘航母，除“萨拉托加”号被日军潜艇击伤需要回到西海岸维修外，可供选择的航母还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这三艘。让正在海上征战的航母大老远跑回来实在费事，正在墨西哥湾试航的“大黄蜂”号航母就此进入了邓肯的视线。这艘航母完成试航之后，将很快通过巴拿马运河，在西海岸做短暂停留，之后前往珍珠港加入太平洋舰队。

2月1日，一个寒冷周日的下午，邓肯登上了停泊在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7号码头的“大黄蜂”号，随后两架B-25被吊上了甲板。2月2日9时32分，航母启航，舰长马克·米切尔上校亲自操舰，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航母于12时55分到达试飞地点，13时27分和47分，约翰·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麦卡锡两位中尉飞行员成功驾机从航母起飞，然后飞往陆地机场平安降落，邓肯观摩了试飞全过程。一切表明，只要经过艰苦训练，空袭东京的计划技术上是完全

可行的。在邓肯随后呈递的备忘录上，金用铅笔龙飞凤舞地签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非常好”。

唯一感到愤懑的是“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上校。尽管知道自己的航母很快就将投入战斗，但是老朋友邓肯一点儿都不肯向他透露将要执行的任务。面对同样恼火的部下，米切尔还要按捺住火气，耐心劝告弟兄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生气归生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大度的米切尔甚至将条件最好的舰长室让给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使用。

被选作执行任务的是美国陆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首批 B-25 就是在该大队服役的。截至 1941 年 9 月，该大队全部 4 个中队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 B-25。飞行员对驾驶这种飞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杜立特没有时间去训练新飞行员。

之前，第十七大队正在俄勒冈州执行反潜巡逻任务。接令之后，他们于 2 月 9 日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陆军航空基地，对外宣称是担负东海岸的巡逻，实际是为空袭东京做准备。飞行员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参加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愿意参加者自愿报名。出于保密考虑，对所有官兵都隐瞒了任务的具体内容。

初期预计使用的轰炸机为 20 架，因此从第十七大队挑选的 B-25 是 24 架。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并使每名机组成员能够获得最大的生还机会，空军技术人员对备选飞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装。具体包括：

一、由于将要执行的是低空轰炸任务，飞机尾部的 12.7 毫米机枪就显得作用不大。这种性能不稳定的机枪时常卡壳，拆除后不但可以减重，还可以为额外加装的 60 加仑油箱腾出空间。飞行员格林宁上尉想出了一条妙计，在轰炸机的尾巴打洞，安装两个看起来像扫帚的黑色木杆模仿机枪。夸大的枪筒使可能对其追击的战斗机清晰可见。不过一旦遭遇到真正的攻击，这种“稻草人”机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考虑在北太平洋航行将要遭遇到寒冷天气，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冻结。

三、为防止发报被日军截听，暴露战术意图和舰队具体位置，行动全程将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只收不发。这样机上 104 公斤重的无线电设备就没了用场，

全部予以拆除，以减轻飞机重量，节约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弹舱部位加装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多次出现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仑的橡皮油箱。在投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压瘪折叠。在机腹炮塔中安装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以上综合措施，使飞机可携带的燃油从设计的646加仑提高到1141加仑。考虑到抵达中国尚需一段时间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所以在飞机尾部无线电员座舱加装了一个60加仑和10个5加仑的小油箱，要求机枪手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洞扔出飞机，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追踪舰队的蛛丝马迹。

五、改进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放置2颗227公斤爆破弹和1颗454公斤燃烧弹。使用的特制燃烧弹为子母弹，内置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击范围内的建筑物。

六、这次行动更重视对敌人心理上的打击，因此轰炸精度和实际效果就变得不太重要。B-25原来配备的诺顿瞄准器被卸了下来。这种重34公斤的瞄准器由2000个以上零部件组成，类似一个模拟计算机，以著名荷兰设计师卡尔·诺顿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够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本次轰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弹，高精度的瞄准器实在是大材小用。属于高尖端科技的诺顿瞄准器造价高达1000美元，一旦飞机被击落或迫降在敌占区，这种珍贵的瞄准器很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但轰炸没有瞄准器也不行，最后代之以飞行员格林宁上尉发明的简易瞄准器。这种用报废的硬铝材料制成的简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价格仅仅20美分。大家亲昵地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马克·吐温”——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来嘲讽这种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准器。

七、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弹起火，严格限制飞机携带照明弹的数量，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2颗，以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以上综合措施共计减少重量181公斤。改装后的24架轰炸机中有2架安装了摄影机，以便抓拍轰炸效果。

1月31日，根据阿诺德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准将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轰炸的10个日本城市备选名单，并详细标明这些城市中需要

重点打击的军事目标。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日本无法掩盖本土被炸的事实，阿诺德决定对多个城市实施轰炸，哪怕派去的仅仅是一架飞机——不要实际战果，只求轰动效应。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被选作蒋介石的参谋长派往中国。临行之前，阿诺德特地召见了史迪威，暗示“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国准备多处备降机场，同时在这些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润滑油。

华盛顿同时向重庆政府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对于此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将有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出于保密考虑，美国并未将真正作战意图和详细计划告诉重庆。随后蒋介石下令给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务必在4月前完成相关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大半已沦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机场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的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设施落后，难以承担降落大型轰炸机的艰巨任务。

接到委员长的特别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敢怠慢，立即专程赶往衢州召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机场的扩建和修缮事宜。会议强调，不仅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轰炸机的起降条件，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缜密设防，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担，周边十里八乡都被紧急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青壮劳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载肩扛、翻山越岭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美军飞机从哪里飞来，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他们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够了。仅仅几十天，机场扩建和修缮工程顺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容纳当时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同时，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为了彻底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日军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期的狂轰滥炸。直到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遇过一次空袭。日军每次空袭过后，衢州

机场都会被中国民众快速修好。蒋介石在4月1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后通知："美军拟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机场的两条跑道。"

落实降落机场的同时，空袭行动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为了保证中国方面的准备万无一失，阿诺德专程派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航空参谋，负责接收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等专项事务。

对飞机的改造和机组人员的征集也在同步进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罗来纳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七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最后选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诉大家，"我们大约有3周时间——也许更少，通过训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记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随时可以，不会过问任何问题。"被选中者无一人愿意退出。

"长官，您能给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的更多信息吗？"一名飞行员提问。

"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整个事件必须保密，你们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将取决于你们能否为这次行动保密，不仅仅是你们的生命，还关系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众多年轻飞行员的偶像，他的出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飞行员查尔斯·麦克卢尔回忆说："当时一听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可以预期将大干一场。"

3月1日，飞行员驾驶改装后的24架B-25飞往佛罗里达，他们将在那里接受为期3周的特殊训练。第八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涂成航母甲板的模样，供飞行员模拟起降，训练还包括低空飞行、投弹、夜航、水上导航等专项技能。其间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训练时，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组机枪手的托马斯·怀特军医向大家传授急救课程。行动中没有军医位置，急于参战的怀特经过努力训练，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而以正式队员的身份登上了飞机。怀特为队员进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还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飞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岁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他是海军中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训练重点是在最短的距离内起飞。飞机载重量由轻到重，起飞

距离从远到近循序渐进。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几乎全能达到负重 14000 公斤在 150 米的距离内起飞，个别高手的成绩达到了惊人的 87 米。除了起飞，他们还进行了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了目视轰炸训练，机枪手则进行了射击专项训练。

3 月下旬，所有参训飞机进行了一次 3200 公里的长途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中各项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也作为短训的结业考试。杜立特从 24 个机组中选出了 15 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增加 1 个备用机组。在写给阿诺德的总结中，杜立特说："尽管 3 周时间很短，但飞行员还是克服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

3 月 31 日，16 架参加任务的轰炸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大黄蜂"号航母已经等在那里了。舰上的海军人员用起重机将 15 架飞机吊上甲板，转移到飞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飞机登舰问题上，海军担心甲板无法容纳，不太同意。经高层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发前，海军才同意将第十六架飞机挤上甲板。4 月 1 日，16 架轰炸机每架 5 名机组成员，加上地勤及维护人员总计 71 名文职和 130 名作战人员登上了航母。

海军飞行员对体型庞大的 B-25 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劳森中尉和几个陆军飞行员便带着他们参观了飞机，像小孩子一样吹嘘这些飞机到底有多牛。作为报答，海军飞行员也带他们参观了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机，这些飞机都折叠了机翼，彼此拥挤地停放在机库里，因为陆军飞机把甲板都占满了。劳森不由得暗自担心，"大黄蜂"号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傍晚时，他的担心得到了部分缓解，因为周围来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

之前的 3 月 19 日，邓肯受金上将委托专程飞往珍珠港，向尼米兹上将介绍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空袭方案。尼米兹对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准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对袭击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兴师动众的计划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只是一次夸张的示威而已。他本来指望"大黄蜂"号能够缓解太平洋舰队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下倒好，不但它暂时派不上用场，还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为其护航。也就是说，这次行动竟然要动用太平洋舰队一半的航母力量，它们将在目前毫无战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过 6 周时间，这将导致本来

就捉襟见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将“企业”号航母派出，由于“列克星敦”号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约克城”号孤独地在那里游弋。

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同样反对这一计划。危险无处不在，由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要深入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随行的还有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舰队官兵合计逾万人。这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将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穿越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日本人的飞机，所经水域有敌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频繁出现，任何一丁点儿差错都将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最关键的是，空袭一旦成功，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会采取怎么样的报复措施？是进攻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邓肯告诉尼米兹，他此行目的并非来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而是来传达金上将的命令，太平洋舰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这一行动。邓肯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后站着金、诺克斯、马歇尔和阿诺德一众大腕儿，甚至还有罗斯福，尼米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事儿要换成麦克阿瑟，早一炮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执行也要发一通牢骚不可。但尼米兹不同，他是个“讲政治”的内敛之人。为了确保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大黄蜂”号能平安回来，尼米兹还是决定派出“企业”号航母。他吩咐邓肯给华盛顿回电：“让洛告诉吉米（杜立特的昵称），放手去干，就按我们商定的日期。”

邓肯离开之后，尼米兹第一时间找来了哈尔西：“比尔，你觉得这样的计划行得通吗？”

“这需要很好的运气。”

“那你愿意带他们去吗？”

“是的，我愿意。”

“那好，接下来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专程飞回美国，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邓肯和杜立特，众人就空袭的战术细节进行了长

达 3 个小时的详细沟通。如此机密的重要行动，仅靠电文联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哈尔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先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随后航程较近的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启航，两支队伍在指定海域会合。航母将尽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运送到距离日本海岸 640 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军发现，假若东京或中途岛在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不管任何情况都将立即放飞杜立特的飞机，或轰炸东京后迫降被潜艇救走，或直接飞回中途岛降落。如果两者均不在航程之内，只能立即将所有飞机推入大海，确保“大黄蜂”号可以及时将机库中的舰载机提升到甲板上，与“企业”号一起参加随后发生的战斗。杜立特表示理解：“毕竟如果两艘航母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都损失了的话，将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终结。”

哈尔西和勃朗宁本拟于 4 月 2 日返回珍珠港，恶劣天气使所有飞往珍珠港的航班都无法起飞。哈尔西只好待在宾馆焦急地等待，还由此患上了流感，后来逐渐发展为过敏性皮疹。6 日早上，哈尔西已无法起床。恰好勃朗宁在酒店大厅碰到了一个海军医生，给哈尔西开了硫化片剂。医生劝哈尔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须尽快启程。“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身上装了那么多药片，以至于动一下就哗哗作响，我一路都在睡觉。”6 日晚上，到达珍珠港时，哈尔西写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这样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鲁鲁岛。”

太平洋舰队效率颇高，尼米兹在第二天下午就签署了作战命令。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哈尔西要求派两艘潜艇到日本附近海域侦察巡逻，负责监视可能危及此次行动的日军。此外，尼米兹下令所有潜艇都移到赤道以南，会合地点以西的任何船只都被哈尔西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带病出征的哈尔西因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对决。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还无奈缺席了两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对美军来说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幸运，届时详叙。

4 月 2 日清晨，3 时 40 分，海军 4 号油驳缓缓靠近了停泊在 9 号码头的“大黄蜂”号，为这艘即将远征的航母加了 153329 加仑燃油，使它的油量超过了 140 万加仑。航母的锅炉开始点火，舰上共有 170 名军官和 2000 名水兵。

舰长室里，米切尔上校——他此时已被告知具体行动计划——正和杜立特一起观看陆海军最高首长马歇尔和金刚刚发来的指示。马歇尔在电报中告诉杜立特："我一直会想着你，愿上帝保佑你。"一向以严酷著称的金也在一张手写的便笺上祝他好运："当我得知是你将在'大黄蜂'号的远征中带领陆军航空队时，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已大大增加。对你，对你的官兵和手下，我要衷心祝愿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一路顺风和狩猎成功。"

一名水兵匆匆走了进来，要求杜立特上岸接一个紧急电话。杜立特怀疑是阿诺德临时变卦不让他参加本次活动。得知电话那头是马歇尔时，他放心了。

"杜立特？"参谋长问。

"是的，长官。"

"我打电话来是要亲口祝你好运，我们的关心和祷告将与你们同在。再见，祝你好运，平安回来。"

陆军参谋长亲自打来电话，让杜立特有点儿不知所措，这一姿态至少表明了对于正在遭遇困境的国家来说，他们本次行动有多么重要。"谢谢您，长官，"杜立特说，"谢谢您。"

大雾笼罩着海湾。早上，7时42分，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率先启动，随后是驱逐舰"奎因"号、"美瑞迪斯"号和"格雷森"号。10时18分，造价3200万美元的"大黄蜂"号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移动。这艘刚刚服役的航母排水量19800吨，最高航速33节。米切尔上校特意为航母加上了一个特殊标志，用印刷体在巨大的烟囱上书写了"铭记珍珠港"一行大字。1分钟后，"文森斯"号重巡洋舰和油轮"西马伦"号起程了。11时13分，所有舰只顺利地通过了巍峨的金门大桥，空袭东京的行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于"大黄蜂"号来说，这次出征尤其不祥，这艘航母此生再也未回过美国。它因为参加轰炸东京的行动而成为日本人重点复仇的对象。仅仅半年之后的圣克鲁斯大海战中，"大黄蜂"号在日本人不顾一切的殊死攻击中折戟沉海。

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路线类似，第十六特混舰队空袭东京同样选择了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具体航线为北纬40度线，与南云4个月前的航线平行，全程8400公里。双方的理由相同，就是利用北太平洋人迹罕至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

隐藏自己的行踪。

16 架体型庞大的陆军轰炸机簇拥在甲板上，密集的排列方式使机尾只能悬在航母的尾扇外边。陆军飞行员胡佛瞬间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的东西能被叫作跑道”。航母舰载机已经提前存入机库，此刻的航母就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在和“企业”号会合之前，它只能依靠护航舰只的保护。“西马伦”号油船装载着 600 万加仑燃油，舰长罗素·伊利格上校告诉水兵们：“我在东方服役 6 年，包括在中国的 2 年，与日本鬼子有过密切接触，亲眼见识过他们的残酷和暴行——还有勇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只有 167 厘米高，体重 61 公斤，这在美国人中略显“迷你”。米切尔于 1910 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哈尔西一样属于学校典型的“差生”，总共有 280 次被记过处分，二年级时曾被开除。后来在副市长父亲的努力下再次回到学校，最终以 2.5 分的极差成绩毕业。这次哈尔西、杜立特和米切尔这三个曾有劣迹的人终于凑在一起了。

痴迷航空的米切尔在 1916 年 6 月拿到了飞行执照，成为海军第三十三号飞行员。1919 年，他参与了首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并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后来先后在“兰利”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担任副舰长。开战之前的 1941 年 10 月，已经 54 岁的米切尔被任命为“大黄蜂”号舰长，他即将晋升海军少将。

杜立特将所有队员召集到一个大餐厅里，他清了清嗓子：“你们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测，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直接前往日本，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海军会带我们到尽可能近的海域，当然，我们还是将从甲板上起飞。”杜立特接着说，“这是一次艰难的任务，但一切都已经做了最好的计划。中国政府将和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将在离中国沿海不远的小机场降落，然后前往重庆。”

投弹手霍勒斯·克劳奇的话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都欢呼起来，同时觉得难以相信。”泰德·劳森说：“它移除了我数周来的百思不得其解。”布里特·霍斯特姆之前则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去救援被围困在巴丹的麦克阿瑟将军”——他还不知道此时老麦已经逃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我们的目的地竟然是东京”。杜立特再次询问有没人退出，一个也没有。

大家均表示出视死如归的勇气。五号机飞行员戴维·琼斯感慨地说："在战争中早已有过成千上万次的突袭行动，而这次任务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回不来的。"

会议也请了几名海军军官参加，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当天晚上，当飞行员回到休息舱室时，很多水兵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将最好的床铺让给他们。

航行途中，史蒂芬·朱立卡上尉——他曾在1939年任美国驻日使馆海军武官助理——向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简单介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说明了两国的政治架构，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异、着装、身体外貌特征等。东京无疑是介绍的重点。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东京人口达到了6778804人，平均每10个日本人就有1个居住在那里，使之成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市内分35个行政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4万人，几乎是华盛顿的10倍以上。这里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众多工厂、房屋和商店拥挤在一起。由于之前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遍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因此日本政府放宽了建筑标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1938年颁布命令，禁止在私人建筑中使用钢铁。"98%的建筑是用木材和纸张建成的，"朱里卡信誓旦旦地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能给它好好放上7把大火，他们永远都无法扑灭。"

此外，朱里卡还教了大家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还有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最简单办法。"主要是看脚趾，日本人穿着日式厚短袜，大拇指和其他4个脚趾是分开的，而中国人往往是并在一起的。"

4月8日，哈尔西率领第十八特混舰队驶出了珍珠港。除"企业"号，还有"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鲍尔奇"号、"贝纳姆"号、"艾勒特"号、"范宁"号这四艘驱逐舰和油船"萨宾"号。《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幸运地登上了"盐湖城"号。一切看似都很平常，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事情会有不同进展，但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又一次对威克岛外围的攻击。"

神通广大的凯西到处打探此行的目的，他找到了约翰·福特，一位刚刚重新服役的海军预备役军官，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张艺谋或冯小刚。约翰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凯西："据

我所知，这次任务是一种变相的自杀。”

4月12日16时30分，“大黄蜂”号的雷达监测到西南方向210公里处的信号，两支特遣舰队开始逐渐靠近。13日5时28分，“大黄蜂”号的瞭望哨发现了一架来自“企业”号的侦察机。37分钟之后，32公里外的“企业”号已经出现在米切尔的视野中。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舰队核心是2艘航母，其余有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8艘。由于航程遥远，2艘航母各带了1艘油轮。舰队会合后开始向西航行，全程实行无线电静默，“企业”号的舰载机将为整支舰队提供空中保护。

哈尔西尚未公布此行的目的，此时最纳闷的变成了“企业”号以及为其护航舰只上的水兵。“大黄蜂”号载着一群陆军的大家伙，那些轰炸机即使能勉强飞起来，也肯定无法降落。这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开始猜测，这些飞机可能是去加强陆军的某个基地。有人猜是阿留申群岛，有人认为是运往西伯利亚的某个秘密基地去支援苏联人的。

4月13日，哈尔西终于揭开了谜底。“企业”号的扬声器发出了声音：“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哈尔西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企业’号的船员发出如此巨大的呐喊！他们的渴望一部分来自4天前失守的巴丹半岛。”

看着由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气势恢宏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目标直指日本的老巢东京，凯西记者之前的沮丧一扫而空：“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小日本如果没有两倍于我们的船只和至少同样多的飞机，绝对不敢和我们交锋。”

航行途中，舰队收听到东京电台的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3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下，在樱花的芬芳中享受着春光。”杜立特真想为之更正一下，即将到来的飞机远不止3架。新闻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日本人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空袭毫无防备，从而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

此前应哈尔西请求，尼米兹已派出“鲑鱼”号和“长尾鲨”号潜艇前往日本近海，前者靠南，后者偏北，警戒可能出现的日军舰只。4月9日，“鲑鱼”号

曾向两艘路过的日本货船发射鱼雷，均未命中。“长尾鲨”号在犬吠崎东端每天发回天气情况，其间还忙里偷闲击沉了日军3000吨的货船“佐渡丸”号，随后被日军深水炸弹击伤，所幸伤势不重，仍可继续执行任务。潜艇发回的信息显示，目前日本近海并未出现日军大型主力舰只。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也表明，日军航母主力近期意外地出现在印度洋，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回到本土。这就意味哈尔西舰队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尼米兹对此备感欣慰。

4月17日，特混舰队距日本本土还有1600公里，离预定起飞时间只剩1天的航程。“西马伦”号用200634加仑燃料填满了“大黄蜂”号的油舱，之后给“北安普顿”号和“盐湖城”号加油。“萨宾”号也给“企业”号以及“纳什维尔”号、“文森尼斯”号加了油。哈尔西仍将采取空袭南鸟岛的做法，他将驱逐舰和油轮留在原处，只带领航母和巡洋舰直闯虎穴。

“大黄蜂”号甲板上，飞行员和机械师对16架飞机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地勤人员拼命摇晃拍打飞机油箱，以使燃油中的气体尽可能溢出，哪怕多加一丁点儿油都能给机组成员带来更多的生还机会。

甲板上还在进行着一项别开生面的特殊仪式。美国海军曾在1908年10月访问过横滨，天皇的代表给一些美国军官颁发过纪念奖章。朱立卡作为使馆人员也收到过以天皇名义赠予的奖章。在米切尔上校发表简短演说之后，杜立特带领飞行员把奖章一一绑在炸弹上。大家纷纷在炸弹上写下一些讽刺语言，“我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除了东京”，“你会得到一个爆炸”，“炸弹美国制造，日本享受”。勤务兵拉里·博加特下士在炸弹上写上了父母和女朋友的名字：“这枚来自佩吉，这枚来自妈妈和博加特爸爸。”

4月17日晚，杜立特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飞机将于次日起飞。他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带上飞机的物品，绝对不能将与“大黄蜂”号有关的任何物品带上飞机。会后，飞行员纷纷将借来的烟灰缸等物还给海军，那上边篆刻有“大黄蜂”字样，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就会暴露真正的起飞地点。

杜立特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傍晚时飞抵东京。“你们在我以后两小时或三小时起飞，把我投掷燃烧弹引发的火焰当作指示灯，这样可以让轰炸机在黑暗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并在第二天天亮时到达中国。”

一些飞行员准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决定由谁去轰炸皇宫。蔡斯·尼尔森说："我们都想炸掉它，我们认为天皇是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我们想来个釜底抽薪。"杜立特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没有什么比轰炸皇宫更能让日本人团结起来，皇宫不是军事目标。"杜立特给大家讲述了1940年他访问英国时的见闻。因为德国人轰炸了白金汉宫，英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日本，轰炸皇宫只会引起日军更加凶残的报复。后来杜立特回忆说："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对轰炸人员做出的最严厉的警告。"此外，医院和学校等民用设施也不在轰炸之列。最后杜立特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飞往苏联。

开完会，劳森回到了舱室，一位海军士兵说："听着，伙计们，今天晚上这里不许打牌。劳森就要出任务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上船时，劳森身上有70美元，由于遇见了海军中的赌坛高手，现在只剩下14美元。看来在轰炸日本人返回之前是捞不回来了。

除了自己的一号机外，杜立特将其余15架飞机分成了5组，每组3架。特拉维斯·胡佛的第一组负责轰炸东京北部，戴维·琼斯的第二组目标是东京市中心，斯基·约克的第三组攻击东京南部和东京湾中北部，罗斯·格林宁的第四组将打击神奈川南部郊区、横滨和横须贺的海军船坞。最后一组由杰克·希尔格率领，负责轰炸工业城市名古屋、神户和大阪。轰炸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炼油厂、储油罐区、钢铁厂、弹药库和造船厂等，每个机组都分配了一个基本目标和备选目标，以备在敌军高射炮火太过猛烈或者战斗机使他们无法靠近基本目标时使用第二方案。

随着起飞时刻临近，杜立特向所有机组成员发放了一些必需的工具，如防毒面具、手枪、子弹夹、猎刀、手电筒、救生衣、急救包以及消过毒的绷带等。据说重庆烟草很缺，一条烟要花7.5美元，还经常买不到货。那些宁可不吃饭也要抽烟的人就特别多备了一些香烟。劳森兜里输得只剩14美元，但"大黄蜂"号的烟实在便宜，一包只要5美分，他在自己的机尾塞了8条烟和2盒巧克力。他还准备用剩下的钱在重庆给母亲买点儿中国礼物带回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到过。万一在日本迫降怎么办？答案是由飞行员自主决定。杜立特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我会选择让机组其他人

员跳伞，然后全速俯冲，哪个目标最划算就撞向哪个目标。我活了45年，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们都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像我打算的那么做。”最后他告诉大家，“当我们到达重庆时，我要给你们开一个永生难忘的聚会！”

所有准备工作中，唯一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是中国的机场。由于担心中国内部可能存在日本人的奸细，阿诺德一直未将详细计划通报给蒋介石，只是命令驻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向备降机场派出携带照明和无线电设备的地勤人员以及懂英语的翻译，同时从印度加尔各答紧急调运可供B-25使用的3万加仑100号航空汽油和500加仑润滑油。

因为同样未被告知详细行动计划，史迪威并未真正领会阿诺德安排任务的紧迫性。缅甸战事吃紧，在3月到4月间，史迪威的主要精力都在筹划缅甸的几次会战，糟糕的通信条件使他与华盛顿的联系时断时续。史迪威多次要求“告知使用目的”最终未果。计划对陈纳德也同样封锁，阿诺德一直对这个人心存厌恶，认为他不过是个“雇佣兵”和“狂想家”，换句话说，就是“办事不靠谱”。这一切导致驻华美军中无人知晓行动细节。尽管4月初上述特殊汽油被送达衢州、丽水等机场，重庆也特意派出一些懂英语的空军军官进驻机场以随时接应，但由于特混舰队被日军意外发现，杜立特等人提前起飞，最后当他们到达中国时，并未得到计划中的地面指引，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全部在迫降中坠毁。

阿诺德拒绝透露行动计划虽然让蒋委员长颇感不快，但到3月下旬，他还是同意美国人使用中国的5个机场。到4月2日，他再次被告知约有25架美国轰炸机将被部署到中国。中国战场形势的持续恶化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11日，他要求比塞尔上校致电马歇尔，希望美国能够将行动推迟到5月底执行，以便调动更多兵力去保卫衢州。第二天，马歇尔就给史迪威回了封急电，“任务已箭在弦上，无法召回”，随后阿诺德也发来了类似的电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向蒋介石做出解释，“请通知蒋委员长，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缺乏一个完整的共识让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希望这件事不会让他感到尴尬”。16日，阿诺德再次重申计划不能改变。4月18日，马歇尔拍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指出“神秘的天气将会影响特殊行动”。

4月18日凌晨，3时10分，在离东京尚有1300公里时，这次任务的秘密性——这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企业”号雷达屏幕上，操作员罗伯特·波伊彻少尉发现了距左舷舰艏20公里有2艘水面船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船无疑属于日本人。2分钟后，在大约相同方向上出现了闪光。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广播里传出了“发现敌舰2艘”的消息。舰员们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几艘巡洋舰上，各就各位的炮手纷纷褪下了炮衣。

按照常理，2艘航母加上4艘巡洋舰还能怕他区区2条小舢板？可惜哈尔西此行目的不是水面作战，而是要把杜立特的轰炸机送到离日本尽可能近的位置上。现在每1小时、每1公里都至关重要。哈尔西通过高频短程无线电下达了命令，舰队向右转90度绕开敌船。3时41分，那2艘船在雷达上消失了。警报很快解除，舰队重新朝西行驶，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似的。

天气异常恶劣，军舰颠簸得非常厉害。凯西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风极大，天色阴暗，海涛汹涌，海浪从甲板上滚落，有时涌上甲板的水有几英尺深，很难站立。”清晨，4时15分，3架侦察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从“企业”号起飞，向西侦察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随后又有3架侦察机和8架战斗机升空，担负起舰队的空中警戒。

5时58分，透过灰沉沉的晨雾，奥斯本·怀斯曼中尉发现水面上有1艘小型巡逻艇。中尉迅速飞回航母上空，将前方67公里处发现敌船的消息报告给哈尔西，“相信敌人的监视哨已经发现了我”。

哈尔西再次选择避让，他下令舰队转向西南。但危机随后出现，7时38分，“大黄蜂”号的观察哨发现了近在13公里外的日军巡逻艇——排水量94吨的“日东丸23”号。

双方都在可视范围之内，再避让已来不及。“企业”号已截听到这艘小船匆忙中对外发出的明码电报：“发现敌军航空母舰3艘，位置犬吠崎以东600海里。”

距离日本船只最近的“纳什维尔”号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并通过信号旗请求开炮。7时52分，哈尔西回电舰长克莱文中校“开火”。1分钟后，轻巡洋舰152毫米炮开始发出怒吼，炮弹激起的水柱使得“日东丸23”号只剩下桅杆隐约可见。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渔船这样的目标对巡洋舰而言，并非轻易就能解决

掉的对象。加上美军射术实在不敢恭维，一直到 8 时 21 分，这艘巡洋舰花费了 915 发 152 毫米炮弹，才让小小的日军巡逻艇爆炸起火，2 分钟后沉没。船长中村盛作兵曹长以下 8 名士兵及 5 名船员共计 14 人全部毙命。有 2 名幸存者在水中上下浮动，最终未能被美军救起。克莱文中校将糟糕的表现归结为“缺乏经验，海况不好”。

就在“纳什维尔”号炮击的同时，空中 8 架战斗机发现了 88 吨的日军巡逻船“南欣丸 21”号，飞行员开始向日舰扫射，其中 1 架飞机至少射出了 1200 发子弹，拖船开始逐渐下沉。飞行员转去支援巡洋舰的炮击。

沉没之前，“日东丸 23”号一直不停向东京发报，“企业”号的吉尔文·斯罗尼姆上尉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毫无疑问，美军舰队在尚未抵达预定起飞地点前就被日军发现。此时他们的位置是东经 153 度 27 分、北纬 35 度 26 分，距东京 1326 公里。

哈尔西明白，接到警报的日本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迎击，舰队继续前行凶险异常，随时可能遭遇日军水面舰艇、舰载机以及陆基飞机的联合进攻。尽管提前起飞预示着飞行员生还的希望更小，但哈尔西别无选择，他的身边是太平洋舰队几乎一半的力量——除 6 艘主力舰，还有舰上的数千名水兵。

权衡利弊，哈尔西断然决定提前发起攻击，他向米切尔舰长下达了作战命令：“起飞轰炸机，祝杜立特中校和他勇敢的飞行员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看来你不得不提前启程，”米切尔一脸凝重地告诉杜立特，“中校，你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杜立特点点头：“我们马上起飞。”说完，他迅速走下了舰桥。扬声器响了起来：“现在注意！陆军飞行员请登上飞机。”

全体队员迅速在甲板上集合。杜立特解释了必须提前起飞的原因：“弟兄们，前面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死神。我们目前起飞距离是预定计划的 2 倍，每 1 加仑汽油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们没有战斗机护航，也不得不在白天轰炸东京。”

稍作停顿之后，杜立特用戏谑的口气告诉大家：“有谁愿意退出？我们的替补队员愿意拿 100 美元来替换他。”

甲板上一时间鸦雀无声，忽然爆出了一阵喧哗：“队长，快带我们去东京揍

那帮无赖。”“给 1000 美元我也不换，留着钱到夏威夷的夜总会泡妞去吧。”

这正是杜立特想要的效果，他随即下令：“伙计们，准备起飞。”

航母上所有官兵——火炮手、机械师甚至厨师都冒雨来到了甲板上，大家都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企业”号的飞机检验员阿尔文·柯南与同伴下了 10 美元的赌注，押一半的飞机不能成功起飞。

8 时 03 分，“大黄蜂”号逐渐提速，16 架战机的引擎发出隆隆轰鸣。飞机前面的机轮挡板被移开了，杜立特的一号机开始滑动加速。由于排在最前边，他面前的跑道只有 142 米。杜立特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大家都担心引擎被烧坏。飞机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滑行，左翼伸在舷外，摇摇摆摆，迎着强风向前奔去。其余飞行员都紧张地张望着，不知道这股强风的力量能否帮助杜立特顺利升空。如果连队长都不行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在大家眼里，那架飞机速度慢得令人窒息，就在舰艏被浪头抬高的一瞬间，杜立特的飞机冲出了甲板，机头猛地一个拉升，成功升空，轮前只剩下几米跑道。此时是清晨，8 时 20 分。

“盐湖城”号上的凯西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幕，“第一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这简直是奇迹。航母正在向下扎入水中，甲板被白色的海浪淹没。随着航母的舰艏从海中抬起，巨大的飞机刚好从上面弹起”。

杜立特的飞机掉头低空掠过“大黄蜂”号，然后朝东京的方向飞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机翼下，复仇正以每分钟 4 英里的速度朝着日本这个邪恶的轴心帝国飞去。”

舰上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阵欢呼。现在剩下的飞机以 3 分钟间隔顺次起飞，每架飞机的起飞不仅可以为下一位同伴增加可用的甲板，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格林宁后来写道：“我看到许多面孔正从船桥和岛式塔桥的栏杆上向下张望，那些替补机组人员也在其中，我在想，现在他们中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们交换位置。”

一切顺利。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人员——水兵罗伯特·沃尔——突然失足，飞机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他的左手被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法罗明显感觉到了震动，回头一瞧，

只见沃尔躺在甲板上。机身出现了摇晃，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坠入了大海，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随后隆隆升高，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此时是9时20分。由于必须节约每一滴燃油，升空后的轰炸机并不等候编队，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疾驰而去。

检验员柯南输掉了打赌的钱，“我认为我的10美元输得很值，就像是为了战争胜利捐了这笔钱”。

海军摄影师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对整个起飞过程进行了拍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在法罗的十六号机起飞仅仅3分钟后，还没等他们在视线中消失，哈尔西已经下达了返航的命令，舰队速度很快加大到25节。“大黄蜂”号的船员以最快速度利用三台升降机将鱼雷机、轰炸机和战斗机送上甲板——瞬间“大黄蜂”号由一辆“板车”恢复了航母的原本模样。日本人肯定会对“日东丸23”号的报告采取一系列对策，不过舰队此时处于敌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很快就能驶出多引擎轰炸机的飞行半径。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日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

11时15分，“企业”号起飞了4架侦察轰炸机向南侦察。12分钟后，又有12架轰炸机升空，负责搜索后方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2艘航母各起飞了8架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在随后几个小时，他们大约发现了15艘日军巡逻船，甚至发现了1艘潜艇。美军战机和“纳什维尔”号击沉了几艘日军巡逻船，巡洋舰还救上来5个日军水兵。

俘虏中一个二等兵讲的有趣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早上，他值班时发现了几架飞机，于是迅速报告了船长，让他赶快向东京发报。船长认为那肯定是自己人，翻身蒙头继续大睡。过了一会儿，这名水兵再次叫醒了船长：“长官，正前方发现2艘非常漂亮的航空母舰。”

这下船长完全清醒，他冲上甲板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随后沮丧地说：“他们的确很漂亮，但很可惜，那不是我们的船。”之后他回到房间，从水手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开了一枪。

舰上的人都在担心飞行员的安全，所有收音机都调到了日本的频道，收听

东京、神户和横滨的广播。下午，14时45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今天中午过后，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东京上空，对非军事目标实施了轰炸。大阪也遭到袭击，东京有几场大火仍在燃烧。"

"他们成功了。"米切尔上校兴奋地说。"企业"号的一名水手为此专门给东条英机写了封信："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按照我们1941年12月7日接收到你方合同上的条款，第一批废金属已送到你市。当然，您知道，鉴于目前的航运条件，我方有必要采取空运的交货方式。我希望提醒您，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交货。"

"大黄蜂"号的飞行大队长斯坦诺普·林中校即席赋打油诗一首："时值四月十八，我们翘首以盼。山本始料未及，东京火焰滔天。吉米虎口拔牙，战机直捣目标。"

4月25日11时许，哈尔西率舰队顺利回到珍珠港。这次返航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因为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新闻已经让珍珠港的人们激动好几天了，谁也未将空袭东京和两艘航母的归来联系到一起。

东京上空三十秒

开战以来，纵然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但有一个人时时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他就是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为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山本根本不敢对当前取得的胜利表现出应有的自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将这种暂时成功归结于"天助神佑"。在写给驻中国上海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的信中，山本说："12月15日尊函收悉，对于你的祝贺不胜感激。英、美过于低估了日本，在他们看来，这事就像精心豢养的家犬狠狠咬了自己的手。美国不会甘心，不久就会进兵日本。国内民众吵吵嚷嚷，盲目乐观，实为轻佻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京遭到轰炸，国民士气就会立即低落下来，如此局面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初在夏威夷，如果能干掉美军那几艘航空母舰就好了，现今想来，实属遗憾。"最后他说，"现在上层（指海军省和军令部）那些人非常得意，每提起珍珠港就沾沾自喜，似乎胜败已定，大功告成了似的。老实说，上层首脑的水平和见识

远比社会民众的喧嚣更使我担心。”

山本时刻无法忘怀的仍然是美军漏网的那几艘航空母舰。既然自己能利用航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人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利用航母来实施反击。山本曾有两次为时不短的旅美经历，对美国人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清楚。只要那些航母存在，美国就可以利用它们对日军太平洋上的基地进行袭击，甚至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和天皇陛下的安全，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山本断定，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3 月 11 日，在写给过从甚密的艺伎丹羽美智的信中，山本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这也正是我深感不安之所在。开战已经三个月了，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空袭。为此人们感到满足，更增加了安全感，甚至有人要感谢我，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完全错误的。敌人没有前来空袭，与其说是我的功劳，不如说是敌人本身的错误，应该去感谢美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敌人前来轰炸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保护像东京这样的都市。到敌人前来轰炸的那一天，国民不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海军，我就心满意足了。总之以我看，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最好把家人和至少一半财产疏散到郊区去。”

但日本上层、媒体和民众的观点并非如此。日本媒体夸下海口，凭借“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攻陷加利福尼亚海滩简直轻而易举。《日本时报》的一篇社论说：“（日军）一旦登陆，一支训练有素、果敢的部队横扫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美国对日本任何可能进行的反击行动都是可笑和荒谬的。一家报纸说：“美国袭击日本根本不值一提。”还有媒体说：“日本根本不怕美国的攻击。”多数媒体的分析认为，在占据了太平洋上诸多盟军基地之后，日本已支配了广阔的海洋和天空。《每日新闻》评论员撰文指出，“至于航母发起的空袭，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自杀性的。因为与夏威夷不同，日本海岸有着严密的警戒措施，美国的突袭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根据大本营陆海军防卫协议，日本四岛的空中防御由陆军负责。但显而易见，对日本的袭击无疑将来自海上。联合舰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率先发现来犯之敌拦截并歼灭之。1942 年 2 月以来，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等日军基地的袭击活动异常活跃，甚至跑到了近在咫尺的南鸟岛。虽然美军

打了就跑的袭击方式并未造成太大损失，但无疑日本本土已感受到了愈来愈大的现实威胁。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非常清楚目前用于保护日本四岛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够。大部分战机部署在前线，本土只留下了 300 架，其中 200 架属于海军，其余 100 架属于陆军，大多属于老旧机型。其中有 50 架专门用来防御东京和横滨的工业区，防守大阪和神户的只有可怜的 20 架，名古屋仅有 10 架。全国共配属了 700 门高炮，大多数低于 75 毫米口径，东京 150 门，大阪和神户有 70 门，名古屋 20 门。精兵强将全上前线去了，操作这些设备的几乎都是些缺乏训练的老弱病残。

1942 年 1 月中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为预防随后可能到来的空袭，需要分散工厂，保护公共设施、通信和运输系统，乃至疏散主要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至少是妇女儿童。这一建议遭到首相的严厉训斥，东条声称“这只会破坏日本重要的家庭结构”，“只有懦夫才需要疏散”。

东京居住着山本誓死捍卫的神——天皇。山本的焦虑主要来自对天皇那种近乎宗教般的忠诚，这同时也是日本民众的普遍共识。这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心理，尤其军队被灌输以保证天皇安全为最高职责的精神。如果天皇的安全因东京遭袭受到威胁，对他们来说绝对属于不可饶恕的严重失职。

山本亲历过日俄战争，对当时耶森海参崴分舰队对日本本土的多次袭击记忆犹新。当时那支小型俄国舰队的袭扰使东京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逃进山里避难。负责对付耶森舰队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的私宅因此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玻璃也被砸得粉碎，连老婆孩子都因此住到姥姥家去了。想到此处，山本就觉得后脖根发凉。他思忖，如果现在东京遭到空袭，那种具有特殊不稳定性格的日本民众会不会如法炮制，从而导致一场大混乱呢？

保证本土特别是天皇的安全已成为山本的一大心病。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平时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山本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毫不例外地向参谋人员询问东京的天气情况。他的脸色与东京的天气恰恰相反。如果东京天气晴朗，山本脸上则多云转阴，因为晴朗的天气会给美军创造良好的空袭条件。相反，如果东京阴云密布，山本脸色就多云转晴——在恶

劣的气候条件下，天皇的安全是无须担忧的。

海军中有如此看法的绝非山本一人。早在1941年12月26日，宇垣缠就在《战藻录》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美国重整部队后会来报复的。必须保护东京使其不受空袭，这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情。"

1942年2月8日，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就预料到"敌人空袭东京"的可能性，但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东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是我们神圣国土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此类事情发生"。三和是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过去20年里曾在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各个部门任职，深谙空中战略战术。正因为此，开战前一个月，山本特地将他调来担任航空参谋。

为防患于未然，山本在日本近海精心组织了一条舰艇警戒线。参加的船只共有171艘，他们统属负责北方水域安全的第五舰队指挥，司令官为细萱戊子郎。这些船只大多是征用私人的渔船，从50吨到250吨大小不等。一般船长和通信兵由海军士兵担任，其他船员大都是这些海军士兵的家属或普通渔民，旗舰是7889吨的邮船"赤城"号——并非南云的那个"赤城"号。这些舰船在距日本海岸线130公里到1600公里的海域部署，南北延伸1600公里。船上都安装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一旦发现敌踪就立即上报。

此外，山本还派出海军陆基侦察机实施远程巡逻，以期阻敌于国门之外。事实证明，山本的顾虑是现实存在的。但他的未雨绸缪并未奏效，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很快发生了。

早在4月10日，位于东京郊外的海军监听站已经截获到哈尔西和米切尔之间频繁的往来电讯，日军随即测算出"大黄蜂"号航母的大致位置，并判断美军极有可能以航母编队前来袭击日本本土。大本营对此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他们认为美国人绝对没这个胆儿。日军并未跳出通常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美国人即使来了，也由于航母舰载机航程较小，航母必须驶到日本近海才能放飞飞机，在他们到达放飞点之前早已被精心布置的警戒线给发现了。这样不等美军进入有效打击距离，日军水面舰艇和陆基轰炸机就会蜂拥而至，让他们水面上来水底里去。

4月18日清晨，发现哈尔西舰队并迅速发出警报的"日东丸23"号正是众

多警戒舰艇中的一艘。就在这艘巡逻船遭受美军炮击的差不多时间，他们发出的电报已经摆在了山本的案头。开战以来被可能到来的空袭折磨得有点儿神经质的山本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敌人果然来了。

“告诉‘日东丸’，进一步查明敌舰的准确数字。”

“无线电联系中断，估计‘日东丸’已经……”

尽管随后与“日东丸 23”号取得联系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但没有人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结合之前截听到美国人陡然增加的通信量，那就只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结论：一直以来山本所担心的国家首都遭袭的威胁已近在眼前。根据此前的情报，日本潜艇在夏威夷附近击沉了 1 艘美军航母——事实上“萨拉托加”号只是受伤回去维修了，这样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只剩下 3 艘航母。“日东丸 23”号的错误报告使山本相信，敌军的全部航母正朝着东京疾驰而来。

想到此处，山本丝毫不敢怠慢，立即按“对美舰队作战第三号战术方法”发出了作战命令：“以 3 艘航母为主力的敌方舰队今晨出现在 0630 位置，东京以东 1200 公里处，各部全力以赴迎战美国舰队。”潜艇部队、机动部队、南方部队、北方部队立即投入对美军舰队的作战。战列舰主力部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支援。第十一航空舰队派出一部兵力到本土东部。

4 月 17 日，结束了“南方作战”的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刚刚回到横须贺基地，屁股还没坐稳就接到了立即出击的命令。近藤迅速坐镇“爱宕号”重巡洋舰率领横须贺地区所有水面舰艇以最高速度奔向美军舰队出现的海域。与此同时，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率领 4 艘战列舰从广岛湾火速起航，前往支援近藤舰队的作战。距离本州岛 800 公里处的 6 艘潜艇接到电令后全速出击。第六舰队另外 5 艘潜艇受命从特鲁克基地火速出发，搜索小笠原群岛以北海域。

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短短几小时内，日军已集结了不少于 90 架战斗机、80 架中型轰炸机、36 架舰载轰炸机以及 2 架水上飞机。连此前因意外触礁正在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的“加贺”号航母——它因此未能参加锡兰海战——所属舰载机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山县正乡少将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 32 架中型轰炸机、12 架零式战斗机迅速从木更津空军基地拔地而起，向东直扑哈尔西舰队。但这些战机一直飞到航程尽头也未发现美军，似乎敌人知道自己被发现后已放弃攻

击径自转身逃逸了。

此时，从印度洋得胜回师的第一航空舰队正经巴士海峡驶往本土。当接到紧急通知的渊田美津雄快步走入“赤城”号作战室时，南云司令官、草鹿参谋长正在研读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好哇，他们到底来啦！”源田随手把“日东丸 23”号的敌情报告抄件递给渊田，告诉他联合舰队已采取“第三号战术方法”，要求南云舰队快速返航参加“围剿”美军舰队的战斗。

众人一起摊开了海图。根据舰队的目前位置以及发现美军舰队的大致方位，大家一致判断，舰队即使以最快速度返航也无法赶上即将发生的战斗，除非美国人傻了在那里等着一直不走。尽管如此，必要的姿态还是要做的。南云随即颁布命令，舰队以最快速度驶向发现敌军航母的海域，舰载机被从机库迅速提升至甲板并加油挂弹，准备随时起飞发起攻击。

但哈尔西的快速返航使南云舰队的追击变得毫无意义。眼见追击无望的南云随后率部于 4 月 22 日回到本土，准备休整之后参加更为重要的中途岛海战。不过渊田及日军航母的飞行员还是认为，“美军此次空袭实在高明”。起初他们猜测美军会让飞机执行完轰炸任务后迫降海上，随后派潜艇把飞行员接走。还有一种猜测是，怀疑四国以南 360 公里处被发现的 1 艘苏联轮船可能负有对美国飞行员的救援任务。很快在中国的日本部队用无线电报告说，有美国飞机在南昌附近强行着陆。在了解到空袭的飞机是单程飞行前往中国降落时，渊田等人对敌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三和在 4 月 20 日的日记中写道：“倘若果真如此（指陆军飞机从航母上起飞），即便是敌人，他们的行动也该被看成是很棒的！”

发出一系列战斗命令的山本再次陷入了沉思：“要不要立即向东京发出预防空袭的警报？”斟酌再三，山本还是决定暂时不报，他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迎击舰队及航空兵已经出动，知道行踪被发现的美军舰队很可能已经掉头逃逸。再说，按照“日东丸 23”号发回的信息，美军舰队所处位置距本土尚有 1300 公里之遥。按照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半径，美军舰队必须继续向前行驶，就是说即使有空袭事件最早也要到后半夜或第二天凌晨。在此之前，他的舰队还可以大有作为，至少在 18 日白昼，东京是安全的。山本最后决定等等看再说。他万万未能想到，美军采取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他们派出的是长腿的陆军轰炸机。

4 月 18 日的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说来凑巧，就在最后几架 B-25 从“大黄蜂”号起飞的差不多时间，东京正开始举行一次防空演习。开战以来，日本各地经常举行类似的防空演练。17 日的《日本时报》上，一篇社论尚在嘲笑有关未来几周美军可能发动袭击的传闻，“没有任何基地可以让他们的舰队出发，他们如何实施计划？敌人所有对夏季攻势的大肆宣传都是绝望的盟军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希望阻止他们的人民老是想着他们陆海两军在日本手中遭到的无数次失败”。

没人相信空袭会真正到来，演习也就进行得松松垮垮，甚至连警报都未拉响。市民觉得这样的演习纯属杞人忧天，他们对警防队员要求躲进防空洞的命令毫不理睬，反而好奇地上前围观消防队员如何摆弄他们的装备。上午，9 时 30 分，英国驻日使馆的防空瞭望哨已经离岗。11 时，美国使馆的瞭望哨也脱岗去打高尔夫了。演习已经结束，大部分防空气球放了下来，少许几架战斗机在高空懒洋洋地盘旋着。演习刚刚结束，大街上立即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民众。大家一致认为，东京是绝对安全的，敌人已经被战无不胜的帝国陆海军赶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对这里发起袭击，这点毫无疑问，东京居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正为 4 月 29 日裕仁天皇的 41 岁生日做着积极的准备。

演习刚刚结束，东条英机的专机就起飞了，他要前往水户航空学校进行视察。当天早些时候有报告说，敌人的一支特遣舰队可能已到了日本近海，但东条不愿因此改变行程。飞机起飞不久，就有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大家认为那应该是一架执行巡逻任务的日军飞机，并未对此多加注意。两架飞机越来越近，东条的秘书西浦进——他与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被称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透过机窗仔细去看那架似乎不太面熟的飞机，感觉“样子很怪”。就在双方距离接近到互相能看清驾驶舱时，吓得魂飞魄散的西浦惊呼道：“那是美国人的飞机！”

西浦看到的正是杜立特的一号机，他们在犬吠崎以北约 80 公里处进入了日本领空。领航员汉克·波特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日军战斗机，他发现前方只有几架教练机在上下翻腾。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地上的人们对这架飞机毫不在意，照样干着手头的活儿。飞机低空掠过了一个陆军兵营，一群日本军官进入了怀

尔德的视线，他们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特拉维斯·胡佛的二号机并排飞在杜立特的左边。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两架飞机尽可能选择低空飞行，他们向东南掠过了东京郊区。几天来，东京的天空骤然放晴，仿佛在特意迎接美国人似的。杜立特发现约 16 公里外有 9 架日军战斗机，每 3 架一组在 2500 米的高度巡航，懒洋洋的，显然并未发现他们。飞过海岸线 20 分钟后，两架 B-25 到达了东京北部的隅田川地区。胡佛开始向西寻找自己的一号目标，杜立特则继续向前直扑东京。中午时分的日本民众大多在吃午饭。

杜立特的目标是皇宫北面的一个兵工厂。由于事先准备在夜间突入以爆炸引起的火光为后续轰炸机导航，一号机的弹舱内全是燃烧弹。13 时 15 分，从 400 米的低空，24 岁的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中士用廉价的“马克·吐温”瞄准器投下了全部 4 颗燃烧弹——每颗炸弹包含有 128 颗 3 公斤的小炸弹。

约 30 颗小炸弹落进了鹤卷国立中学。院子里 15 名教师和 150 名学生正在练习剑道，虽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那些人还是很快一哄而散。另有一些小炸弹落在了大街上，造成 1 名行人当场死亡。几家商店和房屋相继起火，居民本庄征吉吓得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到了大街上。一些炸弹落进了附近的冈崎医院，医生和护士开始紧急向外转移病人。另有一些炸弹落入了距离医院 180 米的早稻田中学，1 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肩膀，他在几秒钟内倒地身亡。

合计一号机的袭击共造成 2 人死亡、19 人受伤，其中 4 人重伤。虽然 150 名消防队员奋力扑救，却仍有多达 36 座建筑和 44 家住宅被完全烧毁，其他 6 栋建筑和 20 家住宅遭到部分损坏。

日军的反应异常迅速，地面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杜立特立即驾机俯冲下去，以略高于屋顶的高度飞过东京西郊，之后转南飞向大海。

途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飞机制造厂，外面露天排列着十几架已经造好的飞机。“我们不能烧掉那几架日本飞机吗，中校？”机枪手布雷默问。杜立特告诉他，这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给后面的机组带来更大困难。接着又有 1 辆坦克或是装甲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布雷默再次请求开火。“放轻松点儿，弗雷德，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一架友好的飞机，就让他们那么认为吧。况且打掉一辆坦克

也不会帮助我们赢得全部战争。”杜立特清楚现在需要尽快离开，他们的飞机燃油不足，任何一分钟都关乎生命。

几乎在一号机投弹的同时，胡佛的二号机也找到了袭击目标——隅田川转弯处的一个发电厂和弹药库。他的飞机上装着 3 颗 227 公斤炸弹和 1 颗燃烧弹。通常情况下这种炸弹装药量不超过 35%，但这次使用的特制弹炸药量达到了 50%。理查德·米勒少尉在半秒钟内释放了所有炸弹。爆炸溅起的弹片冲上天空，甚至高于他们的飞机 30 米之多。二号机从烟雾和碎片中呼啸而出，绝尘而去。领航员韦尔德纳提醒胡佛要节约燃油，因为此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爆炸引燃了 38 栋建筑，其中 30 栋被全部摧毁，有 52 所住宅被烧毁。爆炸激起的巨大气浪将一个女人从一栋建筑的二楼掀了出来，她恰好落在大街的一个榻榻米上，毫发无损。有 10 个人被烧死在房子里，另有 48 人受伤，其中 34 人伤势严重。

13 时 35 分，在杜立特和胡佛之后大约 20 分钟，格雷中尉的三号机在犬吠崎以南 24 公里处、横滨的正东方向进入日本上空。此时东京到处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日军战斗机紧急升空，防空炮火也开始吼叫起来，发动突袭的条件无疑已不具备。

格雷驾机冒着日军并不密集的炮火前进，他的目标是皇宫西北方向的钢铁厂、化工厂和天然气公司。投弹手亚丁·琼斯中士将 4 颗炸弹分成了 4 次投放。格雷并未看见第一颗炸弹落下，他明显感到了飞机的震动，但他相信第二、第三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天然气公司和化工厂，整个化工厂都冒出了黑烟。最后一颗燃烧弹落入了一片小工厂密集区，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中尉看到浓烟从目标区域内腾空而起。

1 颗炸弹击中了柴油机制造厂，剧烈的爆炸导致正在吃午饭的 12 名工人丧生，88 人受伤，其中 47 人伤势严重。一号仓库被夷为平地，二号仓库起火。燃烧弹烧毁了 27 户人家的 4 栋建筑。琼斯操作一挺 7.6 毫米机枪向 300 米下方的建筑和街道扫射，“我看到有 15 到 20 人倒下，其余人四散奔逃”。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是水元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在 1 小时 15 分钟后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四号机明显偏离了航线，原定轰炸目标是东京北部的一个服装仓库和火药库，却飞到了东京以南 120 公里的地方，只好再次折往北方，这样要凭空增加 240 公里航程。飞行员埃弗雷特·霍尔斯特姆中尉决定轰炸二号备选目标，一个油罐储备场和部队营房。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两架日军战斗机，霍尔斯特姆只好驾机向下俯冲错过。日军战斗机紧追不舍，这架 B-25 完全丧失了攻击的机会，只好转身高速逃逸。逃跑途中，罗伯特·斯蒂芬中士将 4 颗炸弹全部扔进了大海。几个人感到非常沮丧，导航员哈利·麦克尔说："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戴维·琼斯上尉第二小组的 3 架飞机负责轰炸东京市中心。他的飞机明显也跑偏了，原来轰炸皇宫东面军械库的任务无奈放弃，琼斯只好随便选择几个地方扔下了炸弹。他们的 1 颗炸弹穿过了一家工厂屋顶，在一根距离地面 3 米的支撑梁上爆炸，造成正在午休的 12 名工人死亡，11 人受伤。另一颗炸弹击中了横山工业仓库，造成 15 人死亡、11 人受伤。27 人死亡是所有机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很多轰炸机在寻找目标时迷失了方向，使袭击的范围延伸到了杜立特最初的计划之外，更为广阔的作战区域同时也增加了日本人拦截来袭者的难度。

霍尔马克的六号机组一路畅通无阻。他们的第一颗炸弹在富士钢铁厂前面的道路上爆炸，摧毁了附近的 7 所住宅，损坏了 11 所，导致 1 人重伤。第二颗炸弹击中了日本冶金厂，由于人员已提前疏散，飞起的弹片只割伤了一些工人。1 名学龄前儿童中村喜郎背部中弹死亡，这成为后来日军指控他们扫射平民的证据。

当飞机冲向海面时，霍尔马克和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一起欢快地唱起了歌，"我们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尼尔森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他错了，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泰德·劳森中尉的轰炸机第七个进入日本领空。当他们经过一所学校时，孩子们纷纷涌向校园，朝天上的飞机挥手。这一情形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但劳森忽然看到了校园内日本国旗上那个血红的太阳，他感觉好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

之后他们顺利躲过了 6 架日军战斗机。飞临东京时，劳森看到了同伴前几次攻击留下的大火和烟雾。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机械工厂，投弹手克莱夫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就接连投下了 4 颗炸弹。整个过程用时仅仅半分钟，劳森后来据此写下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十分畅销。随后他们从皇宫上空掠过

快速逃逸。在到达安全地带后，劳森、麦克卢尔和撒切尔在座舱里以喝酒来庆祝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缓解之前的紧张情绪。那瓶威士忌是怀特医生以治疗蛇毒为由替大家特意申请的，现在被提前喝掉了。

七号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落入了日本钢管工厂的一条水渠，第二颗炸弹在一个焦炭堆上爆炸，第三颗炸弹落在了炭堆旁边，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最后一颗燃烧弹分散开来，引发的大火很快被消防队员用防火沙桶扑灭。整个袭击只造成 4 人受伤，其中 2 人伤势严重。

当天上午，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正在皇宫御花园为前线的日军官兵采药以示恩泽。当隆隆爆炸声传来时，起初裕仁也以为那是演习。但当明白是真正的空袭之后，裕仁显然没了往日的矜持，大声喊叫着躲进了樱花林，全身如筛糠般颤抖不已。直到空袭过后，卫兵四处寻找，裕仁才惊魂未定地从树丛中钻出来。

区区 13 架飞机对偌大东京的袭击，注定了 700 万东京市民能够目睹炸弹爆炸的只是少数。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很可能又是一次逼真的演习。东京索菲亚大学的天主教神父布鲁诺·比特回忆道：“当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走到外边，甚至爬上房顶或烟囱以看得更加清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刺激而不是令人害怕的事件。”

在陆海军俱乐部里，两位少壮派军官正一起吃着午餐，他们是海军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两人正商议如何联合反对山本五十六提出的中途岛作战计划。外边爆炸声此起彼伏。“妙极了！”富冈大声叫喊道。不愧是海军出身，富冈猜测那些空袭的飞机一定来自美军的航母。既然美国舰队能够开到离东京如此近的地方，联合舰队就能在本土水域与之展开决战了，就可一举剿灭那群讨厌的家伙。果真如此，山本力主的中途岛作战也就不需要了。

开战之前为美日和谈殚精竭虑的约瑟夫·格鲁大使此时已完全无事可干。美国暂时还回不去，他只能待在东京的使馆里，等着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进行外交人员互换。18 日上午，格鲁会见了瑞士驻日公使，随后走向山上的住宅准备去吃午饭。这时他听到了爆炸声，远远看去，有几个地方起火。起初格鲁以为那不过是普通的火灾，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更远处很快有了新起火点，

防空炮火也响起来了。这时他看见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在前方不到2公里的空中快速飞过，然后突然向下俯冲。“我的天，我希望那不是一架美国飞机，我看它可能是掉下去了。”很快第二架飞机在他视野中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非常兴奋，”他在日记里写道，“但当时很难相信这不是日本飞机的模拟作战。”

使馆人员全跑到了室外，一架轰炸机从海军武官亨利·史密斯赫顿少校的头顶掠过。大家分成了两派，一半人认为这是自己人真正的空袭，包括格鲁大使在内的另一半人认为那不过是日本人的演习而已。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以100美元为赌注来决定胜负。随后一名使馆人员主动上前搭讪一名日本警卫：“看起来，你们今天的演习非常成功啊！”

“那不是演习，”卫兵一脸沮丧地回答，“那是真正的袭击。”格鲁大使这一半人只好输掉了100美元。

被关押在拘留营中的美联社记者约瑟夫·戴南也听到了爆炸声。很快，几名警察冲了进来，要求他们灭掉炉子、关上窗户，因为东京遭到了袭击。戴南随后在文章中写道：“一架美国飞机直接从我们营地上空飞过，引擎的轰鸣声甚至比留声机里播放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还要美妙动听。”

在英国使馆，87名被软禁的外交官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相信那是真正的空袭。“我们最热切的愿望已经成真，”密码专家弗兰克·默塞如此说，“整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伴都在为美国飞行员的伟大壮举而举杯庆贺。”大使馆雇用的一位日本员工对此抱怨道：“你们竟然来轰炸我们，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屋都是木质的，而你们的房屋用的是石头材料。”

斯基·约克中尉的八号机袭击目标是飞机引擎制造厂。他的飞机出现了故障，油表显示每小时油耗高达98加仑，远远超出了72～75加仑的合理范围，辅助油箱内的油已提前用完。约克怎么都找不到东京，只好轰炸了无意中看到的一家工厂。工厂看起来很大，主建筑有4层楼高，似乎是一个发电厂。赫恩登打开了炸弹舱门，边念叨《圣经》第二十三诗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边把4颗炸弹一股脑儿地丢了下去。糟糕的轰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只损坏了一栋建筑。

燃油过量消耗使约克认为，他们飞往中国毫无希望。他违反了杜立特的命

令，驾机径直穿越日本，飞往了苏联的海参崴。为缓解紧张情绪，埃斯曼笑着说："我敢打赌，在星期六的中午轰炸东京，然后又飞过日本上空，我们这个5人机组肯定是第一个。"

理查德·乔伊斯驾驶的是最后一架轰炸东京的飞机，目标是日本特殊钢铁公司。他的第一颗炸弹击中了一个码头，第二颗炸弹命中了工人教室和宿舍，杀死了5名工人和2名女档案员，还有7名工人之后重伤死亡。第三颗炸弹将几所木质房屋炸平，6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这架飞机的攻击共杀死25人，在所有机组中排名第二，此外还造成23人重伤、50人轻伤。他们遭到了日军9架战斗机的攻击，但最后还是成功逃脱。

在罗斯·格林宁十一号机身后，是埃德加·麦克尔罗伊的十二号机与比尔·鲍尔的十三号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神奈川、横滨和横须贺。三架飞机在到达日本海岸时分道扬镳，奔向各自的袭击目标。

第十一号机在掠过霞浦湖时遭到了4架日军战斗机的拦截，轰炸机的左翼被机枪弹击穿，右翼后缘到螺旋桨被打出了一排弹孔。机枪手加德纳用12.7毫米机枪还击。格林宁原计划是轰炸横滨炼油厂、码头和仓库，如此情形使他只好将4颗燃烧弹全部扔在了香取海军航空站，只摧毁了6栋建筑，没有人员伤亡。之后他驾机冲向大海。

鲍尔的袭击目标是横滨造船厂，那里布满了航空气球。他只好转而轰炸日本石油公司及其他目标，轰炸毁坏了建筑2栋，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麦克尔罗伊轰炸的目标是横须贺海军基地，他们发现那里停泊着几艘巡洋舰，不过附近还有一个块头更大的家伙。在干船坞里，工人正把16700吨的潜艇支援舰"大鲸"号改造成一艘航母，这就是后来的"龙凤"号。要炸肯定找个头大的，随后扔下的炸弹贯通了这艘舰的左舷，损伤使其转为航空母舰的时间推迟了4个月。"我们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机枪手亚当·威廉姆斯兴奋地大叫，"似乎整个码头都在燃烧。"燃烧弹引发的火灾烧死了5名工人，横须贺海军工厂负责人都筑伊七一脸无奈地悲叹道："敌人真是不简单哪！"

空袭行动副队长杰克·希尔格少校——他的弟弟在不久前的爪哇海战中失踪——所在的十四号机负责攻击130万人口的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目标包括

兵工厂、兵营、储油厂和三菱飞机制造厂。他的飞机和杜立特一样只带着燃烧弹，以取得最大的攻击效果。袭击破坏了23栋建筑并使另外6栋严重受损，引发的大火直到第二天才扑灭，名古屋发动机厂的5栋建筑被烧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唐纳德·史密斯中尉的十五号机轰炸了日本第六大城市神户。这里似乎毫不设防，第一颗炸弹投在了钢铁厂西部，第二颗赐给了川崎造船厂，第三颗投在了电力机械厂的西部，最后一颗扔给了川崎飞机制造厂和川崎造船厂的飞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摧毁了21座房屋并使另外14座受到损害。

最后一架也就是十六号机，有个唬人的绰号叫“地狱蝙蝠”。比利·法罗中尉的目标是大阪或名古屋，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一颗炸弹击中了东邦天然气公司的三号罐并引发了大火，最后一颗炸弹击中了三菱重工名古屋航空制造厂，这里以生产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而闻名。轰炸导致5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与六号机一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的灾难。此次空袭行动，“6”似乎成为一个带有凶兆的数字。

扔完炸弹的美国人已绝尘而去，东京遭到的突然袭击使军方高层恼羞成怒。让他们备感耻辱的是，空袭几乎与防空演习同时进行，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军令部作战室里，满头大汗的总长永野修身围着会议桌不停地转圈儿，口中反复念叨着：“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三和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语言：“当敌军的位置仍在东京以东700英里时，我们估算敌人会在第二天清晨发动攻击，所以当获悉东京和横滨已遭到轰炸的消息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为此而痛恨自己，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所幸空袭并未造成多大损失，至少皇宫没有遭到破坏。”

“大和”号战列舰上，又惊又愧的山本瞬间病倒了，他将自己关进了房间不肯出来。山本感到羞愧难当，他觉得自己不但辜负了天皇和广大民众的期望，甚至连自己的情人都无法保护。轰炸期间，他的情人和合千代子因胸膜炎正在住院。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呼吸困难，挣扎着想爬起来。医生已经丢下我出去躲避了。我只能听天由命，着实悲哀。”

由于山本避门不出，宇垣缠毅然接过了指挥权。他派出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前往追击，这些飞机最远飞出1200公里，也未能发现任何敌踪，这让宇垣怒火

中烧又无可奈何。敌人到底来自何处，又逃向何方？至今仍然是谜。当晚他在《战藻录》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数量和型号，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措施。总之，今天的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人。"宇垣不能确定早上发现的那支美国舰队是已经掉头逃走，还是正在准备发起第二次袭击。第二天就有新消息传来，日中国派遣军在江西南昌附近俘虏了 5 名美军机组成员。宇垣知道突破口将从这里打开，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们的嘴！

文采斐然的宇垣在 4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敌人已经逃之夭夭，远远地看着我们如此骚动喧嚷，对于我们的愚蠢投来蔑视的目光。我国本土既已遭敌军的轰炸，我们却失去报一箭之仇的良机，真是遗憾至极。春天已逝，长蛇在东、飞机在西，纷纷飘落的棠棣是炮弹的痕迹。"

艰难营救

将炸弹全部扔下去后，16 架 B-25 中的 15 架开始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飞去。只有八号机选择了海参崴，这在之前是明令禁止的。按预定计划，中国境内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会亮起灯塔指引他们降落，其中最容易被发现的是衢州机场。

由于提前起飞意外增加了航程，所有飞机的燃油已无法按计划到达指定的中国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程显得异常险恶。或浓雾或大雨的糟糕天气，使各个机组几乎无法判断准确的方位，即使像杜立特这样的牛人也毫无把握。领航员汉克·波特告诉他，飞机预计在距离中国海岸 210 公里处耗尽燃油。庆幸的是，似乎上帝也为这群无畏的勇士动了恻隐之心，原来一直刮着的逆风突然间转成了顺风，航速因此提高了每小时 46 公里——这可是救命的 46 公里！杜立特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杰克·希尔格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早晨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活过这一晚上，大家高兴得像一群孩子似的。我们知道终于有机会绝处逢生，活着出去向人们讲述这段英勇的事迹。"

飞机飞临中国已是傍晚，狂风暴雨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油耗警示灯早已亮了起来，"能够到达陆地的概率几乎为零，感觉就像走到了穷途末路"。杜立

特下令准备好救生筏，要求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轻易放弃”。

前方模糊出现了海岸线的轮廓，保罗·伦纳德大叫道：“在那儿，我感觉自己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杜立特试图把无线电频率调至 4495 千周以寻找衢州机场，一直未果。“我们只能选择跳伞了，只希望我们降落的地方是中方控制的土地。”杜立特安排了跳伞的次序，他是最后一个。

21 点 10 分，伦纳德和布雷默间隔几秒钟从飞机上跳了下去，随后是波特。杜立特帮科尔松开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降落伞，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会儿再见，迪克。”

到 21 时 20 分，飞机上只剩下杜立特一个人了。至此，他已经连续飞行了 13 个小时，行程 3600 公里，其间还轰炸了日本首都。在关掉燃气用阀后，杜立特纵身跳出前舱门——这是他第三次不得不从飞机上跳下去，黑夜立即吞没了他。

杜立特担心落在坚硬的土地上会使脚踝骨折，之前那里曾两次受伤。他曲起膝盖以减缓落地造成的冲击，幸运的是他落进了一片稻田，里边到处是中国人当肥料的粪便。他从稻田里爬出来，然后解下降落伞。尽管全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但至少他还活着，这是最让人庆幸的事情。四处游荡的杜立特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小磨坊，他就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天气寒冷加上浑身湿透，杜立特不得不连续做体操以保持体温。

19 日黎明，杜立特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向一个村庄走去，他遇到了一个肯定不懂英语的农民。农民将孤立无援的杜立特带到了附近一个军事驻地——还好它属于中国人。一个国军少校竟然能说几句英语，这让杜立特兴奋无比。少校要求这个满身结着一层干粪便的外国人交出手枪。杜立特解释自己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日本东京，昨晚空降在附近的一块稻田里。他建议少校一起去看他的降落伞，以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实话。少校同意了，在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押解下，大家一起来到了杜立特降落的那块稻田，可惜降落伞已经不知去向。

少校军官据此认为杜立特说谎，下令士兵缴下杜立特的枪。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去搜查农户的士兵拿着降落伞跑了过来，少校脸上露出了微笑，友善地向杜立特伸出了手。“我就这样被他们正式接纳了！”杜立特后来回忆道。

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国并未将详细计划告知中方，连蒋介石和史迪威都不清

楚。尽管事先约定，这些飞机降落在中国后将归“飞虎队”使用，但陈纳德本人并未接到军方的任何指示，他将联系失败最终导致所有飞机坠毁和部分飞行员阵亡、被捕，归咎于华盛顿事前过于谨慎。这位“飞虎队”队长认为，如果决策者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地讲清情况，即使杜立特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起飞，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机场”。

根据此前模棱两可的指令，驻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为预计 19 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不但为即将来到的飞机开放了跑道，还备好了特供他们使用的燃料和润滑油。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大型条幅，为客人准备的西式餐点、宿舍早已就绪。但因为空袭行动提前了一天，这些工作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

18 日当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暴风雨中传来。老贺立即下令通知附近部队、机关“提高警觉，实施灯火管制”。他的第一反应是“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20 分钟后，不远的山外传来了一声巨响，除了雷电风雨，就再没其他声音了。

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天一大早，辖区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伞降部队，乡民正在实施围捕”。紧接着行署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将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青年营李营长打来电话说，将要送上山来的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声称在头一天驾机袭击了日本的重要城市。贺扬灵后来回忆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

李营长带着客人很快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主动上前握住了老贺的手。贺扬灵被告知，他的名字叫杜立特，美国陆军中校，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他身边那个人叫迪克·科尔，副驾驶。

科尔的降落伞挂在了一棵松树上，他顺势把降落伞接下来改成一张吊床过夜。黎明时分，科尔卷起降落伞，拿着指南针向西走。几小时后，他在一条小路上幸运遇上了一个国军士兵。士兵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边飘扬着中国国旗。中国人拿出一张画给科尔看，画上画着 1 架飞机和 5 个飘下来的降落伞，科尔指指第四个，示意那是自己。士兵随后将他护送到天目山驻军基地，他看

到了那幅画的作者——他的队长杜立特中校，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19日上午，汉克·波特走进了一个小村庄，村民对出现这样一个外国人颇为好奇。一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汉字，波特一个都看不懂，村民在一张地图上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几分钟后，他发现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从同一条小路上跑了下来。“看到他，我心情好极了，”波特回忆说，“至少有了我认识的人。”

短时间内村里出现两个外国人让村民感到不安。一名村民从背后突然抱住了布雷默，随后他们身上的枪、刀具和现金被抢走，波特的飞机导航手表和他自己的汉密尔顿手表也被拿走了。村民将他们五花大绑，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时，迎面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懂得一点儿“洋文”——水平不一定比老酒高，借助笔谈和手势比画，老朱艰难搞清了两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显然是友非敌。两人被松绑并马上成为老朱家的尊贵宾客。村民用茶水和鸡蛋招待他们。虽然很饿，但出于戒心，两人都不愿意吃，只是喝了一些热茶。随后当地的一名游击队长赶到了，勒令大家交还美国人手枪、刀、现金和手表，但波特的汉密尔顿手表还是未能找到。大家一起前往浙西行署。队伍走到相邻的射干村时，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活动，抓捕对象是机枪手保罗·伦纳德。

天快亮时，伦纳德走出山谷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他遇到了4名武装人员，其中一个人要他举起双手。伦纳德掏出了手枪，对面的人开枪了，伦纳德也开了两枪，之后转身跑回山上。他看到山下聚集了很多人，于是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逃跑。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一大群人从远处经过，最前面似乎是两名美国人。伦纳德重新装好子弹冲下了山，他瞬间由“歹徒”变成了上宾。步行途中，一个村民突然蹿到波特身边，将那块汉密尔顿手表飞快地塞到他手里，转身跑开。当天下午，三人在驻军总部见到了杜立特和科尔。五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还活着！”

经过杜立特介绍，贺扬灵知晓了空袭行动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人的老窝遭到轰炸，压抑已久的贺扬灵兴奋极了。他6岁的小女儿看到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父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心情大好的贺扬灵半开玩

笑地告诉孩子："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坠落的飞机很快被找到，大约在衢州以北 110 公里处。杜立特和伦纳德当天下午就去查看了飞机残骸，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设备和物资，"飞机碎片在山顶散落了足足几英亩。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飞机摔得粉碎"。

杜立特相信其余 15 架飞机——他尚不知有 1 架去了苏联——肯定和自己的命运相似，"在我看来，行动无疑失败了，我一生中从未如此低落过。"

伦纳德感觉到了队长的闷闷不乐："中校，您觉得回国后会怎么样？"

"他们会在军事法庭上审判我，然后将我送进监狱。"

"不，长官，让我告诉您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提拔您当将军，还会授予您国会荣誉勋章。他们会再给您一架飞机，到那时我还要和您一起飞行。"——这话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褒奖！

4 月 20 日，杜立特得知已有 4 个机组的成员被找到了，他请求贺扬灵在杭州湾和温州一带海域设置瞭望哨，以搭救更多的机组成员。淳安县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人手实施搜救，连高山密林也不放过。众多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占区，请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宣传之下，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正好跳伞在淳安和遂县地区，他们很快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飞机坠毁导致机上的通信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有几个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之后，杜利特急切想与外界取得联系。他很快拟定了一份电报，由浙西行署发给重庆，再由重庆转发给华盛顿。"成功轰炸东京，"杜立特在电报中写道，"由于中国海岸天气恶劣，飞机可能已全部坠毁，目前已查明 5 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宋子文递交美方的时间是 4 月 21 日，一直在焦急中等待的阿诺德第一次有了那群人的确切消息。

4 月 22 日，杜立特就收到了重庆转来的阿诺德的贺电："对你们这次真正了不起的飞行，我要以整个陆军航空部队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及你们团体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更好的消息还在后边，参谋长马歇尔的电报里说："你以极高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指挥你的团队完成了这次危险的任务，你对国家和盟军

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统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你的准将提名今天已送交参议院。”杜立特的兄弟们也为他的晋升而激动。“我们个个欢天喜地，就像自己也都被提拔成了将军一样。”希尔格说。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十六号机的比利·法罗机组很可能在鄱阳湖一带落入日军之手。杜立特问贺扬灵，能否用钱从汪精卫那里把他们赎回来，或者组织武装解救。后一方案马上被否决，因为南昌附近驻有大量日军。不单如此，连杜立特等人也要尽快转移到衢州，再从那里乘机前往重庆。

贺专员特意为杜立特等人举办了隆重的招待宴会，特色菜是中国人舍不得吃的老鸭煲。看着飞行员难以下咽的样子，杜立特暗自提醒大家：“不许评头论足，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引起任何麻烦，现在你们在这里是客人。”

步行途中，年事已高的杜立特提出“实在走不动了”。半小时后，中国人竟然给他牵来了一头驴。中校好奇地围着这头怪物看，冷不防被它一蹶子尥翻在地上。看着杜立特一脸诧异的样子，一名中国军官微笑着警告他：“它还会咬人。”不过5个人还是很快坐上了中国特有的轿子。

泰德·劳森的七号机在迫降时遇到了麻烦，一头栽下的飞机在海上翻了过来，巨大的惯性导致投弹手鲍勃·克莱弗直接从机首飞了出去。劳森和副驾驶迪恩·达文波特连同驾驶座一起猛地从驾驶舱甩了出去。麦克卢尔的肩膀重重撞在了装甲板上，然后落入水中。

等劳森醒来时，他已经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识到身受重伤之后，劳森解开安全带奋力游向水面，之后开始费力向岸边移动。海浪一次又一次将他拖回水中，终于一个浪头把他推上了岸。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左膝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盖骨露在外边。作为驾驶员，他觉得飞机坠毁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开始大声咒骂自己。忽然他觉得那声音有些陌生，伸手去摸嘴巴，发现下嘴唇被豁开了，伤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齿都弯到嘴里去了。他将手指放进嘴里试图将牙齿扳直，不想它们完全脱落下来了。劳森气愤地将满手的牙齿扔掉，这时他看到了达文波特。

麦克卢尔在水中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两条胳膊全断了，随后他看见了不远处同样无法移动的克莱弗。两人费力地从水里走出来，然后瘫倒在海滩上。

戴夫·撒切尔在机尾被撞晕，还好他戴着飞行头盔。当他从机腹爬出来时，听到了麦克卢尔叫他的声音。5个人一个不少，但个个重伤。劳森和达文波特颈部严重受伤，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时有日军巡逻艇从附近海面经过，丧失行动能力的几个重伤员只好就这样躺着听天由命。

海堤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机枪手立即挣扎着开始瞄准。麦克卢尔叫道："别，他们是中国渔民，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

麦克卢尔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幸运碰上了中国的游击队。随后更多游击队员赶到，将几位伤者背到附近的一间小屋。让麦克卢尔惊讶的是，背他的那个中国人又瘦又小，体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过90公斤，他不知道这个中国人身体里怎么能够迸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劳森想对背他的那个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战，这就足够了。他嘴里喃喃地说："如果我们能留在这里，如果我能恢复过来，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曾在英国人的轮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海边村落缺医少药，郑队长决定将伤员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救治。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岸边静悄悄地驶过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走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森等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人带担架扔到了旁边的沟洼之中。

还没等伤员叫出声，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嘴边做出了嘘声的姿势。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劳森稍稍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疼痛。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劳森后来回忆说："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中国人神色自若。虽然附近已发现了飞机残骸，但那几个日军士兵没有察觉出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最终驶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担架被重新抬入船舱。紧扣扳机的游击队员目光炯炯，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路平静无波，几位伤员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

县。临海并不安全，这里距日军最近的据点不到 20 公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美国飞行员到了这里，他们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县城。伤势最重的劳森伤口感染，急需手术。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劳森后来感慨地说："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张沉滞的面孔背后，都在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激动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劳森想起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或电影院门口看到有人在为中国人的抗战募捐，他很多次从那里经过，偶尔也会捐上一两美元，当时还觉得自己非常慷慨。现在他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心里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知名医生陈慎言到了临海，他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陈医生为美国人检查了病情，提出要将他们转移到自己的医院——由于曾帮助过受伤的飞行员，1945 年赴美就读的陈慎言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亲自接见。4 月 21 日上午，8 时，一行人准备再次启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乐队什么的都有，"撒切尔后来如此回忆，"一队中国士兵沿路边列队立正，向每位经过的飞行员敬礼，我们中那些还能动弹的队员也回敬了军礼，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们这队更吓人的队伍了。"

劳森被抬在担架上，65 公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 12 个小时。珍贵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也通过秘密途径送到这里，随后赶到的怀特医生为劳森实施了截肢手术。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村民为劳森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5 月 18 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森等人被安排转移。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森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森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辆 1941 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为勇士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不幸截肢的劳森是个文化人，后来他依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书中内容在 1944 年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影。劳森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

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到，在被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慰藉。”

命运最惨的当属迪恩·霍尔马克的六号机，他们中只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距离中国约160公里的海域，飞机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尼尔森告诉霍尔马克，大约再有3分钟就可能到达中国海岸。透过暗夜，霍尔马克依稀看到了陆地。就在轰炸机逼近海岸的时候，飞机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几秒钟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轰炸机一头扎了下去，霍尔马克想：“我们应该不需要降落伞了。”

飞机坠落在离浙江象山县海岸不远的地方。19日8时左右，在海滩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尔森慢慢清醒过来。天气变得异常晴朗。沿着海滩，尼尔森远远看到了两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国军队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无疑是自己的战友。他从地上爬起来，向那边走去，当他扒开一丛灌木时，前面出现了一双帆布步胶鞋，再往上脚上打着绑腿，再往上，一支来复枪正对着他的头。尼尔森站了起来，他看清那两具尸体是投弹手比尔·迪特尔和机枪手唐·菲茨莫里斯。

这个人竟然会说英语，问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尼尔森回答是美国人。对于尼尔森的反问，对方回答是中国人。不远处传来日本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国人告诉尼尔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们俩都得死。”两人穿过灌木丛中的一条小路躲进了竹林，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日军的巡逻艇基地。尼尔森问对方怎么会英语。这个姓陈的中国人告诉他，自己是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时学的。

两人一起来到游击队驻地，那里有20多个游击队员，个个衣衫褴褛。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见到了一条腿严重受伤的迪恩·霍尔马克和副驾驶鲍勃·米德尔。大家用简单的木质棺材埋葬了两位战友，三人为牺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祷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们无法离开。到第三天中午，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嘈杂声，一个中国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三个美国人看到门外有数百个日本兵，他们带着枪、刺刀和手榴弹。三人很快被发现，一名留小胡子的日本队长让翻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俘虏。你们无须担心，我们会对你们很好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与日本人说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铐，然后用绳子加固，晚上还被加上了脚镣。32个日本兵用一艘船运送他们，昼夜不停。4月24日，他们被送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飞机同样与“6”有关，就是比尔·法罗的十六号机，他们最后一个从航母上起飞。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恶劣的天气甚至让副驾驶鲍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得克萨斯的龙卷风。领航员乔治·巴尔建议向西飞行15分钟后再折向南，这样可以确保飞机降落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但法罗不想让飞机坠毁，他一直向西，试图找到适宜降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接近日战区——南昌。最后油料耗尽，他们选择了跳伞。

掉在一座坟头上的投弹手萨泽摔断了几根肋骨。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试图以此来吸引同伴，四周没有任何回应。天亮之后，他选择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几位村民。后来他发现了前面的一处营地，一个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沟里清洗军服。他递给那个人一根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很快就来了十几个人，人人拿着步枪和刺刀。他们缴了萨泽的枪，然后带他进入营地。一名士兵问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泽拒绝回答。一名翻译很快来到。“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萨泽问。翻译向他宣布：“你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上。”

领航员巴尔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来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桥。忽然，他的后背被一支枪顶住了，巴尔只好跟着走到路边的一个防空壕。里面走出几个士兵，巴尔被五花大绑。他随后被押到一个叫南昌的中国城市。在一个房间里，他见到了十几个军官，巴尔认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号机组5个人无一幸免，最后被抓到的是法罗。这样加上六号机，总共有8个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4月20日，十六号机组的5个人被押解到南京。几个人被单独关押，以防串供。美国人提出，作为战俘他们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几个人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我立下过誓言，不会透露任何军事秘密。”法罗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他们随后遭到了严刑逼供。斯帕茨编造说，他们从中途岛以西的一个小岛上起飞。鲍比·海特坚持起飞地是阿留申群岛。几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发回东京。在详细查看过地图之后，宇垣缠认为这些人说的地点都不靠谱，当时所有飞机都飞不了那么远。他在《战藻录》中写道：“他们说的没有一句真话，第一次审讯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做进一步调查，为将来的作战

做更充分的准备。”不过日军还是从谎言中得知了一些细节，他们推测至少有 13 架飞机坠毁在中国。

听了宇垣的汇报，山本同样是怒不可遏：“当你自信满满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虽然我方损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国的领空被侵犯了，却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已经足够羞辱了。这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怎么糟糕的进攻也胜过完美的防御。”此时山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到 21 日，判断哈尔西舰队早已走远的飞行员终于开口了。巴尔供出所有飞机都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宇垣对美军空袭计划的精妙设计感到好奇，甚至是赞赏，自尊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这 16 架飞机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这一谜团。”

4 月 22 日，六号机组成员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萨泽偷偷向窗外窥探，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似乎见过的地方，后来知道那里叫富士山。27 日，六号机组幸存的 3 名成员也被押到了东京。

唐纳德·史密斯的十五号机组同样遭遇了险情。他们在燃油尚未用尽的时候因引擎动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 个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很快被巨浪掀翻。在与海水搏斗了两个小时后，几个人总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发现不远处有昏黄的灯光，几个人就此来到了一家渔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门，并喊着朱立卡教给他们的简单的中国话。一个渔夫提着灯笼把他们领进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渔夫叫醒了母亲和妻子为美国人烧茶做饭，他们甚至吃上了米饭和虾干。怀特成为其他机组成员嫉妒的对象，“因为我会使用筷子，而他们只会用手抓”。

天亮时，屋里挤进来许多好奇的村民。后来怀特回忆说：“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的政治派别，但他们的友好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开始比画着交流，一个村民拿出一本年历，每页上方都有英语单词。通过翻看一本词典，怀特告诉村民他们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东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美国人的湿衣服还在一边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叫檀头山，这一区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

方。渔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美国人睡，那不过是一个简易的土炕另加一条被子。条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国人还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诉怀特，等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回到这里，靠卖给中国人弹簧床垫去发大财。

因为这里离日占区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发。船在半夜时分到了南田岛，这里是劳森机组坠毁的地方。在一家农舍，他们邂逅了救走劳森机组的那位游击队长。游击队长拿出了劳森等人留下的纪念品，还有一张写有达文波特名字的卡片。当天，他们吃到了中国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鸡肉。

在步行到一个道观时，前面出现了日本人。中国人将他们藏进了地洞，他们身边的游击队员个个攥紧了枪——美国人甚至怀疑那些破旧的枪到底能不能打响。他们听到日本人在外边四处敲打，还听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惨叫声，显然他们挨了打。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怀特对此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极端贫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出卖我们为自己换取巨大的好处，但显然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那么做”。

历经磨难的九号机组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地，劳森机组两天前刚刚经过这里。美国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干净的衬衣、短裤。晚餐非常丰盛，一群中国小女孩儿来向他们“献花，跳舞，歌颂飞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招待会，参加的有当地官员、学生和士兵，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欢呼。在政府官员讲完话后，他们每个人也做了简短发言——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午饭，他们吃了鸡蛋、猪肉和香肠。

“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人们都争着来看我们，”怀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孩儿钻到我的椅子下边，被他的母亲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来，我给了他 1 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脱险的各个机组陆续到达衢州。当杜立特于 4 月 26 日赶到那儿时，机场已聚集了 56 名机组成员。能够活着重聚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激动，希尔格在日记里写道：“就像回到了家，我们快乐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国外，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领航员韦尔德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琼斯和怀尔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名身着西装的绅士站在

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们："我是玉山市市长王丹尼，我们专程前来迎接来自美国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赶往上饶，专程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如何营救被俘的机组成员。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区县进一步开展搜救活动，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别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作为对美军空袭东京的报复，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光顾衢州机场，美国人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们随后被分批送往重庆。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弹，这一消息给满目疮痍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光。不管认识与否，在重庆的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迎面拦住以示祝贺。有人提议将美国人轰炸东京那一天定为一个特定的节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高调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梦魇只有用炸弹才能粉碎，对日本的这次袭击仅仅是个开始。"4月29日，刚刚到达重庆的杜立特就应邀与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共进晚餐。他被告知，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将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会由蒋介石亲自做东。先行来到的蒋夫人——她在中国被誉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对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瞬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对此，雷迪后来写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聪明、机智而美丽。"

蒋介石在午餐将要开始时抵达。委员长向飞行员们敬酒，与大家一起为罗斯福和未来的胜利干杯。在美国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蒋介石显得平淡无奇。饭后，雷迪请蒋夫人在自己日记首页的地图上以及一张带有机组成员署名的钞票上签名，驻中国的比塞尔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争相索要签名的行为。比塞尔拿出一枚美国飞行员佩戴的翼形徽章赠送给夫人，蒋夫人坦言还想要一顶飞行帽，几名飞行队员不约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说："她开始试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宁的，然后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刚刚好！"他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格林宁送给蒋夫人一套美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徽章，后来他说："我尴尬了好一阵子，笨手笨脚地围着她转，试图找地方能帮她戴上。"

当天21时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厅集中，雷迪注意到蒋夫人佩戴着比塞尔白天赠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脏一侧显眼的位置"。蒋夫人授予所有人"杰

出服务勋章”，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蒋夫人身后。“这会让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她是一位金发女郎，还是黑美人儿？”显然听到了的蒋夫人微笑着回头问他。

蒋夫人为飞行员送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感谢他们袭击东京的伟大壮举：“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愿你们继续维护自由和正义，凭借你们的努力，当我们取得胜利时，将会逐步建成一个更加快乐、无私的国际社会。”

不是所有飞机都遭遇到坠毁的不幸命运，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约克的八号机——名字带斯基，看来也就该飞往苏联，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于频繁改装造成的疏漏，八号机的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导致油量指示表提前报警，飞往中国已绝无可能。约克只好就近飞往海参崴以北 40 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机场。人员和设备均毫发无损，这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幸存的飞机。

飞机立即被苏联人没收，机组人员也被扣留。苏联人似乎对他们颇为友好——毕竟他们与美国是潜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国的援助。约克询问一位看似面善的苏联军官：“可否提供油料？”并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就飞走，不给主人增添更多麻烦。显然他想得太简单了，八号机意外降落苏联已升级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号机降落海参崴的消息，3 天后由苏联政府正式通报给美国使馆。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刚到莫斯科还不到半个月——必须硬着头皮去破解难局。斯大林告诉他：“按照国际法，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扣押。”让大使稍感欣慰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说：“飞行员在苏联绝对有人身安全，他们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斯坦利解释说，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其余飞机都按命令飞到了中国，这架飞机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烦才被迫转向苏联的。4 月 25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说，此举将导致苏日关系更加复杂。斯坦利再次表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为美国机组成员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声明“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苏联人提出了严正抗议，认为仅仅扣押是绝对不够的。那架飞机刚刚袭击了日本，苏联事实上等于为美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之间《中立条约》的规定，并将危及下一步的两国关系。

佐藤威胁，“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俄国人承担”。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摊子铺得太大，目前暂无能力向西伯利亚发起进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称：“扣留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随之展开，但往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有顾忌。苏联人正在西线与德国激战，不愿在远东惹出新的麻烦。日本人更不愿意在离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树立新敌。一旦苏日爆发战事，东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会面临之前那样的轰炸，日本势必要从前线抽调部队来保卫本土。正因如此，5 月 7 日，佐藤向东京提出了让步建议：“这架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抵得上另一场战争吗？”此事之后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继续不停抗议，苏联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地一味搪塞。但苏联人始终拒绝将飞行员交给日本人，双方就这样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里干耗。

对于约克等人来说，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客人”来对待的。几个人喝了苏联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鱼子酱，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苏联实属不易。他们先是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到了古比雪夫。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美国人来到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里距伊朗已经很近。

几个人商量着试图逃走，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贿赂了一名从事走私活动的阿富汗蛇头，他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品和黑市货物。5 个人口袋里共有 300 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黄蜂”号上赢海军的。蛇头开价 800 美元，最后双方以 250 美元成交，蛇头答应带美国人偷越边境进入伊朗。

行动看似凶险却异常顺利，1943 年 5 月 11 日，他们成功逃过边境，进入伊朗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经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战后，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根据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顺便又赚了不少稿费。

初看这苏联人水平实在太差劲，5 个大活人就这样轻易跑掉啦？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美国人想要逃脱绝无可能。1944 年 10 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一起策划，准备将 28 名被扣押者从西伯利亚转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绝密电报中的话彻底露了馅儿，“为这些人安排一次类似去年那样的

逃跑行动”。战后解密的档案表明，那名蛇头的幕后是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国人的逃跑是苏联人暗中授意并组织的，这样的方法使美国人属于“意外越狱逃脱”，苏联人最多属于看管不严，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在东京，政府对空袭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总计 112 座建筑被摧毁，53 座建筑遭到破坏，87 名居民死亡，151 人重伤，311 人轻伤。由杜立特一号机组造成的儿童死亡成为日本大肆宣扬的热门话题。那名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父亲发表声明，要从军为孩子报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国”。

虽然损失并不很大，却在精神上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一爆炸性事件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之中的日本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日本国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4 月 20 日，东京再度发布了空袭警报。在 21 日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被撤职，陆军省人员也有变动。

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空袭带来的舆论压力。18 日 14 时，东区指挥部就发表声明：“9 架敌机被我方击落，我方损失不大，皇宫并未波及。”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日本报纸开始大肆宣传损失的轻微，声称美军的空袭是“彻底的失败”，并把杜立特等人描绘成魔鬼的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进行非人道、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随后日军从被俘飞行员口中得知，空袭行动指挥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与英文“do little”发音相同，因此新闻发言人故作幽默地将这次轰炸讽刺为“成效甚微”，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事无成”。

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故意夸大了伤亡数字，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胆怯的袭击者故意避开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和工业中心，盲目地在郊区投掷燃烧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些无耻的偷袭者几乎全被我们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在场的东京居民高呼万岁！”

4 月 22 日，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评论：“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数东京市民都未意识到这次空袭警报与平时防空演习警报有什么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来：只有约 10 架敌机在中午时分突破了我们的警戒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通常可以起飞近百架飞机，

但仅有 10 架突入我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防，这真是少有的纪录。他们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我们的防御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敌机迫不得已，只能毫无目的地在郊区徘徊，在医院和学校投掷燃烧弹，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社论最后说：“这次空袭确凿证明，美国现在处于多么绝望的地步，这次空袭纯粹是当政者为了讨好美国的民众，堵住他们的嘴巴，平息他们的批评而已。”《每日新闻》写道：“敌军的袭击一无所获。”宫古当地的报纸宣称：“敌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证明我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麻薯新闻也嘲笑说：“美军软弱无力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政府官员开始在媒体上频频放话，表示袭击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曾任驻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称：“空袭一点儿都不可怕。跟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相比，这次空袭根本不能称为空袭。”新闻发言人堀智友评论说：“事实上，美军轰炸机很轻易就被我们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吓跑了。”防御指挥部的小林宣布：“单就空袭而言，无论多么猛烈的袭击都不能摧毁一个民族。”不知道 3 年之后，面对李梅 B-29 的火烧连营和随后的核弹攻击，这个小林又会说些什么。

日本人也不是光说不练。4 月 26 日——空袭后第八天，在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上，大本营特地展出了 B-25 轰炸机的一片机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这些当然是从中国紧急空运回去的，它们属于法罗的第十六号机。在一株盛开的银杏树上，引人注目地挂着一具美军的降落伞。媒体重点提醒民众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伞上“加利福尼亚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样。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一首诗：

我们怕什么空袭，
广袤的天空坚如钢铁。
老少挺身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负有卫国的光荣。
来吧敌机，
哪怕是无数次！

在“大和”号战列舰上，几名少壮派军官反而为美国人的空袭暗自庆幸。“整个东京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首席参谋黑岛龟人说，“这让我们打了个冷战，杜立特空袭对中途岛作战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渡边安次中佐——之前他曾数次到军令部游说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现在再也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了。一直积极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展开决战的渊田美津雄甚至高兴地说：“感谢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飞行部队无意中对我们的帮助！”

山本仍然在为天皇的安全忧心忡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建立警戒线。4 月 20 日，三和归纳了山本的意图：“美机似乎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要压制敌方这类企图就必须在夏威夷登陆，舍此别无他法。这样登上中途岛就成了先决条件。这正是联合舰队极力主张中途岛作战的根本原因。”

原来对中途岛作战军令部一直颇有微词，在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现在他们反而主动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在 4 月 21 日召开的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提出，延期执行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以便尽快执行中途岛作战计划。原来拒绝派出陆军的参谋本部也一改初衷，愿意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登陆部队，支持海军毫不迟延地将防御圈向东推进至中途岛—阿留申一线。反对声刹那间烟消云散，原来叫得最响的反对者一个个噤若寒蝉。

东京遭遇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此之前，前线传回的都是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人太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来振奋精神了。这次自己人干脆把炸弹直接扔到了敌人的心脏东京，美国人真是说多解气有多解气。一夜之间，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全部烦恼。空袭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杜立特中校干得漂亮！”

军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诺德中将仍在焦急等待着来自远东的消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报道是真是假，果真被击落了 9 架飞机吗？杜立特他们真的袭击了学校和医院？在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军方的做法只能是沉默是金。

对此媒体绝对不会答应。“每个人都想知道，华盛顿方面为什么对轰炸东京

始终保持沉默？”《波士顿环球报》出现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华盛顿邮报》经验略显老到，使出激将法：“美国陆海军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发布任何公告，也没有承诺何时会发出公告。事实说明，华盛顿方面也完全没有确切的消息。”

对此东京也感到纳闷，他们本以为美国人会大肆宣传，并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可是大洋那边到处嚷嚷的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军方一直悄无声息。得不到确切消息的《旧金山联合报》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报道：“我们很期待听到美国对他们行动伤亡的报道，现在看来，损失一定是巨大的。”

国会议员也活跃起来。虽然得不到准确的消息，但他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纷纷表示“这象征着美军拉开了正式反攻的序幕”。事实上美军现在自顾不暇，离反攻还远着呢。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斯奈德说：“这无疑给美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刚刚进行的空袭行动。”亚拉巴马州众议员约瑟夫·希尔说。“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爱达荷州众议员沃斯·克拉克如此描述道：“所有一切就从在他们头上扔炸弹开始。”

保密工作是空袭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直到空袭前 24 小时，知道全部行动细节的只有 6 个人——美国的保密措施由此可见一斑，他们是洛、邓肯、金、阿诺德、杜立特和哈尔西。别说蒋介石和史迪威，就连马歇尔、诺克斯、尼米兹也只知道有这么一项行动。直到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海军部长诺克斯才被告知有一项针对东京的空袭行动即将开始，总统也只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就在杜立特一行飞抵东京的差不多时间，金才将完整的行动计划详细汇报给罗斯福。

得知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罗斯福表示了不安。当天晚上，他带着埃莉诺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夫妇共进晚餐，当天是后者的结婚纪念日。空袭成功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正在和摩根索等人研究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下一次炉边谈话的内容。总统显然非常兴奋，之后一整天他都在打电话。和阿诺德担心杜立特一行的安全不同，罗斯福只关心空袭对美国士气的影响。罗斯福清楚现在他必须回答民众一个问题：“那些飞机到底是从哪儿起飞的？”他叫来了撰稿人山姆·罗森曼。

“阁下，您还记得《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吗？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绝妙的永恒之地——香格里拉，它坐落在中国西藏的某个荒凉之处，为何不告诉大家飞

机是从那儿起飞的呢？这就是委婉地告诉大家，您并不打算告诉他们飞机真正是从哪儿起飞的。”罗斯福马上喜欢上了这个主意。

4月21日16时10分，白宫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显得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开战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显得无比风光，意气风发的总统对记者的所有提问来者不拒。《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黛维斯小姐是总统多年的老朋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站起来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袭击东京的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呢？”

全场静默！这正是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政治家一般具有出色的表演天赋，只见罗斯福沉吟片刻，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以恍然大悟的神情幽默地回答道：“香格里拉，是那儿！不错，我想肯定是那儿！如果不是这样，漂亮的小姐，您说还能从哪儿呢？”

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同名电影曾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希尔顿在书中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种人间仙境，那里景色优美，没有战争和杀戮，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恰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谁都清楚那是理想中的天国。大家立即明白了总统的意思，美军轰炸机的起飞地目前仍是机密，不能公示。但他们依然对总统的机智回答报以同声应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来是那儿！”

“您会去调查日本报道东京袭击的真实性吗？”一位记者继续提问。

“一点儿也不会，”总统大笑道，“我大部分消息还是从日本的报道中听来的。”

“您有香格里拉的邮票吗？”

“当然，”酷爱集邮的罗斯福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模样，“那里的喇嘛曾送给我一本特殊的邮册。”

罗斯福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向老哥们儿丘吉尔发去了电报：“正如您从新闻中所了解到的，我们对日本发起了空袭行动。并且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在印度洋派驻太多的大型船只。说实话，今天是我两年战争来最开心的一天。”

后来，罗斯福将新落成的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疗养所命名为“香格里拉”。1953年，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那里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最疼爱的一个孙子的名字。

陆军部长史汀生起初对“总统青睐的这个计划有些怀疑”，担心这次空袭“不会对日本造成多大损伤，反而会导致他们疯狂的报复”。现在他也承认这次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很好”。出于对日本报复行动的担心，史汀生在 4 月 27 日召见了马歇尔和阿诺德，认真商谈了日本攻打西海岸的可能性。让人纠结的是，目前那里的防御还存在诸多缺陷，他们暂时很难派出足够的轰炸机前去支援。

战后，虽然空袭东京的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罗斯福口中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但寻找“香格里拉”的探险者依然络绎不绝。1971 年，马来西亚华人巨富郭鹤年将自己的酒店命名为“香格里拉”，同时买下《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版权，将书免费赠送给所有下榻酒店的客人。

由于希尔顿文中指出这一地点在青藏高原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对“香格里拉”一词的争夺。印度、尼泊尔等国纷纷宣称，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们国内的某个地方，以此来招揽更多的游客。中国自然不甘落后，经过长达 59 年的论证，最终确认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省境内。2001 年 12 月 17 日，云南滇西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阿诺德收到了从重庆转来的杜立特的电报，知道至少有 11 架飞机有了下落，这证明日本最多击落了 5 架飞机。阿诺德对此备感欣慰：“所有事实证明，杜立特完成了这次伟大的飞行。”很快驻苏大使斯坦利的电报也来了，有 1 架飞机意外降落在海参崴，这更说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说：“苏联方面暂时还不愿对外公布。”随后马歇尔告诉总统：“显然飞行员（在苏联）不但没有受伤，还被照顾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闻的美国媒体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东京被轰炸了！横滨被轰炸了！神户被轰炸了！”《华盛顿邮报》热烈庆祝道：“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之时，这次好消息让美国人民士气大振，欢呼雀跃。”《纽约时报》称：“如果我们成功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地进行行动，这是在日本帝国心脏重重的一击。”美联社甚至将之称为“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治愈药”。《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对日本分期偿付的报复。”

5 月 5 日，杜立特受命离开重庆提前回国。在辗转印度、北非、南美洲两周之后，杜立特于 5 月 18 日回到了华盛顿，此时空袭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辆专

车将他直接送往陆军部，在详细听取了杜立特的汇报后，阿诺德中将带他去见了马歇尔上将。杜立特发现“参谋长的心情好得令人惊讶”。

5月19日，杜立特随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起访问了白宫，他惊讶地发现夫人乔早已等在那儿了。13时，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几个人一起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在罗斯福亲手给杜立特佩戴荣誉勋章时，马歇尔大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嘉奖令：“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卓著的领导能力远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个人的英勇和无畏，尽管飞机显然会在敌占区迫降或者在海上坠毁，杜立特将军仍亲自率领由志愿者组成的陆军轰炸机中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突袭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总统为杜立特佩戴勋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这位超级飞行员的长篇传记——这记者真够拼命。《华盛顿邮报》的大幅标题是：“他的人生故事读起来就像惊险小说，可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吉米·杜立特的伟大功绩完全辜负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时代》杂志如此宣告。《纽约时报》说：“只有杰出的飞行员杜立特——他坚决、勇敢而又足智多谋——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新泽西州的一位诗人帕奇·勃朗宁专门为杜立特谱写了诗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汉，
他无比骄傲，
因为他只为一件事奋斗，
那就是“胜利”。
他的权利和力量，
不仅仅是个传说，
因为他就是伟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国无数来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这封信写于4月24日。信中说：“我痛恨自己在那么远的距离就把你们赶下航母的行为。但由于被日本人提

前发现，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和我的船员都说，应该在你的肩膀上钉上两颗军星，并把荣誉勋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你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信中最后说：“继续收拾那些可恶的浑蛋吧！”听口气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伙就是哈尔西。

幸运者风光无限的同时，被俘的 8 名机组成员已被押解到东京，他们被关进了宪兵总部。据战后报告称，在日本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宪兵属于最邪恶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日本人让美国人画出诺顿瞄准器的样子，萨泽故意画得很差劲，但日本人画出了这种瞄准器的准确图形。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承认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因为哈尔西此时肯定已经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军舰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日东丸 23”号报告的三艘，那些飞机全部是从“大黄蜂”号起飞的。直到战后，日本人才从美国方面了解到空袭的全部细节。

日本人起草了这些人故意轰炸学校或医院甚至向小学生射击的口供。5 月 22 日，挨不过酷刑的美国人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他们被投进了房桥监狱。

口供被呈送给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对未能击落一架敌机感到羞耻。民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在 4 月 30 日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的情况让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东条前面。杉山元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将 8 名飞行员集体处决，连日本防空指挥官也要接受审判——后来真有一位负责防空的官员以自杀来谢罪。

杉山元将处决美国人的报告直接提交给天皇，裕仁对此并不认同。报告也同时递交了首相，东条认为空袭行动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甚至是小学生，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罪行。”但东条不愿将飞行员处死，与他意见一致的还有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担心那样做会危及日本在美国的侨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建议将飞行员以战俘来对待。

8 月 13 日，日本法律专家起草的《关于惩治敌人空军的军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飞行员都要被判处死刑。8 月 28 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况下，日军对 8 名机组成员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

随后杉山找到了东条，要求按判决书立即对飞行员执行死刑，东条仍不愿

那么做。由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意见相左，10 月 3 日，东条觐见了天皇。商议结果是 5 个人被减刑，霍尔马克、法罗、斯帕茨将被执行死刑，海特、尼尔森、巴尔、米尔德和萨泽改判终身监禁。他们同时被宣布为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交换回国。1942 年 10 月 15 日 16 时 30 分，3 名被判死刑的飞行员被卡车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双眼后跪成一排执行枪决。

日军处决战俘的卑劣行径使罗斯福义愤填膺，他用“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等词语来形容这一行为。连一向沉稳内敛的赫尔国务卿也拍案而起，声明“绝不会和一个如此杀掉战俘的国家谈判或媾和”。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 5 名机组成员随后被送到南京关押。1942 年 12 月 2 日，受尽虐待的米尔德病死狱中。日本投降之后，其余 4 人在 1945 年 8 月 19 日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他们发现，在威克岛被俘的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和他们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巴尔的体重从 85 公斤下降到 44 公斤，几乎小了整整一圈。同年 9 月 14 日，他们返回故土，几个人领到了数千美元的补发工资。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本营仍在为东京可能再次遭到空袭而忧心忡忡。很显然，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处机场对日本存在极大威胁。美军航母的飞机不但可以像上次那样从海上发起攻击并在那里降落，假以时日，他们甚至可以以它们为基地直接起飞陆军轰炸机来轰炸日本。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位于浙江和江西的几处机场。

4 月 30 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发布命令：“须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敌人利用该方面基地空袭帝国本土的任何企图。”杉山参谋总长同时做出详细指示：“须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空军基地主要为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以及各种附属设施，对其他机场群则尽力由航空部队加以压制或破坏，机场各种军事设施以及主要交通线等要加以彻底破坏。”

这就是日军发起的“浙赣战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驻上海日第十三军下属 4 个师团和 1 个旅团，助攻的是驻武汉日第十一军的 2 个师团，合计步兵 53 个大队、炮兵 16 个大队。连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也参与了此次作战。

5 月底，日军分三路发起进攻，6 月 7 日攻占衢州，之后驱使当地民众数万

人从事破坏活动。机场及附属建筑、营房全被烧毁，5 公里以内高 1.7 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被砍伐，跑道被挖出了 122 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被破坏殆尽。这场由于东京遭袭而发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恶气全部撒在了中国军民身上，浙赣一带许多村庄因曾救护美军飞行员遭遇灭顶之灾，多达 25 万民众惨遭屠杀。据 1943 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路易斯·贝雷斯威尔记载，“杜立特和他的同伴们为感激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了一点儿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被砍头。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你很难想象日军的残暴”。

在随后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文中，蒋介石说：“在美国炸弹出其不意地落在东京之后，日本军队袭击了中国沿海地区，那正是大多数美国飞行员降落的地方。这些日军屠杀了该地区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飞虎队”陈纳德上校指出：“（美国）突击队员经过的每一个村庄整个遭到了屠杀，连一个孩子都不剩。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从未因此而抱怨。”《洛杉矶时报》呼吁复仇，“这些杀戮显而易见是出于怯懦和野蛮，这些日本军阀显示了他们的铁石心肠，并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日本民族是非人类的。称其为野兽是对低等动物不公，称其为魔鬼则是对地狱的诽谤”。

飞行员被处决，轰炸机几乎全部坠毁，以及中国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无情杀戮，让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这次空袭的实际价值。联合专栏作家大卫·劳伦斯对此写道：“空袭东京可以被归类为噱头，一个为了心理效果而不是军事价值而设计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特技飞行有一定作用，但通常不值得去冒险，除非特技飞行有后续跟进的动作，是可持续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不单是文人劳伦斯，对空袭颇有微词的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军事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尼米兹和德雷梅尔，连亲自参与行动的斯普鲁恩斯对此也表示了异议，在他眼里这纯属一次精神安慰战而已。对此颇感满意且高声呼号的恰恰是华盛顿的那些政治家，看来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想法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差异的。

此时日军已经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新的攻势，尼米兹只好以“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两艘航母参加随后的珊瑚海海战。在此期间，夏威夷附近竟然没有

美军的一艘航母。如果“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能够参加或至少1艘参加珊瑚海海战，战役结局将大大不同。再者尼米兹认为，现在美军最需要的是时间，等待那无数航母和舰船像下饺子一样从船厂里开出来，目前还仅仅处在擀饺子皮阶段。在实力明显弱于敌人的情况下，过于直接地刺激对手的痛处，势必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还好太平洋舰队随后打赢了中途岛海战，如果结果相反的话，空袭东京就将可能被认为是一次冒失的行动。

还有一个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的人物对此也深恶痛绝，他就是刚刚逃到澳大利亚、惊魂未定的麦克阿瑟。早在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就强烈要求海军派出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域，输送飞机以加强他的空军，当时他被告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空袭东京行动证明了华盛顿的那些大人物都在说谎。在老麦眼中，既然能利用航母运载B-25去轰炸东京，自然也可以用这些力量去增援菲律宾，那里还有数万美菲军部队在绝境中挣扎。堂堂两艘航空母舰不去救援，而去干这种哗众取宠的荒唐事儿，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麦克阿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他恨屋及乌地连杜立特也恨上了。后来当阿诺德向他推荐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航空兵司令官人选时，第一个就是杜立特。麦克阿瑟当即严词拒绝而选择了约翰·肯尼少将，其实这与杜立特何干？

回过头来，说空袭东京不具有军事意义同样不妥。空袭过后，大本营从前线抽调4个战斗机大队去加强本土的防御，等于间接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说杜立特空袭诱发了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并不准确，选择中途岛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也好，调整攻击莫尔兹比港“MO作战”的时间表也好，都是大本营早已做过的决定。重要的是，在东京突然遭袭时，日本陆海军惊慌失措，火速调动各部前往拦截追击，慌乱之中产生了大量往来电文，这些电文无疑是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他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截获电文的梳理，已经能够基本破译出日本人的军事密码。这给美军未来在珊瑚海、中途岛乃至今后更远的作战带来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成功空袭东京使杜立特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军旅生涯从此一帆风顺。1942年9月，杜立特奉命指挥驻北非的美军第十二航空队，1943年被任

命为驻地中海第十五航空队司令官，1944 年任驻伦敦第八航空队司令官并晋升中将。杜立特由此成为盟军中成功指挥轰炸过三大轴心国首都——东京、柏林、罗马的第一人。1946 年 5 月，杜立特以中将军衔退役，重回壳牌公司担任副总裁。1985 年，美国国会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特授予他上将军衔。1988 年，乔治·布什总统再次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1991 年，杜立特出版了关于空袭东京的回忆录《我绝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一书。

参加空袭行动的 80 人中，有 61 人在战争中幸存。未能看到战争胜利的 19 人中，有 3 人在迫降时牺牲（包括跳伞时坠落悬崖的三号机机枪手法克特），3 人被日军杀害，1 人病死狱中，另有 12 人在之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大黄蜂”号上，杜立特曾对 79 位同伴许下过一个诺言：“到了重庆，我要给你们举办一场终生难忘的派对。”由于他受命提前回国，这个诺言一直没法兑现，只好暂时停息挂账。到了战争胜利后的 1945 年 12 月 15 日，这一愿望终于在迈阿密得以实现。从那时开始，每年一次的聚会持续了近 70 年。

1959 年在图森的第十七次聚会中，民间组织向他们捐赠了 80 只银制高脚酒杯，上边刻着每一位勇士的名字。之后在每次聚会仪式上，健在的成员将齐声念起每一位同伴的名字，举杯缅怀过去一年里辞世的战友。去世战友的酒杯将被倒置过来，显示杯子的主人再也不能用它来喝酒了。健在之时于杯子上方刻名，逝世后则反向在杯子底部刻上名字，这样即使倒置也能一眼看到杯子主人的名字。杜立特贡献了一瓶他出生那年——1896 年的轩尼诗白兰地，约定这瓶酒由最后两名存世的飞行员一起开启。

1993 年 9 月 27 日，96 岁的杜立特病逝于加利福尼亚，下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举行时，美国所有尚能飞行的 B-25 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美国人并未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军民。1984 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郑重提起当年中国人民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表示衷心感谢。1992 年 4 月 18 日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五十周年，当年曾营救过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赵小宝 5 位老人应邀前往美国参加庆祝活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当年的行动

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空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动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1994 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浙江衢州结为友好城市。

到 2013 年，80 人中仅仅剩下 4 名队员。他们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纪念仪式。历史学家卡罗尔·格兰斯高声念出 80 人的名字，98 岁的迪克·科尔老人——杜立特一号机的副驾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先生们，我郑重提议，向那次行动中牺牲和在那之后辞世的战友敬上一杯酒！"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愿他们安息！"

就在老酒开始书写本章的一个月前，2017 年 6 月 26 日，空袭行动最后一个亲历者——102 岁的科尔离开人世。

谨将本章献给尚未走远的科尔中校。

第六章 最后的堡垒

最大规模的投降

时间到了1942年4月，日军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盟军美、英、荷、澳等部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丢城失地，狼狈不堪，日本占领南方资源地带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宝贵石油的战略目标已初步实现。虽然因发起较晚缅甸战事尚未结束，但中英联军节节败退的现实预示着日军攻占缅甸全境指日可待。四面八方飞向东京的都是捷报，接二连三的庆祝活动让日本国民都感觉腻烦了。让人遗憾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只有一个地方的战事陷入僵局，那就是美菲军据守的最后堡垒——巴丹和科雷希多。

前期战事不顺的第十四军本已背负着巨大压力，麦克阿瑟的成功出逃使备受东京指责的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颜面尽失。东条再次大发雷霆。从战略全局看，虽然巴丹守军对日军第二阶段作战并不构成任何危险，但由此引发盟军宣传上的策略和精神上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得不引起东京的重视。内阁和大本营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调整菲律宾的作战策略，增派精兵强将重新发起大规模攻势，务必尽早结束菲律宾战事，实现“大东亚共荣”。

东条不愿就此屈尊去找杉山元面谈，他派秘书西浦进去转达自己的想法。西浦专程找到了同学兼好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当年两人一起被称为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老同学见面好说话。

经过审慎研究后服部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巴丹防御体系最强的一环同时也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美军防线中段后边海拔1432米的巴丹山。这座最高峰一旦被日军攻占，美军防线势必全面崩溃。服部认为，首先应该对巴丹山正前方一段三公里长的阵地集中进行炮击和轰炸，然后用步兵发动总攻才能真正打开僵局。作战部作战课是参谋本部最核心的部门，课长自然是总长的心腹。

深得总长器重的服部没费多少唇舌，就说动杉山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

计划被迅速电传至马尼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本间在认真研究后认为，这才是解决巴丹问题的最好办法，唯一的难点在于他现在手头兵力不足。

但这一计划如果由参谋本部直接提出而由第十四军执行，于本间的面子实在挂不住。最好是双方通过会商，由第十四军的参谋部门反向提出比较合理。这样，一个由参谋本部派出的军官代表团很快飞抵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就是新方案的提出者服部卓四郎。2月8日，代表团与本间的参谋班子举行了战局研讨会议。会后，接替前田正实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向大本营做了专题汇报：

> 在一线阵地密林地带，敌军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力构筑了纵深堡垒群，各种设施完备，而且将菲律宾国防军六七个师配置在第一线，而美军部署在后方（推测总兵力约4万到5万人），其炮兵约有大炮逾百门（其中包括相当数量150毫米加农炮），利用其储备充足的弹药不分昼夜对我要害阵地进行射击，严重妨碍了我一线和后方部队的行动。敌人还依托马里韦莱斯山脉修筑了环形、放射状的临时公路，轻型火炮、坦克和汽车可以快速自由移动，并利用熟悉地形之有利条件，在兵力本来占优的基础上，在战斗力量的快速机动方面充分发挥着优势。另一方面，关于敌人的持久力问题，目前敌军补给似已陷入相当困难之境地，通过我军强行海上封锁等措施，预期会取得相当效果。鉴于此我军兹决定，忍痛调整目前战斗态势，暂图增强战斗力，为今后再次发起攻击做好准备，同时适应形势演变采取适当措施。

以上报告表明，目前第十四军基本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本间只能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削弱美菲军的力量，同时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东京大本营无奈认可了这份报告，同时决定增兵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实施最后的致命一击。

其他战场进展顺利也为增兵菲律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2月底开始，随着参谋本部的一道道电令，日军各路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开往菲律宾。由于联合舰队完全取得了菲律宾群岛海域的制海权，所有海上增援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小小巴丹半岛一时间人声鼎沸，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大本营增调的援兵包括：北

野宪造中将的第四师团，从2月27日到4月3日陆续到达；第二十一师团步兵指挥官永野龟一郎带领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2月26日到达；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的一个联队，4月1日到达；第五师团第九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率领的一个联队，4月5日到达。

除了一向被人看不起的第四师团，永野支队是从中国青岛调过来的，河村和川口支队都是刚刚参加过新加坡和加里曼丹岛的作战临时来友情客串的，这些皆为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以上增援兵力合计22000人，人数远远超过了被临时调走的第四十八师团。此外，参谋本部还给第十六师团、第六十五旅团各补充了3500名兵员，这样参加菲律宾扫尾作战的日军超过了50000人。

大量用于攻坚的重炮也陆续从香港、上海等地运往林加延湾，其中包括150毫米榴弹炮25门、150毫米加农炮8门、100毫米加农炮15门、240毫米榴弹炮9门。随着这些重炮来到的还有曾在香港战役中“大显神威”的北岛骥子雄，号称“射击指挥名将”的炮术专家桥本博光。

原来大大削弱的空中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第六十、第六十二两个飞行战队的60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受命归属第十四军麾下，使得本间支配的各型战机达到了96架。尽管数字不算很大，但对付巴丹和科雷希多那些毫无空中力量的美菲军还是绰绰有余的。

本间认真总结了第一次攻击受挫的教训，认为主要原因是部队针对特殊地形的作战训练不够充分。攻坚战打响之前，原部队和新到达各部进行了针对坚固野战阵地进行攻击，特别是与炮兵火力配合的突击、密林地带的近战等训练项目。

为了便于大批军用物资和补给的运输，日军集中工兵部队、野战道路队、台湾劳务奉公团、高砂义勇队等力量，全力修好了两条可供汽车行驶的临时道路，并按日本人的习惯将之命名为“地狱坂”和“弁庆坂”——武藏坊弁庆是12世纪日本一个著名人物，往往象征着勇猛和忠诚，大概和中国古代的关公差不多。

为了表示对战役的重视，总攻发起之前，服部再次亲临巴丹现场实施指挥。随服部一起到达菲律宾的，还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中声名远扬的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辻政信。这对在诺门坎战役中有过“精彩配合”的黄金搭档再次同时来到了巴丹。

到 3 月底，日军已基本做好了发起最后总攻的准备。陆续到来的援军使本间再次挺直了腰杆。志在必得的本间在 4 月 2 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我军四个师团已布开阵势，首尾 25 公里长的阵地上十面旌旗遥遥相望。火炮充足，此次进攻断无不胜之理。"本间清楚，如果这次进攻再告失败，自己也就没脸再回日本了。他估计全部占领巴丹费时不会超过一个月。

相对于日军的厉兵秣马，在巴丹半岛困守的美菲军已濒临绝境。麦克阿瑟成功逃离之后，陆军部任命温赖特为驻菲律宾美军最高指挥官，可职务的晋升丝毫无补半岛日益严峻的不利局势。虽然对守住巴丹并无多少信心，温赖特依然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不利局面下，温赖特只好带领那些已被饥饿、疾病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士兵，蹲守在防线上等待对手致命的最后一击。虽然巴丹和科雷希多总兵员超过 90000 人，远超日军进攻兵力，但只有 27000 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这个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既然连麦克阿瑟已受命逃走，那么援兵注定毫无希望，他们已成为华盛顿拖住敌人的弃子。

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建立了指挥部，陆军部于 3 月 20 日晋升他为陆军中将。对于温赖特的新职务及军衔晋升，陆军部事先并未与麦克阿瑟商量，华盛顿觉得麦克阿瑟对此可能不会同意，他仍想在澳大利亚遥控指挥菲律宾战局。

华盛顿的猜测一点儿也没错。麦克阿瑟为此专门致电陆军部，温赖特当司令官还不够格，提出仍由他亲自负责菲律宾的作战指挥。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指出，利用无线电从澳大利亚指挥吕宋岛的作战是不可能的。温赖特可以继续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但必须拥有独立的司令部，而且从现在起对他接手的战役，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决定该怎么打。

对此麦克阿瑟是耿耿于怀。当新上任的温赖特电告华盛顿必须在 4 月 15 日前把粮食运到，否则他的部队就会"饿得投降"时，麦克阿瑟反应强烈。他发给马歇尔一封简短的电报："自我离开那里后，节减粮食的毅力当然就会有所松懈。"他认为那里的粮食至少可以坚持到 5 月 1 日。老麦还告诉萨瑟兰等人，"将菲律宾地区的美国军队全部交给温赖特指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温赖特去了科雷希多，巴丹守军由爱德华·金少将统一指挥。颇得士兵尊重的金是个谦谦君子，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出身炮兵的他极有才干，发布命

令时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

原来温赖特的第一军由琼斯少将指挥，这个尚有32000人的军负责防守左翼，帕克第二军28000人负责右翼。减员严重的美军菲律宾师作为总预备队部署在他们后边。虽然尚有75毫米野炮150门、76毫米迫击炮3门，但榴弹炮已所剩无几，几乎无任何空中力量，对空监视和通信器材等重要设备极度匮乏。

温赖特继续恳求提供必要援助，现在由麦克阿瑟来接受这一要求了。老麦此时才终于明白，当初华盛顿不向他派出增援的原因。日本海军封锁了通往巴丹的海上通道，即使有物资和兵员也运不过去，只能在夜间用潜艇偶尔送过去一点儿补给，这对于那支庞大的队伍无异于杯水车薪。现在麦克阿瑟只能像当初马歇尔忽悠他那样，去欺骗温赖特和他那些可怜的老部下了。

在科雷希多，守军议论的“一英里长的”救援船队始终未见来到。人们感到原本信赖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抛弃了他们，战壕里无论美国军人还是菲律宾人，到处传诵着战地记者弗兰克·休利特用《共和国战歌》改写的讽刺歌谣：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发慌。

在马里韦莱斯山前线的散兵坑里，士兵几星期前就吃光了最后一批骡子和驮马。气候环境以及不间断的战斗使他们身上的军服磨损严重，大多数人衣衫褴褛，许多人甚至打着赤脚。除了手中尚有武器，看上去他们和乞丐毫无区别。营养不良带来了疾病蔓延，疟疾成为巴丹的流行病。粮食和药品消耗殆尽，之前为防止疟疾为每位士兵配发了5克奎宁（金鸡纳霜），到3月初已全部用完，患上疟疾的官兵超过35%。到3月底情况进一步恶化，每天都增加1000名新病员，疟疾感染者竟达到75% ~ 80%。吗啡和血浆早已告罄，医护兵和军医想尽办法避免伤兵伤口感染。大部分士兵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枪都举不起来。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被国家和麦克阿瑟无情地抛弃了，菲律宾士兵与美军士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奎松出逃大大打击了菲律宾人的士气，他们原本以为即使前途凶险，总统也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和动力。现在连奎松都跑了，他们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少人拿麦克阿瑟那句名言调侃，一名士兵大声向长官报告："报告长官，我要上厕所，但是，I shall return。"

于是长官也会回答道："好的，我也一起去。"然后告诉其他士兵，"你们不能偷懒，因为 I shall return，too。"

正像第十四军前参谋长前田正实所言，如果日军照此持续围困下去，用不着战斗，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除了投降，只能是自生自灭。

但日军还是希望通过主动进攻拔掉远东盟军最后的堡垒。在攻击正式发起之前，本间曾最后一次规劝温赖特投降。他把劝降书放置于啤酒罐之内，再系以精致的丝带，用飞机投放到科雷希多，劝告温赖特承认"有名誉的败北"。温赖特对劝降自然不会理睬。

1942 年 4 月 3 日是"耶稣受难日"，在美军阵地上，一大早牧师就开始走访官兵祈祷。这天同样是日本"神武天皇祭"，就是传说中第一代神武天皇驾崩的日子，本间选择这一天采取行动作为对天皇的献礼。这天上午，日军向盘踞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发动了最后攻势。北野宪造的第四师团负责主攻半岛东侧第二军防守的马里韦莱斯山主峰——海拔 1432 米的巴丹山，奈良晃的第六十五旅团和第二十一师团永野支队负责两翼保护，森冈皋的第十六师团则对西侧的第一军展开策应攻势。

9 时，日军 150 门各式火炮对美菲军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炮火准备。处在第一线的菲律宾部队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炮弹就好像一个摞一个在爆炸似的。日军轰炸机也准时赶来助兴，在美菲军阵地上扔下无数炸弹。密集的爆炸使得盟军阵地好像刚被犁过的庄稼地。一些参加过一战的美国老兵甚至回忆起当年德军的炮火。大部分人躲在战壕里捂着耳朵不敢探头，有些实在忍受不住的士兵跳出散兵坑，钻进了附近的茂密丛林。日军随即在那里投下了燃烧弹。一名美军士兵对同伴开玩笑说："喂，伙计，来根烟！"但他马上不得不去扑灭

烧到头上的火苗："哦，上帝！小鬼子要把我们烧成火鸡！"顷刻之间，数百名逃入丛林的士兵被活活烧死。

15时，日军的地面进攻拉开了序幕，一队队端着刺刀的日军步兵紧跟在隆隆开进的坦克后边，高呼着口号向美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巴丹守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纷纷弃阵而逃。巴丹东部防线瞬间被撕开一个5公里长的大口子。到傍晚才得知消息的帕克少将派出了一支600人的预备队试图封堵缺口，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日第六十五旅团已经开始往美军阵地侧后迂回，第四师团很快控制了毕拉尔－巴卡克公路，菲律宾第二十一、第四十一师只能放弃阵地仓皇败退。

4日10时，日第四师团兵分两路继续攻击前进。傍晚时分，菲律宾第二十一师师长卡宾准将在撤退途中被一路穷追的日军俘虏，被迫放弃阵地的美军炮兵开始炸毁自己的火炮。黄昏时分，日军太阳旗已经插上了巴丹山山顶。

服部登上山顶向下俯瞰，只见各路日军势如破竹，到处追逐败退的美菲军部队。西面是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东面日军也已突破美军匆忙中建起的脆弱防线，他在东京制订的作战计划正一步步得到实现，这不能不使服部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美军投入3个团的预备队展开反攻，但兵败如山倒，如此兵力根本无力挽回颓势。永野支队沿东海岸推进到美军防线之后6公里，之前彪悍的菲律宾第二十六骑兵团——由于马匹全当粮食吃了，他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步兵——奉命向永野支队侧翼发起进攻，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无功而返，至此美军第二道防线右翼全线崩溃。通往半岛南部的小径和土路上，到处都是溃败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日军坦克和步兵在后面紧紧追赶，战斗机毫无顾忌地向下俯冲，用机枪扫射逃散的人群。总指挥帕克少将只好被溃兵簇拥着一路后撤。

金少将下令左翼的美军士兵发起反攻，以解右翼燃眉之急。然而能够跳出战壕发起冲锋的士兵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又病又饿，走起路来都踉踉跄跄，左翼的反击注定毫无结果。

远在墨尔本的麦克阿瑟时刻关注着巴丹战局，并一直与温赖特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他手里拿着温赖特发来的电报，对金少将在战场报告中所称"形势危

在旦夕，饥饿的部队已无法再坚守”等字眼非常气愤。他立即给温赖特发去电报，命令巴丹守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投降。如果食物不够，可以发起一次反攻从敌人手中夺取——当初他在时怎么不那么干呢？“当补给情况变得不堪设想的时候，你们不能考虑投降，必须进攻！”老麦还在电报中附上了一份他亲自拟订的进攻计划，最后他强调，如果不得已放弃防线的话，也要争取给日军以最大的杀伤，之后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在参谋长萨瑟兰去发这份电报时，麦克阿瑟又给马歇尔撰写了一封电文，请求允许他立刻返回巴丹，亲自指挥部队向本间发起反击——老酒估计作秀的成分大于勇敢，他现在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华盛顿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求。

4 月 7 日 23 时 30 分，按照麦克阿瑟的旨意，心慌意乱的温赖特在马林塔隧道中打电话给金，令他派琼斯的第一军向北进攻。金把命令转达给琼斯，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任何进攻的命令都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身居前线的金冷静判断反攻的确不可能，只好无奈地告诉琼斯：“那就把进攻的事忘了吧。”他知道琼斯是对的，再打下去只能增添无谓的伤亡。目前巴丹防线在日军攻击下已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溃散的败兵。东侧第二军已经崩溃，西侧第一军也岌岌可危。他的战线已被日军分割，两翼都没有赖以发起反攻的兵力。无法保持完整建制的士兵成了散兵游勇，纷纷涌向半岛最南端——小小的马里韦莱斯港，试图挤上开往科雷希多那为数不多的几艘破船。

正如金在报告中所说：“短短两天之内，一支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8 日黄昏时分，金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司令部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守军奉命炸毁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空中烟尘遮天，碎片横飞，爆炸声使人胆战心惊，”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医绝望地写道，“爆炸愈演愈烈，大石巨砾和人的肢体被掀到空中，抛进海里，击沉港口的小船，打伤周围的居民。”

金向温赖特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午夜时分，他召集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告诉大家“继续抵抗下去已无任何希望”，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金决定率巴丹守军向日本人投降。他并未将这一决定电告温赖特，不想让他因此承担连带责任。如

果将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话，他宁愿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金，而不是温赖特。

温文尔雅的金少将认为，只要放下武器，就能保住他手下7万多名将士的生命，后来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他的投降是美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让手无寸铁的盟军士兵受尽了非人的侮辱和折磨，有将近1万人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被日本人像踩蚂蚁一样残忍地杀死或折磨至死。

9日凌晨2时许，金的电话铃响了，是琼斯从第一军打过来的。两人还未通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金临时指挥所的门被炸塌了，沙石飞落而下。四周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把仲夜的天空映照得血一般通红。

“大声点，奈德，出了什么事？”琼斯喊道。

“弹药库被炸掉了。”金镇静地回答。

“该死，我在这里都能感到地在动，一定是地震了。”

“我很不愿意告诉你，霍纳斯，我将在早晨6点钟宣布投降。”金身边的几个参谋已泣不成声，金让琼斯全线打出白旗，把大炮和机枪统统毁掉。

“我看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琼斯沮丧地回答道。

4个小时后，马林塔隧道里的值班军官向温赖特报告，金已投降。“告诉他不要那么做！”温赖特喊道，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震惊万分的温赖特要求金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然而一切都太迟了。镇定下来的温赖特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一份电报：“今晨6时，在未通知我也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金将军向日军司令官打出了白旗。闻此消息时，我本人不能同意，下指示不得投降。但为时已晚，行动业已采取。”

9日清晨6时，整个巴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美菲军的阵地上到处飘起白色的降旗。9时，金穿上他最后一身干净的制服，带着副官艾基尔·蒂斯德尔少校和韦德·科思伦少校——他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前去洽谈投降。

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载着金少将越过满目疮痍的防线，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在一名日军军官带他们去拉茅实验农场的路上，金忽然想起，1865年，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也是这一天——4月9日。他想起了李在投降仪式将要举行时说的一句话：“现在除了去见格兰特将军，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虽然就我本人而论，我宁死千次也不愿投降。”他理

解李将军因放下武器而蒙受的奇耻大辱，但李投降的对象是同胞，他却是向美国人一贯看不起的小鬼子投降。

几个人很快到了位于实验农场的第二十一师团永野支队司令部。对于美军的投降请求，永野少将称没有权限，必须向本间军司令官报告。十几分钟之后，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坐着一辆闪闪发亮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到了现场。中山通过译员问金："请问你是不是温赖特将军？"

"不，我是爱德华·金少将，美军巴丹部队司令官。"

中山对此感到不解，让金去把温赖特找来，如果他不出面，日军就不能接受投降。金说目前自己无法与温赖特取得联系："我手下的部队已经不再是作战单位，我希望能够停止无谓的流血。"

"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不是全军投降的话，则不必谈其他条件。"

"我们的部队能否得到良好的待遇？"

"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是否愿意无条件投降？"

金点了点头。日本人让金交出佩刀，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具重要含义的举动。金解释说军刀遗忘在马尼拉了。作为替代品，他把随身佩戴的"柯尔特"手枪掏出来，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金非常清楚，放下手枪的一刻，他已经被耻辱地写进了美国的历史。他的手下有750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

在协商投降的过程中，金一再请求日方停止无谓的流血，优待放下武器的将士，按国际法对待战俘。对此，中山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一点儿不比你们西方人低。"天真的金表示，如果日军需要运送战俘，美军有足够的汽车、司机和燃油。在决定投降之后，金下令销毁了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却有意把200辆汽车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还特意留下了两座油库。他这样做就是打算一旦投降，日本人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战俘。

日军根本不会听从一个投降美军将领的意见，一名日军参谋鄙夷地告诉金："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不要对帝国皇军指手画脚。关于如何运送战俘，本间将军自有他喜欢的方式。"后来在通往战俘营的路上，不但普通士兵没有车坐，连金本人也必须徒步走向那里。

4月9日，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听到，"可怕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巴丹。"战

场上如果有什么比爆炸带来的震颤和战士的嘶吼更糟糕的……那就是沉默和死寂。”在随后发给总统的电报中，温赖特试图表现出乐观，“我们的旗帜仍然在科雷希多的堡垒上高高飘扬”。但肯定不会持续多久，这点温赖特清楚，日本人清楚，罗斯福肯定也清楚。只有麦克阿瑟不清楚，但他是心里清楚，嘴上装糊涂。

巴丹失守加重了罗斯福的压力，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撤退和失败。《旧金山纪事报》对此评论道：“巴丹半岛的失利是一声号角，告诉我们只有进攻才会赢。”《纽约时报》立即随声附和：“进攻不仅更符合我们的风格，也是伤亡最小的通向胜利与和平的道路。”可惜，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已经没有力量去发动进攻了。

巴丹失守让温赖特压力骤增，但随后总统的一封回电使他稍感宽慰，罗斯福指示温赖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最好的结果。“我对你的英勇行为和你在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中的表现表示钦佩，”总统说，“鉴于你军无法左右的情况，我修改之前给你的命令，保证你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对你在危机形势下做出正确决定的智慧充满信心。”

对巴丹守军的最终投降，麦克阿瑟早有预料。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他还是无比沮丧和震惊。在墨尔本，麦克阿瑟取消了当天所有预约，独自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个小时。最后他表情严肃、热泪盈眶地坐在桌前，为巴丹守军写下了悼词。第二天，他强打精神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巴丹守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巴丹部队湮灭了，一如它必然怀有的意愿，它抱着明灭不定、微乎其微的希望一直战斗到最后。从无一支军队以如此贫乏的条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磨难能与最后时刻的煎熬与痛苦相比。对为阵亡者哭泣的母亲，我只能说，拿撒勒人耶稣的牺牲和荣光已经降临于她们的儿子，上帝将收他们于自己的怀抱。”

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的美菲军放下了武器。金少将和他的弟兄们天真地认为，他们的苦难到此为止，实际上更加残酷的遭遇正等待着他们。从巴丹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到克拉克机场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有长达 121.6 公里的路程。俘虏中的许多人倒毙在那段苦难的行军之中，这段历程后来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

泰缅死亡公路并称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三大暴行。

本间曾旅居西方多年，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还算略微有点儿人性。他起初估计可以抓到 25000 名俘虏。根据这一预计数字，本间责成第十四军兵站负责人河根良贤少将制订了一个战俘运送计划。河根把全部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并在日军发动进攻 10 天之前把计划提交给本间审批。

行动第一阶段的责任人是高津利光，负责把俘虏带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在半岛南端马里韦莱斯的俘虏只要走不到 30 公里就能到那里，这点路程对于军人来说不算难事，一天就可以轻松走完，所以既不需要车辆也不必发放当天的口粮，俘虏自带的干粮就够吃了。

第二阶段从巴兰加到奥唐奈战俘营由河根亲自负责。这一阶段又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巴兰加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约 57.6 公里，能使用的最多不到 200 辆卡车，河根考虑这些卡车来回多跑几趟大概就可以了。从圣费尔南多到卡帕斯的 21 公里可以坐火车，俘虏从卡帕斯步行到他们的新家——奥唐奈战俘营只有不到 13 公里的路程，对于军人来说，这实在不算多大的困难。

河根向本间解释说，俘虏的口粮将与日军士兵一样。在巴兰加和圣费尔南多途中将建立几所野战医院，沿途每隔几公里都会设一些医疗站、急救站或休息站，以备不时之需。

本间认为河根的准备非常充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是在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订的，金少将的部队早已被饥饿和疟疾折磨得虚弱不堪，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干粮，最重要的是俘虏人数多达 75000 人，其中有 12000 名美国人，是本间原来估计人数的整整 3 倍。

灾难很快就降临在战俘头上。幸存者拉塞尔·格罗科特在传记《一千二百天》中如此写道："投降命令下达之后，所有人都挤成一团，等待着厄运的降临，有些人竟然当着日本人的面哭了起来，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菲律宾人。"日本人开始搜刮战俘身上的财物，手表、水壶、钱夹、戒指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洗劫一空。

一个日军士兵走到二等兵列斯特·坦尼面前，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要抽烟，坦尼摇头表示没烟。这个日本兵举起枪托砸向了坦尼脸部，他的鼻子被打破，颧

骨部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满脸是血。日本兵得意地大笑起来，接着走向另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军士兵给了他一支烟，他抬手将整包烟都抢了过去，然后和其他日本兵拿枪托和竹竿殴打这名美国兵，直到他倒地不动为止。

虽然巴丹已经攻克，但科雷希多仍然在美国人手中。日本人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俘虏赶出巴丹，为下一步作战腾开场地。在马里韦莱斯，俘虏每300人一组开始上路。日军还要留下充足的兵力去进攻科雷希多，并没有多少人看管这些俘虏，有的组根本没有卫兵押送，有卫兵也不过三四人。日本兵的头刚到美军俘虏的肩膀，身上的军衣也破破烂烂，但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战俘队伍的转移由于缺乏看管变得杂乱无序，通向北方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混乱不堪，汽车、马匹充斥着道路，烧坏了的卡车、炮架和步枪等装备散乱地抛弃在路旁的壕沟里。俘虏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金少将原来的司令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第二医院。当时医院的露天病房里传播着日本人将释放所有菲律宾俘虏的谣言。医生到病房去，告诉菲律宾人，那些传言都是胡说八道，可看守医院的日军士兵却怂恿伤员逃跑。很显然，如果这些人跑了，他们就会省很多事。得到默许的5000名伤兵一瘸一拐，挣扎着逃入了尘土飞扬的小路，路边的壕沟到处可见死难者的尸体和濒临死亡的人。

不单是部队，难民队伍也大得惊人，足足超过26000人。之前很多人因惧怕炮火逃入了丛林。美菲军放下武器之后，难民开始哆哆嗦嗦地走出深山，庞大的俘虏和难民队伍一望无际。

不少难民倒毙在路旁，他们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个瘦骨嶙峋，“看起来好像说句话就会骨折似的”，这还不带已经因疾病和饥饿死在山里的。难民队伍中的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可怜的婴儿，婴儿的皮肤是绿色的，他的母亲早已挤不出一滴乳汁了。不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他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俘虏沿巴丹半岛的东海岸向北走着。左边是挺拔的巴丹山，高高的山峰跟往常一样云雾缭绕。右边是蔚蓝色的马尼拉湾，静谧的海面美丽如昔。几个月来，美、日两军繁忙的运输给所有树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此时，往北走的俘虏正和向南前往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相向而行，日军的榴弹炮、坦克、载运军火和给养的车辆绵延不断，沿途扬起呛人的尘土。车上的日本兵嘲笑那些擦肩

而过的俘虏，不断有人用长竹竿捅掉俘虏的帽子或头盔。偶尔也会有个别日本兵阻止这种玩笑，对俘虏表示歉意。一次，一个日本军官急步走过去拥抱了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原来他们是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日本人的态度好坏不定。这一卡车的日军会把食品扔给俘虏，下一卡车的日军则会用棍子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打去。一个日本兵突然向一个走在队列外边的战俘扔出了套索，被套住脖子的战俘仆倒在地，锋利的石块划得他鲜血淋漓，在被拖出 100 多米后他才终于挣开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慢慢爬起来。

俘虏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越往北走，情况越糟。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前文提到，杀戮成性的辻政信已经从新加坡到了菲律宾，这对俘虏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消息。在新加坡，辻政信曾亲自参与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被他以支持重庆政府的名义残忍杀害。

有“战神”之称的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有着众多粉丝，新加坡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本间正忙着攻打科雷希多，辻政信背着他召集了第十四军参谋部里几个对他无比钦佩的军官，辻说：“大东亚战争是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场，在菲律宾抓到的俘虏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必须统统毙掉。那些为虎作伥的菲律宾人更应该杀掉，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是美国人忠实的走狗。”

第六十五旅团的一名参谋按照辻政信的指示给第一四一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打去了电话：“把俘虏全部杀了，凡是投降的统统杀掉。”

“这种命令怎么能服从？”今井要求出具一份书面命令。

那个参谋告诉今井，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今井说，除非有书面命令，否则不能从命，说完就挂掉了电话。今井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是那样做“违背武士道精神”。不仅如此，他竟然下令联队参谋释放管辖下的所有俘虏，并在释放时指点他们逃出巴丹的道路。1000 多名俘虏被放走了，今井想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放掉俘虏的责任，就抵赖说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今井甚至有点儿羡慕那些战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巴丹战役中投降的数万名美菲军俘虏就在我们的前后，朝着北方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只

穿着一身衣服，挎着饭盒、水壶等必需品。而我们背负着行囊，肩抗步枪，全身装备近 20 公斤。看到他们的轻装和自由行动，不能不说其实心里挺羡慕的。”

一支新到的守备部队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也接到了处决俘虏的命令，是由邻近一个师团的参谋口头传达给他的，强调这是大本营的命令。与今井一样，生田和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都不相信这道命令来自东京。那位师团参谋说，他们已经开始杀掉俘虏了，劝生田还是执行命令为好，少生事端。生田和今井一样讨要处决俘虏的书面命令，那名参谋自然无法出具。

为了防止俘虏寻隙逃跑，夜间睡觉时，他们被日军看守强令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异常困难。尽管耳边蚊虫嗡声不绝，但疲惫不堪的马克·沃尔弗尔德上尉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突然被身后士兵的一阵蹬腿给踢醒了，上尉嘟囔着叫他别动，但臭味越来越浓。他睁眼一看，自己的脸正贴着一堆肮脏的破布。他跳了起来，借着明亮的月光一看，原来那破布竟是那人的裤子，上面沾满了血和粪便。“该死的浑蛋！”他骂了起来，“起来！”那人一动不动，沃尔弗尔德把他拖到过道上，原来那是一具尸体。几个日本兵用拳头猛击上尉，沃尔弗尔德倒在地上。他几次爬起来，很快再次被打翻，跌跌撞撞地倒在其他俘虏身上。沃尔弗尔德举起双手示意投降，并指了指那个已死的美国兵。他打着手势，要求允许他把那个美国兵拖出去。就连这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他也拖不动，也没人帮忙，最后他连拖带拉，总算把尸体弄了出去。

上尉获准到附近的小河里洗掉身上的脏物。在爬回自己的位置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身旁的人。他为自己骂了那位死去的同伴感到内疚。他让大家躺着尽量别出声，免得日本人再来找麻烦。

河根原来打算让俘虏用一天时间走到巴兰加，但有些俘虏走了 3 天还没到达目的地。每走一公里，日军卫兵的怒气就增加一分，行为也就越发残暴。骄阳似火，城镇之间的距离又长，沿途没有树荫可以遮挡烈日。俘虏汗流浃背，尘土厚厚地沾在身上、脸上，连胡子都变成了灰白色。一名日军战地记者如此描述他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荡然无存，而我们的军人看起来是那么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骄傲自豪。”

到 4 月 12 日早晨，巴兰加到处都是彷徨的俘虏和厉声吆喝的日本看守。俘虏不断从两个方向流向巴兰加，一股是从马里韦莱斯来的，一股来自西面琼斯少将第一军的部队。俘虏人数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本来打算给他们开第一顿饭，但人太多了，食物无法平均分配。很少人分到了米饭、盐和水，更多的人连一粒米也没见到。

河根原定用卡车将俘虏从巴兰加运往圣费尔南多，但现在汽车明显不够，大多数人必须步行。超过两位数的美国将军必须破天荒地步行走向战俘营。

琼斯少将也不例外，他带着一队俘虏，走到巴兰加北面 13 公里的奥拉尼已是后半夜。他们被驱赶进一片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的稻田。几百名染上痢疾的战俘随地便溺，臭气熏天，满地都是爬着蛆虫的大粪。最多只能容纳 500 人的地方，日本人硬逼着 2000 多人挤在那里。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一群群蚊虫缠着人不放。日本人让战俘挖出一个大坑作为临时厕所，上千人轮流大小便，粪坑很快就溢满了。几个体弱的战俘在解手时不幸掉入粪坑。翌日黎明，同伴在粪坑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早上的饭食是米粥，俘虏吃得干干净净。下一站到卢巴奥有 26 公里路程。放在平时根本不算什么，但烈日下的路程好像增加了一倍还多。待遇的好坏要看运气，这一批押送兵可能允许俘虏隔段时间在树荫下休息片刻，从路旁的井里喝点水，那一拨押送兵则可能把百姓送到路边的水罐一脚踢翻，罚俘虏在烈日下站立一小时。饥饿难耐的俘虏不时看见，路旁堆放着一些牌子熟悉的美国食品，但那不属于他们，只会让他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

比饥饿更难忍耐的是口渴。巴丹半岛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故意不让他们喝。一次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里边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舞，扑面而来的恶臭让人作呕。一个胆大的菲律宾士兵跑到日军士兵面前，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到那里喝一点儿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表示同意。立即有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污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队伍。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

的日本军官在战俘队列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所有俘虏的制服，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被拉出来在路边站成一排，之后他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路边的沟渠和河塘里，到处可见因曝晒肿胀膨大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引来成群的绿头苍蝇。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当数到第二十七具时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时，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再也不敢回头或往两边看。

威廉·迪易斯中校看到，一位走不动的菲律宾士兵被日军士兵拿刺刀戳穿了胃，在滚烫的尘土里翻滚抽搐。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一些人想上前把他扶起来，但被日军制止了。大家只能互相鼓励着，艰难地走下去，因体力不支倒在路旁的人，很快被跟在后边的"清洁队"清洁掉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响起。

列斯特·坦尼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他举着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热身练习做完之后，这名日本军官将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美军战俘刹那间身首异处。这个军官把战俘的躯干踢倒，所有日军士兵都开心大笑着走了。坦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竟然将砍头当作他们的娱乐方式。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腰里绑着乒乓球游泳到科雷希多，去向奎松告美国人状的那个青年人，他在路上既不能休息也喝不到水。到巴丹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 20 公斤，可双腿肿得很粗。他前面的一个美军俘虏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上，一个日本兵上前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俘虏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还不够，那名日本兵又在尸身上狠狠地补了几刀，旁边的阿基诺等人惊呆了。在他没看见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像训练刺杀一样一口气挑死了 300 多名菲律宾俘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使用战俘和平民练刺刀和其他种种残忍行为，让东南亚人民深刻领教了武士道精神的最新含义。"

一个叫汉克的美军俘虏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虚弱的身体已使他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汉克跑过去，一人用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身体上连扎了四五刀。鲜血不断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被日本兵直接开枪射杀。

汉克的死给了战俘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在行军中千万不能停下脚步，那是死亡的先兆，除非你想“永远休息”。解决大小便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拉在裤子里。

在一支战俘队伍里，40 多名美军战俘勇敢地选择了逃跑，他们跳下路边的悬崖准备从海上逃生。日军立即举枪射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打死在水里。几个跳上沙滩的战俘被日军残忍地用沙子活埋。一个挣扎着向海里跑的战俘引起了日军的兴趣，他们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强迫他加速爬行，还将汽油泼在他的脚上点火取乐。看到火中挣扎嘶叫的战俘，旁边的一大群日本兵狂笑不止。更多的汽油被浇上去，直到那名战俘被活活烧死在沙滩上，那些日军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在北面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放进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为他挖下的坟墓。一名日本兵命令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并举枪示意违反命令就打死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名上尉打倒在坑里活埋了。卡斯尔贝里看见上尉的一只手还伸在外边，软弱、绝望地向空中乱抓，最后慢慢停了下来。

终于离开了巴丹，战俘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有些人实在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地里用甘蔗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捡起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已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撒尿时也痛苦异常，尿道像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卢巴奥只有 3 万人口，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手中的食物扔给俘虏，立即被暴戾的日军用枪托赶开。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里原先是一座碾米厂。厂房里挤了足足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被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在这里，虐杀行为已变成家常便饭，俘虏被日本兵随意活活打死。日军将战俘作为靶子让新兵刺杀以练胆，一名新兵在长官逼迫下一口气刺杀了 15 名战俘。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剩下 15 公里路程，却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轧裂了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烤得软软的，俘虏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

在火炭上行走。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车上的日本兵拿着棍子挨个儿敲打步履蹒跚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进入城内，从吕宋岛各处赶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瘦骨嶙峋的战俘队伍走过来时，人群中瞬间哭声四起。

河根的计划在这里得到了部分实现。俘虏分到了一些食物和水，日本人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那些参加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士兵都吃不饱，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从敌军手中抢夺补给”，他们还觊觎着能在马里韦莱斯抢到美国人的罐头呢。

战俘随后被关进一些临时集中营。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筋疲力尽的他倒在一张破席上就睡着了。后来他被叫醒，带进了一座日军兵营，他看到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站在那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基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语说，这个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你可以回家了，对你们这一路的遭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那个日军大佐离开后，老阿基诺告诉儿子，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菲奸”，是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日本人周旋，让更多的菲律宾战俘活着回家。“爸爸，要快一点儿，我们的人正在像苍蝇一样死去。”

战俘被装进了一些破旧的有盖货车，每一节车厢都塞进去 100 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只能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但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使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仍然笔直地站立着。沿途经停了几个小站，这时他们才能稍稍松口气。一些稍显善良的看守会将车门打开，倾泻而入的新鲜空气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仙露。车门一开，往往会有一些菲律宾人向车上递水和食物，原来不太瞧得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懂得他们的善良了。

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 13 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日

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100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在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列斯特·坦尼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3年多的奴隶劳工，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这样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置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此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绝不只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绝不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中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仍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更名为“巴丹生存行军之旅”。

除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辻政信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政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两个月后，他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那些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最后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人数在7000名到10000名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致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这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玷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

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为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

麦克阿瑟为此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代号也更名为“巴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电讯。后来当他在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愤，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

黎明前的黑暗

唇亡齿寒，用这一成语形容巴丹陷落之后的科雷希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两者之间仅仅隔着3公里的狭窄海峡，巴丹失守让完全丧失了防御屏障的科雷希多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此时缅甸战事已接近尾声，英军撤退到印缅边界的英帕尔，而中国远征军也已撤回云南，盟军在远东只剩下科雷希多这座最后的堡垒。连同毗邻的三个小岛，温赖特手中尚有15000名士兵。

本间当然不会给美菲军残部以喘息之机，进攻科雷希多的作战计划早于4月17日已经制订。指导方针是：“综合发挥炮兵、飞行部队威力，各部队紧密配合，首先在科雷希多岛尾部急袭登陆，站稳脚步后再在岛头部登陆，两面夹击一举攻占该岛。”

此时日军下一步攻占孤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书呆子本间还试图

采取欺骗战术去蒙蔽对手。日第十四军司令部对外高调宣布，对科雷希多“只限于封锁炮击，不打算在短期内予以攻占”。别说中将温赖特，这样蹩脚的谎言连预备役中尉老酒都不信。

与金少将在巴丹的境况不同，罗斯福之前曾严令温赖特必须死守到底，但就在巴丹守军放下武器的 4 月 9 日，总统再次发来电报，授权温赖特“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做出任何决定”。

从巴丹失守那一天起，仅仅 6.9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科雷希多就成为日军飞机和大炮集中攻击的唯一目标。参与空中打击的有陆军 60 架重型轰炸机和海军 24 架陆基轰炸机，它们每天都会光顾三四次，赏赐给美菲军无数炸弹，总攻发起之前甚至增加了夜间轰炸。从 14 日开始，日军地面炮火开始猛轰科雷希多岛。

对蹲守在海滩防御工事散兵坑中的 13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说，他们就“好像住在靶子的中心”。倾盆大雨昼夜不停，刚刚修好的海滩工事迅疾被冲毁。空中的飞机打不着，温赖特下令地面炮火实施反击，双方隔着狭窄的海峡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日军在马里韦莱斯集结了一个观测中队和气球侦察中队，加上有飞机的空中支援，可以随时校正射击诸元，因此炮击更加准确。美军只有依靠岛上最高观测点提供的数据结合地图进行校正，反击炮火的准确性大大低于日军，无法对敌人构成真正威胁，只能壮壮声势。

炮战进行到第五天也就是 4 月 19 日，日军的一发炮弹彻底改变了战局。在炮术权威桥本亲自指挥下，日军一发 240 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美军加农炮炮台下的弹药库，引发的剧烈爆炸将炮台彻底摧毁，连附近的美军士兵都被震得耳鼻出血，许多人被埋在了土堆里。重达 13 吨的加农炮身被凌空炸起，远远落在距炮台 136 米的地方。浓烈的黑烟冲天而起，远处的人们都以为岛上的火山爆发了。专家不愧是专家，经桥本详细测算，击中美军弹药库的是 240 毫米炮发出的第二百六十三发炮弹，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美军在炮战中渐渐不支。24 日，日军炮火摧毁了飘扬在美军兵营上方的一面星条旗。一名美军士兵顶着密集的炮火迅速爬上旗杆，挂上了一面崭新的旗帜。这被双方的宣传工具恰如其分地采用，日本后来据此拍摄了电影《射下那面旗帜》，美国则大肆吹捧那名英勇的美军士兵。战场之外的宣传战愈演愈烈，美

国媒体丝毫不顾温赖特的窘境，仍在长篇累牍地吹嘘："尽管新加坡和巴丹已经陷落，但温赖特将军坚守的科雷希多要塞依然固若金汤！"连英国人都笑了。

29日，炮战进入高潮。为了向裕仁41岁的生日献礼，日军150门重炮开始向美军滩头阵地实施密集轰炸，爆炸卷起的滚滚尘烟使得海中的小岛若隐若现。炮击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日军一口气发射出3600发炮弹。天上日军的飞机也来凑热闹，美军高射炮进行了零星还击，但未能取得任何效果。

4月30日深夜，两架美国海军卡塔琳娜水上飞机悄悄靠岸，接走了50多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医院女护士。5月3日晚上，"星鱼"号潜艇再次接走了25人，其中13名女护士，他们是岛上最后撤走的一批人。温赖特中将安慰那位潜艇艇长："他们只有打过来才能接近我们，不然他们是无法接近我们的。"他清楚这很可能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最后告别。

随后温赖特致电麦克阿瑟，淡水已不足五天之用，形势变得危急，"敌人进攻之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海岸防卫部队是否坚毅。鉴于目前的士气，我估计我们击退敌人攻击的可能性不到50%。按照您的要求，我非常坦率和诚实地向您报告我对局势的悲观看法"。第二天，温赖特又给马歇尔拍发了一封电报："依我看来，敌人随时可能向科雷希多发动最后的进攻。"

激烈的炮战仍在持续，但美军的抵抗越来越弱。到5月3日，美军阵地上只剩下两门大炮还能叫响了。

马林塔隧道中的温赖特尴尬地接到了总统的嘉奖令，罗斯福在电令中说："你和你忠实的将士已成为我们作战目标的象征和我们胜利的保证。"对温赖特来说，这些语言还不如给他来片面包更加实惠一点儿。

绝望的时刻即将来临。从4日开始，日军连续向科雷希多倾泻了16000发炮弹。滩头防御工事全部被毁，官兵伤亡600多人，供水设施也被日军炮火破坏。

其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诺门坎战役光荣负伤下了火线的盛厚殿下——天皇裕仁的亲女婿——看到巴丹炮战打得煞是热闹，心里痒痒，便以皇族成员要争先报国为由几次申请到巴丹前线为国民做出表率。参谋本部左右为难，不同意则得罪天皇女婿，同意了又怕出现诺门坎那样的意外，杉山为此伤透了脑筋。

后来有人想出了一着妙棋，现在先不让去，等前线大局已定时再让驸马爷

上阵。这样一来减少了风险，二来还可以让殿下到前线镀金，为将来的晋升捞足本钱。这样在科雷希多炮战接近尾声时，抵达前线的盛厚殿下被分进了炮兵司令部，最终果真平安无事。日本媒体当然不会忘记对此再大肆吹嘘一番。

5月5日傍晚，本间亲临巴丹南端的拉马奥港，为即将实施登陆作战的2000个官兵壮行。由于缺乏足够的登陆艇，第一次登陆只能派出这么多人。作为第二梯队的步兵第三十七联队和其他增援部队只能在次日晚上11时30分再次强渡。

午夜时分，以第六十一步兵联队、第七坦克联队和两个山炮中队为骨干的左翼登陆部队终于下水了。马尼拉湾入口处水流湍急，导致日军登陆艇偏离岛屿末端的预定登陆点数千米之多，他们遭到美军两门75毫米炮的准确打击，超过半数的船只尚未靠岸就被击沉，一些士兵趁势跳入水中泅渡，却被身上几十公斤重的作战装备拖入海底。上岸之前日军就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

冒着美军的枪炮，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源八带领800个士兵强行踏上了陆地，擅长夜战的日军迅速控制了岛屿东端，占领了美军炮兵阵地。随后增樱喜率领坦克第七联队一部和山炮中队顺利登岛，集中兵力攻击扼守马林塔隧道入口处那座高地的脊背。由于通信不畅，人数上占优的美军无法及时在必要之处集结起足够兵力。

滩头阵地一片狼藉，温赖特所在的马林塔隧道同样混乱不堪。每遇轰炸鼓风机就不得不暂时关闭，躲藏了近万人的隧道里空气污浊，到处都是蟑螂和苍蝇，饥饿、营养不良和疟疾在不断消磨人们生存的斗志，许多人因此患上了神经性错乱——一种被称作“坑道综合征”的怪病。要想到外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当然可以，但必须冒随时被炮火击中的危险。

6日清晨，6时，一个由500名海员、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暂编营——他们一个个都衣衫褴褛——在威廉斯少校带领下，向日军占领的炮兵阵地发起了最后反击。他们像耗子一样从一个弹坑爬到另一个弹坑，凭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美军的决死冲锋竟然使日军措手不及，不得不暂时向两翼撤退。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美军士兵竟然夺回了之前丢失的阵地。

但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10时，日军3辆坦克登岛，坦克以及巴丹炮火的定点轰击很快摧垮了这道防线，日军立即向垒着沙袋的马林塔隧道入口逼近，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温赖特很快得知，日军前锋距离隧道东门已经不到1600米。有消息显示很快将另有几批日军登陆，他们正在坦克的带领下向隧道步步逼近。担任阻击的美国陆战四团伤亡惨重，只能且战且退。

温赖特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情景——无数坦克开进隧道，对那些伤兵疯狂扫射，血肉横飞。日军一旦攻入隧道，数千赤手空拳的伤员将面临血腥的屠杀。6日10时30分，当日军推进到距离隧道东口只有最后几十米时，温赖特知道停战的时刻到了，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大部分人的生命。为了把投降范围局限于马尼拉湾内的四个小岛，温赖特下令电告驻棉兰老岛的夏普，尚在美军手中的所有区域均由他负责指挥。

在捣毁无线电设备、烧毁密码本之前，绝望的温赖特向罗斯福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哀伤地，但是问心无愧地低首向阁下报告。今天我必须为马尼拉这几个要塞岛屿安排投降条件。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早已超过多时了。既然已无被解救的希望，我认为结束无谓的流血牺牲是我对祖国和我英勇将士的责任。

如果您同意的话，总统先生，请告诉国民，我的将士们和我本人已经做到了作为军人所可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坚持了美国和美国军人最优秀的传统。

愿上帝祝福您，保佑您，引导您和全国走向最后胜利！

我即将怀着十分哀伤但仍为我英勇部下感到骄傲的心情去会见日军指挥官。

再见了，总统先生。

“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像婴儿一样在叫喊，”电报员欧文·斯特罗宾流着泪拍发这封电报，“我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它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几分钟后，他拍发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家庭地址，并请求华盛顿的

电报员转告他的母亲："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妈妈，告诉她，我无愧于祖国和母亲。"

温赖特命令路易斯·毕比准将广播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投降书，随后向前线指挥官发布了最后命令："告诉日本人，我们将在正午时分停火。"中午12时，悬挂在科雷希多最高处的星条旗降了下来，随之升起了一面白旗。

岛上美军的枪炮沉默了，日本人的炮击仍未完全停止。在隧道西口，士兵看到了悲伤的一幕，温赖特将军手中拿着一面用白色床单制作的白旗，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一些伤兵挣扎着站起来向司令官敬礼。一些人走上前去，或握握他的手或拍拍他的肩。"没什么，将军，"一名军官行完军礼后对中将说，"我们都知道，您已经尽了全力了。"

温赖特并未立即动身，他需要时间平复复杂的情绪。2个小时后，他带着5名军官坐上了一辆雪佛兰轿车，朝着东面的丹佛山驶去，一群日本人在半山腰等着他们。一名日军中尉傲慢地说："投降必须包括菲律宾群岛的所有美菲军。"

"我不想与你讨论投降条件，"温赖特说，"带我去见你的上级军官。"

前来接洽的仍是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温赖特告诉他，自己愿意向日军交出马尼拉湾的4个小岛。中山怒气冲冲地回答，本间将军有明确指示，只有温赖特答应他指挥的所有部队都放下武器，才能把他带到巴丹去举行投降仪式。

本间未曾料到科雷希多的美菲军这么快就放下武器。之前他接到报告说，头天晚上有31艘登陆船被击沉，他预感对科雷希多的攻击可能归于失败，因为只剩下21艘船了，无法派出更多的援军，这回可能要再次丢脸。恰在此时，一名参谋旋风般冲进司令部，告诉本间科雷希多的美军已挂出了白旗。大喜过望的本间如释重负，立即电告中山不必再按之前的命令执行，立刻把温赖特等人带到巴丹来。

16时，佝偻着瘦削身躯的温赖特沉重地踏上了巴丹的土地。两辆汽车把美国人带到了一所蓝色的小房子内，温赖特像帕西瓦尔几个月前那样静候受降者的到来。在南面的马尼拉湾，爆炸声依然清晰可闻，证明那里的战斗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人给温赖特等人喝了些冷水，并叫他们站成一排给记者拍照。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开了过来，最后说了算的本间终于出现了。美军投降让几个月来郁闷无比的本间兴致很高，他精神抖擞地走到美国人面

前，对温赖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本间说："你们想必很疲乏了！"此时他感到有点儿美中不足，如果现在站在对面的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那该多好！——司马懿跑了，这里现在只剩下张郃。

温赖特对本间的问候表示感谢，众人围着一张长桌坐了下来。温赖特把一份投降书递过去，上面写明他代表马尼拉湾的四个小岛——科雷希多、休斯堡、德拉姆和弗兰克——投降。有过多年驻英、驻印使馆武官经历的本间英语一级棒，但为了让幕僚了解过程，同时显示自己的身份，他还是叫翻译又读了一遍。本间面无表情，他说只有菲律宾群岛全部美军投降他才能接受。

"比萨扬群岛和棉兰老岛的部队并不归我指挥，"温赖特解释说，"他们归夏普将军指挥，夏普只听麦克阿瑟将军的。"

本间的脸逐渐变得通红，他认为温赖特耍滑头故意欺骗他。他让翻译告诉温赖特，之前日军已经截获了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确认温赖特为菲律宾群岛美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

温赖特仍然坚持无权指挥夏普。本间显然被激怒了，他用两只拳头一起猛敲桌子，转身征求参谋长和知的意见："怎么办？"和知也认为温赖特在撒谎。本间似乎下定了决心："既然如此，我们不能谈判，你回去咱们继续打下去好了。"他让翻译向美国人强调，他只能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谈判，那就是菲律宾群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既然你不是最高指挥官，我看我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说完，本间站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

温赖特的随从慌忙喊了声"等一等"，6个美国人匆匆凑到一边商量。温赖特脸色苍白，转身向本间表态："鉴于在菲律宾继续流血已无任何必要，我甘愿冒战后遭到我国政府严厉谴责的危险，承担菲律宾群岛全体美军指挥官的责任。"

盛怒未消的本间仍然怀疑温赖特的诚意，他冷冷地叫温赖特回科雷希多再做考虑。"如果你觉得投降妥当，那就去找我们在科雷希多的联队长投降，他会带你到马尼拉来见我。这次会见到此结束，再见。"本间转身朝他的凯迪拉克走去。

愤怒和屈辱使得温赖特几乎要将嘴里的香烟咬碎："你们现在要我们怎么样？"他问参谋中山。

"我把你们送回科雷希多，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山幸灾乐祸地答道。

这场紧张激烈的谈话全部通过翻译进行，现场的那名翻译显然水平不高，在场的人除了本间能完全领会双方意图并故意刁难，还有一个人对整个过程非常清楚，他就是在美国犹他州长大的新闻记者宇野一磨，精通两国语言的宇野对美国人充满了同情。他告诉中山："美国人已经愿意代表整个菲律宾投降了。"

中山表示他可以陪温赖特一起回科雷希多："明天上午第一件事是你再去找本间将军，带一份新的投降书，还要保证与菲律宾的其他美军保持联系。"

回到科雷希多的温赖特见到了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日军已完全占领马林塔隧道，准备扫清岛上残余部队。为保证 10000 多人免遭日军屠杀，当晚，温赖特在一份接受日军全部要求的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他全身发软，筋疲力尽。

温赖特的耻辱尚未结束。7 日上午，他叫来作战参谋杰西·特莱威克上校，让他代表自己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到棉兰老岛向夏普面交一封书信，信上他告诉夏普："你应该照办，应该——重复一遍——应该带领你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向日本人投降。你应该明白，出于我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温赖特授权特莱威克，在夏普拒绝执行命令时逮捕他。

当天下午，温赖特和 5 名军官被送往巴丹。天黑时，他们坐上汽车，走上了去往马尼拉的艰难旅程。23 时，他们到达 KZRH 电台大楼，日军宣传队的加纳久道曾在纽约和新泽西上过学，他接待了温赖特等人，还给他们端来了水果。

讲稿已经事先拟好。将近午夜，脸色蜡黄的温赖特强忍住眼泪，开始用沙哑的声音对着麦克风讲话。他下令夏普和他的部队投降："你将这封信全文，连同将由特莱威克上校带给你的指示一并电告麦克阿瑟将军。但是我强调，你绝不可将这些指示置之不理。对这些指示若不全部地、诚实地加以贯彻，只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似乎再也念不下去了，菲律宾籍广播员马赛拉·维克多·杨停止了广播，其时是 5 月 8 日凌晨 0 时 20 分。加纳将心力交瘁的温赖特和随从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为他们斟上了几杯威士忌酒。

听到广播的夏普一头雾水。头天他刚接到温赖特移交指挥权的电报，现在他又下令自己放下武器。夏普只好请示麦克阿瑟。老麦打电报给华盛顿，声称"对所谓温赖特广播讲话完全不相信"，并在 4 时 50 分给夏普回电："温赖特将军发出的命令无效。如有可能，可将你的部队分成小股进行游击战。事态紧急，你

当然有全权按情况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尽量与我保持联络。你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官，我为你的功绩感到骄傲。”

这封含糊不清的电报等于将决定权交给了夏普，他决定等温赖特的使者来了再说。两天后，特莱威克到了。在读了温赖特的信件之后，夏普觉得已无可选择。如果自己不放下武器，日本人将处决所有的战俘。夏普下令“马上停止对日军的一切军事行动”，他将自己决定执行温赖特命令的决定打电报告诉给麦克阿瑟，说明那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5 月 10 日、18 日、24 日，驻棉兰老岛、班乃岛、莱特岛的美菲军陆续投降。一些人害怕遭到虐待，带着武器走入丛林，变成了游击队员。菲律宾终于完全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今后，日军从荷属东印度掠夺的石油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资源，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运回日本了。

华盛顿的马歇尔接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顷接夏普将军报告，云温赖特将军在 7 日、8 日夜间两次在广播中宣布自己重又掌握菲律宾全体部队的指挥权，并命令所有部队投降，甚至对投降办法做出了详细指示。我认为温赖特已暂时精神失常，以致授敌可乘之机。”马歇尔清楚，阻止菲律宾全境的投降已来不及。

因为未能为菲律宾守军提供必要的援助，马歇尔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温赖特充满了同情。他向罗斯福提议授予温赖特国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逆境之中防守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功绩。对此坚决反对的依然是麦克阿瑟，他称温赖特管理部队的能力极差，科雷希多没有做最后的努力，最不能原谅的是他下令全菲律宾的部队投降。麦克阿瑟提出当时日本人的势力主要在城市，乡村还保有相当自由，温赖特的投降令给各地的“游击运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的表现根本不配获此殊荣，对贡献比他大的人也不公平。这件事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战后，杜鲁门总统才为温赖特补发了勋章。

“科雷希多已不需我再发表过多评论，”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赞颂稿，“它自己已经在枪口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它在敌人的墓碑上题写了自己的墓志铭。但是，透过它那最后一枪散发的硝烟，我仿佛总能看到那些坚强不屈、面容憔悴、苍白的士兵的形象，他们仍然无所畏惧。”

幸运的是，最后投降的科雷希多部队并未步巴丹守军的后尘。他们乘船到马

尼拉，然后坐卡车直接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迎接他们的是皮鞭和无尽的苦役。

温赖特和英军的帕西瓦尔、希斯，荷兰的塔尔帕顿一样，成为日军战俘营中军衔最高的俘虏。他先后辗转过 6 座战俘营，最初在菲律宾，后来转到台湾。1944 年，温赖特和其他一些盟军被俘高级将领被秘密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在那里，他们不仅吃不饱饭，还经常遭受殴打，直到 1945 年 8 月 16 日被苏联红军解救。温赖特一直对自己的投降行为心存愧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战后回到美国时，民众却给了他英雄般的赞誉。

作为菲律宾的征服者，本间的麻烦并不少。胜利来之不易，原本计划 50 天完成的任务最后竟用了整整半年，本间完全没了为胜利庆功的心情。东京对他的不满一如既往，除了战役拖得太长，还在于本间对菲律宾人的管理过于宽松。受西方思想影响，本间下令禁止日军烧杀奸淫，要求大家视菲律宾人为朋友，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本间说“这是谨守天皇要求教化东南亚的圣谕”。

这些做法让那个纯粹的军人——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为不悦。尽管对山下也不满意，但寺内对山下在占领地采取的高压政策还是首肯的。更让寺内恼怒的是，本间竟然认为之前美国人对菲律宾的管理很民主，日本对菲律宾的管理应该更加完善，更加开明，这在寺内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后来到马尼拉视察的杉山元对此也大为不满，他严厉斥责本间道：“菲律宾的军事统治太宽松了。”随后他去了新加坡，对山下执行的高压政策大加赞赏：“‘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各国首都都应向新加坡学习。”

麻烦不仅来自上层，本间的政策受到了下层军官的普遍抵制。菲律宾战役打得窝囊，间接降低了本间的威信。寺内向东京历数本间的罪状，嗜杀成性的辻政信也唆使他的手下暗地对菲律宾人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以本间的名义下达的追杀令陆续发出。

5 月 10 日，攻占比萨扬群岛的川口清健找到本间，指责他不应下令处死菲律宾首席大法官何塞·阿巴德·圣多斯。圣多斯和儿子在 4 月 9 日被川口的手下抓到，表示愿意配合日军的一切行动。鉴于他在菲律宾人中威望很高，川口向马尼拉建议让他在傀儡政府任职。司令部很快答复：此人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马尼拉一名叫犬塚的参谋随后赶到，监督川口对圣多斯父子执行死刑。川

口告诉圣多斯："我保证保护你的儿子，请不用担心。"随后圣多斯被带到了附近的椰林，他刚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枪声响了。

听川口说圣多斯已被处决，本间也蒙了，他非常敬重圣多斯，也知道他对日本人友好。他记得曾批准过川口那份要求宽大处理圣多斯的报告，并让军行政官林义秀关照此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我深感遗憾。"川口第二天遇到了林，他们曾经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川口对同学表示了不满，但林反驳说，处决圣多斯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川口追问下命令的人是谁，林支支吾吾地说："是辻。"

川口私自放走圣多斯儿子的行为等于为自己留下了活路。战后接受审判时，川口仅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则被判终身监禁。

还有人遭遇了圣多斯类似的经历。参议员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在棉兰老岛被俘，之前他曾担任麦克阿瑟和奎松的联络官。马尼拉很快来了电报，命令占领军司令生田寅雄少将立即秘密处决罗哈斯。这封电报是以本间名义发出的，由林和另外三名参谋盖章。

当初在巴丹，生田曾拒绝在没有书面命令的情况下处决战俘。虽然这次有书面命令，但生田还是下不去手，他把事情推给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去办。天主教徒神保在将罗哈斯和一名省长押往刑场时内心非常苦恼。去刑场的路程足有一个小时，途中那个省长不断哀求饶命，说自己不是军人只是行政官员，历来对日本人非常友好，应该与罗哈斯区别对待。罗哈斯不但未生气，还轻松地拍了拍那个省长的肩膀，"你看这茉莉花，"他指着路边一簇簇雅致的白花——茉莉花是菲律宾国花——问道："它们真美，是吗？"

罗哈斯视死亡如草芥的高雅风度再次打动了神保，他决定不顾一切留下他的性命。对此生田深表赞同，两人一起偷偷将罗哈斯藏了起来。很快马尼拉来人了，要按"越权"将神保交由军事法庭制裁。

神保到马尼拉去找本间，司令官不在，他只好找参谋长。和知不相信本间会签署这样的命令，他曾经对处决圣多斯一事发过脾气。神保将司令部的书面处决令拿了出来。

和知立即找到了林，林正和四名参谋开会，几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干了假传命令的事。和知叫来了神保，他把那份盖章的处决令放在了桌子上，几名参谋

这才承认盖过章，当时只不过“没有多加考虑”。随后，本间对生田和神保的做法大加赞赏，他随即下令取消处决罗哈斯的命令。

此后不久，本间就被解除了职务。和山下奉文一样，回到东京后，他也未按驻外司令官归国的惯例去觐见天皇，还很快被打入预备役。日本毫无赢得战争的希望，本间之后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死，因为他打败了麦克阿瑟，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麦克阿瑟说了算，而他是睚眦必报的。况且本间的罪行死三回都不够，即使不是他直接下的命令，作为第十四军司令官，他必须为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埋单。本间必须为此去死，这点毫无疑问。

说句题外话。那个被生田和神保释放的罗哈斯也非常人。他后来得以在劳雷尔的傀儡政府中担任要职，负责替日军征集大米等军需物资。1944 年 12 月，美军收复菲律宾后，得到麦克阿瑟庇护的罗哈斯并未受到追究，还当选为参议员和参议院院长。1946 年 4 月，他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46 年 8 月，当得知救命恩人神保仍被关押在中国华北某地等候审判时，罗哈斯特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对神保进行赦免。怎么说也算是盟国的一把手，这点儿面子蒋介石还是要给的。1947 年，神保获释回国，也算善恶有报。

1942 年 5 月 7 日，菲律宾战场最后一支顽强抵抗的盟军部队放下了武器。在经历了 151 天饥饿、疾病的摧残和悲壮激烈的战斗之后，远东最后的堡垒科雷希多沦陷敌手，日军全部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初具雏形，其对外侵略扩张达到了顶峰。

但那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在温赖特和弟兄们去往战俘营的同时，1942 年 5 月 8 日，在澳州大陆东面那个世界最大的海——珊瑚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生死对决已隆重上演，日军势如破竹的疯狂进攻第一次得到遏制！

天，就要亮了。

附录：参考书目

1. 钟庆安，柳茂坤 . 东亚霸主的野心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 侯鲁梁 . 偷袭珍珠港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 李春光，孟凡俊 . 肆虐的太阳旗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 钟庆安，陈培军 . 缅甸之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 侯鲁梁 . 中途岛之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 陈培军 . 瓜岛战役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 毛元佑 . 拉包尔之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 周小宁 . 马里亚纳大反攻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9. 钟庆安，刘庆 . 重返菲律宾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 钟庆安，肖鸿恩 . 登陆日本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 侯鲁梁 . 帝国末日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2. 张越 . 偷袭珍珠港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 张越 . 烽火东南亚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4. 张越 . 决战中途岛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5. 张越 . 血雨腥风战瓜岛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6. 张越 . 拉包尔风云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7. 张越 . 马里亚纳海空战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8. 张越 . 重返菲律宾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9. 张越 . 莱特湾大海战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0. 张越 .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1. [美] 利奥波德·罗森博格 . 偷袭珍珠港 . 马俊杰编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2.［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3.［美］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王永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4.［美］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尔卡纳尔．王永梅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5.［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6.［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7. 王恩泽．偷袭珍珠港．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8. 马晓奕．鏖战菲律宾．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29. 郭亮．中途岛战役．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30. 王海莹．喋血瓜岛．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31.［美］卡尔·史密斯．珍珠港 1941：美国的耻辱日．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2.［美］吉姆·莫兰．威克岛 1941：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3.［美］克莱顿·春．菲律宾的沦陷 1941—1942. 章放维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4.［美］马克·斯蒂尔．珊瑚海 1942：首次航母大对决．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美］马克·希利．中途岛 1942：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彭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6.［美］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 1942：战略反攻．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7.［美］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 1942：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英］德里克·赖特．塔拉瓦 1942：局势的逆转．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9.［美］戈登·罗特曼．关岛 1942：失而复得．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0.［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 1944：炼狱之战．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1.［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 1944：突破日军防线．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2.［美］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 1944：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3.［美］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 1944：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甘咏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英］德里克·赖特．硫黄岛 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美］戈登·罗特曼．冲绳岛 1945：最后的搏杀．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美］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47.［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48. 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49.［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0. 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51.［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52. 西风．太平洋战争．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53. 张俊红．偷袭珍珠港．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54.［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55. 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6. 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7.［美］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蒋民，于丰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58.［美］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 30 秒．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9. 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0. 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1.［英］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2.［美］本杰明·埃勒曼．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鏖战菲律宾．杜秀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63. 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4. 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5. 姜子钒．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6.《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67. 刘小沙．瓜岛争夺战．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68.［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69. 吴焉．雄鹰猎日：菲律宾陆地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0.《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71. 刘怡．联合舰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2. 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3. 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4. 西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75. 董旻杰，张凯伦，周明 . 太平洋战争：美日对决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6. 张宇翔等 . 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性战役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77. 冬初阳 . 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8. 冬初阳 . 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9. 冬初阳 . 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0. 苏虹 . 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 .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81. [美] 爱德华 · 德瑞 . 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 顾全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82. 俞天任 .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83. 陈玉健 . 血声鹤唳太平洋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4. 陈仲丹，周晓政 . 太平洋战场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5. 潘兴明 . 东南亚战场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6. 陈谦平，张连红，张生 . 中国正面战场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7. [英] 道格拉斯 · 福特 . 太平洋战争 . 刘建波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8. [美] 杰夫 · 尚拉 . 最后的风暴 . 李春江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9.《经典读库》编委会 . 二战风云录 .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90. 光亭，天枢 . 二战中的美国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1. 光亭，天枢 . 二战中的日本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2. 鲁言 . 对决太平洋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3. 胡烨 . 浴血绿色地狱：瓜岛之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4. 胡烨 . 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95. 胡烨 . 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6. 余志和 . 回望二战烽烟：亚太厮杀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7. 袁腾飞 . 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8. 孟松林，石映照 . 诺门罕战争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99. 关河五十州 . 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100. 陆儒德 .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01. [英] 拉纳 · 米特 .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 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102. 周明，王逸之 . 血肉长城：徐州会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3. 戴峰 . 血肉磨坊：淞沪会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4. 龚晓虹 . 徐州大会战 1938.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5. 马正建 . 长沙大会战 1939—1942.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6. 陶纯 . 太原大会战 1937.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7. 明河在天 . 大转折 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08. 杨刚，冯杰 . 铁血远征：滇缅会战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9. 曾凡华 . 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0. 倪乐雄 . 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11. 白虹 . 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112. 钮先钟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3.《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 . 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 .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114. 思不群 . 二战全史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15. [英] 李德·哈特 .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 钮先钟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6.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 . 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 . 成都：巴蜀书社，2014.

117. 沧海满月 . 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18. 郑军，程景等 . 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19. [英] 安德鲁·罗伯茨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 李广才，崔喆，陈兰芳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20. [美] 伊恩·霍格 . 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 . 董晓霞，满海霞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1. [美] 克里斯多夫·舒勒斯 . 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 . 周夏奏，张婕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2.《战典丛书》编写组 . 战典：海战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3.《战典丛书》编写组 . 战典：战舰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4.《战典丛书》编写组 . 战典：潜艇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5.《战典丛书》编写组 . 战典：空战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6. 查攸吟 . 日俄战争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7. 徐广宇 . 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28. 许华 . 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9. 刘声东，张铁柱 . 甲午殇思 .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130. 金满楼 . 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1. 孙秀玲 . 一口气读完日本史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32.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 .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33. 毛正公 . 航空母舰发展百问 .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134. 蒋百里 . 国防论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35. 冯精志 . 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36. 吕宁 . 铁血兵王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37. [英] 杰弗里 · 雷根 . 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 . 陈海宏等译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38. [美] 马汉 . 海权论 . 一兵译 .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39. [德] 克劳塞维茨 . 战争论 . 李哲译 .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40. [美] E.B. 波特 . 蛮牛哈尔西 . 欧阳志元译 .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1. [美] 托马斯 · B. 比尔 . 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 · A. 斯普鲁恩斯传记 . 张尚悦译 .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2. [美] 约翰逊 · 柯贝尔 . 尼米兹 . 高润浩编译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

143. [美] 雷蒙德 · 戴维斯，丹 · 温 . 进攻日本 . 臧英年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 赵渊，寿长华 . 海岛登陆战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45. [美] 约瑟夫 · 史迪威 . 史迪威抗战日记 . 骆伯鸿译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6. [美] 弗兰克 · 麦克林恩 . 缅甸战役 . 章启晔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7. [日] 麻田贞雄 . 从马汉到珍珠港 . 朱任东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8. [美] 威廉 · 曼彻斯特 . 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 . 陈杰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9. [美] 王书君 . 太平洋大战：风暴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0. [美] 王书君 . 太平洋大战：激流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1. [美] 王书君 . 太平洋大战：落日 .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2. 冯精志 .63 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153. 殷占堂 . 图说太平洋战争 . 漓江：漓江出版社，2014.

154. 刘才干，李奎 . 美日激战太平洋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55. [英] 伯纳德 · 爱尔兰 .1914—1945 年的海上战争 . 李雯，刘慧娟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6.［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15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张玉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8. 王树增．抗日战争（全 3 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9. 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 3 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60. 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 3 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61. 房兵．大国航母（上、下）．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62. 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3. 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4.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5.［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 3 卷）．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66. 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67. 陈冠任．国殇（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68. 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69. 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 4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70. 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71.［日］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2.［美］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73. 何国治．残阳如血：美日恩加诺角海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4. 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5. 韩文宁，冯春龙．日本战犯审判．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176. 兵人．鹰击烈日：菲律宾战役．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177. 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178.《兵器》杂志．兵器：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79. 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80.［美］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1. 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2. 梅汝璈 . 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183. 金东吉 .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84. 鸿儒文轩 . 轮椅总统罗斯福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85. 鸿儒文轩 . 海上骑士尼米兹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86. [美] 黄仁宇 . 缅北之战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87. 赵丽娟 . 驼峰航线：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188. 朱晓艳，班惠英 .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89. 杜川云 . 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 .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190. 杨少丹 . 二战巅峰战役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91.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 . 二战纪实：航母史话 . 成都：巴蜀书社，2014.

192. 陈书方 . 二战大海战：海魂之梦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93. 朱军 . 海战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4. [英] 安迪・罗森 . 日本法西斯的末日 . 刘国伟译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95. 严明贵 . 麦克阿瑟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196. [美] 杰弗里・佩雷特 . 麦克阿瑟（上、下）. 王泳生编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97. [英] 温斯顿・丘吉尔 .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下）. 史雪峰译 .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198. [英] 温斯顿・丘吉尔 . 战争临到美国 . 韦凡、丁岳译，谢德风校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99. 兵人 . 战争的终结：轰炸日本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200. [美] 詹姆斯・斯科特 . 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 . 银凡译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201. [英] 戴维・乔丹，安德鲁・威斯特 . 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下）. 穆强，金存惠译 .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

202. [日] 儿岛襄 . 太平洋战争 . 彤彭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03. 高润浩 . 尼米兹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204. 尹洪举 . 经典登陆战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205. 潘越 . 日本航空母舰全史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

206. 徐焰 . 苏联出兵东北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207. [英] 马克斯・黑斯廷斯 . 日本帝国衰亡 . 周仁华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208.［日］栀林秀，一木壮太郎．美日航母太平洋海战．贾璞，李楠主编．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5.

209. 金东吉编译，薛衔天审订．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210.［美］奥利弗·诺斯，乔·马瑟．制霸太平洋：从珍珠港到东京湾．闻立欣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211. 侯鲁梁，侯荷洁．日美岛屿争夺战．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212. 唐茜，丛丕．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陆军联队全史．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213.［美］艾迪·鲍尔．从战略大轰炸到莱特湾海战．郭玮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214.［美］詹姆斯·D. 霍恩费舍尔．莱特湾大海战．余渭深，王旭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15. 王国林 .1942：轰炸东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16. 唐茜．风花雪月：日本海军名舰全史（全 3 册）．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217.［美］格里戈里·F·米切诺．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海上火棺材”．季我努译，刘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218.［日］猪濑直树．战败之夏．郭勇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219.［美］约翰·D·普雷廷．驼峰空运．张兵一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220. 江泓．决战铁底湾——六次所罗门海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221. 石磊主编．航母决斗——中途岛海战．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222. 李云编著．二战绝密档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23. 张宏伟编著．二战风云（一、二、三、四）．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224. 庄严编著．二战密码战．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225. 刘怡．二战航母全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26. 赵川．燃烧的大洋——二战太平洋战场全纪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227. 侯鲁梁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参考（上、下）．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

228. 林树增．麦克阿瑟全传．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29. 李飚主编．二战史血海翻腾．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

230. 刘怡．二战航母全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31. 田云飞、肖汉华编著．潜艇扬威大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作战．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232. 光亭、天枢著，宋毅主编．二战中的英国．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233. 丁雷，蒙创波．天火焚魔——美军对日战略轰炸全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34.［美］比尔·耶讷．闪电战：日本陆军在东南亚的猖狂进攻．姚丽瑞、袁超译，石健审校．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235.［美］威廉森·默里，阿伦·米利特．二战始末．邵文实、王爱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36.［美］艾迪·鲍尔．从珍珠港到中途岛．何卫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237.［英］彼得·多伊尔．对比与反差：二战经典战役．张玉龙、李萍、石磊、张文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38.［美］戈登·L. 罗特曼．美国海军陆战队 vs 日本步兵：鏖战瓜岛 1942—1943. 金存惠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239.［美］理查德·奥弗里．二战图文史（上、下）．朱鸿飞译，里克、肖尧校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

240. 易晓东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纪录（全 4 卷）．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241.［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全 11 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